

唐宋八大家文集 柳宗元集

总目

- 卷一·雅诗歌曲
- 卷二·古赋
- 卷三·论
- 卷四·议辩
- 卷五·古圣贤碑
- 卷六·释教碑
- 卷七·释教碑铭
- 卷八·行状
- 卷九·表铭碣诔
- 卷十·志
- 卷十一·志谒诔
- 卷十二·表志
- 卷十三·志
- 卷十四·对
- 卷十五·问答
- 卷十六·说
- 卷十七·传
- 卷十八·骚
- 卷十九·吊赞箴戒
- 卷二十·铭杂题
- 卷二十一·题序
- 卷二十二·序
- 卷二十三·序别
- 卷二十四·序
- 卷二十五·序隐遁道儒释
- 卷二十六·记官署
- 卷二十七·记亭池
- 卷二十八·记祠庙
- 卷二十九·记山水
- 卷三十·书明谤责躬

- 卷三十一·书
- 卷三十三·书
- 卷三十四·书
- 卷三十五·启
- 卷三十六·启
- 卷三十七·表庆贺
- 卷三十八·表
- 卷三十九·奏状
- 卷四十·祭文
- 卷四十一·祭文
- 卷四十二·古今诗
- 卷四十三·古今诗
- 卷四十四·非国语上
- 卷四十五·非国语下
- 外集卷上·赋文志
- 外集卷下·表启
- 外集·补遗
- 附录
- 卷一·雅诗歌曲

○献平淮夷雅表（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淮蔡平。按《毛诗·江汉》注：“淮夷，东国，在淮浦而夷行。”吴元济在淮西，故亦曰淮夷。盖公拟《江汉》之诗而作也。与韩文公《平淮西碑》同时作。先儒穆伯长云：“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谈藪》云：“论柳文者，皆以谓《封建论》退之所无，《淮西雅》韩文不逮。”）

臣宗元言：臣负罪窜伏，违尚书笺奏十有四年。（礼部郎官，掌尚书笺奏。公永贞元年自礼部员外郎贬邵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召至京师，三月，出为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为十四年，故云。）圣恩宽宥，命守遐壤，（柳州）。怀印曳绂，（绂，绶也。）有社有人。（《论语》：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臣宗元诚感诚荷，顿首顿首。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断，克清大憝。（《书·康诰》曰：元恶大憝。注：大恶之人，为人所大恶。此指元济。）金鼓一动，（《左传》：金鼓以声气也。）万方毕臣。太平之功，中兴之德，推校千古，无所与让。臣伏自忖度，（忖度字见《孟子》。度，徒各切。）有方刚之力，（《诗》：膂力方刚。）不得备戎行，（音杭。

）致死命，况今已无事，思报国恩，（一作恩德。）独惟文章。伏见周宣王时称中兴，其道彰大，于后罕及，然征于《诗》大、小《雅》，其选徒出狩，则《车攻》、《吉日》；（《小雅》。）命官分土，则《嵩高》、《韩奕》、《人》；（《大雅》。“民”作“人”，避唐讳也。）南征北伐，则《六月》、《采芑》；（《小雅》）平淮夷，则《江汉》、《常武》。（《大雅》。）铿车訇炳耀，（铿车訇，钟鼓声。铿，丘耕切。车訇，呼宏切。）荡人耳目。

（荡，上声，又他浪切，动也。）故宣王之形容与其辅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无他，以《雅》故也。臣伏见陛下自即位以来，平夏州，（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宪宗即位。其年冬，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夷剑南，（永贞元年八月癸丑，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元和元年正月，命高崇文与李元奕、严砺等军以讨辟，擒辟以献。十月，辟伏诛。）取江东，（元和二年十月，镇海军节度李反，杀留后王澹。乙丑，命王锬讨之。癸酉，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执以献。十一月，伏诛。）定河北。（元和七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怀谏自称知军府事。十月，魏博军以田季安之将田兴知军事。是月，兴以六州归于有司。十一月，赦魏、博、贝、卫、澶、相六州，诏兴充魏博节度使，赐名弘正。元和四年，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绝其朝贡，诏六镇节度进讨。十三年，承宗献德、棣二州降。）今又发自天衷，克翦淮右，（十二年十月，克蔡州。十一月，元济伏诛。翦，子浅切。）而《大雅》不作，臣诚不佞，然不胜愤懣。（一作踊懣。一作愤踊。懣，莫困切。踊，余陇切。）伏以朝多文臣，不敢尽专数事，谨撰《平淮夷雅》二篇，虽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诸后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谨昧死再拜以献，臣宗元诚恐诚惧，顿首顿首，（一本作诚恐诚惧，死罪死罪。）谨言。

○平淮夷雅二篇（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师，集大功也。（宪宗元和九年，淮西吴少阳死，子元济伪表请主兵，不许，遂有反谋。时遣诸节度兵讨之，辄不利。朝臣皆请罢兵，独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又建言宜休师，唯度请身自督战。宪宗谓曰：“果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即拜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以韩弘为都统，表马总为宣慰副使，韩愈为行军司马，李正封、冯宿、李宗闵备两使幕府，奏罢中官统监，使将得专制号令，一战气倍。未几，李夜入悬瓠城，缚吴元济以献。度遣马总先入蔡，持节徐进，抚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乐。）

皇耆其武，（耆，致也。《诗》：“耆定尔功。”耆，音旨，又巨移切。）于汜殷于淮。（《说文》：“水出颍川阳城少室山，东入颍。”唐汜殷水县

属陈州。元和九年，讨蔡，以李光颜为陈州刺史，诏以其军当一面，光颜乃壁于殷水。明年，大破贼。于殷，音殷，水名。）既巾乃车，（巾，饰也。《周官》有巾车之职。《左氏传》云：巾车脂辖。巾，一作徒。）环蔡其来。（其，一作具。）狡众昏佞（狡，《说文》：少狗也。匈奴地有狡犬，黑身巨口。一曰狻也，疾也。狡众，贼徒也。昏佞，愚也。口不道忠信之言曰佞。狡，古巧切。佞，鱼巾切。）甚毒于醒。（音呈，酒病也。）狂奔叫呶，（叫呶，欢声也。《诗》：或不知叫号。载号载呶。呶，尼交切。亦作呶。）以干大刑。（干，一作。）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旷诛四纪，（自吴少诚、少阳至元济，凡五十年。四纪，一作四祀。按《新唐史·德宗纪》：贞元二年六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宪宗纪》：元和十二年十月，克蔡州。又《唐宰相表》，贞元二年丙寅，元和十二年丁酉，才三十二年耳，安得四纪也。

《宪宗纪》：元和九年八月，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自称知军事。九月，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督兵讨之。十二年七月，裴度为淮西宣慰使，自九年至十二年，用兵讨元济，首尾止四年也，然《新史·元济传》曰：自少诚盗有蔡，四十年王师未尝傅城下，亦自误耳。）其汝克。（，待也。）锡汝斧钺，其往视师。师是蔡人，以宥以厘。（理也。《书》：允厘百工。力之反，一音禧，福也。《前汉》：祠官祝厘。师古曰：厘，本字作禧，假借用耳。）

度拜稽首，（首至地也。）庙于元龟。（元龟，大龟。谓以元龟卜之于庙。）既既类，（，音骂。）于社是宜。（类宜皆师祭。《诗》：是类是。《礼记》：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于所征之地。）金节煌煌。

（《周礼》：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盾雕戈。（，《说文》：马头饰也。《诗》：钩膺镂。盾，矛盾，所以捍身蔽目者。雕，琢也。《说文》：戈，平头戟。，音阳。盾，音）犀甲熊甲，（《周礼》：函人为甲，犀甲七属。《楚词》：操吴戈兮被犀甲。以犀为铠甲也。又《周礼》：熊虎为旗。今作，通用。熊五力。）威命是荷。（《左传》昭七年，弗克负荷。荷，音河。）

度拜稽首，出次于东。天子饯之，（是岁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送之。）是崇。（，《说文》：龟目酒樽，刻木作云雷之象。象施不穷也。，玉爵，夏曰盞，商曰，周曰爵。一说，受六升。，举下切。）鼎俎。（音濡，嫩软貌。选熊蹯之。又奴刀、奴侯二切。羊豕臂也。，侧史切，大胾也。）五献百筮。（《礼记》：一献质，三献文，五献察。）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于，（，水名，出京兆蓝田关，入灞。《选》：控灞乘。，音产。）乃翼乃前。孰图厥犹，（《诗》：厥犹翼翼。一作由。）其佐多贤。宛宛周

道，（周道，犹言大道也。《诗》：有栈之车，行彼周道。）于山于川。远扬迺昭，陟降连连。

我旆我旗，（《说文》云：旆者，继之旗，沛然而垂。）于道于陌。（阡陌，田间道。南北曰阡，东西曰陌。）训于群帅，拳勇来格。（《诗·巧言》：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注：拳，力也。格，至也。）公曰徐之，无恃。

（，勇悍之貌。《书》：罔昼夜。一本作额，肆恶无休息也。鄂格切。）式和尔容，惟义之宅。（宅，居也。）

进次于郾，（唐许州颍川郡有郾城县，与蔡州为邻。《裴度传》云：度屯郾城，劳诸军，士奋于勇。郾，音偃，又于献切。）彼昏卒狂。哀凶鞠顽，（《尔雅》：哀，聚也。《诗·采芣》：陈师鞠旅。鞠旅，谓告其师旅也。哀，蒲侯切。鞠，音掬。）锋猬斧螳。（《说文》：猬，虫也。似豪猪而小尔。猬，毛刺是也。螳，蝉也。《诗》：如蝮如螳。《后汉史》：运螳螂之斧，作螳。）赤子匍匐。（上音蒲，手行也，又音符。下蒲北切，伏地也，又音服。）厥父是亢。（音冈，拒也。《选·充国颂》：威谋靡亢。本传注，亢，当也，音康。）怒其萌芽，以悖太阳。（悖，音佩，又音勃，乱也。）

王旅浑浑，（胡本切，又音胡昆切，流洪也。）是佚是怙。既获敌师，若饥得。（，申时食，音步。𠂔唐餌，又音布，与食也。又音逋，𠂔也。《前汉》：吕后因𠂔唐之，注甚详。）蔡凶伊窘，悉起来聚。左捣其虚，靡愆厥虑。（李言于李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从之，遂克蔡州。）

载辟载祓，（音弗，谓祓除不祥也。）丞相是临。弛其武刑，（弛，音豕，解也。）谕我德心。（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侧者尚多，不可不备。”度曰：“吾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其危既安，有长如林。（长，陟丈切。如，一作有。）曾是ん讠尧，（《庄子》：奚以夫讠尧讠尧。ん，音欢。讠尧，女交切。）化为讴吟。

皇曰来归，汝复相予。爵之成国，（一作“公于有晋”。以下文观之，意若重复。《左传》襄公十四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成国谓公侯之国，一作于有晋国，又作于有晋胙。）胙以夏墟。（虚与墟同。《说文》：大丘。度入朝，策勋进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户三千，复知政事。晋地，即夏之所都。《左传》：昔武王克商，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注：夏墟，大夏，今原晋阳也。胙，报也。）度拜稽首，天子圣神。度拜稽首，皇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庙宜郊，以告德音。归牛休马，（归马于华山之

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牛，一作刃。）丰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无疆。○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守也。卒入蔡，得其大丑，以平淮右。（《左氏》：楚国方城以为城。方城，山名，在唐州。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李为唐邓隋节度使，与元济战，数有功。十二年十月，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夜半至悬瓠城，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得其大丑”谓此。大丑，大酋也。《易》曰：获其大丑。，音诉。）

方城临临，王卒峙之。（峙，直里切。供、峙，具也。）匪徼匪竞，（徼，音浇，求也。）皇有正命。（正，一作王。）皇命于，往舒余仁。踣彼艰顽，（《周礼》，凡杀人者踣诸市。踣，蒲墨切，僵也。）柔惠是驯。

拜即命，于皇之训。（《书》：于帝其训。于，谓遵行也。）既砺既攻，（砺，淬砺。）以后厥刃。（后，一作复。）王师嶷嶷，（《诗》克岐克嶷。注：其貌嶷嶷然。又《楚辞》：过万酋之嶷嶷。注：海中山数万头也。嶷，鱼力切。）熊罴是式。（式，犹似也。）衔勇韬力，日思予殛。（讫力切，谓诛也。盖言欲诛贼也。晏本作“思奋予殛。”又一本作“日思奋殛”。）

寇昏以狂，敢蹈疆。（蹈，一作逾。）士获厥心，大袒高骧。（骧，举首也。）长戟酋矛，（《考工记》：酋矛常有四尺。注云：酋，发声，直谓矛尔。）粲其绥章。（《诗》：王锡韩侯，淑绥章。注云：绥，所引以登车，有采章也。《说文》：车中靶也。）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十二年二月，擒元济捉生虞侯丁士良。士良，元济骁将，释其缚，署为捉生将，士良感之，言于曰：“贼将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士良能擒光洽。”戊申，果擒光洽以归。三月，秀琳以文城栅降，抚其背慰劳之。）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贡尔有。维彼攸恃，乃侦乃诱。（厚待秀琳，与之谋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不可。”遣厢虞侯史用诚生擒以归，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侦，《博雅》：问也。《选》：侦谍不敢东窥。侦，丑盈、丑正二切。）维彼攸宅，乃发乃守。

其恃爰获，我功我多。阴谋厥图，（谍，间谍。《周礼》：三曰邦谍。谍，达协切。）以究尔讹。雨雪洋洋，（雨，去声。）大风来加。（十月，军出攻蔡，夜至张柴村，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燠其寒，于迓其遐。

汝阴之茫，（汝阴，地名，蔡州之境。）悬瓠之峨。（悬瓠，蔡州城，取其形似。《传》曰：入蔡州，取吴元济，道分轻兵断桥，以绝洄曲道。又以兵

绝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有鹅鹜池，令击之，以乱军声，贼恃吴房朗山戍，无知者。瓠，音护。）是震是拔，大歼厥家。（歼，将廉切。）狡虏既縻，输于国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诛。（至悬瓠城。壬申，攻牙城，毁其外门。癸酉，毁其南门。元济于城上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十一月，以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一本作以诛。）

乃谕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刘梦得《嘉话拾遗》言：柳八骏《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平淮夷雅》仰父俯子。又云：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汝水汨€々，（音云，水流转之貌。）既清而亻。（渺亻，水貌。亻，一作夷。）蔡人行歌，我步透迟。（透，于危切。潘曰：《诗》作倭，周道倭迟，注云：历远貌。）蔡人歌矣，蔡风和矣。（风，韩作人。）孰蔡初，（，卢对切，一作类。）胡<臬瓦>尔居。

（<臬瓦>，牛列切，又五计切。不安貌。《周礼·牧人》：毁事用庞。故书毁为<臬瓦>。《释音》：丘例切。《扬子》：刚则<臬瓦>。音五计切。今此谓机隍不安，字当作〇，音五结切，不安也。《书》作机隍。）式慕以康，为愿有余。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裕乃父功。（裕，大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父晟事德宗，平朱Γ之乱，功居多，封西平王。庸，用也。）内诲于家，外刑于邦。（刑，典刑也。）孰是蔡人，而不率从。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畴允大邦，（《汉书》：畴其爵邑。畴，等也。蔡平，以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隋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使。一本允作亢字。）俾惠我人。于庙告功，以顾万方。〇方城十章，章八句。

〇唐饶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一本序在篇末。饶，如铃，无舌有秉。又曰：饶，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饶。《古今注》：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群臣。短箫饶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说文音律》，管坝之乐也。《月令》：令乐正入学习吹。注：秋冬重吹。饶，女交切。吹，尺伪切。）

负罪臣宗元（一无负罪二字。）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元和元年十一月，公贬永州司马。）受食府廩，窃活性命，得视息，无治事，时恐惧，小闲，（音闲。）又盗取古书文句，聊以自娱。（元俱切。）

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饶歌鼓吹词，（见下注。）唯唐独无有。臣为郎时，以太常联礼部。（公为礼部员外郎，与太常寺联事。）尝闻鼓吹署（闻，一作问。）有戎乐，词独不列。今又考汉曲十二篇，（《晋志》云：汉时有短箫饶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

》、《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凡二十二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序云十二篇，岂公之所取者，止于是耶？唐欧阳询载梁沈约鼓吹曲十二首云汉第一曲《朱轂》，今《木纪谢》；汉第二曲《思悲翁》，今《贤首山》；汉第三曲《艾如张》，今《桐柏山》；汉第四曲《上之回》，今《道亡》；汉第五曲《雍离》，今《抗威》；汉第六曲《战城南》，今《汉东流》；汉第七曲《巫山高》，今《鹤楼峻》；汉第八曲《上陵》，今《昏主》；汉第九曲《将进酒》，今《石首肩》；汉第十曲《有所思》，今《期运集》；汉第十一曲《芳树》，今《於穆》；汉第十二曲《上邪》，今《大梁》。公云汉曲十二篇，疑本于此也。）魏曲十四篇。（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为《战荥阳》，言曹公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改《上之回》为《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改《雍离》为《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谯，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战城南》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丸于柳城也。改《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将进酒》为《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改《有所思》为《应帝期》，言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改《芳树》为《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改《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其余并同旧名。魏乐亦二十二曲，今云十四篇。）晋曲十六篇，（及晋武帝受禅，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鹭》为《灵之祥》，改《思悲翁》为《宣受命》，改《艾如张》为《征辽东》，改《上之回》为《宣辅政》，改《雍离》为《时运多难》，改《巫山高》为《平玉衡》，改《上陵》为《文皇统百揆》，改《将进酒》为《因时运》，改《有所思》为《惟庸蜀》，改《芳树》为《天序》，改《上邪》为《大晋承运期》，改《君马黄》为《金灵运》，改《雉子班》为《於穆我皇》，改《圣人出》为《仲春振旅》，改《临高台》为《夏苗田》，改《远如期》为《仲秋田》，改《石留》为《顺天道》，改《务成》为《唐尧》，改《黄爵行》为《伯益》，《钓竿》依旧名。其改者辞各有所指，犹魏之改汉也。今云十六篇，意见上。）汉歌词不明纪功德，魏、晋歌功德具。今臣窃取魏、晋义，用汉篇数，为唐饶歌鼓吹曲十二篇，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容，谓容貌威仪也。《汉书》：鲁徐生善为颂，苏林注：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师古注：颂，读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沦弃既

死，言与不言，其罪等耳。犹冀能言，有益国事，不敢效怨怼默已。（怼，亦怨也。《左传》：以死谁怼。怼，直吏切，又音队。）谨冒死上。

○隋乱既极，唐师起晋阳，平奸豪，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为《晋阳武》第一。（晋阳，太原属邑。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以唐高祖为太原留守，时炀帝南游江淮，天下盗起，太宗在晋阳，阴有安天下之志。义宁元年，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与太宗协谋，遂起义兵于晋阳。八月，高祖克长安。武德元年，受隋禅，即位焉。）

晋阳武，奋义威。炀之渝，（炀，暴也。渝，一作沦。沦，丧也。言炀帝失德以亡其国。炀，音漾。）德焉归？氓毕屠，（言民皆屠戮也。）绥者谁？皇烈烈，专天机。号以仁，扬其旗。日之升，九土。（九土，九州。，一作熙。）诉田圻。（一作斥田圻。圻，音沂。圻，耻格切，《说文》：裂也。）流洪辉。有其二，（《论语》：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翼余隋。梟{敖鸟}，（，《说文》云：斩也。梟{敖鸟}，恶鸟，以喻叛臣。《前汉·郊祀志》，古天子春祠黄帝，用一梟破镜。梟，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镜，如 フ 而虎眼。汉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赐百官。{敖鸟}，不祥鸟也，白身赤口似雁，所集国亡。，侧略切。梟。古尧切。{敖鸟}，五高切。）连熊螭。（螭，《说文》：如龙而黄。一说无角曰螭。螭，丑知切。）枯以肉，者羸。（，《左传》：敌之人，强也。，渠京切。羸，伦为切。）后土荡，（荡，平也。）玄穹弥。合之育，莽然施。（莽，《庄子》：适莽苍者。莽，母党、莫补二切，又莫郎切。）惟德辅，（惟德是辅。）庆无期。○右《晋阳武》二十六句。（句三字。）唐既受命，李密自败来归，以开黎阳斥东土，为《兽之穷》第二。（李密，辽东襄平人。隋末，杨元感起兵黎阳，密往从之，不见用。元感败，密潜归，以策干东郡贼翟让。让推密为谋主，号魏公，移檄州县，列炀帝十罪，天下震动。义宁元年，隋遣王世充选卒十万击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与其众二万人归关中。既至，高祖拜光禄卿封邢国公。后礼渐薄，密意不平。未几，高祖遣密诣山东，收其余众。适复有诏召密，密惧，遂谋叛，据桃林城。熊州副将盛彦师击斩之，传首长安。一本题云：李密自邙山之败，其下皆贰，伯王之业知天授在唐，遂归于有道，享我爵命，为《兽之穷》。邵本云：《兽之穷》十九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三句句七字，其一句句四字。以“天厚黄德狙犷服”、“自亡其徒匪予戮”、“縻以尺组敢以秩”为三七字句，“弓弭失 ㄣ ”为四字句。）

兽之穷，奔大麓。（麓，山足。《书》：纳于大麓。以兽喻密，故云奔大麓也。麓，音鹿。）天厚黄德狙犷服。（唐以土德代隋，故云黄德。扬雄《剧秦美新》：肉角之兽，狙犷而不臻。注：狙犷，犬啮人者也。狙，《广雅》

：獠猴也。狙，七余切。犷，古孟切。）甲之弓，弭矢𠄎。（，韬也。所以藏弓之器。《诗》：载弓矢。弭，止也。弭，《说文》：弓无缘也。《诗》：象弭鱼服。𠄎，矢房，所以藏矢。《周礼》：仲秋献矢𠄎。，音羔。弭，绵婢切。𠄎，音服。）皇旅靖，敌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QRDH]猛，（[QRDH]，音猷，猛兽。按《唐韵》、《集韵》、《官韵》并无[QRDH]字。或谓当作[QRDH]，音暴，强侵也。《周礼》有司<虎武>氏。《尔雅》：<虎武>，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国，似狗多力。铉云：<虎武>恐误作[QRDH]。）虔卜栗卜栗。（音栗。）縻以尺组，敢以秩。（此谓密至长安，以为光禄卿、邢国公。縻，忙皮切。组，总五切。敢，杜览切，与同。）黎之阳，土茫茫。富兵戎，盈仓箱。乏者德，莫能享。（音香，协韵，义同，去声。）驱豺兕，（《尔雅》：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授我疆。○右《兽之穷》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师讨王充，建德助逆。师奋击武牢下，擒之，遂降充。为《战武牢》第三。（唐武德元年，炀帝凶问至东都，王世充等奉越王侗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郑国公。二年，世充胁越王侗求禅，遂僭位，改元，国号郑。三年七月，高祖诏秦王世民督诸军讨世充。先是，竇建德为侗所封，为夏王，与世充结欢。四年三月，建德悉起兵救世充。五月，世民大破建德之众于武牢，执之。王世充举东都降，河南平。王充即王世充也，避太宗讳，故去世。武牢，即虎牢也，唐讳虎字，改为武。余仿此。）

战武牢，动河朔。（河朔，谓建德所据之地。）逆之助，图犄角。（《左传》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犄之。注：犄其足也。《说文》：偏引也。犄，居绮切。）怒っは，（っ，鸟子生须哺者。は，鹿子。っは，以喻世充、建德也。は，古候切，诸本作っ，音丘候切，义同。は，音莫兮切。）抗乔岳。翘萌芽，（翘，举也。）傲霜雹。王谋内定，申掌握。铺施芟夷，二主缚。惮华戎，（惮，一作怛。）廓封略。命之瞽，（命，谓天命。瞽，母亘切，目不明，又音蒙、薨、梦。《左传》：亦无瞽焉。注：闷也。毕以。音斫，斩。卑，一作毕，又毕是。《楚辞》：羌两足以毕。）归有德，唯先觉。○右《战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其二句句四字。）

○薛举据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师平之。为《涇水黄》第四。（薛举，隋末起兵陇西，自号西秦霸王。唐武德元年，寇涇州，败唐兵。八月，谋取长安，会有疾，死。子仁杲立，复围涇州。十一月，秦王至高庶城，仁杲使宗罗将兵来拒，秦王遣将击之于浅水原，罗军大溃，秦王乃亲率骁骑据涇水临之，仁杲遂降。十二月，归斩于长安市。）

涇水黄，（《汉·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阳县头山，东南至阳陵入渭

。《诗》云，泾以渭浊，故云泾水黄也。）陇野茫。（举尽有陇西之地。茫茫，大也。）负太白，腾天狼。（太白、天狼，皆星名。《天官书》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于狼弧。盖太白当秦疆，而泾陇即秦地，故云。又天狼，妖星，以喻贪残。《楚词》：举长矢兮射天狼。）有鸟鸷立，（鸷，音至。《说文》：击杀鸟也。）羽翼张。钩喙决前，（喙，许穆切。）钜傍。（钜，足距。一作距。，音惕，跳也。）怒飞饥啸，不可当。（，隳缘切，小飞貌。）老雄死，子复良。（举卒，仁杲僭称帝。）巢岐饮渭，肆翱翔。（岐，岐山。渭，渭水。）顿地。（《列子》：八九野之水。注：八极也，又《前汉》八注：八方之纲维。）提天纲。（《选·海赋》：天纲兮孛。）列缺掉帜，（列缺，电名。《选》云：霹雳列缺。《陵阳子明经》曰：列缺气去地二千四百里。列缺掉帜，言其旗帜飞动如列缺也。帜，尺志切，一作戟。招摇耀。术家谓之破军。《礼记》：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招摇，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宿不差。今军行法云亦作此。北斗星在军中，举之于上，以正四方。《晋志》：招摇主胡兵。，刃端也。《选》：雄戟曜。）鬼神来助，梦嘉祥。脑涂原野，魄飞扬。（谓斩仁杲及其首帅等。）星辰复，恢一方。○右《泾水黄》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辅氏凭江、淮，竟东海，命将平之。为《奔鲸沛》第五。（辅氏，辅公𪓐也。隋季与杜伏威为盗，转掠淮南，伏威号总管，公𪓐为长史。唐武德二年，伏威遣使归国，诏授公𪓐淮南道行台，封舒国公。六年，伏威入朝，公𪓐居守。八月，遂称帝于丹阳，国号宋，修陈故宫室居之，遣将侵海州，寇寿阳。诏赵郡王孝恭及李靖、黄君汉、李世等讨之。七年三月，公𪓐败走，野人执送孝恭，孝恭斩之，传首京师。）

奔鲸沛，荡海垠。（鲸，鱼之王。崔豹《古今注》：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千丈，其雌曰鲛。荡，摇荡。垠，岸。荡，音荡，又他浪切。垠，鱼巾切。）吐霓翳日，（霓，屈虹也。）腥浮云。帝怒下顾，哀垫昏。（垫，音玷。）授以神柄，推元臣。（此谓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等讨公𪓐也。推，一作雄。）手援天矛，截修鳞。（此谓孝恭大败公𪓐擒之也，援，一作授。）披攘蒙，（《尔雅》：地气发天不应曰。与雾同，晦也。，武赋切，又茂、梦二音。）开海门。地平水静，浮天根。羲和显耀，（《淮南子》：羲和，日御也。）乘清氛，赫炎溥畅，融大钧。○右《奔鲸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余，保荆、衡、巴、巫，穷南越，良将取之不以师。为《苞》第六。（萧铣，后梁宣帝曾孙，故曰梁之余。义宁元年十月，自称梁王。二年，僭

称皇帝。西至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水，皆附属，胜兵至四十余万。武德元年，徙居江陵。四年九月，高祖诏发巴蜀兵，以赵郡王孝恭、李靖统十二总管讨铣。十月，铣出降，送长安，斩于都市。南方郡县闻之，皆望风款附。，《尔雅》曰：烈余也。谓木斫髡而再生也。《说文》曰：伐木余也。《诗》：苞有三蘖。《前汉书·叙传》：三之起。注引《诗》云：包有三。《选》·《东京赋》：山无槎。，牙葛切，又牙结切，与蘖同。）

苞<黑对>矣，（《官韵》、《唐韵》、《集韵》、《玉篇》并无<黑对>字，疑作对，传写者误日为黑耳。对，音队，茂也。《玉篇》黑部有<黑队>字，徒对切，恐误以队作对。邵熊文士也，直音<黑对>作队。注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据。）惟根之蟠。弥巴蔽荆，（荆，即江陵，铣所居地。）负南极以安。■ A 3 我旧梁氏，（■ A 3，音冒，一作曰。）缉绥艰难。江汉之阻，都邑固以完。圣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奋不以众。投迹死地，谋猷纵。化敌为家，虑则中。（陟仲切。）浩浩海裔，不威而同。系縲降王，定厥功。（《孟子》：系縲其子弟。注：系縲，犹结缚也。谓孝恭送铣于长安也。縲，力追切。降，胡江切。）澶漫万里，（澶漫，大水貌。杜诗：澶漫山东二百州，谓散远也。《庄子》：澶漫为乐。《选》：澶漫靡迤。澶，音憚。漫，谟官、莫半二切。）宣唐风。蛮夷九译，咸来从。（传四方之言曰译，音亦。《韩诗外传》：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至。）凯还（一本作旋。）金奏，像形容。（《赵王孝恭传》：铣降，帝悦，迁孝恭荆州大总管，诏图破铣状以进。）震撼万国，罔不龚。（《说文》：肃也。《前汉》：象龚滔天。音恭，义同，通用。）○右《苞》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五字，其九句句三字。）

○李轨保河右，师临之不克，变，或执以降。为《河右平》第七。（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人。义宁元年七月，自称河西大凉王，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唐武德元年，高祖与书招抚之，册拜为凉州总管，封凉王。二年，轨奉书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议讨之。五月，轨将安兴贵执轨以闻，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澶漫，见上注。）顽为之魁。王师如雷震，昆仑以颓。（昆仑，山名，在西域。昆，音昆。仑，庐昆切。颓，徒回切。）上聋下聩，螫不可回。（轨将安兴贵仕长安，表请说轨，遣之，兴贵至武威，乘间说轨，令举河西以归唐，不听。螫与傲通。《说文》：倨也。《庄子》：则辞以放螫。）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灾。乃溃乃奋，执缚归厥命。（即谓安兴贵执轨以闻也。）万室蒙其仁，一夫则病。濡以鸿泽，皇之圣。威畏德怀，功以定。顺之于理，物咸遂厥性。○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

，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强焉。师大破之，降其国，告于庙。为《铁山碎》第八。（突厥，古匈奴北部。隋大业中，始毕可汗立，其族强盛。高祖起义兵，遣刘文静聘始毕，引以为援，遣兵从平京城。自后恃功骄傲。唐武德二年卒，立颉利可汗。颉利、突利承父兄之资，尤有凭陵中国之意。九年，入寇便桥，太宗亲与盟于渭上，未几复寇。贞观三年，太宗诏李靖、李六总管师凡十余万讨之。十二月，突利率所部来奔。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颉利惧，窜铁山，靖乘间袭击，遂大破，灭其国。颉利出奔，张宝相生擒之。复定襄、恒安之地，斥地界自阴山北至大漠。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玃狁，汉曰匈奴，魏曰突厥。厥，九勿切。）

铁山碎，大漠舒。二虏劲，（二虏，颉利、突利二可汗也。）连穹庐。背北海，专坤隅。岁来侵边，或傅于都。（于都，入寇便桥也。傅，音附，著也。《左氏》：傅于许。）天子命元帅，奋其雄图。破定襄，降魁渠。（靖袭定襄，破之。颉利所亲康苏密来降。）穷竟窟宅，（竟，一作竞。）斥余吾。

（斥，开也。余吾，匈奴地名。《前汉·武帝纪》：马生余吾水中。应劭注云：在朔方北也。斥，一作并，蜀本作井。）百蛮破胆，边氓苏。威武单耀，（单，一作辉，炊也。《左氏》：单之以薪。《前汉》：单耀威灵。单，齿善切。）明鬼区。（鬼区，夷远。）利泽亻万祀，（亻，诸本作弥。）功不可逾。官臣拜手，（《左氏》：官臣偃实先后之。注：官臣，守官之臣。又一本作群臣，非。）惟帝之谟。○右《铁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刘武周败裴寂，咸有晋地，太宗灭之。为《靖本邦》第九。（唐武德二年，刘武周率兵侵并州，又进寇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仲文讨之，一军全没。六月，右仆射裴寂请自行进讨。七月，又为其将宋金刚所败。武周进逼并州，遂据太原，金刚进攻晋州，六日城陷。太宗表请益兵往击之。三年四月，败金刚于雀鼠谷，又破武周于浩州。武周及金刚奔突厥，太宗进平并州，遂复故地。）

本邦伊晋，惟时不靖。根柢之摇，（柢，木根。《汉书》：蟠木根柢。柢，典礼切，又音蒂。）枝叶攸病。守臣不任，（谓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与武周战，败绩。）于神圣。（，劳也，谓劳太宗自平之也。，羊至切。）惟钺之兴，翦焉则定。洪惟我理，（洪，一作往，一本又作汪。）式和以敬。群顽既夷，庶绩咸正。皇谟载大，惟人之庆。○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灭吐谷浑西海上。为《吐谷浑》第十。（吐谷浑居甘松山之南，洮

水之西。隋时，其王慕容伏允寇边，炀帝败之。太宗朝，屡入寇，然伏允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贞观九年，诏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与侯君集等击之。伏允谋入磧，靖等决策深入，破之柏海上。浑，音魂。）

吐谷浑盛强，背西海以夸。岁侵扰我疆，退匿险且遐。帝谓神武师，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诗》：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熊虎杂龙蛇。（《周礼》：交龙为。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王旅千万人，衔枚默无哗。（《周官》有衔枚氏。枚状如箸，横衔之。纟画于项。纟画者，结碍也。者，绕也。盖为结绕而绕项也。《汉书》：章邯夜衔枚击项梁。颜师古注：衔枚者，止言语欢噀，欲令敌人不知其来也。哗，音华。）束刃逾山徼，（徼，境也。《前汉》：南至为徼。注：以木石水为界。徼，古尧切，又音叫。）张翼纵漠沙。一举刈膻腥，尸骸积如麻。除恶务本根，（《左传》隐六年：善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况敢遗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穷天涯。系虏来王都，（见题注。）犒乐穷休嘉。（《周礼》：共其犒牛。犒，口到切。）登高望还师，（还，一作旋。）竟野如春华。（竟，一作竞。）行者靡不归，亲戚欢要遮。（《扬雄传》：淫淫与与，前后要遮。要，伊消切。）凯旋献清庙，万国思无邪。○右《吐谷浑》二十六句。（句五字。）

○李靖灭高昌，为《高昌》第十一。（高昌，地在京师西四千八百里。唐武德二年，曲文泰嗣立为王。贞观四年，文泰入朝，久之，与西突厥通，遂疏朝贡之礼。十三年，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薛万钧等击之。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立。王师进逼其都，智盛乃降，以其地为西州。据新、旧史《高昌传》及《李靖传》，皆不见靖灭高昌事，而公题云靖灭高昌，无所考焉。）

麴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别，异也。外区谓西突厥。别，笔列切。）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螭，音ゼ。）龙翻海浪，（龙，见前篇注。）斫骑驰坤隅。（斫，音日，驿传也。《左氏》：吾将使斫奔问诸晋。）贲、育捕婴儿，（《扬子》注：孟贲、夏育皆卫人。《汉书》注：孟贲，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豺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夏育亦猛士。其唐兵灭高昌，如贲、育之搏婴儿。郭璞注《尔雅》：空手执曰搏。贲，音奔。）一扫不复余。平沙际天极，但见黄云驱。臣靖执长缨，（汉终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本传》。）智勇伏囚拘。（《汉·贾谊传》：窘若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贞观四年，李靖系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四月戊戌，西北四夷君长诣阙，请帝为天可汗。帝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

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郭子仪传》：“天可汗存乎？”汗，音寒。）以覆我国都。（覆，敷救切，盖也。）兵戍不交害，（戍，一作戎。）各保性与躯。○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东蛮，群臣请图蛮夷状，如《周书·王会》。为《东蛮》第十二。（唐东谢蛮在黔州西数百里。贞观三年，其酋长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银络额，身被毛帔，韦皮行，而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因奏言：“周武王时，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如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诏从之。以其地为应州，仍拜元深为刺史。《谭宾录》云：颜师古奏言，乃命尚书阎立本图之。）

东蛮有谢氏，冠带理海中。自言我异世，虽圣莫能通。王卒如飞翰，（翰，毛也。《诗》：如飞如翰。翰，侯肝切，又音寒。）鹏骞骇群龙。（鹏，鸟也。骞，飞貌。鹏，音朋。骞，音轩。）轰然自天坠，（《汉书》：周亚夫东击吴、楚，赵涉遮说曰：“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此用其意。轰，呼宏切，群车声。）乃信神武功。系虏君臣人，累累来自东。（《前汉志》：果累累从楚而围蔡。注：累累读曰。不绝之貌。累，伦追切。）无思不服从，唐业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愿图形容。如周《王会书》，（《汲冢周书》第五十九篇名《王会》。其图，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内台四面者，正北方应侯、曹叔、伯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又次之，是皆朝于内者。）永永传无穷，睢盱万状乖。（睢盱，张目貌。《集韵》：睢盱，小人喜悦貌。《列子》：而睢睢，而盱盱。《选》：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注：视不明貌。睢，音虽。盱，凶于切。）咿訶九译重。（咿訶，言不明也。咿，音伊。《字林》：内悲也。訶，乙骨切，《说文》：咽也，一曰大笑。《选》：先訶以理来。又《选》：喔咿嚅，强笑貌。《前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张衡《东京赋》：重舌之人九译，佝稽首而来王。九译者，谓译语度九重之国乃至于此也。）广轮抚四海，（《周礼·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马融云：东西为广，南北为轮。轮，从也。广，古旷切。）浩浩知皇风。歌诗饶鼓间，以壮我元戎。○右《东蛮》二十二句。（句五字。）

○贞符（并序按：序云，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在永贞元年，《贞符》盖是时作。然是年冬，公继贬永州司马，而序又云，“臣所贬州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则序盖在永州作。宋景文《笔录》云：柳子厚《贞符》、《禘昔说》，虽模写前人体式，然自有新意，可谓文矣。）

负罪臣宗元（一无负罪二字。）惶恐言：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诸本流人上有“量移”二字。考之史传，止云坐事流永州。胥山沈晦曰：宜如《唐书》去“量移”字。）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董仲舒《策》曰：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集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诚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音痴，）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马相如《封禅文》、刘向《洪范五行传》、扬雄《剧秦美新》、班彪《王命论》、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应。）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诳，古况切。）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一作公。）甚失厥趣。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一无年字。）本末闳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武陵即叩头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缺，破也，少也。《集韵》：缺或作，缺，倾雪切。）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表核，犹表正也，实也。）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独不为也。（独，一作犹。）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一本，死字上有臣字。）死无所憾，用是自决。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曰：

孰称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扬子》：天降生民，空侗颛蒙。空侗，无知貌。）厥流以讹，（流，谓末流。讹，谬也。）越乃奋斗怒震动，专肆为淫威？（《书》：攘矫虔，古夺字。一作击。沈晦曰：诸本作振动静专，《唐书》无静字，今以《唐书》为据。动字绝句。）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霆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一无乃知字，下同。）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驱，一作欧。）于是乃知噬禽兽，咀果谷。（父咀，谓商量斟酌之。一曰含味。《前汉》：咀噍芝英兮叽琼华。噬，音誓。咀，在吕切。）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斗。（睽，一作际。）力大者搏，齿利者啮，（倪结切，噬也。）爪刚者决，群众者轧，（乙黠切。《说文》：辗也。）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涂，一作流。）然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阻，用号令起，（一无用字。）而君臣什伍之法立。（什伍，谓兵法也。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车，（一无游字。）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制量，谓法制度量也。）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尧年老，（一无尧字。）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观之，厥初罔匪极乱。（匪，一作不。）而后稍可为也。（一本，为下

有世字，也下有而字。）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浚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祇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后之妖淫^へ昏（《左传》：口不道忠信之言为^へ，诸本作器，非是。^へ，鱼中切。）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河图》云，少典妃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耀郊野，附宝意感而生黄帝于寿丘。《帝王世纪》：大电光绕北斗枢星，附宝感而怀孕，二十四月生黄帝。）大虹、（《世纪》又云：舜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瑶光如虹贯月，感女枢而生颡项。大星如虹流华渚，而女节生少昊。见沈约《宋书》。）玄鸟、（《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注云：玄鸟，^{<鸟乙>}也。汤之先祖有氏女简狄，配高辛氏，生契。笺云：^{<鸟乙>}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史记》：帝啻少妃简狄，以春分祀高，而玄鸟遗其卵，简狄吞之，孕而生契焉。）巨迹、（《诗·生民》：履帝武敏歆。笺云：高辛初郊之时，有大神之迹，姜原履之而生弃。《史记》：帝啻元妃姜原，见大人迹，履之，感而生稷。）白狼、（《帝王世纪》曰：有神牵白狼衔钩入殷朝。《尚书璇玑铃》曰：汤受金符帝，白狼衔钩入殷朝。）白鱼、流火之鸟（武王伐纣，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云。董仲舒《策》引《书》：白鱼入於王舟。注谓今文《尚书·泰誓》之辞，谓武王伐纣时有此瑞也。《前汉·郊祀志》曰：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注引《尚书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五至以谷俱来。）以为符。斯为诡譎阔诞，（诡，古委切。譎，音决。）其可羞也，（其，一作甚。）而莫知本于厥贞。（《新唐史》无而字。）汉用大度。（《汉书·高纪》：常有大度。）克怀于有氓，登庸庸贤，濯痍煦寒，（煦，也。一曰温润。痍，音夷。煦，吁句切。）以瘳以熙，兹其为符也。而其妄臣（一本作臣妾。）乃下取虺蛇，（虺音卉）上引天光，（《史记》：高祖被酒，夜径泽中，有白蛇当道，高帝拔剑斩之。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又曰：高帝入关，五星聚于东井。班彪《王命论》曰：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公意其指此乎？）推类号休。（号，胡刀切，下同。）用夸诬于无知之氓。增以驺虞神鼎，（驺虞，仁兽也，司马相如《封禅书》曰：囿驺虞之珍群。又曰：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喜。言时得此兽也。元鼎元年，得宝鼎汾水上，因是改元。四年六月，又得之。）胁驱纵舆，（《西汉·衡山王传》：日夜纵舆王谋反事。注，纵舆，勉强

也。舆，一本作踊。《前汉》：日夜纵舆，谓奖劝也。纵，子勇切。舆，音勇。）俾东之泰山石闾，（武帝太初三年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禘石闾。《郊祀志》云：石闾在泰山下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故上亲禅焉。）作大号，谓之封禅，（张晏曰：封禅者，天高而可冀近神灵也。《说文》：祭天也。一曰让也。王侯功不敢当，故让于天。禅，音擅，古文作禘字。）皆《尚书》所无有。莽述承效，（《王莽传》，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述为益州牧，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孙帝。）卒奋鹜逆。其后有贤帝曰光武，克绥天下，复承旧物，犹崇赤伏，（伏，一作服。光武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光武因此崇尚符讖，建武元年也。）以玷厥德。魏、晋而下，纛乱钩裂，厥符不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驳乎无以议为也。（《玉篇》：驳，马色不纯。《前汉》：白黑杂合谓之。本作驳。）积大乱至于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垓以为炉，（垓，《广雅》：崖也。《前汉》：漂龙渊而还九垓兮。垓，音银。炉，音卢。）爨以毒燎，（爨，《说文》：齐谓之炊。燎，放火也。爨，取乱切。燎，音了。）煽以虐焰。（煽，炽也。焰，火光也。煽，音扇，又音臄。焰，以瞻切。）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

于是大圣乃起，丕降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冷，音零。）人乃然休然，（，水清深也，《集韵》：变化貌。《庄子》：油然然。注：天下未有不变者也。，连条切。又音流。）相希以生，（希，一作。）相持以成，相弥以宁。琢屠剔。（琢，一作，去阴之刑也。《书》劓耳剕。剔，解骨也。琢，丁角切。）膏流节离之祸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肤，以达于夷途。焚坼抵掎，（居绮切。）奔走转死之害不起，（死，一作徙。）而人乃克鸠类集族，歌舞悦怿，用祇于元德。徒奋袒呼，犒迎义旅，欢动六合，至于麾下。（麾，大将之旗。）大盗豪据，阻命遏德，义威殄戮，咸坠厥绪，无刘于虐。（尽杀曰刘。）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踟躅讴歌，（踟躅，行不进貌。踟，音擲。躅，除玉切。）灏灏和宁。（灏，音浩。）帝庸威栗，惟人之为。敬奠厥赋，（奠，定也。）积藏于下，（《韩诗外传》曰：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是谓丰国。乡为义廩，敛发谨饬，岁丁大侵，（五谷不熟，谓之大侵。见《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人以有年。简于厥刑，不残而惩，是谓严威。小属而支，（而，若也。属，《说文》：连也。不断而支体也。下而字义同。属，之欲切。）大生而孥，悵悵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

竭货力。丕扬于后嗣，用垂于帝式。十圣济厥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凡十帝，是为十圣。）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逾，一作愈。）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一本，无符字。）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大，（商太戊时，有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谷死。”桑谷。二木名，下音谷。《说文》：楮也。又古候切。南人呼楮如谷，北人呼如穀。高宗时，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复兴。不，鸣也。古候切。）宋之君以法星寿，（《广雅》曰：法星，荧惑也，宋景公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疑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舍。舍行七星，星当一年，故延二十一年，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见《史记·宋世家》。荧惑退舍，又见《吕氏春秋》。）郑以龙衰，（鲁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鲁以麟弱，（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白雉亡汉，（汉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黄犀死莽，（平帝元始二年，黄支国献犀牛。王莽班《符命》，总说曰：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恶在其为符也？（恶，音乌。）不胜唐德之代，光绍明浚，深鸿庞大，保人斯无疆。（一本，无大字。）宜荐于郊庙，文之雅诗，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谶哉。”（谶，亦作忱。时任切。）乃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

其诗曰：於穆敬德，（於，叹辞。穆，美也。《诗》：於穆清庙。一作穆穆敬德。）黎人皇之。（皇，君也。）惟贞厥符，浩浩将之。（将，助也。）仁函于肤，刃莫毕屠。泽于爨，（，音罕，又虚汗切，火乾也。）{沸鬲}炎以浣。（{沸鬲}，涓也，汤沸也。浣，濯垢也。{沸鬲}，方味切。浣，音缓。）殄厥凶德，（殄，一作勃。）乃驱乃夷，懿其休风，是煦是吹。（煦，吁句切。气以温之。）父子熙熙，相宁以嬉。赋彻而藏，（《孟子》：周人百亩而彻。谓什一之赋。）厚我糗长。（《礼记》：五十异长。糗，去久切，又丘救切。熬米麦也。长，张、粮二音。）刑轻以清，我肌靡伤。（肌，一本作宗，一本作完。）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十圣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于，一作乎。）拱之戴之，神具尔宜。（一作神其佑尔。）载扬于雅，承天之嘏。（嘏，音假，福也，大也。）天之诚神，宜鉴于仁。神之曷依

，宜仁之归。（一本，仁作人字。）濮沿于北，（一本，沿作铅字。）祝栗于南。（《前汉·礼乐志·房中歌》曰：四极爰臻。师古曰：四极，四方极远之处也。《尔雅》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国，南至于濮沿，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幅员西东，（《商颂》：幅陨既长。注云：陨，当作圆。圆，周也。）祇一乃心。祝唐之纪，（纪，一作祀。）后天罔坠。祝皇之寿，与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诚笃之。神协人同，（旧本作尸协。《唐史》作神协。）道以告之。（告，音楷。）俾尔亿万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尔思？有号于天，（号，音豪。）佥曰呜呼，咨尔皇灵，无替厥符。

○视民诗（诗专以美房玄龄、杜如晦，意有仿于《大雅·崧高》、《民》等诗。一本，此诗在外集。）

帝视民情，（帝，上帝。）匪幽匪明。惨或在腹，已如色声。亦无动威，亦无止力。弗动弗止，惟民之极。帝怀民视，（《书》：天视自我民视。）乃降明德，（明德，谓明德之王。）乃生明翼。（《书》：庶明励翼。）明翼者何？乃房乃杜。惟房与杜，实为民路。乃定天子，乃开万国。万国既分，乃释蠹民。乃学与仕，乃播与食，（《书》：汝后稷播时百谷也。）乃器与用，乃货与通。有作有迁，无迁无作。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摄仪以引，以遵以肆。（音曳，一作肆。）其风既流，品物载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谷，（谷，善也。《书》：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乃二公之禄。二公行矣，弗敢忧纵，是获忧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获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则。四夷是则，永怀不忒。（忒，差忒也，《诗》：其仪不忒。）

●卷二·古赋

○佩韦赋（并序西门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故佩弦以自急。韦，皮绳，喻缓也。弦，弓弦，喻急也。事见《韩非子》。范丹自以狷急不能从容，常佩韦以自戒。事见《后汉书》。据集有《与吕温书》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此贞元末事也。时公愿学中庸，见于文字者甚多，赋亦当作于贞元二十年后欤？韦，雨非切。）

柳子读古书，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壮，一作状之。即，一作则。）盖有激也。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故作是赋。其辞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块天质之恇醇。日月迭而化升兮，■ A 4 遁初而枉神。（枉，一作柱。一作枉神。一作在神。■ A 4，音浸。）雕大素而生华兮，（《广雅》云：大素，质之始也。华，犹薄也。生，一作成。）汨末流以丧真。（汨，音骨。）希往躅而周章兮，（希，慕也。周章，不决貌。）懵倚伏

其无垠。（垠，一作根。懵，迷惑不明也。《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垠，垠Φ也。懵，母总、母亘二切。）世既夺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经常。循圣人之通途兮，郁纵舆而不扬。（纵舆，犹勉强也。注见《贞符》。纵，子勇切。舆，音勇。）犹悉力而究陈兮，获贞则于典章。嫉时以奋节兮，悯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嵩，自中切，中丘也。）瞰中区之疆理。（瞰，苦滥切，下视也。）横万里而极海兮，颓风浩其四起。卜 匈惊怛而踟躅兮，（卜 匈，音凶，又上声，忧恐也。踟躅，行不进貌。）恶浮诈之相诡。思贡忠于明后兮，振教导乎遐轨。（乎，一本作之。）纷吾守此狂狷兮，（纷，音分。）惧执竞而不柔。（柔，一作求。竞，强也。《诗》：执竞武王。）探先哲之奥谟兮，（奥，于到切。）攀往列之洪休。（列，一作烈。）曰沈潜而刚克兮，（《书》：沈潜刚克。）固说人之嘉猷。（说，音党，直言也。）嗟行行而踧踖兮，（行行，刚强貌。《论语》：子路行行如也。踧，合也。行行，并下浪切。踧，音致。踖，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与暑而交修。执中而俟命兮，固仁圣之善谋。吾祖士师之直道兮，亦愀然于伐国。（《论语》：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董仲舒传》：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愀，七小切，色变。）尼父戮齐而诛卯兮，本柔仁以作极。（定十年《谷梁传》：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相焉。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家语》：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藺竦颜以诮秦兮，入降廉犹臣仆。（秦、赵会于河外澠池。秦王请赵王鼓瑟，赵王鼓之。藺相如复请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皆靡。秦王为一击缶。赵王归国，以为上卿。廉颇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必辱之。”相如闻之，引车避曰：“顾吾念之，强秦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讎也。”降，谓下也。一本犹上有以字。）吉优繇而布和兮，残萑蒲以屏匿。（吉，郑子太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兴徒兵以攻之，萑苻之盗少止。萑，音丸。苻，与蒲同。繇，与游同。《前汉》：优繇亮直。）别拔刃于霸侯兮，退■ A 5 々而畏服。（别，曹沫也。《左氏》、《谷梁》作曹刌。齐桓公与鲁会于柯而盟。刌执匕首劫齐桓公，左右莫敢动。刌曰：“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刌投其匕首，下坛，就其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

■ A 5 々，谨也。《博雅》云：谨敬之貌。《史·鲁世家》：■ A 5 々如畏然。别，音桂。躬，丘六切，又弓、穹二音。）宽与猛其相济兮，孰不颂兹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勛。（《诗·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勛，音旭，勉也。）阳宅身以执刚兮，率易帅而蒙辜。（《左传》文五年：阳处父聘于卫，过宁，宁嬴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没乎？”六年，晋搜于夷，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狐射姑怨阳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续鞫居杀处父。）羽愎心以志兮，首身离而不愆。（羽既败垓下，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等五人各得其一体。愎，很也。，戾也。愎，蒲逼切。，音戾。）云岳岳而专强兮，果黜志而乖图。（《前汉·朱云传》：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师古曰：长角貌。成帝时，云尝言于朝，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张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上槛折，呼曰：“臣得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尔！”左将军辛庆忌死争之，上意始解。自是不复仕。）咸触屏以拒训兮，肆殒越而就陵。（《前汉》：陈万年病，召子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怒，咸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遂不复言。万年死，元帝擢咸为史中丞。以言石显，髡为城旦。）冶讦谏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诛。（《左氏》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袺日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讦，音羯，告也。）苟纵直而不羁兮，乃变罹而祸仍。（罹，音漓。仍，一作俱。）历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汉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崃九折坂，叹曰：“吾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遵大路而曲辙兮，又求达而不能。广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坏节。（梁冀鸩杀质帝，李固、胡广、赵戒、杜乔皆以清河王蒜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娶冀妹，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明日，冀会公卿，意气凶凶，言辞激切，胡广、赵戒皆畏惮，曰：“惟大将军令。”而固与乔坚守本议。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遂枉害李固、杜乔。固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梁氏迷谬，公等曲从。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广、戒得书悲惭。）家谦而温美兮，胁子公而丧哲。（《左传》宣四年：子公与子家谋杀郑灵公。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义师仁而恶很兮，（一本无恶字。）遂溃腾而灭裂。（宋义下令，谓项羽很如狼，羽即帐中斩其头。或曰翟义也。为东郡太守，王莽居摄，义心恶之，乃立东平王子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举兵讨之。莽遣将攻之。义不

胜，与刘信弃军亡去，捕得，尸磔陈都市，夷灭三族。）斯委懦以从邪兮，（懦，一作儒。）悼上蔡其何补。（始皇崩于沙丘。赵高欲杀太子扶苏，而立胡亥，谓丞相斯云云，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云云，斯曰云云，高曰云云，斯曰云云，高曰云云，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夫，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其后，为高所谮，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出狱，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事详见《史记》李斯本传。）徐偃柔以屏义兮，倏邦离而身虏。（张华《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国，仁义著闻，诸侯服从。周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斗其民，为楚所败，走彭城武原东山下。）桑弘和而却武兮，涣宗覆而国举。（桑弘和，一作乘柔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设任柔而自处兮，蒙大戮而不悟。（任柔，一作仁柔，其事未详，或云专设诸，恐非。）故曰：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韬，音叨。）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姑佩兹韦兮，（姑，一作始。）考古齐同。乱曰：（乱，理也，所以重理一赋之意。）韦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追，一作进。）

○扬雄酒箴（晁太史云：雄以讽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墨徽。一旦专碍，为■A 6所。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繇是言之，酒何过乎？（专，上绢切。■A 6，丁浪切。，音雷。）

○瓶赋（东坡云：扬子云《酒箴》，有问无答。子厚《瓶赋》，盖补亡耳。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晁太史无咎取公此赋于《变骚》，而系之以词曰：昔扬雄作《酒箴》，谓鸱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鸱夷以亲近托车，而瓶以疏远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尘于皆醉者之词也。故宗元复正论以反之，以谓宁为瓶之洁以病己，无为鸱夷之旨以愚人。盖更相明，亦犹雄为《反骚》，非反也，合也。今附《酒箴》于此篇首。赋大意，则谓鸱夷虽巧曲不忤于物，而或以致败众亡国之患。未若为瓶，师乎淡泊而不媚私昵，则非巧曲徼觊一时者之比，此公自喻云耳。）

昔有智人，善学鸱夷。（鸱夷，字见《史记·齐世家》，范蠡自号鸱夷子皮。注云：盖以吴王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蠡以有罪，故为号也。韦昭曰：鸱夷，革囊也。又蠡本传注则云：若盛酒之鸱夷，用则多所容纳，不用则可卷而

怀，不忤于物。）鸱夷蒙鸿，（蒙鸿，并上声，广大貌。）相迫。（，樽也。缶也。，音雷。，音莺。字本作罍。一作，亦樽名。音假。）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喙，吁稊切。）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上倪坚切，下音嗤。）已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不如为瓶，居井之眉。（《酒箴》注云：眉，井边也。若人目上之有眉。作湄字者非。）钩深挹洁。（挹，酌也。）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和，去声。齐，才诣切。）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纆绝身破，（《说文》云：纆，井索也。）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觊一时。（徼，求也。觊，幸也。徼，古尧切。觊，音冀。）子无我愚，我智如斯。

○牛赋（公之《瓶赋》、《牛赋》，其辞皆有所托，当是谪永州后感愤而作。以牛自喻，谓牛有耕垦之劳，利满天下，而终不得其所为絨俎豆之用。虽有功于世，而无益于己。彼羸驴弩马，曲意从人，而反得所安，终谓命有好丑，非若能力，皆感愤之辞也。东坡云：岭外俗皆恬杀牛，海南为甚。乃书子厚《牛赋》遗琼州僧道ど，使晓谕之，即书此赋也。）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说文》：牟，牛鸣。）黄钟满尸。（《月令》：中央土，律中黄钟之宫。黄钟，谓土也。尸，音豆，项也。）抵触隆曦，（音羲。）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诗》：彼牵牛，不以服箱。箱，车上之器，可以盛者。）输入官仓，已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尻，苦刀切。《说文》曰：佳也。）或穿絨，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羸，音{ぱ}糸。）服逐弩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藿，豆叶。菽，大豆。藿，音霍。）腾踏康庄，（《尔雅》：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蹄。当道长鸣，闻者惊辟。（辟，避也。项羽叱杨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谓开张而易其本处，辟，音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崇赋（并序）（崇，神祸也，音邃。据序云“柳子既谪”，盖在永州时作。）

柳子既谪，（公永贞元年为礼部员外郎，以附王叔文，出为邵州。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犹惧不胜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赞曰：“赤舌烧城，吐水于瓶。”（于，一作干。）其测曰：“君子解崇也。

”（《太玄》：《干》以准《易》之《升》。次八，赤舌烧城，吐水于瓶。洌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崇也。注：赤舌，谓九也。兑为口舌，八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败，若火烧城。《诗》曰：哲妇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灭于火，虽有倾城之言，以水拒之，灾无由生矣。晁曰：宗元释《玄》之意，以谓其吉其凶，口实为之。赫然阳辟，黝然阴翕，炎以炽火，凉以激水，既以是燔，亦以是熄。盖静实君躁，以喻崇不外作，要自胜者常吉。）喜而为之赋。（一有曰字。）

胡赫炎薰高之烈火兮，（薰，一作重。高，虚骄、黑各二切。炎气也。）而生夫人之齿牙。上殫飞而莫遁，（殫，音单，极也。遁，徒困切。）旁穷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渗涸兮，（渗，下漉也。涸，水竭也。渗，所禁切。涸，音鹤，又胡故切。）纷挥霍而要遮。（要遮，注见《饶歌鼓吹曲》。）风雷唬唬以为橐龠兮，（《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注云：橐龠，中空虚，故能有声。橐以皮，龠以竹，橐以风动，龠以气动。唬，呼交切，又古伯切，虎鸣也。橐，音托。）回禄煽怒而喊呀。（回禄，火神。煽，炽也。喊，呵也。呀，张口貌。煽，音扇。喊，呼咸切，又虎览切。呀，虚牙切。）炖堪舆为牟敖，（堪舆，天地也。炖，风而火盛貌。，鬲属。牟敖，烧器也。炖，他昆切。，语蹇切，又平声，又去声。牟敖，音傲。）云汉而成霞。（，焚也。《左传》：僖负羁。，儒劣切。）邓林大椿不足以充于燎兮，（《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广数千里焉。《庄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一本无于字。）倒扶桑落棠胶葛而相叉。（或作葛。《山海经》：大荒之中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一日居上，枝皆戴鸟。《淮南子》曰：出于谷，登于扶桑，入于虞泉。葛，广大貌，亦杂乱貌。《灵光殿赋》：葛无垠。广大貌也。《东京赋》云：戟葛。杂乱貌也。又《楚辞》：骑葛而杂乱兮。葛，音葛。）膏摇唇而增炽兮，焰掉舌而弥葩。（掉舌字见《史记》。苏秦掉三寸舌。葩，华也。葩，披巴切。）沃无瓶兮扑无慧。（慧，旋芮、徐醉二切，帚也。）金流玉铄兮，（《说文》：铄，销金也。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铄石。铄，式灼切。）曾不自比于尘沙。独凄己而燠物，愈腾沸而<齿可>。（，脚腰也。<齿可>，大啮也。一本作骸<齿可>。，苦交切。<齿可>，客牙切。）吾惧夫灼烂灰灭之为祸，往搜乎《太玄》之奥，（《太玄经》之秘奥也。）讼众正，诉群邪。曰：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苟能是，则始也汝迳，今也汝遐。凉汝者进，烈汝者除。譬之犹豁天渊而覆原燎，（《书》：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迳。而，一作以。豁，呼括切。燎，音了。）夫何长喙之纷。（长喙，赤舌也。，《说文》：牵引也。，女加切。）今汝不知清己之虑，而恶人之

晔；不知静之为胜，而动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素，盛气而长嗟。（素，向也。素，一作素。奔，一作莽。西素，一作四索。）不亦辽乎！于是释然自得，以冷风濯热，（《庄子》：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诗》：谁能执热，逝不以濯。）以清源涤瑕。履仁之实，去盗之夸。（《老子》：是谓盗之夸，非道也哉。去，上声。）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瑶华。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浏乎以游于万物者，（浏，留、柳二音，水清深貌。）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崇为利者，夫何为耶！（雌，一作雄。）

○惩咎赋（《唐书》本传载此赋。曰：宗元不得召，内悯悼，悔念往咎，作赋自儆。盖为永州司马时作。元和三年秋也。晁太史取此赋于《续楚辞》，序曰：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堙厄感郁，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惩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后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读而悲之。）

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余学而观古兮，怪今昔之异谋。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遐游。洁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陈以系縻兮，（《骚》云：日康娱以自忘兮。系縻，一本作击摩。）邀尧、舜与之为师。（一无师字。）上睢盱而混茫兮，（睢盱，注见《铙歌鼓吹曲》，荒忽不可考信也。）下驳诡而怀私。（驳，一作。）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一作纭纭。《老子》：夫物芸芸，各归其根。注：芸芸，华叶茂盛也。）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纶，一作伦。）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一本，作清浊。）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奉| 谟以真内兮，（|，大也。谟，谋也。《诗》：| 谟定命。|，音吁。）欣余志之有获。再征信乎策书兮，谓炯然而不惑。（炯，一作耿。征信，一作明信。）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断，丁乱切。）哀吾党之不淑兮，（吾党，谓仁丕文之属也。）遭任遇之卒迫。（卒，音猝。）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选》：启泰真之否隔兮。此谓顺宗有疾，宪宗监国之际。）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互吓。（《集韵》：吓，以口距人。《庄子》：仰而视之曰吓。音赫。注：怒而拒物声也。又呼驾切。呀，虚牙切，张口貌。互字一本作予。）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鑊。（《说文》：鑊，鑊也。）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汉书》：印何累累，綬若若耶！重积也。永贞元年九月，公初贬为邵州刺史。）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是年十一月，再贬为永州司马。）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

（《庄子》：无人非，无鬼责。）惶惶乎夜寤而书骇兮，类のの之不息。（の，獐也。，《说文》云：牡鹿也。以夏至解角。の，或作，从禾。一作ば字。の，俱伦切。，音加。）凌洞庭之洋洋兮，溯湘流之汨 汨 汨 汨。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回。（楚人名转为。）日霾 a 以昧幽兮，（《尔雅》云：风而雨土为霾。《释名》曰：霾，晦也。《诗·终风》注云：阴而风曰 a。霾，音埋。a，音翳。）黝云涌而上屯。（黝，青黑色。屯，聚也。《列子》：望之如云屯。黝字，一本作玄。黝，于纠切。）暮屑以淫雨兮，（屑，先结切。《集韵》：勃屑，行貌。，苏骨切。《说文》：从穴中卒出。）听嗷嗷之哀猿。

（嗷，众口愁也。）众鸟萃而啾号兮，（鸟，一作鸟。）沸洲渚以连山。漂遥逐其诘止兮，逝莫属余之形魂。攢峦奔以纾委兮，（小山上锐曰峦。峦，音鸾。委，于鬼切。）束汹涌之崩湍。畔尺进而寻退兮，荡洄汨乎沦涟。（水平伏曰沦。涟，水动也。《诗》沦漪注：涟风行水成文。沦，小风水文转如轮。汨，音骨。《庄子》与汨俱出注：回伏而涌者汨也。又疾也，汨没也。又越笔切。）际穷冬而止居兮，羈棼以萦缠。（，《前汉》敬吊楚之湘注：不以罪死曰。棼，扶分切。）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殪死而生为。（元和九年，公之母卢氏卒于永州。殪，一本作亟。《说文》：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徐锴曰：承天之时，因地之利，口谋之，手执之，时不可失，疾也。殪，讫力、去吏二切。）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记·檀弓》：贸贸然来。注：目不明貌。一作贸，音茂。）将沉渊而陨命兮，诘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进路呀以划绝兮，（划，忽麦切。）退伏匿又不果。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轲。（《楚辞》：轲而留滞。）曩余志之修蹇兮，（《楚辞》：汝何博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夸节。又云：吾令蹇修以为理。注：好修蹇蹇夸异之节。俗本作修蹇，误。）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御长辕之无桡兮，（《说文》：桡，曲木。《周礼》：唯辕直且无桡也。桡，乃孝切。）行九折之峨峨。却惊棹以横江兮，溯凌天之腾波。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怨兮，蹈前烈而不颇。（《楚词》：循绳墨而不颇。颇，音坡，倾也。烈，一作列。）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焉，于虔切，何也。后以意求。）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

○闵生赋（赋云：“肆余目于湘流兮”，盖在永州时作。又云：“孟轲四十乃始持心兮”云云，“顾余质愚而减齿兮”云云，当是四十以前也。其诸元和五六年间欤？）

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骚》云：纷逢尤以离谤。晁无咎云

：柳宗元雅善萧仞免，在江岭间贻书言情云，宗元与罪人交十年，官以是进，辱在附会，居治平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此盖以叔文辈为罪人，顽人谓己耻辱，然悔厉极矣。其曰闵吾生之险厄，纷丧志以逢尤。盖自以生之不幸，丧志而为此云。）气沉郁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骚》云：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浪，音郎。）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骥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驽骀，音奴台。骋，一作晒。）玄虬蹶泥兮，（虬，龙无角者。《庄子》曰：蹶泥则没足灭跗。蹶，音厥。晁作{厥足}。虬，渠幽切，诸韵并作■A 8。）畏避蛙黾。（蛙，虾蟆也。黾，亦蛙属，与蛙同。音乌瓜切。黾，武幸切。一本黾作蜃，大蛤也。）行不容之峥嵘兮，（峥，助耕切，嵘，音宏。）质魁垒而无所隐。（《前汉·鲍宣传》云：朝廷亡有耆艾魁垒之士。服虔曰：魁垒，壮貌也。垒，一作能。魁能并如字。《甘泉赋》：皋伊之徒，冠伦魁能。魁，口贿切。垒，音磊。）鳞介槁以横陆兮，鸱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愆。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记》云：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云。文颖云：九疑山，半在苍梧，半在零陵，相传以为舜所葬。垠，音银。）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蜚，古飞字。）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史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屈子之微兮，抗危辞以赴渊。（屈原仕楚，为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所谗，赋《离骚》、《九辩》、《九章》，投汨罗而死。微，规缘切。）古固有此极愤兮，矧吾生之藐艰。（藐，音邈。一作眇。）列往则以考己兮，指斗极以自陈。登高岩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璘。（《前汉》：振殷璘而军装。璘，注：盛多也。殷，音隐，又离珍切。）山水浩以蔽亏兮，路蓊勃以扬氛。（蓊，乌孔切。）空庐颓而不理兮，（空，一作室。）翳丘木之榛榛。（翳，一计切。）块穷老以沦放兮，匪魑魅吾谁邻？（《史记》：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御魑魅。魑，丑知切。魅，音寐。）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训之谩言。（《语》：孔子曰：“吾四十而不惑。”）孟轲四十乃始持心兮，犹希勇乎黜、贲。（《孟子》：我四十不动心。黜、贲，北宫黜、孟贲也。见《公孙丑上》。黜，伊纠切。贲，音奔。）顾余质愚而齿减兮，（元和七年，公年始四十，时犹未也。）宜触祸以陆身。（陆，危也。《楚辞》：陆余身而危死节兮，览余初其犹未悔。陆，音盐。）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噫！禹绩之勤备兮，曾莫理夫兹川。（上文皆言湘中事。兹川，意谓湘江也。湘水，《禹贡》不经见，此公所谓曾莫理夫兹川也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尽夫衡山。（衡山，南岳也。见《周礼·职

方氏》、《王制》：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壤污潦以坟洳兮，蒹（潦，鲁浩、郎到二切。《左氏》：潢污行潦之水。坟，符吻切。土膏肥也。洳，如倨切。渐湿也。）蒸沸热而恒昏。戏鳧鸛乎中庭兮，蒹葭生于堂筵。雄虺蓄形于木杪兮，短狐伺景于深渊。（景，即影字。《楚辞》：雄虺九首。注：虺别名也。《毛诗》：为鬼为蜮。陆玑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将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浊，然后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虫，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则杀人。短狐伺景指此。狐字一作弧。虺，许伟切。）仰矜危而俯栗兮，弭日夜之拳挛。（病体拘曲。《易》：有孚挛如。挛，闾缘切。）虑吾生之莫保兮，（生，一作年。）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躯之敢爱兮，窃有继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一本神字在明上。余，一作为。）庶激烈而有闻。冀后害之无辱兮，匪徒盖乎曩愆。（徒，一作攘。）

○梦归赋（公在永州，怀思乡闾而作也。晁无咎曰：宗元既贬，悔其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久幽不还，故作《梦归赋》。初言览故乡乔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适戎以自释，末云首丘鸣号，示终不忘其旧。当世怜之，然众畏其才高，竟废不起。）

擢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精气注以凝沍兮，（沍，水凝也。《庄子》曰：河汉沍而不能寒。沍，音互。）循旧乡而顾怀。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违。（慊，苦簪切。）质舒解以自恣兮，息翳而愈微。（，伊淫切，安和貌。）腾踊而上浮兮，（，暴起也。《说文》云：有所吹起，诸韵无从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风吸吹南国。《文选》江淹诗：吸鸡悲。诸家多用从二火字。《庄子》朝菌注下云：，生芝也。后汉张平子《思玄赋》：神化而蝉蜕兮。惟二字从三火。，况物切，疾貌。）俄汙养之无依。（汙养，上力广切，下余掌切。深广貌。）圆方混而不形兮，颢醇白之霏霏。（颢，白貌。《楚辞》：天白颢颢。又云：云霏霏而承宇。颢，音昊。）上茫茫而无星辰兮，（一作茫洋。）下不见夫水陆。（水，一作川。）若有牟术余以往路兮，（牟术，音述，导也。《说文》：綦针也。晏本作讖术。讖术，言也。音恤。《说文》：诱也。《汉书》“怵于邪说”注：怵体讖术字耳。）馭拟拟以回复。（《汉·食货志》引《诗》黍稷拟拟注：盛貌。诗作。似，鱼纪切。）浮云纵以直度兮，云济余乎西北。风兮丽兮丽以经耳兮，（兮丽兮丽，连也。《楚辞》：索胡绳之兮丽兮丽。兮丽兮丽，风声也。一作飏飏。晁作兮丽兮丽以惊耳。兮丽音邇，又音离。）类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彳漫兮，（彳漫，大水貌。以字一本重作于字。彳，音弥。漫，音瞞。）虹罗列而倾侧。（《尔雅》：束，虹也。为挈贰，与电同。又，雌虹也。）横冲飙以{汤皿}击兮，（飙

，卑遥切。{汤皿}，音荡，又他浪切。)忽中断而迷惑。灵幽漠以泝节汨兮，(灵字，一本作零雨二字。泝节汨，水流貌。泝节，音节。汨，越笔切。)进怊怅而不得。(《楚辞》：怊怅而自悲。怊，敕乔切。)白日邈其中出兮，(一本，出作无，又一本，无出字。)阴霾披离以泮释。(霾，音埋，风雨土也。)施岳渎以定位兮，互参差之白黑。忽崩蹇上下兮，(一本作崩蹇翔以上下以徊徨兮，又作忽崩蹇翔以上下兮，又作崩蹇上下以徊徨兮。)聊按行而自抑。(行，一作衍。)指故都以委坠兮，瞰乡闾之修直。(瞰，音阃。)原田芜秽兮，峥嵘榛棘。乔木摧解兮，垣庐不饰。(公与许孟容书云：先墓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闾。又云：城西有数顷田，树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有哀愤毁伤之意，与此赋同。书在元和四年作，赋亦当后先于此。)山以岩立兮，(，音虞。山高貌。)水汨汨以漂激。(汨，音骨，又越笔切。)魂恍惘若有亡兮，(恍，音。惘，音罔，恍惚也。)涕汪浪以陨轼。(浪，音郎。晁作浪浪。)类曛黄之<黑>漠兮，(《楚辞·思美人》章：指幡冢之西隈兮，与黄以为期。注：黄，盖昏时。<黑>，果实黑坏貌。掩、黯二音。晁作黔漠。)欲周流而无所极。纷若喜而亻台兮，(亻台，敕吏切。拟，音毅。《韵》音拟。不前也。又音态、碍。)心回互以壅塞。(互，音户，俗作■A9。一本又作■A10。音支，目汁凝也。诸《韵》皆无■A10字，作回■A9，恐是。章藉章敦颐《释音》作■A10眩。眩，音县，目无常主也。)钟鼓皇以戒旦兮，(皇，音横。)陶去幽而开寤。罾蒙其复体兮，(罾，音曾熨。鱼网也。复字，一作后。)孰云桎梏之不固？(桎，手械。梏，足械。上音质，下姑沃切。)精诚之不可再兮，余无蹈夫归路。伟仲尼之圣德兮，(德，一本作位。)谓九夷之可居。(《论语》：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居，协韵，去声。)惟道大而无所入兮，犹流游乎旷野。(野，一本作墅，非。)老聃遁而适戎兮，指淳茫以纵步。(《史记》：老聃见周衰，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乃著书五千余言而去。又《神仙传》：老子将去周而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扫门，道见老子，老子以长生之事教之。)蒙庄之恢怪兮，寓大鹏之远去。(庄子，蒙人。《逍遥游》篇云：北溟有鱼，其名曰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溟。)苟远适之若兹兮，胡为故国之为慕？首丘之仁类兮，斯君子之所誉。(《礼记》：狐死正丘首，仁也。)鸟兽之鸣号兮，有动心而曲顾。(《礼记》：鸟兽丧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返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然后乃能去之。)胶余衷之莫能舍兮，(衷，一作哀。)虽判析而不悟。列兹梦以三复兮，(三，一作往。)极明昏而告诉。

○囚山赋（永贞元年，公谪居永州。元和九年，作此赋。晁太史无咎序公此赋於《变骚》曰：《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者。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井也，故赋《囚山》。淮南小山之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谓贤人远伏，非所宜尔，何至以幽独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然终其意近《招隐》，故录之。）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兮，（，音列，又音例，遮也。一本无对字。）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轹旁出兮，（轹，迭、佚二音。《说文》：车相出也。）下坼裂而为壕。（壕，音豪，塹也。）欣下颍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沓云雨而渍厚土兮，（沓，合也。渍，沓物也。沓，达合切。渍，疾智切，一本无而字，渍作积。）蒸郁勃其腥臊。（《周礼》：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说文》：臊，豕膏臭也。腥，音星。臊，苏曹切。）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 A 1 1 而为曹。（A 1 1，固寒也。《西京赋》：涸阴 A 1 1 寒。曹，偶也。为，一作与。A 1 1，胡故切，与沍同。）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斯民，一本作下民。一作小人。）攒林麓以为丛棘兮，（攒，一作积。山足曰麓。《易》：于丛棘。疏云：丛棘，谓囚执之处，以棘从而禁之也。）虎豹咆代狴牢之吠嗥。（咆，虎豹声。《博物志》云：狴，狴别名。嗥亦咆也。咆，音庖。，虎檻切。狴，音陞。嗥，音豪。，一作阍，虎檻切，恐是，盖《韵》中无字。）胡井智以管视兮，（智，目无明也。又废井也。《左传》宣十二年：目于智井而拯。注：视虚废井而求拯己。《东方朔传》：以管窥天。一本胡字上有予字。智，音剡，又作殒。）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兕吾为桀兮，（兕，似牛，一角。《论语》：虎兕出于桀。注云：桀，檻也。）匪豕吾为牢。（《诗》：执豕于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公永贞元年乙酉，贬永州司马。至元和九年甲午，为十年矣。明年，始召至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圣，一作世。）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一本无下吾字。）

○愈膏肓疾赋（《左传》成十年：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肓，鬲也。心下为膏。晏元献尝亲书此赋云：肤浅不类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借以论治国之理焉。肓，音荒，鬲也。心上鬲下。）

景公梦疾膏肓，尚谓虚假，命秦缓以候问，遂俯伏於堂下。（俯伏，一作伏身。）公曰：“吾今形体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缓乃

穷神极思，曰：“（穷，一作究。思，去声。）夫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犹卞和献含璞之璧，伯乐相有孕之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处埏，（尸连切，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虽九窍未拥，四支且安。肤腠营胃，（肤，音孚。腠，音凑。肌脉也。营字一作肱。）外强中干。（僖十五年《左氏传》：张脉僨兴，外强中干。）精气内伤，神沮脉殫。以热益热，以寒益寒。针灸不达，诚死之端。巫新麦以为讖，（楚禁切，验也。）果不得其所餐。”（成十年《左氏传》：晋侯梦大厉。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餐，七安切。）公曰：“固知天赋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修不足欢。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医乃勃然变色，攘袂而起：“子无让我，我谓于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视生则生，视死则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捧，上声。）大厦将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谕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闻之愤怨，忘废寝食，擗B感叹：（《诗》：寤辟有B。注：辟，伤心也。B，拊心貌。擗，音辟。B，婢小、匹妙二切。）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甘泉赋》：指东西之漫漫。注：无崖际之貌。漫，莫半切。）绥之则寿，挠之则散。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鲐，海鱼也。鲐背，谓背有鲐文。鲐，音台。）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非药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乱？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一无而字。）岂膏肓之所羁绊？（羁绊，马络繫也。《前汉》：贯仁义之羁绊。羁，居宜切。绊，音半。）余能理亡国之元可弊？（元可，五官切。也，齐也。）愈膏肓之患难，君谓之何以？”医曰：“夫八之外，（，音宏。）六合之中，始自生灵，及乎昆虫，神安则存，神丧则终。亦犹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惫也，（惫，音[<]韦备[>]。）疾生于火风。彼膏肓之与颠覆，匪药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为干櫓，（音鲁，大盾也。）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一言而荧惑退舍，（见上《贞符序》注。）一挥而羲和匪昞。（《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谷、生庭而自灭，野雉ず鼎而自息。（桑谷、雉ず二事，并见上《贞符》注。）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医者遂口噤心醉，（噤，巨禁切。）投弃针石，匍匐而前：（匍，扶、蒲二音。匐，音伏，又蒲墨切。）“吾谓治国在天，子谓治国在贤；（治字，一本作浩。）吾谓命不可续，子谓命将可延。讷知国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为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

●卷三·论

○封建论（《唐宗室传赞》曰：唐兴，疏属毕王。至太宗时，与名臣萧等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而魏征、李百药皆谓不然。颜师古独议建诸侯当少其力，与州县杂治。由是罢不复议。至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则谓郡县不可以久安，大抵与曹、陆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苏内翰《志林》曰：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鉴》，亦以公之论为然。以谓后世如有王者，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威孔氏曰：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按唐之藩镇，初非有取于封建之制。特自天宝之后，安史乱定，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庭，其与《春秋》所谓诸侯强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间，为朝廷扰，无虚日，公目击其祸之至此也，推原封建出于势之不得已，而犹惜乎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强藩悍将为中国扰也。唐史臣详取公之论，以为世鉴，诚知言哉。作之年月未详。）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重校无二之字。）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一有则字。）其生人之初乎？（一无生字。）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说文》云：榛，丛也。）鹿豕豸丕豸丕，（《篇韵》无豸丕字，疑当为彳丕。彳丕，有力也。一曰：狸子曰彳丕，疑作丕。《楚辞》：逐人丕丕。注：丕丕，走貌。豸丕，音丕。）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一者下有焉字。）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伯。）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者，一者下有焉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

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一无有字。）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瓜分者，言如剖瓜也。）设五等，（《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履，一作。散也。《选》：声教布。）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辐，方六切。）合为朝覲会同，离为守臣城。（《诗·兔》：公侯干城。守，舒救反。捍、干同，户旦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覲者。（《礼记·覲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迄于，一作坏于。）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一无矣字。《国语》：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懿公即戏，伯御即括。孝公名称，懿公之弟。事亦见《史记》。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宣三年《左氏传》：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左氏传》桓五年：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诛萇弘者有之。（《春秋》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哀三年《左氏传》：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萇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周人杀萇弘。萇，音长。）天下乖，（音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说文》云：掉，摇也。《左传》：尾大不掉。掉，徒吊切。）遂判为十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谓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合为七国，（合，一作吞。谓秦、楚、燕、齐、韩、魏、赵。）威分于陪臣之邦，（谓田氏篡齐，韩赵魏分晋。）国殄于后封之秦。（秦，伯益之后。其末孙非子，周恭王时为附庸。及秦仲之孙襄公救周，周室东迁，始列为诸侯。）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一无其字。）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圜视而起，见贾谊《论》，惊愕也。《前汉》合从连衡注：齐、楚、韩、魏、燕、赵为从，秦为衡。从谓其地形南北从长也。秦地形东西横长，故为衡。从，子容切。）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叛人，谓陈胜、吴广之属。）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合，一作咎。）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

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高祖七年，击韩王信，困平城。）病流矢，（高祖十二年，击黥布，为流矢所中。）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谓贾谊、主父偃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叛国，谓吴、楚七国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一作已。）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叛将谓藩镇拥重兵者。）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戎，谓戎事。黩，音读。《说文》：握持垢也。）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有下一有其字。）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汉书·田叔传》：文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叔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时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上曰：“先帝置舒云中十余年矣，虏常一入，不能坚守，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罢弊，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以故死者数百人。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太守。）得魏尚于冯唐，（《冯唐传》：唐谓文帝曰：魏尚为云中守，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陛下虽得颇、牧，不能用也。帝悦，令唐持节赦尚，复以为云中守。）闻黄霸之明审，（《汉书》：黄霸为颍川太守，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睹汲黯之简靖，（汲黯，学黄、老言，治民好清静，不苛细。为东海太守，卧阁不出，岁余，东海大治。）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一作纵其令，乱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一本谴作遣。）拜受而退已违矣。（一本违矣上有斯必二字。）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一本合下有约字。缔，《说文》云：结不解也。）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

，（《说文》：眦，目匡也。眦，疾智切。）勃然而起。（而，一作四。）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一无得字。）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一无禄字。）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一无亦字。）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四维论（《管子·牧民篇》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公意谓廉耻自礼义中出，未有有礼义而无廉耻，有廉耻而无礼义。故云吾见其二维，而未见其所以为四也。作之年月未详。）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一无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无世字。）曰不苟得也。（一无也字。）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一无也字。）世人之命耻者。（一无世字。）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欤，非欤？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诸本作苟得而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论（《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公以为未尽，作此论。）

柳子曰：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夫天之贵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倬为至灵，（倬，音卓。）大者圣神，其次贤能，所谓贵也。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眊眊于独见，（《说文》：钝目也。眊，音淳。《篇韵》无此字。《礼记》：眊眊其仁。注曰：恳诚貌。字从月。《集韵》从日。眊眊恳诚，朱闰切。）渊渊于默识，则明者又其一端耳。明离为天之用，恒久为天之道，举斯二者，人伦之要尽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夏秋冬夏也。举明离之用，运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时而行阴阳也。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学不倦而迷其道、挠其志者，（挠，《释文》云：扰也。挠，女巧切。）明之不至耳；有照物无遗而荡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鉴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质，充之而弥六合，播之而奋百代，圣贤之事也。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则仲尼矣。若乃明之远迹，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级哉？故圣人曰：“敏以求之。”（《论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明之谓也；“为之不厌”，（《论语》又曰：“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志之谓也。道德与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呜呼！后之学者，尽力于所及焉。或曰：“子所谓天付之者，若开府库焉，量而与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气者也。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论（《左氏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不敢进。”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或问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对曰：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无也字。）是固非圣人之言，乃传之者误也。（一无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准也。守其物，由其准，而后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圣人之所以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尔。（一本作命是以行吾道云尔。）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舆马、章绶

之数，会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昭十一年《左氏传》：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杜预注云：朝内列位常处，谓之表著。行，户刚切。）是道之所存也。则又示之典命、书制、符玺、奏复之文，（玺，本作{尔土}。《说文》：王者印也。所以主上，故从尔从土。籀从玉。）参伍、殷辅、陪台之役，（《周礼》：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注：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殷，众士。辅，府史庶人在官者。陪台者，亦谓臣也。出《左》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则又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梏、斩杀之惨，（扑，小击也。梏者，《周礼》：上罪梏而桎。梏，手械。，两手共械。梏，居沃切。，居悚、居玉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一作人。）咸守其经分，（去声。）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准，道从而丧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从而丧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礼记》曰：“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内则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然则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与也。是故在上不为抗，在下不为损，矢人者不为不仁，函人者不为仁，率其职，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公。）易位而处，各安其分，而道达于天下矣。（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亦丧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有之事二字。）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果矣。

○时令论上（孔颖达《礼记疏》案郑《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郑旨释之。案吕不韦集诸儒著为十二月纪，名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与此文同，是一证也。又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证也。又秦正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于季秋云：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朔，此是时不合周法，三证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事不合周法，四证也。故郑必谓吕不韦作者以此，或曰此书纯用秦正。案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先是，十二年，不韦迁蜀死矣，安所从受而以十月为来岁朔日乎？是不然。夫以十月为岁首，昭王以来既然矣。按《秦纪》昭王四十一年，先书十月宣太后薨，次书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书十月韩献垣雍，秦军伐赵，次书正月兵罢。五十年，先书十月白起有罪为士伍，

次书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次书二月攻晋军斩首六千。然则始皇以十月为岁首，特立定为制耳。其实二十六年以前，已用十月也。或又曰：秦并天下

，立郡县，何得云合诸侯？又秦以好兵毒祸，何能布德行惠，春不兴兵？是又不

然。夫不韦集诸儒所作，为一代大典，亦摭摭善言，遵立旧章，秦自不能尽法依行，何怪其非不韦所作也？按昭王五十三年，楚、齐、韩、燕、赵皆来宾。又孝文、庄襄世，赦罪人，弛苑囿，布德惠于民，皆《秦纪》所书，而此书作于昭、孝文、庄襄之后，亦其行事之一验也，又可指此为限断乎？且官名时事各不同周法，又安得指为周公作乎？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

《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每月六候，故十二月为七十二候。）迎日步气，（步，谓推步。）以追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郑康成曰：术，《周礼》作遂。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遂，小沟也。步道曰径。径，古定切。术，音遂。）相土宜，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渌，（音读。）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此一句，在《礼记》乃孟夏，非仲夏。）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劝人种麦。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牺牲；（此二句季夏，非是季秋。）趋人牧敛，（趋，疾也。趋，逡遇切。又音促，督也。）务蓄菜，（此二句仲秋，非季秋。）伐薪为炭。孟冬筑城郭，穿窰窖，（《说文》云：窰，空也。窖，地藏也。入地圆曰窰，方曰窖。窖，音教。）修仓，（此四句仲秋，非孟冬。《说文》：，廩之圆者也。，区伦切。）谨盖藏，（才浪切，又徂郎切。）劳农以休息之，（《说文》云：劳，慰也。劳，朗到切。）收水泽之赋。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县轻重之法，贡职之数。（自“合诸侯”以下至此，季秋，非季冬。）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其余郊庙百祀，亦古之遗典，不可以废。诚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囹圄，（省，察也，审也。囹圄，狱也。省，息井切。圄，音零。圄，音语。）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励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并去声。）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去声。）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举阿党，易关

市，来商旅，审门闾，正贵戚近习，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则其阙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又曰：“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魀嚏、疰寒、疥疔之疾，（，逆气也。《说文》云：魀，病寒鼻塞也。嚏，鼻解气也。魀，音求。嚏，丁计切。）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并兴之异，女灾、胎夭伤、水火之讹，寇戎来入相掠，（《礼记》：民多相掠。掠，音谅，后同。）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说文》：堡，堤也，障也。《礼记》作保。注：都邑之城曰保。堡，音保。）流亡迁徙之变。”若是者，特瞽史之语，（《国语》：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又瞽史之记曰云云。）非出于圣人者也。然则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夏小正》、《周时训》，二书名。夏后、周公之典谓此也。）

○时令论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为君人者法也。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一有也字。）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举而废之，近而取之，若陈、隋之季是也。故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时令，俾时至而有以发之也。不为之时，（一无时字。）将因循放荡，而皆无其意焉尔。于是又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荡、相摩、妖灾之说，以震动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乱之术也。今子发而扬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显明，则后之人而又何惮耶？”曰：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有之字。）防昏乱之术，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兴亡治乱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一又有使之时而为善六字。）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禱禳、厌胜、鬼怪之事，（厌，一涉切。）以大乱于人也。且吾子以为畏册书之多，孰与畏人之言？使谔谔者言仁义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焯，《说文》曰：明也。《太玄经》：焯于龟。悟，一作顾。焯，音灼。）奚暇顾《月令》哉？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一本重出后世字。）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A 1 2。（奇■A 1 2，不正也。出《周礼》。奇，居宜切。■A 1 2，与邪同。）其有然而不顾者，（《说文》云：彊，语声也。《左氏》：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彊。彊，鱼巾切。）虽圣人复生，无如之何，又何册书之有？若陈、隋之季，暴戾淫放，则无不为矣。求之二史，岂复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劲悍者，争而与之言先王之道，犹十百而一遂焉。然则《月令》之无益于陈、隋亦

固矣。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

○断刑论上（文阙）

○断刑论下

余既为《断刑论》，或者以《释刑》复于余，其辞云云。余不得已而为一言焉。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二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声子之言。）而谓之至理者，伪也。使秋冬为善者，（一无冬字。）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一无夏字。）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说文》云：懈，怠也。懈，居隘切，已下并同。）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是驱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驱，音区，下同。）驱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缓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则人勇而有劝焉。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则人惧而有惩焉。为善者日以有劝，为不善者月以有惩，是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取《孟子》“仁亦在夫孰之而已”之意。）吾道之尽，而人化矣。（矣，一本作乎。）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与，去声，一无知字。）而暇知之哉？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大和之可得致，则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谓天也，非所谓大和也，是亦必无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顺其时，以谄是物哉？吾固知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一无可字。）贯三木，（三木，项手足皆有械。司马迁曰：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吏，一作更。）痒不得搔，（痒，以两切。）痹不得摇，（《说文》云：痹，足气不至病。痹，必至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莫定切，闭目也。《说文》云：目不明也。）支不得舒，怨号之声，（怨号，并平声。）闻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伤，天时之不逆，是亦必无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一无为字。）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顺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惩于物也哉？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一本仁下又有一仁字。若以为智四字。）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

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乃计切，不通也。）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丁浪切，下同。）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拂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一无于字。）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说文》云：蚩蚩，敦厚貌。）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或者之未达，不思之甚也。

○辩侵伐论（德宗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反，遣兵袭唐州，掠百姓千余人而去。九月丙辰，诏削夺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兵讨之。时公为集贤院正字作也。）

《春秋》之说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庄二十九年《左氏》之文。）《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曰：“贼贤害人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负，恃也。固，险固也。）然则所谓伐之者，声其恶于天下也。声其恶于天下，必有以厌于天下之心，（厌，入声。）夫然后得行焉。古之守臣有人之财。（，缩也。一作没，一作私，一作伤。，音宣。）危人之生而又害贤人者，内必弃于其人，外必弃于诸侯，从而后加伐焉，动必克矣。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余而以用其人：一曰义有余，二曰人力有余，三曰货食有余。是三者大备，则又立其礼，正其名，修其辞。其害物也小，则诰誓征令不过其邻；虽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动天下之师。故师不逾时而功成焉。斯为人之举也，故公之；公之，而钟鼓作焉。夫所谓侵之者，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诸侯，其过恶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变更，然后以师问焉。是为制命之举，非为人之举也，故私之；私之，故钟鼓不作。斯圣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坏，兵车之轨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无道而正无道者有之，以无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乱。一变而至于战国，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无其财，君子不以动众；有其力有其财无其义，君子不以帅师。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说，而后可焉。（一本可下有行字。）呜呼！后之用师者，有能观乎侵伐之端，则善矣。

○六逆论（《左氏》隐三年传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昔谏曰：“爱子教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弗听。）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闻旧”，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一无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败，一作贼。是下一有以字。）固不乏焉。晋厉死而悼公入，乃理；（晋厉公多外嬖，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使胥童夷阳五长鱼矫杀却、却、却至，遂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既而免之。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使程滑弑之，逆周子于周而立之，是为悼公。既入，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德惠，晋以复霸。）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宋穆公疾，太子兹父请立子鱼。子鱼辞，兹父即位，是为襄公。以子鱼为左师。后襄公欲求诸侯，子鱼连谏不听，襄公于是为楚所执，既而释之。又伐郑，楚伐宋以救郑。襄公欲战，子鱼谏，公又弗听，遂与楚战，败，伤于泓而卒。）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秦武王薨，昭王立，宣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冉政，封为穰侯，威振秦国。范雎得罪于魏，更姓名曰张禄，西入秦。秦拔魏，说秦王曰：“秦安得王，臣在山东时，闻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皆谓秦之有太后、穰侯，不闻其有王也。”王闻之大惧，曰：“善。”繇是废太后，收穰侯之印，黜穰侯，拜范雎以为相，与谋国事，封为应侯。事见《史》。）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成，魏成也，文侯之弟。璜，翟璜也。文侯二十五年，以成为相。时吴起事魏有功，至武侯立，以田文为相，起不悦，自是去魏之楚，楚以为相，事见《史》。璜，胡光切。）亲不足与也。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晋史》：苻坚招王猛，一见如旧。坚继立，遂以猛为中书侍郎，日见亲幸，特进姑臧樊世与猛争论于坚前，世欲击猛，坚怒，斩之。于是群臣见猛皆屏息，坚日炽矣。）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时已用于秦，然胡亥尝有私于赵高。及即位，高遂诬斯反状，腰斩咸阳市，夷三族。二世乃以赵高为相，事见《史》。）旧不足恃也。顾所信何如耳！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〇<兀危>而不安，（〇<兀危>，危也。上音孽，下音兀。）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

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咻，《说文》云：痛念声。《孟子》：众楚人咻之。音休。）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

●卷四·议辩

○晋文公问守原议（唐自德宗惩艾惩亡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威柄下迁，政在宦人。其视晋文问原守于寺人尤甚。公此议虽曰论晋文之失，其意实悯当时宦者之祸。逮宪宗元和十五年，而陈弘志之乱作，公之先见，至是验矣。）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孛父，以畀赵衰。（《左氏》僖二十五年传：晋侯朝王，王与之阳樊、温、原、攢茅之田。阳樊不服，围之，出其民。冬，晋侯围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孛父，对曰：“昔赵衰以壶餐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孛父，音孛，音低。《史记》或作履，或作孛父，注云：孛父，披也。衰，初危切。晋大夫。）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命，一作令。）不宜谋及近，（，孛父也。）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楚师围宋，宋如晋告急，乃于被庐，使却将中军，狐偃佐上军，先轸佐下军。未几，卒，使轸将中军，晋侯之霸，皆偃之谋也。）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周庄王十一年，齐桓公立。鲍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公从之。自仲用，而齐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以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问谁可相？仲历数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专权。自是，因内宠杀群吏，擅废立，齐以大乱。）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视诸侯也，（视，一本作示。观，去声。）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史记》：景监，秦孝公之宠臣也。卫鞅，公孙氏，卫之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痤，后去魏之秦，因景监以见孝公，凡一再以帝王为说，孝公不纳，终献强国之说，孝公始善之，谓景监曰：“汝客可与语矣。”鞅遂用于秦。）弘、石得以杀望之，（《前汉》：弘恭、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元帝既位，委之政事。萧望之等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恭、显遂潜望之，令自杀。）误之者晋文公也

。（误，一作设。）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一作问非问，举非举，一作问非失问，举非失举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左氏》宣公二年传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昭公十九年传：许悼公疾，五月饮太子之药而卒。太子奔晋。书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本切。晋君，一作晋文公。）

○驳复仇议（事之本始，详《新史·张传》，所载子复父仇者凡七人。韩文公亦有此议，见于集。韩谓子复父仇虽不详于律，然先王之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不可著为定制。公则以服孝死义之人，不可以王法从事，欲下所议附于令。岂公之意深罪夫陈子昂议法之为非其人哉？史载公此议甚详，盖有以夫。驳，音剥。）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邳人徐元庆者，（元庆，一作君。）父爽为县吏赵师韞所杀，（师韞时为下邳尉。韞，音蕴。）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

（后师韞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力。久之，师韞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刃之，自囚诣官。）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时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後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议者以子昂为是。）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臣闻礼之大本，（本下有盖字。）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理，一作治。）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一本，作不得并也。）诛其可旌，兹谓滥，黜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左传》：善为国者，赏不僭，而罚不滥。）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诚伪，（讞，议罪也。讞，鱼列、鱼战、语蹇三切。）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韞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汉·王尊传》：吏气伤沮。）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吁；呼也。《书·泰誓》：无辜吁天。号，音豪，下同。）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孙曰：《礼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枕，去声，卧首据物也。）处心积虑，（处心积虑，见《春秋谷梁传》郑伯克段于鄆。公凡两用之。）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韞之诛

，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一无是字。）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戕，音墙。）是悖戾而凌上也。（悖，音孛。戾，音傲。）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讎之。”（《周礼·地官》。）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定四年《公羊传》之文。注云：一往一来曰推刃。不除害，谓取仇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黜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桐叶封弟辩（《史记·晋世家》：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之。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此则桐叶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贺，《史》不之见。又见刘向《说苑》。）

古之传者，（传，去声。）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中，去声。）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下浪切，下同。）虽十易之不为病。（十，一作千。）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逢，谓逢迎也。《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者之事，（《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小智貌，与同。，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时太史尹佚也。佚，音逸。）

○辩《列子》（《汉志》：《列子》八篇，先于庄子，庄子称之。公谓列子当在鲁穆公时，其曰郑穆公时，非是。言实信然。尝考之郑穆公立于周襄王

二十五年，则其生当在周庄、惠王之际，其去孔子生于周灵王之二十年，诚几百年。若列子当郑穆公时，

则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观其书，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纪述夫子及诸门弟子事，则列子当生鲁穆公时，而非郑穆公时决矣。一字之误乃尔哉！鲁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没之后云。）

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郑穆公，名兰。）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一本无之字。）如此？《史记》：郑公二十四年，（，音须。）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厘公五年，（厘，虚其切，古文僖字。）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此皆据《史记·年表》。）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湛，字处度，东晋人，注《列子》。）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一本多下有遭字。）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放，方往切。）其称夏棘、狙公、纪彊省子、季咸等，（彊省，音省。）皆出《列子》，不可尽纪。虽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欤？余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者（一本有其字。）可废耶？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术，一本作述。）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辩《文子》（《汉志》：《文子》九篇。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按文子称墨子，墨子称吴起，皆周安王时人。《史记·范蠡传》：文子，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其书十二篇。按《唐·艺文志》，有徐灵府注，有李暹训注。其学盖受于老子。或者谓此书特文子录老子遗言为十二篇，且刘向所录止九卷，今观公之文，与《艺文志》及徐、李所注卷数皆合，岂徐、李有以析之欤？）

《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一去若字。）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一去凡字。）皆见剽窃，（一本作劫。）然而出其类。（，山高貌。字或从，或作浇，音尧。）其意绪文辞，又牙相抵而不合。（《说文》云：叉，手指相错。牙，齿也。象上下相错之形。叉，初加切。牙，朱加切。）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一无也字。）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

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

【《论语》辩二篇】

△上篇（公疑《论语》非成于孔子诸弟子手。然圣门师弟子道统之传，咸出此书。或曾子诸弟子成之，其亦必有自来矣。一本无上篇下篇四字。）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夫子生于周灵王二十年，曾子生于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时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歿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孔子既歿，诸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有所问，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二人曾子弟子。）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四海困穷，（《论语》注云：困，极。穷，尽。言极尽四海，皆服其化。）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一本无曰字。）“余小子履，（履，汤名。）敢用玄牡，（夏尚黑，时未改夏色，故犹用黑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或问之曰：《论语》书记问对之辞尔。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论语》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云尔。（讽，方凤切，诵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覆，敷救切，盖也。）上之尧、舜之不遭，（上之，一作上言，一本舜下无之字。）而禅不及己；（禅，音擅。）下之无汤之势，（下之，一作下字。）而已不得为天吏。生人无以泽其德，日视闻其劳死怨呼，（一作曰呼，一作乎。）而已之德涸然无所依而施，（然，一本作焉。涸，音鹤，竭也。）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与传之。故于其为书也，卒篇之首，严而立之。

○辩《鬼谷子》（《史记·苏秦传》注云：鬼谷子，战国时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因以自号。苏秦、张仪师之，受纵横之学。其书三卷，《唐·艺文志》有乐台注，有尹知章注。然其书叙谓此书即授秦、仪者。《捭阖之术》十三章，《本经》、《持枢》、《中经》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公又谓有元冀者为之《指要》，《唐史》遂以苏秦为鬼谷子，误矣。）

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鬼谷子》要
为无取，（一作能。）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
，而险峭薄，（，音戾，戾也。）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
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葆，音保，宝也。）尤者，晚乃益出七术。（《鬼
谷子》书下篇，有《阴符七术》，谓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
法《腾蛇》，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转圆法《猛兽》，损兑法《
灵蓍》，七章是也。）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 α ，（音洽，与
狭同。）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切，猿属。）而易于陷坠。（晁氏《读书
志》曰：公论《鬼谷子》书如此，而来鹄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诡给激讦揣
测 α 金滑之术，悉备于章。学之者唯仪、秦而已。欲知是书者，二子之言略尽
之。）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呜呼，其为好术也过
矣。（治异端者当塞其源，去恶木者当拔其本。仪、秦纵横，孟子以妾妇处之
，荀卿以诈人待之，卫以乱国政责之。二子使无鬼谷之学，则朝纵暮横，孰从
而师事之？故鬼谷之言不可使一日得行于天下也。元冀作为《指要》，妄以七
术表而出之，则误天下必甚矣。）

○辩《晏子春秋》（晏子，齐晏婴也。其书十二篇，《唐·艺文志》皆载
之。公谓不当列之儒家中，今观其书，信然。）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
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
，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
兼爱（《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非
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
，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晏子春秋》曰：公孙捷、田开疆、古
冶子事景公，勇而无礼。晏子言于公，馈之二桃，曰：“三子计功而食之。
”公孙捷曰：“吾持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开疆曰：“吾杖兵而御三军
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尝济河，有一鼃，杀之，可以食桃。”二
子曰：“勇不若子，功不逮子。”皆反其桃而死。古冶子曰：“吾独生不仁
，亦死。”）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一本无者
字。）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
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
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辩《亢仓子》（《唐·艺文志》注云：天宝元年诏，号《亢仓子》为《
洞灵真经》，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
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今此书其士元补亡

者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记》注：亢，音庚。《亢仓子》，王邵本作庚桑子。司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列子》作亢仓子。《庄子》作庚桑楚。司马云：楚名，庚桑姓也。《史记》作亢桑子。《唐新语》曰：道家有庚桑子者，世无其书。开元末，处士王源撰《亢仓子》两卷补之。）

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史记·庄周传》作空语无事实。索隐曰：按《庄子》“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邹氏。畏累，或作畏垒。《庄子音注》云：畏垒，山名，或云在鲁，或云在梁州。畏，于鬼切，又乌罪切。累，音垒，又力罪切。）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

○辩《冠子》（《西汉·艺文志》有《冠子》一篇，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不显名氏，以羽为冠，因自号焉。《唐志》亦有《冠子》三卷，今其为书凡十九篇，盖论三才变通古今治乱之道。韩文公云：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学问篇》，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者，三读其词而悲之，即此书也。惟《世兵篇》颇与《赋》相乱，余十八篇则否。公之辩其去取不同如此，似但见此一篇，故云耳。音曷，似雉。）

余读贾谊《赋》，嘉其辞，（音服。）而学者以为尽出《冠子》，余往来京师，求《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韩本作“吾意好伪者为其书。”）反用《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冠子》无此语。）不称《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冠子》书，亦必不取《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类。

●卷五·古圣贤碑

○箕子碑（箕子，名胥馀，纣之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蒙，犯也。正蒙难者，以正犯难也。难，乃旦切。）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谓下《易》、《诗》所载是也。）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书》：今天动威。）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谓比干。）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谓微子。）与亡吾国故不忍。（与，音预。）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

用保其明哲，（《诗》：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谟，音模。）辱於囚奴，（《书》：囚奴正士。正士即谓箕子也。）昏而无邪，乂而不息。（乂，徒回切。《说文》：下坠也。）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夷，伤也。日入地中，明夷之义，故卦曰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大法，《洪范》也。）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书》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然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朝，音潮。鲜，音仙。以有汕水，故名。）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左传》：国无陋矣。《选》：惠济无远。语法本此。）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汉书·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偿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笱豆为可贵。此仁贤之化也。）率是大道，于厥躬，（，徂红切。正作丛，俗作。）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於！（，一作呼。）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恶未稔而自毙，（音敝，顿也。）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一无或然者三字，非是。）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汲郡，今卫州，紂故都也。）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自箕子后，传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繁字，一作仁系。）夷民其苏。（夷，一作裔。）宪宪大人，（宪宪，音显，兴盛貌，见《中庸》。）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拙而伸，（拙，音屈。）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道州文宣王庙碑（《唐书·归崇敬传赞》引此碑。）

谨案某年月日，（按集有《斥鼻亭神记》云：元和九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某年，即元和九年也。公时年四十二，在永。）儒师河东薛公伯高，（伯高名景晦。）由尚书刑部郎中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即元和十年。）公用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庙，一作宫。）夜漏未尽三刻，公玄冕以入，（《周礼·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曰：祭群小祀则玄冕。）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师太学，遍于州邑

，遐阔僻陋，咸用斯时致奠展诚。宿燎设悬，（《周礼·皮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注云：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设悬，谓悬^一之属也。燎，力照切。）樽俎章，（《礼记·月令》：以为章。注云：章，帜。）粢穆布列，周天之下。呜呼！夫子之道闳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庠，音卑，又音婢，短也。）椽栋毁坠，曾不及浮图外说，克壮厥居。水潦仍至，岁加荡沃。公蹙然不宁，若罔获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丰衍端夷。（衍，广也。）水环以流，有■ A 1 4 宫之制。（《礼记·王制》：天子辟雍，诸侯■ A 1 4 宫，皆学名也。■ A 1 4，与泮同。）是日树表列位，（树，立也。）由礼考宜，然後节用以制货财，乘时以儻功役，（儻，即赁也。）逾年而克有成。庙舍峻整，阶序廓大。（序，廊也。）讲肄之位，（肄，习也。）师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周，一作固。）圃畦以毓蔬。（《周礼》：园圃毓草木。毓，音育。）权其子母，（母，谓本。子，谓利。《周语》：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于是乎母权子而行，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注云：重，曰母，轻，曰子。权，称也。）羸且不竭。（羸，音盈。）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怀和，更来门下，（更，平声。）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训程。（程，法也。）公掇衣登席，亲释经旨，丕谕本统。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诤讼。（讼，一作尤。）公又曰：夫子称门弟子颜回为庶几，（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其后从于陈、蔡，（后，一作或。）亦各有号。（谓四科之目。）言出一时，非尽其徒也。于后失厥所谓，妄异科第，（异，一作引。）坐祀十人以为哲，（开元八年，敕改颜子等十哲为坐像，悉预配享。）岂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则曰：释奠于先圣先师，（一无则曰二字，一本作则由，一本作曰则。）国之故也。（按：《记·文王世子》释奠於先圣先师。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注：若唐虞有夔，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也。旧注以故为典故。）乃立夫子像，配以颜氏。笱豆既嘉，笙鏞既成，（鏞，大钟名。）九年八月丁未。（当作十年八月。盖唐制，释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长历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无丁未。且新庙之作起于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后云。未，一作亥。）公祭于新庙。退考疑义，合以燕飧，万民翼翼，观礼识古。于是《春秋》师晋陵蒋坚、《易》师沙门凝辩、（平免切。）助教某、学生某等来告，愿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极于化初，冥於道先，群儒咸称，六籍具存。苟赞其道，若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则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国之制，光施彝典。（光，一作先。）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为阙里。在周则鲁侯申（申，僖公名。）能修■ A 1 4 宫，《诗》有其歌；在汉蜀守文翁能首儒学，史有其赞。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鲁；化

人之难，侔于蜀。盖铭兹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兹碑。铭曰：

荆楚之阳，厥服惟荒。民鲜由仁，帝降其良。（良，谓良吏。）振振薛公，（振振，仁厚也。振，音真。）惟德之造。亦金节，（，一作■ A 1 5。）来莅于道。师儒感会，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献于■ A 1 4 宫。庭燎伊煌，（胡光切。）有焕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心，一作以。）爰念圣祀，遍于海邦。服冕陈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歆，（香衣切，也。）思报圣功。卜迁于嘉，惟吉之逢。匀匀其原。（《诗》：匀匀原隰，曾孙田之。匀，垦田也。匀，均、匀二音。）既夷且大，涣涣其流，（《诗》：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水流貌。）实环于外。作庙有严，昭祀显配。洁兹器用，观礼斯会。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丰其仪，以壮其室。新宫既成，崇报孔明。千古有经，（千，一作于。）公粹厥诚。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讲论，虔默以听。（他经切。）公降酬酢，进退齐平。柔肌洽体，（一作鲜肥合体。）莫不充盈。归欢于心，父子弟兄。钦惟圣王，厥道无涯。世有颂辞，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礼，民感休嘉。（感，一作咸。）从于鲁风，（从，一作徒。）祇以咏歌。公锡于天，眉寿来加。（《诗》：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公賚于王，（賚，锡予也。）休命是荷。（寒歌切。）师于辟雍，大邦以和。侑申申。（《贾山传》：养三老五更于太学，执酱而馈，执爵而，者少少饮酒，食已而荡口也。此言景晦将入为天子三老，养于太学，亦《鲁颂》祝僖公之意云。，音胤。）王道式讹。诸儒作诗，思继■ A 1 4 水，丕扬厥声，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一作《先圣文宣王柳州庙碑》，宪宗元和十年乙未，公时年四十三，刺柳州。）

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惟柳州古为南夷，（柳州，隶岭南，故云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汉书·李陵传》：胡服椎结。师古曰：结，读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书》：岛夷卉服。草也。，葛之属。椎，音槌。）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柔，安也。《书》曰：柔远能迩。）秦、汉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国，（谓唐有天下。）始循法度，置吏奉贡，咸若采卫，（《周礼·职方氏》：辨九服之邦国。谓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为九。）冠带宪令，进用文事。（一作士。）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礼记》：还辟再拜。还，通作旋。盘辟也。辟，音壁，又音僻。）中州之士，时或病焉。然后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位，一作座。）刺史柳宗元始至，（是岁七月，公至柳州。）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布，（《语》曰：斋，必有

明衣布。注云：以布为沐浴之衣。）泊于羸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新。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栖，乃正法庭，祇会群吏。（祇，一作刻。）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曰：昔者夫子尝欲居九夷，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一无有字。）今夫子代千有余载，（今下有去字。）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又况巍然炳然，临而炙之乎！（后阙，一本与“惟夫子”相接，同行为文。）惟夫子以神道设教，（《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钦若兹教，以宁其神。追思告悔，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无陋，罔贰昔言。（《语》：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申陈严祀，（祀，一作祠。）永永是尊。丽牲有碑，（《礼·祭义》：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於碑。注：丽，犹系也。）刻在庙门。

○终南山祠堂碑（并序《汉志》：扶风武功县东有终南山。潘岳《关中记》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贞元十二年。（是岁丙午，公年二十四，求试博学宏词时也。）夏泊秋不雨。穡人焦劳，嘉谷用虞。皇帝使中谒者，（《汉·表》：谒者掌宾赞受事。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阉人为之，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祷于终南山，（一无山字。）申命京兆尹韩府君，（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韩皋为京兆尹。《皋传》云：贞元十四年，大旱，民请蠲租赋，皋奏不实，遂贬抚州。观此，则十二年旱可知矣。）祇饰祀事，（饰，一作飭。）考礼祠制。以为栋宇不称，宜有加饰。遂命令裴均，（，县名。裴均，字君齐。，音伊舟。，音室。县在凤翔府。水曲曰，山曲曰。）虔承圣谟，创制祠宇。乃征土工、木工、石工，备器执用，来会祠下。斩板干。（干，所以当墙两边障土者。）砮柱础，（砮，卢红切。础，音楚，负柱石也。）陶瓴甃，（《说文》：瓴，似瓶者。《尔雅》：瓴<瓦>谓之甃。《诗》：中堂有甃。瓴，音零。甃，蒲历切。）筑垣墉，（筑，一作勤。）恢度旧制，（恢，枯回切。度，徒故切。）立三筵六寻。既兴功，玄云触石，霈泽周被，植物擢茂，期于丰登。神道感而宣灵，人心欢而致和。嘉气充溢，蹈布野。于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黄发、耆艾、野夫、阪尹，（《书》：三亳阪尹。阪尹，阪之尹长。）金曰：盖闻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奠，安也。）产财用，兴云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终南据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褒、斜，二谷名。《梁州记》曰：万石城溯汉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长四百七十里。）又西至陇首，（陇首，山名。）以临于戎。东至于商颜，（商颜，商山之颜。）又东至于太华，（太华，华山。）以距于关。实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产之厚，器用之出，则玕琳、琅，《夏书》载焉。（《禹

贡》：终南物，至于鸟鼠，厥贡惟球、琳、琅。球，玉名。琅，石而似珠。球，音求，今作弋。琳，音林。）纪堂条枚，《秦风》咏焉。（《诗》：终南何有？有条有枚。条，舀；枚，冉也。又云：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纪，基也。堂，毕道平如掌也。他本或作杞棠条枚，或作祀堂条枚，皆误。）今其神又能对于祷祝，（一作祀。）化荒为穰，易为和。（，妖气也。，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礼，俾有凭托，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谷，则曷能发大号尊明灵？非我公勤人奉上，则曷能对休命作新庙？人事既备，神明时若。（明，一作用。）丰我公田，遂及我私。（《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无虞，储峙用充，（储，《说文》云：亻待也。峙，《尔雅》云：供、峙，具也。储，音除。峙，丈里切。）厥猷茂哉！遂相与东向蹈舞，（一去相字。）拜手稽首，愿颂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终古。辞曰：

皇帝垂德，制定统极，神道泰宁。祀典修饰，禳祈雩，（《周礼》云：，门祭，用瓢赓。雩，请雨之祭。《礼记》：雩，祭水旱也。，音咏。雩，音於。）皆有准程。顾惟终南，祠位庳陋，不称显名。爰降制诏，充大厥宇，启寤诚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获此利贞。笃灾愆阳，化为丰穰，实我粢盛。人赖蓄给，鼓腹而歌，以乐其生。巍巍灵山，兴利产材，作固镐京。（《诗》：宅是镐京。镐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长安西上林苑中。镐，下老切。）拥其嘉休，眷于人，永宅厥灵。奕奕新庙，（奕奕，佼美也。《诗》：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整顿端庄，神位密清。后祀承则，洁心勤礼，导畅纯精。邑吏嗇夫，鲐背鲩齿，（鲐背，注见第二卷，鲩，《唐韵》：老人齿落复生曰<齿>。《说文》：<齿>，老人齿，通作。《诗》：黄发齿。唯《选》“鲩齿眉寿”，用此鲩字。鲐，音台。鲩，音倪。）愿垂表经。颂宣圣德，篆刻坚石，永世飞声。（此词三句为韵。用秦碑体。）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山在凤翔府县，上有灵湫，祷雨辄应。终南、太白，地势相属。韩文公《南山诗》云：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间。则二山诚关中之名胜，祷应如响，宜哉。此碑与上篇同时，皆以祷旱作。）

雍州西南界于梁，（雍州，谓秦地。雍、梁皆《禹贡》九州之旧。雍，于用切。）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积未尝已也。其人以为神，故岁水旱则祷之，寒暑乖候则祷之，疠疾崇降则祷之，（鬼灾曰疠。崇，音邃。）咸若有答焉者。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灾悼惧，分命祷祀，至于兹山。又诏京兆尹，（尹，韩皋也。）宜饰祠庙，遂下令于旬邑。（，次畿县。故云旬邑。）邑令裴均，临事有恪，革去狭陋，恢闳栋宇，阶室之广，三倍其初。翌日大雨，（《前汉》：翌日亲登崇高。）黍稷用丰。野夫欢谣，钦圣信神。愿垂颂声，刻在金石。文曰：（文亡。）

○碑阴文（韩、裴盖有劳於二祠者也，故公又作文碑阴以志之。）

时尹韩府君讳皋，祇奉制诏，发付邑吏。令裴府君讳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谨甚。克媚神意，用获显贶。邑人灵之，其事遂闻。诏书嘉异，劳主者甚厚。（劳，力到切。）乃刻兹石，立于西序右阶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阴。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抚字惠厚，柔仁博爱之道，洽于鰥嫠；（陵之切，无夫也。）廉毅肃给，威断猛制之令，行于强御。狱讼不私于上，罪责不及于下。农事课励，厚生克勤，征赋首入，而其人益贍；创立传馆，（传，株恋切。）平易道路，（易，去声。）改作甚力，而其人弥逸。韩府君每用嘉褒，称其理为甸服最。今兹设庙位神，神欢而宁。宜为君之诚敬，克合于上，用启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庙碑（永州县四，湘源其一也。公时为永州司马作。二妃事，韩文公《黄陵庙碑》纪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庙灾。（天火曰灾。）司功掾守令彭城刘知刚，（唐有司功参军。守，摄也。以司功摄令也。）主簿安邑卫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能，史有传。）祇栗厥戒，会群吏泊众工，发开元诏书，惧废守祀。搜考羸羨，（延面切，余也，延也。）均节委积。（《周礼》：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注云：少曰委，多曰积，皆聚也。委，于伪切。积，子智切。）咸执牒聿，（《说文》：牒，书版。聿，所以书。楚谓之聿，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至于祠下。稽度既备，（度，徒各切。）佣役惟时。斩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埴，音植，埴也。涯，音宜，又宜佳切。）乃桴乃载，（桴，编木以渡。）工逸事遂。作貌显严，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陈奠荐辞，立石于庙门之宇下。唯父子夫妇，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极其会。为子而父尧，为妇而夫舜。（《列女传》：舜二妃，尧之二女，曰娥皇、女英。）齐圣并明，弼成授受。内若^レ瞽。（若，顺也。《书》曰：瞽子，父顽，母^レ。）上承辉光。克艰以，德罔不至。帝既野死，（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记·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神亦不返。（二妃从舜不及，道死于沅、湘之间。）食于兹川，古有常典。毳^レ蓐^レ。 （^レ户^レ），即戾字。毳蓐，驱除也。）恢宣淑灵。敢或失职，以奸天刑。（奸，音干。）有翼其恭，有其馨。（，薄必切，香也。）沉牲爰告，（《周礼》：以狸沉祭山林川泽。注云：祭川泽曰沉，）即石是铭。铭曰：

渊懿承圣，舜妻尧女。德形媯，（《书》：厘降二女于媯。媯水之也。媯，俱为切。，儒税切。）神位湘浒。（音虎，水涯。）揆兹有初，克硕厥宇。（硕，壮大也。）唐命秩祀，兹邑攸主。毛既■ A 1 6，（《周礼·牧人》：凡阳祀，用^レ牲毛之。阴祀，用^レ黝牲毛之。毛之，取纯毛也。《说文》：牛

纯色曰。音全。■ A 1 6，一本作肆。《周礼》：副辜祭。籀作■ A 1 6。■ A 1 6，拍逼切。肆，托历切，解牲体也。）椒馨爰糝。（《诗》：有椒其馨。糝，先吕切，祭神米。）胤于万年，期保伊祐。潜火煽孽，炖于融风。

（《说文》云：炖，风而火盛貌。《左》昭十八年，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注：东北风曰融风。融风，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神用播迁，时罔克龚。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积余，（廉，节也。）以就尔功。桴木负埴，（桴者，编竹木为之。大曰筏，小曰桴。桴，音敷，）载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洁严清间，（与闲同，）左右率从。神乐来归，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载喜。奉其吉玉，（一作主。）以对嘉祉。南风汙胥，（新于切，又私吕切，露貌。）湘水如舞。将子无欢，（一作护。）神听钟鼓。丰其交报，邦邑是与。刻此乐歌，以极终古。

○饶娥碑（史云：饶娥，字琼姬，饶州乐平人。父，余悉如碑所载。又云：乡人异之，归具礼葬父及娥鄱水之阴，县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郑叔则表旌其间。河东柳宗元为立碑。）

饶娥，饶人，饶姓娥名，世渔鄱水。（鄱，蒲波切。）娥为室女，渊懿靖专，（靖，一作静，）虽小家，未尝出游。治葛，（葛，所以为。精曰，粗曰。）供女事循整，（循，一作修。）乡闾敬式。娥父醉渔，风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父，渔于江，遇风涛，舟覆，尸不出。）娥闻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气尽伏死。明日尸出，鼃鱼鼃蛟浮死万数，塞川下流。（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电，水虫多死，父尸浮出。）鄱旁小民悲感怨号，（怨，音冤。）以为神奇。县人乡人会钱具仪，葬娥鄱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与作石，（石，一作碑。）以谥后世。

（谥，一作诏。）其辞曰：

生德无类，气灵而休，嗟兹孝娥，惟行之周。渊懿含贞，（渊，一作沉。）好靖不游。纤葛，（，丑知切，直吕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渔。饮酒不节，死乎风涛。（乎，一作于，又作於。）匍匐来哭，号天以呼。颜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顿踣，（匹候切，又蒲北切。《说文》：毙也，僵也。）气竭形枯。（一作面污。）父尸既出，孝质已殂。龟鳖鼃鼃，有蛟泊鱼，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见怪形异，适与我谋。鄱民哀号，或以颂歌。齐女色忧，伤槐罢诛。（刘向《列女传》：齐伤槐衍之女媼。齐景公有所爱槐，使人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于是衍醉而伤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媼惧，九造于晏子之门，曰：“妾闻明君不为六畜伤人民，不为野草伤禾苗。今吾君以槐故杀媼父，邻国闻之，皆谓君爱树而贱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于公。景公即废伤槐之法，出犯槐之囚。）赵姬完父，操棹爰讴

。（《列女传》：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赵简子南击楚，至河，津吏醉卧，不能渡。简子怒，欲杀之。娟惧，持楫而前，曰：“妾父闻主君且来，恐风波起，水神动骇，故祷祠九江三淮之神，不胜杯酌，醉至如此。愿待其醒而杀之。”简子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愿备父持楫，许之。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简子悦，以为夫人。讴，乌侯切，亦音区。）肉刑不施，汉美淳于。（《史记》：汉文帝十三年，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天子悲怜其意。五月，有诏除肉刑法。事亦见《汉·刑法志》。）烈烈孝娥，（孝，一作曹。）水死上虞。（邯郸淳《娥碑》曰：娥，上虞曹盱之女。盱能按节抚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时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死尸出。度尚设祭谏之。范晔《后汉史》云“迎婆娑神”谬矣。当以碑为正。）娥之至德，实与为侑。恒人有言，惟教是图。懿兹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穷哀罔泄，终古以留。乡人好礼，爰立兹丘。建铭当道，（当道，即谓横道上也。）过者下车。（过，一作见。）

○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并序一作唐故特进南公睢阳庙碑。南府君，名霁云，魏州顿丘人。禄山反，张巡、许远守睢阳，遣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不果如请。事详碑中。霁云还入城。十月，城陷，与巡等同被害。初赠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宪宗元和三年戊子，公时三十六，永州司马。）

急病让夷，义之先。（《国语》：臧文仲曰：“贤者急病让夷，居官当事不避难。”夷，平也。）图国忘死贞之大。（昭元年《左氏传》：赵孟称叔孙豹曰：“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利合而动，乃市贾之相求；（贾，音古。）恩加而感，则报施之常道。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时惟南公，天与拳勇，（《诗》：无拳无勇。注：拳，力也。）神资机智，艺穷百中，（《史记》：养由基去杨叶百步，射之，百发百中。《霁云传》：善骑射，见贼百步内射之，发无不应。）豪出千人。不遇兴词，郁纒眉之都尉；（张衡赋曰：尉纒眉而郎潜兮，逮三筑而见武。注：《汉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见一老郎，鬓眉皓白，问：“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以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叶不遇也。”上感其言，由是擢为会稽都尉。）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将军。（《史记》：上以李广数奇。孟康曰：“奇，只不耦也。”又曰：“广为人长猿臂，善射，亦天性也。”如淳曰：“臂如猿通肩。”数，所角切。奇，居宜切。）天宝末，寇剧凭陵，隳突河、华。（华，山名。音画。）天旋亏斗极之位，地圯积狐狸之穴。

（圯，毁也。又《说文》云：山无草木也。圯，音起。）亲贤在庭，子骏陈谏以佐命；（刘歆，字子骏。为王莽佐命，官至国师。）元老用老，夷甫委师而劝进。（晋王衍，字夷甫。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多慕效之。尝与东海王越共讨苟，越薨，众推衍为帅，衍辞。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执衍等坐之幕下，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由，因劝称尊号。）惟公与南阳张公巡、高阳许公远，义气悬合，| 谋大同。（|，大也。又《说文》云：齐、楚谓信曰|。|，匈于切。）誓鸩武旅，以遏横溃。（横，户孟切。）裂裳而千里来应，（《文选》：脱耒为兵，裂裳为旗。）左袒而一呼皆至。（《汉书》：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袒左为刘氏。呼，火故切。）柱厉不知而死难。（《列子》：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己，去居海上。及公有难，乃往死之。曰：“以丑后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覃见黜而奔师。（文二年《左氏传》：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覃取戈斩囚，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狼覃怒。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覃，尺甚、式衽二切。）忠谋朗然，万夫齐力。（一作志。）公以推让，且专奋击，为马军兵马使。出战则群校同强，（谓贼帅张通晤陷宋、曹等州，张巡率吏民哭玄元祠，遂起兵讨贼，从者千余也。）入守而百雉齐固。（百雉，城也。城三堵为雉。谓贼攻雍丘，蚁附而登，张巡于城上束刍灌油以焚，贼不敢向也。）初据雍丘，（至德元载三月，真源令张巡起兵讨贼，据雍丘。谓单父尉贾贲合兵击宋州，张通晤走襄邑，为顿丘令所杀。贲引军进至雍丘，巡与之合，有众二千也。雍丘，隶汴州。）谓非要害。将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复，（《周礼》：“诸臣之复，万民之逆。”谓奏事于王也。）拔我义类，扼于睢阳。（十二月，巡拔雍丘，东守宁陵。二载正月，贼将尹子奇寇睢阳。睢阳太守许远告急于巡，巡引兵入睢阳。睢阳隶宋州。）前后捕斩要遮，凶气连沮。（此谓巡至睢阳，与许远合。雾云战宁陵北，斩贼将二十，杀万余人，投尸于汴也。）汉兵已绝，守疏勒而弥坚；（汉永平十七年，班超在疏勒国。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攻没都护，而龟兹、姑墨数攻疏勒，超孤立无援，吏士单少，拒守岁余。疏，音疏。）虏骑虽强，顿盱眙而不进。（《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坚守。魏人杀伤万计，尸与城平，三旬不拔，魏主退走。盱，音吁。眙，音怡。）贼徒乃弃疾于我，悉众合围。技虽穷于九攻，（《吕氏春秋》：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见荆王曰：“宋必不可得，请令公输试攻之，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矣。墨子名翟，宋大夫。）志益专于三板。（《史记·赵世家》：智伯率韩、魏攻赵，襄子奔保晋阳，三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

没者三板。) T阳悬布之劲，(襄十年《左传》：晋荀偃、士毛请伐T阳。主人悬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坠，又悬之。T，音福，又音逼。劲，一作巧。)城凿穴之奇。(晋元康中，氏羌反。督马敦固守孤城，群氏四面雨射城中，城中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详见潘岳《马督诰》。旧注指田单事，非，音牵。)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宣十二年《左传》：楚人伐郑。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三月，楚克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临，力鸩切，哭也。)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宣十五年《左传》：楚子围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以有尽之疲人，敌无已之强寇。公乃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贺兰进明乞师。进明乃张乐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巡等守睢阳，死伤之余，才六百人。时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在临淮，拥兵不救。八月，巡令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临淮。进明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泣且语曰：“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因噬啮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坐中皆为泣下。按《旧史》云：请啮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新传》云：请置一指以示信，归报中丞。因拔佩刀斩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公此所载又云：啖此足矣。其文小异。温公《考异》从《旧传》。)遂恸哭而返，即死孤城。(霁云遂自临淮还睢阳，縋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首碎秦庭，终懵《无衣》之赋；(定四年《左传》：申包胥如秦乞师，秦哀公为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庾信《哀江南赋》曰：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懵，武亘切。)身离楚野，徒伤带剑之辞。(《楚词·九歌》云：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怨。)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霁云等皆为贼所执，贼将以刃胁巡，巡不降。又降霁云，霁云未应。巡呼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霁云笑曰：“将欲有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与巡等遇害。惟远执送洛阳。)无傅燮之叹息，(《后汉》：傅燮，字南容，为汉阳太守。贼围汉阳，欲送燮归乡里。燮慨然叹曰：“吾行何之？吾必死于此。”遂麾左右进兵，临阵战没。)有周苛之慷慨。(《汉书》：高祖使周苛守荥阳。楚下荥阳，生得苛。苛骂项羽，羽烹之。)闻义能徙，(《语》曰：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果其初心。烈士抗词，痛臧洪之同日。(臧洪，字子原。袁绍执洪，杀之。洪邑人陈容谓绍曰：“将军欲为天下除暴，而先专诛忠义，岂合天意？”又曰：“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遂复见杀。见者相谓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直臣致愤，惜蔡恭于累旬。（刘《梁典》云：武帝天监三年，魏兵围义阳，司州刺史蔡道恭御之，相持百余日，道恭疾卒。诏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援，景宗顿兵不进，义阳遂陷。御史中丞任弹劾景宗，略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直臣，盖指任也。）朝廷加赠特进扬州大都督，定功为第一等，（一无为字。）与张氏、许氏并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男在乡强褓，（乡强，本作襁，《说文》：负儿衣。褓，与乡保同。《说文》：小儿衣。《前汉》注：乡强，小儿绷。乡保，小儿大藉，）皆受显秩，赐之土田。葬刻鲍信之形，（《魏志》：初平二年，鲍信击黄巾于寿张，力战斗死，继而破之，购求信不得，众乃刻木为信状，祭而哭焉。今本作鲍勋，误。）陵图庞德之状。（《魏志》：庞德字令明。与关羽战，为羽所得。羽谓曰：“不降何为？”德骂曰：“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为羽所杀。于禁等七军皆没。孙权称藩，遣禁还。魏帝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伏之状。禁见惭恚，发病死。）纳官其子，见勾践之心；（《越语》：勾践栖于会稽，乃令于三军曰：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注云：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官，一作宦。）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汉·百官表》：武帝时，从军死事者之子，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少壮，令从军。）举门关于周典，（《周礼·司门职》云：凡财物犯禁者举之，以其财养死政之老与其孤。注云：财，所谓门关之委积也。死政之老，国中死事者之父母也。孤，子也。又《遗人》云：掌门关之委积，以养孤老。）征印绶于汉仪。（汉时印佩，非若今之金紫银绯，长使服之也。盖居是官，则佩是印，罢则解之。故三公上印绶。《后汉》张奂云：“吾前后十要银艾。”银，即银印。艾，即绿绶。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组”是也。汉世功臣，死后多赐印绶焉。见《孔氏杂说》。）王猷以光，宠锡斯备。於戏！睢阳之事，不唯以能死为勇，善守为功。所以出奇以耻敌，立卣堇以怒寇，（《列子》：刺客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心。吾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不报，无以立卣堇于天下。”卣堇，勤、谨二音。勇也。作仅，非。）俾其专力于东南，而去备于西北，力专则坚城必陷，备去则天讨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为克敌之日。（十月癸丑，睢阳城陷。庚申，安庆绪奔河北。壬戌，克东京。）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丑虏。论者或未之思欤！公讳霁云，（霁，子计切。）字某，范阳人。有子曰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赐绯鱼袋，历刺施、涪二州。（一本无刺字。涪，音浮，）服忠思孝，无替负荷。（《左传》：其子不克负荷。荷，平声。）惧祠宇久远，德音不形，愿斫坚石，（斫，音卓。）假辞纪美。惟公信以许其友，刚以固其志，仁以残其肌，勇

以振其气，忠以摧其敌，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贞，行乎外者贯于义，是其所以奋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庙貌斯存，碑表攸托。洛阳城下，思乡之梦傥来；（《后汉》：温序，字次房，为护羌校尉。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将苟宇所执。欲降之，序不听，伏剑而死。光武命送丧到洛阳城旁为冢地。长子寿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莹焉。）麒麟阁中，即图之词可继。（《汉书》：赵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至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侍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铭曰：

贞以图国，义惟急病。临难忘身，（难，乃旦切，）见危致命。汉宠死事，周崇死政。（并见上注，）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奋扬兵柄。东护吴、楚，西临周、郑。婪婪群凶，（婪婪群狄。出潘岳作《马督诔》。婪，贪也。婪，虏含切。）害气弥盛。长蛇封豕。（封，大也。《左传》：吴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踊跃不定。屹彼睢阳，（屹，山貌。屹，鱼乙切。）制其要领。（《前汉·张骞传》注云：要，衣要也。领，衣领也。凡持衣者，则执要领，故以为喻。要，一遥切。）横溃不流，疾风斯劲。梯冲外舞，（《公孙瓒与子书》云：梯冲舞吾楼上。）缶穴中侦。（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兵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于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大木，置铁笼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尽烧死。侦，丑正切，又猪孟切，伺也，视也。斯，一作知。）钤马非艰，（宣十五年《公羊传》：钳马而秣之。钤、钳通用。）析骸犹竞。（解见上。）浩浩列士，不闻济师。（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士不救。士，一作土。）兵食殫焉，守逾三时。公奋其勇，单车载驰。投躯无告，噬指而归。力穷就执，犹抗其辞。（解并见上。）圭壁可碎，坚贞不亏。寇力东尽，凶威西慝。（女六切，慝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诛，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汉、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勋烈，孰与齐躅？（厨玉切。《说文》：躅，躅也。）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礼视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硕，黍稷伊丰。虔虔孝嗣，望慕无穷。刊碑河浒，万古英风。（大历十二年四月，以南霁云子为歙州别驾。又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后。）

●卷六·释教碑

○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据《传灯录》，大鉴即慧能大师，俗姓卢氏，父武德中仕于南海之新州

，遂占籍焉。始因闻客读《金刚经》，遂问法焉，客以得于黄梅忍大师为对。师去直抵韶州，与尼无尽藏者解说《涅槃经》，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云能有道者。居人于是竞来瞻礼，且营葺宝林古寺旧地居之。师谓：“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遇智远禅师请益。远曰：“菩提达摩传心印于黄梅，宜往参决。”师辞去，遂造焉。忍默识之，后果传衣法。至仪凤元年，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师大异，因请出所传信衣瞻礼，会诸名德，为之剃发，受满分戒于智光律师。明年，要归旧隐，遂返曹溪，学者不下千数。中宗尝诏之，不起。后化于新州国恩寺，肃宗、代宗皆敬事之。至宪宗时，始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公在柳州作此碑，时年四十三。东坡尝曰：“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儒释兼通，道学纯备。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邵太史曰：“东坡于古人，但写渊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诗。为南华写子厚《六祖大鉴禅师碑》，南华又欲写《刘梦得碑》，则辞之。”）

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观察使马总为岭南节度使。扶风人也。）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祠部符到都府。（都府，节度府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盖钟鼓，（幢，传江切。）增山盈谷，万人咸会，若闻鬼神。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踊奋厉，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悖乖淫流，（悖，乱也。悖，蒲昧切，又音勃，）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后魏大和十年，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浮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悦，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为初祖。）六传至大鉴。（达摩以其法传慧可，是为二祖。慧可传璨，是为三祖。璨传道信，是为四祖。信传弘忍，是为五祖。忍传慧能，是为六祖。）大鉴始以能劳苦服役，（能，即耐字。）一听其言，言希以究，师用感动，遂受信具。（信具，衣钵也。）遁隐南海上，人无闻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咸亨末，能住韶州宝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为人师，会学去来尝数千人。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中宗闻名，使幸臣再征，不能致，取其言以为心术。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大鉴去世百有六年，（先天二年亡，是岁癸丑，至元和十三年戊戌

，为一百六年。）凡治广部而以名闻者以十数，莫能揭其号。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谥，丰佐吾道，其可无辞。

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护安南，（元和五年七月，总自虔州刺史为安南都护。）由海中大蛮夷，连身毒之西。（身毒，《史记》音捐笃。《前汉》，下音笃。一名天笃，浮图胡是也。《西南夷传》注：“即天竺，西域国名。”）浮舶听命，咸被公德。受纛节戟，（纛，翳也。舞者所执。又羽葆幢也。蔡邕曰：“以旄牛尾为之，大如斗。或在头，或在衡。”纛，杜皓切，又徒沃、大到切，）来莅南海，（按韩文公《祭总文》云：“于泉于虔，始执郡符。遂殿交州，抗节番禺。”交州，即安南都护府。番禺，则南海郡广州也。与公此碑合，而《唐史》乃云总自安南都护迁桂管经略观察使，误矣。东坡曰：“以碑考之，盖自安南迁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误。）属国如林。不杀不怒，人畏无疆，（《说文》：“疆，畔讼也。”潘曰：“疆，当作愕”。疆，音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鉴，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来谒辞。其辞曰：

达摩乾乾，（《说文》云：“乾，上出也。”乾乾，不息之貌。）传佛语心。（《达摩传》：以袈裟授慧可曰：“内传法师以契灯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六承其授，大鉴是临。劳勤专默，终揖于深。（揖，一作挹。）抱其信器，行海之阴。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庞合猥附，不夷其高。传告咸陈，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轶，（徒结切，车相出也。）乃万其趣。匪思愈乱，匪觉滋误。由师内鉴，咸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二乎作胡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阴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号谥不纪。由扶风公告今天子，尚书既复，大行乃谏。（鲁水切，垒也，垒述前人之功德。）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万亿，同悼齐喜。惟师教所被，泊扶风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图是视。师以仁传，公以仁理。谒辞图坚，永胤不已。

○南岳弥陀和尚碑（公贞元十八年为蓝田尉，和尚死于七月十九日，此碑盖七月后作。东坡评说见上篇题注。）

在代宗时，有僧法照，为国师，乃言其师南岳大长老有异德，天子南向而礼焉。度其道不可征，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场，（公尝为《般舟和尚第二碑》，盖指日悟为般舟和尚，即此所谓般舟道场也。）用尊其位。

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遗之食则食，不遗则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类是。南极海裔，北自幽都，来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负薪，（《诗》：“薪之之”。，积木燎之也。，音酉。）以为仆役而之，乃公也。（，音薛，读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俾得以疾至。故示专念，书

涂巷，刻溪谷。（谷，一作石。）丕勤诱掖，（丕，一作不。）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备，不言而物成。人皆负布帛，斩木石，委之岩户，不拒不营。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诏褒立，是为弥陀寺。施之余，则与饿疾者，（施，施智切。）不尸其功。公始学成都唐公，次资川洗公，洗公学于东山忍公，（《传灯录》云：“五祖忍公，姓周，黄梅人，与四祖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法照、智洗皆学于忍，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远未详。”）皆有道。至荆州，进学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为教魁，人从而化者以万计。初，法照居庐山，由正定趋安乐国，（由字，一本作中。）见蒙恶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远也。”出而求之，肖焉，乃从而学。传教天下，由公之训。公为僧凡五十六年，其寿九十一，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终于寺。葬于寺之南冈，刻石于寺大门之右。铭曰：

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诚教其中。（教，一作放。）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无极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四方奔走云之从，经始寻尺成灵宫。始自蜀道至临洪，咨谋往复穷真宗。弟子传教国师公，化流万亿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冈，幼曰弘愿惟孝恭，立之兹石书玄踪。

○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为永州司马时作。）

维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终于圣安寺。凡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无姓，世莫知其闾里宗族所设施者，（莫下，一有知字，）有问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无初，其胄无终，（《说文》云：“胄，胤也。”）承于释师，以系道本，吾无姓耶？法剑云者，我名也。（一本者下有即字。）实且不有，名恶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乡也；（一有吾师字。）法界，吾宇也。戒为之墉，慧为之户，以守则固，以居则安。吾闾里不具乎？度门道品，其数无极；菩萨大士，（佛书云，菩提萨垂，唐言觉有情也，从简称菩萨。）其众无涯。吾与之戚而不吾异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闻者如此。而止读《法华经》、《金刚般若经》，（般若，梵语谓智慧也。）数逾千万，或讥以有为，曰：“吾未尝作。”呜呼！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和尚勤求端悫，以成至愿。（至，一作志，）凡听信者，不惑其道。或讥以有迹，曰：“吾未尝行。”始居房州龙兴寺中，徙居是州，（徙居，一作徙于。）作道场于楞伽北峰，（《藏经》：南海滨有楞伽山，释伽为大慧菩萨说法处，故谓之《楞伽经》。）不越阆者五十祀。（阆，苦本切，与困同。）和尚凡所严事，（一作凡事严师，）皆世高德。始出家，事

而依者曰卓然师，（一无事字，）居南阳立山，（南阳，邓州。一本无立字，）葬岳州。（葬字上有卒字。）就受戒者曰道颖师，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怀远师，居长沙安国寺，为南岳戒法。岁来侍师，会其终，遂以某月（一本无某月二字。）某日葬于卓然师塔东若干步。铭曰：

道本于一，（于，一作为。）离为异门。以性为姓，乃归其根。无名而名，师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乡不居，大族不亲。渊懿内朗，（懿，一作恣。）冲虚外仁。圣有遗言，是究是勤。惟动惟默，逝如浮云。（如，一作水。）教久益微，世罕究陈。爰有大智，出其真门。（一作论。）师以显示，（师，一作匝。）俾民惟新。情动生变，物由湮沦。爰授乐国，参乎化源。师以诱导，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无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后学，施之无ル。（夷益切，厌也。）葬从我师，无忘真宅。荐是昭铭，刻兹贞石。（贞，一作玄。）

○碑阴记

无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弘农杨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征，过焉。（大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杨炎同平章事。）以为宜居京师，强以行，不可。将以闻，曰：“愿间岁乃往。”明年，杨去相位，窜谪南海上，（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户参军。）终如其志。赵郡李萼，辩博人也。为岳州，盛气欲屈其道，闻一言，服为弟子。河东裴藏之举族受教。京兆尹弘农杨公某，（元和四年，杨凭为京兆尹。）以其隐地为道场，奉和州刺史张惟俭买西峰，广其居。凡以货利委堂下者，不可选纪，受之亦无言。将终，命其大弟子怀远，授以道妙，终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本云李公位。公集有位墓志。）为之传，长沙谢楚为行状，博陵崔行俭为《性守》一篇。凡以文辞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数。弘农公自余杭（杨凭元和四年为江西观察使，以赃罪贬临贺尉，俄自临贺尉徙杭州长史。）命以行状来，怀远师自长沙以传来，使余为碑。既书其辞，故又假其阴以记。

○龙安海禅师碑（公云：“弟子浩初等状其师之行，谒余为碑。”按集有《送浩初序》，颇亟称之。即初之贤，盖足以知海之为人矣。永州作，时年三十六。）

佛之生也，远中国仅二万里。（《后汉·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相，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岭南之极边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陇右之极边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则其道里之远可知矣。）其没也，距今兹仅二千岁。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诞，欺也

。) 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一本作空空愚夫失惑云云。）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へ昏，（《左传》：口不道忠信之言为^へ。^へ，鱼巾切。）放于淫荒。其异是者，长沙之南曰龙安师。

师之言曰：“由迦叶至师子，（迦叶尊者。师子尊者。佛书：迦叶，释迦大弟子，一名饮光。迦，居牙切。叶，书涉切。）二十三世而离，离而为达摩。（莫卧切，亦作磨。西天第二十八祖，东震旦土，谓之初祖。）由达摩（一本无由达摩字。）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县人。隋末，出家为僧。后遇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僧弘忍，以坐禅为业，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便往事弘忍，专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荆州，居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秀同学僧惠能，姓卢庞氏，新州人。忍卒，往韶州宝林寺。秀尝奏则天，请追能赴都。至神龙元年，中宗遣内侍薛简，驰诏往请能，能竟不度岭而卒。天下乃散传其道，秀为北宗，能为南宗。）南北相訾，反戾斗狠，（訾，将此切。）其道遂隐。呜呼！吾将合焉。且世之传书者，（一无书字，）皆马鸣龙树道也。（马鸣尊者。龙树菩萨。《摩诃摩耶经》曰：“正法衰微，六百载已，九十六种诸外道等，邪见竞兴，破灭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马鸣，善说法要，降伏一切外道辈。七百岁已，有一比丘，名曰龙树，善说法要，灭邪见幢，燃正法炬。”《选·头陀寺碑》云：“马鸣幽赞，龙树虚求。”）二师之道，其书具存。征其书，合于志，可以不。（胡困切，乱也。）于是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素，咸黜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益实，作《安禅》、《通明论》。推一而适万，则事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块然趣定，至于旬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之谓真常。居长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处而成室宇，遂为宝应寺。去于湘之西，人又从之，负大木，砻密石，（砻，音聋。《说文》：“靡也”。）以益其居，又为龙安寺焉。尚书裴公某，（贞元三年闰五月，以国子司业裴胄为湖南观察使。七年，徙江西。）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给事中李巽为湖南。十三年九月，徙江西。）侍郎吕公某，（以礼部侍郎吕渭为湖南，十六年七月卒。）杨公某，（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杨凭为湖南。）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师之道，执弟子礼。凡年八十一，为僧五十三期，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其弟子玄觉洎怀直、浩初等，状其师之行，谒余为碑。曰：师，周姓；如海，名也。世为士。父曰择交，同州录事参军。叔曰择从，尚书礼部侍郎。师始为释，其父夺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乐也。天宝之乱，复其初心。尝居京师西明寺，又居岫嵎山，终龙安寺。（衡山，一名岫嵎，在衡州。岫嵎，音拘缕，又古后、力后二切。）葬其原。铭曰：

浮图之修，其奥为禅，（奥，于到切。）殊区异世，谁得其传？遁隐乖离，浮游散迁，莫征旁行，（行，列也。行，户耕切。《前汉·安息国》书革旁行为书记注：“书皆横行不直下也。”）徒听诬言。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谁其会之，楚有龙安。龙安之德，惟觉是则，苞并绝异，（苞，音包。苞，裹也。）表正失惑。貌昧形静，功流无极，动言有为，（有，一作事。）弥寂而默。祠庙之严，我居不饰；贵贱之来，我道无得。逝耶匪追，至耶谁抑？惟世之机，惟道之微，既陈而明，乃去而归。象物徒设，真源无依，后学谁师？呜呼兹碑！

●卷七·释教碑铭

○南岳云峰寺和尚碑

（南岳，衡山也。在衡州。按《塔铭》，和尚死于贞元十七年九月，葬以十月。其年秋，公方调蓝田尉，此碑及《塔铭》皆同时作。年二十九。）

乾元元年某月日，（乾元，肃宗年号。元年，戊戌。）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图道允迪。”乃命五岳求厥元德，以仪于下。惟兹岳上于尚书，其首曰云峰大师法证，（证，一作澄。）凡莅事五十年，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诠，曰远，曰振，曰巽，曰素，（素，一作索。）凡三千余人。其长老咸来言曰：“吾师轨行峻特，（轨，居洧切，法也。）器宇弘大。

（宇，一作识。）有来受律者，吾师示之以为尊严整齐，明列义类，而人知其所不为；有来求道者，吾师示之以为高广通达，一其空有，（一本一其作统一。）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硕老，稽首受教；髻童毁齿，（髻，童子垂发貌。

《说文》云：龀，毁齿也。男八月而齿生，八岁而龀。女七月而齿生，七岁而龀。髻，音迢。）踊跃执役。故从吾师之命而度者，凡五万人。吾师冬不爨裘，（爨，乙六、威遇二切。）饥不丰食。每岁会其类，读群经，俾圣言毕出，有以见其大。又率其件，（件，一作伍，一无此一句。）伐木辇土，作佛塔庙洎经典，俾像法益广，有以见其用。将没，告门人曰：“吾自始学至去世，未尝有作焉，然后知其动不虚，静不为，生而未始来，歿而未始往也。”（二而下，或有二知字。）其道备矣。愿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词曰：

师之教，尊严有耀，恭天子之诏，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师之德，简峻渊默，柔惠以直，涣焉而不积，同焉而皆得，兹道惟则。师之功，勤劳以庸，维奥秘必通，（必，一作是。）以兴祠宫，遐迩攸从。师之族，由虢而郭，（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于西虢。平王东迁，夺虢叔之地与郑武公，求虢叔之裔孙序封于阳，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千姓编》曰：“周文王弟封于虢，为晋所灭，公子配遂称郭氏。”）世德有奕，从佛于释。师之寿，七

十有八，维终始罔缺，丕冒遗烈。厥徒蒸蒸，维大教是膺，维宪言是征。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云之兴，如岳之不崩。终古其承之。

○南岳云峰和尚塔铭

云峰和尚，族郭氏，号法证。（证，一作澄。）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终，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学者五万人，（一有为字。）弟子者三千人。色厉而仁，行峻而周，道广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峰，以为仪表。世之所谓贤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严事。由其内者，闻大师之言律义，莫不震动悼惧，如听誓命；（此即前碑所云“有来受律者，吾师示之以尊严整齐，明列义类，而人知其所不为”也。）由其外者，闻大师之称道要，莫不凄歔欣踊，（歔，音希。）如获肆宥。（此即前碑所云“有来求道者，吾师示之以高广通达，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也。）故时推人师，则专其首；诏求教宗，则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构法宇，则地得其胜；捐衣去食，广阅群经，则理得其深。其道实勤，而其心无求。自大师化去，教亦随丧。呜呼！大师之葬，门人慕号，长老愁痛，遂相与以为兹塔。砬石峻整，植木蓊茂，（蓊，草木盛貌。蓊，乌孔切，又音翁。）凡衡山无与为比者。然而未有能纪其事。余既与大乘师重巽游，巽其徒也，亟为余言，故为其铭。铭曰：

苞元极兮韬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洁兮貌齐庄，气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离毫芒，度群有兮耀柔刚。栋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阐兮圣言扬。诏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广兮用其常。后是式兮宜久长，灵室兮记崇冈。即玄石兮垂文章，学者慕兮哀无疆。

○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是岁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为监察御史里行。公尝作《南岳弥陀和尚碑》，与此碑合。按碑云：前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撰并书。元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鸿。盖元和三年立也。般舟上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经》。）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师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尽得师之道，次补其处，为浮图者宗。世家于零陵，蒋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体卑而道尊。以为由定发慧，必用毗尼为之室宇，（毗尼，梵语律也。《传灯录》：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遂执业于东林恩大师。究观秘义，乃归传教。不视文字，悬判深微。登坛莅事，度比丘众，（比丘，梵语曰比丘，秦言乞士。谓上于诸佛乞法资，益慧命；下于施主乞食资，益色身。）凡岁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以为去凡即圣，必以三昧为之轨道，遂服勤于紫霄远大师。修明要奥，得以观佛。浩入性海，洞开真源。（碑本作廓开真源。）道场专精，长跪右绕，（碑本无长跪二字，）不衡不倚，（碑本无不

衡二字，又一本作右绕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开元中诏定制度，师乃居本郡龙兴寺。肃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兹岳尤重，推择居首。师乃即崇岭，是作精室。辟林莽，（碑本作斩林莽。）刳岩峦，（山小而锐曰峦。）殿舍宏大，廊庑修直。（庑，罔甫切。《说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献力，不祈而荐货。凡南方颛念佛三昧者，（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一本方下有人字，一本作入念。）必由于是，命曰般舟台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处坛场，（碑本处作居。）又三十七年而当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兹室。

呜呼！无得而修，故念为实相；不取于法，故律为大乘。坏衣不饰，（《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蓄，当坏作袈裟色。）揣食不味。（揣，徒宫切，字合作抔，见《维摩经》。《集韵》：聚貌。《贾谊赋》：何足控揣。却作此揣字。《选》作抔。）覆荐服役，凡出于生物者，摈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摄取调御，凡归于正真者，动而成群，不自知其教。万行方厉，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会。欲广其师之德，延于罔极。故申明陈辞，俾刊之兹碑。铭曰：

像教南被，（《选·头陀寺碑》：象教陵夷。注：谓为形象以教人也。）及津而尊。威仪有严，戟辟其门。吾师是嗣，增浚道源。度众逾广，大明群昏。乃兴毗尼，微密是论。（卢昆切。）八万总结，彰于一言。声闻熙熙，遐迩来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奥妙斯存。百亿冥会，观于化元。同道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无垠。（鱼巾切。无涯岸也。）帝求人师，登我先觉。赫矣明命，表兹灵岳。于彼南阜，斋宫爰作。负揭致货，（揭，巨列切，又丘杰切，又音憩，牵也，）时靡要约。袒奋程力，不呼而诺。是刈是凿，既涂既斫。层构孔硕，以延后学。出不牛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劳，在用恒寂。纵而不傲，在舍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迹？懿兹遗光，式是嘉则。容貌往矣，轨仪无极。其徒追思，赍荐兹石。

○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时元和九年甲午，公年四十二，在永州。一作大明和尚碑。）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达是道者，唯大明师。师姓欧阳氏，号曰慧开。唐开元二十一年始生，（一，或作二，）天宝十一载始为浮图，大历十一年始登坛为大律师，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怀信、道嵩、尼无染等，命高道僧灵屿为行状，（屿，音序，山在水中。）列其行事，愿刊之兹碑。

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师先因官世家潭州，为大姓，有勋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图也。凡浮图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经，大明恐焉。于是从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从秀泊昱，以通经教，而奥义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隐显。后学以不惑，来求以有得。广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诏选居寺僧二十一人，师为之首。乾元元年，（据史，乾元元年，肃宗即位之三年。广德，代宗即位之初元。如此则乾元当在先，广德当在后。然此碑正谓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则大明寺始立于广德为信，当是乾元字误矣。一本於此特曰某年，疑之也。）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诏选讲律僧七人，师应其数。凡其衣服器用，动有师法，言语行止，皆为物轨。执巾，（馀支切，又演尔切。《左氏传》：奉沃盥。注云：，沃盥器也。）奉杖屨，为侍者数百；翦发髡，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灏灏焉无以加也。（灏，于老切，谓夷旷也。）其塔在祝融峰西址下，（衡山有五峰，祝融其一也。）碑在塔东。其辞曰：

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穷经教，为法出世。化人无疆，（疆，一本作量。）垂裕无际。诏尊硕德，威仪有继。道遍大州。（一本作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音鹿，山足曰麓。）洞庭南裔，（音曳，末也。）金石刻辞，弥亿千岁。

○碑阴

凡葬大浮图，无穴，（，昌绢、昌锐二切。《说文》：穿地也。《周礼》：葬兆甫。注：郑读为穿，杜读为毳，皆谓葬穿圻也。今南阳名穿地为，声如腐色之色。）其于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礼得用碑以葬。（《檀弓》：公室视丰碑。注：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纆卒绕。）其后子孙，因宜不去，遂铭德行，用图久于世。及秦刻山石，号其功德，亦谓之碑，（《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八年，邹峰山刻石。三十二年，刻碣石门。东莱云：刻石始于此。）而其用遂行。然则虽浮图亦宜也。凡葬大浮图，其徒广则能为碑。晋、宋尚法，故为碑者多法；梁尚禅，故碑多禅。法不周施，禅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图，未尝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无染实来，涕泪以求，其志益坚，又能言其师他德尤备，故书之碑阴。师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齐公映、李公泌、赵公憬，尚书曹王皋、裴公胄，侍郎令狐公亘，（已上六人，史皆有传。）或师或友，齐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又言师始为童时，梦大人缟冠素舄（缟，古老切。《说文》云：白色也。舄，思积切，履也。）来告曰：“居南岳大吾道者，必尔也。”已而信然。将终，夜有光明，笙磬之音，众咸见闻。若是类甚众。以儒者所不道，而无染勤以为请，故未传焉。无染，韦氏女，世显贵，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

衡山中院大律师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没年一作末年。）既没二十七年，弟子诚盈（一作有大弟子。）奉公之遗事，愿铭塔石。公咎姓，（咎，子感切。）凡去儒为释者三十一祀，（一无一字，）掌律度众者（律，一作徒。）二十六会，南尼戒法，坏而复正，由公而大兴；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变。故当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尝屈，睹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于《大明师碑》尝谓丞相李公泌执经受大义，今又谓睹大律师而稽首尊之，则师之出处，盖必与大明师同。）出世之士，若石廩瓚公，（衡山有石廩峰。）言未尝形，遇公而叹息，推以护法。是以建功之始，则震雷大风示其兆；灭迹之际，则陨星黑祲告其期。（祲，精气感祥。《春秋传》：见赤黑之祲。祲，音浸。）斯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与物大同，终始无争，受学之众，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华严照公，兰若真公，（若，而也切。《唐会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大和寺。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俱舍论》云：一牛鸣地，可置兰若。取离喧故也。）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灵干、惟正、惠常、诚盈，皆闻人。呜呼！始终哉。为之铭曰：

首有承兮卒有传，革大讹兮持法权。众之至今志益虔，雷发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寿不延，灵变化兮迎大仙。碧兹石兮垂万年，世有坏兮德无迁。

●卷八·行状

○段太尉逸事状（段太尉，秀实也，字成公。《新》、《旧史》皆有传。此状，公元和九年在永州作，时年四十二。集又有《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状当在书之先云。）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大历十二年，宁节度使白孝德荐秀实为泾州刺史。）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是岁正月，以汾阳王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治河中。河中，蒲州也。）王子为尚书，（，子仪子，时为左常侍，不为尚书，恐误；，音希。）领行营节度使，寓军州，（子仪自行营入朝，在州，士放纵不法。，悲巾切。）纵士卒无赖。人偷嗜暴恶者，卒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卒，一作率。）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兼，（不兼，不足也。兼，音慊。）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鬲，鼎属。盎，盆也。釜，音辅，正作。鬲，音历。盎，於浪切。盈字，一本作蔡，与撒同，读如蔡，蔡叔之蔡。《新史》改作盈，故或作盈。一本又作弃。）袒臂徐去，（袒字，一作把，非是。）至撞杀孕妇人。（撞，传江切。）宁

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付，一作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泾与州皆隶关内道。）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既署一月，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坏，音怪，又胡怪切。酿，女亮切。）酒流沟中。（流，一作留。）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说文》云：槊，长矛也。丈八者谓之槊。槊，音朔。）植市门外。一营大噪，（先到切，与噪同，扰也。）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者一人持马，（《说文》：，不能行也。，蒲结、俾亦二切。）至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邵太史曰：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再拜曰：“公幸教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晡，音逋，晚食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白孝德初为宁，署秀实度支营田副使。）泾大将焦令谌（时林切。）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急下有农字。）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衣，于既切。）手注善药，（《周礼》：疡医掌祝药。注云：祝当为注。注，谓附着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

、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隶，郎计切。）谏虽暴抗，（《史记》：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段公别传》云：大历八年令谏犹存者，盖公之得于传闻，其实令谏不死。夕，一作昔。）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建中元年二月，秀实自泾原节度使召为司农卿。）戒其族：“过岐，（音祈，州名，朱Γ所镇。）朱Γ幸致货币，慎勿纳。”（Γ，此礼切。）及过，Γ固致大绫三百匹，（匹，一作两。）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一本无之字。）Γ反，（四年十月，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师救哥舒曜。丁未，出京城，至水，倒戈犯阙，乃于晋昌里迎朱Γ为帅。）太尉终，（庚戌，Γ杀秀实。兴元元年二月，赠秀实太尉，谥忠烈。）吏以告Γ，Γ取视，（一有之字。）其故封识具存。（识，音志。）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一本无上二十三字。）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m间，（《前汉·地理志》右扶风m县注：后稷所封。师古曰：m，读与郃同。音胎。）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汉书》：武帝使狄山乘鄣。鄣，音章，又去声。堡，音保。）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句句，（凶於切，又况羽切。《前汉·韩信传》：言语句句。注云：和好貌。又一本作煦煦。）常低首拱手行步，（行，一作促。）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永州刺史。）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读祖尚素皇润州曲阿县令父庆休皇渤海郡渤海县丞赠蔡州刺史工部尚书汝州梁县梁城乡思义里柳浑年七十四状（贞元十五年己卯，公年二十七，为集贤殿正字时作。）

公字惟深，（又字夷旷。）其先河东人。晋永嘉年，（永嘉，怀帝年号。）有济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西晋末，柳纯位平阳太守。纯子卓避永嘉之乱，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济南，恐误。代字，一本作往。）公实后之。柳氏自黄帝、后稷降于周鲁，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载在《左氏》内、外传及《太史公书》。（鲁孝公子伯展，展孙司空无骇，无骇生

禽字季，为鲁士师，食邑柳下，谥曰惠，因以柳为氏。鲁为楚灭，柳氏入楚。楚为秦灭，乃迁晋之解县。后秦置河东郡，故为河东解县人。）自卓至公十有一代，（卓子恬，西河太守。恬子凭，冯翊太守。凭子叔宗，字双鳞，宋建威参军。叔宗子世隆，字彦绪，南齐尚书令。世隆子，字文通，梁左仆射、曲江穆侯。子映。映子。子善才。善才子尚素。尚素子庆休。庆休子浑。自卓至浑，十一世也。）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历代史（柳元景弟叔宗已下，《南史》皆有传。）及柳氏家谍。（达协切。《前汉》：披图案谍。苏林曰：谍，谱第之也。）惟公质貌魁杰，度量宏大，弘和博达而遇节必立，恢旷放弛而应机能断。其居室，奉养抚字之诚，仪于宗戚，而内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治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为学，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说文》云：摭，拾也。摭，之石切。）以知道为宗。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自始学至于大成，嗜文籍，（躯，都含切，与耽同。）注意钻研，（《说文》云：钻，所以穿也。钻，祖官切。）倦不知游息，威不待夏楚。（夏，古雅切。）儒言雅旨，（雅，一作经。）夙有闻知。年十余岁，有称神巫来告曰：“若相法当天且贱，幸而为释，可以缓而死耳，位禄非若事也。”公诸父素加抚爱，尤所信异，遽命夺去其业，从巫言也。（一云，从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圣人所罕言，缙绅者所不道，巫何为而能尽之也？且令从之而生，去圣人之教而为异术，不若速死之愈也。”于是为学甚笃。其在童幼，固不惑于怪譎矣。（譎，古穴切。《说文》云：权诈也。）

开元中，举汝州进士，计偕百数，公为之冠。礼部侍郎韦陟异而目之，一举上第。（天宝元年，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柳载中第十四人。载，后改名浑。）调授宋州单父尉。操断举措，通乎细大，洁廉检守，形于造次。加云骑尉。秩满，江南西道连帅闻其名，辟至公府。（至德中，为江西采访皇甫仁先判官。）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罹，邻知切，遭也。）靡弊残耗，假守永丰令。公于是用重典以威奸暴，（《周礼》：刑乱国用重典。）铺大和以惠鰥嫠，（鰥，古顽切。嫠，陵之切。）驱除物害，（驱音区。）消去人隐。吏无招权乾没之患，（招，音翹。《前汉》：招权而为乱首。注：招，举也。犹卖弄也。乾，音干。出《张汤传》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没。苏鹗《演义》云：乾没，犹陆沉之义。）政无犯令 纒 茸之蠹，（《左传·僖五年》：狐裘 纒 茸。注：乱貌。纒，莫江切，又音蒙。）宰制听断，渐于讼息。耕夫复于封疆，商旅交于关市。既庶而富，廉耻兴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礼记》：家有塾，党有庠。）里大变，克有能称，遂表为洪州丰城令。到职，如永丰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马。

夫器宏者，耻效以圭撮之任；（《前汉》：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孟康曰：“六十四黍为圭。”应劭曰：“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撮，仓括切。）足逸者，难局以寻常之地。（《左传》：争寻常以尽其民。注：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公遂灭迹藏用，遁隐于武宁山。群公交书，诸侯走币，皆谢绝不就。方将究贤人之业，穷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辉而轻绂冕，遗荣养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声，征拜御史。（拜监察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装束上道。公常好大体，不为细家之迫速。（一作束，）非其志也，以疾辞。授左补阙，不隐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它本作奸，非也。）除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赴江西，与租庸使议复榷铁（榷，音角，）及常平仓，便宜制置，得以专任。（一作征，）和钧关石之绪，出纳平准之宜，国利人逸，得其要道。（明年，自左补阙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道，一作速，又音束，）迁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团练判官。（大历三年，以刑部侍郎魏少游为江西观察使。少游表浑为其府判官。）时属支郡，不知连帅之职，公请出巡尽征之地。大诘奸缪，所至风动。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举其课绩，归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咏之，俾其风谣颂声，（谣，音摇。）闻于他部，达于京师而后已。改祠部员外郎，转司勋郎中，余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公于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诸理国之说称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则，以教之礼。示优裕之德以周惠，利缓九赋；（一作惠赋二字。）推广厚之心以固和，慈保万人。明其制量，临长群吏，示之法禁，考中备败，无不得其极。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谏议大夫，（十四年五月，以中书舍人崔甫平章事，崔荐浑为谏议大夫。）充浙江东、西道黜陟使，（孙曰：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将举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则修《虞书》之考绩，举汉代之课第，（课第，如《萧何传》：给泗水卒史事第一。注云：课最上，尹翁归以高第入守扶风，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萧育为茂陵令课第六之类。）处事详谛，无依违故纵之败，（《汉·刑法志》作见知故纵之法。师古注：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奉法端审，无隐忌峭刻之文。时分部所系于公尤重，凌江并海，（童曰：并，近也。潘曰：《前汉》：北至琅琊并海。师古曰：并，读曰傍。傍，依也。并，蒲浪切。）竟吴越之域，皆所莅焉。复命称职，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贤殿学士。奉翊储后，修其宫政，统理文籍，纪于秘府。拜尚书右丞。直而多容，简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务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右散骑常侍。

泾卒之乱，公以变起卒遽，尽室奔匿于终南山。（《左传》：尽室以行。）贼徒访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问焉，公变名氏以给之，（给，音息。

江南呼欺曰给。)捐家属以委之。贼遂执公爱子，榜讯问，(榜，音彭，笞也，又作。《前汉书·张敖传》载：贯高榜笞数千。)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顾。即步入穷谷，披草迳，逾秦岭，由褒、骆朝于行宫。(四年十月，朱Γ反，浑微服徒行，遁终南山谷。贼闻其名，以宰相召，执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浑步至奉天，扈从至梁州，改右散骑常侍。褒，韵作褒。)上嘉其诚节，不时召见。公顿首流涕，累陈计画。贼平策勋，赐轻车都尉，封宜城县开国伯，拜尚书兵部侍郎。(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县伯。)初，公名载，字元舆，至是奏请改命，以涤伪署之污。(贼平，浑奏言：“臣名向为贼污，且载于文从戈，非偃武所宜，请改名浑。”)是岁，盗据淮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方议讨戮，宰相以大理评事李元平者有名，以为才堪攘寇，拜为汝州。群臣望声徇利者皆曰德举，公独慷慨言于朝曰：“是夫喋喋，(音牒，多言也。《汉·张释之传》：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炫玉而贾石者也。(《说文》：炫，行且卖也。贾，卖售也。炫，乌县切。贾，音古。)王衍误天下，(晋王衍尝造山涛，既去，涛曰：“何物老嫗，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未必非此人。”)殷浩败中军，(晋殷浩有盛名，朝廷欲引为心膂，以抗桓温，为中军将军。后北征兵败，温疏浩罪，废为庶人。)华而不实，异代同德，往且见获，何寇之攘？”时人不之信也。未几，盗袭汝州，以元平归，(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三年正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登翊圣皇，匡弼大政。造膝尽规谏之志，当事无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顺嘉谟于外，用彰君德。故绩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于外，敷闻在下者，十一二焉。

贞元初，上以甸服长人，(《禹贡》注：规千里之内谓之甸服，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郑玄云：服治田，出谷税也。)天下理本，于是亲择郎吏，分宰于京师外部。(帝尝亲择吏宰畿邑，而政有状，召宰相语，皆贺帝得人。)未几，而人谣大和，击壤之颂归于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仆射平章事张延赏蹈称庆。公俯伏不贺，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则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职耳，陛下当择臣辈以辅圣德，臣当选京兆以承大化，京兆当求令长以亲细事，夫然后宜。舍此而致理，可谓爱人矣，然非王政之大伦也。不知所贺。”上深然之。汉惠悦曹参之言，(惠帝谓曹参日饮，无所请事。参曰：“萧何之法，臣等守之，不亦可乎？”帝悦。)绛侯惭曲逆之对，(文帝问右丞相勃天下一岁决狱、钱谷，勃不能对。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上称善，勃大惭。)考之前志，我无负焉。既而西戎乘间入邑，诈以请盟。侍中北平

王燧建议许之，自公卿以下，莫有异虑。公独陈谋献画，言戎之诈，固不可许。竟留中不下，而前议遂行。于是册命上将，莅盟诸戎。戎果纵兵逼好，大驱掠而去。上召对前殿，嘉叹者久之。（五月，以侍中浑为吐蕃清水会盟使，兵部侍郎崔汉衡副之。闰五月辛未，与吐蕃尚结赞同盟于平凉。是日，上视朝。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果为蕃兵所劫，狼狈而获免。汉衡以下将吏陷没者六十余人。上使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耶！”）时谏臣有廷争陷于讪上者，上未之善也。公从容候间，陈古以讽。所以示宽裕之德，招谏正之言，词旨切直，意气勤恳，动合圣谟，卒见纳用。无何，工人有以理乘舆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盗易御物，请论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诏，因抗疏曰：“迹其罪状，未甚指明。方春杀人，惧伤和气。”上览之，大悦，即原其罪。（玉工为帝作玉带，误毁一牟夸，工不以闻，私市他玉足之。及献，帝识不类，レ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诏京兆府论死。浑曰：“陛下杀人则已，若委有司，须详讞乃可。于法伤乘舆服，杖六十，请论如律。”诏从之。）刑官慎恤之事，正于邦典；圣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论者难之。时上相与光禄卿裴腆不协，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阙，阴请贬之。制命既行，公坚执不下，请讯支计之吏，校其供人之实，原本定罪，穷理辩刑，而腆竟获宥，克复本职。白志贞有羈鞫之勤，（《说文》：羈，马络头也。鞫，缰也。《记·檀弓》：执羈鞫而从。鞫，音的。）献利屡中，（利，一作谋。）上嘉其功效，特宠异之。方议大用，公以为胥徒杂类，出自微贱，负乘致寇，盗之招也，累疏以闻而止。（三年，以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浑奏：“志贞兴小史，纵嘉其才，不当超剧职，臣不敢奉诏。”会浑移疾出，即日诏付外施行。疾间，因乞骸骨。不许。）

公竭诚尽忠，忧劳庶务，有毫忘之疾。（毫，音冒。忘，音望。《列子》：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注：忘，不记事也。）恳迫陈让，除右散骑常侍，罢知政事。（八月，以右散骑常侍，罢知政事。）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卒年七十五）终于散地，故褒赠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息也；立诚之节，侃侃焉无所屈也。（侃侃，《说文》云：刚直也。侃，可旱切。）故处心积虑，（出《谷梁传》，凡两用之。）博蹇之道，表于朝端；弼违释回，（《礼器》，礼释回注：释，去也。回，邪僻也，）朴忠之诚，沃于帝念。内有敢言之勇，进当不讳之明，用能直道自达，而无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禄秩之厚，布于宗姻，无一廛之土以处其子孙，无一亩之宫以聚其族属。待禄而饱，佣室而安，终身坦荡而细故不入。其达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或作恭孝仁义善行也。一作孝恭慈仁。）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洁静，俭德也；拒疑独断，明识也；冒危以牧圉，（《左传》注：牛曰

牧，马曰圉。）大节也；犯颜以陈讦谏，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兹备体，焉可以已：固当饰以荣号，章示后来，而故吏遗孤，沦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属。敢用评鹭旧行，（《说文》云：鹭，定也，升也。鹭，音质。）敷赞遗风。若乃扬孔氏褒贬之文，举周公惩劝之法，征于谏谥，则有司存。谨状。○谥议

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宣城县开国伯柳公从孙将仕郎、守集贤殿正字宗元谨上。（谥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状考之，今所议谥，其大名者哉。）

尚书考功。（一本无此四字。）伏以《鲁史》褒贬，《虞书》黜陟，彰善瘅恶，王教之端。自周公以来，谥法未改。谨按柳公，累历清贯，茂著名节，贞亮存诚，洁廉中礼。纳忠为争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举必闻，澄清可纪。冒危而大节不夺，更名而纯诚克彰。遂践鼎司，以匡王国。奉上尽陪辅之志，退迹有推让之高。圭璋闻望，洽于人听。所以耸厉在位，关于政教。声闻王者，（谢本无声闻王三字，）其事实繁。褒善劝能，固将不废。宗元既当族属，且又通家，传信克备其遗芳，考行敢征于故事。谨具署其懿绩，布以恣词，定谥之制，请如律令。谨状。

下太常博士裴堪议。宜谥曰贞。奉敕依。

○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五代祖某陈宜都王曾祖某皇会稽郡司马祖某皇晋陵郡司功参军父某右补阙翰林学士赠秘书少监某州某县某乡某里陈京年若干状（时永贞元年乙酉，公年三十三，永州司马。）

公姓陈氏，自颍川来，隶京兆万年胄贵里，讳京。既冠，字曰庆复。举进士，（大历元年，京中进士第。）为太子正字、咸阳尉、太常博士、左补阙、尚书膳部考功员外郎、司封郎中、给事中、秘书少监。自考功以来，凡四命为集贤学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备哀敬之节，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终于安邑里妻党之室。（京娶常袞兄女。）无子。（京无子，以从子褒为嗣。）伯兄前监察御史、仲兄前大理评事萇，（萇娶公妹柳氏。）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尝吏于公者，使辞而陈之。

大历中，公始来京师，中书常舍人袞、杨舍人炎读其文，惊以相视曰：“子云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闻。游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汉·高纪》：闻令有重客。）授馆致饩，（《左传》：地主致饩。）厚以泉布献焉。（《汉·食货志》：太公立九府圜法，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公曰：“非是为也，某尝为《北都赋》未就，愿即而就焉。其宫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关之壮，与其土疆之所出，风欲之所安，王业之所兴，苟得闻而睹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来，（《史记》：天

下熙熙，皆为利来。）盖异前志也。吾不能，敢辞。”遂逆大河，逾北山，仿佯而归。（仿佯，徙倚也。仿，音房。佯，音阳。）《赋》成，果传天下。为咸阳尉，留府廷，主文章，决大事，得其道。为博士，举疵礼，（疵，《说文》云：病也。）修坠典，合于大中者众焉。

泾人作难，公徒行以出，奔问官守。（《左传·僖二十四年》：冬，王使来告难云云。臧文仲对曰：“敢不奔问官守。”建中四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师。戊申，德宗幸奉天。）段忠烈之死，（庚戌，朱Γ杀司农卿段秀实。）上议罢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宫，无以安天下。”公进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节，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异者乎？”上用之。其勤劳侍从，谋议可否，时之所赖者大。巡狩告至，（告，一作所，）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执事之臣，无所任罪。予惟不谨于理而有是也。”将复前之为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为相者复，是无以大警于后，且示天下。”率其党争之。上变于色，在列者咸仆匈而退。（仆匈，音凶。）公大呼曰：“赵需等勿退！”遂进而尽其辞焉。不果复。（德宗还京，以京为左补阙。贞元元年正月，赦天下。故宰相新州司马卢杞量移吉州长史，未几，用为饶州刺史。制出，京与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共劾杞辅政要位，大臣逾时月不得对，百官凛凛，常若兵在颈。今复用之，则奸贼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谏者稍引却。京顾曰：“赵需等勿退！此国大事，当以死争之。”上意稍解。壬戌，以杞为沔州司马。）上迎访太后，间数岁外，颇怠其礼。公密疏发之，天子感悦焉。（帝之初立，迎访沈太后不得，意且怠。京密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终代不敢置。）初礼部试士，有与亲戚者，则附于考功，莫不阴授其旨意而为进退者。（一无者字。）及公则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庙阙东向之礼且久矣，公自为博士、补阙、尚书郎、给事中，凡二十年，勤以为请。殷祭之不坠，系公之忠恳是赖。故有赤绂银鱼之报焉。（京自博士献议，弥三十年。至贞元十九年孟夏谛祭，方正太祖东向之位。已下列叙昭穆，其献祖、懿祖于德明、兴圣之庙。每谛禘年，就本室飨之。诸儒无复言，帝赐京绯衣银鱼袋。）昭陵山峻而高，寝宫在其上。内官怨其上下之勤，免汲之艰也。（免，武远切。与挽同。《说文》云：引之也。）谒于上，请更之。上下其议，宰相承而讽之，召官属使如其请。公曰：“斯宗之志也。其俭足以为法，其严足以有奉，吾敢顾其私容而替之也？”（替，一作赞。）奏议不可。上又下其议，凡是公者六七人，其余皆曰更之便。上独断焉，曰：“京议得矣。”从之。（贞元十四年，昭陵寝殿为火所焚。四月，以宰相崔损为修奉陵使，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间，桥、元、建三陵据阙补造。昭陵占山上，宫侍惮挽汲乏，请

更其所，宰相不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俭足以为后世法，不可改。”议者多附宫人，帝曰：“京议善。”卒不徙。）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重校，奏下有省字。）而刊校益理。纳资为胥而仕者罢之，求遗书，凡增缮者，乃作艺文新志，制为之名曰《贞元御府群书新录》。始御府有食本钱，月权其赢以为膳。有馀，则学士与校理官颁分之，学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杀其二。书史之始至，入礼币钱六十缗，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书阁，广群官之堂，不取于将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门下，简武官，议典礼。上以为能，益器之。与信臣议，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视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帝器京，谓有宰相才，欲用之。会病狂易，自刺弗殊，遂不用。犹自考功员外再迁给事中。）用郑吏部、高太常为相，（十九年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郢、吏部侍郎郑瑜同平章事。）而以秘书命公，（帝疑京为忌者中伤，中人问贾相继，后对延英，帝谕遣，京沮骇走出，罢为秘书少监。）所以示优之也。

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马相如、扬雄之辞，而其诂训多《尚书》、《尔雅》之说，纪事朴实，不苟悦于人，世得以传其稿。其学自圣人之书以至百家诸子之言，推黄、炎之事，涉历代洎国朝之故实，钩引贯穿，举大苞小，若太仓之蓄，崇山之载，浩浩乎不可知也，岂扬子所谓仲尼驾说者耶？

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诚也，太庙之东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夺也，立言之不可诬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类朱云，（《汉书》：朱云请于成帝曰：“愿得尚方斩马剑，斩佞臣一人头。”上大怒，命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其孝类颖考叔，（《左传·隐元年》：郑伯置姜氏于城颖，既而悔之。颖考叔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请以遗母。公曰：“尔有母遗，么我独无。”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廉类公仪休，（《史记》：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它辞鱼、燔机事皆类是。）而又文以文之，学以辅之，而天子以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时，而不为公卿者，病也。故议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终焉。

公之丧，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没，毁也。夫人之父曰偕，司农卿。祖曰某，赠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贤吏也，（公前为集贤殿正字。）得公之遗事于其家，书而授公之友，（一作文。）以志公之墓。谨状。永贞元年八月五日，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宗元状。

●卷九·表铭碣谏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房）

李华

玄宗季年，逆将持兵。天锡房公，言正其倾。群凶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连覆二京。（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范阳节度安禄山反。十二月，陷东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十五载六月，玄宗狩蜀，禄山陷西京。）爰命监抚，理兵北朔。（辛丑，皇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度支副使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卢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判西行军司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登贤为辅，让子以续。公赉册书，亦捧瑞玉。（七月，玄宗至普安，以宪部侍郎求谒见，即日以同平章事。是日太子即位于灵武。八月己亥，玄宗命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圣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踊跃。命帅中军，谋歼羿、浞。（十月，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辛丑，以中军、北军，及安禄山之众战于陈涛斜，败绩。）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则佞生。柄不在公，象昏^a明。退师储宫，出守函谷。（二载五月，罢为太子少师。）入为尚书，正色谔谔。（乾元元年四月，以为礼部尚书。）又刺汾、浍，遽临彭、濮。（寻出为晋州刺史。八月，改为汉州刺史。）何负而东？何负而西？公受挫抑，邦人凄凄。帝怀明德，俾不我迷。征拜秋官，金曰休哉。（宝应二年。）薨殂闾中，（广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闾州僧舍，年六十七。）国瘁人哀。（《诗》：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乔岳陨蹶，辅星昏霾。天子^且涕，追崇上台。（追赠太尉。）岩岩岱宗，瞻其峻极。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抚宜春，列郡是式。（天宝五载，杀括苍郡太守韦坚。坐与坚善，贬宜春太守。）建铭江滨，以慰南国。

○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德铭见上。一本，唐下有故字，无德字。）

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公羊传）文。》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称之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楚之僭，凡为县者皆曰公。（为，一作与，）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公羊传）：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王者之后若宋公，《（史记）：微子开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纣之庶兄也。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商后，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为王卿士若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诗·淇澳》，美卫武公能入相于周。《缁衣》，美郑武公父子并为司徒。郑武公父，即桓公也。《左传》：宫之奇谏曰：“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其臣称之，则列国皆然。师

之尊若太公。楚之为县者若叶公、白公。（为，一作与。《史记·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称公。叶公，公子高也。叶，亦楚邑名。叶，于涉切。）年之长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汉·儒林传》：毛公，赵人。申公，鲁人。又云：于鲁则申培公。培字音陪。今此作涪公，未详。涪，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虽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劳于蜀，人咸服其节；相肃宗，作训于岐，（至德元载九月，肃宗次顺化郡。自蜀至，为相如故，遂同至凤翔。凤翔即岐州也。）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爱，以成于德。用是进退，所居而事理辩，（辩，一作辨。）所去而人哀号。理袁人，袁人不胜其怀。（二袁字，它本并作远。）为文士赵郡李华铭公之德，乱，故不克立。

今刺史太原王涯（涯以左拾遗为翰林学士，进起居舍人。元和初，其甥皇甫以贤良对策忤宰相，涯坐避嫌，罢学士，再贬虢州司马。元和三年，徙为袁州刺史。）嘉公之道犹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一本作袁人不忘公之道，）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为也，人之思也。”乃增饰栋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悦，咸会陨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为卿士，道为三公，德为国师，年为元老。尝为县，县怀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泽。（濡，音儒，沾湿也。）凡我子孙，（我，一作公。）罔不戴慕。”盛德之词，文而不刻。（一作列。）更刺史数十，莫克兴起，乃卒归于王公。王公尝以机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遵，一作承。）刺於我邦，承公之理，（承字，一本作由，又一作序。）又能尊公之德，起遗文以昭前烈，则其入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惧其去我也遽，愿书于铭之阴，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后徙陕州夏县。《新史》列之《卓行传》。贞元十四年，公时年二十七，为集贤殿正字，作此碣。集又有《与太学诸生书》，论城事亦甚悉。）

四年五月，皇帝以银印赤绂，即隐所起阳公为谏议大夫。（贞元四年六月，以陕虢观察使李泌平章事，泌荐城可用为谏议大夫，赐绯衣银鱼袋。）后七年，廷诤恳至，累日不解，帝尤嘉异，迁为国子司业。（十一年四月，裴延龄诬宰相陆贽等，贽坐贬忠州别驾。帝怒甚，无敢言者。城即率拾遗王仲舒等数人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德宗怒，将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七月，下迁城国子司业。）旌直优贤，道光师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有太学生薛约者，尝学于城。十四年，以言事得罪，谪连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于门，与约饮，诀别涕泣，送之郊外。帝闻，以为党罪人

。九月，出城为道州刺史。韩曰：按城贬在十四年，逆数之，则上所云四年者当作三年，字误。）太学生鲁郡季傥、（一作傖。）庐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或云二百七十人，）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吁，音裕，吁也。《书》，无辜天。）愿乞复旧。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诏。翌日，会徒北向如初。行至延喜门，公使追夺其章，遮道愿罢，遂不果献。生徒嗷嗷，（牛刀切。）相眄徘徊。（相，一作顾。眄，邪视也。）昔公之来，仁风扇扬。暴个敖革面，（个敖，音傲。）柔需有立。（需，乳兗切，一作懦，又作𦉳。）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当职施政，示人准程。良士勇善，伪夫去饰。堕者益勤，诞者益恭。沉酗腆酒，（酗，酒■A 1 7也。腆，多也。酗，吁句切。腆，它典切。酗，亦作句。）斥逐郊遂。（《王制》：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违亲三岁，罢退乡党。令未及下，乞归就养者二十余人。（城为司业，引诸生告之曰：“凡学，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宁有久不省其亲者乎？”明日，谒城以归养者二十有余人。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礼顺克彰，孝悌以兴。则又讲贯经籍，俾达奥义。简习孝秀，俾极儒业。（城又简秀才德行升堂上，沉酗不率教者皆罢。躬讲经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冠屨裳衣，由公而严。进退揖让，由公而仪。公征甚遐，（谓城为道州，其行甚远也。）吾党谁师？遂相与咨度署吏，布告诸儒。愿立贞珉，侔高状明。乃访于学古之士，纪公名字，垂宪于后。

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隐于条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嶷，鱼力切，又鱼其切。）道德仁明，孝爱友悌。（城初隐中条山，与弟皆、域，常易衣出。年长不肯娶，以为既娶则间外姓，虽共处而益疏。）薰袭里，布闻天下。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怡性坦厚，荣位不足动其神。为司谏，义震于周行；为司业，爱加于生徒。（加，一作均。）宜乎立石，俾后是宪。其辞曰：

惟兹阳公，履道葆醇。爰初隐声，覆篲基仁。（孔子曰：“譬如平地，虽覆一篲，进，吾往也。”篲，盛土之器。覆，孚救切。篲，音匱。）德充而形，乃作谏臣。抗志励义，直道是陈。帝求师儒，贰我成均。开朗蒙滞，宣明德教。大和潜布，玄机密照。群生闻礼，后学知孝。进退作则，动言是效。匪公之轨，（轨，一作凡。）人用奚蹈？（奚，一作爰。）粗厉贪凌，（粗，仓胡切。）待公顺之。欺伪谲诈，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适其宜。夏楚废弛，尊严而威。（《礼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又曰：师严然后道尊。注：夏，舀也。楚，荆也。所以扑撻犯礼者。）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既肥，（《韩非子》：子夏始癯而后肥。有问之者，子夏曰：“吾战胜。”入问曰：“何为战胜？”子夏曰：“吾入见夫子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

二者战于胸臆，故癯。今见夫子之义胜，故肥也。”癯，音衢。文亦见《史记》。）荣如袞衣。公弃不用，惩咎内讼。既讼于内，犹公之悔。匪仁孰亲？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门？生徒上言，稽首帝阍。谓天盖高，曾莫我闻。青衿涕濡，填街盈衢。远送于南，望慕踟蹰。（上音驰，下音厨。）立石书德，用扬懿则。呜呼斯文！遗爱罔极。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一无唐故二字。陆先生名质，本名淳，字元冲，其后避宪宗讳，改赐名质。公集有《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云：“宗元出邵州，不克卒业于陆先生之门。”书末又谓：“始至是州，作陆文通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宣英读之。”此表作于邵州明矣。时元和元年丙戌，公年三十四。）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为传者五家，（《汉书·艺文志》：《春秋左传》三十卷，《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各十一卷。《邹氏》、《夹氏》有录无书。夹，音颊。）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秉觚牋，（觚，竹简也。字合作觚牋，木板，古者用以写书。）焦思虑，以为论注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很怒，（《说文》云：讦，面相斥罪相告谒也。很，不听从。一曰也。讦，居谒切。很，下垦切。）以辞气相击排冒没者，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视字，一本作睨。）莫得而本。则专其所学，以訾其所异，（訾，音紫，又即移切。《说文》：毁也。）党枯竹，护朽骨，以至于父子伤夷。（汉宣帝时，诏刘向受《谷梁春秋》。及其子歆校秘书，见《左氏传》，大好之。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君臣诋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圣人之难知也。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助，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天宝末，为州临海县主簿。上元二年，集三《传》释《春秋》。至大历五年而毕，号《集传》。啖，徒滥切。）洎赵匡，（匡，字伯淳，河东人。历淮南节度判官、洋州刺史。）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

先生字某，（见题注。）既读书，得制作之本，而获其师友。于是合古今，散同异，联之以言，累之以文。盖讲道者二十年，书而志之者又十馀年，其事大备，为《春秋集注》十篇、《辩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生人为主，（生，一作圣。）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旁魄，混同。《封禅书》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韵》除匹陌切外，别音托。注：《史记》：落托贫无家。《集韵》又作簿，音白各切。注云：声也。欧阳《尚书》：火流于王屋为乌，其声魄。韵中音义，于此不通。

今依《封禅书》，音步角切。亦作旁礴。《荀子》：杂能旁魄而无用。注：旁魄，广博也。《前汉》旁魄四塞注：，广被也。）胶葛下上，（胶葛，驱驰也。胶，或作，亦音胶。葛，音葛。《说文》：长远貌。一曰车马喧杂。）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为首，以周公为翼，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礼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好恶，皆去声。）既成，以授世之聪明之士，使陈而明之，故其书出焉，而先生为巨儒。用是为天子争臣，（天子有争臣七人。质佐淮南节度使少游幕府，少游荐之朝，授左拾遗。）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贞元二十一年四月，自给事中为太子侍读。）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质历台、信二州刺史。）永贞年，（是岁改为永贞元年，）侍东宫，言其所学，为《古君臣图》以献，而道达乎上。是岁，嗣天子践祚而理，（谓宪宗即位也。）尊优师儒，先生以疾闻，临问加礼。某月日，终于京师。（九月辛巳，质卒。）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

呜呼！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门人世儒，是以增恻。将葬，以先生为能文圣人之书通于后世，遂相与谥曰（与，一作以。）文通先生。后若干祀，有学其书者过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一无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一本无唐故二字。杨君，凝也。《新史·凝传》一如公碣，惟不载其以校书郎为书记耳。时岁在癸未，公年三十一，为监察御史里行。）

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书兵部郎中杨君卒。某日，葬于奉先县某原。既葬，其子侄洎家老，（家老，犹《左传》室老也。）谋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葬令，唐时丧葬之令。）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趺，足也。足为龟形，首为螭形也。《说文》云：螭无角，如龙而黄。趺，音夫。螭，丑知切。）降五品为碣，（《说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方趺圆首，（圆，一作圭。《说文》：圭，瑞玉，上圆下方。）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从碣之制，其世系则纪于大墓。（凝，虢州弘农人。远祖越恭公钧。钧生俭，西魏侍中。俭生文伟，隋安、温二州刺史。文伟生荣，荣生恪。恪生元政，司勋郎中。元政生志玄，殿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成名生凝。）

君讳凝，字懋功，与季弟凌生同日，（凌，字恭履。）不周月而孤。伯兄凭，（凭，字虚受，一字嗣仁。）翦发为童，家居于吴。太夫人母道尊爱，教饬谨备。君之昆弟，孝敬出于其性，礼范奉于其旧，克有成德，辑其休光。

（辑，音集，敛也。）东薄海、岱，南极衡、巫，文学者皆知诵其词，而以为

模准；进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举进士，（大历三年，凝举进士第。）以校书郎为书记，（兴元元年正月，以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凝自秘书省校书郎为其府掌书记。）毗赞元侯，于汉之阴，式徙荆州，（贞元三年闰五月，泽徙荆南节度使，凝随府迁。）由协律郎三转御史。元戎出师，用显厥谋，遂入王庭，为起居郎。书法不回，著垂国典。又为尚书司封员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送女从嫁曰媵。媵，以证切。）事连权右，斥退勿惮。直声彰闻，仍参选部，（仍，一本作乃。隋改吏部为选部，凝为吏部员外郎。）以驭群吏。奸臣席势，（席势，乘势也。）威福自己。他人求附离而不可得者，（一无可字。离，音丽。）公则却之。私以胥史求署，一皆罢遣。曰：“吾不以三尺法为己利害。”居丧致哀，内尽其志，外尽其物，而无有不得于心者。服除，为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诚。然卒中于讫皮辞。（《孟子》：讫皮辞知其所蔽。讫皮，彼义切，险讫皮也。）不得朝请，以检校吏部郎中为宣武军节度判官。（贞元十二年八月，凝自左司郎中为检校吏部郎中，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判官。）亳人缺守，往莅其政。孤老抚安，强猾戮死。垦凿尧卤，（尧，与饶同，山之多石者。卤，碱地。尧，丘交切。卤，音鲁。）芟艾榛荒，作爰田，（艾，与刈同。《左传·僖十五年》：作爰田。爰，易也。如《周礼》一易再易之田也。）以贍人食。浚决，潢污，筑复堤防，为落渠以定水祸。理不半岁，利垂千祀。会朝复命，次于汴郊，帅丧卒乱，不可以入，（十四年冬，凝朝正京师。十五年春，还汴。二月，节度使董晋卒，汴军乱，凝走还京师。）遂西走阙下。玺书迎门，劳徕甚备。以疾居家三年，复登于朝。（十八年，凝起家为兵部郎中。）遐迩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问，逾三月不赐告，（《汉律》有赐告。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复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其病。）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为之悲哀。

呜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强毅之志。内以和于亲戚，正于族属；外以信于朋友，施于政事。故身之进退，人之喜戚系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书咸曰孝友。君子谓杨氏其仁义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传于世。（凝有文二十卷，权德舆为之序云。）若某者，以姻旧获爱，（公，凭之婿，见《弘农杨氏志》。）不腆之文，君实知之。惟车马币玉，（《大丧礼》云：公玄束帛两马。《杂记》云：诸侯相含以璧。《左传·文五年》注：珠玉曰含，车马曰。《公羊》：丧事有。盖以乘马束帛。《谷梁》：贝玉曰含。）无可以称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周子谅也。按公此碣，子谅当是柳州人。时贞元十二年丙子，公年二十四，应博学宏词。）

有唐贞臣汝南周氏，讳某字某。以谏死，葬于某。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

在天宝年，有以谄谀至相位，（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以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贤臣放退。（二十四年十一月，侍中裴耀卿为尚书左丞相，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右丞相，并罢知政事。）公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释文》：墀，涂地也。丹漆地，故称丹墀。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子谅以监察御史弹牛仙客非才，引讖书为证。上怒甚，亲加诘问，命左右曳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州，至蓝田而死。此云天宝，误也。晁氏《读书志》曰：温公《考异》辨之矣。）史臣书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议。於！古之不得其死者众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国，气震奸佞，动获其所，斯盖得其死者欤！公之德之才，洽于传闻，卒以不试，而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以为世轨。（一有者也二字。）第令生于定、哀之间，则孔子不曰“未见刚者”；出于秦、楚之后，则汉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兴王之用，没不遭圣人之叹，诚立志者之所悼也。故为之铭。铭曰：

忠为美，道是履。谏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纪，为臣轨兮。（一无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谏（吕君，名温，字化光，一字和叔，河中人，年四十卒。《周礼》：小史掌卿大夫之丧。读谏。谏谓生时行迹者也。一无唐故二字。时元和六年辛卯，公年三十九，在永。）

维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东平吕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藁，音杲。）呜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经百世。（经，一作孽。）不克而死，世亦无由知焉。君由道州（元和三年，贬道州刺史。）以陟为衡州。（五年，以政闻，改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饮酒，是月上戊，（六年八月八日戊子社。）不酒去乐，会哭于神所而归。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间，其哀声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呱呱，泣声。）盖尝闻于古而睹于今也。（睹，一作观。）君之志与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过十人。世徒读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于君其末也。（其，一作之。）呜呼！君之文章，宜端于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极言也，独其词耳；君之理行，宜极于天下，今其闻者，非君之尽力也，独其迹耳。万不试而一出焉，犹为当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则巍然为伟人，与世无穷，其可涯也？君所居官，为第三品，宜得谥于太常。余惧州吏逸其辞也，（州吏，一作刺史。）私为之谏，以志其行。其辞曰：

麟死鲁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获麟。）其灵不施。濯濯夫子

，故洁其仪。（言如麟之复出也。故一作胡。）冠仁服义，干櫓《书》、《诗》。（干櫓，盾也。《礼记》：礼义以为櫓。此则言以《书》、《诗》为干櫓也。櫓，音鲁。）忠贞继佩，智勇承綦。（綦，履饰。）跨腾商、周，尧、舜是师。道不胜祸，天固余欺。鬼神齐怒，（齐，一作不。）妖孽咸疑。（孽，鱼列切，一作{薛女}。）何付之德，而夺其时？呜呼哀哉！

命姓惟吕，勤唐以力。辅宁万邦，受胙尔国。（《史记》：齐太公吕尚，其先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吕。《国语》有曰：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吕。胙，报也。）维师元圣，（《诗》：维师尚父。《书》：聿求元圣。）周以降德。世征五侯，（《左传·僖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伊祖之则。嗣济厥武，前书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达其道，卓焉孔直。圣人有心，由我而得。（温从陆质治《春秋》。）敷施变化，动无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业，与古同极。

道不苟用，资仕乃扬。进于礼司，（试礼部也。）奋藻含章。决科联中，（贞元十四年，尚书左丞顾少连知礼部贡举，温中第。）休问用张。署讎百氏，（讎，校也。温为秘书省校书郎。）错综逾光。超都谏列，（温与王叔文、韦执谊善，再迁左拾遗。）屡皂其囊。（袁梦麒《汉制丛录》云：《汉官仪》：凡章奏皆启封，其言密事乃用皂囊。东方朔言文帝集书囊为殿帟，翟又言文帝饰帷于皂囊者，指此。其后，灵帝诏蔡邕指陈政要，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遵前制也。）帝殊尔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祸，款边求侍。（戎，谓吐蕃。款，叩也。求侍者，遣子入侍。）盛选邦良，难乎始使。君登御史，赞命承事。（二十年六月，以秘书监张荐为吐蕃吊祭使，温以工部郎中副之，转侍御史。）风动海豕（豕，而宣切，海之余地。）皇威以致。来总征赋，甲兹郎吏。（元和九年使还，温迁户部员外郎。）制用经邦，时推重器。诸臣之复，（一作後，非。）《周官》匪易。（《周礼》：宰夫之职，掌诸臣之复，万民之逆。注云：复，报也，反也。反报于王。）汉课笺奏，鲜云能备。（《后汉》：左雄奏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君自他曹，载出其技。（其，一作于。）笔削自任，群儒草议。正郎司刑，（温自户部员外郎迁司封员外郎、刑部郎中。）邦宪为贰。

（贰，副也。窦群为御史中丞，请温为知杂，故云邦宪为贰也。群，一作巩。当考。）纠逖伊肃，（纠，即纠字。《左传》：纠逖王慝。注云：逖，远也。有恶者纠而远之。一本作纠佞肃邪。）谄谀具畏。（一作邪谄具畏。）迁理于道，（三年，宰相李吉甫以疾在床，召医人陈登诊视，夜宿于安邑里第。温问知之，诘旦，令吏捕登诘问之，又劾奏吉甫交通术士。宪宗异之，召登而讯其

事皆虚。十月，再贬温道州刺史。）民服休嘉。恩疏若昵，惕迩如遐。实闭其卜，（汲黯为东海太守，卧卜不出。岁余，东海大治。）而抚于家。载其愉乐，申以无歌。赋无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顺风，从令无哗。繇蚕外邑，（繇作丝。一云繇字遥胄由三音。据文繇蚕外邑，恐字误。）我茧盈车。杂耕邻邦，我黍之华。既字其畜，亦艺其麻。鼓斯屏，（，音皋，大鼓也。屏，必郢切。）人喜则多。始富中教，（《论语》：“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兴良废邪。考绩既成，王用兴嗟。陟于岳滨，（温自道州迁衡州刺史。岳滨，衡岳之滨也。）言进其律。（《礼记·王制》：诸侯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号呼南竭，讴谣北溢。欺吏悍民，先声如失。逋租匿役，归诚自出。兼并既息，罢羸乃逸。惟昔举善，盗奔于邻。（《左传·文十六年》：晋士会为太傅，晋国之盗，逃奔于秦。）今我兴仁，化为齐人。惟昔富人，或赈之粟。（《左传·文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又襄二十九年，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饷国人粟，户一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灾？仁胡罹咎？俾民伊祐，（一本作怙。）而君不寿。矫矫贪凌，乃康乃茂。呜呼哀哉！

廩不余食，藏无积帛。（藏，才浪切。）内厚族姻，外周宾客。恒是悬罄，（《左传》：室如悬罄。）逮兹易箒。（箒，谓床第也。）僮无凶服，葬非旧陌。呜呼哀哉！

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礼记》：君子而时中。）希圣为徒。志存致君，笑咏唐、虞。揭兹日月，（《庄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以耀群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齿舌嗷嗷，（牛刀切。《说文》：众口愁也。）雷动风驱。良辰不偶，卒与祸俱。直道莫试，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穷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谥王都。诸生群吏，尚拥良图。故友咨怀，累行陈谏。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呜呼哀哉！

○唐故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并序一无唐故二字。魏府君弘简，史无传。公谓居又同，故哀而铭之。按公世系，其先河东人，父镇后徙于吴，则府君亦吴人矣。时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为监察御史里行。）

魏氏世墓于某县某原。唐兴，有闻士讳之者，（，他历切，又音狄。）与子及孙，咸举进士，嗣为儒，家绵州。涪城尉讳全缶，魏州临黄主簿讳钦慈，太常主簿讳緄，（音袞。）尚书膳部员外郎兼江陵少尹讳万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于行，才具而不得其禄。江陵府君益之以闳达之量，经纬之谋，故豪士贤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讳弘简，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礼闻于乡党。既仕，而法制立于官政。温柔发乎外，见而人莫不亲；直方存乎内，久而人莫不敬。由进士策贤良，连居科首。（建中元年，弘简中进士第

。贞元元年，又中贤良。）授太子校书，历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为判官副使，累授协律郎、大理评事，三为御史，（诸本多无三为两字。）赐绯鱼袋。在州六年，而人乐之。廉使崔衍曰：“吾敢专天下之士，独惠兹人乎？”（贞元十二年八月，衍自虢州刺史为宣歙池观察使，辟弘简为副。）遂献于天子，拜度支员外郎，转户部郎中。邦赋克举，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声，遐迩一辞。（一作一同，一作同辞。）且曰：“斯人也，而不得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

君尝三娶，而卒无主妇，庭无倚庐，（《扬雄传》：结以倚庐。孟康曰：在倚庐行三年丧。师古曰：倚墙至地为之。《江都易王传》服舍注：倚庐，堊室之次。若《礼记·问丧》云居于倚庐，此字祖也。）堂无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丧，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殡东者，咸加哀焉。凡为部从事，府丧而当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二，或作一。）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贫不得葬。故以禄仕游于诸侯，薄衣食，损车马，凡十有余事，卒获于厥心。其族属之无主后者，皆位于墓；娣侄之无归从者，咸会于家。由是处约以终其世。既敛，家宰庀其政。（家宰，即家老也，庀，治也，具也。庀，匹婢切。）视廩唯釜钟，（《左传·昭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是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釜，六斗四升也。十釜为钟，钟六斛四斗也。视廩唯釜钟，言其家无馀积。）视藏唯束帛，无余积焉。十有一月，遣车归于洛师。（《周礼·巾车》云：大丧饰遣车。遣车，送死者之车。《说文》：遣，祖奠也。《书》：朝至于洛师。洛师，洛阳。遣，诘战切。）某日，于墓。监察御史柳宗元闻其道而玩其文也久，居又同。（音翰，里门也。）故哀而铭之。其辞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畅周流，炳蔚纷纶。为周贤能，（《周礼》：乡大夫之职，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为汉贤良。（《汉·文帝纪》二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贤良科始此。）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 谟用扬。（《诗》：| 谟定命。|，大也。）二居郎位，征赋以理。休声载起，显命伊始。生而不寿，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济其美？有翩其旗，爰举裳帷。行道迟迟，望墓而归。象物是宜，（象物，明器。）卜筮孔时。里人作铭，不愧于辞。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志（公集又有《祭崔史君敏文》，即永州公也。文谓某等咸以罪戾，谪兹南方。志云：以某年月日归葬某县。则此志作于永州。）

维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己未

，殡于路寝。（庄三十二年《公羊传》云：薨于路寝。路寝者何？正寝也。注：天子诸侯皆有三寝，一高寝，二路寝，三小寝。）景寅，迁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归葬于某县某原，于皇考吏部侍郎赠户部尚书府君之墓。尚书讳漪，（于宜切。）玄宗南巡，内禅圣嗣，（禅，音擅。）府君以谋画定命，起一旅以复天下，（《左氏》：有众一旅，旅五百人。）厥功载焉。（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狩蜀，留太子讨贼。太子次平凉，朔方节度判官崔漪迎太子，治兵于朔方。七月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为肃宗。俗本作崔猗，字误。）尚书之先，曰贵乡丞赠太常少卿府君，讳子美。太常之先，曰扬州江都丞府君，讳道楨。（陟盈切。）行高位卑，华冠士族。

公讳某，（讳敏。）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澗洁，（澗，圭渊切，洁也。）以端其志；采群言之枝叶，植之以茂实，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备身佐环卫，（武德五年，改隋左右备身府曰左右府。显庆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唐·百官志》：左右千牛卫，上将军各一人，掌侍卫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备身左右执弓箭宿卫。又云：千牛备身左右各十二人，掌执御刀。）更、三原、蓝田尉，（，隶凤翔。蓝田、三原，隶京兆。皆县名。，音。音室。）仍有大故，三徙同位。（言三徙皆为尉也。）继授许州临颖、汝州龙兴令，推以直道，二邑齐风。哥舒曜尹河南，（曜，字子明，兴元元年自东都畿汝节度使迁河南尹。）鲸寇猾鹜，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粮刍茭，（一作为河南尉。《书》：峙乃糗粮，峙乃刍茭。糗，熬米麦也。茭，乾刍。糗，去久切，又丘救切。）戎备毕给，版图田洫，（《周礼》：听闾里以版图。版，户籍。图，地图。应劭云：沟，广四尺，深四尺。洫，广深倍于沟。洫，许域切。）民事时。迁扬州录事参军，实吴楚之大都会也。（都会者，谓一都之会。）政令烦拿，（汝加切。）贡举丛沓。一日不■ A 1 8，（《左氏传·昭公二十三年》：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观文意，■ A 1 8 当是葺字，传写作■ A 1 8 耳。诸《韵》无此字，唯吴本《楚辞》中有如此书者，今从。■ A 1 8，七入切。）镌譙四至，（镌字，本《汉书·薛宣传》故使掾平镌令。如淳曰：激切使自知过也。师古曰：琢凿也。譙字，本《汉书·高帝纪》哱因譙让羽。注：以辞相责也。镌，遵全切。譙，才笑切，亦作谯。）公为之优游有裕。长史司徒杜公与之揖让，异于宾僚。（贞元元年十二月，以杜佑为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佑奏敏为州参军。异字，一本作夷。）入为太子司议郎，拜归州刺史。岩险湍悍，人类鸟兽，古号难理。公克有声，迁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风浮俗鬼，（其俗尚鬼也。）户为胥徒，家有禳禩更。（禳禩更，皆除疫之祭。禩更，谓禩更御未至之害。一作禩会。禩更字诸《韵》并无，疑是梗字。《周礼》：女祝掌以时招梗禩会禳之

事。)大者虐鰥孤以盗邦赋，〈区支〉愚蒙以神讹言。悖于政经，莫有禁御。公于是修整部吏，黜侵袭牟渔者数百人，（牟，取也。）以付信于下，而征贡用集；擒戮妖师，毁蒿淫昏者千余室，（《礼记》：蒿凄怆。蒿，香臭之气。淫昏，《左氏》所谓淫昏之鬼也。，音薰。）以举正群枉，而田闾克和。宽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绅犹郁其望。体魄遽降，（《礼记》：体魄则降，志气在上。）哀何有穷？呜呼！

公前夫人徐州参军荥阳郑钜女，有子曰义和，早夭。后夫人万年尉范阳卢彤女，嘉淑之德，继闻宗族。有子曰贻哲、贻俭，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励、曰礼，诚愿志于墓，无忘公之德。铭曰：

孰为德门？清河浚源，（崔氏，清河郡人。）其流ㄩ ㄩ ㄩ ㄩ。（ㄩ ㄩ ㄩ ㄩ ㄩ，《说文》：转流也。一本作远哉ㄩ ㄩ ㄩ ㄩ。）世有显懿，扬其清芬。焕炳增华，昭于后昆。惟鲂与鲤，（《诗》：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崔氏，清河人，故以鲂鲤喻之，言世有显德也。鲂，音防。）旧史是尊。孰为茂功？尚书清风，（漪为户部尚书。）藹有其融。勃焉而兴，（《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披草从龙。（《易》：云从龙。此言漪从肃宗起灵武也。）布令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阳，克升于中。孰为惠政？公嗣馀庆，形于谣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黠，下八切。）妖风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于邑邦。）克扬休命。孰为遗爱？公去昭代，邦人斯。（《诗》：使我心，病也。，莫佩切。）始焉是赖，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会。何以铭之？徽音不昧。（徽，美也。）

○故永州刺史流配州崔君权厝志（崔君名简，字子敬。一无流配州四字。时元和七年壬辰，公年三十九，在永州。）

博陵崔君，（崔氏出自齐丁公吕，食邑于崔，因以为氏。后分清河、博陵二望。）由进士入山南西道节度府，（贞元五年，简中进士第。）始掌书记。（山南西道节度使辟为掌书记。）至府留后，凡五徙职。六增官，至刑部员外郎。出刺连、永两州。未至永，而连之人君。（，音诉。）御史按章具狱，坐流州。幼弟讼诸朝，天子黜连帅，（连帅，湖南观察使也。）罢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复。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处道洎守讷，奉君之丧，逾海水，不幸遇暴风，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时公为永州司马。）八月甲子，藁葬于社之北四百步。（，以醉切，又平上二音。社字下，一本无字，北字下有字。）

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给数敏辩，善谋画，南败蜀虜，（严砺屡破刘辟之师。）西遏戎师，其虑皆君之自出。后饵五石，（五石，丹砂之属。）病瘡且乱。（瘡，音阳，又音易，创痛也。）故不承于初。今

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东柳氏，（简娶公之姊。）德硕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公有《柳氏志》。）其葬，在长安东南少陵北。君以窜没，家又有海祸，力不克。三年，将复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颯为祖，晔为父。世文儒，积弥厚。（简五世祖太师。子挹，国子祭酒。挹子，为平章事。子颯。颯子晔，司直。晔子简。晔一作毕。）简其名，子敬字。（它本皆作字敬守。）年五十，增以二。华湘ㄗ，（音筮，水涯也。）非其地。后三年，辞当备。

○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一无唐故二字。裴府君葬在元和十三年，碣盖是时作，公年四十六，刺柳。）

公讳堇，字封叔，河东闻喜人。（闻喜，绛州县。）太尉公讳行俭，（行俭，字守约。）实高祖。侍中公讳光庭，（光庭，字连城，玄宗侍中。）实曾祖。刑部员外郎府君讳稹，（稹以荫仕，累迁起居郎、祠部员外郎。稹字，一本作植，非。）实祖。大理卿府君讳倣，实父。公由进士上第，（贞元三年，堇中进士。）校书崇文馆。（崇文有校书郎二人，掌校理书籍。）饬馆事，（饬，一作饰。）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贞元八年，隶左春坊。）后参京兆军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为太常主簿，（唐太常寺主簿二人，从七品上。）搜逖疑互，（逖，他历切。）探抉T隐，（抉，音决。T，音钝。）宿工老师，不得伏匿，皆来会堂下。耆股肱，（《左氏》、《国语》：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耆，致也。）役喉喙，以集乐事。作坐立二部伎图。卿奇其绩，奏超以为丞。（太常寺卿一人，丞二人。）司空杜公联奉崇陵、丰陵礼仪，再以为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七月，以太常卿杜黄裳平章事，为礼仪使。十月，葬崇陵。元和九年正月，顺宗崩。仍以杜黄裳为使。七月，葬丰陵，黄裳再辟堇为判官。）离纷ㄗ，（ㄗ，杂貌。）导滞塞，关百执事，条直显遂，司空拱手以成。自开元制礼，讳去《国恤》章，（高宗显庆三年正月，长孙无忌等上所修新礼，诏中外行之。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以为预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国恤》一篇，由是凶礼遂阙。至开元二十年九月，新礼成，遂因之不改。）累圣陵寝，皆因事揽缀。揽，音览。缀，株卫切。）取一切乃已，有司卒无所征。公乃撰《二陵集礼》，（公集有《裴君崇丰二陵集礼后序》。）藏之南阁。转殿中侍御史，仍拜尚书比部员外郎，会校成要，（比部员外郎掌勾会内外赋敛经费之事。会，大计也。《周礼》：听出入比其要会。注云：要会，计最之簿书。月计曰要，岁计曰会。）期岁毕具。刺金州，决高弛巢。（弛，弓解也。隙，坑塞也。弛，赏是切。巢，迄逆切。巢，当作隙，丘戟切。公集隙字皆作巢，检《韵》并无巢，惟有巢𠂔，音巢，县名也。）去人水祸，渚茭原

茅，辟成稻粱。陟万年令，丛剧辨肃，谈宴终日，人视之若居冗官然。会金州猾吏来，扬言恐喝，以烦褻事，（褻，音屑。）曰：“不得三十万，吾能为祸。”公大怒，召骂之，恣所为。吏巧以闻，御史按章具狱，再谪道州、循州为左掾。会赦，量移吉州长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_ㄒ泄卒。（_ㄒ，诗廉切。泄，音薛。）

始公以唯诺闻长安中，奔人危急，轻出财力，如索水火。性开荡，进交大官，不视齿类；挟同列，收下辈，（下辈，《汉书·灌夫传》：荐宠下辈。字本此。）细大毕欢。喜博弈，知声音，饮酒甚少，而工于纠谪。谣舞击_Φ，（_Φ，亦歌也。《诗》：或歌或_Φ。）纤屑促密，皆曲中节度，而终身不以酒气加人。昼接人事，夜读书考礼，收摺策牍，（《左传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疏云：策，简也。牍，方版也。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可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又云：《六经》之策，长二尺四寸。此策牍之别也。）未尝释手，以是重诸公间。初娶范阳卢氏，无子。后夫人柳氏，（柳氏，即公之姊。）德为九族冠。生三男子，丧其二焉。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于长安御宿之北原，（御宿，长安地名。《汉书》亦作御羞。）冢子铕（苏典切。或添泊永二字。）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铕以文书来柳州，告其叔舅宗元，愿碣于墓左。则涕为之铭，其辞曰：

有郁其馨，惟裴之卿。（堇父为大理卿。）世服大僚，（《书》：有服在大僚。谓世为大僚也。）仍耀烈名。封叔申之，（申，重也。）实惟其英。讎书宫闱，（谓校书崇文馆。）佐职于京。（谓为京兆府参军。）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仪考礼，大弁斯毕。（《书》：率循大卞。大卞，大法也。弁，与卞同。）鳩工展伎，（谓作坐立二部伎图。）爰备声律。或图或书，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史记·老子传》：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隐》曰：藏室史，乃周藏书室之史。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堇为殿中侍御史，故云史于柱下也。）郎于会司。（《周礼》：司会之职，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补注：堇为比部员外郎，故云郎于会司。会，古外切。）徼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怀。沟防汉浒，（汉浒，汉水之浒。浒，水际也。金州临汉，故云汉浒。）垫沃卒移。（《书》：下民昏垫。垫，都念切。）增我岁食，易其芋魁。（《前汉》：饭我豆食羹芋魁。）游手民，（《周礼》：民，无职事者，音闲。）相顾聚来。征为万年，治剧于都。百务叙成，谈宴以娱。谁恤谁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辞？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孟子》注：施施，犹扁扁，喜悦之貌。施，余支切。）更赦进资，庐陵是迁。人曰世德，宜

庆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赉，（《语》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赉，赐也。）期赐其还。（一作环。）鬼神不享，命殒在前。（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吴元济，十三年正月大赦，而董以十二年七月卒，故云殒命在前也。）长原有墓，高曾祖父，淑灵是。（淑灵，谓柳氏也。）封叔爰归，左右惟具。孤铄磨石，祈辞海隅。（将侯切，隅也。公时为永州刺史，为作此碣。）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卷十·志

○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并序张公名舟，事详见本篇。按《旧史》，公以元和元年为安南都护。五年七月，马总继之，则死及葬当在元和四、五年。此志铭在永州作。）

汉光中兴，马援雄绝域之志。（汉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反，自立为王。十七年，以马援为伏波将军往讨之。）晋武一统，陶璜布殊俗之恩。（《晋书》：陶璜字世英，孙皓时都督交州诸军事，晋武因而任之。在南方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安南，即古交州也，故举援、璜之事。）理随德成，功与时并。今皇帝载新景命，（今皇帝，宪宗也。《诗》：景命有仆。景命，明命也。）丕冒海隅。（《书》：丕冒，海隅出日。）时惟公祇复厥绩，交趾之理，（唐安南中都护府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改曰交州，治交趾。）续于前人。

公讳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彦师，朝散大夫、尚书驾部郎中。祖瑾，怀州武德县令。考清，朝议郎、试大理寺丞，赠右赞善大夫。咸有懿美，积为馀庆。公以忠肃循其中，以文术昭于外，推经旨以饰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靳州靳春主簿，句会敏给，（句会，会计也。会，古外切。）厥声显扬。仍以左领军卫兵曹为安南经略巡官，申固卫，有闻彰彻。（《左氏·昭三十一年传》：有名章彻。）转金吾卫判官。三历御史，绩用弘大，扬于天庭。加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换山南东道节度判官。复转郎中，为安南副都护，赐紫金鱼袋，充经略副使。迁检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史》：元和元年四月，舟自安南经略副使充本管都护。）

公自为吏，（即上所言为安南巡官副使云云。）习于海邦，凡其比较勤劳，利泽长久。去之则夷獠称乱，（去，谓为山南东道节度判官。獠，西南夷名。獠，鲁皓切，又竹巧切。）复至而寇攘顺化。及受命专征，得陈嘉谟，誓拔祸本，纳于夷轨。乃命一其贡奉，平其敛施。牧人尽区处之方，制国备刑体之法。道阻而通百货，地偏而具五人。储_レ待委积，（_レ待，待也。《周礼》

：门关之委积，以待施惠。委积，牢米薪菑之总名。储，音除。𠄎待，直里切。《羽猎赋》音雉。委，于伪切。积，子智切。）师旅无庚癸之呼；（《左氏·哀十三年传》：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对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登乎，则诺。”注云，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缮完板。（，筑完之板也。）控带兼戊己之位。（《西域志》：汉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二校尉。注：戊己中央，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处三十六国之中也。又戊己校尉，镇安西域，无常治处，亦犹戊己四季寄王。）文单环王，（单，虏姓。可单氏后改为单氏。文单，即陆真腊，一曰婆缕。环王，本林邑，一曰占不劳，一曰占婆。单，都寒切。）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左氏·昭五年传》：长毂九百。注：戎车。）海合滕艘。（滕艘，战船，所以突敌。音蒙冲。）再举而克殄其徒，（元和四年八月，环王寇安南，舟败其众三千人，获战象并王子五十九人。）廓地数圻，（圻，千里地。《左氏传》：今大国多数圻矣。圻，音祈。数字，一本作故。）以归于我理。乌蛮首帅，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易皮弁以冠带，化奸宄为诚敬，皆用周礼，率由汉仪。公患浮海之役，可济可覆，而无所恃，乃刳连乌，（连乌，疑是山名。刳，音枯。）以辟坦途。鬼工来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沃日之大，海也。）束成通沟；摩霄之阻，{折石}为高岸，（{折石}，音剔，又丑列切，毁也。《周官》有{折石}蒺氏。）而终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左传》：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乃复铜柱，（《广州记》：马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舟复之。马总充安南都护，夷獠便之，乃于汉所立铜柱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此志观之，则张公亦尝有是作，特史不书耳。）为正制。鼓铸既施，精坚是立。固圉之下，（圉，边陲。《左氏传》：亦聊以固吾圉也。）明若白黑，易野之守，（《周礼》：险野以人为主，易野以车为主。此言虽易而险也。易，以豉切。）险逾丘陵，而万世无虞。奇琛良货，（《尔雅》：琛，宝也。琛，丑林切。）溢于玉府；（《周礼》：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今本皆作玉府。）殊俗异类，盈于藁街。（《汉书·陈汤传》：郅支县头藁街。藁街，街名，蛮夷邸在此。邸，若唐鸿胪客馆。《三辅黄图》云：藁街在长安城门内。）优诏累旌其忠良，太史嗣书其功烈。就加国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户。凡再策勋，（桓二年《左传》：反行饮至，舍爵策勋。言书勋于策，纪有功也。）至上柱国，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伤辞有加。（伤辞，谓赠策也。）明年，其降某官与宗人号奉裳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孔子曰：卜其宅兆。宅，墓也。）葬用某月某日，人谋皆从，龟

兆袭吉。（《书》：龟筮协从，卜不习吉。注云：习，因也。今作袭，亦因也。）乃刻兹石，著公之阙，以志于丘，（音钏，又充芮切，空圻也。《周礼》：大丧甫。）以告于幽明。铭曰：

周限荆、衡，（荆、衡之地，在周非其所有，至秦始并为三十六郡。）秦开百粤。（秦始皇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平百粤，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前汉》注：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粤，与越同。）交州之治，炎刘是设。（汉武帝元鼎元年，定越地以为交趾郡。）德大来服，道消自绝。伏波南征，（见上注。）汉威载烈。宛陵北附，（孙皓降晋，手书敕璜归顺。晋武帝封璜为宛陵侯。）晋政爰发。我唐流泽，光于有截。（《诗》：海外有截。注云：四海之外，截亦整齐。）皇帝中兴，武城授钺。（言舟为都护也。）肃肃武城，惟夫之哲。（《诗》：哲夫成城。）更历毗赞，（言舟为巡官副使也。）显扬彰彻。既受休命，秉兹峻节。度其谋猷，守以廉洁，厚农薄征，匪貉匪桀。（《孟子》：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二十而取一，貉，音陌。）通商平货，有来胥悦。践山跨海，坚其鹤列。（《庄子》：必无盛鹤列于丽譙之间。注：鹤列，陈兵也。）制器足兵，溃兹蚁结。（《礼》：蚁结于四隅。）乌蛮屈服，文单翦灭。柔远开疆，会朝天阙。铜柱乃复，环山以{折石}。（《齐语》：环山于牢。环，绕也。{折石}，摘堕也。又见上注。{折石}，敕列切。）海无遘迕，（音午，又音忤。）寇罔逾越。琛赆之献，（赆，徐刃切，亦作赆。）周于穷发。（《庄子》：穷发之北。穷发，不毛之地。）帝嘉成德，载旌茂阙。增秩策勋，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亏大耋。（《易》：大耋之嗟凶。《说文》：年八十曰耋。耋，音迭。）邦人号呼，夷裔凄咽。卜葬长沙，连冈启穴。书铭荐辞，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经略招讨等使朝散大夫持节都督邕州诸军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并序据葬在元和十四年，志是时作。）

公讳某，（讳位。）字某，实惟文皇帝之玄孙。（太宗初谥文皇帝。）别子曰承乾，（《礼记·丧服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详见下注。别，笔列切。）为皇太子，以藩爱逼夺，危栗致祸，后封恒山，为愍王，赠荆州大都督。（太宗长子承乾，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九年立为皇太子。贞观中，魏王泰有宠于上，潜有夺嫡之意，由是废承乾为庶人。天宝中复故封。谥曰愍王。）继别曰象，蕲春郡太守，赠越州大都督，封郇国公。太宗曰比，（《礼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注曰：别子，为公子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以为祖。又曰：继别为宗者，别子之世嫡也。族人尊之，谓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继祢为小宗者，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谓之小宗。志谓别子曰

承乾，继别曰象，大宗曰比，以是推之可考矣。比，步田、毗宾二切。《说文》云：比，珠也。《夏书》作。）太子詹事，赠秘书监。生 e，（异、翼二音。）尚书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贵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继有功德。

公始以通经入崇文馆，（唐崇文馆学生二十人，课送举试如弘文馆。）登有司第，选同州参军，入佐金吾卫，（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以振武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奏位佐其府。）进太仆主簿，参引大驾。府移为左右神策行营兵马节度，以为推官。（永贞元年五月，以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镇奉天。复奏位为府推官。）拜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率，与帅同，将帅也。）进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团练判官。（永贞元年十一月，以御史大夫薛苹为湖南都团练使。苹辟位为判官。）以宽通简大，辅治得中道，府迁主后事。师人爱慕，欲以贞元故事为请。（《唐·藩镇传》：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至大历、贞元之间，其弊尤甚。公谓贞元故事者，盖欲擅署之也。）公恐惧抑留，复徙浙东为都团练副使。（元和三年正月，苹自湖南迁浙东。）转侍御史，又徙浙西，（一本二徙字并作从。）如其职，（五年八月，苹迁，仍以位为副使。）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苹。刺岳、信二州，得刘向秘书，以能卒化黄白，（《刘向传》：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向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日召徒试术，为仇家上变。就鞫无事，敕笞杀告者，犹降建州司马。（位为信州刺史，好黄老道，数祷祠。部将韦岳告位集方士图不轨，洪州监军高昌奏位谋大逆。追捕位，劾禁中。薛存诚、孔一日三表，请付御史台。诏与三司杂治。无反状，岳坐诬罔诛。贬位建州司马。诏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秘术，迹狎匪人，谓捕影之可求，乃先风之是点。名教之内，本无异端，典刑之中，岂容僻好？可守建州司马云。）陟刺泉州，会乌彘许夷（彘许字，诸《韵》无，疑是獠。《楚辞》：猛乌獠犬戎也。考之史传，盖是乌浒。乌浒，黄洞蛮也。一本作会乌浒夷叛，即无下刺字。《汉书·南蛮传》曰：交趾西有敢人国，今乌浒人是也。《选》：乌浒狼荒。注：南夷别名。作浒是。）刺杀郡吏，驱缚农民。诏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为经略招讨使。既至，则韬弓橐甲，（韬，弓衣。橐，囊也，所以藏甲。韬与同，它刀切。橐，音托。）去斥候，禁部内，无敢以贼名，使得自浣濯。（浣，胡管切。）诸酋长咸顿首送款，故虜护输税奉贡，愿比内郡人，遣子吏都督所。（言为吏于都督所也。）人复耕稼，无有威刑。居五月顷，有黑螭鼓江流，（螭，音痴，状似

龙而无角。)坏北岸，直城南门，覆船杀人然后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尝合汞、流黄、丹砂为紫丹，（汞，丹砂所化为水银也。汞，胡贡切，与𠄎同。）能入火不动，以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数日薨。实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缙五两，（缙，赤帛也。两，疋也。《周礼》：无过五两。注：五两，十端也。缙，题、体二音。两，去声。）无金银泉贝，（泉，钱别名。贝《说文》：海介虫。）几不克敛。夷人号呼致币归。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长安西南高阳原上。（穆，昭穆也。）

夫人陈氏，先公十五年没。父昙，亦都督邕州终。（贞元十三年六月，以陈昙为邕州经略使。）孤孟舆，愿且文。亚曰仲权，次曰季谋，年自九岁以下。有两婿，博陵崔行俭，劲峭有立志；荥阳郑师贞，敏捷能群，皆闻名。铭曰：

文浚维祥，（《文》：谓文皇帝。）实亘实延。家谗不嗣，（家，一作冢。）宗以支传。郇公克庸，詹事继贤。左丞，（，视力切，水清也。《诗》。其。）惟道之宣。公宽且惠，以教则顺。五参戎政，（谓佐金吾卫、左右神策行营、湖南、浙东、浙西，凡五府。）二佩郡印。（谓典岳、信二州。）师欢民爱，克怀以信。讫皮辞告讟。（一作讼。）卒白其讯。乌豸许猖狂，盗海剽山。帝命于南，逖彼群蛮。虎龙煌煌，英荡是将。（《周礼》：山国用虎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为之，英荡辅之。注：金为节，象龙虎之状。英荡，函器。或曰：英荡，画函。）舟之金玉，（《诗》：何以舟之？维玉及瑶。舟，带也。谓带以金玉。）以为公服。公既莅止，（莅，临莅也。《诗》：方叔莅止。）告以文理。推义赴仁，韬弓服矢。（韬，音韬。解见上。）辟是垣垒，完其父子。复我邦赋，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伐喜。蛮人涕怀，投刃以俟。方底成绩，虫孽告妖。悍石构灾，升屋而号。（详见《礼记·丧大记》，谓以衣升屋招魂也，号辄曰皋某复矣。皋，长声也。）椎{髟介}卉裳，（潘曰：{髟介}，《说文》曰簪结也，一曰覆髻也。《书》：岛夷卉服。卉犹蕉葛之属。椎，音捶。{髟介}，音介。卉，诘里切。）来賻来观。无々鳞原，（无，美也。《诗》：周原无々。无，音武。鳞，一作鲜。鲜，善也。《诗》：度其鲜原。）之显魂。松柏芊芊，（芊芊，草盛貌。芊，音千。）封域安安。代有高坟，尧文之孙。

○唐故邕管招讨副使试大理司直兼贵州刺史邓君墓志铭（并序邓氏出南阳、安定二望。商王武丁封叔父说于河北，是为邓侯，后因为氏。一曰本曼姓，春秋有邓侯吾离，后为楚所灭，因为氏焉。公谓刺史邓君为曼姓之裔，则系盖出此。京兆尹弘农公，杨凭也。据志云元和五年卒，明年某月日葬，志当是

五年作云。)

君讳某，字某，南阳人，汉司徒禹之世也。（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汉光武时为大司徒。）曾祖倚，皇连州普城令。（连，一本作建。）祖少立，皇沧州司马。考邕，皇左武卫兵曹参军。惟君敏给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干蛊之称，（《易》：干父之蛊。蛊，事也。蛊，音古。）洽于诸侯；信谨之迹，彰于所莅。故自始仕以至没世，未尝无闻焉。

初以试太常寺奉礼郎，更职于剑南、湖南、江西，前后连帅，咸器其能，以柄于事。于剑南，（剑南节度使韦皋辟佐其府。）则亭拟阅实，（亭，亦平也。阅实，谓检阅核实之也。《书》：阅实其罪。）以循官刑，（《书》：鞭作官刑。注云：官事之刑。循，一作修。）尽哀敬之情，（《书》：哀敬折狱。敬，一作矜。）致淑问之颂，（《诗》：淑问如皋陶。淑问，善听讼也。）宽猛之适，克合于中。于湖南，（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杨凭为湖南观察使，以邓佐其府。）则外按属城，内专平准，莅人锡石之地，（《周礼》：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禁厉以守之。《说文》：，铜铁朴石也。与矿同。，虢猛切。）参皐氏鼓铸之功。（《周礼》：皐氏为钟。两栾谓之铉，铉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溢山告祥，国用益贍，吏无并缘以巧法，（并，蒲浪切。）人无怨ウ以苦役。（ウ，音读，怨也。）凡处斯职，莫能加焉。于江西，（永贞元年十一月，以杨凭为江西观察使，以邓为从事。）则旁缉传置，下绳支郡，俾无有异政，以一于诏条，财赋之重，待君而理。无何，邕州经略使路公恕奏署试大理评事兼贵州刺史。（元和元年，邕管经略使路恕辟佐其府。）参帷幕之任，董龟虎之威，（龟，龟印。虎，虎符。谓其为贵州刺史也。）夷俗敬爱，革面受事。（《易》曰：小人革面。）朝廷将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赵良金为邕州，（二年，以良金为邕州。）复以君兼招讨判官。录其异能，奏加司直，升招讨副使兼统横、廉、贵三州事。ㄗ茸之下。（ㄗ，乱貌。ㄗ，莫江切。茸，如容切。）直道有立，犷悍之内，（犷，古猛切。悍，音汗。）义威必行。赋增而不扰，法一而无憾。然以忧栗闲于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齿牙之猾。（《晋语》：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齿牙为猾以象谗口之为害。道，一作遂。）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于公馆，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于潭州某原。夫人陇西李氏，大理评事练之女，年三十三，贞元十六年终于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礼具焉。

京兆尹弘农公（杨凭时尹京兆。）始由湖南为江西，再以君为从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于剧任，惜君之志，见屈于群疑，且以志授宗元，使备其阙。古者观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观其所使，（一本作以字。）而知

在下之诚。呜呼！可无辞乎？铭曰：

曼姓之裔，（《左传》：楚子夫人邓曼。邓，曼姓，后以国氏。）司徒隆汉。惟君是承，有植其干。始属奉常，出参藩翰。议谏西蜀，（谏，议狱也。谏，语蹇、鱼战、巨列三切。）平其狴犴。（《扬子》：狴犴使人多礼乎？狴犴，狱也。狴，部礼切。犴，音岸。）巡视南楚，总兹条贯。贸迁化居，（《书》：懋迁有无化居。今作贸。贸，交易也。化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居，谓近水者居鱼盐，近山者居林木之类也。）货殖攸赞。（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注：唯材货是封殖也。赞，助也。）改煎熔范，贡输增。（，数也。）既饬财赋，（饬，整备也。《周礼》饬化八材是也。）亦新传馆。（传，柱恋切。）去牧荒陬，（谓为贵州刺史。）肃其听断。襄文以息，（襄文，古夺攘字。）暴戾斯遁。行非选事，进不避难。始赖其宁，终闻见惮。（始，一本作治。）疾与忧积，志随魄散。年极中身，（《书》：文王受命惟中身。中身，年五十也。）葬兹高岸。才耶命耶？君子兴叹。

○吕侍御恭墓志（公尝为《衡州刺史东平吕君温谏》，今志其弟侍御恭之墓，其称述二君盖详。元和八年癸巳，永州作。）

吕氏世居河东，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为浙东道节度大使。（乾元二年六月，以延之为浙江东节度使。）延之生渭，为中书舍人、尚书礼部侍郎，刺湖南七州。（渭字君载，贞元十三年为礼部尚书，知贡举，擢裴延龄子操居上第，会入卜，遗私谒之书于廷。九月，罢为湖南观察使。）生四子，温、恭、俭、让。以温为尚书郎，再赠至右仆射。（初赠陕州大都督。元和初，温为户部员外郎，再赠渭尚书右仆射。）

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礼，或以为字，实惟吕氏宗子。尚气节，有勇略，不事小谨。读从横书，（《汉书》：从横十二家，一百七篇。盖出于行人之官。从，子容切。）理《阴符》、《握机》、《孙子》之术，（《周书》：《阴符》九篇。《握机》，亦兵书名。《孙子》十三篇。）曰：“我师尚父胄也。

（《诗》：维师尚父。师尚父吕望，恭之先也。）大父洎先人，咸统方岳。今天下将理平，蔡、兖、冀、幽，（蔡，吴元济。兖，李师道。冀，成德军。幽，卢龙军也。）洎戎犹负命。”蚤夜呼愤，以为宜得任爪牙，毕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为进士。吾之文不坠教戒，独武事未克纘厥绪。”（纘，作管切。）因弃去。从山南西道节度府掌书记，（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掌书记。）预谋画，不甚合，以试守军卫佐加协律郎，入荐为长安主簿。复出，以监察御史参江南西道都团练军事。（元和二年正月，以韦丹为江南西道都团练使，恭为军府参军。）府表进殿中侍御史，（府，即江南西道。）为桂管都防御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国尚书郑

公遮留，假岭南道节度判官。（元和五年三月，以故相礼部尚书郑为岭南节度使。至此年，恭去桂州，留为府判官。一云郑余庆。）至广州，病疰加〈疒带〉，（，旧本作疥。胥山沈公谓当作。梁元帝音该。又音皆。二日一发虐也。《说文》：热休寒作曰疰。疰，音虐。{疒带}，下病也。音带，又音帝。一作。《素问》曰：夏伤于暑，秋作疰。）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户部尚书延龄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瑰，曰特；女子三人：曰环，曰鸾，曰倩，皆幼。行于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阳，葬于大墓，款志。

吕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兴于世。温洎恭名为豪杰，知者以为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元和六年，温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恭貌奇壮，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寿考硕大，而又不克。吕氏之道恶乎兴！铭曰：

ㄣ 风ㄣ 风之风乎不可追，（《左氏·襄二十九年传》：吴季札来聘，为之歌《齐》，札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吕氏，太公后。当言泱泱，今作ㄣ 风ㄣ 风，误也。ㄣ 风ㄣ 风，大声也。ㄣ 风，音冯。）有志之大乎今安归？吕君去我死乎吾谁依！

○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君墓志（马君，史无传，表系亦莫详。时公在柳州作。）

元和九年月日，扶风马君卒。命于守龟，（命，占也。）于先君食。（食者，以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则为吉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来以状谒铭，宗元删取其辞，曰：君凡受署，（署，辟置。）往来桂州、岭南、江西、荆南道，（往来，一作往事。）皆大府。凡命官，更佐军卫录王府事、（谓为王府录事参军。）番禺令、（番禺，广州县名，音潘愚。）江陵户曹录府事、（亦谓为江陵府录事参军。）监察御史，皆为显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岭南节度府有押番舶使。舶，蛮夷泛海之舟。音白。）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汉书·文翁传》：太守举以为右职。注：高职也。又《贡禹传》：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凡所严事，御史中丞良、（良未详。）司徒佑、（兴元元年三月，杜佑为岭南节度使。）嗣曹王皋、（建中三年十月，以皋为江西观察使。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节度使。）尚书胄、（贞元十七年正月，以戴胄为江西观察使。八年二月，徙荆南节度使。）尚书伯仪、（大历十二年五月，以张伯仪为岭南节度使。建中三年三月，徙荆南节度使。）尚书昌，（元和元年四月，以赵昌为岭南节度使。三年四月，徙荆南节度使。）皆贤有劳诸侯。其善事，凡管岭南五府储寺，（五府，谓岭南、安南、桂、容、邕也。《韩文公集》有《送郑权尚书序》

，曰：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四十馀分四府，府各置帅。寺，丈里切。或作峙。）出卒致谷，以谋叶平哥舒晃，（大历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十年十一月，江西观察使路嗣恭讨平之。）假守州邑，（《汉·南粤王传》：郡县之职，或守或假。谓为番禺令、江陵府等官。）民以便安。殄火讹，杀吏威，海盐增算，邦赋大减，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为吏逾四十年，卒不见大者。今年至虑耗，（年至，谓七十当致仕也。今俗本误作年志。）终不能以筋力为人赢缩。”因罢休，以经书教子弟，不问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长者重许与闻，凡交大官，皆见礼。司徒佑尝以国事征，顾谓君曰：“愿以老母为累。”受托，奉视优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讳某，字某。曾祖某，某官。（一有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陇西李氏出，曰征，由进士为右卫胄曹，早没。次四子，皆京兆韦氏出，曰傲，曰仿，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宗一，公之弟也。）其铭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谋。虑寇以平，（寇，口候切，一本作役。）抚民以苏。僭火不孽，（一本作孽火不作，一本作僭夫不孽。）悍吏不牟。（二句，即前所云殄火讹，杀吏威”也。牟，侵牟。）惟宝于盐，（盐，一作，一作监。）亦赢其筹。公以忠施，私以义跻。既至于年，乃静于怀。衣柔膳甘，子侍孙携。（侍，一作掖。）观经考古，教导斯齐。克寿克乐，呜呼终哉！于阴之原，爰位其墓。千万子孙，来拜来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贬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孟公名常谦，事详注本篇。按公元和十年卒，志当作于十一年云。）

孟氏之孤曰遵庆，奉其父命书九篇，善状一篇，（善状，行状也。）来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将葬于某，敢请刻辞。

呜呼！公自假左赞善大夫、桓王司马、（无桓王。）太常少卿，为义成军中军兵马使，（贞元二年九月，以贾耽为义成军节度使，耽辟常谦为中军兵马使。）其帅魏国公耽为宰相，（九年五月，耽入为宰相。）命公佐领军卫将军。（左右领军卫将军各二人。）事德宗、顺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议大夫。居丧，会用兵于赵，（一无于字。）起复，居故官，为左神策行营先锋兵马使（元和四年十月，诏削夺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官爵，命神策右军中尉吐突承璀率兵讨之，以常谦为先锋兵马使。）知牙，而赵兵罢，（五年七月赦承宗。）不受禄，去金革，服丧终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马使。贬柳州司马。公尝佐魏公平襄阳，（佐，一作从。）靖梁州，（大历十四年十一月，以耽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建中三年十一月，以耽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常谦皆佐其府。）立义成军。（耽镇义成时，淄青李纳虽去

王号，外奉朝旨，而心常蓄并吞之谋。眈待之不疑，淄青将士皆心服，不敢异谋。）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军政，是以又为卫将军。虔恭洁廉，动得礼节。伐赵之役，坚立堡垒，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权力无能移。进不避患，退不败礼。安州迫寇壤，（安州迫淮西之境，时淮西吴元济叛。）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贬。明年，（元和十年。）用兵于蔡，（一无于字。）朝廷诸公泊外诸侯，咸以公为请。未及征，气乘肺，溢为水浮肤而卒，年六十。惟公志专于中，貌严于外。尝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图形刻像。闻国难，辄不寝食，谋度愤吒。（陟驾切，怒也。）以故病不可治。

曾祖某官，讳某。祖某官，讳某。父某官，讳某。公之讳曰常谦。子遵庆。弟曰某。铭曰：

鲁仲孙氏，其世为孟。（孟氏世出鲁桓公子仲孙之后。仲孙为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云。）贲勇光武，（贲，音奔。勇士孟贲。）轲儒绍圣。公传师法，以训戎政。执稽以庸，（稽，士卒兵器簿书也。《周礼》：听师田以简稽是也。）咸致厥命。济济于朝，冕服以光。墨非从利，（墨，谓墨其衰。）终役服丧。（服，一作复。）忠孝孔明，君子攸彰。（彰，一作明。）昔者云中，六级下吏。（魏尚为云中守，虏常一入，尚帅车骑击之。坐上功幕府差六级，文帝下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议。黜伏南荒，豪士歆。（音虚。歆音当协。）闻难以激，去食废寐。神乖气离，支膈莫遂。廷臣进言，侯伯拜章。帝命将施，俄仆于京。（京字误。）代山丸丸，植柏与松。（《诗》：松柏丸丸。丸丸，松柏高直之貌。它本作代山兀兀，恐非。）其名惟何？（名，一作下。）忠孝孟公。

○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公与凌君，元和元年同贬员外司马。此志永州作。集又有《哭连州员外凌司马》诗，《别集》又有《后志》，而诸本不载，今列之此篇后。）

年月日，（元和三年。）尚书都官员外郎、和州刺史、连州司马富春凌君讳准，卒于桂阳佛寺。（桂阳，连州。）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尝学《黄帝书》，切脉视病。今余肝伏以涩，（脉涩而不滑也。涩，音色。）肾浮以代，将不腊而死，审矣。（腊，岁终，祭名。《左传》：虞不腊矣。）凡余之学孔氏为忠孝礼信，而事固大谬，（《史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无以明乎国，子道无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谪徙丑地。上之得罚于天，以降被罪疾。余无以御也。敢以鬼事为累。”又告为老氏者某曰：“余生于辰，今而寓乎戌，（一本，戌作戊。元和三年，岁在戊子。）辰戌冲也，吾命与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惧不克归柩于吾乡，是州之南有大冈不食，（《檀弓》：子高曰：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

葬我焉。注：不食，谓不垦耕。）吾甚乐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志为请。

呜呼！君字宗一，以孝悌闻于其乡。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训于下。读书为文章，著《汉后春秋》二十余万言。又著《六经解围人文集》未就。有谋略，尚气节，周人之急，出货力犹弃比卑。（比，音匕。卑，旁卦切，与稗同。）年二十，以书干丞相。丞相以闻，试其文，日万言，擢为崇文馆校书郎。又以金吾兵曹为宁节度掌书记。Γ泾之乱，（建中四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推朱Γ为主。准时为宁掌书记，以谋佐其节度使韩游环破贼有功。一无Γ字。）以谋画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评事、御史，赐绯鱼袋。换节度判官，转殿中侍御史，府丧罢职。（贞元十二年五月，宁节度使张献甫卒。）后迁侍御史，为浙东廉使判官。（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贾全为浙东观察使，以准为判官。）抚循罢人，（罢，音疲。）按验污吏。吏人敬爱，厥绩以懋，粹然而光，声闻于上，召以为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自浙东召为翰林学士。）德宗崩，迺臣议秘三日乃下遗诏，君独抗危词，以语同列王彳丕，画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发丧，（癸巳，德宗崩，甲午发表。）六师万姓安其分。遂入为尚书郎，（迁尚书都官员外郎。）仍以文章侍从，由本官参度支，调发出纳，奸吏衰止。（王叔文兼度支盐铁副使，以准佐其府。一作奸利。）以连累出和州，降连州。（永贞元年九月，自都官员外郎贬和州刺史。十一月，再贬连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居母丧，不得归，而二弟继死。不食，哭泣，遂丧其明以没。盖君之行事如此，其报应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执友河东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于天下，离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过，（见题注。）故哭以为志，其辞哀焉。铭曰：

噫凌君，生不淑。学孔氏，扬芬郁。好谋谟，富天禄。讎禁书，（谓准尝为崇文馆校书郎。）赞推毂。（谓为宁掌书记。）观灵龟，护贞卜。徙东越，谕明牧。（为浙东观察判官。）罢人苏，污吏覆。升侍从，躬启沃。匡危疑，兴大福。吏尚书，徒隶肃。佐经邦，财用足。道之蹶，（音致。）身则辱。乌江垂，（乌江，和州。）九疑麓。（九疑，连州山名。）仍祸凶，遘兹酷。能知命，无怨毒。罪不泯，死由𠄎。（音戮。）何以葬？南岭曲。魂有灵，故乡复。封兹壤，归骨肉。为之铭，志陵谷。

○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元和四年，立太子宁王，肆赦。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为皇太子，降德音。二说未详孰是。）尝有非其罪，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连桂阳举其先人之柩，龟筮吉利，某年月归于杭之新城，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后志》志其时，立碣于坟东南隅

，申志于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后，以其孤之志，宜克承于初。艰其躬以延于无穷，承而大宜哉。

○故岭南盐铁院李侍御墓志（元和十四年作。）

天宝中，诏李氏由凉武昭王以下，（凉武昭王名，字玄盛，唐高祖其七世孙也。）皆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姑臧，郡凉州。）附属于宁、岐为族。（宁王宪、岐王范，玄宗兄弟。）曾祖生乐寿令昱，昱生虢州司马叶，（马，一作田。）世以儒闻。叶生监察御史浣，字濯纓，明两经，仕历永兴、临晋尉。会天子方事诛伐，南平蔡，（元和十二年十月，平蔡州。）北服赵，（十三年四月，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归于有司。）西走戎，（戎，谓吐蕃。）东讨齐鲁。（东平节度使李师道。）五年间，兵征卒戍，余行千里，凡进用，唯财赋为难。君以试大理评事佐荆南两税使，督天下诸侯之半，调食饶给，车击舟连。（或作运。）又守湖南盐铁转运院，（湖，一作湘。）以能迁官。移岭南，益积功劳，以介厉敦勤为率群吏先。（一无率字。）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庐江何氏，凡五世，世郑出，父曰士谔，季父曰士干，（士干，永泰二年及进士第，累为藩镇。）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导。女一人，曰某。夔、导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枢行万里，人咸观其礼焉。葬伊阙，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铭曰：

凉为帝基，（凉，即谓凉武昭王。）克顾厥胤。皇弘国牒，四邑显进。沂以属尊，世仕倚儒。宪宪濯纓，（宪，音显。）亦用学徒。既谷既官，式懋尔劳。四方用师，卒食之饶。致其廉介，率是诸侯。于荆于交，（佐荆南两税使。）关石是钧。（《书》：关石和钧。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于大，以尽其有。孰司寿夭？君不克久。吉日来，伊阙之墓。子嗣孙承，有达宜兴。（《左传·昭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铭诏于神，永永是征。

●卷十一·志谒诔

○故试大理评事裴君墓志（君之讳字，考之史表皆不详。元和十四年卒，志亦是时作也。）

裴氏之昭，（《说文》：庙昭穆，父为昭，南面。子为穆，北面。系从父坐。昭，音韶。）曰赠户部尚书讳某。（讳守真。）穆曰起居郎讳某。（讳侨卿。）生均州刺史讳某。（讳叔猷。）均州与其弟大理（大理，名伯言，为刑部员外郎，赠大理卿。）更为刑部郎，用文史名于朝，善杜礼书。长子曰某，（长子，叔猷之长子也。）射进士策，不中。去过汴，韩司徒弘迎取为从事，（弘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以闻，拜太子通事舍人，进大理评事。当伐蔡及郢，（蔡，谓吴元济。郢，谓李师道。）汴常为军首，赞佐有劳。既

事，将侍太夫人于京师，道发疽，（子余切。）元和十四年月日，终于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丧归葬于某县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长曰某，通两经，始杖且庐。铭曰：

世守不迁，秀于士乡。不利有司，爰客于梁。（谓射进士策不中，去为汴州从事。汴，大梁也。）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宫人理属，（人，一本作臣。宫人，谓为太子通事舍人。理属，进大理评事也。）仍受国命。南蔡北曹，（北曹，亦李师道也。师道有郓、曹、濮等十二州。）五载首兵。柔刚辅理，平视太平。马牛既宁，（谓放牛归马，皆获安宁也。）告养于京。（即上云将侍太夫人于京师。）栈车草草，我来周道。（《诗》：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栈车，役车也。周道，洛阳。栈，仕板切。）载饥载劳，神夺其孝。形经于洛，魂其焉如？庶终尔诚，阴侍里闾。膳饮不违，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从。铭之故人，以慰尔衷。

○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注具（本篇。元和六年在永州作。）

晋之乱，柳氏始分，曰耆，为汝南守，居河东。（耆父景猷，晋侍中，有二子。长曰耆，为汝南太守。少曰纯，为平阳太守。）又五世曰庆，相魏。（耆子恭，后赵河东太守，恭曾孙辑，宋州别驾，宋安郡守。辑子僧习，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为扬州大中正。僧习子庆，字更兴，后魏侍中、左仆射。）魏相之嗣曰旦，（旦，字匡德。）仕隋为黄门侍郎。其小宗曰楷，（《礼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祚者为小宗。旦二子：长曰则，次曰楷。以其居次，故为小宗。）至于唐，刺济、房、兰、廓四州。楷生夏县令府君讳绎。绎生司议郎府君讳遗爱。皆葬长安少陵原。遗爱生御史府君讳开，葬南阳。其嗣曰宽，字存谅，读其世书，扬于文辞，南方之人，多讽其什。颇学礼而善为容，（《汉·儒林传》：徐生善为颂。师古注：颂读为容。苏林注：《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容谓容貌威仪之事。）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进左骁卫兵曹，试大理评事，为岭南节度推官、荆南永安军判官。府罢，为游士，出桂阳，（桂阳郡郴州。）下广州，中厉气呕泄，卒于公馆。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国子祭酒。后娶河东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

君之从弟以君之丧归，过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从事岭南，其地多货，其民轻乱，能以简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宁，斗很仇怨，敦谕克顺。从公于荆，绥戎永安，仍专郡治，政用休阜。是时蜀寇始灭，（蜀寇刘辟。）邦人疮痍，怀君之泽，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于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显其声。今将以某月日葬，苟又不得令辞而志焉，是无以盖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请。”呜呼！余惧辞之不令以为

神羞，余曷敢不诺。铭曰：

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自庆以下四世为相封侯。重侯累将字出《后汉》。）中书之世，实曰兰州。（兰州，谓楷。）夏县政良，（夏县，谓绎。）司议德优。（司议，谓遗爱。）营营御史，（御史，谓开。）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储闱补吏，（谓为家令主簿。）环卫分曹。（谓为骁卫兵曹。）南越之庞，从事以宁。永安披攘，荐仍于兵。是董是经，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为和声。胡不使寿，而夺之龄？柩于海𠄎，（𠄎，海之余也。𠄎，而缘切。柩，一作挺。）圻于邓邦。（圻，穴也，谓塹葬南阳。圻，苦谤切。）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呱，音孤。）而不庐。（，音崔。）充充令妻，ㄩ首而居。（《礼记》：男子免而妇人ㄩ。ㄩ，以麻约髻也。ㄩ，庄华切。）鸟兽号鸣，助我踟蹰。（《礼记》：鸟兽丧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巡过其故乡。鸣号焉，踟蹰焉，乃能去之。）刻此悲辞，藏之奥隅。（《尔雅》：西南隅谓之奥。）

○故秘书郎姜君墓志（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秘书郎姜，（音谔，或作。）字某，开元皇帝外孙也。（母，玄宗女新平公主。）始，楚国公皎与上游，益贵幸，（皎与玄宗有龙潜之旧。先天二年，预诛窦怀贞等，以皎为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封楚国公。）子庆初，得尚某公主，（皎子庆初，生未1，玄宗许尚主，后沦落二十年。李林甫为相，即皎之甥，从容奏之。天宝十载，诏庆初尚主，授驸马都尉。）生。生三日，上曰：“他物无以饷吾孙。”即敕有司，以第六品告与绯衣银鱼，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终不徙。然其间在蜀、汉、荆、楚以大诸侯命守州邑，辄以劳称。时缺则复命。好游嗜音，以生富贵，畜妓，能传宫中声，贤豪大夫多与连欢。后加老风病，手足奇右，（奇，音畸，一作。）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载酒来，则出妓搏髀笑戏，（髀，音陞，股也。）观者尚识承平王孙故态。元和十四年月日终。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东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铭曰：

始贱终贵，于世为遂。幼荣老穷，在物为凶。均之得丧，谁缺谁丰？若君者银朱于始生，钟鼎以及壮。不矍矍进取，（矍，居缚切。矍矍，疾走貌。）不施施于骄伉。左弦右壶，乐以自放。虽老而客死，未尝戚乎己。与夫拳拳恐悸，蒙谄负义，得之拘拘，荣不盖愧，以终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犹优乎！

○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

孤君墓碣（贞元十八年蓝田尉作。）

呜呼！有唐仁人独孤君之墓，于其父太子舍人讳助之墓之后。自其祖赠太

子少保讳问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灞水，出蓝田谷，北入渭，隶长安。灞，音霸。）今王父营陵于其侧，故再世在此。呜呼！独孤君之道和而纯，其用端而明，内之为孝，外之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读书推孔子之道，必求诸其中。其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咸归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颜回者，能得于孔子，后之仰其贤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议者焉。呜呼！独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两颜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其信于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于天下乎，少四字。）使夫人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犹曰尚有一天道。嘻乎甚邪！君讳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举进士，（贞元十三年，申叔中进士。）又二年，居父丧，未练而没。（《礼记》：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练，小祥也。）盖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乡曰某乡，原曰某原。呜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于其友，而未信于天下。今记其知君者于墓：韩泰安平，南阳人。李行谏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赵郡赞皇人。柳宗元，河东解人。崔广略，清河人。（余人皆有名字，此独言广略，当是脱误。）韩愈退之，昌黎人。王涯黄津，太原人。吕温和叔，东平人。崔群敦诗，清河人。刘禹锡梦得，中山人。李景俭致用，陇西人。严休复玄锡，冯诩人。韦词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阳丞赵君墓志（赵公矜之死，自贞元十八年至元和十三年，凡十七载之久，来章乃能求于人所不知者而归之。公此志非以神其事，所以大其孝也。十三年作。）

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赵公矜，（其先河南新安人。）年四十二，（四，或作三。）客死于柳州，官为敛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来章始壮，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征书而名其人，皆死无能知者。来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穷，则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讫利（直廉切。晏本作利。）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贵。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贵神，冢土是守。（《书》：宜于冢土。冢土，社神。）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汉书》注，在颐曰须，颊曰髯。）其得实因。七日发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诸野，有叟荷杖而东者。（荷，担也。）问之，曰：“是故赵丞儿耶？吾为曹信，（一云于是。）是迺吾墓。噫，今则夷矣。（夷，平也。）直社之北二百举武，（《礼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迹也。）吾为子焉。”（《说文》：朝会束茅表位曰。《春秋》：置茅表坐。，子悦切。）辛亥启土，有木焉，发之，绯衣纁取衾，（《周礼》：三入为纁，五入为纁取，青赤色。纁取，将侯切。）凡自家之物皆在。（一无自字。）州之人皆为出涕。诚来章之孝，神付是叟，以与龟偶，不然，其协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

，月日葬于汝州龙兴县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之。矜之父曰渐，南郑尉。祖曰倩之，郢州司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弘安弟弘智，《唐史》有传。）始矜由明经为舞阳主簿，蔡帅反，（贞元十五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反。）犯难来归，擢授襄城主簿，赐绯鱼袋。后为襄阳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周礼》：墓大夫，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注：令族葬各从其亲。位，谓昭穆也。以，一作在。）时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铭。铭曰：

讫利也挈之，（挈，谓钻龟也。挈，音契。）信也之，有朱其绂，神具列之。恳恳来章，神实恫汝，（恫，音通，痛也。）锡之老叟，告以兆语。灵其鼓舞，从而父祖，孝斯有终，宜福是与。百越蓁蓁，（音榛。）羈鬼相望，（音忘。）有子而孝，独归故乡。涕盈其铭，旌尔勿忘。

○故温县主簿韩君墓志（贞元十六年作。）

有唐故温县主簿韩慎，字某，汉弓高侯其先也。（韩王信子颀当，封弓高侯。）徙于南阳，传世至今唐侍中讳瑗，（瑗，字伯玉，高宗时为相。）克用贞亮，奋于国难。侍中兄子郢州刺史讳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讳某，某生尚书库部郎中、万州刺史讳某，（郢州、著作郎、万州刺史，史皆不详其名字。）嗣以文行大其家业。君，万州长子也，（万州三子：慎、丰、泰。）以父任为建陵挽郎，（肃宗山陵。）累调授王府参军、襄州襄阳尉，至于是邑。贞元十六年，又调于天官署河阳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于长安永崇里先人之庐。又十有二日，龟策袭吉。（袭，因也。谓龟筮皆吉。）于咸阳洪渎原先人之墓，礼也。先三日，外姻家老（《左氏传》：士俞月，外姻至。）谋为之志。季弟泰（泰字安平，亦为祠部郎中。）哀不能文，故托于友焉。呜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为友。没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为爱。惟友爱出于孝，移于忠，施于人事，无往不达。余故得受其辞，书于石曰：

友而爱而，忠孝宜之。貌称其行，行称其词。贱而不寿，为善是悼。于祖考，初筮攸告。（《易》：初筮告。）季也之纯，置哀无垠。终窶且贫，（《诗》：终窶且贫。窶，郡羽切。）控于仁人。备物称家，（《礼记》：仲由问丧具，子曰：“称家之有无”。）其仪式陈。爰相其悲，载刻兹珉。

○东明张先生墓志（张因死于封，时公在永，封与永近，故其徒从公志墓。）

东明先生张氏曰因，尝有以文荐于天子，天子策试甚高，（因举诏策。）以为长安尉。一年，投去印绶，愿为黄、老术，诏许之。（因乞为道士，上许之。）居东明观三十馀年，受毕法道行峻异，得众真秘书诀，（，籍也。）聚经籍图史，侔于麟阁。（汉有麒麟阁，藏书之府。）以弟回降秩封州，先

生曰：“吾老矣，支体不可解也。”遂从以去。明年，回之子袭死，哭之恸，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宝讫贞元乙酉岁十月，（乙酉，当是贞元二十一年。）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师，吾生也，毕原，先人之归也，（毕原，在长安，文王所葬处。）必以返葬。”乃自为志而卒。明年（元和元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为碑以志于墓。辞曰：

匪禄而康，匪爵而荣。漠焉以虚，充焉以盈。言而不为华，光而不为名。介洁而周流，苞涵而清宁。幽观其形，与化为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婴。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独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从容以求，其得之耶？{汤皿}莽很悻，（悻，亦很也。{汤皿}，音荡。很，下恳切。悻，下耿切。旧本，悻作宰。胥山沈晦谓当作悻。）道之非耶？且夫亏恩坏礼，枯槁憔悴。（上音樵，下音萃。）隳圣图寿。（隳，规切。）离中就异。然与神鬼为偶，（，《说文》云：有所吹起。许勿切。字，见《梦归赋》注。）顽然以木石为类。倥侗而不实，（倥侗，音空同。）穷老而无死。先生之道，固知异夫如此也。”乃书于石以纪。

○虞鸣鹤诔（并序作之年月不可考，然公谓羁贯相亲，又云交欢二纪，盖公生于大历八年，自羁贯及二纪，当是贞元十四五年间矣。）

维某年月日，前进士虞九皋，字鸣鹤，终于长安亲仁里。既克葬于高阳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遗懿，求诸后土，申荐嘉名，实曰恭甫。乃作诔曰：

吴、虞之分，（《史记》：武王克殷，封太伯之后为二国：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蛮夷。）爰宅上阳。（僖五年《左传》：晋侯围上阳。注：上阳，虢所都。今云虞宅上阳，未详。）其后优游，在越为乡。（虞氏世为会稽人。会稽，越国。）延、诩辅汉，（后汉永平三年，延为太尉。八年，为司徒。十四年，自杀。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顺帝时，诩官尚书令。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诩，况甫切。）恢定封疆。东徙之贤，时惟仲翔。（《吴志》：虞翻，字仲翔，会稽馀姚人。）曰预曰喜，在晋克彰。（虞喜，字仲宁。弟预，字叔宁。翻之族也。）义笃斯文，有其芳。（《说文》：馨，馨香也。毗必、薄结二切。）秘书多能，垂耀于唐。（世南，字伯施，太宗时为秘书少监。）泊于汉阳，世德以昌。（汉阳，沔州郡名。九皋父当，终沔州刺史。）毗赞尚父，（九皋父当为郭尚父从事。）休征用阳。惟我先君，并时翱翔。（翱，牛刀切。翔，音祥。）洽主记室，（据公先表父镇掌书奏，盖与当共事。洽，当作狎。）蔚其耀光。实契伯仲，永永不忘。

汉阳元子，实绍其美。传袭儒风，彪炳文史。（《选》：符采彪炳。注

：玉之横文也。）克恭以孝，惟礼是履。誉洽于乡，论为秀士。（《礼》：命乡论秀士。注：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百郡之选，业于京师。昧没腾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则奋其仪。退默以谦，（默，一作然。）人悦而随。名卿是挈，先进咸推。方出群类，振耀于时。祸丁舅氏，漂沦海沂。捧诔号呼，匍匐增悲。丧有幼主，礼或多违。熟徇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艰若夷。竭诚丧具，申敬裳帷。万里来复，祇于墓。遽不凌节，俭而有度。由其温恭，守以贞固。行道咨嗟，观礼兴慕。复从乡赋，焕发其华。克不再举，闻于邦家。倚闾千里，观咏斯多。姻族盈门，载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庆归其乡，身终逆旅。生死已间，寿觞方举。贺书在途，委骨归土。哀欢易地，吊庆交户。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呜呼哀哉！

惟昔夏口，羈贯相亲。（镇为岳鄂都团练判官，当为沔州刺史，故公与九皋相善。夏口，鄂州也。羈贯，角也。《谷梁子》云：子生羈贯，成童不就师，父之罪也。贯，与同。）通家修好，讲道为邻。既冠于阼，（音祚。）思致其身。升于司徒，（《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及尔继年。（贞元九年，公举进士。）交欢二纪，莫间斯言。愉乎其和，确尔其坚。更为砥砺，（砥，音纸。）咸去韦弦。（西门豹以性刚急，常佩韦以自戒。董安于以性宽缓，常佩弦以自警。）今则遽已，吾其缺然。呜呼哀哉！

谏行谋谥，（音示，行之迹也。）惟古之道。生而无位，没有其号。惟是友生，徘徊顾悼。爰用壹惠，（《表記》：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幽明是告。温温其恭，惟德之经。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呜呼恭甫，钦此嘉名。

○故处士裴君墓志（君讳、字不可得而考，惟曾祖宁州公，即裴守真也。据《传》：守真之子六，次曰耀卿，相玄宗，又其次曰侨卿，即起居郎。故《志》曰起居郎，即丞相弟也。员外公，求之表系，其名俱不详。中丞公，即裴行立。守真之《传》曰：曾孙行立。而此志谓与裴君为弟兄，其系盖明甚。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河东闻喜裴君（闻喜，县名，在唐属绛州。裴君讳、字不可得而考。）讳某，字某，好学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终于京兆渭南墅。（承与切，田庐，又洲屿。）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为桂州都督、桂管观察使。公时为柳州刺史，其管内也，故云其僚。）以铭。君之出，河间邢群以状来告曰：“曾祖讳某，（讳守真。）宁州刺史，赠户部尚书。祖讳某，（讳侨卿。）起居郎。父讳某，（讳伯言。）尚书刑部员外郎，议官及浮图事独出，载在史册。以八使行天下，当河北道疑危顽很难处分之地，（分，扶问切。一无分字。）用天子命，制断得宜，于

时为第一，（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刑部员外郎裴伯言为幽、冀、泽、潞、磁、邢等道黜陟使。）天下皆仰以为相。会疾终，再赠至大理卿。”长老咸曰：“裴氏世积德，起居，丞相弟也，（丞相名耀卿，字焕之，事玄宗为丞相。）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闻而不大。”君以友悌恣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扬，岂天钟美于中丞，嗇而不克并耶？不然，君无位以夭，其可问哉？君前娶韦氏，成都少尹士谟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

（字、名二字误。）以文敏，中丞公尤爱幸，恒从，不幸卒于桂林。某举明经后，娶于薛氏，无子，父き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迁韦夫人之丧，（韦字，诸本作奉。）自万年来，有俟，犹异室。铭曰：

畴之沃沃，（《说文》：畴，耕治之田。）宜其嘉谷。有耕有耨，同施异禄。明昭次穆，（昭，音韶。）丞相之族。尚书之孙，大理之门。有庆实延，宜硕而繁。不位不年，晦于丘园。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释，太史是论。（即上云议官及浮图事载在史册也。摧佞，俗本作权佞，误。）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嗇丰福，不弃于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怀，祖考之依。郡人作铭，惟相其哀。（一作不并于君。）

○覃季子墓铭（本篇云永州作。《姓纂》云：覃本谭氏，避难改覃，又音寻，今岭南多此姓。）

覃季子，其人生爱书，贫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智切。）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到今，横竖钩贯，（竖，音树。）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庄》、《子思》、《晏》、《孟》下到今，（《鬻子》，书名。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汉志》：鬻子二十二篇。鬻，音育。）其术自儒、墨、名、法，（《汉志》有儒、墨、名、法等九流。）至于狗彘草木，凡有益于世者，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笃于闻，不以仕为事。黜陟使取其书以氏名闻，（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除太子校书。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阳县某乡。将死，叹曰：“宁有闻而穷乎，将无闻而丰乎？宁介而蹶乎，（一无乎字。蹶，音致。）将溷而遂乎？”（溷，胡困切。）葬其乡。（其乡，所死之乡也。）后若干年，柳先生来永州，戚其文不大于世，求其墓以石铭。铭曰：

困其独，丰其辱。

○续荥泽尉崔君墓志（前志，赠太傅崔公佑甫为之。佑甫既卒，而未克葬，故公续志以书其缓葬之故云。）

太傅公既志荥泽君之葬，明年，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卒。（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以河南少尹崔佑甫同平章事。明年建中元年六月卒，赠太傅

，一本云卒赠太傅，无以字。）蒙泽君之嗣曰膺，备物具货入于汴，汴陷于戎，（四年十二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陷汴州。）丧焉不果行。会世难，不幸膺亦死。膺之亚曰太素，（太素，膺之弟。）仕至云阳令，求其志，将行，谪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一作州。）犹有累，不克如其乡。大惧缓慢兹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启君之丧，至于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辞。又命河东柳某书缓故，且志终事之年月日。

●卷十二·表志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公永贞元年八月谪永州司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人卒于永。明年，归于侍御之墓。表当作于是时。）

呜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志焉。（殿中君，即公为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谓叔父殿中侍御史者是也。《墓表》及《版文》皆不载其讳。《唐宰相年表》亦止曰：某朔方营田副使、殿中侍御史。故其名不得考焉。）孤宗元不敢称道先德，然而无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陈而系其辞，（系辞者，谓系属于正文之下，犹《易·系辞》之义。）刻兹石表。

先君讳镇，字某。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庆，字更兴。河东解人，魏尚书左仆射。）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庆四子：机、弘、旦、肃。旦，字匡德，仕隋为黄门侍郎。）高祖讳楷，（旦二子：则，楷。）隋刺济、房、兰、廓四州。曾伯祖讳，（施只切。）字子燕，唐中书令。（则子，高宗永徽三年三月，为中书令。为侍御曾伯祖，则当为公高伯祖矣。《新史》公《传》及韩文公为公作《墓志》，皆云曾伯祖。若有误焉。）曾祖讳子夏，徐州长史。（楷二子：长曰子夏，次曰绎。）祖讳从裕，沧州清池令。皇考讳察躬，（察躬弟为临邛令。）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于河浒，（《诗》：在河之浒。浒，涯也。柳氏世家河东，故云。，音阳，又馀亮切。）士之称家风者归焉。

先君之道，得《诗》之群，（《诗》可以群。）《书》之政，（《汉·太史公传》：《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易》之直方大，（《易·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春秋》之惩劝。（杜预序《春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天宝末，经术高第。遇乱，奉德清君夫人（德清君夫人，镇母也。）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作《避暑赋》。合群从弟子侄，（侄，一本作姓。《前汉·田》：跪起如子姓。注：姓，生也。言同子礼，若己所生也。）讲《春秋左氏》、《易王氏》，ㄅㄅ无倦，（ㄅ，空旱切，又嘘旱切。）以忘其忧。德清君喜曰：“兹谓遁世无闷矣”。（《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遁，逃也。）乱有间，（间，去声，稍息也。

）举族如吴。无以为食，先君独乘驴无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给食。尝经山涧，水卒至，（卒，与猝同。）流抵大壑，得以无苦。被濡涂以行无愠容，观者哀悼而致礼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贵臣，（忤，音误，逆也。）死于吏舍，犹鞠其状。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贷其问。

既而以为天子平大难，发大号，且致太平。人罹兵戎，农去耒耜，宜以时兴太学，劝耦耕，（并二耜而耕，曰耦耕。）作《三老五更议》、（《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设三老五更之位。郑注云：三老象三辰，五更象五星。蔡邕云：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更当为叟。叟，老称。）《籍田书》，斋沐以献。道不果用，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尚父汾阳王居朔方，（尚父，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备礼延望，授左金吾卫仓曹参军，为节度推官，专掌书奏，进大理评事。以为刑法者，军旅之桢干，（《书》：峙乃桢干。注云：题曰桢，旁曰干。桢，音贞。）斥候者，边鄙之视听，不可以不具。作《晋文公三罪议》、（僖二十九年《左传》：晋文公杀颠颉、祁瞒、舟之侨，君子谓文公能用刑矣，三罪而民服。）《守边论》，议事确直，势不能容。表为晋州录事参军。晋之守，故将也，少文而悍，酣嗜杀戮，吏莫敢与之争。先君独抗以理，无辜将死，常以身笞，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音责。）而无以夺焉。以为自下绳上，其势将殆，作《泉竭木摧诗》。终秉直以免于耻，调长安主簿。居德清君之丧，哀有过而礼不逾，为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为太常博士。（常吏部名袞。）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吴，愿为宣城令。”三辞而后获，徙为宣城。四年，作阆乡令。（阆乡，属弘农。阆，音闻，又音珉。）考绩皆最，吏人怀思，立石颂德。迁殿中侍御史，为鄂岳沔都团练判官。元戎大攘狡虏，增地进律，（《记·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作《夏口破虏颂》。后数年，登朝为真，会宰相与宪府比周，诬陷正士，（陷，一作谄。）以校私仇。（贞元四年，陕虢观察使卢岳卒，岳妻分贲不及妾子。妾诉之，御史中丞卢仝召欲重妾罪，侍御史穆赞不听。仝召与窦参共诬赞受金，捕送狱。）有击登闻鼓以闻于上，上命先君总三司以听理，至则平反之。（镇时为殿中侍御史，诏镇与刑部员外郎李靓、大理卿杨为三司，覆治无之。反，音番。）为相者不敢恃威以济欲，为长者不敢怀私以请间，群冤获宥，邪党侧目，封章密献，归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中，丁仲切。）贬夔州司马。（逾年，参卒中以它事，贬镇夔州司马。）作《鹰诗》。居三年，丑类就殛，拜侍御史。（贞元八年四月，参得罪，复以镇为侍御史。）制书曰：“守正为心，疾恶不惧。”先君捧以流涕曰：（《笔墨闲录》曰：此本《太史公自叙》云迁俯首流涕曰云云。前贤文章，必有祖法。）“吾唯一子，爱甚，方谪去至蓝田，诀曰：‘吾目无涕’，今而不知衣之濡

也，抑有当我哉！”作《喜霁之歌》。副职持宪，以正经纪。

贞元九年，宗元得进士第。上问有司曰：“得无以朝士子冒进者乎？”有司以闻。上曰：“是故抗奸臣竄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是岁五月十七日，终于亲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万年县栖凤原。后十一年，宗元由御史为尚书郎。（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子行庆于下，申命崇赠，而有司草创颇缓。会宗元得罪，遂寝不行。

太夫人范阳卢氏，某官某之女，实有全德，为九族宗师。用柔明勤俭以行其志，用图史箴诫以施其教，故二女之归他姓，（镇二女，长适崔简，次适裴董。）咸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东县太君，会册太上皇后于兴庆宫。（永贞元年八月，宪宗尊其母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既乃宗元贬秩，（乃，一作及。）为永州司马，奉侍温，未尝见忧。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终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呜呼！宗元不谨先君之教，以陷大祸，幸而缓于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宠赠，又无以宁太夫人之饮食，天殛荐酷，名在刑书。不得手开玄堂以奉安，罪恶益大，世无所容。尚顾嗣续，不敢即死。支缀气息，以严邦刑。大惧祭祀之无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号叫万里，以毕其辞云。

○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东坡云：柳子厚记其先友六十七人于其墓碑之阴，考之于传，卓然知名者盖二十人。陈长方云：子厚《先友记》，乃用孔子《七十弟子传》体。）

袁高，河南人。（字公颐，沧州东光人。）以给事中敢谏争，贞直忠蹇，举无与比。（贞元元年正月，德宗欲用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刺史，命高草诏书，高不从，改命舍人草之。制出，高执之不下，因言杞奸邪，乃改杞澧州别驾。）能使所居官大，再赠至礼部尚书。（宪宗朝，宰相李吉甫言高忠蹇，特赠礼部尚书。见《袁恕己传》。）

姜公辅，（爱州日南人。）为内学士，以奇策取相位。（公辅为翰林学士，朱Γ叛，从帝幸奉天，屡献奇策。建中十四年十月，自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好谏诤，免。（从幸山南，唐安公主薨。主，上之长女也。诏厚其葬，公辅谏曰：“即平贼，主必归葬。今行道，所宜从俭，以济军兴。”帝怒。兴元元年四月，罢为太子左庶子。）后以罪贬。复为刺史，卒。（贞元八年十一月，贬公辅为泉州别驾。顺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

齐映，南阳人。（映，瀛州高阳人。今作南阳，误。）为相。（贞元二年正月，以映为同平章事。）以文敏显用。（有传。）

严郢，河南人。（字叔敖，华州华阴人。）刚厉好杀，号忠能。为京兆河南尹，（大历十四年三月，自河南尹水陆转运使为京兆尹。）御史大夫。（建

中二年七月，杨炎罢相，卢杞引为御史大夫。）善举职，为邪险构扇，以贬死。（是岁十月，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杞用郢罢炎，内忌之，因事出为贵州刺史。有传。）

元全柔，（后魏孝文皇帝之后。）河南人。气象甚伟，好以德报怨，恢然者也。为大官，有土地，（建中二年九月，自杭州刺史拜黔中观察使。贞元二年四月，迁湖南观察使。）入为太子宾客。

杜黄裳，京兆人。（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宝应二年，中进士第。）弘大人也，善言体要。为相。（永贞元年，宪宗监国，自太常卿平章事。）有墙仞，不佞。以谋克蜀，（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唯黄裳坚请讨除，宪宗从之。）加司空，出为河中节度。（元和二年正月，罢相，为河中节度使。有传。一本作加河中节度，无司空出为四字。）

刘公济，河间人。宽厚硕大，与物无忤。为渭北节度，（贞元十八年十一月，自同州刺史拜渭北坊节度使。）入为工部尚书，卒。（二十年正月，召为工部尚书。顷之，卒。）

杨氏兄弟者，弘农人。皆孝友，有文章。凭，（字虚受，一字嗣仁。）由江南西道（贞元元年十一月，自湖南观察使移镇江西。）入为散骑常侍。（自江西召为左散骑常侍。）凝，（字懋功。）以兵部郎中卒。（贞元十八年，拜兵部郎中，卒。附《杨凭传》。）凌，（字恭履。）以大理评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怀州河内人。）皆强毅仁孝。赞，为御史中丞。捍佞幸得贬。（字相明。累擢侍御史。陕虢观察使卢岳妻分贖不及妾子，妾诉之。卢召欲重妾罪，赞不听。召与宰相窦参共诬赞受金，捕送狱。弟赏上冤状，诏三司覆治，无之，出为郴州刺史。）后至宣池歙处置使。卒。（永贞元年八月，自常州刺史拜宣歙池观察处置使，十一月卒。）质，为尚书郎。以侍御史内供奉卒。最善文。（附《穆宁传》。）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仪。由浙东廉使为太子宾客。（贞元二年正月，自宣州刺史为浙东观察使。十三年三月，入为太子宾客。）

裴枢，同郡人。为御史。天子以隐罪诛吏，枢顿首愿白其状，以故贬。后为尚书郎。（附《裴遵庆传》。）

李舟，（字公度。）陇西人。有文学，俊辩，高志气。以尚书郎使危疑反侧者再，不辱命。（建中元年四月，泾原别驾刘文喜据州叛。命舟往使，文喜囚之。五月，文喜将刘海宾杀文喜降。二年，梁崇义欲为变，舟时为金部员外郎，遣诣襄州，谕旨以安之。诸道跋扈者，谓舟能覆城杀将。及至襄州，崇义恶之。上言军中疑惧，请易以他使。）其道大显。被谗妒，出为刺史，发痼卒

李，江夏人。（字建侯，扬州江都人。）果检自负，嶷然善为官。为御史中丞、京兆尹、（顺宗登极，拜御史中丞。永贞元年十月，迁京兆尹。元和元年二月，召为尚书右丞。八月，复为京兆尹。）凤翔节度。（二年六月，拜检校礼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有传。）

梁肃，安定人。（字敬之，一字宽中，隋刑部尚书毗五世孙，世居陆浑。）最能为文，（一作最号能为文。）以补阙修史。侍皇太子。（为皇太子诸王侍读。）卒赠礼部郎中。（有传。）

陈京，（字庆复。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大历六年中进士第。）泗上人。始为谏官，数谏诤。（德宗自奉天还京师，擢京左补阙，屡有谏诤。）有内行，文多诂训。为给事中。上方以为相，会惑疾，（惑，一作感。）自刃，发痼卒。（帝器京，谓有宰相才，欲用之，会病狂易，自刺弗殊。再迁给事中，卒。见《宰相表》。）

韩会，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至起居郎，贬官，卒。（大历十六年四月，自起居舍人贬韶州刺史，卒。见《宰相年表》。）

弟愈，文益奇。（有传。）

许孟容，吴人。（字公范，京兆长安人。大历十一年中进士第。）读书为文口辩，为给事中，常论事。由太常少卿为刑部侍郎。（贞元中，以讽谕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迁刑部侍郎。有传。）

李靛，（大历二年，靛举进士第。）陇西人。行义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与先君为三司者也。（贞元四年，靛为刑部员外郎，为大理卿，公父镇为殿中侍御史，覆穆赞之狱，事已见《镇墓志》。）其大理者曰杨，（大历九年进士。）无可言，犹以狱直为御史。

宇文邕，（大历二年进士。）河南人。有文，谨恇人也。为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复为刺史，卒。（见《宰相表》。）

袁滋，陈郡人。（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善篆书，文敏不竞。（不竞争也。）为相。（永贞元年七月，同平章事。）出使辱命，贬刺史。（是岁十月，以滋为四川节度使，征刘辟为给事中，滋畏辟不敢进。十一月，贬滋为吉州刺史。）复为义成军节度，卒。（元和元年七月，自吉州拜义成军节度使。至十二年，为湖南观察使，卒。是时未卒也。有传。）

卢群，范阳人。（字载初，系出范阳。）杂博，多所许与。使反侧之地，天子以为任事。（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决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诏。命群往蔡州诘之。少诚听命，以奉使称旨，迁检校秘书少监。）为义成军节

度，卒。（贞元十六年四月，拜义成军节度使。九月卒。有传。）

崔损，清河人。（字至无。系本博陵。大历十一年中进士第。）畏慎。为相，（贞元十二年十月，自谏议大夫平章事。）无所发明，（初，宰相赵憬卒，卢迈以病在告。议者谓选有德，及用损，中外怅失。而损性齷齪能自将，延英进见，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然不害物。天子独爱幸，以损为长者。（有传。）

郑余庆，荥阳人。（字居业，郑州荥阳人。大历十一年中进士第。）再为相。（贞元十四年七月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罢。永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罢。）始天下皆以为长者，及为大官，名益少。今为尚书、河南尹，无恙。（元年十一月，以余庆为河南尹，有传。）

郑利用，余庆从父兄也。（大历八年进士，利用祖长裕，许州长史。二子：谅、慈明。谅为冠氏令，生利用。慈明为太子舍人，生余庆。）真长者。由大理少卿为御史中丞，复由中丞为大理少卿。

李益，（字君虞。宰相揆之族子。大历四年中进士，长于歌诗。）陇西姑臧人。风流有文词。少有癖疾，（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复为尚书郎。

王纾，其弟绍，太原人。（绍，字德素，自太原徙京兆之万年。）绍得幸德宗，为尚书，在宰相之右。（贞元中，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德宗临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窦参、陆贽斥罢，中书取充位，惟绍谨密，眷待殊厚。主计凡八年，每政事多所关预，绍亦未尝一言漏于人。）今为徐泗节度。（元和元年十一月，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后以濠、泗二州隶其军。）纾有学术，（纾，大历十一年中进士第。娶公伯祖临邛令某之女。）鲁直，为尚书郎。（鲁，迟也。与《论语》参也鲁之义同。）

路泌，河南人。以尚书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己年八十有。既和戎，十五年不得归，无为言者。（字安期，其先阳平人。事浑，为副元帅判官。贞元三年闰五月，与尚结赞同盟于平凉，为蕃兵所劫。泌等六十余人陷虏中。十九年，吐蕃请和，其子隋三上疏，宜许，不报。《旧史》附《路隋传》。）

虞当，会稽人。（会稽馀姚人。）为郭尚父从事，终沔州刺史。以信闻。（当有子曰九皋，公有谏焉。）

贾，（大历二年进士第，古含切。）长乐人。善士也，为校书郎，卒。弟全，（大历四年进士。）至御史中丞。（贞元十八年正月，自常州刺史为浙东观察使。）

赵需，（大历六年进士。）天水人，早早儒士也。（旱字，当作，音况羽

切。商之冠名。《礼记·檀弓下篇》：殷人而祭。于赵需儒士无意义。今按公集《段太尉逸事状》云：太尉为人句々，常低首拱手。句，音火羽切，字出《吕氏春秋》，云然相乐也。今云赵需早早儒士也，宜当作。虽诸《韵》云冠名，恐亦自有训和煦、乐易义。）有名。至兵部郎中，卒。（贞元元年正月，以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刺史。需为补阙，上疏论其不可。）

张式，（大历七年进士。）南阳人。

张莒，（大历九年进士，）常山人。

张惟俭，（大历六年进士。）宣城当涂人。皆善言谏。式至河南尹。（贞元十六年九月，式自河南少尹迁大尹、水陆转运使。）莒，邓州刺史。惟俭，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字殷卿，其先自谯亳徙为京兆人。大历十四年中进士。）柔敏。至吏部侍郎。（贞元中至吏部侍郎，十五年卒。）世谓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处也。

卢景亮，涿人。（字长晦，幽州范阳人。大历六年中进士第。）有志义，多所激发。为谏官，奏书如水赴壑。坐贬，废弃甚久。（建中初，为右补阙，朱_二反，景亮劝德宗曰：“陛下罪己不至，则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义然多激发，与穆赞同在谏诤地。书数上，鲠毅无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漏上所语言，引善在己。帝怒，贬朗州司马，废抑二十年。）至顺宗时，为尚书郎，升中书舍人，卒。（宪宗时由和州别驾召还，再迁中书舍人，卒。）

杨於陵，（字达夫。）弘农人。善吏，敏秀者也。为中书舍人、京兆尹。（贞元末，为中书舍人，稍迁京兆尹。）

张因，某人。（京兆长安人。）举诏策，为长安尉。愿去官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永贞元年卒，公集有铭。）

高郢，渤海人。（字公楚，本渤海人，后徙卫州。）有文章，规矩自立者，不干贵幸。以太常为相，（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太常卿同平章事。）罢居尚书，（永贞元年正月，罢相，守刑部尚书。有传。）

唐次，北海人。（字文编，并州晋阳人。建中元年进士第。）有文章学行，义甚高。以尚书郎出为刺史，屏弃。（贞元中，宰相窦参荐之为礼部员外郎。八年，参贬官，次坐出为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馀年，不获进用。）永贞中，召以为中书舍人。道病，去长安七十里，死传舍。（永贞元年八月，以饶州刺史李吉甫为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为吏部郎中并知制诰。正拜次中书舍人，卒。）

苗拯，上党人。有学术，峭直。以谏议大夫漏泄省中语，贬万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公八世祖僧习二子：，庆。子带韦，带韦子祚，祚子范，范子齐物，齐物子喜，喜子并、中庸、中行。庆子旦，旦子楷，楷之子子夏，子夏子从裕，从裕子察躬，察躬子镇，镇子即公。故为族兄弟，）皆名有文。咸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登，字成伯。冕，字敬叔。蒲州河东人。）自其父芳，（字仲敷。）与冕并居集贤书府。冕文学益健，颇躁。自吏部郎中出为刺史。（贞元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岳、仓部郎中陆贽、工部侍郎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礼仪注》。时上甚嘉之。久之，以议论劲切，执政不喜，出为婺州刺史。）至福建廉使，卒。（贞元十二年三月，自婺州除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团练观察使。）登晚仕至、尚书郎、秘书少监。（附《柳芳传》。）

薛丹，同郡人。至尚书郎。

吕牧，东平人。（永泰二年中进士第。）由尚书郎刺泽州，卒。

崔稹，（字实方。清河人。）至检校郎官。（为检校金部郎中。）子群，为右补阙，赠给事中。（有传。）

房启，河南人。善清言。由万年令为容州经略。（贞元十一年，自万年除容管经略使。）

于申，河南人。至尚书郎。

常仲孺，（丞相袞之犹子。）河南人，今为谏议大夫。（见《宰相表》。）

苏弁，武功人。（字元容，京兆武功人。）好聚书，至三万卷。（弁聚书至三万卷，皆手自刊校。当时称与秘书埒。）与先君通书。以户部侍郎贬。（贞元初，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坐给长武城军粮朽败，贬汀州司户参军。）复为刺史。（数年，起为滁州刺史，卒。附《苏世长传》。）

崔，（蒲红切。）博陵人。善言名理。为御史、尚书郎。（元和初，为尚书郎，后为江西观察使。）

郑元均，（建中二年进士。）荥阳人。强抗，少所推让，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恽，（建中元年进士。恽，纾愤切。）陇西人。有史学。

韩衡，昌黎人。善士。

陈众甫，梓潼人。高志气。

薛伯高，同郡人。（一有河东二字。）好读书，号为长者。后至尚书，卒

。（见《宰相表》。）

张宣力，清河人。儒善，后表其名去力，但为宣。

自元均至宣力，皆没没无显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信让而大显，道博而无杂，今之世言交者以为端。敢悉书所尤厚者，附兹石以铭于背如右。（邵太史云：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虽不显，所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何也？贬永州尚如此，为尚书郎时可知。退之云：“不自贵重。”盖其资如此。）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即公之叔父尝铭先侍御者之墓表也。其名讳不可考。集元注云：为会葬人作。岂以其备书本道节度张公乃遣殿中监李辅忠致、侍御史韦重规等救助、汝南周公巢等琢石书德，以见其一时窆礼之盛耶！）

唐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东柳公于万年县之少陵原。公讳某，字某，邑居于虞乡。（虞乡，县名，属蒲州。）曾王父某官，（曾王父子夏，徐州长史。）王父某官，（王父从裕，沧州清池令。）皇考某官。（皇考察躬，湖州德清令。）奕世馀庆，从而未稔。济德流祉，其后宜大。秀而不实，（《论语》：秀而不实者有矣夫。）为善者惑。呜呼哀哉！

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庄。进止威仪，动有恒常。英风超伦，孤厉贞方。居室孝悌，与人信让。当职强毅，游刃立断。自少耽学，颇工为文。既穷日力，又继以夜。乡里推择，敦迫上道。乃与计偕，来游京师。观艺灵台，贡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问，群士羡慕。居数年，授河南府文学。教励生徒，撰择贡士。（《周礼》：大司马主群吏，撰车徒。注云：撰，谓择之也。撰，息转切。）儒党相贺，庶人观礼。秩满，渭北节度使（贞元二年七月，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论惟明为渭北坊节度使。）延为参佐，总齐军政，甚获能称，加太常寺协律郎。既丧主帅，（三年十一月，惟明卒于官。）罢归私室。方将脱遗纷埃，退与道俱。冲漠保神，优柔隶儒。四方闻风，交驰鹄书。载笔乘轺，（轺，使者所乘车。又曰小车。轺，音姚。）乃作参谋。出入朔方，陪佐戎车。（四年七月，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朔方宁节度使，表公为参谋。）迁大理评事，又加章绶。朱裳银印，宗党有耀。权略密勿，（《诗》：密勿从事。）潜机理照。完彼亭堡，时其讲教。实从我谋，邻国是效。改度支判官，转大理司直。出纳府库，颁给军食。下无讎敛，（力验切，讎一作储。）黔首休息。月校岁会，（《周礼》：岁有会。会，古外切。）莫不如画。（出《史记秦纪》：琅琊台刻颂秦德，举错必当，莫不如画。）库丰财羨，（羨，余也。羨，延面切。库，一作军。）制成计得。又迁殿中侍御史、度支营田副使

。分阨之寄，（阨，苦本切。）参制其半。柔以仁抚，刚以义断。戎臣坐啸，（《后汉书》：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坐啸。）公堂无事。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禄不及伐冰，（《礼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注：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伐，击也。）政不获专达。（《周礼·天官》：其属六十，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终于私馆，享年五十。呜呼痛哉！

奔骥骋力，中途足。（《说文》：，足跌也。，乌卧、于阮二切。）高鸿轻举，在云坠翼。凡我所知，哀恸无极。本道节度尚书朗宁王张公，（张献甫也。）震悼涕慕，不任于怀。临遣牙将试殿中监李辅忠监备凶礼，赙甚厚。

（赠死曰。赙，助也。，抚凤切。赙，符遇切。）行军司马侍御史韦重规等，（重规，大历五年登进士第。）匍匐救助，（《诗》：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事用无阙。丹素车，归于上京。撰期定宅，（撰，息转切。）莫有

■ A 2 0 素。（■ A 2 0，音愆。）故友诸生，宗人外姻，号恸会葬，哀礼咸申。克窆玄堂，（窆，音砭，悲验切。葬下棺也。）掩坎广轮。（《礼记》：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葬而封之，广轮掩坎，其高可隐。）顾眄无依，徘徊增哀。愿勒休声，延垂后贤。于是汝南周公巢等，（公巢，贞元十一年中进士。）相与琢石书德，用图不朽。文曰：

抱元淳，禀粹和。既强毅，又柔嘉。登仪曹，（谓试于礼部中进士。）耀文章。司学徒，（谓为河南府文学。）儒风扬。自渭北，来朔方。（来，一作佐。）戎政闲，黔首康。冠惠文，（柱后惠文，冠名。）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乐石，（乐石，泗滨之石，可为磬者。）篆遗德。（一作芳。）延休烈，垂宪则。于万年，长无极。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公既表殿中君，墓版又加详焉。殿中君名讳不可考，见先侍御墓表注。）

柳氏之先，自黄帝历周、鲁，其著者无骇，以字为展氏，（鲁孝公之子，字子展，谥曰夷伯。以王父字为氏。）禽氏以食菜为柳姓。（无骇生禽，字季，为鲁士师，谥曰惠。食菜于柳下，遂姓柳氏。菜，一作采，又作采。《广韵》：采，古者卿大夫食采地。采，音菜。《玉篇》引郭璞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厥后昌大，世家河东。呜呼！公讳某，字某，曾王父朝请大夫、徐州长史讳某，（子夏。）遗贞白之操，表仪宗门。王父朝请大夫、沧州清池令讳某，（从裕。）垂博裕之道，启佑后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讳某，（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扬家声。惟公端庄无谄，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群。其在闺门也，动合大和，皆由顺正。恺悌雍睦，莫有间言，故宗党歌之。其在公门也，释回措枉，（回，邪也。《记》曰：礼释曰。《语》曰

：举直错诸枉。）造次秉直。事不失当，举无秕政，（秕，音匕。）故官府诵之。用冲退径尽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称于外焉。用柔和博爱之道，以视遇孤弱，仁着于内焉。此公修己之大经也。自进士登高第，调受河南府文学。秩满，渭北节度使论惟明辟为从事，授太常寺协律郎。元戎即世，罢职家食。无何，朔方节度使张献甫辟署参谋，授大理评事，赐绯鱼袋。改度支判官，转大理司直，迁殿中侍御史，加度支营田副使。此公从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实司中府。匪颁有制，（《周礼》：八曰匪颁之式。注云：匪，分也。颁，读为班布之班。）会计明白。《（孟子》曰：孔子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呜呼，分阃委政，系公而成务；朝右虚位，待公而周事。宗门期公而光大，姻党仰公而振耀。贞元十二年，岁在景子，（唐讳丙字，以景字代。）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终于私馆，享年五十。痛矣！

夫人吴郡陆氏，（公有《陆氏志》。）洎仲弟综、季弟续、冢侄某等，（察躬子：镇、某、综、续。冢侄，即公也。）抱孤即位，牵率备礼。祇奉裳帷，归于京师。以某年（当作其年。）二月十八日庚寅，安厝于万年县之少陵原，（厝，音措。）礼也。公有男一人，（有一男曰曹婆，女一人曰喜子。）始六年矣，既而闵焉。在髻知孝，（髻，小儿垂髻也。髻，音迢。）呱呱涕洟。（呱，音孤。）凡我宗戚，抚视增恻。呜呼哀哉！

初，公元兄（元兄，镇。）以纯深之行端直之德，名闻於天下。（於，一作于。）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宪章肃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迁，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吊，（贞元九年，镇卒。）志夺礼废。公实敬承遗志，行有日矣，而闵凶荐及，不克终事。则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尽敬于孝养，致毁于居忧。表正宗姓，观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公之八世祖僧习事后魏，封方輿公，以孝德闻。）修词以藻德，振文而导志。以为理化之始，莫尊乎尧，作《尧祠颂》。以为述德之道，不忘于祖，作《始祖碑》。以为纪广大之后，叙正直之节，不嫌于亲，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志》。（镇墓志。）其余讽咏比兴，（上音鼻，下许应切。）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吴兴守”。（《南史》：柳恽，字文畅。好学，善尺牍。少工篇什，有“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之句。仕宋，为吴兴太守。）当官贞固，确乎不拔。持议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卫太史。”（《礼·檀弓》：卫有太史柳庄。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祔遂之。）率性廉介，怀贞抱洁。嗣家风之清白，绍遗训于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鲁士师。”（《论语》：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已

上四事，皆柳氏之先，文行之著者也。）兼备四德，具体而微，公之谓矣。

小子常以无兄弟，移其睦于朋友；少孤，移其孝于叔父。天将穷我而夺其志，故罔极之痛仍集焉！朴鲁甚，（语骇切。）不能文字，敢用书宗人之辞以致其直，故质而俚。辍哭纪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终焉。

○故弘农令柳府君坟前石表辞（令君及其夫人，卒于大历、建中间，葬于贞元十九年。公时为监察御史，唯辞不载令君之名，求之年表，亦无可考焉。）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丧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兰州府君讳某字某之墓。又东若干步，曰曾祖王父州府君讳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议郎府君讳某之墓。咸异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树之有丰杀，（《檀弓》：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反壤树之哉！”壤，谓封壤。树，谓种树。杀，所介切。）皆如律令。

府君讳某字某，由父任为太庙斋郎，更许昌、阳武、伊阙、华原尉，王屋丞，汝阴令。为弘农二年，推其诚心，裕于其人。辟土生谷，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给足，故人不札夭；教厉明具，故俗不争夺。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卢杞（杞，字子良。大历末，为虢州刺史。弘农县属虢州。）加礼褒旌，考绩绝尤。推君之政，风于下邑。命为吏部尚书郎。庾河南受命黜陟，（建中元年二月，命赵赞、卫晏、满经纶等十一人，分巡天下。庾字，或作更。）状君理绩殊异，宜升天朝，帝有叹焉。方图优升，命用不长，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殡于是邑。仍会危难，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尝为黔州录事参军，今无禄仕，而志不敢缓。初，君娶司农少卿京兆韦山之孙涇阳主簿回智之女，德容温良，大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举夫人之丧至于虢，举弘农君之丧，咸至于墓，窆焉。（窆，音砭，悲验切。）既窆，立石表于坟前，示后之人以无忘孝敬。

呜呼！世有难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驷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杀衣黜食，寒妻子，饥仆御，终身由之而志益不懈，为旅人徒跣万里，（跣，音铤。）以厄困终事，孝之难者欤！五十而慕者舜也，禄千仲而悲者曾子也，（庄子曰：“曾子后仕三千钟而不泊，吾心悲。”）圣且贤难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于世乎？

○志从父弟宗直殯（公自永贞元年九月，由礼部员外郎谪邵州刺史。十一月，又移永州司马。至元和十年正月，召至京。继出为柳州刺史，宗直与公俱，故死于柳。《韩昌黎集》有《雷塘祭雨文》。观此志，则知非昌黎作矣。）

从父弟宗直，生刚健好气，自字曰正夫。闻人善，立以为己师；闻恶，若己仇；见佞色谄笑者，不忍与坐语。善操觚牍，（上音孤，下音独。）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作文辞，淡泊尚古，谨声律，切事类。讠巽《汉书》文章为四十卷，（宗直讠巽《西汉文类》四十卷，公为之序。讠巽，与撰同。）歌谣言议，纤悉备具，连累贯统，好文者以为工。

“（工”，一作“功”。）读书不废蚤夜，以专故，得上气病。臌胀奔逆，（臌，皮也。一曰传也。《广韵》：腹前曰臌。胀，腹大也。臌，凌如切，音闾。胀，知亮切。）每作，害寝食，难俯仰。时少闲，又执业以兴，呻痛咏言，杂莫能知。

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凡业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举。艺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年三月，公为柳州刺史。）七月，南来从余。道加疟寒，数日良已。又从谒雨雷塘神所，（雷塘，柳州地名。州有雷山，两崖皆东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祷用俎鱼豆彘修形糈余阴酒，虔则应。）还戏灵泉上，洋洋而归，（洋洋下有“也”字，无“而”字。）卧至旦，呼之无闻，就视，形神离矣。呜呼！天实析余之形，残余之生，使是子也能无成！“（成”，一作“既”。）是月二十四日，出殡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归，与之俱，志其殡。

●卷十三·志

○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志（公谪永州司马，故太夫人卒于永。明年，归于京兆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公尚留永州，不得奉丧事以归，此志与《侍御墓表》同时作。）

先夫人姓卢氏，讳某，世家涿郡，（涿郡范阳人，涿，音卓。）寿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岁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于京兆万年栖凤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衔哀待刑，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侄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礼承事焉。呜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罟，（音戮，又力救切。）徙播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以速天祸，非天降之酷，将不幸而有恶子以及是也。又今无适主以葬。（适，音的。）天地有穷，此冤无穷。既举葬纆引，（“纆引”，与“引”同，羊晋切。《礼记·曾子问》：葬引至于恒。）犹以不肖之辞，（肖，一作孝。）拟述先德，且志其酷焉。

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

，柳氏之孝仁益闻。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大历十二年，公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皆”，一作“比”，又一作“日”。）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

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侄，皆远在数千里之外，必奉迎以来。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敌己者，友之如兄弟，无不得志者也。诸姑之有归，必废寝食，礼既备，尝有劳疾。先君将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贞元九年五月十七日，镇卒。）不得成礼。

既得命于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豕妇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则不敢暇，抑将任焉。若有日，（“若”，一作“苟”。）吾其行也。”及命为邵州，（永贞元年九月，公贬邵州刺史。）又喜曰：“吾愿得矣。”竟不至官而及于罪。（是岁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是岁之初，天子加恩群臣，（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二月，大赦，加恩群臣。）以宗元任御史、尚书郎，封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八月，会册太上皇后于兴庆宫，礼无违者。（永贞元年八月辛未，命妇会策太上皇后于兴庆宫。）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宪度，既获戾矣，今将大儆于后，以盖前恶，敬惧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而卒以无孝道，不能有报焉。

丧主子妇（一无“子”字。）七岁，（贞元十五年，公之妻杨卒。）而不果娶。窳穷徼，（吉吊切，境也，小路也。）人多疾殃，炎暑高蒸，（高，呼木、黑各、虚骄三切，火也。）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祷祠无所资，苍黄叫呼，遂遭大罚。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独生者谁也？为祸为逆，又顽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时，以至于今。灵车远去，而身独止，玄堂暂开而目不见。孤囚穷繫，（陟立切。）魄逝心坏。苍天苍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犹言犹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刻之坚石，措之幽阴，终天而止矣。

○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铭（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作。）

夫人，姓李氏，辩族姓者曰，赵郡赞皇之东祖。（赞皇，赵州县名。六国时，武安君李牧事赵，遂为赵人。晋司农丞楷徙居常山，有五子，辑、晃、芬、劲、睿，睿子兄弟居巷东，劲子盛兄弟居巷西，故睿为东祖，芬与弟劲共称西祖，辑与弟晃共称南祖。）祖某，为某官，父冲，为单父尉，夫人生于良族，嶷然殊异。及笄，（音稽，女十五而笄，《说文》云：笄，簪也。）德充于容，行践于言，高朗而不伤其柔，严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剪制之事，又能

为雅琴秦声操缦之具。（为雅琴，击琴也。杨惲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叩，击而歌之也。《礼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操缦，杂声也。操，七刀切。缦，末旦切。）妇道既备，宜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临邛令府君讳某，（此志不载临邛君讳，《新史》年表亦止载曰某为临邛令，它无所考，盖察躬兄也，邛，渠容切。）受夫人于李氏之庙，而归于正室。临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讳某。（讳从裕。）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讳某。（讳子夏。）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讳楷，常侍之兄，曰中书令讳。自中书以上，为宰相四世。（父则，则父旦，旦父庆，凡四世为相。）

噫！我伯祖以宗胄硕大而济其德厚，（“济”，一作“齐”。）夫人以族属清显而修其礼范，合二姓以承先祖，为士者荣之。故佐奉养，承祭祀，妇德用光，家道甚宜。无何，伯祖终于临邛而窆焉，夫人从子而返于淮浒。（浒，水涯之名。夫人家扬州，淮浒谓此。浒，音虎。）呜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尝不奉迎供养，必诚必亲。男既立，必使之有禄仕，女必使之有家。将嫁己子，必先择良士可以配诸姑者，定，然后议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

夫人生男一人，讳某，不幸终于宣州旌德尉。（此志不载其名，而曰旌德尉。史亦不载其名，而曰旌德令。恐史误作尉为令也。）女三人，皆得良婿。陇西李伯和为扬子丞，疾痹废痼而没。（“疾”，一作“病”。）太原王纾，（纾，工部员外郎端之子，其弟曰绍，《唐史》有传。纾，音舒。）今为右补阙。颍川陈萇，（萇，京之兄，公有京《行状》，萇，音长。）为校书郎、渭南尉，知名。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扬州至于京师，道路遇疾，遂馆于陈氏。以诸婿之良，诸女之养，无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岁六月二十九日，终于平康里。自小敛至于大敛，比及葬，则二婿实参主之。有孙二人，长曰曹郎，奉之以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万年县之少陵原，实栖凤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间，神心之所安也。

呜呼，嗣子早夭，临邛万里，以岁之不易，（《左传》昭四年之文。不易，有难也。）未克合，哀孰甚焉。诸姑命宗元以为斯志。（合，一作命。）以从人之道，内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为备。铭曰：

藹其芳，寿且康，大梁鹑火沉幽光。（大梁、鹑火，二星名。是年岁星在大梁，六月，日月会于鹑火。盖以纪卒之年月也。）夙沦夫子嗣又丧，（平声。）青帷不复岷之阳。（青，丧车饰。岷之阳，指临邛令窆所也。青，此见切，或作。）兆灵趾，栖凤里，艮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返此。子孙百代承灵祉，谁之言者青乌子。（《风俗通》曰：汉有青乌子，善数术。《唐·艺文

志》，葬书有《青乌子》三卷。《相冢书》曰：青乌子称山三重相连，名连华山。葬之，当出二千石。）

○叔妣吴郡陆氏夫人志文（陆氏，公叔父殿中君之配。公前作《殿中君墓版文》，在贞元十二年，时夫人尚无恙。是年十一月，而夫人卒，合焉，为此志。）

夫人讳则，字内仪，姓陆氏，家于吴郡，盖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国，家牒逸坠，故曾王父、王父之讳官，不克究知而阙其文。父覃，皇河南陆浑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礼。会伯舅为河南尹，撰择僚き，（撰，息袞切。）谓我文学掾仲父，（时殿中君为河南文学。）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归于我。（《左传》：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夫人之志也，温顺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逾于冢归，不敢侮于臣妾，（《记》：介妇毋敢敌耦冢妇。《孝经》：治家不敢失臣妾。）是宜允膺福寿，集成母仪。禀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终于长安太平里第。呜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就位，（，音崔。）女一人曰喜子，匍匐襁褓，（襁，举两切。褓，音保。）寄妇人之手。哀哉！盖衰门薄，神道不相，顾仲父违背于岁首，（正月九日，殿中君卒。）而夫人捐弃于是月。遗孤眇藐，未克承绍，凡我族属，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讳字爵齿，备于版文，今不书，惧再告也。

○亡姑渭南县尉陈君夫人权厝志（贞元十七年，公时调蓝田尉。）

唐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实乙丑。）前渭南县尉颍川陈君之夫人河东柳氏，（颍川陈君名萑。京之兄也。夫人柳氏，公叔父殿中君之女。）终于平康里。将终，告于陈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为陈氏介妇九年，谨飭不怠，以至于此，（一无“于”字。）命也。既成妇矣，宜于皇姑，从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养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尝，生君之子，不期月而殒；尝谓君宜有贵位，而不克见；执亲之丧，不得终纪，皆天谴之大者也。且愿杀礼，（杀，削也，降减也。杀，所介切。）以成吾私，迺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将俟君之不讳，而归复于正，其可也。”陈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权厝于城南，原曰栖凤，如夫人之志。且以时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于家，移于我之长；睦于族，施于我之党。是用宾而礼之，如益者之友，今则去我，已矣，吾无以报焉。他日尝谓子恚而文，愿以为志，庶幸而有知，将安子之为也，萑无恨矣。”呜呼！贵不必贤，寿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书夫人之世，以记于兹石。

夫人六代祖讳庆，五代祖讳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讳楷，为济州刺史。曾祖讳某，（讳子夏。）为徐州长史。祖讳某，（讳从裕。）为清池令。考讳某

，为临邛令。妣李氏，赵郡赞皇人。其他则俟改葬而后备。

○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不书其卒葬之年月。然其文曰：“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妇，如夫人之懿，而皆蚤世。”按裴氏妇葬以贞元十六年，则此文当与裴氏妇志相先后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为之志，（崔简，字子敬。）凡归于夫家，为妇为妻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乌可以已。今之制，凡志于墓者，琢密石，加盖于其上，用敢附碑阴之义，假兹石而书焉。

呜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异于人。孩而声和，幼而气柔。以吾族之大，尊长之多，（长，丁两切。）夫人自能言，而未尝误举其讳。与其类戏于家，游弄之具，未尝有争。先公自鄂如京师，（镇为鄂岳都团练判官。一本有“归”字。）其时事会世难，告教罕至，（“告”，一作“书”。）夫人忧劳逾月，默泣不食，又惧貽太夫人之忧虑，给以疾告，（给，欺也。给，音怠，上声。）书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工足以致美于服而不为异，言足以发扬于礼而不为辨。孝之至，敬之备，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会于贵寿，以至于斯，孰谓之天有知者耶？（一无之字。）

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妇，（幼适裴堇，字封叔。）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闻，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独存，孰谓天可问耶？（一本“问”字下有“者”字。）呜呼，痛其甚欤！遂濡血而书，（一作“以书”。）以志终天之哀与兹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参军裴君夫人墓志（年月日见本篇。公时为集贤正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书令讳，中书之弟曰徐州府君讳某，（讳子夏。）实有孝德，世其家业。清池府君讳某，（讳从裕。）继之以茂实。德清府君讳某，（讳察躬。）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讳某，（讳镇。）用贞信劲正，达于邦家。克生贤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礼部尚书讳行俭。（行俭，字守约，绛州闻喜人。高宗时，为礼部尚书。）礼部之子，曰侍中讳光庭，（光庭，字连城。开元时为宰相。）嗣用忠肃，书于国史。祠部府君讳稹，（光庭子稹，开元末为祠部员外郎。）业之以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讳傲，（音警。）用纯懿端亮，闻于天下。实生良子，以配夫人。（傲四子，坚、堇、埴、埧。夫人，堇之配也。）

呜呼，夫人与仁孝偕生，以礼顺偕长，始于家，纯如也；终于夫族，穆如也。其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与承顺，必称所欲。先君与太夫人恩遇

尤厚，故夫人侍侧，无威怒之教焉。天祸弊族，夙遭大故，我诸孤奉太夫人之养，不敢图死，至于复常。夫人三岁无汤沐，无盐酪，（音洛。）顿踊叫号，哀彻天地。外除发不胜筭，体不胜带。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犹不食，朝夕谕诲，仅而济焉。其为妻道也，贞顺之宜，恒服于身体；疑忌之虑，不萌于心术；忿怵之色，（忿怵，恨也。《礼记》：有所忿怵，则不得其正。怵，音致。）不兆于容貌，同焉而合于礼，婉焉而得其正。其为妇道也，惟听顺谨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备，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养，用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示涤濯，羞簋，（，黍稷圆器。簋，黍稷方器。）劳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则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门，（一本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而以睦于冢妇介妇，必敬必亲，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归厚，率由是也。呜呼！我之大谴欤？裴氏之大不幸欤？以夫人之德行，宜贵寿，宜康宁，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寿。良人官为参军事，（董时为京兆府参军。）不及偕其贵。骨髓之疾，实钟于身，以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终于光德里第。痛矣夫！

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视之如己，（一有“宗”字。）其家老、长妾、臧获之微，皆以其私奔谒于道路，祷鬼神、问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侧，尚虑积忧伤于尊怀，犹持形立气，给以少间。故二稚未齿，（二稚，崔六崔五。齿，毁齿，男八岁女七岁而齿。齿，初覲切。）良人在远，不及有绪言遗念以传于后。则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呜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阙其报施，独何咎欤？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师，望门而哭曰：“无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殒，魂气无不之也。次曰崔六，后夫人五旬而夭，因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无恙，托于乳媪，（乌皓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长安县之神禾原，从于先茔，于皇姑，宜也。

母弟号哭而为之志，毒痛凭塞，略不能具。敢告无愧辞，（“告”，一作“报”。）无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呜呼！至哀无文，至敬不饰，故无其辞。

○亡妻弘农杨氏志（贞元十五年，公时为集贤正字。）

亡妻弘农杨氏讳某。高祖皇司勋郎中讳某，（司勋，讳元政。）司勋生殿中侍御史讳某，（侍御史，讳志玄。）殿中生醴泉县尉讳某，（讳成名。）醴泉生今礼部郎中凝。（成名三子，凭字虚受，凝字懋功，凌字恭履。凝当作凭。凭尝为礼部郎中，集又有《祭杨詹事文》可见。今作凝恐非。）代济仁孝，号为德门。郎中娶于陇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连帅之任，历刺南部。（建中四年，以兼为鄂岳观察使。贞元元年，迁江西观察使。）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抚爱视遇者，殆过厚焉。

夫人小心敬顺，居宠益畏，终始无骄盈之色，亲党难之。五岁，（建中二年，年五岁。）属先妣之忌，饭僧于仁祠，就问其故，保傅以告，（保，音保。按诸韵无保字，恐止作保。）遂号泣不食。后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终身之戚焉。及许嫁于我，柔日既卜，（《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柔日，乙、丁、己、辛、癸是也。）乃归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于郎中最深。髻稚好言，（髻，音迢。）始于善谑，（《诗》：善戏谑兮。）虽间在他国，（元符京本，虽下空一字，一无间字。）终无异辞。凡十有三岁，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

夫人既归，事太夫人，（公之母卢氏，封河东县太君。）备敬养之道，敦睦夫党，致肃雍之美。主中馈，佐尝，怵惕之义，表于宗门。太夫人尝曰：“自吾得新归，增一孝女。”况又通家，爱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视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异于他门。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昭七年《左传》：孟縶之足，不能良行。注云：跛也。）未三岁，（一无未字。）孕而不育，（《易》渐之九三曰：妇孕不育，凶。）厥疾增甚。明年，以谒医求药之便，来归女氏永宁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实壬申。）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呜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顺淑茂，宜延于上寿；端明惠和，宜齿于贵位；生知孝爱之本，宜承于余庆。是三者皆虚其应，天可问乎？衰门多，（许慎切，谓隙罅也，又通作衅。）上天无，故自辛未，（辛未，贞元七年。）逮于兹岁，累服齐斩，继缠哀酷，（贞元九年五月，公父镇卒。十二年正月，叔父卒。十一月，叔妣陆氏卒。）其间冠衣纯采。（《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纯，之允切。）期月者，三而已矣。无乃以是累夫人之寿欤？悼恻之怀，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万年县栖凤原，从先莹，礼也。是岁，唐贞元十五年，龙集己卯，为之志云：

坤德柔顺，妇道肃雍。（《诗》曰，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惟若人兮，婉婉淑姿。（婉婉，顺也。婉，音宛。婉，音晚，又音免。）锵翔令容，（锵，七将切。）委穷尘兮。佳城郁郁，闭白日兮。（《博物》志：汉滕公夏侯婴死，公卿送葬，至东都门外，马不行，踏地悲鸣，得石棺，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之死同穴，（《诗》：之死矢靡它。又曰：死则同穴。公自言异时死则与之同穴。）归此室兮。

○下殇女子墓砖记（殇，未成人而死。礼：八岁至十一为下殇，十二至十五为中殇，十六至十九为长殇。公时谪永州作。）

下殇女子生长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

永州，凡十岁。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性柔惠，类可以为成人者，然卒夭。敛用缁褐，铭用砖甃，葬零陵东郭门外第二岗之西隅。铭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魂气无不之也，骨肉归复于此。（延陵季子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

○小侄女子墓砖记（公时在永州。）

字为雅，氏为柳。生甲申，（贞元十二年。）死己丑。（元和四年。）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东岗首。生而惠，命则夭。始也无，今何有？质之微，当速朽。铭兹瓦，期永久。

○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夫人，王叔文母也，公附叔文，故此铭极所称道，时贞元二十一年秋也。八月而宪宗立，叔文败，公亦相继贬黜。岂公作铭时犹未悟耶？其后《与许孟容书》谓：“是时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韩文公言曰：“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诚有当于公之心哉！）

夫人姓刘，其先汉河间王。（河间献王德，汉景帝长子。）王有明德，世绍显懿。（“绍”，一作“昭”。）至于唐，有文昭者，为绵州刺史，号良二千石。其嗣慎言，为仙居令、光州长史，克荷于前人。光州，（一有“君”字。）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从于北海王府君，（王，越州山阴人。叔文自言王猛之后云。）讳某。府君举明经，授任城尉左金吾卫兵曹。修经术，以求圣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会世多难，不克如志，卒以隐终。

夫人生二子：长曰彝伦，举五经，早夭；少曰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猷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叔文善棋，贞元初，出入东宫，娱侍太子，诡譎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尝为太子言民间之疾苦。）先帝弃万姓，（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嗣皇承大位。（丙申，顺宗即位。）公居禁中，| 谟定命，（诗之辞。）有扶翼经纬之绩。（自德宗大渐，王伾丕先入，称诏召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丕以叔文意，入言于宦官李忠言，称诏行下，外无知者。）由苏州司功参军，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二月，叔文以前苏州司功参军，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将明出纳，（《诗》：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又曰：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三月，以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赐紫金鱼袋。（五月，以叔文为户部侍郎，职如初，赐紫。）重轻开塞，有和钧肃给之效。（《书》：关石和钧。和钧，谓均平也。）内赞谟画，（一作谋谟。）不废其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卒于堂，盖贞元之二

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是日丁巳。）知道之士，为苍生惜焉。天子使中谒者临问其家，赙以布帛。

呜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贞顺以自处，孝谨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严肃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劳不懈；生户部五十有三年，（天宝十二年，叔文生。）而教戒无阙。年七十有九，而户部之道闻于天下，为大僚，垂紫绶，以就奉养。公卿侯王，咸造于门。既寿而昌，世用羡慕。然而天子有诏，俾定封邑，有司稽于论次，终以不及，时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于兵曹府君之墓。铭曰：

夫人之德，温柔敬直。承于阴教，式是嫔则。克生良子，用扬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平声。）若若紫绶，（《汉书》：印何累累，绶若若耶？若若，垂貌。）荣于高堂。惟昔孟氏，号为母师。在汉称贤，有戒不疑。（隳不疑也。）懿懿夫人，维其似之。山北之里，神禾之原。问于灵龟，此显魂，（，音秘。）勒石垂休，永永万年。

○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元和十二年作，公在柳州。）

唐永州刺史（唐，一作故。）博陵崔简（简，字子敬。）女讳媛，嫁为朗州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妻。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弦桐讽诗骚以为娱。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当世，其后病惑，得罪投州。（元和七年，卒于州。）诸女蓬垢滋号，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叔舅，公自谓。）归于薛。惟恭柔专勤，以为妇妻，恩其故他姬子杂己子，造次莫能辨。无伎忌之行，（伎，音置，恨也。）无犯迕之气，（迕，音午，逆也。）一亩之宅，言笑不闻于邻。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乳，产也。）病肝气逆肺，牵拘左腋，巫医不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饰（饰，一作饬。）容而终，年若干。某月日，迁柩于洛，某月日，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东。巽始佐河北军食有劳，未及录。会其长以罪闻，因从贬。（元和初，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以于皋谟、董溪为河北营粮料使，崔元受、韦岵、薛巽、王相等为判官，分给供馈。既罢兵，皋谟等坐赃数千缗，敕贷其死。六年五月，流皋谟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赐死。元受等从坐，皆逐岭表。）更大赦，方北迁，（元和十三年正月，以平淮西大赦天下。）而其室已祸。

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赞善大夫环，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书真藏。简之父曰大理司直{曰华}，祖曰某官颯。唐兴，中书令仁师议刑不孥。（贞观十六年，刑部以盗贼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左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等议请从重，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请依旧不改。时议者以汉及魏、晋谋反皆夷三族，欲依士廉等议，仁师为给事中，驳议以为不可，太宗从之。）其五世

，大父也。（仁师生搃，搃生液，液生颯，颯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韩作老老。）女子曰张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罗尼，丈夫子曰某，实后子。（按公作此志，元和十二年丁酉，十四年己亥卒。退之作墓志云：二子，长周六，始四岁；季周七，子厚卒乃生。以年考之，四岁者正崔氏出后子也。）

）铭曰：

翼翼仁师，惟仁之硕。（硕，一作“帅”。）一言刑轻，绵载二百。其庆中缺，曾玄不绩。简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祸六稔，数存如没。宜福而灾，伊谁云恤？惟薛之妇，德良才全。邻无言闻，臧获以虔，推仁抚庶，孩不异怜。兄公是怙，（公，一作“子”。）夫属忻然。{髟皮}屮峨峨，（{髟皮}，{髟易}也。屮，结发也。{髟皮}，音被。屮，音第。）筮豆维嘉。尝宾燕，其羞孔多。有有严，（，蒲必切，香也。）神飨斯何？奚仲、仲虺，（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十二世孙仲虺居薛，为汤左相，后以为氏。）胡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讹？淑人不居，谁任于家？书铭告哀，以岩阿。

○韦夫人坟记（族系不可得而考，公时在柳州作。）

韦夫人终成都，殁万年，迁柩渭南，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礼也。其族系如某人之志，棚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左传》：毁之，则朝而棚；不毁，则日中而棚。《说文》云：棚，举葬下土也。棚，逋邓切，又音朋。《礼》谓之封，《周官》谓之窆，音义并同，字又作崩。）子某为石刻而纳诸圻。

○马室女雷五葬志（公时在永州作。）

马室女雷五，父曰师儒，业进士。雷五生巧慧异甚，凡事丝纩文绣，（纩，音旷。）不类人所为者，余睹之甚骇。家贫，岁不易衣，而天姿洁清修严，恒若簪珠玑，衣纨，（纨，音丸。，胡谷切。）寥然不易为尘垢杂。年十五，病死；后二日，葬永州东郭东里。以其姨母为妓于余也，将死，曰：“吾闻柳公尝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于墓？”（一本作“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闻焉，既而闵焉。以攻石之后也，遂为砂书玄砖，（“为”，一作“用”。）追而纳诸墓。

●卷十四·对

○设渔者对智伯（按《史记·世家》及《通鉴》所载，智伯贪而无厌，卒抵于败。公之设为渔者对，其指切一时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灭范、中行，（智襄子，名瑶，文子踈之孙也。周贞定王十一年，帅韩、赵、魏而伐范、中行氏，灭之，共分其地以为邑。范，谓范昭子吉射。中行，谓中行文子荀寅。瑶，音摇。）志益大，合韩、魏围赵，水晋阳。

（贞定王十六年，智伯约魏桓子、韩康子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灌之。“水”，一作“于”。）智伯瑶乘舟以临赵，且又往来观水之所自，务速取焉。

群渔者有一人坐渔，智伯怪而问焉。曰：“若渔几何？”（若，汝也。）曰：“臣始渔于河中，今渔于海。（一无“今”字。）今主大兹水，臣是以来。”曰：“若之渔何如？”曰：“臣幼而好渔。始臣之渔于河，有少、与、者，（《诗》：鱼丽于。尝、少，《释鱼》云：鲨，它也。郭璞曰：今吹沙也。《诗》：其鱼魴、与。与似魴而鳞弱，魴、与，鱼之易制者。，鲤也，江东呼为黄鱼。，鲇也。四者皆小鱼。鲨，音沙。与，音叙。，音毡。，音偃。）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饵，日收者百焉。臣以为小，去而之龙门之下，（龙门山在同、绛二州之间。）伺大鲟焉。（鲟，大鱼也。形似而青黑，大者七八尺。《周礼》：春献王鲟。鲟，于鬼切。）夫鲟之来也，（“夫”下有“大”字。）从魴鲤数万，（《诗》：其鱼魴鰈。笺：鱼之易制者。“从”，一作“其”字。魴，音房。）垂涎流沫，后者得食焉。然其饥也，亦返吞其后。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为螭龙。（螭，龙之无角者。辛氏《三秦记》曰：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螭，敕之切。）及夫抵大石。（夫下有走字。）乱飞涛，折鳍秃翼。（鳍，鱼脊上骨。《礼记》：羞鱼濡者，夏右鳍。鳍，音耆。）颠倒顿踣，（蒲墨切。）顺流而下，宛委冒懵，（牟孔切，心迷也。）环坻溆而不能出。（坻，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溆，水浦也。坻，音墀。溆，音叙。）向之从鱼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犹以为小。闻古之渔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庄子》：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车 陷没而下，惊扬而奋鳍，白波若山，海水震动，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汜制河以东，苍梧以北，无不厌若鱼者。）于是去而之海上，北浮于碣石。（碣石，山名，在平州卢龙县。碣然而立 在海旁，故名。碣，音竭。）求大鲸焉。（鲸，大海鱼也。《说文》：常以五月生子于岸，八月导而还海，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畏之。鲸，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见大鲸驱群鲛。（鲛，海鱼也。音交。）逐肥鱼于渤之尾。（渤，海之别名也。扬子云曰：江湖之崖，渤之岛。渤，音勃，胡买切。）震动大海，簸掉巨岛。（水中有山曰岛。簸，补过切。掉，徒了切。岛，都皓切。）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说文》：啜，尝也。啜，姝说切。）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向之以为食者，反相与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犹以为小。闻古之渔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钓而得文王。（《史记》：太公望吕尚者，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出猎，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于是舍而来。”

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渔者曰：“向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晋之侈家，若栾氏、（晋靖侯之孙曰栾宾，传六世至怀子盈，灭。）祁氏、（祁奚为晋大夫，至孙盈，灭。）羊舌氏（羊舌职事晋，至曾孙食我，灭。）以十数，不能自保，以贪晋国之利，而不见其害。主之家与五卿。（五卿，即范、中行、韩、赵、魏也。）尝裂而食之矣。（《史记·赵世家》：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是无异少、与、也，脑流骨腐于主之故鼎，可以惩矣，然而犹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主与三卿（韩、赵、魏。）又裂而食之矣。（定公十三年，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智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脱其鳞，其肉，（，古外切，细切肉也。）刳其肠，（刳，音枯。）断其首而弃之，鯢鮓遗胤，（《国语》：鱼禁鯢鮓。鯢，古浑切。鮓，音而，鱼子。）莫不备俎豆，是无异夫大鲔也。可以惩矣，然而犹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犹以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无餍。（于盐切，又于艳切。）驱韩、魏以为群鲛，以逐赵之肥鱼，而不见其害。贪肥之势，将不止于赵，臣见韩、魏惧其将及也，亦幸主之蹙于晋阳。其目动矣，（《左氏》：目动而言肆，惧我也。）而主乃怵敖然。（怵敖，鱼到切，倨也，一本作傲。）以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辅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祸，（《国语》：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不听，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后韩、赵、魏灭智氏之族，惟辅果在。辅，一作韩。）段规深怨而造谋，（《国语》：智襄子伐郑，自卫还，三卿宴于蓝台。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及晋阳之难，段规反首难而杀智伯于师。段规，韩康子相也。）主之不寤，臣恐主为大鲸，首解于邯鄲，（邯鄲，赵所都。邯，音寒。鄲，音单。）鬣摧于安邑，（安邑，本晋地，即今绛州夏县。鬣，音猎。）胸披于上党，（赵地。）尾断于中山之外，（中山后为赵所并。）而肠流于大陆。（大陆，泽名。在深、赵二州界而滨河。）为■ A 2 1 [B161]。

（■ A 2 1 [B161]二字，出《周礼》。■ A 2 1，音鲜。[B161]，音槁。）以充三家子孙之腹。臣所以大惧。不然，主之勇力强大，于文王何有？”

智伯不悦，然终以不寤。于是韩、魏与赵合灭智氏，其地三分。（据《通鉴·周威烈王纪》：智襄子请地于韩康子，致万家之邑。又求地于魏桓子，复与万家邑。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不与，智伯怒，帅韩、魏以攻赵，围而灌之，城不没者三版。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韩、魏曰：“唇亡则齿寒，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韩、魏翼而击之，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

而分其地。)

○愚溪对（集有《愚溪诗序》云：“灌水之阳有溪，东流入潇水，名冉溪。余谪潇水上，改之为‘愚溪’。”《愚溪对》作于永州明矣。晁太史无咎取以附《变骚》。其系曰宗元之所作。亦《对襄王》、《答客难》之义而托之神也。然尝论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求利而不获，既困矣，而始曰我愚。宗元之困，岂愚罪耶？）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见梦曰：“子何辱予，使予为愚耶？有其实者，名固从之，今予固若是耶？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厉，恶也。）中之者，（中，音众。）温屯沔泄；（屯，聚也。屯，徒浑切。沔，音欧，又于口切。泄，音薛。）藏石走濑，（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磧。濑，音赖。）连舳糜解。（李裴云：“舳，船前头刺棹处。”连舳，言多也。舳，音卢。）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此盖鳄鱼也。）乃仰噬焉，（噬，音逝。）故其名曰恶溪。（恶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垫，丁念切，陷也。）及底而后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东坡云，自州西北至肃州。《山海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环之。注云：其水不胜鸿毛。）秦有水，掎汨泥淖。（掎，偏引也。淖，亦泥也。掎，举绮切。汨，音骨。淖，汝教切。）挠混沙砾，视之分寸，眙若睨壁，（眙，直视。睨，邪视也。眙，丑吏切。睨，音诣。）浅深险易，（以豉切。）昧昧不覩，乃合泾渭，（泾，一作清。）以自彰秽迹，（《诗》：泾以渭浊。泾小渭大，属于渭而入于河。泾以有渭，故见其浊。）故其名曰浊泾。（出原州高平县笄头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汉书·地理志》云：泾水出安定泾阳县西峴头山，东南至冯翊阳陵县入渭。故上云秦有水也。）雍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书》：黑水西河惟雍州，酈元《水经》：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通典》亦云：黑水出甘州张掖县鸡山。）夫恶弱，六极也；浊黑，贱名也。彼得之而不辞，穷万世而不变者，有其实也。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诗》曰：方之舟之。注云：方，付也，《说文》云：编木以渡也。）朝夕者济焉，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卒不见德而肆其诬，岂终不可革耶？”

柳子对曰：“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东坡诗云：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诗云：不见子柳子，余愚污溪山。本此文也。）且汝不见贪泉乎？有饮而南者，见交趾宝货之多，光溢于目，思以两手左右攫而怀之，（一本，无两字。）岂泉之实耶？过而往贪焉，犹以为名

，（广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晋吴隐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啖怀千金。）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今汝之托也，远王都三千余里，侧僻回隐，蒸郁之与曹，螺奉之与居。（螺，蚌属，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奉，蜃属。《说文》：蛤也。螺，卢戈切。奉，步项切。）唯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闯闯以守汝。（闯，马出门貌。闯，丑禁切。）汝欲为智乎？胡不呼今之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经于汝，而唯我独处？汝既不能得彼而见获于我，是则汝之实也。当汝为愚而犹以为诬，宁有说耶？”

曰：“是则然矣。敢问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穷我之愚说耶？虽极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之”下有“方”字。）众裘我；溽暑之铄，（式灼切。）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一本作众从风而我之火。）吾荡而趋。（荡，亦放也。）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庄子》曰：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吕梁在西河离石。）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冒”，一作“行”。）僵仆虺蜴。（《诗》：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蜴，守宫也。蜴，音易。）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愿以是污汝可乎？”

于是溪神深思而叹曰：“嘻！有余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遂书其对。

○对贺者

柳子以罪贬永州，（永贞元年九月，公自礼部员外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贬永州司马。）有自京师来者，既见，曰：“余闻子坐事斥逐，余适将唁子。（吊生曰唁，死曰吊。吊失国亦曰唁。见《谷梁传》。唁，宜箭切。）今余视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达矣，余无以唁矣，敢更以为贺。”柳子曰：“子诚以貌乎，则可也。（“乎”，一作“言”。）然吾岂若是而无志者耶？（一无“而”字。）姑以戚戚为无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会主上方以宽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为天子尚书郎，谋画无所陈，而群比以为名。（群比，谓群党。）蒙耻遇，以待不测之诛。苟人尔，有不汗栗危厉然者哉！（，相切责也，，音思，又士才切。）吾尝静处以思，独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于圣朝，下无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几似续之不废。（《诗》：以似以续，续古之人。）是以偿荡其心，倡佯其形。（倡，音昌。佯，音羊。）茫乎若升高以

望，溃乎若乘海而无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诚以浩浩而贺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疾智，才诣二切。目眦也。）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对（兼，字处洪，中书令正伦五世孙。）

或问曰：“朝廷以公且明，进善退不肖，未尝不当。然吾有一疑焉，愿有闻于子，以释予也。”曰：“何哉？”曰：“杜兼为濠州，（徐泗节度使张建封表置其府，积劳为濠州刺史。）幸兵之乱，杀无罪士二人。（兼性浮险。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皆以守职论事忤兼，兼密奏二人通谋，扇动军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驿中，前呼韦赏、陆楚出，宣制杖杀之。二人有士林之誉，无罪受戮，天下冤之。）蓄货足欲，吾以为唐机、饕餮者亡以异。（《左传·文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机，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注云：机，顽凶无俦匹之貌。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音涛。机，音兀。饕，音叨。餮，音铁。）然而卒入为郎中、（元和初，入为刑部郎中，改吏部郎中。）给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自给事中出为商州刺史、金商防御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岁，拜大尹。）乃死。（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兼卒。）夫何取于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虽不睹乎目，然闻之熟，宜废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闻兼在濠州，有钟离令卢某者，（钟离县，属濠州。）宰相戚也，而谗且谀，日状其僚之过愆以致于兼，且曰：‘是过是愆，（一无二是字。）我独无有。’其僚因惴恐。（惴，之瑞切。忧惧之貌。）以俟谪怒于上，令日施施自负。（施施，自得貌。）曰：（一无曰字。）‘州君将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罚令，使僚也咸得自达以进乎善，因摈令终不得面焉。（面，一作问。）人由是苟免，而谗谀之道大息。朝廷进兼，于内则给事中，于外则至河南尹。盖知兼有是善也欤？诚然，不为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杀以充己，其为过章章者，凡天下儿童，（後阙。）

○天对（《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旧录之于《楚辞》。按汉王逸序其篇首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侏侏危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懣，舒写愁思，乃假天以为言焉。故作《天问》。子厚取《天问》所言，随而释之，遂作《天对》。）

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王逸曰：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虚廓无形，神物未生，谁传道此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王逸曰：言天地未分，溷沌无垠，谁考定而知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王逸曰：言日月昼夜，清浊晦明，谁能极知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王逸曰

：言天地既分，阴阳运转，冯冯翼翼，何以识知其形像乎？）明明暗暗，惟时何为？（王逸曰：言纯阴纯阳，一晦一明，谁造为之乎？）

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谓太始之元，初无传也。）鸿灵幽纷，曷可言焉！（谓天地未形，本无言也。）黑晰眇，（，呼骨切。《说文》：出气词也。从日，象气出形。郭璞《三苍解诂》曰：，旦明也。严有翼曰：，黑微昧也。晰，之列切。明也。）往来屯屯。（张伦切，难也。《易》屯卦注：屯也者，天地造始之时也。）昧革化，（昧，音妹。《易》：天造草昧。注，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王逸曰：谓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

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谷梁子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吁炎吹冷，（卢经切。清冷也。字又从冷，音同。《集韵》：吴人谓冰曰冷泽。）交错而功。

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王逸曰：言天圜而九重，谁营度而知乎？蔡邕曰：圜与圆同。《说文》：圜者，天之体也。）

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沓，徒合切，积也。九者，老阳，积阳为天，故曰沓阳而九。《易》：乾元用九。）转果浑沦，（一作转轘，一作运果。果，胡果、胡瓦二切。车毂转貌，关毂而果轮者，出《记杂记》。又胡罪切，回也。浑，音魂。沦，音论。《列子》：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蒙以圜号。（谓天圜九重，则阳数也。）

问：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王逸曰：言天有九重，而谁功力始作之耶？）

对：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王逸曰：斡，转。维，纲。言天昼与夜之转旋。斡，转也。维，纲也。言天昼夜转旋，宁有维纲系缀，其际极安所加乎？焉，于虔切。安也。后可以意求之。）

对：乌系维，（《淮南子》：帝维曰维，运之以斗。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注》：四角为维也。户礼切，待也。）乃麋身位！（麋，恐作糜。）无极之极，（张衡《灵宪》：八极之极，径二亿二万二千三百里。）漭伊非垠。（漭，母朗切。伊，民卑切，又莫尔切。漭伊，水大貌。）或形之加，孰取大焉！（谓斗极居中央，如《太玄》所谓天圆地方，屯植中央也。王逸以为极际，恐未必然也。）

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王逸曰：言天有八山为柱，皆何当值？东南不足，谁亏缺之？《河图》言：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

，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

对：皇熙。（无匪切。《易》：成天下之者。）胡栋胡宇！完离不属，（完，一作宏。属，之欲切。附也，下同。）焉恃夫八柱。

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王逸曰：九天：东方皋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其际会何分，安所系属乎？）

对：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乌际乎天则！（九天虽用为九，而对以为不然也。）

问：隅隈多有，（隈，乌回切。《说文》：水曲奥也。《尔雅》：崖内为奥，外为隈。《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亿万里。）谁知其数？（王逸曰：言天地广大，隅隈众多，宁有知其数乎？）

对：巧欺淫诞，幽阳以别。无限无隅，曷懵厥列。（谓天地方隅，不可以数穷也。懵，母亘切，不明也。又眉登切，昏也。又母总切，心乱也。）

问：天何所沓？十二焉分？（王逸曰：沓，合也。言天与地合会何所？分十二辰，谁所分别乎？《左氏传》：日月所会是谓辰。《注》：一岁日月凡十二会，所会为辰。）

对：折■A 2 3 剡，（折，食列切，断也。■A 2 3，音专。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十曰■A 2 3。剡，音琰，削也。，音廷。《离骚》：索■A 2 4 茅以■A 2 3 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注：，竹也。《後汉·方术传》：挺■A 2 3 折竹。注：挺八段竹也。音同。折，一作析。）午施旁竖，（午，谓旁午也。）鞠明究曛，（许云切，日入而有余光。）自取十二。非余之为，焉以告汝！（意谓巧历不能计天地之晦明，一岁日月十二会，固自若也。）

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王逸曰：言日月星辰安所系属，谁陈列也？）

对：规毁魄渊，（毁，音毁。烈也。规毁魄渊，谓日月也。）太虚是属。棋布万荧，（荧，谓列星也。）咸是焉托。（谓日圆而明，月生而静，星若棋，皆托乎太虚也。）

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王逸曰：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东方汤谷之中，暮入西极蒙水之涯也。汤，与同。汜，音似，水涯也。或音凡，或音泛。《淮南子》曰：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沦于蒙谷。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

对：辐旋南画，轴奠于北。（旋，音平声。浑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鸡子

，北耸而南下。故北极常不没，南极常不见。其转如车轴，日月星辰常下回也。）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侧！（次，舍也。）平施旁运，恶有谷、汜。（谓日犹辐旋轴莫，乌可穷其出次，次于谷、汜也。）

问：自明及晦，所行几里？（王逸曰，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几何里乎？）

对：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久穷，不可以里。（谓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计也。）

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于天地，死而复生也。死，谓晦也。）

对：毁炎莫俚，（郎计切，偶也。）渊迫而魄。遐违乃专，何以死育！（谓日之炎光莫并，唯月明既极，则魄哉生，不可以死育测也。）

问：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王逸曰：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中而顾望乎？）

对：玄阴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类。（谓月中有兔，玄阴之所感也，张衡《灵宪》：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其数偶。《苏鹞演义》：兔十二属配卯位，处望日月最圆而出于卯上。卯，兔也，其形入于月中，遂有是形。崔豹《古今注》：兔口有缺。张华《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问：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曰：女歧，神女，无夫而生九子也。）

对：阳健阴淫，降施蒸摩，歧灵而子，焉以夫为！（《汉·成帝纪》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

问：伯强何处？惠气安在？（王逸曰：伯强，大厉疫鬼也，所至伤人。惠气，和气也。言阴阳调和则惠气行，不调和则厉鬼兴，二者当何所在乎？）

对：怪彳冥更，（彳，民卑切，又莫尔切，水貌，一作“彳尔”，又作“■A 2 5”，与“”同。并徒典切，阴阳气乱曰。《集韵》引《庄子》：阴阳气有。又郎计切，《说文》：水不流也。《集韵》引《五行传》：若其作。又《前汉·五行志》：气相伤谓之，犹临莅不和意也。如淳曰：，音拂戾之戾，义亦同。）伯强乃阳，顺和调度，惠气出行，时届时缩，何有处乡！（谓气乖则致厉，气和则致祥，非有定处也。）

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王逸曰：言天何所阖闭而晦冥，何所开发而明晓？）

对：明焉非辟，晦焉非藏。

问：角宿未旦，曜灵安藏？（王逸曰：角亢，东方星。曜灵，日也。东方

未旦之时，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对：孰旦孰幽，缪躔于经。（缪，音蚪，一音了。《说文》：缠也。躔，澄延切，谓日月行也。司马相如《子虚赋》：缪绕玉绥。注：缪，音蓼。缪绕，相缠结也。）苍龙之寓，而廷彼角亢。（廷，具往切，欺也。亢，音刚，星名。《尔雅》：寿星，角亢也，《国语》：辰角见而雨毕。注：辰角，大辰苍龙之角，此谓东方苍龙角亢之宿。虽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经度也。《晋志》云：左角为天田，主刑。亢，总摄天下奏事听讼理狱录功者也。彼字，一本作尉。）

问：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王逸曰：汨，治也。鸿，大水也。师，众也。尚，举也。言鲧才不任治鸿水，众人何以举之乎？）金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王逸曰：金，众也。课，试也。言众人举鲧治水，尧知其不能，众人曰：“何忧哉，何不先试之也？”）

对：惟玄讬尧讬尧。（玄，禹父名，《尚书》作鯀。按，《集韵》混字韵内，出〈骨玄〉、〈角玄〉、鰓三字，通作鯀，即无玄字。惟王子年《神仙拾遗记》云：夏玄理水无功，沉于羽川，化为玄鱼，大千尺。后遂死，横于河海之间。后世以玄字合于鱼字为玄字。玄，音袞。讬，女交切。《说文》：恚呼也。）邻圣而孽。恒师蒙，乃尚其圯。（谓系之不任治洪水，众论不明，不察其方命圯族而举之也。圯，部鄙切，毁也。）后惟师之难，宾使试。（谓四岳举系。尧曰：“吁，弗哉！”金曰：“试可乃已。非乐于用之也。”宾，恨张目也。，鼻茎，蹙也。宾，音频，又音宾。，音遏。）

问：鸱龟曳衔，玄何听焉？（王逸曰：言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玄何能复不听之乎？按：旧说谓玄死为鸱龟所食，特以意言之耳，详其文势，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顺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谓尧也。言玄设能顺众人之欲成其功，尧当何为刑戮之乎？）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曰：永，长也。遏，绝也。施，舍也。言尧长放玄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对：盗埋息壤，招帝震怒。（《史记·索隐》曰：《山海经·启筮》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举也。《左传》：以招人过。堙，与湮同，音因，塞也。《说文》：没也。招，音翹。《集韵》：举也。《尚书·洪范》：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鲧则殛死。）赋刑在下，而投弃于羽。（一无而字。）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胤，羊晋切，嗣也。《山海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淮南子》：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胡离厥考，而玄龟

肆喙。（考，谓禹父鯀也。喙，许稷切。《说文》：口也。玄，与鸱同。）

问：伯禹腹玄，夫何以变化。（王逸曰：禹，玄子也。言玄愚狠，腹而生禹，禹小见其所为，何以能变化而有圣德也？）纂就前绪，遂成考功。（王逸曰：父死称考。绪，业也。言禹能纂代玄之遗业，而成考父之功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王逸曰：何言禹能继续玄业，而谋虑不同也。）

对：气孽宜害，而嗣续得圣，污涂而藁，夫固不可以类。（谓玄既殛于羽山，虫鸟之所曳，而其子有禹之圣，莲生泥中，自不类也。藁，音渠。《集韵》：芙藁，荷总名。谓荷之生于淤泥中，以喻禹之生于玄也。）玄躬蹙步，（玄，当作胝，同张尼切，皮厚也。一曰茧也。《说文》：胝，垂也。垂，株垂切。癥也。《列子·杨朱篇》：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必益切，又蒲结切。跛也。《杨子》：巫步多禹。《注》：谓姒氏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桥盾踣。（桥，音跷，丘摇切。《史记·禹本纪》：山行乘卜。注，一作桥，音同，卜车，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纪录切。敕伦切。《说文》：车约川也。《书》：予乘四载。《注》：泥乘。《正义》引《前汉·沟洫志》，泥行乘毳。注：泥行所乘者。又橇字通作，同敕伦切。注：禹治水所乘者。古篆变形，字体改易，说者不同，未知孰是。桥，一作卜，一作累，或作局。夷世切。又音曳。劳也。踣，蒲墨切。《说文》：僵也。踣，谓劳剧而顿仆也。踣，一作路。）厥十有三载，乃盖考槐。宜仪刑九畴，（《尚书·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史记·夏纪》：禹伤父鯀功之不成，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受是玄宝。（《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继，夫孰谋之式！（唯继鯀之氏，而不法其谋也。）

问：洪泉极深，何以填之？（王逸曰：言洪水渊泉极深，大禹何用填塞而平之乎？）

对：行鸿下夂，（夂，徒回切。《说文》：下坠也。）厥丘乃降。焉填绝渊，（填，与置同，音田，塞也。）然后夷于土。（《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鸿水九渊以为名山。今子厚之对，以为不然也。）

问：地方九州，何以坟之？（王逸曰：坟，分也。谓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别之乎？周少隐《楚辞赘说》曰：子厚对，亦是以坟为分字，当读为愤。）

对：从民之宜，乃九于野，坟厥贡艺，而有上中下。（坟，符吻切。坟，言土脉愤起也。九州之土不同，因以定贡艺，故有上中下之差焉。）

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王逸曰：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历，过也。言河海所出至远，应龙过历游之而无所不穷也。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

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

对：胡圣为不足，反谋龙智？畚鍤究勤，而欺画厥尾！（盖以王逸注神龙之事为不然也。畚，音本，《说文》：〈畚并〉属，蒲器也。《左氏传》：置诸畚。注：畚，以草索为之，属。鍤，测洽切，锹也。《山海经图》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者也。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

问：玄何所营？禹何所成？（王逸曰：言玄治洪水，何所营度，禹何所成就乎？）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东南倾。）

对：圜焘廓大，（圜，与“圆”同，《说文》：体也。焘，徒到切，《说文》：溥覆照也。）厥立不植。地之东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颠隕尔力！夫谁骇汝为此，而以天极。（谓非康回可得而倾也。隕，羽敏切，《说文》：从高下也。，胡困切，辱也，扰也。《列子》：共工氏子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

问，九州何错？川谷何𠄎？（王逸曰：错，厕也。𠄎，深也。言九州错厕，禹何所分别之？川谷于地，何以独𠄎深乎？𠄎，音户。）

对：州错富媪，（媪，《说文》：女老称。《前汉·郊祀歌》：后土富媪。注：坤为母，故称媪也。媪，乌浩切。）爰定于趾。躁川静谷，（躁，则到切，动也，亦作燥，先到切。《说文》：乾也。）形有高庠。（音婢，又音卑，短也。）

问：东流不溢，孰知其故？（王逸曰：言百川东流，不知满溢，谁有知其何故也。）

对：东穷归墟，（当作墟，同丘於切。《说文》：大丘也。《列子》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名曰归墟。八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又环西盈。脉穴土区，而浊浊清清。坟垆参疏，（参，当作燥。坟，房粉切，土膏肥也。垆，音卢。《说文》：黑刚土也。《尚书》：下土坟垆。《注》：下者垆垆疏。）渗渴而升。（渗，所禁切。《说文》：下漉也。）充融有余，泄漏复行。（《庄子》：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器运𠄎𠄎，（夷周切。水流貌。）又何溢为！（谓九州川谷，错𠄎各有其势。水之东流回环，其理自不溢也。）

问：东西南北，其修孰多？（王逸曰：修，长也。言天地东西南北谁为长乎。）

对：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鸿，一作E。鸿洞并音去声。鸿，大也。洞，通也。）而课校修长！（谓不可计其孰修也。一本无“校”字。《淮南子》：闔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注：子午为经，卯酉为纬，言经短纬长也。禹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海内有长短极内等也，其他诸说不同。）

问：南北顺隋，（吐火切，狭而长也。）其衍几何？（王逸曰：衍，广大也。言南北隋长，其广差几何。）

对：茫忽不准，孰衍孰穷！（亦谓不可计其孰衍也。）

问：昆仑县圃，其<尸几>安在。（王逸曰：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元气所出。其巅曰县圃。县圃乃上通于天也。<尸几>，一作居。《水经》：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闾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尸几>，丘刀切。）

对：积高于乾，昆仑攸居。（《禹本纪》：昆仑山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水经》：昆仑山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蓬首虎齿，爰处爰都。（《山海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有蓬首虎齿戴胜而处者，名王母也。）

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王逸曰：《淮南》言昆仑之山九重，其高万一千里也。）

对：增城之高，万有三千。（增，与层同，才登切。重也。《淮南子》：昆仑虚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东方朔《十洲记》：昆仑山有三角。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处有积金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此云万有三千，其说不同，诞实未详。）

问：四方之门，其谁从焉？（王逸曰：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门，其谁从之上下也。《淮南子》：昆仑虚旁有四百四十四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

对：清温燠寒，（清，七政切，寒也。燠，乙六切，热也。《黄帝素问内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注：西方凉，北方寒，东方湿，南方热，气化犹然也。）迭出于时。时之丕革，由是而门。

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王逸曰：言天西北之门，每常开启，岂元气之所通？辟，通作辟，开也。《淮南子》：昆仑虚，玉横维其西北隅，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按不周山在昆仑西北，不周风自此出也。）

对：辟启以通，兹气之元。（谓昆仑之高，一寒一暑，气所从出，西北天

门，又气之所通也。)

问：日安所到，烛龙何照？（王逸曰：言天地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山海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喘不息，身长千里。注曰：即烛龙也。）

对：修龙口燎，（力照切，照也。）爰北其首，（手又切，向也。）九阴极冥，厥朔以炳。（《山海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而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是谓烛龙。《文选·雪赋》“烂兮若烛龙衔曜照昆仑”是也。）

问：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王逸曰：言日未出之时，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华也？《广雅》：日御曰羲和，月御曰望舒。《山海经》：东南海外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又灰野之山有树，赤叶赤华，名曰若木。日所入处，生昆仑西附西极也。又《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珠，华光也，光照其下也。）

对：惟若之华，禀羲以耀。（谓若木依日而光耀耳。）

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王逸曰：暖，温也。言地之气，何所有冬温而夏寒者乎？）

对：狂山凝凝，（元注音嶷。鱼力切。《山海经》：狂山无草木，冬夏有寻雪，狂水出焉。）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试。（东方朔《十洲记》：南方有炎洲，在南海中，其地方二千里。《淮南子》：南至委火炎风之时，北方之极，有冻寒积冰雪霰霜露漂润群水之野。）

问：焉有石林？有兽能言？（王逸曰：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兽能言语者乎？）

对：石胡不林，往视西极！（《文选·吴都赋》：虽有石林之Σ，请攘臂而靡之。虽有雄虺之九首，将抗足而此之。按赋以石林与雄虺同称，则石林当在南方，然子厚云：石胡不林，往视西极。按《淮南子》：西方之极，石成金室。未见石林所出也。）兽言，人名是达。（，火包切。《说文》：夸语也，通作咬。注：鸟声也。《山海经》：鹄山有兽类猕猴，被发垂地，名曰猩猩。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

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王逸曰：有角曰龙，无角曰虬。言宁有无角之龙，负熊兽以戏游者乎？熊，形类大豕，而性轻捷，好攀缘上高木，见人，则颠倒自投地而下也。）

对：有虬委蛇，不角不鳞。（虬，渠幽切。《广韵》：无角龙也。又居幽切，诸韵，并作蚪。委蛇，上于危切。一作委，音同。下余知切。《诗》：委

蛇委蛇。注：行可从迹也。）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问：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曰：虺，蛇别名也。倏忽，电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头，速及电光，皆何所在乎？虺，许伟切，恶蛇也。《尔雅·释鱼》：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疏：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有牙最毒。倏，一作，并音叔。《说文》：走也。）

对：南有怪虺，罗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倏忽，在《庄子》甚明。王逸以为电，非。又，《招魂》：南方雄虺九首，往来倏忽。注：倏忽，疾急貌。考之《楚辞》两处正文意义，但为迅疾貌。而王逸之注自相戾。此子厚之对，直取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而言，故谓王逸为电光非也。然按《庄子》乃寓言耳，子厚引之以为证，恐非屈原本意也。）

问：何所不死？（死，一作老。）长人何守？（王逸曰：《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国，长人，长狄。《春秋》云：防风氏也。禹会诸侯，防风氏后至，于是使守封之山也。）

对：员丘之国，身民后死？（员，与圆同。《山海经》：不死民在交胫国东，其人黑色，寿不死。注：圆丘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有赤水，饮之不老。）封、之守，其横九里。（，音隅。封、二山，在吴、楚之间，汪芒氏之国。《鲁国语》：吴隳会稽，获巨骨焉，问之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专车。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客曰：防风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翟，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注：今湖州武康县东，有防风山。山东二百步，有禺山。防风氏庙在封、二山之间。《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败狄于咸。长狄也，射其目，身横九里。）

问：靡萍九衢，华安居？（王逸曰：九交道曰衢。言萍草宁有生于水中，无根，乃蔓衍于九交之道。又有麻垂草华荣，何所有此物乎？，相里切。《尔雅·释草》：有麻，麻有子曰。疏：麻一名）。

对：有萍九岐，厥图以诡。（《山海经》多言其枝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为生九衢中，恐谬。萍，一作苹，音平。《说文》：萍也，无根，浮水上而生者。《山海经》：宣山上有桑焉，其枝四衢。注：枝交互四出。又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树枝交错，相重五出，有象路衢。故子厚注云：逸以为生九衢中，谬矣。）浮山孰产？赤华伊。（《山海经》：浮山有草焉，其叶如麻。赤华，即华也。）

问：灵蛇吞象，厥骨何如？（王逸曰：南方有灵蛇吞象，三年然后出其骨

。灵，或作一。骨，或作大。)

对：巴蛇腹象，足觜厥大。三岁遗骨，其修已号。（觜，一作观。《山海经》：南海内有巴蛇，身长百寻，其色青黄赤黑。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疾。《文选·吴都赋》：屠巴蛇，出象骼。)

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王逸曰：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昆仑山。)

对：黑水淫淫，穷于不姜。玄趾则北，三危则南。（《尚书·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按黑水出张掖鸡山，自三危山南流至文单国，谓之扶南江，至奔陀国，入于南海。)

问：延年不死，寿何所在？（王逸曰：言仙人禀命不死，其寿独何穷止也。洪兴祖曰：黄帝《素问》，上古有真人，寿敝天地，无有终时；中古有至人，益其寿命而强者也。其次有圣人者，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也。)

对：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潜谓不死！（《淮南子·亡真训》：至德之世，徙倚于漫汗之宇。注：漫汗，无生形。又《道应训》：卢敖游乎北海，见士焉，玄须而鸢肩，轩轩然迎风而舞，笑曰：“吾与漫汗期于九垓之外，不可以久。”举臂而耸，遂入云中。敖仰视之弗见。注：漫汗，不可知之也。漫，莫官切。汗，河干切，或并音去声。)

问：鯀鱼何所？鬼斤堆焉处？（王逸曰：鯀鱼，鲤也。一云，鯀鱼，鯀鲤也，有四足，出南方。鬼斤堆，奇兽也。鬼斤，渠希切。堆，都回切。)

对：鯀鱼人貌，迺列姑射。（《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仙人焉。《山海经》：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鱼，人面人手鱼身，见则风涛起。《风土记》：鯀鱼，腹背皆有刺如五角菱，非王逸之注所谓鯀鲤也。）鬼斤雀峙北号，惟人是食。（鬼斤，在北号山，如鸡，虎爪食人。王逸以为奇兽，误。《山海经》：北号山有鸟，状如鸡而白首鼠足，名曰鬼斤雀，食人。子厚注谓堆当为雀，按《集韵》，**■**A 2 6，雀属，同都回切，则鬼斤堆即鬼斤雀也。)

问：羿焉毕日？乌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也。羿，五计切，尧之射官也。蹕，音毕。《说文》：射也。或作弹解，胡买切，散也。又佳买切，判也。按：子厚之对，改乌为鸟，则毕日解羽，遂成两事。若用王逸之注引《淮南》之说证之，则乌当如字读，义意虽通，则问对之言各相戾也。毕，一本作毙，作弹者误。)

对：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体，胡庸以枝屈！（《山海经》：黑齿之北曰汤谷，居水中，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乌。注：羿射十日中其九。《史记》：射支左屈右。）大泽千里，群鸟是解。（《山海经》：大泽千里，群鸟之所解。问作“乌”字，当为“鸟”，后人不知，因配上句改为“鸟”也。《山海经》：群鸟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传》：北至旷原之野，飞鸟之解其羽。子厚用此以为对，故改乌为鸟。则与屈原之问，上下二句，各是一事，义不相配也。如旧说为日中之乌，而借解羽二字以问，于义亦通。）

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王逸注：言禹以勤力献进其功，尧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焉得彼[B135]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B135]山之女，而通夫妇之道于台桑之地。[B135]，与涂同。《说文》：会稽山也。）闵妃配合，（配，一作匹。）厥身是继。（王逸曰：闵，忧也。言禹所以忧无妃匹者，欲为身立继嗣也。）胡维嗜欲不同味，而快晁饱。（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者，忧无继嗣耳，何特与众人同嗜欲，苟欲快饱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也。晁，音朝暮之朝。言禹之所嗜，与众人异味，众人所嗜以厌足其情欲，禹所嗜者，拯民之溺耳。）

对：禹惩于续，[B135]妇亟合。（亟，许力切，急也。《书·益稷篇》：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吕氏春秋》：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离厥肤？（蒲末切。肤，毳皮也。《庄子》：禹治水。腓无。）三门以不眡。（善旨切，与视字义同，后同。《孟子·滕文公篇》：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眡，一作眩。）呱呱之不[B242]。（迄力切，谓伤痛也。）而孰图厥味，卒燥中野。（燥，先到切。《说文》：乾也。“中”一作“于”。）民攸字攸暨。

（谓禹娶[B135]山氏之女，虽念继嗣之重，而勤劳不顾其家，非徒欲饱快一朝之情，盖欲民安其居也。“字”，一作“字。”暨，当作，息也。《诗·洞酌》：“民之攸。”言水患既平，民得所字养而安息也。）

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 A 2 9。（一作孽。王逸曰：益，禹贤臣。作，为也。後，君也。离，遭也。■ A 2 9，忧也。言禹以天下禅益，益避启于箕山之阳，天下皆去益而归启以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忧也。

■ A 2 9，一作{薛虫}，忧也。《书·甘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说者曰，有扈氏与夏同姓，启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战于甘。故云，卒然离{薛虫}。）

对：彼呱克臧，俾姒作夏。（姒，许里切，禹姓也。《史记·舜纪》：帝禹为夏后而别姓姒氏。）献后益于帝，（《孟子·万章篇》：禹荐益于天，益

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狱讼者不归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淳淳以不命。复为叟耆，曷戚曷孽。

（谓益避启于箕山之阴，此天意也，初何忧焉！）

问：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王逸曰：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启者，以其能忧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谓有扈氏叛启，启率六师而伐之也。）皆归射■A 3 0而无害厥躬。（王逸曰，射，行也。■A 3 0，穷也。言有扈氏所行，皆归于穷恶，故启诛之，长无害于其身也。■A 3 0，音菊。）

对：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搃凶穷。圣庸夫孰克害！（谓启之贤，民赖以生，诛有扈氏之叛，而无敢害者。害，协音曷，伤也。）

问：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王逸曰：后，君也。革，更也。播，种也。降，下也。言启所以能变化更益而代益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能下种百谷，故思归启也。降，协音洪。）

对：益革民艰，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万亿。违溯践，（巨志切，坚土也，）休居以康食。（康食，安食也。一，“康”作仓，绝句。一无“食”字，作“休居以仓，康姑不失”。）姑不失，圣天胡往不道。（一无“圣天”二字。）

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王逸曰：棘，陈也。宾，列也。《九辩》、《九歌》，启所作乐也。言启能修明禹业，陈列宫商之音，备其礼乐也。《山海经》：夏后氏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注：皆天帝乐名。启登天而窃以下用之。故《骚经》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注：夏康，启子太康也。）

对：启达厥声，堪舆以呻。（堪舆，天地也。呻，音申。）辨同容之序，帝以贸嫔。（贸，莫候切，义未详。嫔，音宾，又音频，妇也。）

问：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王逸曰：勤，劳也。屠，裂剥也。言禹<片>剥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圣德忧劳天下乎？禹以勤劳修鯀之功，故曰勤子也。）

对：禹母产圣，何■A 1 6厥旅。（■A 1 6，普遍切，判也，裂也。旅，当作膂。《字林》：膂，脊骨也。《帝王世纪》：禹<片>剥母背而生。<片>，音■A 1 6。干宝曰：前志所传，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彼淫言乱蜀，（蜀，陟救切，中也。音与味同。）聪<耳或>以不处。（<耳或>，古获切，耳也。谓无此理也。）

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逸曰：帝，天帝也。夷羿，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孽，忧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猎，变更夏道

，为万民忧患也。羿，五计切。此乃有穷之羿，非尧时羿也。《左氏传》：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对：夷羿滔淫。（《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衰，羿自^①迁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割更后相。（《左氏传》：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浇，五吊切。）夫孰作厥孽，而诬帝以降！（谓夷羿杀夏后相，非天意也。）

问：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嫫？（王逸曰：胡，何也。雒嫫，水神。谓宓妃也。《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羿又梦与雒水神宓妃交接也。谓尧时羿，非有穷之羿也。《淮南子》：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注：尧时，羿射十日，缴大风，杀{穴契}窳，斩九婴，射河伯。）

对：震高厥鳞，（高，古老切，白也。）集矢于睨。（华板切。字当从目从完。《说文》云：大目也。）肆叫帝不谏。（氏林切，诚也，与忱同。）失位滋，（莫晏切。《说文》云：侮易也。）有洛之雩，（胡故切，美容貌。）焉妻于狡。（妻，七计切，女嫁人也。）

问：冯珧利决，（冯，音凭，满也。珧，音姚。）封是射。（王逸曰：冯，挟也。珧，弓名也。决，射也。封，神兽也。言羿不修道德，而挟弓射^κ，猎捕神兽，以快其情也。，虚岂切，通作彘希。《方言》：猪谓之彘希也。）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顺也。言羿射封，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犹不顺羿之所为也。《淮南·本经训》：尧之时，封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擒封于桑林。按此言有穷羿亦封是射而反为民害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乐正夔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卣林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帝，谓天帝也。）

对：夸夫快杀，（夸，音^讠夸，大言也。夫，音扶，语助也。）鼎以虑饱。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台，音怡，我也。）而滥厥福！

问：浞娶纯狐，眩妻爰谋。（王逸曰：浞，羿相也。爰，于也。眩，惑也。言浞娶于纯狐氏女，眩惑爰之，遂与浞谋杀羿也。浞，食角切，寒浞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王逸曰：吞，灭也。揆，度也。言羿好射猎，不恤政事，浞交接国中，布恩施德而吞灭之也。）

对：寒谗妇谋，后夷卒戕。（慈良切，杀伤也。《左传》襄公四年：羿不

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信之，使为已相。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夏遗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後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荒弃于野，俾奸民是臧。举土作仇，徒怙身弧！（谓浞谋杀羿，羿徒恃其弧矢而不悟也。）

问：阻穷西征，岩何越焉？（王逸曰：阻，险也。穷，窘也。越，度也。言尧放玄羽山，西行度越岑岩之险，因堕死也。）化而为黄能，巫何活焉？（王逸曰：活，生也。玄死后化为黄能，入于羽山渊，岂巫医所能复生活也。《左氏传》：昭公七年，昔尧殛玄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渊。《晋语》作黄能。按：能，兽名，三足鳖也。二书皆出《左氏》而自为同异。据言入于羽渊，当以黄能为是，盖熊非入水之物。能，奴来切。）

对：玄殛羽岩，（玄，音袞，注云：禹父名，今从鱼。详旧本，玄作鯀字。）化黄而渊。

问：咸播黍，莆是营。（王逸曰：咸，皆也。黍，黑黍也。，草名。营，耕也。言禹平治水土，万民皆得耕种于蒲之地，尽为良田也。黍，音巨。莆，即蒲字，水草，可以织席。，音丸，与萑同，也，或作藿，非。）

对：子宜播直犀。（“子”，一作“予”。直，徵力切，又时力切，先种曰犀。一曰长稼也。犀，音雉。后种曰犀，一曰幼稼也。《诗·胡宫》：直犀菽麦。）于丘于川。维莞维蒲，（莞，胡官切，又音官。《说文》：草也，可以为席。）维菰维芦，（菰，音孤。芦，音卢。）丕彻以图，民以ん以都。

问：何由并投，而玄疾修盈？（王逸曰：疾，恶也。修，长也。盈，满也。由，用也。言尧不恶玄而戮杀之，则禹不得嗣兴，民何得投种五谷乎？乃知玄恶长满天下也。言禹平水土，民得种五谷矣，何由玄恶长满天下乎？所谓盖前人之愆也。）

对：尧酷厥父，厥子激以功。（“激”，一作“徽”，非是。鲁《国语》：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克硕厥祀，后世是郊。（谓鯀既殛死，禹乃嗣兴，以永厥礼也。《左氏》昭公七年：鯀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问，白婴，胡为此堂？（王逸曰：，云之有色似龙者也。，白云透蛇若蛇者也。言此有魄气，透蛇相婴，何为此堂乎？盖屈原所见祠堂也。，一作霓，雌虹也。，音弗，疑作。《说文》：云貌也。）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

（王逸曰，臧，善也。言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侨，子侨化为白，而婴持药与崔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侨之尸也。故言得

药不善也。)天式从横，阳离爰死。(王逸曰：式，法也。爰，于也。言天法有善阴阳从横之道，人失阳气则死也。)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王逸曰：言崔文子取子侨之尸，置中覆之以弊筐。须臾，则化为大鸟而鸣，开而视之，翻飞而去。文子焉能亡子侨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杀也。)

对：王子怪骇，形裳。文褫操戈，(褫，丑余切，夺衣也。操，仓刀切，持也。)犹懵夫药良。(懵，母亘切，不明也。)终鸟号以游，(号，乎刀切，呼也。)奋厥筐筐。漠莫谋，(，呼骨切，冥昧之词。)形胡在胡亡。

问：萍号起雨，何以兴之？(王逸曰：萍，萍翳，雨师名也。号，呼也。兴，起也。言雨师号呼则云起而雨下，独何以兴之乎？)

对：阳潜而爨，(取乱切，炊也。)阴蒸而雨。萍冯以兴，厥号爰所。

问：撰体协胁，鹿何膺之？(王逸曰：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两头，独何膺受此形体乎？撰，雏绾切，具也。)

对：气怪以神，爰有奇躯。肋属支偶，(肋，虚业切，两膀也。属，音烛，连也。)尸帝之隅。

问：鳌戴山，何以安之？(王逸曰：鳌，大龟也。击手曰。《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戏沧海之中，独何以安之乎？)

对：宅灵之丘，掉焉不危，鳌厥首而恒以恬夷！(《列子·汤问篇》：渤海之东，有五山焉。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帝命禹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

问：释舟陵行，何以迁之？(王逸曰：释，置也。舟，船也。迁，徙也。言龟所以能负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龟释水而陵行，则何能迁徙此山乎？洪兴祖曰：言鳌在海中，负山若舟之负物。今释水而陆，反为人所负，何罪而见徙也。)

对：要释而陵，(要，当作恶，音乌，何也。)殆或谪之，龙伯负骨，帝尚窄之。(窄，侧格切，狭也。《列子·汤问篇》：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趋，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厄，侵小龙伯之民使短。)

问：惟浇在户，何求于嫂？(王逸曰：浇，古多力者也。《论语》曰：浇荡舟，言浇无义，淫佚其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因与行淫乱也。浇，五吊切。一作，五耗切，寒泥子也。)何少康逐犬，而颠损厥首？(王逸曰：言夏后少康因田猎，放犬逐兽，杀浇而断其头。)

对：浇以力，(，音劳，妒也。又郎到切。《说文》：固也。声类，固，恋惜也。)兄ば聚之。(，音幽，牝鹿也。《礼记》：故父子聚。)康假于

田，肆克字之。

问：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王逸曰：女歧，浇嫂也。爰，于也。言女歧与浇淫佚，为之缝裳，于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王逸曰：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袭，得女歧头，以为浇，因断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

对：既裳既舍，宜咸坠厥首。（一无“既裳”二字。）

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王逸曰：汤，殷王也。旅，众也。言殷汤欲变易夏众，使之从己，独何以厚待之乎？）

对：汤奋癸旅，爰以伋拊。（癸，居誅切，桀名也。伋，委羽切。拊，斐甫切。伋拊，谓矜怜抚掩之也。《尚书》：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载厥德于葛，以诘仇饬，（诘，去吉切，问也。饬，式亮切，馈也。详见《尚书·仲虺之诰》、《孟子·滕文公》篇。）

问：覆舟斟寻，何道取之？（王逸曰：覆，反也。舟，船也。斟寻，国名也。言少康灭斟寻氏，奄若覆舟，独以何道取之乎？）

对：康复旧物，寻焉保之？（焉，于虔切，安也。《左氏传》：襄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能布其德，以收夏众，遂灭过戈。按此则取斟寻乃有过浇，非少康也。王逸注非是。子厚亦以康复旧物为言，承逸之误也。）覆舟喻易，尚或艰之！

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曰：桀，夏亡主也。蒙山，国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国，而得妹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王逸曰：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汤放之南巢也。妹，莫拨切。嬉，一作喜，许其切。晋《国语》：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注：有施，喜姓之国。妹喜，其女也。）

对：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处暴娱，以大启厥伐。（谓桀伐蒙山，而得妹嬉，民弃不保，驯致南巢之伐也。《淮南子·本经训》：汤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

问：舜闵在家，父何以陂？（王逸曰：舜，帝舜也。闵，忧也。无妻曰陂。言舜为布衣，忧悯其家，其父顽母ㄏ，不为娶妇，乃至于陂也。陂，克顽切。ㄏ，音银。）尧不姚告，二女何亲？（王逸曰：姚，舜姓也。言尧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告之，则不听，尧女当何亲附乎？伊川程氏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尧命瞽瞍使舜娶，舜虽不告，尧固告之尔。尧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对：瞽父仇舜，陂以不伋。（谓瞽也仇舜而陂在下，尧以二子妻之也。伋

，郎计切，偶也。）尧专以女，（尼据切，以女妻人曰女。《尚书·尧典》：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刘向《列女传》：二女，娥皇女英也。）兹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尚书·尧典》：父顽母佞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于妫之。（妫，居危切。如锐切。妫水之，舜之所居也。）

问：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王逸曰：言贤者预见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恶之所终，非虚意也。）璜台十成，谁所极焉？（王逸曰：璜，石次玉者也，言纣作象箸而箕子欢，预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则必崇广宫室。纣果作玉台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

对：纣台于璜，箕克兆之。（璜，音黄，美玉也。纣为璜台，知其有必亡之兆者箕子也。《淮南子·本经训》：纣为璇室瑶台象廊玉床。）

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之？（王逸曰：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万民登以为帝，谁开道而尊尚之也？）

对：惟德登帝，师以首之。（谓伏羲有德，而民登以为帝。师，一作帅。登帝，谓匹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

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曰：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娲，古华切。古风姓天子也。《山海经》：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注：女娲，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列子》：女娲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淮南子》：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对：娲躯虺号，占以类之。胡曰（一本曰下有日字。）化七十，工获诡之！（谓女娲之事为诡也。）

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王逸曰：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无道，舜犹服而事之，然象终欲害舜也。）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王逸曰：言象无道，肆其犬豕之心，烧廩填井，欲以杀舜，然终不能危败舜身也。）

对：舜弟氏厥仇，（氏，与视同。）毕屠水火。夫固优游以圣，而孰殆厥祸！（《史记·舜纪》：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更娶妻而生象。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谨笃。刘向《列女传》：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时惟其戕汝，时惟其焚汝，鹄汝裳衣，鸟工往。舜既治廩，旋阶，瞽叟焚廩。舜往飞，复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时亦惟其戕汝，时其掩汝，汝去裳衣，龙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从掩舜，舜潜出。）犬于德，（，鱼斤切。疑当作狺，大斗声也。）终不克以噬。昆

庸致爱，邑鼻以赋富。（鼻，毗至切。《集韵》：有庠，国名，象所封，通作鼻。《前汉·邹阳传》作有卑，并同音。《孟子·万章篇》：仁人之于弟也，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贵之也。《倦游录》：道州、永州之间，有地名鼻亭，去两州各二百里，岸有庙，即象祠也。）

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王逸曰：获，得也。迄，至也。古，谓古公父也。言吴国得贤君，至古公父之时而遇太伯，阴让避王季，辞之南岳之下采药，于是遂止而不还也。）孰期去斯，得两男子？（王逸曰：期，会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圣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及文王。长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吴。吴立以为君。谁与期会而得两男子。两男子，谓太伯、仲雍二人也。去，一作失。）

对：嗟伯之仁，逊季旅岳。雍同度厥义，以嘉吴国。（谓吴国得贤者如太伯，让王季而居南岳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吴，而文王立，二子为可嘉也。伯，谓太伯。季，谓季历。雍，谓仲雍也。逊季，一作逊弟。《史记·吴世家》：吴太伯弟仲雍，皆古公父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古公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以避季历，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卒，弟仲雍立。）

问：缘鹄饰玉，后帝是飡。（王逸曰：后帝，谓殷汤也。言伊尹始仕，因缘烹鹄鸟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汤。汤贤之，遂以为相也。飡，叶音去声，歆也。）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王逸曰：言汤遂用伊尹之谋伐夏，桀终以灭亡也。丧，去声，亡也。）

对：空桑鼎殷，谄羹厥鹄。（《列子》：伊尹生于空桑。注：《传记》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梦神告曰：白水出而东走无顾。明日，视白出水，东走十里，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婴儿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献其君，令庖人养之。《史记·殷纪》：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惟轲知言，间焉以为不。（轲，孟子名也。间，居菟切，又音闲，视也，与〈间见〉同。不，与否同。《孟子·公孙丑篇》：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万章篇》：万章问曰：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吾闻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谋。咸逃丛渊，（《孟子·离娄篇》：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虐后以刘。（谓以仁格愚，人将不谋而从，如丛雀渊鱼焉！虐后，谓桀也。刘，《说文》：杀也。扬雄《方言》：秦、晋、宋、卫之间，谓杀曰刘。）

问：帝乃降观，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谓汤也。摯，伊尹名也。言汤

出观风俗，乃忧下民。博选于众，而逢伊尹，举以为相也。摯，音至。）何条放致罚，而黎伏大说？（王逸曰：条，鸣条也。黎，众也。说，喜也。言汤行天之罚以诛于桀，放之鸣条之野，天下众民大喜说也。）

对：降厥观于下，匪摯孰承！（谓相汤以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条伐巢放，（《书·汤誓篇》：伊尹相汤伐桀，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伊训篇》：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仲虺之诰篇》：成汤放桀于南巢。）民用溃厥疣。（于求切，附赘垂疣。）以夷于肤，夫曷不谣！（谓鸣条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痈疽决而肤革平安，无不说者也。《书·仲虺之诰篇》：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我后，后来其苏。）

问：简狄在台，訾何宜？玄鸟至贻，女何喜？（王逸曰：简狄，帝訾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者也。訾，苦笃切。帝訾高辛氏，黄帝曾孙也。喜，协音平声，悦也。）

对：訾、狄祷，（音梅，天子求子之祀。《记·月令》：仲春祠于高。）契形于胞。（契，私列切。《说文》：高辛氏子，字与旃同。胞，音包，又音抛。《说文》：儿生裹也。）胡乙ㄅ之食，（乙，通作<鸟乙>，玄鸟也。ㄅ，居候丘候二切。《说文》：鸟子生哺者。按：简狄所吞者乙卵，即非ㄅ也，字恐当作■ A 3 3，克角切，卵也。）而怪焉以嘉。（谓訾狄祷得契，于乙ㄅ何有也。《史记·殷本纪》：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訾次妃，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诗·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注：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

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曰：该，包也。秉，持也。父，谓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汤能包持先人之末德，修其祖父之善业，故天佑之以为民主也。子厚之对，以该为蓐收。然以下文恒秉季德求之，则恒既非人名，则该岂人名乎？子厚之言，亦自相戾也。按：该，兼也，言启能兼大禹之末德也。）

对：该德胤孝，（一作考。）蓐收于西。（元注曰：该为蓐收，王逸注误也。）爪虎手钺，尸刑以司慝。（《左氏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该为蓐收，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注：蓐收，金正也。该能治其官，使不失职，济成少皞之功。《山海经》：西方蓐收，金神也。左耳有毒蛇乘两龙，面目有毛，虎爪执钺。《国语》：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觉，召史占之。史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

问：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曰：有扈，浇国名也。浇灭夏后相

，相遗腹子曰少康，后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杀浇，灭有扈，复禹旧迹，祀夏配天也。按《尚书·甘誓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则灭有扈者启也，非少康也。又《左氏传》襄公四年，少康灭浇于过。则灭浇者少康也，非有扈也明矣。今逸之注，以为少康杀浇灭有扈误矣。此盖言禹得天下以揖让，而启用兵以灭有扈氏，有扈氏子孙遂为牧竖也。）

对：牧正矜矜，浇扈爰踣。（蒲墨切，僵仆也。王逸注非是，子厚之对，岂非亦承其误欤？）

问：干协时舞，何以怀之？（王逸曰：干，求也。舞，务也。协，和也。怀，来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复能求得时务，调和百姓，使之归己，何以怀来者也。）

对：阶干以娱，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贼！（狃，女久切，相狃也。《尚书·大禹谟篇》：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按此，王逸注误。）

问：平胁曼肤。（一作受平曼肤。）何以肥之？（王逸曰：言纣为无道，诸侯背畔，天下乖离，当怀忧癯瘦，而反形体曼泽，独何以能平胁肥盛乎？）

对：辛后狂，（辛，谓纣也。，三骇切，童昏也。）无忧以肥。肆荡施厥体，而充膏于肌。嗇宝被躬，焚以旗之。（《史记·殷本纪》：武王伐纣，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黄钺斩纣头，悬之太白之旗。）

问：有扈牧竖，云何而逢？（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竖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为诸侯乎？一作“其爰何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王逸曰：言启攻有扈之时，亲于其床上击而杀之，其先人失国之原，何所从出之乎。）

对：扈释于牧，力使后之。（谓有扈氏释牧竖而为诸侯也。）民仇焉，（焉，于虔切，安也。“”，一作“寓”。）启床以。（侧略切，斩也。谓有扈氏不安于民，故启击之于床而杀之。）

问：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汤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猎得大牛之瑞也。）何往营班祿，不但还来。（王逸曰：营，得也。班，遍也。言汤往田猎，不但驱驰往来也，还辄以所获得禽兽，遍施祿惠于百姓也。）

对：殷武踵德，爰获牛之朴！（匹角切，见上注。《说文》：特，牛父也。）夫惟陋民是冒，而丕号以瑞。卒营而班，民心是市。

问：昏微循迹，有狄不宁。（王逸曰：昏，暗也。循，遵也。言人有循暗微之道，为淫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谓晋大夫解居父也。）何繁鸟萃棘

，负子肆情？（王逸曰：言解居父聘吴，过陈之墓门，见妇人负其子，欲与之淫，肆其情欲。妇人则引《诗》刺之曰：“墓门有棘，有萃止。”故曰繁鸟萃棘也。墓门有棘，虽无人，棘上有，汝独不愧也！）

对：解父狄淫，遭恚以赧。（解，胡买切。父，方武切。赧，乃板切，面愧赤也。言解父有夷狄淫之行也。谓遭愿恚之妇，宁有不愧赧也。）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视，（刘向《列女传》：陈辩女者，陈国采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使于宋，道过陈，遇采桑之女，止而戏之曰：“女为我歌，吾将舍女。”乃歌《墓门》之一章。又曰：“为我歌其二。”乃歌其二章。大夫曰：“其某则是，其安在？”女曰：“陈，小国也，摄乎大国之间，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其人且亡，而况乎。”大夫乃服而释之。）

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为舜弟，眩惑其父母，并为淫之恶，欲共危害舜也。兄，协虚浪切。）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王逸曰：言象欲杀舜，变化其态，内作奸诈，使舜治廩，从下焚之，令舜浚井，从上填之，终不能害舜。舜为天子，封象于有鼻，而后嗣子孙长为诸侯。）

对：象不兄龚，（居容切，《集韵》云：与恭同。《说文》：肃也。）而奋以谋。（“奋”一作“肆”。）盖圣熟凶怒，嗣用绍厥爰。（谓象虽肆害舜之谋，而舜不藏怒，又封之有庠，以绍厥爰也。）

问：成汤东巡，有莘爰极。（王逸曰：有莘，国名也。爰，于也。极，至也。言汤东巡狩至有莘国，以为婚姻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曰：小臣，谓伊尹也。言汤东巡狩，有莘氏乞毛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为内辅也。）

对：莘有玉女，汤巡爰获。既内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识！（对之谓汤东巡狩而得有莘氏之女则有之，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为不然也。）

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逸曰：小子，谓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梦神女告之曰：“灶生蛙，急去无顾。”居无几何，白灶中生蛙，母去东走，顾视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木。水干之后，有小儿啼水涯，人取养之。既长大，有殊才，有莘恶伊尹从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对：胡木化于母，以蝎厥圣！（蝎，胡葛切，木中蠹虫。又许竭切。）喙鸣不良，（喙，许秽切。《说文》：口也。）谩以诡正。尽邑以垫，（都念切。下也。溺也。）孰译彼梦！（译，夷益切，传言也。事见《列子》，注见前。对之意以为不然，谓为是说者，是蠹乱厥圣诡说害正，未有尽邑以垫而伊尹

生也。)

问：汤出重泉，夫何罪尤？（王逸曰：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汤于重泉而复出之，夫何用法之不审也。）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王逸曰：帝谓桀也。言汤不胜众人之心而以伐桀，谁使桀先挑之也。挑，徒了切。《仓颉篇》：挑，招呼也。或他凋切，挠也。）

对：汤行不类，重泉是囚。（重，传容切。《前汉志》：左冯翊有重泉。《史记》：桀不务德，召汤囚之夏台。）违虐立辟，（婢亦切，法也，刑也。）实罪德之由。（谓汤之行与桀异，桀故囚之。）师恁怒以割，癸挑而讎。（谓汤从众欲以割正有夏，桀实有以启之，非汤之所忍为。）

问：会晁争盟，何践吾期？（王逸曰：言武王欲伐纣，纣使胶鬲视武王师。胶鬲问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胶鬲还报纣。会天大雨，道难，武王昼夜行。或谏曰：“雨甚，军士苦之，请且休息。”武王曰：“吾许胶鬲以甲子日至殷，令报纣矣。以甲子日不到，纣必杀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贤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诛纣，不失期也。“晁”，与“朝”同。《诗》：会朝清明。《书·牧誓篇》：时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苍鸟群飞，孰使萃之？（王逸曰：苍鸟，鹰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纣，将帅勇猛如鹰鸟群飞，谁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诗》“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是也。）

对：胶鬲比，（鬲，音隔，又音历。商之贤臣也。比，毗至切，近也。疑当作，音厘。《说文》：剥也，划也。）雨行践期。捧盞救灼，（盞，于浪切，盆也。）仁兴以毕随。鹰之咸同，得使萃之。

问：到击纣躬，叔旦不嘉。（王逸曰：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到。皆曰：“纣可伐也。”白鱼入于王舟。群臣咸曰：“休哉！”周公曰：“虽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楚词赘说》曰：吕望、周公亲相武王，率师以伐纣，心非不同也。师至河上，甚雨疾雷，周公引军而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驰也？”周公曰：“天时不顺，龟又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变又凶，何可驰也！”故曰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王逸曰：揆，度也。言周公于孟津揆度天命，发足还师而归。当此之时，周公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叹而美之也。周少隐曰：言周公何为始亲揆度天命以告武王发，而卒乃足成周之命令以杀商受旦，又咨嗟自叹耶？夫汤放桀，武王伐纣，其事一也。孔子之论韶武，独以武为未尽善而不及汤。岂非汤尝引过自咎，以予有惭德，且恐来世以贻为口实，则所以杜百世之乱者，犹未忘也。武王独未有一言及此。周公所以不嘉，岂无其意哉！周公之于纣，则君也；于武王，则亲也。周公岂固徇爱亲之私心，而灭君臣之大

义哉！为天下计也。至于定周伐商之命，而于克商者，乃以是耳。原之言有及于此，因疑以问之。亦足以见其能明周公之心矣。）

对：颈纣黄钺，（《史记·周本纪》：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之太白之旗。）旦孰喜之！民父有厘，嗟以美之。（周公虽幸武王应天顺人，敛福锡命，而咨嗟之词，虽美之而实戒之也。考之《周书》，其详可得而推矣。）

问：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逸曰：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汤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逸曰：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纣也。）

对：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圯之。（谓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纣之不道，众所共弃也。圯，部鄙切，毁也。）

问：争遣伐器，何以行之？（王逸曰：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纣，发遣干戈攻伐之器，争先在前，独何以行之乎？）并驱击翼，何以将之？（王逸曰：言武王三军乐战，并载驱载驰，赴敌争先，前歌后舞，鳧藻欢呼，奋击其翼，独何以将率之也。太公《六韬》曰：翼其两傍，疾击其后。击翼，盖兵法也。“鳧藻欢呼”，一作“如鸟噪呼”。）

对：咸遁厥死，争徂器之。翼鼓颠御，欢舞靡之。（谓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争先而行，前歌后舞，鳧藻ん呼，奋击其翼而不自知也。〈迂官〉，胡玩切，逃也。“ん”，一本作“谁”。）

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王逸曰：爰，于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还也。）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曰：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游，何以利于楚乎？以为越裳氏献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亲往逢迎之乎？）

对：水滨玩昭，荆陷弑之。（昭，谓周昭王也。《左氏传》：僖公四年，齐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楚子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至于楚，楚人以胶船载之涉汉，船坏而溺。《史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南巡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繆迓越裳，畴肯雉之。（《後汉书》：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越裳重译而献白雉。昭王不顾其德不能致，乃南巡狩，欲亲迓越裳而求白雉焉。）

问：穆王巧才每，（穆，谓周穆王也。才每，亡改切。其字从手，扬雄《方言》：贪也，《集韵》：才每，毋罪切，惭也。才每，毋海切，贪也。诸本作才每。《释文》：每磊切。其字从木，传写误耳。）夫何为周流？（王逸曰：才每，贪也。言穆王乃巧于辞令，贪好攻伐，远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后，夷狄不至，诸侯不朝。穆乃更巧词周流而往说之，欲以怀来也。

）环理天下，夫何索求？（王逸曰：环，旋也。言王者当修道德以来四方，穆王何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乎？）

对：穆懵《祈招》，（懵，毋亘切，不明也。招，常摇切，又音招，逸诗篇名。祈父，周之司马，世掌甲兵之职。招，其名也。《左传》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是以获没于祗宫。）猖洋以游。轮行九野，惟怪之谋。（《史记》：穆王得骥温骊骅亚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胡给娱载胜之兽，觞瑶池以迭谣！（给，徒恺切，欺也。载，音戴。《礼记》：载与戴同。《山海经》：西王母状如人，豹尾蓬头载胜善啸，居洵水之涯。前汉，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注：胜，妇人首饰也。《穆天子传》：天子见西五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均平，吾顾见汝。”此所谓之迭谣也。按《列子》载穆王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驰驱千里，至于巨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鬻重以洗王之足，遂宿于昆仑之阿，观皇帝之宫，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词哀焉。此对问之所交讥也。）

问：妖夫曳炫，何号乎市？（王逸曰：妖，怪也。号，呼也。）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褒姒，周幽王後也。《史记·周本纪》：昔夏之衰，有二神龙止于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请其而藏之。于是龙亡而在楛而藏之，传至三代莫敢发。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于庭，化为玄鼃以入王宫，後宫童妾既齿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哀而收之，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是为褒姒。王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以褒姒为后。后西夷犬戎遂杀幽王骊山下。）

对：孺贼厥洗，爰其弧。（，于簞切，山桑木也。弧，音胡，木弓也。）幽祸以夸，（幽，谓幽王也。，女居切。）悼褒以渔。（渔色之渔。）淫嗜■A 3 5杀，（■A 3 5，莫结反。）谏尸谤屠。孰鳞以征，（音痴，龙吐沫也。）而化鼃是辜。（鼃，鱼袁切，似鳖而大，事详见《史记·周本纪》。对问之意，盖罪幽王淫刑嗜杀以自取灭亡，未可尽归之于妖夫化鼃之征也。）

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王逸曰：言天道神明降与人之命，反侧无常，善者佑之，恶者罚之。）

对：天邈以蒙，人亼以离。（亼，音私。《说文》：奸帙也。《韩非》子曰：仓颉造字，自营为亼。通作私，一本作么。伊尧切，小也。亼，当作么。

) 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

问：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王逸曰：言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任竖刁、易牙，子孙相杀，虫流出尸。一人之身，一善一恶，天命无常，罚佑之不常也。）

对：桓号其大，任属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坏。（谓齐桓九合诸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国，卒至见杀，非天道之无常。亦其自取然也。《论语》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九合之说，《国语》：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史记》：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谷梁传》：衣裳之会十有一。范注：庄公十三年会北杏，十四、十五年会鄆，十六年会幽，僖公元年会柤，二年会贯，三年会阳谷，五年会首戴，七年会宁母，九年会葵丘，凡十一会，不取北杏及阳谷为有功也。孙明复《尊王发微》：桓公之会十有五。范宁所言之外，僖公八年会洮，十三年会咸，十五年会牡丘，十六年会淮是也。孔子止言其九者，盖十三年会北杏，桓始图伯，其功未见，十四年会鄆，又是伐宋，诸侯会洮、会咸、会牡丘、会淮，皆有兵车也，故止言其会之盛者九焉。）

问：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王逸曰：惑，妲己也。）何恶辅弼，谗谄是服？（王逸曰：服，事也。言纣恶辅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专用谗谄之人也。）

对：纣无谁使惑，惟志为首。逆图倒视，辅谗以一宠。（诸本多无“一”字。）

问：比干何逆，而抑沈之？（王逸曰：比干，圣人，纣诸父也。谏纣，纣怒，乃杀之剖其心也。）雷开阿顺，而赐封之？（王逸曰：雷开，佞臣也。阿顺于纣，乃赐之金玉而封之也。或作“而赐封之金”。）

对：干异召死。（刘向《新序》：纣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见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谏，三日不去朝，纣囚而杀之。《史记·殷本纪》：纣愈淫乱。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以观其心。”）雷济克后。（谓纣自惑乱，弃贤用谗，比干谏而死，雷开佞而用也。）

问：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王逸曰：圣人谓文王也。卒，终也。言文王仁圣，能纯一其德，则天下异方终皆归之也。）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王逸曰：梅伯，纣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数谏纣，纣怒，乃杀之，菹醢其身。箕子见之，则被发佯狂也。梅，音涣，纣诸侯号。醢，音海，肉酱。）

对：文德迈以被，芮鞬顺道。（谓文王之德纯一，虞、芮质厥成，而天下

无异志也。芮，如锐切，谓虞芮也。鞫，居六切。《说文》：穷理罪人也。《诗·大雅·绵》之八章：虞芮质厥成。注：虞芮之君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持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醢梅奴箕，（《淮南子·亡真训》：桀、纣燔生人，辜谏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史记》：纣为淫，箕子谏，不听，乃被发佯狂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忠咸丧以丑厚。（此两语疑当与前纣谗谄是服事文理相属，对亦随问意耳！）

问：稷维元子，帝何笃之？（王逸曰：元，大也。帝，谓天帝也。笃，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原，出见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贤。天帝独何以厚之乎？笃，一作竺。《尔雅》：竺，厚也。与笃同。）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王逸曰：投，弃也。燠，温也。言姜原以后稷无父而生，弃之于冰上，有鸟以翼覆荐温之，以为神，乃取而养之。《诗》曰：“诞之寒冰，鸟覆翼之。”燠，音郁，热也。）

对：弃灵而功，笃胡爽焉！（弃，后稷，详见《生民》诗。《史记·周本纪》：后稷，其母有邠氏曰姜原，为帝誉妃。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初欲弃之，因名曰弃。）翼冰以炎，盍崇长焉。

问：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王逸曰：冯，大。挟，持也。言后稷长大持强弓挟箭矢，桀然有殊异将相之文才。洪兴祖曰：此与下文相属，冯如上文冯珧之冯，言武王多材多艺，能冯弓挟矢而将之以殊能者武王也。子厚引诗以对，承逸之误也。）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王逸曰：帝，谓纣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业，致天罚加诛于纣，切激而数其过，何逢后世继嗣之长也？“切”，一本作“功”。）

对：既岐既嶷，（鱼力切，一作“疑”，《诗》云：克岐克嶷。小儿有知识之貌。）宜庸将焉。纣凶以启，武绍尚焉。（谓纣有凶德，武王能绍后稷之业也。）

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王逸曰：伯昌，谓文王也。秉，执也。鞭以喻政。言纣号令既衰，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之牧也。）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之国？（王逸曰：彻，坏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诛纣，令坏、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国，因徙以为天下之大社也。）

对：伯鞭于西，（《尚书》：西伯戡黎。正义曰：西伯，文王也，时国于岐，封为雍州伯。国在西，故曰西伯。《史记·殷纪》：以西伯为三公，赐弓

矢斧钺，使得专征伐。）化江、汉浒。（火五切。《说文》：水崖也。《诗·汉广篇》：“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易岐社以太，（岐，在右扶风美阳中水乡。《礼记》曰：王为群姓之社曰太社。岐尝有社矣，至武王诛纣，然后能易岐社以为太社，因岐山以名，太王自豳徙焉。）国之命以祚武。（武，武王也。）

问：迁藏就岐，何能依？（王逸曰：言太王始与百姓徙其宝藏来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随之也？）

对：逾梁橐囊，臙仁蚁萃。（公刘之居也，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至太王，为狄人所侵，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则迁藏就岐，乃王迹之所化也。故归市之众，如蚁之慕臙也。《庄子·徐无鬼篇》：蚁慕羊肉，羊肉臙也。）

问：殷有惑妇，何所讥？（王逸曰：惑妇，谓妲己也。讥，谏也。言妲己惑误于纣，不可复讥谏也。）

对：妲灭淫裔，民以亟去。（妲，丹达切，纣妃妲己也。，音敷。又普吴切，病也。亟，讫力切，疾也。《国语》：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惑之，毒四海，故民皆亟去。）

问：受赐兹醢，西伯上告。（王逸曰：兹，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纣醢梅伯以赐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语于上天也。）何亲授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王逸曰：上帝，谓天帝也。言天帝亲致纣之罪罚，故殷之命不可复救也。一作“上帝之罚”。）

对：肉梅以颁，乌不台诉！（乌，恐作曷。台，音怡，我也。《史记·殷本纪》：纣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纣囚西伯里。《淮南子·亡真训》：纣醢九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孰盈癸恶，兵躬殄祀！（“癸”，疑当作“纣”。按此正言纣事，而云“癸恶”，恐传写误也。谓纣醢梅伯以赐诸侯，西伯所以诉于天。此天所以亲致纣之罚，故殷之命至于绝而不续也。“殄”，与“<歹尔>”同。）

问：师望在肆，昌何志？（王逸曰：师望，谓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乎？“志”，一作“识”。“识”，音“志”，记也。）鼓刀扬声，后何喜？（王逸曰：后，谓文王也。言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亲往问之。吕望对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喜，载与俱归也。喜，协音去声，悦也。）

对：牙伏牛渔，（《史记·齐世家》：太公吕望尚者，东海上人，姓姜氏，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出猎，遇太公于渭阳。索隐引谯周曰，姓姜名牙。《战国策》：太公望老妇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淮南子》：太公之鼓刀。注：河

内汲人，有屠钓之困。）积内以外萌。岐目厥心，氏显光。（，卢皎切，目明也。氏与视同。谓太公望隐于屠牛，渔于渭滨，有诸中而形诸外，文王已心识之。，音了。周官有氏。）奋刀屠国，以髀髀厥商。（髀，音陞，又必尔切，股骨也。髀，音宽，髀上也。《前汉·贾谊传》：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髀髀之所，非斤则斧。注：言其骨大，故须斤斧也。）

问：武发杀殷，何所悒？（王逸曰：言武王发欲诛纣，何所悒而不能久忍也？）载尸集战，何所急？（王逸曰：尸，主也。集，会也。言武王伐纣，载文王木主，称太子发，急欲奉行天诛，为民除害也。）

对：发杀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谓武王伐殷，欲救民于虐焰中。在文王则栗栗危惧有所不敢，在武王则不敢不敬承文谟，以卒此武功也。故载文王木主以讨纣，有所不得已焉也。发，武王名也。栗，谓以栗为主也。《史记》：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也。）

问：伯林雉经，维其何故？（王逸曰：伯，长也。林，君也。谓晋太子申生为后母骊姬所谮，遂雉经而自杀。）何感天抑，（籀文“地”字。）夫谁畏惧？（王逸曰：言骊姬谗杀申生，其冤感天，又谗逐群公子，当复谁畏惧也！）

对：中谮不列，恭君以雉。（《左氏传》：晋献公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骊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姬毒而献之，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国语》：雉经于新城之庙。注：雉经，头枪而悬死也。《礼记》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胡寅蚘虯贼，（“寅”，音“引”，又音“胤”，“寅”与“蚓”同，蚯蚓也。寅，《说文》云：虫侧行者。虯，音腰，又音饶。人腹中虫。）而以变天地。（以寅虯二虫譬骊姬之谮，谓岂谗说可以变天地也。）

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禄命而与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惧也？）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曰：言王者既循行礼义，受天之命而王有天下矣，又何为至使他姓代之乎？）

对：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天又佑之。（谓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后世子孙不能恐惧以自弃，则将佑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问：初汤臣摯，后兹承辅。（王逸曰：言汤初举伊尹，以为凡臣耳，后知其贤，乃以备辅翼承疑，用其谋也。）何卒官汤，尊食宗绪？（王逸曰：卒，终也。绪，业也。言伊尹佐汤命，终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礼乐祭祀，绪

业流于子孙者乎！)

对：汤、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绩。（摯，伊尹名也。）

问：勋阖、梦生，少离散亡。（王逸曰，勋，功也。阖，吴王阖庐也。梦，阖庐祖父寿梦。寿梦卒，太子诸樊立。诸樊卒，传弟余祭。余祭卒，传弟夷末。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阖庐，诸樊之长子也，次不得为王，少离散亡放在外，乃使专诸刺王僚，代为吴王，子孙世盛，以伍子胥为将，大有功勋也。）

何壮武厉，能流厥严？（王逸曰：壮，大也，言阖庐少小散亡，何能壮大，厉其勇武流其威也。）

对：光征梦祖，（阖庐名也。梦，莫公切。）憾离以厉。彷徨激覆，（彷徨，蒲黄切。徨，音皇，彷徨也。）而勇益德迈。（言阖庐少小被放于外不得立，及其壮大，终能厉其武勇以大吴国也。）

问：彭铿斟雉，帝何飧？（王逸曰：彭铿，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尧，帝尧美而飧食之。铿，丘耕切。飧，叶音香，歆也。）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言彭祖进雉羹于尧，尧飧食之以寿考。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不寿，恨枕高而氏远也。《神仙传》：彭祖姓名铿，帝颛顼之玄孙。善养性，能调鼎，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历夏经商至周，年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音煎。）

对：铿羹于帝，圣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谁飧以俾寿！（谓王逸所注为无理也。）

问：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争共食牧草之实，自相啄啮，以喻夷狄相与忿争，君上何故当怒之乎。）蜂蚁微命，力何固？（王逸曰：言蜂蚁有若毒之虫，受天命负力坚固，屈原以喻蛮夷自相毒若，固其常也，独当忧秦、吴耳。《楚辞赘说》曰：王逸注无所据，引不可信。原意谓：中央者，中国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国共牧，无所战争，则君何怒而有讨乎？今蜂蚁微命而好争，其力甚固，盖蜂有毒而蚁好斗故也。以喻上失其政，九州无牧，诸侯战争，不可禁止，以讥当时之事耳。或谓原因见楚之宗庙有岐首之蛇，如今古祠中多画毒蛇怪物之类者，故因以讽焉，不可知也。蜂音峰。蚁，或作蛾。蛾，古蚁字。若，音若，痛也。）

对：鬼啮已毒，（鬼，胡对切。《说文》：蚕蛹也。《古今字诂》：鬼，古虺字。《韩非子》：虫有鬼者一身两口，争食相。遂相杀也。啮，倪结切，噬也。）不以外肆。细腰群螿，（式亦切，虫行毒也。《博物志》：细腰蜂，无雌雄之类，取桑虫及阜螽之子抱而为己子也。）夫何足病！

问：惊女采薇，鹿何？（王逸曰：，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惊而走，因获得鹿，其家遂昌炽，乃天之。）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曰：萃，止也。言女子惊而北走，至于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禧喜也。）

对：萃回偶昌，鹿曷以女。（对以为避祸得鹿，亦偶然耳。）

问：兄有噬犬，弟何欲？（王逸曰：兄，谓秦伯也。噬犬，啮犬也。弟，秦伯弟车咸也。言秦伯有啮犬，弟车咸欲请之。）易之以百两，卒无禄。（王逸曰：言秦伯不肯与弟车咸犬，车咸以百两金易之，又不听，因逐车咸而夺其爵禄也。）

对：车咸欲兄爱，以快侈富。愈多厥车，卒逐以旅。（问云百两，盖谓车也。王逸以为百两金，误也。车咸，其盐切。秦后子也。两，音亮，车数也。《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车咸出奔晋。《左氏传》：罪秦伯也。《晋国语》：秦后子来仕，其车千乘。后子，即车咸也。）

问：薄暮雷电，归何忧？（王逸曰：言屈原书壁所问略讫，日暮欲去，时天大雨雷电，思念复至。自解曰：“归何忧乎？”薄暮，喻年将老也。雷电，喻君暴恶也。归何忧者，乃自宽之辞也。）厥严不奉，帝何求？（王逸曰：言楚王惑信谗佞，其威严当日堕，不可复奉成，虽从天帝求福，神无如之何。）伏匿穴处，爰何云？（王逸曰：爰，于也。云，言也。吾将退于江滨，伏匿穴处耳，当复何言乎？）荆勋作师，夫何长先？（王逸曰：荆，楚也。师，众也。勋，功也。初，楚边邑处女与吴边邑处女争采桑于境上，相伤，二家怒而相攻，于是楚为此兴师，攻灭吴之边邑，而怒始有功。时屈原又谏言我先为不直，怒不可长久也。一无“先”字。《史记·吴世家》：吴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取两都而去。言楚虽有功，吴复伐楚，非长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时事，屈原征往事以讽耳。）悟过改更，我又何言？（王逸曰：欲使楚王觉悟也。）

对：咨吟于野，胡若之很！（户恳切，戾也。）严坠谊殄丁厥任，（闵原当此礼义消亡之时也。）合行违匿固若所，咿嗟（咿音伊。嗟，音忧，咿嗟，叹也。）忿毒意谁与？（谓原伏匿草野，尚兴词致愤，欲何为也。）丑齐徂秦，舀厥诈谗，（舀，徒滥切，与敢同。《说文》：食也。）登狡庸弗以施。（弗，甫勿切，违也。）甘恬祸凶亟锄夷，复不可化徒若罢。（谓楚怀王时，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厚币事楚绝齐，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怀王怒，举兵伐秦，大败于丹阳。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时秦昭王欲与怀王会，王欲行，屈原谏之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信子兰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对之意所以详言，言

原当日谏之不听，以至于斯云尔。复，弼力切，很也。罢，读曰疲，劳也。)

问：吴光争国，久余是胜？（王逸曰：光，阖庐名。言吴与楚相伐，至于阖庐之时，吴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言天胜我也。)

对：阖绰厥武，滋以侈颓。（阖，谓吴王阖庐也。）

问：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楚令尹也。子文之母，云卞公之女。旋穿闾社通于丘陵，以淫而生子文，弃之梦中。有虎乳之，以为神异，乃取收养焉。子文长而有贤人之才也。一作“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

对：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归？（《左氏传》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云卞，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云卞，淫于云卞子之女，生子文焉。云卞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云卞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为谷，谓虎为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谷，奴口切。於，音乌。菟，音徒。)

问：吾告堵敖以不长。（按：王逸谓堵敖楚贤人，非是。）

对：款吾敖之阙以旅尸。（楚人谓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怀王将如堵敖不长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为堵敖为楚贤人，大谬。按《左氏传》庄公十四年：楚子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庄公十九年，杜敖立。二十三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则堵敖乃成王之兄。子厚以为文王兄，亦误矣。楚怀王为秦昭王所诈，令会武关，强留之，要以割地，怀王卒死于秦，此谓旅尸也。)

问：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尝试君上，自号忠直之名，以显彰后世乎？诚以同姓之故，中心恳恻，义不能已也。试，一作“诫”。予，一作与。)

对：诚若名不尚，曷极而辞？（谓屈原苟无尚名之心，则《天问》曷极其辞如此。一本云：“食姑不失圣人胡往不道。”)

●卷十五·问答

○晋问（公晋人，实以尧之故都为重，故设武陵之问，而悉以晋之名物对。一曰晋之山河，表里而险固；二曰晋之金铁，甲坚而刃利；三曰晋之名马，其强可恃；四曰晋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晋之河鱼，可为伟观；六曰晋之盐宝，可以利民；七又先言文公霸业之盛，而后以尧之遗风终焉，其为文可谓工矣。晁无咎尝取此文附续《楚词》，其系有曰：枚乘《七发》，盖以微讽吴王濞

毋反；《晋问》亦七，盖效《七发》以讽时君薄事役而隆道实云。）

吴子问于柳先生曰：（吴子，武陵。）“先生晋人也，（公河东人。）晋之故宜知之。”（“故”下，一有“封”字。）曰：“然。”“然则吾愿闻之，可乎？”曰：“可。晋之故封，太行掎之，（太行，在泽州晋城县。一云在怀州修武县西北。则此山当在二州之界也。《汉·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掎，谓掎角也。掎，举绮切。）首阳起之，（首阳山，在河东蒲阪县，华山之北，河曲之中。）黄河迤之，（黄河之源，出自昆仑，循雍州北徼达华阴，至于德州而入于海。晋地盖当河之曲也。迤，邪行也。迤，移尔切。）大陆靡之。（《书》：大陆既作。《汉·地理志》：在钜鹿北，泽名也。按《通典》：在赵州昭庆县，即隋大陆县，地有大陆泽。又云：深州有陆泽县，大陆亦在此。则此泽当在二州之界也。靡，曼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渊。（呀，虚加切，张口也。）景霍、汾、浍，（《晋语》：景霍以为城，汾、河、涑、浍以为渊。注云；景，大也。景霍，谓霍太山，在河东彘县。汾、河、涑、浍，四水名。）以经其𡵓。（如缘切。城下田也。）若化若迁，钩婴蝉联，然后融为平川，而侯之都居，（晋侯之国。）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壮，则腾突撑拒。（撑，衺柱也。拒，捍也。撑，抽庚切。拒，音巨。）聱岬郁怒，（聱，语不入也。谷岬，山深貌。聱，五交切。岬，许加切。一本有“焉”字。）若熊罴之咆、（熊，音雄。罴，音碑。咆，音庖，嗥也。）虎豹之嗥，（音豪。）终古而不去；攫秦搏齐，（攫，厥缚切，持也。）当者失据，燕狄惴怯，若卵就压，（若泰山之压累卵。“就”，一作“砖”。）振振业业，覩关蹀户，（覩，伺视也。蹀，蹈也。覩，七虑切。蹀，达协切。）惕若仆妾。其按衍则平盈旋缘，纾徐夷延，若飞[QI54]之翔舞，（[QI54]，余专切，与“鸢”同。）洄水之容与；（洄，音回，逆流而上。）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则源昆仑，入于天渊，（黄河，见上注。）出乎无门，行乎无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匈奴单于，在晋西北。）冲奔太华，（太华，即华岳也。在晋之西。）运肘东指；混溃后土，（混，音浑。溃，胡对切，散也。）浊糜沸，（，音汾。又房吻切，涌也。）鼃鼃诡怪，（鼃，似鳖而大。鼃，水虫，力至猛，能攻陷河岸。鼃，音元。鼃，徒河切。）于于汨汨，腾倒失越，（失，音佚，马足疾貌。）委泊涯，（，水涯。）呀呬喝纳，（呀，张口也。呬，吸呬也。喝，大工也。呀，虚加切。呬，呼甲切。喝，呼合切。）摧杂失坠。其所荡激，则连山参差，广野坏裂，轰雷努风，（轰，呼宏切。）撼含干戛；（撼，户感切，摇也。含字，诸韵无之。一本作“颌”。释云：颐下也，音憾。戛，音戛。）崩石之所转跃，大木之所擢拔，ㄩ崩ㄩ平洞踏者，（ㄩ崩，水激有声。ㄩ平，亦水

鸣声。ㄩ 崩，披朋切。ㄩ 平，白明切。与“并”通。踏，音沓。）弥数千里，若万夫之斩伐。而其轴轳之所负，（轳，船前刺棹处。轴，船后施舵处。又汉律名：船方长为轴轳。二字皆当从舟，音逐卢。）ㄩ 檣之所御，（ㄩ，传江切。檣，音墙，船桅也。）鳞川林壑，隳云遁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舜，摇目也。）榛榛ㄩ €ㄩ €，（榛，音藜。一本作“漆”，音同。ㄩ €，音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

吴子曰：“先生之言丰厚险固，诚晋之美矣。然晋人之言表里山河者，（僖二十六年《左传》：子犯曰：“若其不捷，表裹山河，必无害也。”）备败而已，非以为荣观显大也。吴起所谓“在德不在险”，（《史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曰：“在德不在险。”）此晋人之藉也。（藉，或作“籍”，云籍记也。）愿闻其他。”

先生曰：“太卤之金，（太卤，太原晋阳县。卤，音鲁。）棠之工，（棠，属蔡州。《史记》：苏秦说韩宣惠王曰：“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徐广曰：汝南吴房有棠亭。）火化水淬，（取内切，灭火也。）器备以充。为棘（棘，即戟也。）为矛，（前矛也。建于兵车，长二丈。）为铍（音杀，长矛曰铍。）为钩，为镞（箭镞。）为鏃，（晏本少一字，宣献本无“为鏃为”三字。）为牟侯，（音侯，矢金鏃，翦羽曰牟侯。）出太白，（太白，星名。注：《西汉志》：太白，兵象也。）征蓐收，（昭二十九年《左传》：少昊氏之子曰该，为蓐收。西方之神。）召招摇，（招摇，北斗七星也。《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机，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摇光，即招摇也。《晋志》：招摇主胡兵。）伏蚩尤，（汉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亘天。蚩尤，彗星。《隋志》：旋星散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肃肃。（山宜切。一本作祁祁。）合众灵而成之。博者狭者，曲者直者，岐者劲者，长者短者，攒之如星，奋之如霆，运之如縠。浩浩弈弈，淋淋淅淅，（淋，以水沃也。淅，洒也。淋，音林。淅，音迪。）荧荧的的，（荧，音萤。）若雪山冰谷之积。观者胆掉，（徒吊切。）目出寒液。（液，泪也。）当空发耀，英精互绕，晃荡洞射，天气尽白，日规为小，铄云破霄。（铄，式灼切。）马坠飞鸟。（《汉书》：飞鸢马马堕水中。《释文》：马马，堕落也。马，都牒切，又它协切。）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胶角百选，犀兕七属。（《周礼》：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角也者，以为疾也。胶也者，以为和也。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属音注。）乃使跟超掖夹之伦，（跟，音根，足踵。夹，音挟。）服而持之，南瞰诸华，（瞰，苦滥切。远视也。）北群夷，（，质涉切。失气言也。）技击节制

，（《荀子》：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闻于天下，是为善师。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左传》：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进不敢降，退不敢窜。若是何如？”

○吴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则吉，由暴则凶，是又不可为美观也。先轸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僖二十八年《左传》：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此云先轸言，恐误。）况徒以坚甲利刃之为上哉！”

先生曰：“晋国多马，屈焉是产。（僖二年《左传》：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杜预注：屈，晋地名，生良马。）土寒气劲，崖坼谷裂，草木短缩，鸟兽坠匿，而马蕃焉。师师 3 3，（音洗，进也。）溶溶纭纭，辘辘，（上音雷，下音邻。）或赤或黄，或玄或苍，或醇或 ㄥ，（莫江切，杂也。）<黑>然而阴，（<黑>，音掩，黑色也。）炳然而阳，若旌旃旗帜之煌煌。（帜，音炽。）乍进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蹶，（音致。）若江、汉之水，疾风驱涛，击山荡壑，（荡，音荡，又它浪切。）云沸而不止。群饮源槁，（源槁，水竭。）回食野赭，（音者，赤色。）浴川蹙浪，喷震播洒，（喷，普问切。洒，音洒。）溃溃焉，若海神驾雪而来下。观其四散愒，（愒，狂貌，上齿两切。本作“敞”，下许往切。）开合万状，喜者鹄厉，怒者人搏，决然盆跃，（盆，蒲闷切。）千里相角，风げ雾鬣，（げ，祖红切。鬣，音猎。）山抉壑，（，音烛，斫也。）耳摇层云，腹捎众木，寂寥远游，不夕而复。攫地跳梁，坚骨兰筋，交颈互啮，（倪结切。）斗目相驯，聚溲更嘘，昂首张。其小者则连牵缴绕，（上古了切。下尔沼切。）仰乳俯，（下没切，啮也。）蚁杂螽集，（螽，音终，蝗也。）啾啾 彳 集 彳 集。（《上林赋》：彳 集 彳 拾鼎沸。注：谓水激也。啾，即由切。彳 集，七立切。）旅走丛立。其材之可者，收敛攻教，掉手飞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牵以荀息，（见僖二年《谷梁传》。）御以王良，（哀二年《左传》：邮良曰：“我两引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超以范鞅，（襄二十三年《左传》：范鞅逆魏舒，请骖乘，持带，遂超乘。）轩以栾 牟 咸。（成十六年《左传》：步毅御晋厉公，栾 牟 咸为右，掀公以出于淖。已上四子，皆晋之臣。栾，音鸾。牟 咸，音针。）以佃以戎，兽获敌摧。若是何如？”

吴子曰：“‘恃险与马’者，子不闻乎？故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是不一姓’。（昭四年《左传》：司马侯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九州之险，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请置此而新其说。”

先生曰：“晋之北山有异材，梓匠工师之为宫室求大木者，天下皆归焉。仲冬既至，（《周礼》：仲冬斩阳木。）寒气凝成，外凋内贞，沈液不行。

（《左传》：犹拾沈也。《说文》：沈，汁也。液，津液也。沈，音审。液，音亦。）乃坚乃良。万工举斧以入，必求诸岩崖之欹倾，涧壑之纡萦，凌兀之杪颠，（兀，山锐貌。杪，《说文》云：木标末也。即枝上端。兀，徂丸切。ヴ，五官切。杪，音眇。）漱泉源之淦滢营。（淦，沈也。滢营，水回貌。淦，古南切。滢营，音营。）根绞怪石，不土而植，千寻百围，与石同色。罗列而伐者，头抗河汉，刃披虹霓，声振连峦，秭填层。（秭，削木札朴也。陈、楚谓楛为秭者。秭，方废切。）丁丁登登，（《诗》曰：伐木丁丁。丁，侧更切。）良々棱棱，（良，石声，一曰良良，坚也。棱，四方木也，良，吕唐切。棱，卢登切。）若兵车之乘凌。其响之所应，则溃溃滢崩々，汹汹薨薨，（汹，涌也。一曰汹涌，水声。汹，许拱切。薨，呼肱切。）若騫若崩，若螭龙之斗，风霆相腾。其殊而下者，札戛捎杀，（戛，音戛戛。）摧央。（卒，山峻貌。央，尘也。，山曲也。贾谊《赋》：央扎无垠。，作没、作律二切。央，乌朗切。，音轧。）霞披电裂，又似共工，触不周而天柱折。（《列子·汤问篇》：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张湛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极。）鸛。（《尔雅》：鸡三尺为。鸛，似鸛而巢树者为白鸛，曲颈为黑鸛。《说文》：，秃鸛也。，麋鸛也。关西呼为鸛，山东谓之鸛。四字音昆、灌、秋、仓。）号鸣飞翔，ア<豸干>虎兕。（ア，刘也。似狸，能捕兽祭天。<豸干>，胡地犬也。ア，敕俱切。<豸干>，音岸。）奔触栗，伏无所入，遁无所脱。然后断度收罗，（《鲁颂》：是断是度。断，音短。）捎危颠，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荡突：兀。（：兀，危石也。：，郎兀切。）转腾冒没，类秦神驱石以梁大海；（《三齐略记》曰：秦始皇作石梁，欲过海观日出处。于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城阳一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似相随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尽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抵曲鳞蹙，汇流雷解，（汇，音会，水合流。）前者汨越，后者迫隘，乃下龙门之悬水。（下字下或有“夫”字。）摺拉颓踏，（摺，败也。拉，摧也。摺，质涉切。拉，落合切，亦通作摺。）厂首轩尾。（厂，持头发也。《汉·贡禹》：厂草爬土。厂，昨没切。）E入重渊。（E，大水E也。E，胡动切。）不知其几百里也。涛波之旋，滔山触天，既滢亭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卒，穿云蔽日，涣然自挠，复就行列，浑浑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顾，丛台、阿房，（六国时，赵王故台，在邯郸城中，连聚非一，故名丛台。《史记》：秦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张衡《东京赋》云：赵建丛台于后。注：赵武灵王起。又云：秦政利觜长距，乃构阿房。房，音旁。）长乐、未央，（《汉宫阙名》曰：长安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昭阳之隆丽诡特

，（武帝太初元年，起建章宫，在未央宫西。昭阳，亦殿名。）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

吴子曰：“吾闻君子患无德，不患无土；患无土，不患无人；患无人，不患无宫室；患无宫室，不患材之不己有。先生之所陈，四累之下也。且禴禘既成，诸侯叛之。”（昭公八年《左传》：晋侯方筑禴禘之宫，至昭十三年，晋成禴禘，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杜预注：禴禘，地名，在绛西四十里，临汾水。禴，音斯，亦作。禘，巨之切。）

先生曰：“河鱼之大，（河，当是黄河也。）上迎涛波，（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罗壅津涯，（一无“罗”字。）千里雷驰，重马轻车，遂以君命，矢而纵观焉。（矢，陈也。隐五年《左传》：隐公矢鱼于棠。《汉·高纪》：纵观秦皇帝。观，工唤反。）大罟断流，修网亘山。罩{鹿}，（《诗》：丞然罩罩。罩，陟教切。，力久切。《诗》：鱼丽于。注：，曲梁也。张衡《西京赋》曰：设{鹿}。注云：鱼网，音独鹿。按《唐韵》，，古卖切，又胡卦切，皆不说是鱼网。今上文四物皆是鱼网，当音独鹿。）织其间。巨舟轩昂，佻佻回环，水师更呼，声裂商颜。（商，山名，在商州。商颜，商山之颜。见《河渠书》。）于是鼓噪沓集而从之，扼龙吭，（居郎切。）拔鲸鳍，（鲸，大鱼。鳍，鱼脊上骨。鲸，巨京切。鳍，音耆。）戮白鼉，（音凶，似鼉而大。）逐毒螭，（螭，如龙而黄无角。“毒”，一作“素”。螭，抽知切。）叱冯夷，（《清泠传》曰：冯夷，华阴潼乡是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立水湄。搜搅流离，（搅，古巧切。）掬缩推移，梁会网蹙，腾天弥围，掉辟拥踊，（辟，人不能行也。踊，跳也。辟，音壁。踊，音勇。）以登夫历山之垂。（历山，在河东。）如川之归，如山之摧。（一作“崔”，亦音摧。）如云之披。其有乘化会神，振拔涟沦，（水成纹曰涟，小波为沦。涟，音连。沦，音伦。）ゼ奇文，（ゼ，丑知切。）出怪鳞，腾飞涛而上逸，生电雷于龙门者，犹仰纶飞缴，（音灼，生丝缕，亦作“{敦系}”）顿踏而取之，（“踏”，一作“蹠”。）莫不脱角裂翼，呀吓匍匐，（呀，张口。吓，怒也。亦云口拒人。呀，虚加切，吓，音赫。）复就鹵切。（鹵，力兗切。）莫保龙籍，具糅五味，（糅，汝救切，杂也。“具”，一作“甘”。）布列雕俎，风云失势，沮散远去。若夫少、尝、鲔、鲤、、鳢、魴、与之琐屑蔑裂者，（少，音沙。尝，音尝。鲔，音洧。鲤，音里。，音偃。鳢，音礼。魴，音防。与，音叙，上声。义并见《设渔者对智伯》注。“尝”，一作“鲔”，音缙。）夫固不足悉数，漏脱绂目，养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则已填溢饕餮，腥膏舄鹵，闻炙之美，则掩鼻蹙，（阿葛切。）贱甚粪土而莫愿者也。若是何如？”

吴子曰：“一时之观，不足以夸后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闻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盐，（猗氏县，属河中。猗氏之盐，即河中两池也。猗，于宜切。）晋宝之大者也，人之赖之与五谷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则见沟■A 3 8畦畹之交错轮，（■A 3 8，稻中畦。又，田五十亩曰畦，三十亩曰畹。■A 3 8，音承。畹，音宛。）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涣兮鳞鳞，迺弥纷属，（迺，力纸切。弥，音弥。）不知其垠。俄然决源酏流，（酏，山宜切，又所绮切。）交灌互澍，（互，差互也。澍，《说文》：澍生万物。互，音。字一作“[B165]”。澍，音注，又音树。）若枝若股，委屈延布，（“屈”，一作“曲”。）脉写膏浸，{淮木}湿滑汨。（汨，拾{淮木}，水貌。滑，利也。渠，即入切。滑，户八切。汨，音骨，又越笔切。）弥高掩庠，（与卑通。）漫垆冒块，（垆，田中高处。漫，平声。）泱泱没没，远近混会，抵值堤防，汨婴瀛霏，（汨婴溟，水绝远貌。，水声。或曰，碍流也。汨婴，伊盈切。，呼括切。）偃然成渊，潏然成川。（沆潏，大水貌。潏，音莽。）观之者徒见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阴漉，（音鹿。）甘鹵密起，（鹵，咸水。）孕灵富媪，（《汉·礼乐志》：后土富媪。媪，女老称也。坤为母，故称媪。媪，乌皓切。）不爱其美。（《礼记》：地不爱其宝。）无声无形，结迅诡，（，卑遥切，火飞也。）回眸一瞬，积雪百里。冪冪。（，胡了、胡约二切，明也。冪，音觅，一作“幕幕”。）奋僨离析，（僨，方向切，僵也。）锻圭椎璧，（锻，小冶。圭、璧，皆言盐之状。锻，丁贯切。椎，音槌。）眩转的，（眩，音县。）乍似陨星及地，明灭相射，（“灭”，一作“激”。）冰裂雹碎，あだ增益。（あだ，山貌。《上林赋》：上力孔切、下子孔切，）大者印累。（《汉书》：印何累累。）小者珠剖，涌者如坻，（音墀，又典礼切。水渚。）坳者如缶，日晶熠煜，（晶，音精。熠，羊入切。煜，音育，也。）萤骇电走，亘走盈车，方尺数斗。于是裒敛合集，举而堆之，皓皓乎县圃之巍巍，（县圃，在昆仑上。巍，音危。）乎汨羔，狂山太白之淋漓。（，白也。汨羔，大水貌。太白，山名，在扶风。，古了切。汨羔，弋沼切。）骇化变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后驴[B165]牛马之运，（“[B165]”，与“骡”同。）西出秦、陇，南过樊、邓，（樊，即樊城县，今襄州临汉县也。邓，即邓州也。）北极燕、代，东逾周、宋。家获作咸之利，（《书》：润下作咸。）人被六气之用，和钧兵食，以征以贡。（征，税也。）其赍天下也，（赍，利也。）与海分功，（与海盐分功也。）可谓有济矣。若是何如？”

吴子曰：“魏绛之言曰‘近宝则公室乃贫’，（成七年《左传》：晋人谋

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韩献子曰：“山泽林盐，国之宝也。近宝，公室乃贫。”《说文》：盐，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总百一十六里。）岂谓是耶？虽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为民利也。”

先生曰：“愿闻民利。”

吴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齐、宋。（贾生《过秦论》曰：囊括四海。括，结囊也。）曹、卫解裂，（僖二十七年《左传》：楚子及诸侯围宋，晋文公率齐、秦救之。狐突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文公于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鲁、郑震恐。（僖三十年，晋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定周于温，（僖二十四年，周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二十五年，文公取昭叔于温，杀之于隰城，迎王于郑。四月，王入于王城。）奉册受锡，夹辅纠逖，以为侯伯，（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齐盟践土，（僖二十八年五月，鲁侯、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践土，郑地。）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诸侯；诸侯恃焉，以有其国；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抚；推德义，立信让；示必行，明所向；达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谓朝聘之事也。）公侯大夫，策文马，（文九年《左传》：宋人以文马百乘赎华元于郑。注云：文马，画马为文。）驰轩车，出入环连，贯于国都，则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周礼》：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筵八尺，几三尺也。）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饩馈，（《周礼·掌客》：诸侯之礼，上公乘禽日九十双，饩九牢；诸侯乘禽日七十双，饩七牢；子男乘禽日五十双，饩五牢。）交错文质，飨有嘉乐，（定十年《左传》：孔子曰：“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注：嘉乐，钟磬。）宴有庭实。（庄二十二年《左传》：庭实旅百。）登降好赋，（谓赋诗以见志。）牺象毕出，（牺、象，皆樽名。牺，素何切。）犒劳赠贿。（赏劝功曰劳。贿，货贿也。劳，郎到切。贿，呼罪切。）率礼无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戎，兵车也。）钟鼓丁宁，（宣四年《左传》：伯棼射王汰，及鼓跗，著于丁宁。注云：丁宁，钲也。）以讨不恭。车埒万乘。（埒，音劣，侔也。）卒半天下，鼓之则震，旆之则畏。（平丘之会，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诸侯

畏之。)其号令之动，若水之源，若轮之旋，莫不如志。当此之时，咸能欢娱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义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义而用天下，（一作“此以力假仁义而用天下”。）其遗风尚有存者。若是可以为民利也乎？”

吴子曰：“近之矣，然犹未也。彼霸者之为心也，引大利以自向，而撻他人之力以自为固。（取孟子撻诸侯以伐诸侯之意。）而民乃后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异乎吾向之陈者，故曰近之矣，犹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三河，河东、河南、河北道也。盖河东道之河中府蒲阪县，舜所都，绛州夏县，禹所都。河南道之陈郡，伏羲、神农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曲阜，黄帝都于郑州，而少昊都于穷桑，即今之兖州曲阜县，则又皆隶河南道也。而河北道之涿鹿山，则黄帝之都耳。《汉书·货殖传》：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都河南。三河，王者所更居也。）而平阳，尧之所理也，（尧都平阳，舜都蒲阪。平阳，今之晋州。）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留，啜土型。土留，饭器。土型，羹器。皆以瓦为之。型，音刑。）故其人至于今俭嗇；有温恭克让之德，（《书》曰：允恭克让。）故其人至于今善让；有师锡、金曰、畴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谋而深；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於变时雍之美，（於，音乌。）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训，（儆，居影切。）故其人至于今忧思而畏祸；（《诗》：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易系》：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晏本去“裳”字。）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尧之遗风也。愿以闻于子何如？”

吴子离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闻也。（一有“凡”字。）夫俭则人用足而不淫，让则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分，谓分守也。分，扶问切。）谋则通于远而周于事，和则仁之质，戒则义之实，恬以愉则安，而久于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动以尧为准，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贡于上，则吾知其易易焉也。（《礼记》：吾观于乡，知王道之易易也。）举晋国之风以一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赐。

○答问（公永贞元年九月，自监察御史坐王叔文党，黜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马。当是到永後作。）

有问柳先生者曰：“先生貌类学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奋厥志，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藪泽。骂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无谪。遇揖目动，闻言心

惕，时行草野，不知何适。独何劣耶？观今之贤智，莫不舒翹扬英，（翹，高也。）推类援朋，叠足天庭，魁{石}恢张。（《汉书·鲍宣传》：朝臣无有大儒魁{石}之士。魁{石}，壮貌。魁，口贿切，{石}，音磊。“张”，一作“能”。）群驱连行。奇谋高论，左右抗声，出入翕忽，拥门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荣。岂非伟耶？先生虽读古人书，自谓知理道，识事机，而其施为若是其悖也！狼狽摈，（狼，音郎。狽，音贝。，音戮。）何以自表于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闻命。然客言仆知理道、识事机，过矣。仆懵夫屈伸去就，（懵，母亘切，不明也。又莫红、目总二切。）触罪受辱，幸得联支体、完肌肤，犹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二衣字，上去声，下如字。）用人之货，无耕织居贩，然而活给羞愧恐栗之不暇，今客又推当世贤智以深致诮责，（诮，才肖切。）吾縲囚也。（《论语》注：縲，黑索也。縲，伦追切。）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愿客少假声气，使得详其心次其论。”

客曰：“何取？”（“取”，一作“敢”。）先生曰：“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蹶而伏。（蹶，音致，合也，与通。）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蒲北切。）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贤不肖明白。其显进者，语其德，则皆茫洋深阔，端贞鲠亮，苞并涵养，与道俱往。而仆乃蹇浅窄僻，跳浮。（二字出《史记·信陵君传》：晋鄙。，乌百切，大呼也。，庄白切，叹声也。从《史记》音总，言多言也。）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迹。（趑趄，行不进貌。趑，千咨切。趄，千余切。批，蒲结切。捩，力结切。）举其理，则皆漠明渊沉，剖微穷深，（剖，普后切。）劈析是非，（劈，音僻。）校度古今。而仆乃緘钳默塞，（钳，其廉切。）耗毛窒惑，（毛，音冒。）抉异探怪，（抉，挑也。）起幽作匿，攸攸恤恤，（昭十二年《左传》：恤恤乎，湫乎攸乎。注：攸，悬危貌。恤，忧患也。）卒自■A40贼，（■A40，与祸同。）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则。（睢，仰目。盱，张目。睢，规切。盱，匈于切。）言其学，则皆总揽罗络，横竖杂博，（竖，上声，立也。）天旋地缩，鬼神交错。而仆乃单庸撇葶，（撇，匹蔑切。正作{撇手}，击也。）离疏空虚，窃听道途，颯々蒙愚，（颯，与专同。）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颜摇舌而与之俱。称其文，则皆汗漫辉煌，呼嘘阴阳，（“嘘”，一作“翕”。）葛三光，（葛，长远貌，一曰杂乱也。二字音交葛。）陶帝皇。而仆乃朴鄙艰涩，培萎{淮木}彳拾，（《博雅》：，培萎，冢也。襄二十四年《左传》云：部萎无松柏，即培萎也，而字不从土。《说文》：{淮木}彳拾，水貌。培，薄口切。萎，郎口切。{淮木}，子入、七立二切。彳拾，丑入切。培字或作

“陪”。)毫联缕缉，尘出央入，(央，于朗切。)固不足以摠ゼ踊跃而涉其级。兹四者悬判，虽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恶，缠以羈縻，(上居宜切，下涉立切。)客从而挤之，(挤，笺西、子计二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羲、耳之得康庄也，(《列子》：周穆王命驾八骏之乘，左服骅骝而右耳，右骖赤骥而左白羲。《释言》云：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康庄，大道也。“羲”字，晏本作“蚁”。《史记》作“牺”。)逐奔星，先飘风，而跛驴不出泥滓。黄钟、元间之登清庙也，(《国语》有六间：元间大吕，二间夹钟，三间中吕，四间林钟，五间南吕，六间黄钟。元间如字，又间厕之间。《国语》：元间大吕，助宣物也。注：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故曰元间。)铿天地，动神，而呜呜咬哇，(《史记》：李斯曰：“击瓮叩<缶瓦>，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真秦之声也。”呜呜，当是秦曲名。咬哇，邪声。咬，五巧切。哇，於佳切，又乌瓜切。)不入里耳。(《庄子》：大声不入于里耳。)西子毛嫱之蹈后宫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洁。西子，西施，越女。《庄子》曰：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毛嫱，盖越王嬖姬。)朝日，焕浮云，而无盐逐于乡里。(《列女传》：无盐，齐女。)蛟龙之腾于天渊也，弥六合，泽万物，而虾与蛭不离尺水。(蛭，音质，水虫。)卓诡倜傥之士之遇明世也，(倜，他历切。傥，他党切，不羈也。)用智能，显功烈，而么眇连蹇，(么，目果切，细也。连，卢蹇切。)颠顿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险厄惩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将窃取之以没吾世，不亦可乎？

乃歌曰：“尧、舜之修兮，禹、益之忧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跼跼蓬ワ，(跼跼，相得貌。ワ，释云葶草。跼，音仙。ワ，徒吊切。)乐吾囚兮。(“吾”，一作“夫”。)文墨之彬彬，(一本作“申申”。)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废答(亦永州未召时作。)

柳先生既会州刺史，即治事，还游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壮齿，(黧音黎。黑而黄色。)十有一人，谩足以进。(谩，山六切，起也。)列植以庆。(《庄子》：坏植散群。植，行列也。植，音值。)卒事，相顾加进而言曰：“今兹是州，起废者二焉，先生其闻而知之欤？”答曰：“谁也？”曰：“东祠浮图，(，人不能行也。，必益切。亦书作“蹶”。)中厩病颯之驹。”(厩，音究，马舍。颯，写曩切。驹，音拘。)

曰：“若是何哉？”曰：“凡为浮图道者，都邑之会必有师，师善为律，以敕戒，始学者与女释者，甚尊严，且优游。浮图有师道，少而病愈以剧，居东祠十年，扶服輿曳，(“扶服”，与“匍匐”同。)未尝及人，侧匿愧

恐殊甚。（一无“殊”字。）今年，他有师道者悉以故去，始学者与女释者侘侘无所师，（侘，丑良切，无见貌。又音柘，独立也。）遂相与出浮图以为师，盥濯之，（盥，古缓、古玩二切。濯，澡也。）扶持之，壮者执舆，幼者前驱，被以其衣，导以其旗，怵惕疾视，引且翼之。（《诗》：以引以翼。）浮图不得已，凡师数百生。（一本作“人”，一又作“人生”。）日馈饮食，时献巾，洋洋也，举莫敢逾其制。中厩病颡之驹，颡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无异技，空然大耳。（空，苦东、户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齿他马。食斥弃异皂，恒少食，屏立摈辱，掣顿异甚，（掣，尺制、尺列二切。）垂首披耳，悬涎属地，凡厩之马，无肯为伍。会今刺史以御史中丞来莅吾邦，（贞元九年，御史中丞崔公来莅永州。）屏弃群驷，舟以溯江，将至，无以为乘。厩人咸曰：‘病颡驹大而不，可秣饰焉；他马巴、庠狭，（巴、，地名。，蒲墨切。）无可当吾刺史者。于是众牵驹上燥土大庠下，（庠，音武，堂下周屋。）荐之席，縻之丝，浴剔蚤。（《礼记》：乘髦马，不蚤。蚤，谓除爪也。谓剪鬣也。蚤，音爪。，子浅切。《庄子》：为天子之诸御不爪剪。）刮恶除爪；（刮，古刹切。）以雕胡，（，音挫，斩刍也。雕胡，草名，菰也。）秣以香萁；（音基，豆茎。秣，音末。）错贝鳞纆襄，（音襄，马腹带。）凿金文羈；络以和铃，（《左传》：锡鸾和铃，昭其声也。注：和在衡，铃在。）纓以朱纓；（纓，音婴。纓，儒佳切。）或膏其鬣，（音猎。）或靡司其佳；（靡司，音磨。平声，削也。佳，音谁，尻也。）御夫尽饰，然后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沂。）幢前罗。（幢，旌旗属。《周礼》：鸟隼为。幢，传江切。，音舆。）杠盖后随；（杠，音江，旗竿。《汉书·甘泉赋》注：郅偈竿杠之状。）千夫翼卫，当道上驰；抗首出臆，（音亿。）震奋遨嬉。（遨，音敖。）当是时，若有知也，岂不曰宜乎？”

先生曰：“是则然矣。叟将何以教我？”黧老进曰：“今先生来吾州亦十年，（公永贞元年十一月，自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马。明年，即改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足轶疾风，（轶，徒结切，车相过也。又音逸。）鼻知膻香，（膻，尸连切，与同。）腹溢儒书，口盈宪章，包今统古，进退齐良，然而一废不复，曾不若足涎颡之犹有遭也。朽人不识，敢以其惑，愿质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过矣！彼之病，病乎足与颡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无耳。今朝廷泊四方，豪杰林立，谋猷川行，群谈角智，列坐争英，披华发辉，挥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驰声，角羈贯，（，古患切，束发也。）排厠鳞征，一位暂缺，百事交并，骈倚悬足，（骈，蒲眠切。）曾不得逞，（丑郢切。）不若是州之乏释师大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岂足涎颡之可望哉？叟之言过昭昭矣，无重召罪！”于是黧老壮齿，相

视以喜，且吁曰：“谕之矣！”拱揖而旋，为先生病焉。

●卷十六·说

○天说（韩文公登华而哭，有悲丝泣岐之意，惟沈颜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贼元气阴阳而残人者则有功。盖有激而云。柳子因而为之说，谓天地元气阴阳不能赏功而罚恶。要其归，欲以仁义自信，其说当矣。然曰天不能赏罚善恶者，何自而劝沮乎？韩文公曰：今之言性者，杂佛老而言。正为柳子设也。刘禹锡云：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然公继与禹锡书云：凡子之论，乃吾《天说》注疏耳。禹锡《天论》，今附此后。）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按许慎《说文》：在木曰果，在地曰。张晏云：有核曰果，无核曰。应劭云：木实曰果，草实曰。又一说云：有壳曰果，无壳曰。鲁果切。）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痿痺。（《说文》：痈，肿也。疡，顽疮。赘，谓赘肉。痿，颈肿，一曰久创。痺，后病也。痈，音邕。疡，音阳。疣，音尤。赘，朱芮切。痿，音漏。痺，丈里切。）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蝎，音曷，木中虫，非螫毒音歇者。）草腐而萤飞，（腐，音辅，烂也。）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啮，倪结切。）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垦，音垦，耕治也。）伐山林，凿泉以井饮，墓以送死，（音款，空也。）而又穴为偃溲，（“偃”，一作“”。《庄子》：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偃，谓屏厕，屏厕则以偃溲。《集韵》：溲谓之溲，音搜。）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音烦，也。燧，音遂。）革金以，陶甄琢磨，（甄，音坚。）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仁幸仁幸冲冲，（仁幸，音幸。）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人”下一有“之”字。）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

，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痲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番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也；元气，大痲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痲痔草木耶？”○天论上刘禹锡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鹭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介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毛，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树，阴而{秋手}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坚，液矿礪；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事耶？唯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一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

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

；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天论中刘禹锡

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晓，盍取诸譬焉。”刘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郭，求荫于华榭，饱于饩牢，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郭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郭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则天之不相预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淮、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溯洄，不能峭为魁也。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车盖之云，可以见怪。恬然济，亦天也；黯沉，亦天也。陆危而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

问者曰：“吾见其骈焉而济者，风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欤？”答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形势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淄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

问者曰：“子之言数存而势生，非天也，天果狭于势邪？”答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势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耶？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

问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数，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数邪？”答曰：“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响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数欤？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后光存焉

。所谓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烛耳。彼狸、豸、生、犬、鼠之目，庸谓晦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后见耳。乌能逃乎数耶？”○天论下刘禹锡

或曰：“古之言天之历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言天之高远卓诡，有邹子。今子之言，有自乎？”

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肾、肠、心、腹；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按《尚书》传云：海隅苍生，谓草木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凯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袭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尧民知余，难以神诬；商俗以讹，引天而驱。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鹞说（唐之中世，酷吏罗织，奸臣擅权，朋党相轧者四十年，藩镇跋扈者二百载，腥风逆气，弥漫宇内，仁人君子为之恸哭。巴蜀不臣，子美所以赋《杜鹃》之诗；眷属虚名，白乐天所以有江鱼、塞雁之叹。猫或相乳，韩吏部喜而序其事，以见斯人无慈幼之恩；鹞能纵鸟，柳子从而为之说，以见斯人多害物之忍。数子皆有激而云。退之志公墓，谓子厚既退，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于穷裔。观公此说，必有当途者资子厚之气力而不知报，其篇末意昭然。鹞，胡骨切。）

有鸷曰鹞者，穴于长安荐福浮图有年矣。浮图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为余说之曰：“冬日之夕，是鹞也，必取鸟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乙六切，热气。）左右而易之。旦则执而上浮图之焉，（浮图之，塔之最高处。《诗·斯干》：如斯翼。注：如人之，竦翼尔。，丘弭、去智二切。）纵之，延其首以望，极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东矣，则是日也不东逐，南北西亦然。”

呜呼，孰谓爪吻毛翮之物而不为仁义器耶？（翮，下革切，羽茎也。）是固无号位爵禄之欲，里闾亲戚朋友之爱也，出乎卵，（鸟子生而须哺曰卵，自食曰雏。卵，古候切。）而知攫食决裂之事尔，（攫字下，一有“搏”字。）一不为其他。凡食类之饥，唯旦为甚，今忍而释之，以有报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爱其死，以忘其饥，又远而违之，非仁义之道耶？恒其

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难得也。

余又疾夫今之说曰：以𪔐𪔐而嘿，（𪔐，吁遇、况羽、匈于三切，蒸也。）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翘翘而厉，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鸺，晦于昼而神于夜；（梟，不孝鸟。鸺，《博雅》云：怪鸺也。《庄子》：鸺、鸺夜撮蚤察毫末，昼不见丘山。梟，坚尧切。鸺，音休。）鼠不穴寝庙，（《左传》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循墙而走。（《左传》僖七年：正考父鼎铭曰：三命而俯，循墙而走。）是不近于𪔐𪔐者耶？今夫鸮，其立然，（，音逃，跳也。）其动砉然，（砉，皮骨相离声。《庄子》：砉然向然。砉，呼虢切。）其视的然，其鸣革然，是不亦近于翘翘者耶？由是而观其所为，则今之说为未得也。孰若鸮者，吾愿从之。毛耶翻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乐以忘饥。

○祀朝日说（公时为监察御史作。《礼记·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

柳子为御史，主祀事，将朝日，（唐，二分朝日夕月于国城东西，各用方色犊。朝，音潮，下同。）其僚问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记者，则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则朝旦之云也。

（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

问者曰：“以夕而偶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则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见曰朝，暮见曰夕，故《诗》曰：‘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诗·雨无正》之文。）《左氏传》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礼记》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废朝，暮不废夕。’晋侯将杀竖襄，叔向夕。（《国语》：平公射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将杀之。叔向闻之夕以谏，平公乃趣赦之。注：竖，内竖。襄，名也。闻之夕，谓夕至于朝也。）楚子之留乾，右尹子革夕。（《左传》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注，子革，郑丹。夕，莫见也。）齐之乱，子我夕。（《史记》：齐简公四年，初，简公与父阳生之在鲁也，阚止有宠。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惮之。御鞅言诸简公曰：“田、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注：阚止，子我也。夕，省事也。）赵文子砮其椽，张老夕。（《国语》：赵文子为室，斫其椽而砮之。张老夕焉而见之。砮，卢红切。）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国语》：襄子为室美，士茁夕。注：襄子，智伯瑶也。士茁，智伯家臣。茁，侧劣切。）皆暮见也。《汉仪》：夕，则两郎向琐闼拜，谓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汉官仪》：故事，黄门郎每日暮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盖即今之给事中云。）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周礼》：王大圭，执镇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则大采谓此。朝日以五采，则夕月

以三采可知也。《国语》：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习地德。小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类足矣。（一无“其类”字。）又加祀焉，盖不学者为之也。”

僚曰：“欲子之书其说，吾将施于世，可乎？”余从之。

○捕蛇者说（公谪永州时作。唐都长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见唐赋所及者远也。是时唐之赋可谓毒矣。）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章，文也。）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痿、疠，（，曲脚也，足疾也。痿，颈肿也。一曰久创。疠，疫疠也。挛，闾缘切。，音宛，又于远切。痿，音漏。疠，音厉。）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若，汝也。）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殫，音单，尽也。）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音匍，僵也。）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但夜切。）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悍，音旱。）叫嚣乎东西，（嚣，虚娇切。一音敖。嚣，一作“^”。）隳突乎南北，（突，他没切。）哗然而骇者，（哗，音华。骇，下楷切。）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恂，音荀。）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弛，施氏切。）谨食之，（食，音个。人。）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补 昔说

柳子为御史，主祀事，将禘昔，（禘昔，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禘昔，汉曰腊。《礼记》曰：禘昔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禘昔，音乍，或从虫。）进有司以问禘昔之说，则曰：“合百神于南郊，以为岁报者也。先有事必质于户部，户部之词曰‘旱于某，水于某，虫蝗于某，疠疫于某’，则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唐制，禘昔祭，凡一百八十七坐方，当年谷不登，则阙其祀。）余尝学《礼》，盖思而得之，则曰：“‘顺成之方，其蜡乃通’，（《礼记》：：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郑注云：其方谷不熟，则不通于蜡焉。）若是，古矣。”继而叹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亵敞，（诞，音但。漫，莫官切，又莫半切。亵敞，齿两切。，许两切。亵敞，惊貌。）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一无“心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诞漫亵敞，冥冥焉不可执取，而犹诛削若此，况其貌言动作之块然者乎？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或曰：“若子之言，则旱乎、水乎、虫蝗乎、疠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盖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虫蝗乎、疠疫乎，（一本无“旱乎至疫乎”十字。）岂人之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毛乎、沓贪乎、罢弱乎，（罢，音疲，下同。）非神之为耶，故其罚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则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数，其名则存，而教之实则隐。以为非圣人之意，故叹而云也。”

曰：“然则至雨反风，（《金》：周公居东，天大雷电以风。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刘昆为弘农守，崤、澠多虎灾。昆为政三年，虎皆负子渡河。宋均为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阱，后传虎相与渡河。又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是非人之为则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谓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为，则十年九潦、（郎到切。）八年七旱者，（此二句，《庄子·秋水》之文。）独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反是，则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亦足悲乎！”

○乘桴说（韩退之说《论语》，与世之学者大异。如“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言”之类，皆自出新意，不同诸子。柳子于《论语》，其语不多异。而《乘桴》一说，亦出于诸儒言意之外。桴，芳无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编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说

曰：海与桴与材，皆喻也。海者，圣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为桴者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则天地之心者，圣人之海也。复者，圣人之桴也。所以复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极生人之道，（“极”，一作“拯”。）不得行乎其时，将复于至道而游息焉。谓由也勇于闻义，果于避世，故许其从之也。其终曰“无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于闻义，果于避世，而未得所以为复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气，而明复之难耳。然则有其材以为其桴，（一作“以为桴”，无“其”字。）而游息于海，其圣人乎？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几之说，（“追”，一作“迨”。）则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欤”者，当是叹也回死矣夫。

或问曰：“子必圣人之云尔乎？”曰：“吾何敢。以广异闻，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为学，其于无闷也，才建焉而已矣”。（才建，一作“捷”。）

○说车赠杨海之（海之，杨凭之子也。凭自京兆尹眨临贺尉。临贺在岭南，属贺州。公时在永，海之道永之贺，公作是说以送。然海之犹以为柔外刚中，未必不为弊车，柔外刚中，未必不为常人。公反复论辩，有二书，见于集之别卷。）

杨海之将行，柳子起而送之门，有车过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于世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不攻则速败。（攻，牢也。）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箱所以载。）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匪轮不途。（途，谓行于途。）吾子其务法焉者乎？”曰：“然。”

曰：“是一车之说也，非众车之说也，吾将告子乎众车之说。泽而杼，山而侷，（《考工记》：凡为轮，行泽欲杼，行山欲侷。注：杼，谓削薄其践地者。侷，上下等。杼，直吕切。）上而轻，下而轩且曳。（《诗》：戎车既安，如轻如轩。轻，俯也。轩，仰也。“且曳”字本《易》“曳其轮”。轻，音致。）祥而旷左，（《礼记》：祥车旷左。注：葬之乘车也。）革而长毂以鞅，（革，谓革车。《左氏》曰：长毂九百。注：长毂，戎车也。毂，音谷。）巢焉而以望，（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左传》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巢”，本作巢，省作“巢”。）安以爱老，（安，安车也。《礼记》：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车，自称曰老夫。汉武帝以安车迎枚乘。）輜以蔽内，（輜，《说文》云：车前衣车后也。《字林》：载衣物车，前后皆蔽，若今库车。輜，音。）垂绥而以旼，（《礼记》：武车绥旼。绥，宣佳切。）载十二旒，而以庙以郊以陈于庭，（《周官·巾车》：王之五辂，一曰玉辂，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旒，音流。）其类众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

，圆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诗》疏：车内容物之处为箱。）达而行之者轮，恒中者轴，（音逐。）才局而固者蚤，（才局，戟持也。“蚤”，当为“爪”，《考工记》注：谓辐入牙中者也。才局，音局，又拘玉切。蚤，音爪。）长而挠，（“挠”，一作“桡”。）进不罪乎马，退不罪乎人者辕，（《考工记》：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既克其登，其覆车也必易。此无故，惟辕直且无挠也。辕，音袁。）却暑与雨者盖，（《考工记》：轮人为盖。注：盖，主为雨设也。）敬而可伏者轼，（轼，车前横板隆起者也。）服而制者马若牛，然后众车之用具。

今杨氏，仁义之林也，其产材良。诲之学古道，为古辞，冲然而有光，其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轮，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更乎内若轴，摄之以刚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辕，高以远乎污若盖，下以成乎礼若轼，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则庶乎车之全也。《诗》之言曰：四牡，六轡如琴。孔氏语曰：左为六官，右为执法。此其以达于大政也。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遇阳虎必曰诺，而其在夹谷也，视叱齐侯类蓄狗。（鲁定公十年，会齐侯于夹谷，孔丘相。）不震乎其内。后之学孔子者，不志于是，则吾无望焉耳矣。”

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唐世士风敝甚矣，其相戒约曰：“君欲求权，须方须圆。”元次山嫉之，欲毁小儿转圜之器，以谓宁方为皂隶，不圆为公卿。柳子说车以赠杨生者尽矣。其末篇曰：诲之方其中，惧圆其外者未至。愚谓杨生诚能方其中，则其外当济以圆，不害乎时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圆教之，则不同乎流俗者几希。）

○谪龙说（当在贬谪后作，盖有激而然者也。）

扶风马孺子言：年十五六时，在泽州，与群儿戏郊亭上。顷然，有奇女坠地，有光晬然，（晬，目动也，光也。）被纁取裘白纹之裹，（纁取，将侯切，又侧鳩切，帛青赤色。）首步摇之冠。（步摇，冠名，言行步则摇，自汉时有之。）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并页〉尔怒曰：（《楚辞》：〈并页〉薄怒以自持。又《博雅》云，艷、〈并页〉，色也。〈并页〉，普名切，又普冷切。）“不可。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俚也。（若，汝也。俚，偶也。俚，郎计切。）吾复，且害若。”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及期，进取杯水饮之，嘘成云气，五色也。（音宵。）因取裘反之，化为白龙，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终。亦怪甚矣。

呜呼，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记其说。

○复吴子松说（吴子，即吴武陵。）

子之疑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果气之寓欤？为物者裁而为之欤？余固以为寓也。子不见夫云之始作乎？孛文怒冲涌，（孛文，蒲没切。）击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曷蘖为宫室，（曷蘖，山高貌，上苦曷、丘葛二切，下鱼列、牙葛二切。“曷”，或作“尊”。）谁其搏而斫之者？（斫，音卓。）风出洞窟，流离百物，经清触浊，呼召窍穴。（“窍”，一作“核”，非。）与夫草木之俪偶纷罗，雕葩剡芒，（葩，披巴切。）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黄，皆寓也，无裁而为之者。（一无“之”字。）又何独疑兹肤之奇诡，（古委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参差不齐者哉？是固无情，不足穷也。

然有可恨者，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于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祸贼僻邪，（瞽，音务，又莫候切，目不明也。）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一无“恒”字。）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于此者。征之，犹无以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肤之问为物者有无之疑，子胡横讯过诘扰扰焉如此哉！

○罍说

鹿畏㒶，（敕俱切，兽名。《说文》：㒶，刘也。似狸，能捕兽祭天。）㒶畏虎，虎畏罍。（《说文》：罍如熊，黄白色。）罍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昔云（昔云，一作“寂寂”。）持弓矢罍火（罍，音莺，瓦缶也。）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㒶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而骇之。㒶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罍。虎亦亡去。罍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厂搏挽裂而食之。（厂，昨没切，持头发也。）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罍之食也。

○观八骏图说（晋王嘉《拾遗记》：八骏之名，一曰绝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逾晖，六曰超光，七曰腾雾，八曰挟翼，图必本诸此云。）

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耳，右骖赤骥而左白羲。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骖盗骊而右山子。驰驱千里，至于巨搜氏之国，遂宿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古书记穆王驰八骏者，莫此为详。）后之好事者为之图，宋、齐以下传之。（“下”，一作“来”。）观其状甚怪，咸若蹇若翔，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螳螂，螳母。《方言》曰：谭、鲁以南谓

之当襄，三河之间谓之螳螂。）其书尤不经，世多有，然不足采。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故传伏羲曰牛首，女蜗曰其形类蛇，（《帝王世纪》：伏羲、女蜗，蛇身人首。神农，人身牛首。蜗，公蛙切。）孔子如亾其头，（《荀子》云：仲尼之状，面如蒙亾其，头者，蒙亾其之头。亾其，音欺，方相也。）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一无“百”字，一作“数十里”。）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草饮水。（下没切，啮也。）一也。推是而至于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庄子》：横目之民。）食谷而饱肉，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蜗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骅骝、白羲、（音蚁，一本作“蚁”。）山子之类，若果有之，是亦马而已矣。又乌得为牛，为蛇，为亾其头，为龙凤麒麟螳螂然也哉？

然而世之慕骏者，不求之马，而必是图之似，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慕圣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亾其头之问。（一作“间”。）故终不能有得于圣人也。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则骏马与圣人出矣。（古之圣人，有若牛、蛇、鸟喙、蒙亾其者，貌似而心不同，不可谓之非人。此所以叹鹤言之为怪。柳子曰：慕圣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蒙亾其之问，终不能有得。此所以欲焚八骏之图。文公之于圣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子厚之于圣人，概之以人，而不信其为禽兽虫鱼之怪。二子之意，盖大同而小异。）

●卷十七·传

○宋清传（公此文，当在谪永州后作，盖有激云。）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居，谓积也。）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雘，（音售，卖也。易，以豉切。）咸誉清。疾病〈疒匕〉疡者。（〈疒匕〉，卑履切，一本作“咸誉清，信能疗病，故病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皆”，一作“咸”。）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汉高纪》折券注：以简牍为契券。《战国策》：冯使吏召诸民悉来合券，券遍合，因烧其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

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賒死者千百，（“賒”，一作“賤”。）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则怫然怒，（怫，音佛。）再则骂而仇耳。（“耳”，一作“取”。）彼之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贱切。）吾见蚩之有在也。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一旦复柄用，益厚报清。其远取利皆类此。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种树郭橐驼传（驼，马类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橐，音托。驼，徒何切。）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史记》：荆王刘贾，诸刘者不知其何属。《汉书》：荆王刘贾，不知其初起时。刘屈，不知其始所以进。公文法本此。）病痿，（陇主切，伛疾也，一作“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史记》：陈胜败固当，见《项羽本纪》。《汉书》亦同。公语法本此。）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豪”下一有“家”字。）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汉书》：万物孳萌于子。孳，音兹。一有“以”字。）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去，一作“亦”。）其莳也若子，（莳，音侍，种也。）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

（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一本作“矣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吾”，一作“而”。）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

，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勸尔植，（勸，呼玉切，勉也。）督尔获。蚤缫而绪，（缫，谓绎茧为丝。缫，苏曹切。）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辍”，一作“具”，一无“者”字。）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嘻”，一作“喜”。）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一有“也”字。）

○童区寄传（其文曰“桂部从事为余言之”，当在柳州作。东坡有《刘丑厮诗》曰：“此可名区寄，追配郴之堯；恨我非柳子，击节为尔谣。”谓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必”，一作“以”。）自毁齿已上，（《说文》：男八月齿生，八岁而齿，女七月齿生，七岁而齿。齿，毁齿也。）父兄鬻卖，（鬻，音育。）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则”下有“盗”字。）束缚钳梏之。（钳者，以铁束之。梏，手械。钳，其廉切。梏，姑沃切。）至有须鬣者，（鬣，音猎，长须也。）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么弱者。（么，小也。）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此用太史公《与任安书》斯已奇矣语法，公凡数用之。）桂部从事杜周士（周士贞元十七年第进士，元和中，从事桂管。）为余言之。

童寄者，柳州堯牧儿也。行牧且堯，（堯，采薪也。）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南越中谓野市曰虚。）寄伪儿啼，恐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下上，得绝，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一有“然”字。）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证，杲卿之孙，元和初为桂管刺史观察使。证，音征，又之盛切。）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战国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为荆轲副而往。《史记》作舞阳。）而讨杀二豪

，（“讨”一作“计”。）岂可近耶！”

○梓人传（王承福，亏者，而得传于韩。

杨潜，梓人，而得传于柳。）

裴封叔之第，（名董，公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巢宇而处焉。（《说文》：巢，厄塞也，当作“隙”，写转作“巢”，去逆切，详注第九卷。）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寻八尺。引，十丈。寻引，所以度长短也。）家不居砉斫之器。（砉，音聳。斫，音卓。）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字，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或曰“斧”为句绝。）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或曰“锯”为句绝。）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易》：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贾谊传》：天下圜视而起。注云：惊愕也。）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徒隶，给徭役者。乡师，一乡之长。里胥，一里之长。胥，有才智者，平上二声通。）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又曰：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帅”，与“率”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汉制：乡小者，置嗇夫一人。版尹，掌户版者。）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炫，音

县，行且卖也。）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材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听，鱼隐切，笑也。）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彼主为室者，傥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诗·小》：如彼筑室于道谋。）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圯。（部鄙切，毁也。）彼将乐去固而就圯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挠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周礼·考工记》之文。）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李赤传（赤自谓歌诗类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养可知。司马长卿名相如，以名慕蔺相如者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风，而佞谀之辞有蔺氏所不为。牛僧孺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好谏之高节，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齿。李太白以神仙风姿，布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脱靴，眼空四海。而李赤惑于妖鬼，以世为溷，以溷为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馆之。（一本，无“州人”二字。）其友与俱游者有姻焉。间累日，乃从之馆。赤方与妇人言，其友戏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将娶乎是。”友大骇，曰：“足下妻固无恙，（《汉书·李陵传》：霍与上官无恙乎。师古注：恙，忧病也。）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岂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绛雪饵之，赤不肯。有间，妇人至，又与赤言，即取巾经其尸。（音豆，项也。经，缢也。）赤两手助之，舌尽出。其友号而救之，妇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无道，吾将从吾妻，汝何为者？”赤乃就牖间为书，辗而圆封之。（卧不阖口曰辗。音展，又尼展、女箭二切。）又为书，博封之。讫，如厕。久，（一有“而”字。）其友从之，见赤轩厕抱瓮诡笑而侧视，势且下。

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无有，堂之饰，宏大富丽，椒兰之气，油然而起。顾视汝之世犹溷厕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与帝居钧天、清都无以异（《史记》：赵简子梦游钧天、广乐。）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后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厕鬼也。聚仆谋曰：“亟去是厕。”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厕。久，从之，且复入矣。持出，洗其污，众环之以至旦。去抵他县，县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无异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饮而顾赤，则已去矣。走从之。赤入厕，举其床捍门，门坚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众发墙以入，赤之面陷不洁者半矣，又出洗之。县之吏更召巫师善咒术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觉，更呼而求之，见其死于厕外，赤死久矣，独得尸归其家。取其所为书读之，盖与其母妻诀，其言辞犹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传不诬矣。是其病心而为是耶？抑固有厕鬼耶？赤之名闻江湖间，其始为士，无以异于人也。一惑于怪，而所为若是，乃反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其属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东坡有《李赤诗》并题跋，见本集。）

○负版传（公之所言，盖指当时用事贪取滋甚者。负，音负，又扶缶切。版，音板。）

负版者，（负版，《尔雅》作负版。）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其首负之。（，音昂，亦作“仰”。）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因”，一作“固”。）卒蹶仆不能起。（蹶，知利切。，音赴，又音匍。）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蹶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一本有“曾”也。）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曹文洽韦道安传（元阙）

（曹文洽，本义成军牙将也。贞元十六年，监军薛盈珍遣小吏程务盈诬奏节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长安，知之，追及务盈于长乐驿，中夜杀之，沉盈珍表于厕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专杀之罪，亦作状白南仲，遂自杀。明旦，门不启，驿吏排之入，得表状于文洽尸旁。上闻而异之。又是岁五月庚戌，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壬子，军乱，杀判官郑通诚，建封子知军事，以抗

王命，韦道安死之。二公传，诸本皆阙，然集中有《韦道安》诗，言其事甚详。观其诗，则传之意可见矣。题云《曹文洽韦道安传》，则事必相关，岂诗所谓自言故刺史者耶？或与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卷十八·骚

○乞巧文（《荆楚岁时记》：七夕，妇人以彩缕穿七孔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或云：见天汉中奕奕白气，有光五色，以为征应，见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为此文，假是以见其拙于谋己耳。晁无咎取之于《变骚》，而系以辞曰：周鼎铸仁垂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故子贡教抱瓮者为桔槔，用力少而见功多，而抱瓮者羞之。夫鸠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鸠之鸣逝兮，吾独恶其佻巧。”原诚伤世浇伪，故诋拙以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宗元之作，虽亦闵时奔骛，要归诸厚，然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归自外庭，有设祠者，{衍食}饵馨香，（《周礼》：笱人，羞笱之实，糗饵粉{衍食}，注：谓以黍稻豆屑合蒸之曰饵。醢人，羞豆之实，醢食糝食。注，醢，{衍食}也，以狼蜀膏与稻米为{衍食}。{衍食}，诸延切。饵，仍吏切。）蔬果交罗，插竹垂绥，（而迫切，与“”同。）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问焉。女隶进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孙将嫔于河鼓。（《汉·天文志》云：织女，天孙女。嫔，妇也。《尔雅》云：河鼓谓之牵牛。）邀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蹇拙，手目开利，组纆任缝制，（组，补缝也。纆任，机缕也。上总古切，下女鸠切。）将无滞于心焉。为是祷也。”

柳子曰：“苟然欤？吾亦有所大拙，傥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弁，冠也。衽，衣衿也。）促武缩气，旁趋曲折，伛偻将事。（伛，委羽切。偻，陇主切。）再拜稽首称臣而进曰：“下土之臣，窃闻天孙，专巧于天，葛璇玑，（葛，犹交加也。《书》：在璇玑玉衡。玑，正天之器。璇，美玉。葛，音交葛。）经纬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临下民。钦圣灵、仰光耀之日久矣。今闻天孙不乐其独得，贞卜于玄龟，将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横河中，主四渎津梁。）俪于神夫，（俪，伉俪也。）于汉之滨。两旗开张，中星耀芒。（《晋·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灵气翕，（呼勿切。）兹辰之良。幸而弭节，（弭，徐行也。）薄游民间，临臣之庭，曲听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医所不攻，威不能迁，宽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无所投足。蚁适于垤，蜗休于壳。（壳合作<吉爻>，字书本不从几。）龟鼈螺奉，（上音骡，下音蚌。）皆有所伏。臣物之灵，进退唯辱。仿佯为狂，（仿佯，音房羊，徙倚也。）

局束为谄，吁吁为诈，坦坦为忝。他人有身，动必得宜，周旋获笑，颠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变情徇势，射利抵。〔音羲，山险貌。〕中心甚憎，为彼所奇。忍仇佯喜，悦誉迁随。胡执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贬名绝命，不负所知。嘲似傲，贵者启齿。臣旁震惊，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语谄诡。令臣缩瑟，〔女六切，下同。〕彼则大喜。臣若效之，怒丛己。彼诚大巧，臣拙无比。王侯之门，狂吠狺狂。〔狺，音陞，又边迷切。狺，音岸。〕臣到百步，喉喘颠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纵诞。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险，拟步如漆，〔《汉书·扬雄传》：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公用此意。〕左低右昂，斗冒冲突。鬼神恐悸，圣智危栗。泯焉直透，〔“透”，一作“遂”。〕所至如一。是独何工，纵横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独嗇于臣，恒使玷黜。沓沓蹇蹇，恣口所言。迎知喜恶，默测憎怜。摇唇一发，径中心原。胶加钳夹，誓死无迁。探心扼胆，踊跃拘牵。彼虽佯退，胡可得旃！独结臣舌，暗抑衔冤。〔暗，音阴。〕擘眦流血，〔眦，音剂。〕一辞莫宣。胡为赋授，有此奇偏？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ㄩ飞走。〔ㄩ，鸟声也。音弄弄。吾含切。《列子》：眠中呶呻吟。〕骈四俚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ㄏ昏莽鹵，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旁罗万金，不鬻弊帚。〔《文选》：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跪呈豪杰，投弃不有。眉瞬蹙，〔瞬，音频，目恨张也。音遏。〕喙唾胸欧。〔啄，呼惠切。唾，吐卧切。欧，音呕。〕大赧而归，填恨低首。天孙司巧，而穷臣若是，卒不余畀，〔《左传》：是区区者而不余畀。〕独何酷欤？敢愿圣灵悔祸，矜臣独艰。付与姿媚，易臣顽颜。凿臣方心，规以大圆。拔去呐舌，〔“呐”，与“讷”同。〕纳以工言。文词婉软，步武轻便。〔平声。〕齿牙饶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楚词·卜居》云：将突梯滑稽以挈楹乎。突梯，随俗貌。《庄子》：鬻卷佷囊而乱天下。卷鬻，不申舒貌。音拳挛，又卷勉、力转二切。〕为世所贤。公侯卿士，五属十连。〔《王制》：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属，如玉切。〕彼独何人，长享终天！”

言讫，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极而睡，见有青朱裳，〔，衣袂也。袖同。〕手持绛节而来告曰：“天孙告汝，汝词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极知。汝择而行，嫉彼不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为之，而诬我为！汝唯知耻，谄貌淫词，宁辱不贵，自适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坚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为大，失不污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敢”，一作“安”。〕致命而升，汝慎勿疑。”

呜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后恻。抱拙终身，以死谁惕

！

○骂尸虫文（并序公此文盖有所寓耳。永贞季，公以党累贬永州司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诏补袁州刺史。其后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当时之谗公者众矣，假此以嫉其恶也。当是谪永州后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虫三，处腹中，伺人隐微失误，辄籍记。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谗于帝以求飧。（《酉阳杂俎》云：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过于帝。古语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灭。按《道书》：上尸彭踞，中尸彭质，下尸彭矫。）以是人多谪过、疾病、夭死。”柳子特不信，（一无“特”字。）曰：“吾闻聪明正直者为神。（《左传》：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帝，神之尤者，（一无“者”字。）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飧？其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为是，则帝必将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类，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后为帝也。”余既处卑，不得质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说，为文而骂之：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跪侧而寓乎人，（“跪”，一作“诡”）以贼厥灵。膏肓是处兮，（成十年《左传》：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肓，音荒，心上鬲下也。）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窥”，一作“覩”）导人为非；冥持札牒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陬，走侯、侧留二切。《庄子》：卑陬失色。注，愧惧貌，颜色不自得也。）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潜下谩上，（谩，莫官切。《汉史》：面谩。注，谩，欺也。）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冪然无声，（冪，音觅。）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有恙心，（有，胡枚切。尤蛔并同音回，腹中长虫也。他本，“有”作“蛸”）短蛸穴胃，（蛸，如消、去消二切，亦腹中之虫也。）外搜疥疔，（疥，搔痒也。疔，疫气也。）下索痿痔，（痿，疮也。痔，后病。痿，力斗切。痔，直里切。）侵人肌肤，为己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飧，答汝谗慝？叱付九关，貽虎豹食。（《楚词》：宋玉《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言天门九重，使神虎豹执其关闭。）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灭汝

之精。蓐收震怒。（蓐收，天之刑神。《礼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将敕雷霆，击汝酆都，（酆，音丰。）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祝曰：（祝，七救切。）尸虫逐，祸无所伏，下民百禄。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虫诛，祸无所庐，下民其苏。惟帝之德，万福来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斩曲几文（其文盖指当时以谄曲获用者。又谓上之人不明，弃直而用曲，则不才者进。其旨微矣。皆贬谪后作，与前篇相先后云。）

后皇植物，（《楚词·九章》：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注：后土、皇天也。）所贵乎直。圣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国。亘为栋楹，齐为阊闼。外隅平端，中室谨飭。（“飭”，一作“饰”。）度焉以几，（《周礼》：室中度以几。几，三尺。度，待洛切。）维量之则。君子凭之，以辅其德。末代淫巧，不师古式。断兹揉木，（揉，屈伸木也。）以限肘腋。欹形诡状，曲程诈力。制类奇邪，用绝绳墨。勾身陋狭，危足僻侧。支不得舒，胁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乱人极！

追咎厥始，惟物之残。禀气失中，遭生不完。托地硗埴。（何休曰：硗角不生五谷曰不毛。埴，蚁冢也。上苦交切，下徒结切。）反时燠寒。郁闷结涩，（“闷”，一作“闭”。）癯蹇艰难。（癯，音隆。“蹇”，一作“塞”。）不可以遂，遂亏其端。离奇诘屈，（离奇，力尔、于绮二切，一读各如本字，邹阳上书云：蟠木根柢，轮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缩慝兀兀。（兀，音攢。兀，五官切。锐上也，高也。）含蝎孕蠹，（蝎，胡葛切，木中蠹虫也。）外邪中乾。（音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蟠。（解见上。售，卖也。）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风毒败形，阴迁魄。（，闾计切，相伤谓之。）祸气侵骨，淫神化脉。体仄筋倦，荣乖卫逆。乃喜兹物，以为己适。器之不祥，莫是为敌。乌可昵近，以招祸癖。

且人道甚恶，惟曲为先。在心为贼，在口为愆。在肩为僂，在膝为挛。戚施，（《诗》：得此戚施。注云：戚施，不能仰者。，曲也。，有踵国，其人行，脚跟不着地。，举绮切。，丘弭切。）匍匐拘拳。古皆斥远，莫致于前。问谁其类，恶木盗泉。（《选》陆士衡《猛虎行》：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管子》云：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犹耻之，况与恶人同处。《尸子》云：孔子至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朝歌回车，（汉邹阳书云：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晋灼云：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时也。）简牖载焉。（“载”，一作“称”。）昭王市骨，乐毅归燕。（燕昭王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

马者，马已死，买其首而返。君王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况生者乎？”不期年，千里马至者三焉。今王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哉！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以为亚卿。）今我斩此，以希古贤。谄谀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达，法焉是专。咨尔君子，曷不乾乾！（《易》：君子终日乾乾。）既和且平，获佑于天。去恶在微，慎保其传。

○宥蝮蛇文（并序晁无咎取《骂尸虫》、《憎王孙》并此《宥蝮蛇文》，以附《变骚》，系之曰：《离骚》以虬龙鸾凤托君子，以恶禽臭物指谗佞。王孙尸虫蝮蛇，小人谗佞之类也，其憎之也，骂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之意也。盖《离骚》备此义，而宗元放之焉。蝮，音覆。）

家有僮，善执蛇。晨持一蛇来谒曰：“是谓蝮蛇。（蝮，毒蛇名，色如绶文，鼻上有针，大者长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犯于人，死不治。又善伺人，闻人咳喘步骤，辄不胜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嫌不得于人，则愈怒，（嫌，苦簞切，恨也。）反啮草木，草木立死。后来触死茎，犹堕指、挛腕、肿足，（挛，力缘切。腕，乌贯切。肿，时勇切，一本作“”）为废病。必杀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恶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类甚博。”余谓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宫内，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而斗死以执而谒者，汝实健且险，以轻近是物。然而杀之，汝益暴矣。彼耕获者，求薪苏者，（《汉书》：樵苏後爨。苏，草也。）皆土其乡，知防而入焉，执耒、操鞭、持芟，扑以远其害。汝今非有求于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易，谓芟治草木。）不凌奥，不步暗，是恶能得而害汝？且彼非乐为此态也，造物者赋之形，阴与阳命之气，形甚怪僻，气甚祸贼，虽欲不为是不可得也。是独可悲怜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杀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为若是，叩其脊，谕而宥之。其辞曰：

吾悲夫天形汝躯，（“夫”，一作“乎”。）绝翼去足，无以自扶，曲膂屈胁，惟行之纾。目兼蜂蛭，（《左传》：蜂蛭有毒，而况国乎。蜂音峰，蛭，丑迈切。）色混泥涂，其颈蹙戾，（“颈”，一作“头”。）其腹次且，（《易·妒》：，其行次且。次，七私切。且，七余切。）褰鼻钩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衔毒而趋，志斲害物，阴妒潜狙。（子余切，谓密伺之。）汝之禀受若是，虽欲为{圭龟}为寅，（{圭龟}，虾蟆。寅反行，即寒蚓也。{圭龟}，音蛙。寅，女忍切。）焉可得已？凡汝之为恶，非乐乎此，缘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摇风动，百毒齐起，首拳脊努，冉舌摇尾。（冉，音冉，噍貌。）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独悲尔。吾将吾庭。（，音替，又文几切，除也。）葺吾楹，窖吾垣，（窖，音教，一作“室”。）严吾扃，俾奥

草不植，而穴巢不萌。（巢，乞逆切，字当作隙。）与汝异途，不相交争。虽汝之恶，焉得而行？

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质。既禀乎此，能无危物？贼害无辜，惟汝之实。阴阳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才失。（敕栗切，击也。）宥汝于野，自求终吉。彼樵竖持芟，农夫执耒，不幸而遇，将除其害，余力一挥，应手糜碎。我虽汝活，其惠实大。他人异心，谁释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呜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讼其内。今虽宽焉，后则谁贲？（一作“赖”。）阴阳尔，造化尔，道乌乎在？可不悲欤！

○憎王孙文（并序汉王延寿尝为《王孙赋》，有云：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王孙，盖猴类而小者也。陈长方云：余尝疑《宥蝮蛇》、《憎王孙文》，序已述其意，词又述之。闾丘铸曰：柳子晚年学佛书，先述其义，乃作偈曰，柳子熟之，下笔遂尔。余为一笑。）

猿、王孙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慈。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难，乃旦切。）不践稼蔬。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嗥呼群萃，然后食，ㄅㄅ焉。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郁然。王孙之德躁以嚣，（虚骄切。）勃诤号呶，（号，音豪。呶，尼交切。）强强。（，大声也。强强，相随貌。《诗》：鹄之强强，音责，又子夜切。）虽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所过狼藉披攘。木实未熟，辄咬投注。（，下没切。咬，五狡切。）窃取人食，皆实其兼。（以颊贮食，盖谓猴藏食也。兼，苦覃切。）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群众则逐王孙，王孙群众亦<齿乍>猿。（<齿乍>，仁革切，一作“”，啮也。）猿弃去，终不与抗，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作《憎王孙》云。

湘水之ㄅㄅ攸攸兮。（一本作“悠兮”，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群山。胡兹郁而彼瘁兮，善恶异居其间。恶者王孙兮善者猿，环行遂植兮止暴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跳踉叫嚣兮，（跳，徒雕切。踉，吕唐切。）冲目宣。（鱼巾切。齿根肉。）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盗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兼果腹兮，（《庄子》：三飧而返，腹犹果然。果如字，又苦火切，饱貌。）骄傲欢欣。嘉华美木兮硕而繁，群披竞啮兮枯株根。毁成败实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号穹。（号，音豪。）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

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优游兮，惟德是效。廉、来同兮圣囚，（飞廉、

悉来，纣臣也。圣囚，谓文王囚于里。）禹、稷合兮凶诛。（谓舜用禹、稷去四凶。）群小遂兮君子违，（“小”字下，一本有“人”字。）大人聚兮藁无馀。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伊细大之固然兮，乃祸福之攸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

○逐毕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死，（燔，音烦。）晨不爨。（取乱切。）夜不烛，（“夜”，一作“暝”。）皆列坐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罢，音疲。）盖类物为之者。（物，鬼物也。）讹言相惊，云有怪鸟，莫实其状。《山海经》云：章莪之山，有鸟如鹤，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毕方，见则其邑有讹为火。（妖言曰讹为，“讹为”与“讹”同，五禾切。《山海经》：汉武帝时，有献独足鹤，东方朔奏曰：所谓毕方鸟也。《淮南子》：木生毕方。注：木之精也，状如鸟，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谷。）若今火者，其可谓讹为欤？而人有以鸟传者，其毕方欤？遂邑中状而图之，襍而磔之，（磔，陟格切，裂也。）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栋宇兮，小蔽草莱。各有攸宅兮，时阖而开。火炎为用兮，化食生财。胡今兹之怪戾兮，日十而穷灾。（，如劣切。）朝储清以联邃兮，夕荡覆而为灰。焚伤羸老兮，炭死童孩。叫号隳突兮，户骇人哀。袒夫狂走兮，（袒，谓肉袒。）倏忽往来。郁攸孽暴兮，（《左传》哀三年：济濡帷幕，郁攸从之。注：火气也。暴，音剥。）混合恢台。（《楚辞·九辩》云：攸恢食之孟夏兮。食，音台。）民气不舒兮，僵踣颠颓。（僵，音姜。踣，匹候、蒲北二切。）休炊息爨兮，仄伏煨煤。门薨晦黑兮，启伺奸回。若坠之天兮，（“坠”，一作“堕”。）若生之鬼。令行不讹兮，国恐盍已。问之禹书，毕方是崇。（《山海经》乃禹所撰，故云。）

嗟尔毕方兮，胡肆其志？皇聪明兮，（《书》：聪明作元后。，信也。）念此下地。灾皇所爱兮，一死无贰。幽形扇毒兮，阴险诡异。汝今不惩兮，众诉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绝汝类。祝融悔祸兮，（祝融，火神。《晋语》：黎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回禄屏气。（《左传》：襍火于玄冥、回禄。玄冥，水神。回禄，火神。）大阴施威兮，玄冥行事。（《楚辞》：考玄冥于空桑。注：玄冥，太阴之神。）汝虽赤其文，只其趾，逞工炫巧，莫救汝死。黠，知急去兮，（黠，下八切。）愚乃止此。高飞兮翱翔，远伏兮无伤。海之南兮天之裔，汝优游兮可卒岁。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痞且悸，（公又尝与李建书云：仆自去年八月末，痞疾稍已。又与杨凭书云：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而按胆，不能自止。痞，部鄙切。）谒医视之。曰：“惟伏神为宜。”明日，买诸市，烹而饵之，病加甚。召医而尤其故，医求观其滓。（壮士切，淀也。）曰：“吁！尽老芋也。彼鬻药者欺子而获售。子之懵也，而反尤于余，不以过乎？”余戍然惭，忼然忧。（忼，口概切。）推是类也以往，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众矣，又谁辨焉！申以词云：

伏神之神兮，惟饵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驱开滞结兮，（驱，音区。）调护柔刚。和宁悦怿兮，复彼恒常。休嘉欣合兮，（欣，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左传》：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其乐扬扬。余殆于理兮，荣卫蹇极。伏杯积块兮，（《史记·仓公传》：阳虚侯病 Φ ，根在右肋下，大如覆杯。）悸不得息。有医导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买也。）欣然有得。涤濯爨烹兮，专恃尔力。反增余疾兮，昏愤冯塞。（冯，音凭。）余骇其状兮，往尤于医。征滓以观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兹谓蹲鴟。（《史记》：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注：蹲鴟，芋魁也。蹲，音存。鴟，处之切。）处身猥大兮，喜植圩卑。（圩卑，谓下湿之地。）受气顽昏兮，阴僻欹危。（“欹”，亦作“危”。）累积星纪兮，以老为奇。潜苞水土兮，混杂彘氏。（彘，蝗子也。氏，蚁卵也。彘，惟船切。氏，文饥切。）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野夫伎害兮，（伎，音填，猥也。）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观者勿疑。中虚以脆兮，外泽而夷。误而为饵兮，命或殆而。今无以追兮，后慎观之。

呜呼！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书而为词兮，愿寤来者。

○诉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零陵，永州郡名。《说文》：螭若龙而黄。一说无角曰螭。螭，丑支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沂。）螭牵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闻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于是作《诉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庄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孰主张是？）寿善夭殇，终何为兮？堆山酈江，（酈，山宜切，又所绮切。）司者谁兮？突然为人，使有知兮。畏危虑害，趋走祇兮。父母孔爱，妻子嬉兮。出入公门，不获非兮。ㄩ攸ㄩ攸湘流，（ㄩ攸ㄩ攸，水流貌，音攸。）清且微兮。阴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兹热，卒无归兮。亲戚叫号，闾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累兮。（扬雄《反离骚》：因江潭而淮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注，诸不

以犯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累，力迫切。）嗟尔怪螭，害江湄兮。（湄，音眉。）涎泳重渊，（涎，徐连切，字当作“次”。重，平声。“渊”，一作“澜”。）物莫威兮。形决目，（，力幽、巨纠二切。）潜伺窥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岁既大旱，泽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颠危兮。充心饱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复，流逶迤兮。（逶，于危切。迤，音移，又夷尔切，亦作“之也”。）惟神高明，胡纵斯兮？蔑弃无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罚，肃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鱼浸用，吉无疑兮。牲（《左传》：牲肥盾。注：，纯色完全也。）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诉，将安期兮！神之有亡，于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文盖指事寓意，与《招海贾》之说同。）

永之氓咸善游。（“永”，一作“零陵”。游，泅也。《说文》：行水也。）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一作皆“浮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货兮，惟大氓之为忧。世涛鼓以风涌兮，浩荡而无舟。（，户广切。）不让禄以辞富兮，又旁窥而诡求。手足乱而无如兮，负重逾乎崇丘。既浮颐而灭髻兮，不忍释利而离尤。（《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注：离尤，遭祸也。“忍”，一作“欲”。）呼号者之莫救兮，（号，音豪。）愈摇首以沉流。发披{髻囊}以舞澜兮，（《楚词·大招》：豕首纵目，被发{髻囊}。{髻囊}，如阳切，发乱也。）魂侘侘而焉游？（侘，丑良切，又音柘。）龟鼃互进以争食兮，鱼鲋族而为羞。始贪赢以嗇厚兮，终负祸而怀仇。前既没而后不知惩兮，更揽取而无时休。哀兹氓之蔽愚兮，反贼己而从仇。不量多以自谏兮，姑指幸者而为谋。

夫人固灵于鸟鱼兮，胡昧而蒙钩！（，音熨，罗也。）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虽最兮，（《庄子》：善游者数能。）卒以道夭。与害偕行兮，以死自绕。推今而鉴古兮，鲜克以保其生。衣宝焚纣兮，（《史记》：纣兵败，走入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专利灭荣。（《国语》：周厉王好利，近荣夷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豺狼死而犹饿兮，牛腹尸而不盈。（尸，亦死也，牛至死，腹犹未滿。）民既贸贸而无知兮，（贸，音茂，一无“民”字。）故与彼咸溢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为余再更。噫！

○招海贾文（此文，晁无咎取以续《楚辞》，系之曰：昔屈原不遇于楚，傍徨无所依，欲乘云骑龙，遨游八极，以从己志而不可，犹怛然念其故国。至于将死，精神离散，四方上下，无所不往。又有众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复之，言皆不若楚国之乐者。《招海贾文》虽变其义，盖取诸此也。宗元以谓崎岖冒利，远而不复，不如己故乡常产之乐，亦以讽世之士行险侥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贾，音古。）

咨海贾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离其形？大海{汤皿}泊兮，（{汤皿}，音荡。晏本“泊”作“汨”。）颠倒日月。龙鱼倾侧兮，神怪隳突。（隳，还规切。突，又没切。）沧茫无形兮，往来遽卒。（子忽切。）阴阳开阖兮，气雾{翁渤}翁渤。（{翁渤}，乌孔切。渤，蒲末切。）君不返兮逝惚。（一无“逝”字，与“恍”同。）舟航轩昂兮，下上飘鼓。腾{磽}磽兮，（{磽}，危高也。{磽}，敕角切。磽，音尧，或书作。{磽}，鱼列切。）万里一睹。入泓坳兮，（，才律、昨没二切。峰岩也。泓，乌宏切。坳，於交切。）视天若■A 4 1。（《说文》：六尺为步，步百为■A 4 1。与每、亩同。）奔螭出兮，翔鹏振舞。天吴九首兮，（《山海经》云：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其为兽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人面。此作“九首”，恐误。）更笑迭怒。垂涎闪舌兮，挥霍旁午。（《汉书》：使者旁午。注：分布也。师古曰：一从一横为旁午。）君不返兮终为虏。黑齿<齿戈><齿彦>鳞文肌，（木元虚《海赋》：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注：黑齿，海外国名。<齿戈>，齿不正。<齿彦>，齿露也。<齿戈>，士眼切。<齿彦>，鱼蹇切。）三角骈列耳离披。（《山海经》：鲮鱼，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鲮，音陵。）反叉牙踔崖，（，齿根肉。踔，是也。，山高险也。，鱼斤切。踔，敕教切。又尺约、敕角切。，音钦。）蛇首{豸}希鬣虎豹皮。（沈怀远《南越志》：鲮鱼，鲤也，形如蛇而四足。沈莹《临海异物志》：虎昔，长五尺，黄黑斑文，耳目齿牙有似虎形，或变乃成虎。{豸}希，音希，豕也。）群没互出欢遨嬉，臭腥百里雾雨弥。君不返兮以充饥，弱水蓄缩，（张衡《思玄赋》：乱弱水之潺兮。《楚词·大招》：东有大海，溺水{攸}攸只。注：东海，其水淖溺，沉没万物也。“弱”，一作“溺”。）其下不极。投之必沉，负羽无力。（《山海经》云：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环之。不能载鸿毛。）鲸鲵疑畏，（鲸鲵，大鱼也。）淫淫嶷嶷。（鱼力、鱼其二切。）君不返兮卒自贼。怪石森立涵重渊，高下置滔危颠，（，吕结切，遮也。）崩涛搜疏剌戈铤。（时连切，小矛。）君不返兮砉沉颠。其外大泊{曰山}ち沦，（{曰山}ち平，水名，谷也。{曰山}ち平沦，水深广貌，{曰山}ち平，音平。ち，於伦切。）终古回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错陈。君不返兮乱星辰。东极倾海流不属，泯泯超忽纷荡沃。殆而一跌兮，（跌，徒结切。）沸入汤谷，（《淮

南子》云：日出汤谷入虞渊。《离骚·远游》：朝濯发于汤谷。注：汤谷在东方少阳之位。）舳舻霏解梢若木。（《楚辞》注：若木，在昆仑西极。其华照下地。《淮南子》云：建木在广都，若木在建木西。舳，音轴。舻，音卢。）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货号风雷，（海神名曰海若。）巨鳌颌首丘山頽，（《列子》：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山根无所着，随波上下，不得暂峙。仙圣诉于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天问》云：鳌戴山，何以安之？颌，户敢反。）猖狂震翻九垓。（《易》：震雷，许逆切。）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贾兮君胡乐，出幽险而疾平夷？卜凶骇愁苦，（卜凶音凶。）而以忘其归。上党易野恬以舒，（《周礼》：险野以人为主，易野以车为主。易，平也。上党，潞州也。言天下平陆之地，足以为贾而无虞也。）蹈蹂厚土坚无虞。（蹂，忍久切，践也。）歧路脉布弥九区，出无入有百货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钟击鲜恣欢娱。（《陆贾传》：数击鲜。注：鲜，新杀之肉。）君不返兮欲谁须？胶鬲得圣捐盐鱼，（《孟子》：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之陶，为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吕氏行贾南面孤，（吕不韦，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后事秦庄襄王以为相，封文信侯。）弘羊心计登谋谟，（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言利，事析秋毫，领大司农，尽管天下盐铁，作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煮盐大冶九卿居。（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武帝时，二人皆为大司农丞。）禄秩山委收国租，贤智走诺争下车，逍遥纵傲世所趋。君不返兮溢为愚。（《汉书·司马相如传》：身死无名，溢为至愚。）

咨海贾兮，贾尚不可为，而又海是图。死为险魄兮，生为贪夫。亦独何乐哉？归来兮，宁君躯。

●卷十九·吊赞箴戒

○吊苾弘文（晁无咎取此文于《变骚》曰：《吊苾弘文》者，宗元之所作也。苾弘，字叔，周灵王之贤臣，为刘文公之属大夫。敬王十年，刘文公与弘欲城成周，使告于晋。魏献子莅政，悦苾弘而与之合诸侯于狄泉。卫彪曰：苾弘其不歿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难，周人杀苾弘。庄周云：苾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盖语其忠诚然也。宗元哀弘以忠死，故吊云。）

有周之羸兮，（羸，力迫切。）邦国异图。臣乘君则兮，王易为侯。威强逆制兮，郁命转幽。（“转”，一作“辅”。）疹蛊胶密兮，（疹，耻忍切，又音軫。字当作“”。蛊，音古，毒也。）肝胆为仇。（一作“尤”。）奸

叔蒙货兮，忠勇以刘。伊时云幸兮，大夫之差。呜呼危哉！河、渭溃溢兮，横躯以抑。嵩高坼多兮，（多，文尔切，山崩，一曰山摧。）举手排直。压溺之不虑兮，坚刚以为式。知死不可挠兮，明章人极。

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谗贼。卒施快于剽狡兮，怛就制乎强国。（谓范、中行之难，苾弘与之，晋以为讨，周人杀苾弘。）松柏之斩刈兮，蓊茸欣植。（蓊，乌孔切。茸，如容、而陇二切。）盗骊折足兮，（周穆王八骏，其一曰盗骊。骊，音离。）罢弩抗臆。（罢，音皮。）鸷鸟之高翔兮，孽孤惴而不食。（惴，之瑞切。）窃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众兮，古圣人之所以难。矧援羸以威仆敖兮，兹固蹈殆而违安。杀身之匪予戚兮，闵宗周之不完。岂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庙之将残。嫉彪子之肆诞兮，弥皇览以为漫。（《骚》云：皇览揆予初度兮。漫，平声。）姑舍道以从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贤。

指白日以致愤兮，卒颓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飞精兮，ホ廖廓而殄绝。（ホ，徒敢切。）冯云以P诉兮，（P，音贡，一音红，飞声。）终冥冥以郁结。欲登山以号辞兮，愈洋洋以超忽。心E涸其不化兮，（E，音互。涸，音鹤，又胡故切。）形凝冰而自栗。图始而虑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偷以自好。陈诚以定命兮，侔贞臣与为友。（“臣”下，一有“以”字。）比干之以仁义兮，（《论语》：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一本作“比干之仁义兮”，一作“比干之以仁义类兮”，一无“义”字。）缅辽绝以不群。伯夷殉洁以莫怨兮，（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轨其遗尘？苟端诚之内亏兮，虽耆老其谁珍？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与。呜呼哀哉！（“哉”下，一有“兮”字。）敬余忠甫。（一作“敬吊忠甫”，一作“敬吊予忠甫”。）

○吊屈原文（晁无咎序此文于《变骚》曰：《吊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没，贾谊过湘，初为赋以吊原。至扬雄，亦为文，而颇反其辞，自山投诸江以吊之。谊愍原忠，逢时不祥，以比鸾凤、周鼎之窜弃；雄则以义责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从志也。及子厚得罪，与昔人离谗去国者异，太史公所谓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世者。故补之论宗元之吊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辞惭矣。）

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永贞元年九月，公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湘，水名，出零陵县阳海山，北入江。）求先生之汨罗兮，（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谗于顷襄王，王怒，迁之。屈原至江滨

，被发行吟泽畔，乃作《怀沙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汨，音觅，水名，在长沙汨罗县。）揽蘅若以荐芳。（《离骚》：杂杜蘅与芳芷。揽，持也。蘅，杜蘅。若，杜若。并香草也。揽，鲁敢切。蘅，音行。）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词而有光。（一作“明”。）

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抢攘兮，（《贾谊传》云：国制抢攘。抢，千羊切。攘，如羊切。）遭世孔疚。（孔，甚也。疚，病也。《诗》：我心孔疚，疚，音究。）华虫荐壤兮，进御羔。（《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注：华，象也。虫，雉也。宗庙彝樽，以草虫等为饰。壤，土壤也。羊小者曰羔。，衣袂。《左传》襄十四年：卫右宰谷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意，盖以言贵者不获用，而贱者反得以进御云耳。与“袖”同。）牝鸡咿兮，孤雄束朱。（《书》：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朱，喙也。盖亦以喻贤者不获伸其喙，而小人反肆其说耳，咿，音伊忧。朱，与蜀同，陟救切。）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哇咬，淫声也。《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谓淫声，乃环而观之，闻黄钟、大吕之声，则蒙耳而不听也。大吕，六吕之一。蒙，蔽也。哇，乌瓜切。咬，于交切。）莛喙以为羞兮，（莛，乌头。喙，乌喙。皆有毒者。羞，膳羞也。莛，音觐。）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诗》：宜岸宜狱。注：乡亭之系曰犴，朝廷曰狱。）宫廷之不处。陷涂藉秽兮，（藉，慈夜切。）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榱，室椽。周谓之榱，齐、鲁谓之桷。榱，音衰。）娱娱笑舞。（“娱娱”，一作“矣矣”。）谗巧之哓哓兮，（哓哓，惧也。《诗》：予维音哓哓。哓，欣么切，与“卜尧”同。）惑以为《咸池》。（咸池，黄帝乐名。）便媚鞠慝兮，（慝，女六切。）美逾西施。（《离骚》：有西施之美容。）谓谩言之怪诞兮，反置而远违。（者，以玉充耳。，他甸切。）匿重痼以讳避兮，进俞、缓之不可为。（俞、缓，谓俞跗、秦缓也，二人古之良医。）

何先生之凛凛兮，厉车咸石而从之。（“车咸”，与“针”同。）但仲尼之去鲁兮，（“去”下，一有“舍”字。）曰吾行之迟迟。（孔子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今夫世之议夫子兮，曰胡隐忍而怀斯？惟达人之卓轨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惘惘兮，（惘，苦本切。惘，迫逼切。）滔大故而不贰。沉璜瘞佩兮。（瘞，于计切。）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荃、蕙，皆香草。《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荃，音孙。）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余涕之盈眶。

（眶，音匡，目。）呵星辰而驱诡怪兮，（谓屈原放逐，见楚庙图画天地山川神灵譎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书其壁，呵而问之，作《天问》，假以稽疑而渫愤闷也。）夫孰救于崩亡？何挥霍夫雷霆兮，（一无“夫”字。）苟为是之荒芜。耀夸辞之党朗兮，（夸，好也，又奢貌。党，目无睛直视也，又不明。夸，音夸。党，音党。）世果以是之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谅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平声。）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非为屈之几何兮，（《国语》：融之兴者，其在非姓乎？非，楚姓。屈楚同姓。非，音弭。）胡独焚其中肠。

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俞风之不可去兮，（俞，音偷。）怀先生之可忘！

○吊乐毅文（晁无咎曰：《吊乐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乐毅，其先曰乐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昭王怨之，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乃先礼郭隗，而毅往委质焉，以为上将军，下齐七十馀城。田单间之，毅畏诛，遂降赵。以书遗燕惠王曰：“臣闻圣贤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公伤毅之有功而不见知而以谗废也，故吊云。是以附诸《变骚》，一本作《吊乐生》文。）

许纵自燕来，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志谓石刻。）“乐生之墓”。余闻而哀之。其返也，与之文使吊焉。

大厦之蹇兮，风雨萃之。（蹇，坏也。）车亡其轴兮，（大厦与轴，皆以喻毅。）乘者弃之。呜呼夫子兮，不幸类之。尚何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此即上所谓畏诛降赵之意。）狂顾傍徨。燕复为齐兮，（赵封毅于观津，号望诸君，尊宠毅以警动燕。齐田单与燕军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齐地。）东海洋洋。嗟夫子之专直兮，不虑后而为防。胡去规而就矩兮，卒陷滞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岂夫子之不能兮，无亦恶是之遑遑。仁夫（《记·檀弓》：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字本此。）对赵之悃款兮，（乐毅奔赵，赵与之谋伐燕。毅曰：“臣尝事燕，不敢闻命。”）诚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与兮，（《离骚》：聊逍遥兮容与。）弥亿载而愈光。谅遭时之不然兮，匪谋虑之不长。踟陈辞以陨涕兮，（《离骚》：才监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踟，长跪也。）仰视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谓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赞（苏氏曰：汤之当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

讨，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说其从二王之罪也。）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汤之仁闻且见矣，桀之不仁闻且见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恶，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退而思曰：‘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从汤。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泽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从汤。以至于百一、千一、万一，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汤、桀之辨，一恒人尽之矣，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易》：憧憧往来。憧，赤容切。）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赞》：

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往归汤之仁，曰仁则仁矣，非久不亲。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复反亳殷。犹不忍其迟，亟往以观。（“观”，一作“亲”）庶狂作圣，（《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庶”，一作“度”。）一日胜残。（《论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至千万冀一，卒无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而，（音而。）黜桀尊汤，遗民以完。大人无形，与道为偶。道之为大，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圣之首。既得其仁，犹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呜呼远哉！志以为悔。

○梁丘据赞（公逐远方，而近臣无一人为之地者，故曰激赞梁丘。）

齐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据，字子犹，齐之嬖大夫。）同君不争，古号媚士。（《左传》昭二十年：齐侯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列子》云：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之何？”据从而泣。）曷贤不赞？卒赞于此。媚余所仇，激赞有以。梁丘之媚，顺心狎耳，终不挠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毁。恣其为政，政实允理。时睹晏子食，寡肉缺味。爱其不饱，告君使赐。中心乐焉，国用不坠。后之嬖君，罕或师是。导君以谀，闻正则忌。谗贤协恶，民蠹国圯。（部鄙切。）呜呼！岂惟贤不逮古，嬖亦莫类。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赞梁丘，（“激赞”，一作“赞是”。）心焉孔瘁！

○霹雳琴赞引

霹雳琴，零陵湘水西震馀枯桐之为也。（雷之甚者为震。）始枯桐生石上，说者言有蛟龙伏其，（音款，空也。）一夕暴震，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

余空然，倒卧道上。（空，苦东、户宋二切，石声。）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闻，取以为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余又加良焉，震之于火为异。是琴也，既良且异，合而为美，天下将不可载焉。（不可载，言美之至也。“载”，一作“再”。）微道人，天下之美几丧。余作赞辞，识其越之左与右，（《礼记》：朱弦而疏越。注云：越，琴底孔也，如字。）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为他传。辞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龙伏之灵，震焚之奇。既良而异，爰合其美。超实为之，赞者柳子。

○尊胜幢赞（并序）

以佛之为尊而尊是法，严之于顶，其为最胜宜也。既尊而胜矣，其为拔济尤大。尘飞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于是诚焉不疑。（睦州，谓李睦州也。以李之叛得罪，贬循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砮石六觚，（《汉书》：破觚为圜，斫雕为朴，觚，谓方也。觚，音孤。）其长半寻，乃篆乃刻，立之为福（一本无“为福”二字。）马孺人之墓。（马孺人，睦州外妇。元和五年五月卒于永，因葬焉。公有《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见《外集》。）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尝敢怠。今既没，睦州又成其志，择最胜且尊之道文之于石，（“文”，一作“石”。）以延其休。则其生佛所得佛道，宜无疑也。赞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胜无上兮以为宝。拔大苦兮升至真，灵合赞兮神而神。驾元气兮济玄津，谁为友兮上品人。德无已兮石无磷，（音，邻。）延永世兮奠坤垠。灵受福兮公之勤。

○龙马图赞（并序公尝欲焚八骏之图，而独于此赞龙马之图，岂可信而不诬者耶？）

始吾闻明皇帝在位，灵昌郡（灵昌，滑州郡名。）得异马于河，而莫知其形。（开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献马，肉鬣龙鳞臆，嘶不类马，日行三百里。）好事者涿人卢遵（遵，涿人，公之内弟。）以其图来示余。其状龙鳞、虺尾、（虺，许尾切。）拳髦、环目、肉鬣，（音猎。）马之灵怪有是耶？居帝闲，为马凡二十年，从封禅郊籍，（开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鸣和銮者数十事。遇祸乱，帝西幸，（天宝十五年，玄宗幸蜀。）马至咸阳西入渭水，化为龙泳去，不知所终。且其来也宜于时，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睹其形，不可以不赞：

灵和粹异，孕至神兮。倮尾童鬣，（倮，力果切。）疏紫鳞兮。巍然特出，瑞圣人兮。（颜延年《赭白马赋》：实有胜光吐图、畴德瑞圣之符焉。）理平和乐，百乐陈兮。（“百”，一作“礼”。）鸣銮在御，大路遵兮。（《诗

》：遵大路兮。）世道悖，（，莫江切。）还吾真兮。哀鸣延首，渭水滨兮。沛焉潜泳，旋ち沦兮。（ち沦，水深广貌。ち，於伦切。）渊居海逝，灵无邻兮。出处孔时，类至仁兮。嗟尔众类，孰是伦兮。进昏死乱，陆厥身兮。（陆，音盐，又都念切，犹危也。）匪马之慕，吾谁亲兮？赞之斯图，宜世珍兮！

○诫惧箴（或谓公忧、惧二箴，当王叔文将败时作，恐未必然。观其辞意，亦贬谪后作也。）

人不知惧，恶可为？知之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忽思。祸至后惧，（“后”，一作“而”。）是诚不知。君子之惧，惧乎未始。几动乎微，事迁乎理。将言以思，将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顺而起。起而获祸，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诡。惧而为惧，虽惧焉如？君子不惧，为惧之初。

○忧箴

忧可无乎？无谁以宁！子如不忧，忧日以生。忧不可常，（一作“忧可常乎”。）常则谁怪？子常其忧，乃小人戚。敢问忧方，吾将告子：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又不及。忧之大方，唯是焉急！内不自得，甚泰为忧。省而不疚，虽死优游。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吉之先见，（《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乃可无过。告子如斯，守之勿堕！

○师友箴（并序）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孟子》：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鲍叔牙与管仲为友，后荐仲于桓公以为相。杜甫诗云：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似”，一作“以”，韩作“不吾以”。）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

○敌戒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ì ì 乃亡。（谓秦灭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后，不二世而亡。ì ì，自得貌，又浅意。《说文》云：欺也。《孟子》：ì ì 之声音颜色。ì，音怡，又汤何切。）晋败楚鄢，（音偃。）范文为患；（《

左传》成十六年：晋师败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左传》成十七年：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左氏》二十三年：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孙之爱我，疾摆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不如药石，孟孙死，吾亡无日矣。”）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祇益为愈。（音庾，又音舆，病也。）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三戒（并序东坡曰：予读柳子厚《三戒》而爱之，乃拟作《河豚鱼》、《乌贼鱼》二说，并序以自警。）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迫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音眉倪，鹿子也。）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御，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然莫相知。（，鱼仅切。，恭敬也，又张怒。）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虎槛切。）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犬”，一作“又”。）禁僮勿击鼠。仓廩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施无完衣，（《方言》：榻前几，赵、魏之间谓之施。一曰衣架。《礼记》：男女不同施架。施

，音移。）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累，伦追切。）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自死}数月乃已。

（{自死}，尺救切，与“臭”同。）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卷二十·铭杂题

○沛国汉原庙铭（并序汉惠帝诏有司为高帝立原庙，至唐尚存，载在祀典。）

昔在帝尧，光有四海，元首万邦。时则舜、禹、稷、I，（音薛，与“契”同，高辛氏之子。）佐命垂统，股肱天下。（《书》：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一本作“天子”。）圣德未衰而内禅，（音擅。）元臣继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舜，妫氏。禹，姒氏。后稷，姬氏。契，子氏。皆尧之元臣，其后迭有天下。）五神环运，炎德复起。（五神，五德也，至汉为火德。

）周道削灭，秦德暴戾，皇天畴庸，审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后振而兴之。（《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班固《高祖赞》及之。

）又俾九臣之后，（九臣，九官也。谓禹作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夔典乐，龙为纳言。“九”，一作“元”。）翊而登之。所以绍复丕绩，不坠厥祀。故曲逆起为策士，（周封舜后于陈，陈之子孙以国为氏。至汉陈平佐高祖，封曲逆侯。曲逆，音去遇。

）辅成帝图，吐谋洞灵，奋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阴（汝阴，夏侯婴所封。婴之先，出自姒姓，杞简公为楚所灭，弟佗奔鲁，悼公以其夏禹之后，给以采地，爵为侯。后因以为夏侯氏。）脱帝密网，（婴为沛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移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笞掠数百，终脱高祖。）摧虏暴气，扶乘天休，运行嘉谋，禹之苗也。ガ侯（ガ，萧何所封。何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孙萧叔大心，平南宫长万有功，封于萧，后因以为氏。ガ，音赞。）保绥三秦，控引汉中，（项羽立沛公为汉王，都南郑，以何为丞相。还定三秦，东争天下，常命何留守。）宏器廓度，以大帝业，I之裔也。淮阴（淮阴，韩信所封。信之先，出自姬氏。《左传》曰：邰、晋、应、韩，武之穆也。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采于韩，因以为氏。）整齐天兵，导扬灵威，覆赵夷魏，拔齐殄楚；（覆赵，谓斩赵王成安君陈馀。夷魏，谓虏魏王豹，定河东。拔齐，谓虏齐王广。殄楚，谓会垓下，平项羽。）

）破三秦，虏魏王；（高祖至汉中，以参为将军，还定三秦，与韩信攻魏，获魏王豹。）绛侯（后稷封于郃，七世孙古公

- 218 -

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后因为氏曰周。至于勃，事汉，封于绛。）定楚地，固刘氏，皆稷之裔也。克复尧绪，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汉氏兴焉；（《高祖纪》赞云：汉承尧运，德祚日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翼炎运者，必唐臣之孙，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诞膺圣祚，以垂德厚，（一作厚德。）探昊穹之奥旨，载幽明之休佑。杀白帝于大泽，以承其灵。（高祖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帝斩之。后人至蛇所，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斩之。”）建赤于沛邑，以昭其神。（高祖为沛公，旗帜尚赤。）假手于嬴，以混诸侯；（秦嬴姓，谓秦并六国而复归于汉。）凭力于项，以离关东。（谓项羽剽悍，而关东心离。）奉纂尧之元命，而四代之后，咸献其用，得乘木之大统，（谓周木德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极，设都咸阳，抚征四方，训齐天下。乃乐沛宫，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风》，以昭武成之德；（高祖十二年，过沛，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旧都，（“尊”，或作“奠”。“都”，一作“邦”。）以壮王业之基。生为汤沐之邑，没为思乐之地。且曰：万岁之下，魂游于此。（高祖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其以沛为朕汤沐邑。”）

惟兹原庙，沛宫之旧也。（惠帝诏郡国立原庙。原，重也，谓先已有庙。）祭蚩尤于是庭而赤精降，（高祖既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导灵命于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于万乘，而子孙得以缵其绪；化环堵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业。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长，蓄灵拥休，此焉发迹。盖以道备于是，而后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后广之宇内。天下备其道，而神复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怀于旧。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灵尽其敬焉；陈本以宅神，用成其终，俾生灵尽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兹宫，（《诗》：宫有衎衎。建兹宫，即上云沛宫也。，音秘。）惠皇嗣服，爰立清庙，（见上注。）绵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终而成始也。

且夫以断蛇之威，安知不运其密，用佐岁功以流泽欤？以约法之仁，（高祖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神，卷相旧邦之遗黎欤？以绍唐之馀庆，统天之遗烈，安知不奋其圣化大佑于下土欤？然则展庆乞灵，乌可已也。铭于旧邑，以迪天命。其辞曰：

荡荡明德，时惟放勋。揖让而退，祚于后昆。群蛇辅龙，（《晋世家》：文公即位，赏从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绵上山中，至死不见。子推从者怜之，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乘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怒，终不见其处所。）以翊天门。（“翊”，一作“P”，音贡，飞也。《汉

书》：登椽栾而P天门。）登翼炎运，唐臣之孙。秦纲既离，鹿骇东夏。长蛇封豕，（《左传》：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大猪也。）蹈跃中野。天复尧绪，钟佑于刘。赫矣汉祖，播兹皇猷。扬沛廷，约从诸侯。（从，将容切。）豪暴震叠，威声布流。总制虎臣，委成良筹。剿殄霸楚，（剿，子小切。）遂荒神州。（《诗》：遂荒大东。）区宇怀濡，黔黎辑柔。表正万国，炎灵用休。定宅咸阳，以都上游。（《项羽传》：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注：游，即流也。）留观本邦，（“观”，一作“欢”。）在镐如周。（《诗》：王在丰镐。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穆穆惠皇，宗克承。崇崇沛宫，清庙是凭。原念大业，肇经兹地，乃专元命，亦举严祀。建衅鼓，（衅，许仅切。“”，一作“旃”。）遂据天位，魂游故都，永介丕祉。焕列唐典，（“列”，一作“若”，见题注。）严恭罔坠。勒此休铭，以昭本始。

○剑门铭（并序）

惟蜀都重险多货，混同戎蛮，人彘俗剽，（彘，杂也。）嗜为寇乱。皇帝元年八月，帅丧众暴，（永贞元年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群疑不制，（《易》：群疑亡也。《汉书》：群疑满腹。）妖孽扇行。（孽，鱼列切，亦作{薛虫}。）怙恃富强，滔天阻兵，（《书》：象恭滔天。《左传》：阻兵安忍。皋既卒，度支副使刘辟自为留后，讽诸将徼旄节。时帝即位，欲静镇四方，即拜检校工部尚书西川节度使。辟意帝可动，益鹜蹇吐不臣语，求统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剑门，（辟欲以所善卢文若节度东川，即以兵取梓州。）凭负丘陵，以张鹜猛，坚利锋镝，以拒大顺，谓雷霆之诛莫已加也。

惟梁守臣（山南西道节度治梁。）礼部尚书严公，以国害为私仇，（《汉书·司马相如传》：人怀怒心，如报私仇。）以天讨为己任。（宰相杜黄裳荐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为行营节度使，将步兵五千为前锋，率京西兵马使李元奕、东川节度使李康、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严公，严砺也。《新唐史》曰：砺轻躁多谋，以便佞自将。又曰：砺在位，贪沓苟得，士民不胜其苦。擅没吏民田宅百馀所，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史载砺行事如此，而子厚寄东川启曰：“以仁厚蓄生人，以勇义平国难。”又曰：“累受顾念，踊跃盛德。”又作《剑门铭》称颂之若此，何哉？）推仁仗信，不待司死，（《孟子》：有司死之士。）而人致其命；立义抗愤，不待喋血，（《汉文纪》：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喋，大颊切，字当作“蹀”。蹀，谓履涉之。）而士一其心。悉师出次，祇俟明诏。凡诸侯之师，必出于此。储以待飧饩，（待，直里切。）取其丰穰。乃遣前军严秦，奉扬王诛，诞告南土。十一月，（当作二月。）右师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斩虜，以遏奔冲。左师出于剑门，大攘顽，谕引劫胁，蚁溃鼠骇，险无以固，（“以

”下，一有“为”字。）收夺利地，以须王师。（砺命严秦自汉原至神泉，凡数十合，下剑门，覆荡口，收剑州，命契丹之裨将可提弥珠斩贼之特将文德昭。）封剝肾肠，振拔根柢，（根柢，见前注。）俾无以肆毒，用集我助力。{鼓贲}鼓一振，（{鼓贲}鼓，《周礼》：鼓人以{鼓贲}鼓鼓军事。{鼓贲}，扶云切，大鼓也。）元戎启行，（《诗》，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取其渠魁，以为大戮。（九月，崇文克成都，擒辟，送长安。《左传》：取其鲸鲵以为大戮。）由公忠勇愤悱，授任坚明，谋猷弘长，用能启辟险厄，夷为大涂，衰沮害气，对乎天意。致用休嘉，（致，一作帝。）议功居首，增秩师长，（本传云：刘辟反，以储备有素，检校尚书左仆射。）进为大藩，宅是南服。（十月，以砺为东川节度。）将校群吏，愿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号无穷。铭曰：

井络坤垠，（蜀在星分野为井络，在卦为坤维，《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时惟外区。（张载《剑阁铭》云：矧兹狭隘，土之外区。外区，谓在区域之外。）界山为门，环于蜀都。丛险积货，混并羌、{髡矛}。（《书·牧誓》：及庸、蜀、羌、{髡矛}、微、庐、彭、濮人。八国，皆戎狄国名。羌在西蜀，{髡矛}微在巴蜀。{髡矛}，音矛。）狂猾窥隙，狺狺啸呼。（狺狺，犬吠声。《楚辞》：猛犬狺狺。狺，鱼斤切，“豸斤”同。）凭据势胜，厚其凶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诛。暴非德驯，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属剑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当其要束。器备攸积，糗粮是蓄。（《书》：峙乃糗粮。糗，干饭。）人无增赋，师以饶足。喋血誓士，玄机在握。分命貔貅，陈为犄角。（《左传》：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犄之。犄，居绮切，偏引也。）右逾岷山，左直剑门。攻出九地，（《孙子》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乎九天之上。）上披重云。攀天蹈空，夷视阻艰。破裂层垒，殄歼群顽。内获固圉，（《左传》：亦聊以固吾圉也。）外临平原。天兵徐驱，卒乘单单。（《诗》：王旅单单。单单，众也。又单单骆马。他丹切。）大憝囚戮，（大憝，谓辟也。《书》：元恶大憝。憝，徒对切。）戎夏咸欢。帝图厥功，惟梁是先。开国进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铭功鉴乱，永代是观。

○涂山铭（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劳万邦，和宁四极，威怀之道，仪刑后王。（《诗》：仪刑文王。刑，法也。）当乎洪流方割，（《书》：汤汤洪水方割。）灾被下土，自壶口而导百川，（《书》：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此是治水自壶口始也。）大功建焉。虞帝耄期，承顺天，（《书》：舜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又曰：天之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自

南河而受四海，（《孟子》云：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讼狱讴歌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今以为禹，恐误。）大位定焉。万国既同，宣省风教，自涂山而会诸侯，（《左传》哀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注：涂山在寿春东北，《书》云：娶于涂山。孔安国云：涂山，国名。皇甫谧云：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涂山在淮南。）大政立焉。功莫崇乎御大灾，（《礼记》：能御大灾则祀之。言禹有治水之功。）乃赐玄圭，以承帝命；（《书》：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位莫崇乎执大象，（《老子》：执大象，天下往。）乃辑五瑞，以建皇极；（五瑞，即五玉也。）政莫先乎齐大统，乃朝玉帛，以混经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后，垂子孙之丕业，立商、周之前，树帝王之洪范者也。

呜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右亦尊也。）帝王之政崇德而赏功。故尧、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汤、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圣，而唐、虞让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让德焉。宜乎立极垂统，贻于后裔，当位作圣，著为世准。则涂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济，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于此。追惟大号既发，华盖既狩，方岳列位，奔走来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宁，（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聘，问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为公侯者也。”）羽旄四合，（《左传》定四年：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与之。《周礼》：全羽为旄，析羽为旌。旄，一作毛。）衣裳咸会，（庄二十七年，《谷梁传》：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虔恭就列，俯俛听命。然后示之以礼乐，和气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谟训，宜在长久。厥后启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业不守。（启，禹之子。太康，启之子。《书·甘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皇祖之训不由，（《书》：皇祖有训。皇祖，谓禹。）人亡政坠，卒就陵替。向使继代守文之君，又有绍其功德，修其政统，卑宫室，恶衣服，拜昌言，平均赋入，制定朝会，则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兹山之会，安得独光于后欤？是以周穆遐追遗法，复会于是山，（《左传》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也。）声垂天下，迹绍前轨，用此道也。故余为之铭，庶后代朝诸侯制天下者，仰则于此。辞曰：

惟禹体道，功厚德茂。会朝侯卫，（侯卫，五等之诸侯。）统壹宪度。省方宣教，化制殊类。咸会坛位，承奉仪矩。礼具乐备，德容既孚。乃举明刑，以弼圣谟。则戮防风，（一本明刑作明则，则戮作刑戮。）遗骨专车。（见

上注。)克明克威，畴敢以渝。宣昭黎宪，(一作献。)耆定混区。(《诗》：耆定尔功。注：耆，致也。耆，音旨。)传祚后胤，丕承帝图。涂山岩岩，界彼东国。惟禹之德，配天无极。即山刊碑，贻后训则。

○寿州安丰县孝门铭(并序《唐·孝友传》曰：寿州永丰李兴，亦有志行，柳宗元为作《孝门铭》，云云。全载于传。)

寿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丰县令臣某，上所部编户氓(与同。)李兴，父被恶疾，岁月就亟，(“就”，一作“疾”。)兴自刃股肉，假托馈献。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啖，音淡。啜，姝悦切，正作“丕”。)经宿而死。兴号呼抚臆，(抚，一作才。)口鼻垂血，捧土就坟，沾渍涕洟，(渍，疾智切。洟，音夷。)坟左作小庐，蒙以苫茨，(苫茨，谓以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顿踊，(扶服，音匍匐。顿踊，谓踊也。)昼夜哭诉。孝诚幽达，神为见异，庐上产紫芝白芝二本，各长一寸，庐中醴泉涌出，奇形异状，(异，一作瑞。)应验图记。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阴中其心，而克致斯事。

谨案：兴庶贱陋，循习浅下，性非文字所导，生与耨耒为业，(一作“伍”。)而能钟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犹锡瑞物，以表殊异。伏惟陛下有唐尧如天如神之德，(《史记》称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请表其里闾，刻石明白，宣延风美，观示后祀，永永无极。臣昧死上请。制曰“可”。其铭云：(一本无上三字，一本于制可侧注云：此一段在铭后，又标云，当先写铭，又涂去其铭云三字。)

懿厥孝思，(《诗》：永言孝思。)惟兹淑灵。禀承粹和，笃守天经。(天经，孝也。)泣侍羸疾，默祷隐冥。引刃自向，残肌败形。羞膳奉进，忧劳虔诚。惟时高高，(《诗》：高高在上。)曾不是听。创巨痛仍，号于穹。捧土濡涕，顿首成坟。隐膺腐眦，寒暑在庐。草木悴死，鸟默踟蹰。(踟，音驰。蹰，重株切。)殊类异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二位，天地也。)孝道爰兴。克修厥猷，载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舜，克谐以孝，不格奸。)仲尼述经，以教于曾。(孔子《孝经》为曾参而作。)惟昔鲁侯，见命夷宫。(《国语》：周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穆仲曰：“鲁侯孝。”王曰：“然则能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于夷宫。《史记·鲁世家》：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注云：夷宫，宣王祖父夷王之庙。古者爵命必于祖庙。)亦有考叔，寤庄称纯。(《左传》：郑庄公置姜氏于城颍。颍考叔闻之，有献于公。公从之，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显显李氏，实与之伦。哀嗟道路，涕慕里邻。邦伯章奏，稽首殷勤。上动帝心，旁达明神。神锡秘祉，三秀灵泉。(三秀，芝草

也。《楚词·山鬼章》云：采三秀于山间。灵泉，即上所云醴泉涌出也。）帝命荐嘉，亦表其门。统合上下，交赞天人。建此碑号，亿龄扬芬。（十万曰亿。亿龄，言其无穷也。）

○武冈铭（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东鄙，（黔音琴。）蛮獠杂扰，（蛮獠，西南夷名。獠，音老，又竹绞切，亦作“彘”。）盗弄库兵，（元和六年，辰溆蛮酋张伯靖，嫉黔中观察使督敛苛刻，因聚众叛，杀长史，劫据辰、锦诸州，连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为黔中观察使，贬前使竇群为开州刺史。盗弄兵字，出《汉·龚遂传》。）贼胁守帅，南钩，外诱西原，（汉定西南夷，置郡。西原，唐黄洞蛮地。）置魁立帅，（一作“伍”。）杀牲盟誓，洞窟林麓，嗥呼成群。皇帝下铜兽符，（汉制：郡守置铜虎符、竹使符，发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发兵也。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发庸、蜀、荆、汉、南越、东瓯之师，（庸，即上庸县。庸、蜀，谓剑南东西节度。荆，谓荆南节度。汉，谓山南东道节度。南越，谓广州节度。东瓯，谓福建观察。）四面讨问。畏罪凭阻，遁逃不即诛。

时惟潭部戎帅（湖南观察使，治潭州也。）御史中丞柳公绰，练立将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冈。（武冈，邵州县名。）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顺。乱人大恐，视公之师如百万，视公之令如风雷，怨号呻吟，喜有攸诉，投刃顿伏，（时黔中观察使崔能、荆南节度使严绶及公绰讨之，三岁不能定。绶上言曰：“臣今谨以便宜，先遣所部将李志烈赍书喻旨，俟其悛心。”伯靖亦上表请隶荆南，乃降。乃独诏绶招伯靖。伯靖果以隶黔六州之地乞降。绶命志烈复往，伯靖遂以其家属舒秀和等诣江陵就戮。诏绶皆授麾下将以抚之，以伯靖为右威卫翊府中郎将。六州平。）愿完父子，卒为忠信，奉职输赋，进比华人，无敢不龚。母弟生婿，继来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凶渠同恶，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宁。公为药石，俾复其性。诏书显异，进临江汉，（以公绰为鄂岳观察使。考《公绰传》，不书其平伯靖之功，岂史逸之耶？）益兵三倍，为时硕臣，殿于大邦。（诗：殿天子之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于是夷人始复。闻公之去，相与高蹈涕呼，（《左传》哀二十一年：齐人歌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注，高蹈，犹远行。）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级为己能力，专务教诲，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为虺蜮，（虺，蝮虫也。蜮，短狐也，似鳖三足。虺，许伟切。蜮，音惑，又越逼切。）大不为鲸鲵，（《左传》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鲸鲵，以喻不义之人。）恩重事特，不迓而远，莫可追已。愿铭武冈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邻，（一作

“类”。)以示我子孙。(一有“弥”字。)亿万年，俾我奉国，如今之诚。邻之我怀，如公之勤。其辞曰：

黔山之兀，(音攢，高也。)巫水之，(巫水，五溪也。，曲也。)鱼骇而离，兽犯而残。户恐谷窞，披攘仍乱，王师来诛，(“来”，一作“未”。)期死以缓。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师定命，(“援”，一作“授”。)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涂四阖，公示之门；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此用《左传》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之意。骨，一作“定”，非。)既亡而存。奉公之训，贻我子孙。我始螫贼，(《诗》：去其螟，及其螫贼。《释虫》云：螫，食根曰螫，食节曰贼。螫，音矛。)由公而仁；我始寇仇，由公而亲。山畋泽[QPXJ]，(《周礼》有《[QPXJ]人》。“[QPXJ]”与“鱼”同。畋，音田。)输赋于都，陶穴刊木，(《诗》：陶复陶穴。《书》：随山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揲，舌牒切。“揲著”，一作“折■A 2 3”。)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于大邦。(谓迁鄂岳。)远哉去我，谁嗣其良。有穴之丹，(辰州有丹穴。)有犀之颠，匪曰余固，公不可赂。祝邻之德，恒遵公则；勸余之世，永谨邦制。(一作“以永邦制”。)南夷作诗，刻示来裔。

○井铭(并序)

始州之人，(谓柳州人。)各以罍<臬瓦>负江水，(罍，瓶类，大腹小口。《尔雅》云：康瓠谓之<臬瓦>。瓠，壶也。旧注：<臬瓦>，破罍也。罍，音莺。<臬瓦>，五计切。)莫克井饮。崖岸峻厚，旱则水益远，人陟降大艰。雨多，涂则滑而颠。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终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为井城北隍上。(隍，城池。)未晦，果寒冽而多泉，(《易》：井冽寒泉食。冽，清也。)邑人以灌。其土坚，(巨至切，坚土也。一本作“坚壮”。)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图谈康、诸军事牙将米景。凿者蒋晏。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周礼》：廛人，掌敛市之罚布。注：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钱，行之曰布，藏之曰泉。)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其深八寻有二尺。(八尺为寻。)铭曰：

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后之人。噫！畴肯似于政，(似，续也。)其来日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晏元献曰：此文与下《谤誉》、《咸宜》等篇，恐是博士韦筹所作。)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汉禅。(音擅。)还自南郊，谓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黄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坛即祚。《魏氏春秋》曰：礼毕，帝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来皆笑之。

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向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则信。吾见笑者之不知言，未见丕之可笑者也。

凡易姓授位，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后者系，其事同。使以尧之圣，一日得舜而与之天下，能乎？吾见小争于朝，大争于野，其为乱，尧无以已之。何也？尧未忘于人，舜未系于人也。尧之得于舜也以圣，舜之得于尧也以圣，两圣独得于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于朝者，放齐犹曰“朱启明”，（犹，一作“独”。）而况在野者乎？尧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进而自系。舜举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仁”。）命二十二人，兴五教，立礼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时月，正历数，齐律、度、量、权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积十余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齐我者舜也，资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尧又然，（又，徒回切。）聋其聪，昏其明，愚其圣。人曰：“往之所谓尧者果乌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余年，其思而问者加少矣。至于尧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后能揖让受终于文祖。舜之与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系于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系犹是也，而启贤闻于人，故不能。夫其始系于人也厚，则其忘之也迟。不然，反是。

汉之失德久矣，其不系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贼生人盈矣，（宦，曹节、王甫；董卓、袁绍、袁术、陶谦也。）丕之父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然则汉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系也，其事自系也。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系者，无以异也。尧、舜之忘，不使如汉，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系，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尧、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

问者曰：尧崩，天下若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载。子之言忘若甚然，是无可不可欤？”曰：是舜归德于尧，史尊尧之德之辞者也。尧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尧者，盖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尧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与人天下。

○谤誉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邮，谓如置邮之传也。）且置于远途，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之石切。）吾又安取惧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盗，人曰“祸也”。余咸宜之。当两汉氏之始，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时之非是以讫，独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为幸也。汉、晋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伏墙壁间以死，无他焉，彼固劫戮困饿器也。遭时之非是以出，独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为祸也。（卓、曜，谓董卓、刘曜。）彼困于错乱，伏志气，屈身体，以下奴隶，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适其仁素，（仁素，向也。）其进晚尔，而人犹幸之。彼伸于昏乱，抗志气，肆身体，以傲豪杰，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下，一得适其仁素，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贾（此篇端以讽空空于内者，贾技于朝，求过其分，而实不足赖云。）

市之鬻鞭者，人问之，其贾宜五十，（《孟子》：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贾，音嫁。）必曰五万。复之以五十，则伏而笑；以五百，则小怒；五千，则大怒；必以五万而后可。有富者子，适市买鞭，出五万，持以夸余。视其首，则拳蹙而不遂；视其握，则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来不相承；其节朽墨而无文，（一本有“材”字。）掐之灭爪，而不得其所穷；（爪按曰掐。掐，乞洽切。）举之<票羽>然若挥虚焉。（<票羽>，纰招切，飞也。）余曰：“子何取于是而不爱五万？”曰：“吾爱其黄而泽。且贾者云。”余乃召僮

汤以濯之。（，音，温也。）则然枯，（，音速。）苍然白，向之黄者梘也，（梘，音支，实可以染黄。）泽者蜡也。富者不悦。然犹持之三年。后出东郊，争道长乐坂下，（坂，坡也。）马相是，（徒计切，蹋也。《庄子》：怒则分背相是。）因大击，鞭折而为五六。马是不已，坠于地，伤焉。视其内则空空然，其理若粪壤，无所赖者。

今之梘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一有“者”字。贾，音古。）当其分则善。（一本无“当其分则善”五字。）一误而过其分，则喜；当其分，则反怒，曰：“余曷不至于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无事，虽过三年不害。当其有事，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粪壤之理，而责其大击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一无“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污吏以货商，资同恶与之为曹，（资，藉也。）大率多减耗，役佣工，费舟车，射时有得失，取货有苦良，（《周礼》：辨其苦良。）盗贼水火杀焚溺之为患，（“”，与“夺”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败禄，大者死，次贬废，小者恶，终不遂。（“者”，一作“名”。）污吏恶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下“其行”并同。）不役佣工，不费舟车，无资同恶减耗，时无得失，货无良苦，盗贼不得杀，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孙葆光。（葆，音保，大也。）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严洁白以理政，由小吏得为县，由小县得大县，由大县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胜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则其为得也，夫可量哉？虽赭山以为章，（赭，音者，赤也。章，犹枚也。《史记》：山居千章之材是也。）涸海以为盐，（涸，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举世争为货商，以故贬吏相逐于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谋，好迹富而近祸如此，悲夫！

或曰：“君子谋道不谋富，子见孟子之对宋乎，（，口荃切。）何以利为也。”（孟子谓宋曰：“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吾为是言，为利而为之者设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礼记·中庸》。）吾哀夫没于利者，以乱人而自败也，姑设是，庶由利之小大登进其志，幸而不挠乎下，（挠，女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尔，何暇从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东海若

东海若陆游，登孟猪之阿，（东海若，东海神名。孟猪，泽名。按《书》：导荷泽，被孟猪。注：在荷东北。《汉·地理志》：孟猪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周礼》作“望诸”。）得二瓠焉，（瓠，胡故切，匏也。）刳而振其犀以嬉，（犀，瓜瓣。《诗》“齿如瓠犀”是也。刳，丘胡切。）取海水杂粪壤蛲蛔而实之，（蛲蛔，人腹中虫。蛲，如消切。蛔，音尤，又音回。）臭不可当也。窒以密石，举而投之海。逾时焉而过之，曰：“是故弃粪耶？”其一彻声而呼曰：“我大海也。”东海若呀然笑曰：（呀然，笑貌。呀，虚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东无东，其西无西，其北无北，其南无南，旦则浴日而出之，夜则滔列星，涵太阴，（太阴，月也。）扬阴火珠宝之光以为明，其尘霾之杂不处也，（霾，音埋。）必泊之西乙，故其大也深也洁也光明也，无我若者。今汝海之弃滴也，而与粪壤同体，臭朽之与曹，蛲蛔之与居，其狭咫也，（八寸曰咫。）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怜哉！子欲之乎？吾将为汝抉石破瓠，荡群秽于大荒之岛，而同子于向之所陈者可乎？”粪水泊然不悦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秽亦海也，狭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来，孰非海者？子去矣，无乱我。”其一闻若之言，号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为是固然不可异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弃粪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发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穷岁月耳，愿若幸而哀我哉！”东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猪之陆，荡其秽于大荒之岛，而水复于海，尽得向之所陈者焉。而向之一者，终与臭腐处而不变更也。

今有为佛者二人，同出于毗卢遮那之海，而汨于五浊之粪，而幽于三有之瓠，而窒于无明之石，而杂于十二类之蛲尤。（十二类，谓子为鼠、丑为牛之类。）人有问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卢遮那、五浊、三有、无明、十二类，皆空也，一也，无善无恶，无因无果，无修无证，无佛无众生，皆无焉，吾何求也！”问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与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一有“则”字。）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无乱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尽吾力而不足以去无明，穷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离五浊，而异夫十二类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问者乃为陈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说。于是圣人怜之，（周昭王时，释伽生，西方有圣人出世。）接而致之极乐之境，而得以去群恶，集万行，居圣者之地，同佛知见矣。向之一人者，终与十二类同而不变更也。夫二人之相远也，（“远”，一作“违”。）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

去一而取一，甚矣。

●卷二十一·题序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元和五年十一月，公与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自吾居夷，（谓为永州司马。）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诲之，杨凭之子。）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搏，击也。）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媲，匹诣切。《尔雅》云：配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俳，音排，戏也。）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诗·淇奥》之辞。）《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乱同异也。滑，音骨。稽，音鸡。）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掬，音菊。溜，力救切。）则罢惫而废乱，（罢，音疲。惫，蒲拜切。）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玄。（以上并系《礼记·学记》之文。注：操缦，杂弄也。操，七刀切，玄，一作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礼记》：大羹不和。注云：大羹，肉汁也，不加盐梅。玄酒在室。注云：玄酒，明水，盖阴鉴所取之水也。）体节之荐，（《左传》：享年体荐，宴有折俎。注：体，谓半解其体而荐之，体有折节，升之于俎。）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梨、橘柚，（，似梨而酢。橘柚，似橙而酢。，音查。）苦咸酸辛，虽蜚吻裂鼻，（蜚，音哲，虫螫也。吻，武粉切。）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吕氏春秋》云：文王嗜昌蒲菹，孔子闻而效之，缩颈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菹，侧鱼切，亦作菹。）屈到之芰，（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属之曰：“祭我必以芰。”见《国语》。）曾之羊枣，（《孟子》：曾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曾点字。）然后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一本“之”字下有“奇”字。）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礼记》：张而不弛，文武不为也。《诗》：不为虐兮。）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国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不可以不陈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

，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琐，细也。）犹占占然动其喙。（占，他协切。占占，多言貌。喙，呼惠切。）彼亦甚劳矣乎！（一本无“彼”字。）

○裴堇崇丰二陵集礼后序（志尝为万年令。公亦志其墓碣，谓其《崇丰二陵集礼》藏之南阁，如序所言。堇，音仅，又渠巾切。）

传曰：《诗》、《书》执礼，（《论语》之文。）礼不执，则不行。（一无“执礼”二字。）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周礼》五礼，吉、凶、宾、军、嘉也。唐初，徙凶礼第五。显庆三年正月，许敬宗、李义府上所修新礼，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礼遂阙。国有大故，则临时采掇附比以从事。事已，则讳而不传，故后世无考。）由是累圣山陵，皆摭拾残缺，附比伦类，已乃斥去，其后莫能征。永贞、元和间，天祸仍遘，（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元和元年正月，顺宗崩。）自崇陵至于丰陵，不能周岁。（永贞元年十月，德宗葬崇陵，元和元年七月，顺宗葬丰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子，（贞元二十年，杜黄裳相，元和二年罢，其后检校司空。）连为礼仪使，择其僚以备损益，于是河东裴堇，（裴堇，字封叔，河东闻喜人。）以太常丞，陇西辛秘以博士用焉。（秘，贞元中擢明经第，其学，于礼家尤洽。高郢为太常卿，奏为主簿，再辟礼仪使属。）内之则攒涂秘器，（攒，积木以殡也。《汉旧仪》云：东园秘器作棺梓，素木长二丈，崇广四尺。攒，徂丸切，通作“”。）象物之宜；（谓涂车刍灵之属。）外之则复土斥上，（《汉·文纪》：张武为复土将军。复土，谓穿圻下棺，已而填之，即以为坟，故云复土。复，反也。《汉·惠纪》：赐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服虔云：斥上，圻上。如淳曰：斥，开也，开土地为冢圻，故以开斥言之。）因山之制。（《汉·文赞》：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坟。）上之则顾命典册，（顾命，临终之命，谓遗诏也。）与文物以受方国；（方，一作“万”。）下之则制服节文，颁宪则以示四方。由其肃恭，礼无不备。（晏本下“且”字作“具”字。）且苞并总统，千载之盈缩；罗络旁午，（旁午，注见前，犹言交横也。）百氏之异同。搜扬翦截，而毕得其中；顾问关决，而不悖于事。议者以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坠。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复于上，辨列于下，联百执事之仪，以为《崇丰二陵集礼》，藏之于太常书阁，君子以为爱礼而近古焉者。（或无“近”字，或无“者”字。）

昔韦孟以《诗》、《礼》傅楚，而郊庙之制，卒正于玄成；（韦孟，彭城人，为楚元王傅，作诗讽谏。自孟至贤五世，贤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

。元帝时，奏罢郡国庙。）郑玄以笺注师汉，而禅代之仪，卒集于小同。（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孙小同仕魏，高贵乡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为五更，车驾躬行古礼焉。）贾谊以经术起，而嘉最好学；（贾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为博士。后为梁王太傅死。汉武初立，举谊孙二人至郡守，嘉最好学，能世其家。）卢植以儒学用，而湛为祭法，（植，字子干，涿郡人。事后汉，为北中郎将，作《尚书章句》、《礼记解诂》。五世孙湛，字子谅，事晋，为中书侍郎，撰《祭法》，注《庄子》，行于世。）旧史咸以为荣。今裴氏太尉公，（谓董之高祖行俭也。）以礼匡义，嗣侍中公以礼议封禅，（谓董之曾祖光庭也。开元十三年，玄宗将封泰山，恐突厥入寇，光庭为兵部侍郎，言于宰相张说云云，说奏行之。）祠部公以礼承大事，（谓董之祖稹也，累官起居郎。开元末，玄宗以寿王瑁母宠，欲立为太子，稹陈申生、戾园之祸以谏，上谢之。迁祠部员外郎。）大理公（谓董之父傲也，字九思，官至大理卿。）以礼辅东宫，而董也以礼奉二陵，又能成书以充其阙，其为爱礼而近古也，源远乎哉！

董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学显于世。（傲四子，坚、董、慎、埏，皆有文学。）大理之兄正平节公，（稹子倩，字容卿。）以仪范成家道，以文雅经邦政，（倩代第五琦为度支郎中。）今相国郇公，其宗子也。（倩子均，字君齐，元和三年九月，同平章事，封郇国公。）郇公以孝友勤劳扬于家邦，（一无“扬”字。）游其门若闻《韶》、《音》，（《韶》，舜乐。《音》，汤乐。）入其庙如至邹、鲁。恩溢乎九族，礼仪乎他门。则封叔之习礼也，其出于孝悌欤？成书也，其本于忠敬欤？由于家而达于邦国，其取荣于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汉文类序（公尝志宗直殡，谓其撰《汉书》文章为四十卷，歌谣言议，纤悉备具，连累贯统，好文者以为工。此序盖公在永未召时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驳乱，（《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事，即动也。驳，音剥。）《尚书》、《春秋》之旨不立。（《书》以纪言，《春秋》以纪事。）自左丘明传孔氏，（谓左氏为《春秋传》也。）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司马迁《自序》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著十二本纪，作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一有“记”字。）迄于今交错相糅，（音纠。）莫能离其说。独《左氏》、《国语》纪言，不参于事。《战国策》、《春秋后语》，（晋孔衍，字舒元，以《战国策》所书为未尽善，乃引太史公所纪，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春秋后语》。）颇本右史《

尚书》之制。然无古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数耗矣，（据公文法，用《汉功臣表》，靡有孑遗耗矣。师古注，音毛。今俗语犹谓无为耗，旧注谓耗不明，莫报切，非矣。）而后之文者宠之。（宠，一作袭。）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班固书传之，吾尝病其畔散不属，（之欲切。）无以考其变。欲采比义，会年长疾作，弩堕愈日甚，未能胜也。幸吾弟宗直，（宗直，字正夫，公之从父弟也。元和十一年，从公至柳而卒，年三十三。）爱古书，乐而成之。搜讨砾裂，（砾，涉格切。）拮据融结，（拾也。《博雅》云：取也。拮，俱运切。据，之石切。）离而同之，与类推移，不易时月，而咸得从其条贯。森然炳然，若开群玉之府。（《穆天子传》：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书策之府。）指挥联累，圭璋琮璜之状，（《周礼》：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说文》：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剡上为圭，半圭为璋。琮大八寸，似车。璜半璧。）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也。以文观之，则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议、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记言，《尚书》、《战国策》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一无“之”字。）

始吾少时，有路子者，自赞为是书，吾嘉而叙其意，而其书终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叙，系于左，以为《西汉文类》首纪。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于简册，则二百三十年间，列辟之达道，（列辟，人主也。）名臣之大范，贤能之志业，黔黎之风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离其变通，论次其叙位，必俟学古者兴行之。唐兴，用文理。（一作章。）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泐于汉氏，与之相准。于是有能者，取孟坚书，类其文，次其先后，为四十卷。

○杨评事文集后序（杨君，凌也。《先友记》云：杨氏兄弟者，弘农人。凭由江南西道入为散骑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评事卒。用知评事之为凌也，审矣。《唐书》云：凌终侍御史，误也。）

赞曰：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采用《左传》“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不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

；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扬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谓靡丽而有法则。《礼记》：其声清越而长。）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礼记·乐记》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陈子昂，梓州射洪人，尝为右拾遗。唐兴，文章承徐、庾馀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正风雅。）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说，封燕国公，谥文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属思精壮，世所不逮。说歿后，帝使就家录其文行于世。）张曲江以比兴之巢，（与“隙”同。）穷著述而不克备。（张九龄，韶州曲江人。开元后，天下称曲江公而不名云。一本穷字下有“作者”二字。）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钱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贞元十八年，泰为安南都护。）武都符义府、（符，一作“何”。）泰山羊士谔、（元和三年，士谔贬资州刺史。）陇西李练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呜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废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遗文未克流于世，休声未克充于时。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濮阳吴君文集序（据传，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进士第。不书其父之名与文，唯载初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贤其才。与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务，尝为信州从事。为余言：邑有闻人濮阳吴君，（吴君系本濮阳，后居信州。）弱龄长鬣而广颡，（《春秋传》：使长鬣者。谓长须也。）好学而善文。居乡党，未尝不以信义交于物；教子弟，未尝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贤士，率与亢礼。（《汉》：令丞与亢礼。师古注：亢，当也。）余尝闻而志乎心。会其子仁品，（与“侃”同。）更名武陵，升进士，（元和二年，武陵登第。）得罪来永州，（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州。）因奉其

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请余以文冠其首，余得遍观焉。其为词赋，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为诗歌，有交王公大人之义；其为诔志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诚。而多举六经圣人之大旨，发言成章，有可观者。

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乡而升之天官。（《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周礼》：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古之太史，必求人风，陈诗以献于法宫。（《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然后材不遗而志可见。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尽用古道，故吴君之行不昭，而其辞不荐，虽一命于王，而终伏其志。（“伏”，一作“夭”。）呜呼，有可惜哉！（一无“有”字。）

武陵又论次志传三卷继于末，其官氏（“其”下有“志”字。）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终韶州刺史，无子，女、湘。）

○王氏伯仲唱和诗序

仆闻之，世其家业不陨者，虽古犹今也，（“今”，一作“乏”。）求之于今而有获焉。王氏子某，与余通家，（《后汉·孔融传》：我是李君通家子弟。）代为文儒。自先天以来。（先天，睿宗年号。元年，岁在壬子。）策名闻达，秉毫翰而践文昌。（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尚书省为文昌台，一本无“毫”字。）登禁掖者，纷纶华耀，（一作“纷华荣耀”。）继武而起。士大夫掉鞅于文囿者，（《左传》宣十二年：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注：掉，正也。鞅，羈也。掉，徒吊切。鞅，音养。）咸不得攀而伦之。乙亥岁，（贞元十一年也。）某自南徐来，（南徐，润州，宋置南徐州。）执文赋予，词有远致。又著论非班超不能读父兄之书，（“读”，一作“续”。）而乃徼狂疾之功以为名。（徼，古尧切。）吾知其奉儒素之道专矣。间以兄弟嗣来京师，会于旧里。若璩、在魏，（《后汉》：应奉，字世叔，有子，为司空掾。子璩，字休璩。璩兄，字德璩。《魏书》：应，弟璩，咸以文章显。璩，音渠。徒朗切。《集韵》：仗梗切，又丑亮切。）机、云入洛。（吴大司马陆抗二子，机字士衡，云字士龙，晋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张华。华曰：“伐吴之役，利在二隼。”《晋书》：二陆入洛，三张减价。）由是正声迭奏，雅引更和，播埙篪之音韵，调律吕之气候，穆然清风，（《诗》：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发在简素。非文章之胄，曷能及兹？况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赞关石，（贞元十年十一月，以浙西观察使王纬为诸道盐铁转运使。《书》：关石和钧。《汉书》：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荐冠银章，荣映江湖，则向时之美谈，必复其始。（《左传》：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某也谓余传卜氏之学，宜叙于首章。（卜子夏作《诗序》。）操斧于班、郢之门，（班，公输班也。郢，《庄子》云运斤成风者。）斯强颜耳。诗凡若

干首。

●卷二十二·序

○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杨凝，字茂功，虢州弘农人，大历十三年进士。初以吏部郎中为宣武军判官。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师。昌黎尝作《天星行》以送其来，今自京还汴，公作此序以送其往云。）

谈者谓大梁（宣武军，古大梁之地。）多悍将劲卒，亟就滑乱，（滑，音骨，亦乱也。亟，去吏切。）而未尝底宁。控制之术，难乎中道。盖以将骄卒暴，则近忧且至，非所以和众而民也；将诛卒削，则外虞实生，非所以城而固圉也。（《诗》：公侯干城。干，也。《左传》：亦聊以固吾圉也。圉，边陲也。）是宜慰荐彘谕，（彘，火羽、吁句二切。）纳为腹心，然后威怀之道备。圣上于是抚以表臣，赞以艺人，（《书》：大都小伯，艺人表臣。表臣，表干之臣。艺人，道艺之人。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晋为宣武军节度，是抚以表臣也。八月，以杨凝检校吏部，汴、宋、亳、颍观察判官，是赞以艺人也。）参刚柔而两用，化逆顺而同道。既去大憝，（《书》：元恶大憝。憝，恶也。）遂安有众。

故杨公以谋议之巢，（与“隙”同。）对扬王庭，（贞元十四年冬，凝朝正京师。）不逾时而承诏复命，（贞元十五年春，凝还汴。）示信于外诸侯。（“示”，一作“出”。）时当朝之羽仪，凡同官之寮属，皆饯焉。容受童孺，（公时年二十七。）使在末位。礼部郎中许公（许孟容，字公范。）以宏才奥学，已任文字，顾唱在席，咸断章而赋焉。谓工部郎中崔公，（崔群，字敦诗。）文为时雄，允宜首序。谓小子预离觞之馀沥，俾撰后序，编以继之。大凡军旅之制，赞佐之重，崔公序之备矣。膺命受简，欲默不敢，故书谈者之辞，拜手以献，用充余篇云。

○送崔群序（群，字敦诗。《唐史》有传。）

贞松产于岩岭，（贞，正也。）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八尺曰仞。）和气之发也，稟至和之至者，必合以正性。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贯岁寒，（《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贯字用礼器贯四时字。）故君子仪之。（仪，法也。）清河崔敦诗，（敦诗，系出清河。）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气，近仁复礼，（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物议归厚，其有稟者欤？有雅厚直方之诚，以正其性，恣论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欤？是故日章之声，（《礼记》：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振于京师。尝与陇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南阳韩安平（韩泰，字安平，）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旷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厉庄端毅，高朗振迈，说崔君之正；余以刚柔不常，造次爽宜，（爽，差也。）求正

于韩，袭和于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视，默与道合。今将宁覲东周，（东周，谓洛阳。）振策于迈，（《诗》：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且饯于野，或命为之序。

余于崔君有通家之旧，外党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学登于仪曹，（贞元八年，群试礼部，中其科。）易文于王庭。（易文，与扬同。）甲俊造之选，首雠校之列，（贞元十年，群举贤良方正，授秘书郎。）然吾不以是视之。于其序也，载之其末云。

○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

仆间岁（间，如字，近也。）骤游。（，州之界。音彬。，与疆同。）今戎帅杨大夫时为候奄，（杨朝晟，字叔明，为宁节度使韩游瑰都虞候。《左传》成十八年：张老为候奄。）尽护群校。（《汉·陈平传》：尽护诸将。校者，以木为栏格，军部用之。故军尉皆以校为名。）用笞法令。（汉景帝诏有司减笞法，定令。）不吐强御，（《诗》：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下莫有逗挠（《前汉》：廷尉当恢逗挠当斩。注，逗，留止也。挠，屈服也。）凌暴而犯令者。沉断壮勇，专志武力，出麾下，（麾，大将之旗，《汉书》多作“戏”。）取主公之节钺而代之位，（游瑰御士宽，军骄。张献甫来代，军遂乱。众胁监军，请以范希朝为节度。朝晟斩首恶者百余人，献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贞元九年，献甫卒，以朝晟为宁节度使。）冠者仰而荣之。（冠，武士冠也。，勇雉也。其斗一对死乃止。赵武灵王以表武士，汉虎贲服之。徐广云：“似黑雉，出上党。”）今又能旁贵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独孤宓，（贞元十一年登第。）署为记室，俾职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称于谈者之口。盖朝廷以勇爵论将帅，（《左传》襄二十一年：齐庄公为勇爵，殖绰、郭最欲与焉。）岂滥也哉？独孤生与仲兄连举进士，（贞元七年，举进士。）并时管记于汉中、新平二连帅府，（为山南西道节度严震掌书记。新平郡，即州。）俱以笔砚承荷旧德，位未达而荣如贵仕，其难乎哉！

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取河西、陇右之地。）积兵备虞，（《左传》：不备不虞。注，虞，度也。）县道告劳，内匮中府太仓之蓄，仅而获餍，投石而贾勇者，（《左传》：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入，禽之，曰：欲勇者贾余馀勇。）思所以奋力。论者以为天子且复河殳故疆，（殳，而宣切。）拓达西戎，（拓，音托。）而罢诸侯之兵。则曳裾戎幕之下，（《汉·邹阳传》：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专弄文墨，为壮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历览古今之变，而通其得失，是将植密画于借箸之宴，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然后谈笑樽俎，赋从军之乐。（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张鲁，降之。王粲作诗美其事

，略云：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移书飞文，谕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箠食壶浆，犒迎王师，在吾子而已！往慎辞令，使谕蜀之书。（汉武帝时，唐蒙通夜郎，中民大惊恐，上使司马相如责蒙，因以文告谕巴蜀民，以非上意。）燕然之文，（汉和帝时，窦宪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炳列于汉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琐琐者，恶足置齿牙间而荣吾子哉？

○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公谪永州时，吴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吴武陵，当作于永也。）

观室者，观其隅。（廉隅也。）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则其中必端庄宏达可居者也。人孰异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观，（杜君，名周士，贞元十七年中进士第。）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赞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总留府之政，（为桂管观察留後。）政是以光。其道不挠，好古书百家言，洋洋满车，行则与俱，止则相对，积为义府，（《左传》：《诗》、《书》，义之府。）溢为高文。恣而和，肆而信，岂《诗》所谓“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者耶？（《大雅·抑》之诗。）今往也，有以其道闻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为急，杜君欲辞争臣侍从之位，其可得乎？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乐杜君之道，作诗以言。余犹吴也，故于是乎序焉。

○送宁国范明府诗序

近制，凡得仕于王者，岁登名于吏部，吏部则必参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为曹，谓之甲。名书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书泊门下。每大选置大考绩，必关决会验而视其成。（成，谓成事品式。）有不合者，下有司，罢去甚众。由是吏得为奸以立威，贼知以弄权，诡窃窜易，（诡，古委切。窜，取乱切。）而莫示其实。必求端恣而习于事、辩达而勤其务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则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职。（益，迁也。）

有范氏传真者，始来京师，近臣多言其美。宰相闻之，用以为是职。在门下，甚获休问。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绩，复于有司，为宣州宁国令。咸曰：由邦畿而调者，命东西部尉以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季弟为殿中侍御史，（《旧史·范传正传》：言自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时又有范传式、传规皆中第。）以是言也告于其僚，（公时为监察御史，与传正为僚。）咸悦而尚之。故为诗以重其去，而使余为序。

○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南容，洪州人。）

昔汉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师，亦既充金马、（一有“盈”字。）石渠，（《公孙弘传》：待诏金马门。《扬雄传》：历金门，上玉堂。颜师古云：金门，金马门也。《施雠传》：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颜师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书也。《史记》：金马门，宦者署门，旁有铜马，故曰金马门。汉时，贤良待诏于此。《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大秘殿北，以阁秘书，萧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赋》云：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则又溢于诸侯，求达其道。故枚乘客于吴，（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郎中。）相如游于梁，（司马相如，字长卿，景帝时，以赀为郎。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邹阳、枚乘、严忌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其或致书匡主，用极其志，节之大者也；（谓濞谋逆，乘奏书谏。）适时观变，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谓相如也。）

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贞元元年，南容中进士第。）又膺邯郸之召，（邯郸，赵故都，盖本而言之。）北会元戎，直道自达，吾侪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礼述职，（《孟子》：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公卿多其仪。合度于易于之间，（《礼记·檀弓》：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注：易谓君礼，于谓臣礼。）虽枚生之节，长卿之道，无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礼备，复于辕门，（《项羽纪》：诸侯将入辕门。张晏注云：军行以车为阵，辕相向为门，故曰辕门。）我同升之友，（南容与公同登进士第。）是用荣其趣舍，惜其离旷，卜兹良夜，咏叹其美。比词联韵，奇藻递发。烂若编贝，（《东方朔传》：齿若编贝。）粲如贯珠。（《礼记》：累累乎，端如贯珠。）琅琅清响，交动左右。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阙其述，命系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习为吏者，恒病于少文。（《汉·周勃传》：其椎少文如此。）故给而不肆；饰于华者，尝病于无断，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学于诗有年矣，吟咏风赋，颇闻于人。至于是州，（永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赞戎事而乡群吏，甚直且武，岂所谓吏而华者耶？以府丧罢去，（谓刺史崔君敏卒。）择而之乎有礼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际于礼，则吾不知也。

○送苑论登第后归覲诗序

八年冬，（贞元八年。）余与马邑苑言扬（论字言扬，齐大夫苑何忌之后。）联贡于京师。自时而后，车必挂慧，（于岁切，又音慧，车辅也。）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达于昭代；究其文，辩其胜于太常。探而讨之，则明韬于厚之质，行浮于休显之闻。游公卿之间，质直而不犯，恪谨而不慑。交同列之群，以诚信闻。余拜而兄之，以为执谊而固。临节不夺，在兄而已。

是岁小司徒顾公守春官之缺，而权择士之柄。（户部侍郎顾少连权礼部侍郎，知贡举。）明年春，（贞元九年。）同趋权衡之下，并就重轻之试。观其掉鞅于术艺之场，（掉鞅字，出《左传》宣十二年，公凡两用之。）游刃乎文翰之林，（《庄子》：恢恢乎游刃有馀地矣。）风雨生于笔札，（“生”，一作“交”。）云霞发于简牍，左右圜视，（贾谊言：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圜视，谓圜睛正视也。）朋侪拱手，甚可壮也。二月丙子，有司题甲乙之科，（《汉·儒林传》：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补文学掌故。）揭于南宫，（南宫，礼部。）余与兄又联登焉。余不厚颜怀愧而陪其游久矣。

夏四月，告归荆、衡，拜手行迈，轮移都门之辙，辕指秦岭之路。（秦岭，南山。）方将高堂称庆，里更贺，（，音翰，闾也。）曳裾峨冠，荣南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楼，高视刘表之榻，（董卓作乱，王粲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作赋。）桂枝片玉，（《晋书》：郗诜为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艰，（《诗》：周道如砥。砥，砺石，言其平也。）带江、汉之浩荡，（《汉史》：黄河如带。带江、汉者，视之如带也。）以谈笑顾眄，超越千里而无倦极也。

（《汉书》：《上林赋》：穷极倦■A 4 5。）然而景炽气燠，往即南方，乘陵炎云，呼吸温风。可无敬乎？慎进药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饯于霸陵，列筵而觞，送远之赋，圭璋交映。或授首简于余曰：“子得非知言扬者乎。（一无“得”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书之，编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让，贵传信焉尔。

○送萧炼登第后南归序

始余幼时，拜兄于九江郡，（汉九江郡，在唐属淮南道。自唐以来，以江州为九江。）睹其乐嗜经书，慕山藪，凝和抱质，气象甚茂，虽在绮纨，（《汉书》：班伯在绮襦纨之间。绮，细绌。纨，素也。）而私心慕焉。厥后窃理文字，先礼而冠，（《礼记》：二十曰弱冠。）遇兄于泽宫之中。（《礼记》：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注云：泽，宫名。）观其德如九江之拜，盖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战艺三北，（《史记》：管仲三战三走，鲍叔不以为怯。《汉·高祖纪》“追北”字注，韦昭曰：北，右臂字也，背去而走也。师古曰：北，阴幽之处，故谓退败奔走者为北。《老子》曰：万物向阳而负阴。《说文》：北，乖也。《史记》曰：纣为朝歌北鄙之音。北，败也。鄙，陋也。是知北即训乖训败，无劳借音。）左次陋巷。（《易》：师左次无咎。）余亟会于其居，（亟，去易切。）视其道如泽宫之遇，亦挫抑所不

能屈也。逾时而名擢太常，（贞元十二年，礼部侍郎吕渭知贡举，试《日五色赋》、《春台晴望诗》，炼中第。）声动京国，士辈仰慕，顾眄有耀。余获贺于蔡通儒氏，窥其志，如陋巷之会，又得意所不能迁也。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B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于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

吾兄先觉而守道，独立而全和，贞确端懿，雅不羁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天官，吏部也。）告余东游，是将乘商於，（商於，即今之商州。其西二百里，有古於城，张仪献商於之地，即此。）浮汉池，历郢城，下武昌，复于我始见之地。则朋旧之徒，含喜来迎；宗姻之列，加礼以待；舟舆所略，贺声盈耳；离群之思，（《礼记》：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行益少矣。仆不腆，（腆，善也。）见邀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达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覲省序

陇西辛殆庶，（殆庶与班肃同年进士，公亦尝有序送之。）猥称吾文宜叙事，晨持缣素，以班孝廉之行为请。（贞元十七年，礼部侍郎高郢知贡举，班肃第一。）且曰：“夫人殆所谓吉士也。愿而信，质而礼。言不黷慢，行不迸越。其先两汉间继修文儒，世其家业。（班固自序，言之详矣。）其风流后胤，耽学笃志之士，（耽，都含切。）往往出于其门。今夫人研精典坟，不告劬。（劬，劳也。，羊至切。）属者举乡里，登春官，获居其甲焉。家于蜀之东道，其严君以客卿之位，赞是方岳，（《书》：诸侯朝于方岳。此言方岳，谓东川节度使。）为大夫良。今将拜庆宁覲，光耀族属，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郑，外王父以将相之重，九命赤社，为诸侯师。（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贞元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周礼·大宗伯》云：九命作伯。《韩诗外传》：将封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为社。《左传》：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今又将亟驾省谒，从容燕喜，（《诗》：鲁侯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与河南独孤申叔、（申叔字子重。）赵郡李行纯、行敏等（行敏字中明。）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尝读《王命论》（班彪所作。）及《汉书》，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欤？相国冯翊王公，（德宗幸奉天，进封严震冯翊郡王、中书门下。贞元十三年卒。见震本传。晏元献曰：宜去“王”字。）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门子弟游文章之府者，吾尝与之齿。（震子卞戒、协、公弼、公贲。）彼生严氏之出欤？承世家之儒风，沐外族之休光。彼生专圣人之书，而趋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谈，濡翰于素，因寓于辞曰：为我谢子之舅氏，珠玉将至，得无修容乎！（《礼记》曰：入于其厩而修容焉。注：更庄饰也。）

○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

河东，古吾土也，（《左传》：温吾故也。语法本此。柳氏本河东人也。）家世迁徙，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徜徉临望，（徜徉，音旁羊，徘徊也。）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离骚》：又何怀乎故都。）日以滋甚。独孤生，周人也，（独孤生，名申叔，字子重，贞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爱慕文雅，甚达经要，才与身长，（上声。）志益强力。挟是而东，夫岂徒往乎？温清奉引之巢，（与“隙”同。）必有美制。倘飞以示我，我将易观而待，所不敢忽。

古之序者，期以申导志义，不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晋，出吾斯文于笔砚之伍，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诟，古候切。）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栝羽之道，（《家语》：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乎犀甲。如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镞，作木切。）圣人以为重。豆卢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馁为惧，恤恤焉游诸侯求给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专志于学，饰乎外者未大，吾愿子以《诗》、《礼》为冠履，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为佩服，琅乎璜冲牙之响发焉，（《诗》“杂佩”注，谓珩璜琚冲牙之类。又《记》：佩玉有冲牙。注：冲牙居中，以前后触也。璜，美玉名，出昆仑。璜，渠幽切。）煌乎山龙华虫之采列焉，（华虫，雉也。）则揖让周旋乎宗庙朝廷斯可也。惜乎余无禄食于世，不克称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诗而序云。

○送赵大秀才往江陵谒赵尚书序（在永州作，序自可见。）

士之知感激许与，常欲以有报为志者，则凡志乎道者，咸愿为之。如赵生，庶乎哉！来谓余曰：“宗人尚书以硕德崇功，由交、广临荆州，（宗人，指赵宗儒也。元和初，检校礼部尚书、东都留守，三迁为吏部尚书、荆南节度使。一曰：赵昌，字洪祚，天水人。贞元二十年三月，自国子司业为安南都护。安南，即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转户部尚书，为岭南节度使。三年四月，迁荆南节度使。）仁我若子姓，（《汉书·田传》：跪起如子姓。《史记·外戚世家》：或不能成子姓。注云：郑玄注《礼记》云：姓者子姓，谓众孙也。）恩礼重厚。有贤子为御史，好学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欢欣交通，我诚乐为之用，甚不辞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后知人。方其急也，大惧不克报尚书公之恩，又惧无以当御史君之心以没。每念于是，未尝不■ A 2 8 然内伤

，（■A 2 8，许力切，伤痛也。）若受锋刃。自是而后，调药石，时饮食，生血补气，强筋植骨，荣卫之和，膂力之刚，迨今兹始全。然为人（一无“兹”字。）舒干抗首，文翰端丽，（一有“其”字。）材足以用，敢辞而往，以效于戏下。”（《汉书·韩信传》：居戏下。注：旌戏之下也。戏，大将之旗。戏，亦作“麾”。）其言云尔。

自吾窜永州三年，（一作四年。）赵生亟见。视其状，恭谨愿恚；（“恭”，一作“专”。）观其迹，温密简静；闻其言，径直端诚。自尚书之为荆州，（“之为”，一本止作“理”字。）异政日至。至则赵生喜起立，（“喜”，或作“震”。）伸目四顾，不啻若自己而为之者。诚宜有报知己之道，又诚宜有大贤而为之知也。是行也，赵生其将奋六翮，翔千里，以为辕门大府之重。（辕门，谓以车为门。）增羽仪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继之以辞。

●卷二十三·序别

○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李睦州坐李而贬。后以赦，始移永州。公时同武陵皆谪于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后作。）

润之盗，（鱼倚切，又音奇。）窃货财，聚徒党，为反谋十年。（李者，淄川王孝同五世孙。以父荫，累迁杭、湖二州刺史，贞元十五年二月，迁润州刺史、浙西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天下榷酒漕运，得专之，乃增置兵额。二十一年三月于润州置镇海军，以为节度使，而罢其盐铁使务。）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于是盗恐且奋，将遂其不善。（宪宗即位，不假借方镇，故倔强者稍入朝。元和二年，三表请覲，上许之，实无行意，杀留后王澹等。）视部中良守不为己用者，诬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问，馆于睦。自门及堂，皆其私卒为卫。天子之卫不得摇手，辞卒致具。有间，盗遂作。

（元和二年十月，诏征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据润州叛。）而庭臣犹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初贬循州。）既上道，盗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战且走，乃得完为左官吏。（左官，犹左迁。）无几，盗就擒，斩之于社垣之外。（润州大将张子良等执以献，斩于独柳树。《书》：不用命戮于社。社为阴，阴主杀也。）论者谓宜还睦州，以明其诬。既更大赦，（元和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始移永州，去长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尝自言。

吴武陵，刚健士也。怀不能忍，于是踊跃其诚，铿锵其声，出而为之诗，然后谦于内。（谦，苦簞切，愜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衔匿而未发且久，闻吴之先焉者。（“焉”，一作“言”。）激于心，若钟鼓之考，（考，击也。）不知声之发也，遂系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涪州，即南霁云之子承嗣也。转载承嗣为涪州

刺史。刘辟反，以无备谪永州，后以赦移澧州。涪，音浮。）

越有纳官之令以胜大敌，（《越语》：王令军中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政。孤子寡妇疾疚贫病者纳官其子。注云：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汉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汉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骑，取以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国家宠先中丞，（御史中丞南霁云死节睢阳。）迈古人之烈，（迈，过。烈，业也。）故君自未成童，（霁云死事，其子承嗣七岁，即授婺州别驾，历刺施、涪二州。成童，十五以上。）品常第四，人犹曰于古为薄。汉北地都尉，（音昂。）以不胜任陷匈奴，而子单侯于瓶。（汉文十四年，匈奴寇边，杀都尉孙。其子单以父力战死事，封瓶侯。班彪《北征赋》：吊尉于朝那。）济北相韩千秋以匹夫之谅，奋触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汉·功臣表》：韩延年以其父千秋击南越死事，封为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锡，犹挫于有司之手，始由施州为涪州，蜀道寇，（永贞元年八月，西川节度行军司马刘辟反。，其京切。）昼不释刃，夜不释甲，曰：“我忠烈胤也，（忠烈，霁云谥也。）期死待敌。”敌亦曰：“彼忠烈胤也，尽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笔削之吏，以簿书校讨赢缩，受谴兹郡，（兹郡，即永州。）凡二岁。

朝廷建大本，贞万邦，（《书》：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谓元和四年闰三月，立邓王宁为太子。）庆泽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声之大，裕蛊之志，（《易》：裕父之蛊。音古。）宜尤被显宠者也。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逾于长史。以是进秩，人犹曰且有后命。永州多谪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欢愉异于他部。优诏既至，而君适讎于文。（讎，合也。文，诏令也。谓合于诏令当量移也。讎，是周切。）其往也独，故凡羡慕之辞，无不加等。

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肃之美，四方之求忠壮义烈者，将于君是观。凡君子之志，欲其优柔而益固，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为祝，则拱璧大鼎，（《老子》：虽有拱璧，以先驷马。《春秋》：取郟大鼎。）乌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义序（一本有“之任”二字，非。）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于觴。（觴，实曰觴，虚曰觴，皆酒器。）追而送之江之浒，（一本“江”下无“之”字。《诗》：在河之浒。浒，音虎，水涯。）饮食之。（《诗》：饮之食之。皆去声。）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若，汝也。其下“受若”、“怠若”、“盗若”，并同义。）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

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一本无“以”字。）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一本无“如吾民何”四字。）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县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一本作“老弱宁怀诈暴弭忤。”）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与，去声。）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送薛判官量移序（薛判官，名巽。自连州量移朗州。朗州，即今鼎州也。连与永相接，永又鼎之经途，故公送以序。）

仕于世，有劳而见罪，凡人处是，鲜不怨怼忿愤，（怼，音队，忿，房吻切。）列于上，诉于下，此恒状也。（恒，胡登切。）异于恒者，其道宜显。薛生司货贿于军兴之际，兵乱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东皆传道之，可以为劳矣。而竟连大狱，以至于放。（巽始佐河北军，有劳未及录。会其长子皋谟及董溪以罪闻，巽坐贬。）不戚于貌，不悻于心，乐以自肥，而未尝尤于物，其有异于恒矣哉。

朝廷施恩泽，（一有“大”字。）凡受谪者，罪得而未薄，（“未”，一作“末”。）乃命以近壤。薛君去连而吏于朗，是其渐于显欤？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有异于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虽欲辞显难矣。

○送李渭赴京师序（渭，唐宗室子。此序，公作于柳州。）

过洞庭，上湘江，（湘，水名，《汉志》云：出零陵郡阳海山，北入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漓水，今之桂江，水出零陵。漓，力支切。）出荔浦，（荔浦，县名。）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弃美仕就丑地，无所束缚，自取瘴疠。后余斥刺柳州，（元和十年，公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如”，一作“为”。）

明时宗室属子当尉畿县，今王师连征不贡，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读书为诗有干局，久游燕、魏、赵、代间，知人情，识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国事，不求获乎己，而已以有获。（蜀本无“乎己”二字，或作“不求获而已有获。”）予嫉其不为是久矣。今而曰将行，请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严公颉下第归兴元覲省诗序

严氏之子有公颉者。（严震，字遐闻。建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

南西道节度使，封冯翊郡王。四子：卞戒、协、公弼、公贶。）退自有司，踵门而告柳子曰：“吾献艺不售于仪曹之贾，（仪曹，礼部。）货不中度，敢逃其咎！诘朝将行，愿闻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谕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向；以淬砺之诚，（淬，音へ。砺，音厉。）修其文雅。行当承教戒于独立之下，（《论语》：尝独立，鲤趋而过庭。）发清源，（，音浚。）激扬洪音。沛哉！铿铿乎充于四体之不暇，吾何敢去子！”

恭惟相国冯翊公，（贞元十二年，震同平章事。）有大勋力盈于常。（《周礼》：凡有功者书于王之太常。太常，名也。日月为常，交龙为。）极人臣之尊，分天下之忧。殿邦坤隅，（《诗》：殿天子之邦。汉中西，为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黼黻，命服也。“黻”，即“绘”字。）不知耕农之勤劳，物役之艰难。趋其庭，有魏绛之金石焉；（《左传》襄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磬，女乐二八。晋侯以半赐魏绛，绛始有金石之乐。）候其门，有亚夫之戟焉。（汉制，假戟以代斧钺。戟，前驱之器。又《匈奴传》注：戟，有衣之戟。唐制，王公门设戟。，音启。）中人处之，不能无傲。而子之伯仲，皆脱略贵美，服勤儒素，退托于布衣韦带之任，如少习然。故继登上科。（贞元五年，公弼登第。）以及于子。是可举严氏之教，诵乎他门，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内讼，（《书》：负罪引慝。注：慝，恶也。《论语》：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谦如此，其何患乎贾之不售而自薄哉！于是文行之达，（一有“者”字。）若高阳齐据者，（据贞元二年中第。）偕赋命余序引。余朴不晓文，故书严子之嘉言，编于右简，窃褒贬之义以赠。

○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元秀才，公瑾也。集有《答贡士元公瑾书》，亦谓其有文行而不能荐于有司。）

周乎志者，（周，至也。）穷蹶不能变其操；（蹶，音致，合也，又碍也。操，去声。）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静，勇于讲学，急于进业。既游京师，寓居仄陋，无使令之童，阙交易之财，可谓穷蹶矣。而操逾厉，志之周也。才浚而清，词简而备，工于言理，长于应卒。

（仓忽切。）从计京师，受丙科之荐。（丙科，见《汉·儒林传》。）献艺春卿，当三黜之辱，（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可谓屈抑矣。而名益茂，艺之周也。苟非处心定气，则曷能如此哉！

余闻其欲退家殷墟，（《左传》定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卫州也。）修志增艺，惧其沉郁伤气，怀愤而不达，乃往送而谕焉。夫有湛卢豪曹之器者，（越句践有宝剑五：纯钩、湛卢、镆铉、豪曹、巨阙

。《吴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欧冶子造剑三：鱼肠、豪曹、湛卢。《吴都赋》：纯钩，湛卢。注：二剑名。）患不得犀兕而之，（，旨兗、之转二切，细剖也。）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时，夫何患焉？磨砺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岁布衣束带，（孔子曰：束带立于朝。）偕计吏而造有司者，（汉武元光三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者，令与计偕。注云，计者，上计簿使也。偕，俱也。）仅半孔徒之数。（孔门有三千之徒，今半其数。）春官上大夫，（谓礼部侍郎。）擢甲乙（出《汉·儒林传》。）而升司徒者，（《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于孔氏高第亦再倍焉。仆在京师，（贞元六年，公至京师。）凡九年于今，其间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尝从俊造之后，（《王制》：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颇涉艺文之事，四贡乡里，而后获焉。（贞元九年，公始中进士第。）方之于钓者，丝纶不属，（之欲切。）钩喙甚直，怀有美饵，（“怀”，一作“嗜”。）而觖望获鱼之暮，（觖望，怨望也。觖，音决，又窥瑞切。）则善取者皆指而笑之。

今辛生固穷而未达，迟久而不试，褰衣之徒，（褰衣博带，见《汉·隽不疑传》。褰，大裾也。）视子而捧腹者，盖不之知焉。（一作“盖不乏焉”。）辛生尝南依蛮楚，（谓荆州也。）专志于学，为文无谬悠迂诬之谈，锻炼翦截，动可观采。故相国齐公，（贞元二年正月，齐映同平章事。）接礼加等，常为右客，（谢惠连《雪赋》：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且佐其策名之愿。（《左传》僖二十三年：策名委质。注云：名书于所臣之策。）遂笈典坟，（笈，负书箱也。笈，极晬切，又音及。）袖文章，北来王都，笑揖群伍。文昌下大夫（文昌，尚书省也。）上士之列，见而器异，争为鼓誉，由是为闻人。战术艺之场，莫与争锋。然而迁延三北，踟躅不振，岂其直钩而钓，怀美饵而羡鱼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则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欤！

今则囊如悬罄。（齐孝公伐鲁，谓展喜曰：“鲁国恐乎？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佣室寓食，方将适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栈道。（殆庶往南郑，谒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史记》：张良说汉王烧绝栈道。谓今之阁道也。）吾欲抑而不叹，其若心胸何？然吾闻焚舟而克，（《左传》文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手剑而盟者，（《公羊传》庄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皆败北之馀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气

，无乃发于是行乎？成拜赐之信，（《左传》僖三十三年：孟明谓晋人曰：“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刷压境之耻，（《公羊传》庄十三年：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无乃果于是举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遄，淳缘切，速也。）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谈者谓我言而中，（“而”，一作“尔”。）不犹愈乎！

○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崔九，名策，字子符。公尝有《与策登西山诗》。）

世有病进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经术兵农，曰：“庶几厚于俗，而国得以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且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唯其所尚文学，（一作“又举”。）移而从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虽兵与农皆然。”曰：“然则宜如之何？”曰：“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胜质，行无观，智无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国其以理，科不俟易也。”

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家有冤连，伏阙下者累月不解。（音懈。）仕将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复不惮万里，再岁不就选。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见隆，虽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风已厚，欲继之于无穷，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则是术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

仆智不足而独为文，故始见进而卒以废。居草野八年，丽泽之益，（《易》：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镞砺之事，（注见《豆卢膺序》。）空于耳而荒于心。崔子幸来而亲余，（“亲”，一作“覩”。）读其书，听其言，发余始志，若寤而言梦，醒而问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惧其悼时之往而不得于内也，献之酒，赋之诗而歌之，坐者从而和之，既和而叙之。（“叙”，一作“序”。）

○送蔡秀才下第归覲序

仆之始贡于京师，著者卦之曰：是所谓望而未睹，（“而”，一作“之”。）隐而未见，（《易》：隐而未见，行而未成。）党乎远而有荣者也。（党，他曩切，日无光也，不明也。）今兹岁在鹑首，若合于寿星，其果合乎？（岁在未曰鹑首。贞元七年辛未，公在京师，寿星属辰，酉与辰合，故至九年癸酉，公登第焉。）仆时悒然迟之，谓其诞慢怪迂，是将不然，然而仅置于怀耳，未克决而忘之也。后果依违迁就，四进而获，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不然，何其应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驰声耀誉，闻于

公卿，战艺之徒，推为先登，（《左传》隐十一年：颍考叔取郑伯之旗以先登。）而五就乡举，往则见罢，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欤？故君子之居易俟命，（《礼记》：君子居易以俟命。）乐天不忧者，（《易》：乐天知命，故不忧。一本无上五字。）果于自是也。君其励文学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觐承颜婆娑愉乐之暇，则充其经笥，茂是文苑，时焉逃哉？（焉，於虔切。）迟速之事，则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一本无“求益友”三字。）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汉书》：广武君说韩信曰：“兵有先声而后实。”一本“用”之下有“然”字，非。）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音冒，乱也。按韵，耗，虚到切，灭也，虚也，字从耗，不音冒。目字从毛，未详孰是，当考。）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目”，一作“耳”。）以故少不胜。

京兆韦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试其艺益工，久与居，益见其贤，然而进三年连不胜，是岂拙于为声者欤？或以韦生之不胜，为有司罪。余曰：非也。谷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过也；名誉既闻，而有司不以告，（“不以告”，或作“不取者”。）有司之过也。”（《谷梁传》昭十九年：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人之视听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即上云有司疲耗事。）古之道，名誉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韦生乐植乎内，不欲扬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誉以致其道，今韦生仗其文，简其友，思自得于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欤？将行也，余为之言，既以迁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释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乡论士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出《礼记·王制篇》。）坏而不复，士莫有就绪，故丛于京师。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登贤能之书，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为举首者，（举首字出《汉书》。）仍岁皆上第，过而就黜，时谓怪事，有司或不问能否而成就之。

中书高舍人，备位于礼部，攘袂矫枉，痛抑华耀。（《高郢传》：贞元中，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知贡举。时四方士务朋比，更相誉荐，以动有司，徇名亡实，郢患之，乃谢绝请谒，专取行艺。司贡部凡三岁，甄幽独，抑浮华，流竞之俗为衰。）首京师之贡者，（“首”，一作“会”。）再岁连黜

，辛生以是不在议甲乙伍中。其沉没厄困之士，阖户塞窦（《记·儒行》：儒有萑门圭窦。窦，穴也。）而得荣名者，连畛而起，（畛，止刃切，井田间陌也。）谈者果以至公称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简而有制，其行直而无犯，向使不闻于公卿，不扬于交游，又不为京师贡首，则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呜呼，名之果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归长沙。（长沙，潭州。）以辛生之文行，八年无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于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卷二十四·序

○送从兄罢选归江淮诗序（史传《年表》，公从兄无见焉。其曰从侄立，贞元十一年中进士第者也。一本作称，序谓“自淮阳从调抵于京师”，罢选而归，当在贞元十七八年在京时作。）

伯氏自淮阳从调，（淮阳，陈州。调，选也。）抵于京师。冬十月，牒计不至，摄衽而退，（摄衽，谓敛襟也。）顾谓宗元曰：“昔吾祖士师，（柳下惠为士师。）生于衰周，与道同波，为世仪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称之。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孟子赞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进不知向，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训也。然而阙_レ之养，（_レ，谓泔滑也。《礼·内则》：_レ_レ随以滑之。注：秦人溲曰_レ，齐人滑曰_レ随。_レ，息有切。_レ随，音髓。）乏庾釜之畜，（《论语》：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注：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逼进无成，（逼，笔力切，迫也。进，北诤切，走也。）东辕淮湖。虽欲脱细故于胸中，味道腴于舌端。勉修厥志，惧不恒久。（恒，胡登切。）子当慰我穷局之怀，祛我行役之愤，博之以文，发于咏歌。吾非子之望将谁望焉？”宗元再拜曰：“夫闻善不慕，与聋聩同；见善不敬，与昏瞽同；知善不言，与_レ同，则闻之先达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质，恢旷之弘量，敢无敬乎？有述祖之美谈，安道之贞节，敢无慕乎？睹徽容而敬，闻嘉话而慕，敢无言乎？言不称德，文不尽志，适为累而已矣！”于是赋而序之，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篇。

○送从弟谋归江陵序（公高祖讳子夏，徐州长史。此序首云：吾与谋由高祖王父而异，其别盖自此。然谋之父祖，《年表》谱系皆阙，无所稽。序言“吾触罪屏摈越、楚间六年”，此元和五年间作。）

吾与谋，由高祖王父而异。谋少吾二岁，往时在长安，居相迳也。与谋皆甚少，独见谋在众少言，好经书，心异之。其后吾为京兆从事，（公为尉。）谋来举进士，复相得，益知谋盛为文词，（一本作“辞”。）通外家书。一不再胜，惧禄养之缓，弃去，为广州从事。复佐邕州，连得荐举至御史，后以

智免，归家江陵。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日率诸弟具滑甘丰柔，视寒燠之宜，其巢则读书，（巢，与隙同。）讲古人所谓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励也。过永州，为吾留信次。（《左传》庄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具道其所为者。

凡士人居家孝悌恭俭，为吏祇肃。出则信，入则厚。足其家，不以非道；进其身，不以苟得。时退则退，尊老无井臼之劳。（井臼，见《后汉·冯衍传》。）和安而益寿，（“和安”，一作“安和”。）兄弟^{うう}以相友。（^{うう}，空旱切，乐也。）不谋食而食给，不谋道而道显。则谋之去进士为从事于远，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别九岁而会于此，视其貌益伟，问其业益习，叩其志益坚。於！吾宗不振久矣。识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谋之出处，庸非所谓人欤？或问管仲，孔子曰：“人也。”谋虽不识于管仲，其为道无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闻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谋之业良矣，而又增焉；志专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门，不道管、晏，（《孟子》：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则谋之为人也，（“人”下，一有“志”字。）其可度哉！

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谓永州时。）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又恨徒费禄食而无所答，下愧农夫，上惭王官。追计往时咎过，日夜反覆，无一食而安于口平于心。若是者，岂不以少好名誉，嗜味得毒，（《国语》：单襄公谓鲁成公曰：“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而至于耶！用是愈贤谋之去进士为从事以足其家，始终孝悌，今虽欲羨之，岂复可得？谋在南方有令名，其所为日闻于人，吾恐谋不幸又为吾之所悔者，（“悔”，一作“悟”。）将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谋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于事，虽履吾迹，将不至乎吾之祸，则谋何悔之有？苟能是，虽至于大富贵，又何栗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尔！

○送序（，公之族属也，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晋侍中景猷生二子耆、纯，耆太守号西眷，耆之子恭，四传而为方与公。其下五子，皆有传。纯又别而为二。子卓有子四人，号东眷。六世孙懿，三传而至道茂，又别为二，各有传。子厚，耆之裔也。登，即芳之子。公绰，温之子。皆有传可考。公曰“终老于夷”，序当在永州作。，音邈。）

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永徽二年，柳同平章事。）遭诸武，以故衰耗。（，为武后所恶，贬爱州刺史，寻杀之，籍没其家。）武氏败，犹不能兴。（一无“武氏败犹兴”五字。）为尚

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永贞年，吾与族兄登（登，字伯成。）并为礼部属。（公为礼部员外郎，登为膳部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绰更为刑部郎，（公绰，字起之，以吏部员外郎为西川武元衡判官，复入为吏部郎中。“刑”下，一有“吏”字。）则加稠焉。又观宗中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数，仁义固其素也。意者其复兴乎？（一无“其”字。）

自吾为隤人，（隤，与“戮”同。）居南乡，后之颖然出者，吾不见之也。其在道路幸而过余者，独得。质厚不谄，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后可以有受，择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积甚富，好慕甚正，若墙焉，必基之广而后可以有蔽，择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圣人之道，辅以孝悌，复向时之美，吾于焉是望。汝往哉，见诸宗人，为我谢而勉焉。无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己乎！吾去子，终老于夷矣！

○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昌黎铭公墓云：“舅弟卢遵，涿人。性谨顺，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逮其死不去。”观公此序信然矣。序云：“以余于南服，来从余居五年矣。”即铭之意。时当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扬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异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为大儒，兄弟三人咸为帝者师。（卢植，涿人，后汉时为尚书。植子毓，魏司空。毓子；，晋侍中。；子志，中书监。志子湛，司空从事中郎。四代有传。湛子偃。偃子昭。昭曾孙靖。靖三子：景裕、辩、光，皆为帝者师，号帝师房。景裕，魏国子博士，齐文襄帝师。辩，西魏侍中、尚书令，周武帝师。光，西魏侍中、将作大匠，恭帝师。详见《元和姓纂》。）其风之流者，皆好学而质重。

遵，余弟也。（遵，公舅之子，又一本作“余弟子也”。）广而不肆，巽而不慑。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礼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未尝去乎其中，盖由其中出者也。浸润以《诗》、《易》，动摇以文采。以余弃于南服，来从余居五年矣。未尝见其行有悖乎义，（悖，音佩，又蒲没切。）言有异乎行者。则余之弃也，适累斯人焉。以爱余而慰其忧思，故不为京师游，以取名当世。以桂之迹也，而中丞之道光大，（时御史中丞裴行立为桂管观察使。）多容贤者，故洋洋焉乐附而趋，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则宜奋翼鳞，（一无“则”字。）乘风波，以游乎无倪。（倪，分也。）往哉！其渐乎是行也。

○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吕渭，字君载，河中人。贞元中，为湖南观察使。四子：温、恭、俭、让。）

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厂抑无告，（厂，昨没切，持头发也。）以吁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ì ì 忡忡，（ì，音怡。忡

，敕中切。）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今有吕氏子名让，生而食肉，厌粱稻，欺罔，幼专靖，不好游，不践郊牧野，（《尔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不目小民农夫耕筑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独粹然怜天下之穷。（与“氓”同，田民也。）坐而言，未尝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积于中，得于诚，往而复，咸在其内者也。彼告而后知，示而后哀，由外以铄己，（铄，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积，诚之得，其为贤也莫尚焉。吕氏子得贤人之上资，增以嗜儒书，多文辞，上下古今，左程右准，（程，式也。）以为直道，（“直”，一作“其”。）其于远且大，若稼而谷，圃而蔬，不丐买而有也。今来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辞以通，然后及乎物也。吾将通其辞，干于仕，庶施吾道，愿一决其可不可于子何如？”

余曰：“志存焉，（“存”，一作“好”。）学不至焉，不可也；学存焉，辞不至焉，不可也；辞存焉，时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学而文之，（“而”下，一本又有“且”字。）又当主上兴太平，贤士大夫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从容以行，由于下，达于上，旁施其事业，若健者之升梯，举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误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舍是，吾无以为决。子其行焉。”（元和十年，让中第。）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使君，崔敏也。刺永而卒，公尝志其墓及以文祭之。有云：“某等咸以罪戾，谪兹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鸣銮适野，泛沿湘。广筵命乐，华烛飞觞。”与此序意同。序云于暮之春，当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环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会，（委会，水聚处。）则泓然为池，（泓，下深貌。）湾然为溪。（湾，水曲也。）其上多枫楠竹箭、哀鸣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腾波之鱼，韬涵太虚，澹滟里间，（澹滟，摇动也。澹，音淡。）诚游观之佳丽者已。

崔公既来，（元和中，以御史中丞崔公为永州刺史。）其政宽以肆，其风和以廉，既乐其人，又乐其身。于暮之春，征贤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连山倒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荡若无外。横碧落以中贯，陵太虚而径度。羽觞飞翔，匏竹激越。（匏，瓠也，可以为笙。）熙然而歌，婆然而舞，（婆然，舞貌。）持颐而笑，瞪目而倨，（瞪，澄应切。目直视也。）不知日之将暮，则于向之物者可谓无负矣。

昔之人知乐之不可常，会之不可必也，当欢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锡，而席之贤者，率皆左官蒙泽，（“左官”，或作“在官”。）方将脱鳞介，生羽翮，夫岂趑趄湘中（趑，千资切。趄，千余切。）为樵客耶

？（〈焦页〉，音憔。，音悴。）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而悼兹会不可再也，故为文志之。

○愚溪诗序（公尝与杨海之书云：“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而此言丘泉沟池堂溪亭岛皆具。序当作于书之后。所谓《八愚诗》，今逸之。可惜也已。）

灌水之阳（罗含《湘中记》：有灌水，有蒸水，皆注湘。）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为”，一作“曰”。）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说苑》：齐桓公出猎，入山谷中，见一老公，问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然。（《孔子世家》：洙泗之间，如也。，鱼斤切，争貌。）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乐，五教切。）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坻，音迟，小渚。）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二事并见《论语》。）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专得而名焉。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娄秀才，名图南。公集有《酬娄秀才病中见寄诗》，有《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诗》，有《送图南游淮南将入道序》。今又有此序。娄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则此《诗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故”，一作“以”，又作“必”。）伸于歌咏，是有其具（“是”下，一有“故”字，或作“是故有济世之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

，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一无“以”字。）以悼时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预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间，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将俟夫木铎以间于金石。大凡编辞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寺在永州。公尝为作《西亭记》，其诗亦具于集。以记考之，亭已作于元和四年，诗序当继作。）

余既谪永州，以法华浮图之西临陂池丘陵，大江连山，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遂伐木为亭，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气”，一作“氛”。）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周藏书室史之柱下也，因以为官名。老聃尝为柱下史。此云由柱下史，御史也。）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

昔赵孟至于郑，赋七子以观郑志。（《左传》襄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克己其慕赵者欤？卜子夏为《诗序》，使后世知风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欤？诚使斯文也而传于世，庶乎其近于古矣。（一无“于”字。）

○序饮（《小丘记》作于元和四年，此序当作于记后。晏元献本题曰：《序饮》、《序棋》二篇，古本或有或无。）

买小丘，（即愚丘也。）一日锄理，二日洗涤，遂置酒溪石上。向之为记所谓牛马之饮者，（《钴牟母潭西小丘记》云：其石之突怒偃蹇争为奇怪者，不可胜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离坐其背。（《礼记》：离坐离立。注云：离，两也。今此“离坐”与记不同。）实觞而流之，接取以饮。乃置监史而令曰：（《诗·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注云：立监以视之，又助以史，使督酒。）当饮者举筹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γ。（洄，■A 4 6 洄也。γ，伏流也，洄，胡雷切。γ，房六切。）不止于互，（音迟，小渚，与“坻”同。）不沉于底者，过不饮。（“过”下，一有“至”字。）而洄而止而沉者，饮如筹之数。既或投之，则旋眩滑汨。（眩，荧绢切。）若舞若跃，速者迟者，去者住者，（“住”，一作“留”。）众皆据石（一有“位”字。）注视，欢以助其势。突然而逝，（突，又没切。）乃得无事。于是或一饮，或再饮。客有娄生图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或作“洄一止一沉一”。）独三饮，众乃大笑欢甚。（娄生未必拙，众人未必巧。或饮或不饮者，溪流不可必，而人事有幸不幸也。士有操名宦之筹以角胜负于世途之风波者，其为幸不幸又可胜计耶！）余病痞，（部鄙

切，腹内结痛也。）不能食酒，（《汉》：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注云：食酒者，谓能多饮，费尽其酒，犹云食言焉。）至是醉焉。遂损益其令，以穷日夜而不知归。

吾闻昔之饮酒者，有揖让酬酢百拜以为礼者，有叫号屡舞（《诗》：或不知叫号。又曰：屡舞_亻欺_亻欺。）如沸如羹以为极者，（《诗》：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如蝮如螭，如沸如羹。）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孟子》：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公意盖谓嵇、阮之类也。裸，鲁果切。裎，音呈。袒裼，音但锡。）有资丝竹金石之乐以为和者，有以促数_纟逖而为密者，（数，音朔。）今则举异是焉。故舍百拜而礼，无叫号而极，不袒裼而达，非金石而和，去_纟逖而密。简而同，肆而恭，_ㄅ_ㄅ而从容，于以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饮》以贻后之人。

序棋（棋出公之新意，然观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观其始与末，有似棋者。”故叙其谪居零陵时间有以寓意焉耳。）

房生直温，与予二弟游，（公二弟，宗直、宗一。）皆好学。予病其确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规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

（《西京杂记》：汉元帝好击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尽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李商隐诗云：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云：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今谱中具有此法。子厚《序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房于是取二毫，如其第书之。既而抵（一无“抵”字。）戏者二人，则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其使之击触也，必先贱者，不得已而使贵者，则皆_亻栗焉_亻昏焉，（“_亻栗”，一作“标”。）亦鲜克以中。其获也，得朱焉则若有余，得墨焉则若不足。

余谛睨之，以思其始，则皆类也，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者其善而朱之，（一无“之”字。）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其易彼而敬此，（易，以豉切。）遂以远焉。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无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其敬而易者，亦从而动心矣，（“心”，一作“止”。）有敢议其善否者欤？其得于贵者，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一本作“有气不扬而志不荡者欤”。）其得于贱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其所谓贵者，有敢轻而使之者欤？其所谓贱者，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彼朱而墨者，相去千万不啻，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余墨者徒也，观其始与末，有似棋者，故叙。

●卷二十五·序隐遁道儒释

○凌助教蓬屋题诗序（凌助教士燮，苏州吴人。观序辞，公尚在京师时作。）

儒有蓬户瓮牖而自立者，（《礼记》：儒有萑门圭窬，蓬户瓮牖。）河间凌士燮穷讨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为儒官，守道端庄，植志不回。在京师十二年，家本吴也，（用汉杨惲“家本秦也”文法。）欲归而不可得，遂构蓬室，以备揖让之位。栋宇简易，仅除风雨，（《诗》：风雨攸除。除，去也。）盖大江之南，其旧俗也。由是不出环堵，（《礼记》：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方丈曰堵。）坐入吴甸，包山震泽，（震泽中有包山。包山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谓“夫椒”是也。震泽亦曰具区，即今之太湖是也。在吴县南。）若在牖外。所谓求仁而得，（《论语》：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斯固然欤！与夫南音越吟，（《左传》成八年：晋人以楚大夫钟仪归，囚诸军府，九年，晋侯使与之琴，操南音。《史记》：越人庄舄仕楚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执圭，亦思越否？”中谢曰：“彼思越则越声，不思则楚声。”使人听之，犹越声也。）慕望而不获者，异日道也。夫厚人伦，怀旧俗，（《诗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又曰：国史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因六义之本。

（《诗序》：故诗有六义焉。）群公是以有发德之什，书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韩丰群公诗后序（一无“群公诗”字。万州刺史韩某，子三人：慎、丰、泰。慎为温县主簿。公有志。丰字茂实。泰字安平。此送茂实也。《新史》附《王叔文传》：贞元二十年，与公同为监察御史。故云遇于上京，盖在京师时作。）

春秋时，晋有叔向者，（晋大夫羊舌职之子曰，字叔向，一字叔誉，伯华之弟也。）垂声迈烈，显白当世。而其兄铜伯华，（鲁襄公三年，伯华为铜大夫，代其父为中军尉。《家语》：孔子闲处，叹曰：“向使铜伯华无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注：铜，晋别县，在上党。，音题。）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与叔向游者，罕知伯华矣。然仲尼称叔向曰“遗直”“由义”。（《左传》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其亲。”又曰：“杀亲益荣，犹义也夫。”《左氏》作“犹义”，《家语》作“由义”。）又称伯华曰“多闻”“内植”。（《家语》：其为人之渊源也，多闻而难诞，内植足以没其世，盖铜伯华之行也。）进退两尊，荣于策书，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废。

宗元常与韩安平遇于上京，（贞元九年，公中进士。十一年，泰中进士。）追用古道，交于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实，敦朴而知变，弘和而守节

，温淳重厚，与直道为伍。常绩文著书，（一作“尝又著书”。）言礼家之事，条综今古。（综，作弄切。）大备制量，遗名居实，澹泊如也。（澹，音淡。）他日当为达者称焉，（连上文意。达者谓孔子也。《史记》：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达”，一作“识”。）在吾侪乎？则韩氏之美，亦将耀于后矣。（，胡本切。耀，弋笑切。）今将浮游淮湖，观艺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赵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备，词旨甚当。余谓《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终义。（一本有“先经以后经以”六字。杜预《左氏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大《易》之制，《序卦》处末。然则后序之设，不为非经也。于是编其饒诗若干篇，记于末简，以贶行李，遂抗手而别。（一本有“丰之季弟泰知名与余善”十字。）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一本无“将入道”三字。）

仆未冠，求进士，（贞元六年，公求进士，年十八，故曰未冠。）闻娄君名甚熟。其所为歌诗，传咏都中。（一作“中都”。）通数经及群书。当时为文章，若崔比部、（崔鹏，字元翰，贞元六年，自知制诰罢为比部郎中。）于卫尉，（于邵，字相门。）相与称其文。众皆曰纳言曾孙也。（娄师德，武后时以抚定河北，进纳言，世称为长者。）而又有是，咸推让为先登。后十馀年，仆自尚书郎谪来零陵，（永贞元年，公自礼部员外郎贬永州司马。零陵，永州。）覩娄君，（覩，遇见也。）犹为白衣，居无室宇，出无僮御。仆深异而讯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沛焉而有馀，吾无有也。不则饜饮食，驰坚良，（坚车良马。）以欢于朋徒，相贸为资，（贸，以货易财也。）相易为名，有不诺者，以气排之，吾无有也。不则多筋力，善造请，朝夕屈折于恒人之前，走高门，邀大车，矫笑而伪言，卑陋而句俞。（《庄子》云：卑陋失色。句，音虚。俞，音俞，美也。）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无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劳，故舍之而游，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今洪州即豫章，广州即南海也。）复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饵药为寿，未尽其术，故往且求之。”（往，一作“行”。）仆闻而愈疑。往时观得进士者，不必若娄君之言，又少能类娄君之文学，（“少”，一作“不”。）又无纳言之大德以为之祖，无比部、卫尉以为之知，而升名者百数十人。今娄君非不足也，顾不乐而遁耳。因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于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异其遁于名，而又德其久留于我也，故为之言。

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诏，（亟，丘吏切。）娄君智可以任职用事，文可以宣风歌德，行于世

，必有合其道而进荐之者。遽而为处士，吾以为非时。将曰老而就休耶？则甚少且锐；羸而自养耶？则甚硕且武。问其所以处，咸无名焉。若苟焉以图寿为道，又非吾之所谓道也。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苦簞切，愜也。）虽夭其谁悲？今将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咀，子与切。嚼，疾爵切。）无事为闲，不死为生，则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

仆尝学于儒，持之不得，以陷于是。以出则穷，以处则乖，其不宜言道也审矣。以吾子见私于仆，而又重其去，故窃言而书之而密授焉。

○送易师杨君序

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伉，苦浪切，敌也。“伉”，一作“能”。）务新以为名，纵辩以为高，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不违古师以入道妙，若弘农杨君者其鲜矣。御史中丞崔公。（时崔能为永州刺史。）博而守儒，达而好礼，故杨君之来也，馆于燕堂，馈之侯食，（一作“馈以侯食”。）日命合邦之学者，论说辩问，贯穿上下，（《汉书》：司马迁贯穿上下数千载间。）挥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诞而不乖于圣，理若肆而不失于正，不为他奇以立名氏，姑务达其旨而已。古人谓驾孔子之说者，（《扬子》：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将复驾其所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驾，犹传也。）杨君固其徒欤？

宗元以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宜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书》：命夔典乐，教胄子。）昔尝游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贤连帅、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周礼·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皆用儒先，（先，犹言先生也，汉有邓先。）而杨君之道未列于博士，则谁咎欤？无乃隐其声，含其美，以自穷欤？夫以退让自穷于丰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习《易》之说而废其道也。于将行而问以言，敢以变君之志。

○送徐从事北游序（“徐从事”，一本作“徐生”。）

读《诗》、《礼》、《春秋》，莫能言说，其容貌充充然，而声名不闻传于世，岂天下广大多儒而使然欤？将晦其说，讳其读，不使世得闻传其名欤？抑处于远，仕于远，不与通都大邑豪杰角其伎而至于于是欤？不然，无显者为之倡，以振动其声欤？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盖生者，观生亦非晦讳其说读者，然则徐二者为之决矣。生北游，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显者，由是其果闻传于世欤？苟闻传必得位，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

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

○送诗人廖有方序（公尝有《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即谓此也。公此序与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一同。）

交州（汉交州统南海等九郡，吴分置广州，而交州治交趾，唐为安南都护治所。）多南金、（《诗》：大赂南金。张华见纪瞻等曰：“皆南金也。”）珠玕、（音几，珠不圆者为玕。）玳瑁、（《异物志》云：玳瑁如龟，生南海，大者如，背上有鳞，鳞大如扇，有文章。将作器，则煮其鳞如柔皮。玳，音代。瑁，音昧。）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粉葩瑰丽，（葩，披巴切。瑰，姑回切。）而罕钟乎人。（钟，聚也。）

今廖生刚健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中”，一作“内”。）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粉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果能是，则吾不谓之恒人也，（一作“矣”。）实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昌黎集》有《赠元十八协律诗》，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公尝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书罪余，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皆谓此序也。元十八，未详其名，唯白乐天《游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虚者，疑即其人也。）

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老子传》：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者，岂谓是耶？）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杨朱、墨翟、申不害、商鞅也。）刑名纵横之说，（《汉·艺文志》：九流有刑、名、纵横家。）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

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闳旷而质直，物无以挫其志；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蹶其道。（一有“而”字。蹶，音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A 1 2，（奇■A 1 2，不正也。“■A 1 2”，与“斜”同。）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气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老聃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守雌”，一本作“存雄”。）

及至是邦，以余道穷多忧，而尝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陈其大方，勤以

为谕，余始得其为人。今又将去余而南，历营道，（营道，汉县名，属零陵郡。）观九疑，（《郡国志》：营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经注》云：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也。）下漓水，（注：漓水出零陵，漓，力支切。《汉书》作“离”字。）穷南越，以临大海，则吾未知其还也。黄鹄一去，青冥无极，安得不冯丰隆、（丰隆，云师。《楚辞》“吾令丰隆乘云兮”是也。）诉蜚廉，（《吕氏春秋》曰：蜚廉，风伯名。）以寄声于寥廓耶！

○送贾山人南游序

传所谓学为己者，（《论语》：古之学者为己。）是果有其人乎？吾长京师三十三年，（公生于代宗大历八年，至德宗贞元五年，年十七，举进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学宏词科，为集贤正字。十七年，调蓝田尉。十九年，拜监察御史。二十一年，顺宗立，迁礼部员外郎。是为三十三年。）游乡党，入太学，取礼部吏部科，校集贤秘书，出入去来，凡所与言，无非学者，盖不啻百数，然而莫知所谓学而为己者。及见逐于尚书，居永州，（宪宗即位，公以附王叔文，出为邵州刺史。十一月，贬永州司马，在永凡十载。）刺柳州，（元和十年正月，始召公至京师，三月，复出为柳州刺史。）所见学者益稀少，常以为今之世无是决也。

居数月，长乐贾景伯来，（“景”，一作“宣”。）与之言，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昔之为文章者，毕贯统，（“毕”，一作“必”。）言未尝讪皮，（《孟子》：讪皮辞知其所蔽。讪皮，彼义切，险陂也。）行未尝怪。其居室然不欲出门，（，于今切，静也。）其见人侃侃而肃。（侃侃，和乐之貌。）召之仕，怏然不喜；导之还中国，视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为道而已尔”。若然者，其实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贾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则居，其匮也则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于今世，其果逃于匮乎？

吾名逐禄贬，言见疵于世，奈贾君何？于其之也，即其舟与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匮己之虚，（一作“或蹶其途，匮乎己之虚”。蜀本云：或“以”字下疑脱两字。）或盈其庐，孰匮孰充？为泰为穷，君子乌乎取？以宁其躬。”若君者之于道而已尔，世孰知其从容者耶？

○送方及师序

代之游民，（游民，闲民无职事者。）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恧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以故为文章浮屠，率皆纵诞乱杂，世亦宽而不诛。今有方及师者独不然。处其伍，介然不逾节；交于物，冲然不苟狎。遇达士述作，手辄缮录，复习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于践青折萌，泛席灌手，虽小教戒，未尝肆其心，是固异夫假托为者也。

薛道州、刘连州，文儒之择也，馆焉而备其敬，歌焉而致其辞，（薛道州，伯高也。刘连州，禹锡也。公有《道州文宣王庙碑》，云“河东薛公伯高，由尚书刑部郎中为道州”。禹锡亦有《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诗》，序云：“予为连州，居无何，而方及至，出戒中诗一篇以贶予，其词甚富。留一岁，观其行，结矩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云“馆焉而备其敬，歌焉而致其辞”，盖谓此也。）夫岂贷而滥欤？余用是得不系其说，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昌黎集》有《送浮屠文畅序》云：“喜为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所行，必请于缙绅先生，以求咏歌其志。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诗。”然公之诗，今无传矣。韩又有《送文畅师北游诗》，意与公此序同时作。）

昔之桑门上首，（桑门，沙门也。袁宏云：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东汉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相国曰：“以赎愆罪。”诏报曰：“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支遁，字道林，《晋史·王羲之传》：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谢安传》：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道安、（《习凿齿传》：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远法师、（东晋释慧远也。住庐山。《庐山记》云：远法师送陶元亮、陆修静，不觉过虎溪，因相与大笑。）休上人，（宋桑门惠休，姓汤氏。《宋书》：谢灵运孙超宗，随父岭南。元嘉末得还，与惠休道人来往。又《文选》有休上人诗，与鲍照明远诗相接。意明远亦当时与之游从者。）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解并见上。）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宗门有三印，谓印空、印水、印泥。）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今有释文畅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语，忘甘露之味，（《莲经》偈云：世尊慧灯我闻受记意欢喜充满，如甘露见灌。《华严经》颂云：蒙十方一切佛手以甘露灌其顶。味字，则《维摩经》所谓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涅槃经》所谓“出家味读诵味坐禅味”。“忘”，一作“志”。）服道江表，盖三十年。谓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蹶虚而西，驱锡逾纪，（纪，十二年也。）而秦人蒙利者益众。（秦，谓长安。）云、代之间。（云、代，二州名。）有灵山焉，（灵山，即谓五台也，在代州，属河东道。）与竺乾鹫岭（竺乾、鹫岭，二山名。）角立相望，而往解脱者，去来回复，如在步武。则勤求秘宝，作礼大圣，非此地莫可。故又舍筏西土，振尘朔陲，（音垂。

）将欲与文殊不二之会，（与，音预。）脱去秽累，超诣觉路，吾徒不得而留也。

天官顾公、（贞元十八年，顾少连为吏部侍郎。吏部乃天官也。）夏官韩公、（韩皋为兵部侍郎。）廷尉郑公、吏部郎中杨公、刘公，（一无“刘公”二字。）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一有“习”字。）凿齿之才，皆厚于上人，而袭其道风，伫立瞻望，（《诗》：伫立以泣。）惧往而不返也。吾辈常希灵运、明远之文雅，故诗而序之。又从而谕之曰：“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然后蔑衣衲戒之赠，（释典有衣衲戒。衲戒，古待切。）委财施之会不顾矣。其来也，盖亦征其歌诗，以耀<迂向>躅。（厨玉切。“<迂向>”一作“迥”。）伟长、德珽之述作，（伟长、德珽，以比燕、赵、魏幕僚也。《魏志》云：文帝为五官将，山阳王粲字仲宣，北海徐干字伟长，汝南应字德珽，并相友善。珽，音鞏。）岂擅重千祀哉！庶欲窃观风之职，而知郑志耳。（见《左传》襄二十七年。一作“知郑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重巽居永州龙兴寺，公尝有《酬巽上人赠新茶诗》，又有《题巽公院五韵》。）

或问宗元曰：悉矣！子之得于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对曰：吾自幼好佛，（“好”，一作“学”。）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其存于世者，独遗其书。不于其书而求之，则无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穷其书，得其言，论其意。（“论”，一作“谕”。）推而大之，逾万言而不烦；总而括之，立片辞而不遗。与夫世之析章句，征文字，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夥（胡可切，齐谓多为夥。）则泥而皆存者，（泥，去声。）其不以远乎？以吾所闻知，凡世之善言佛者，于吴则惠诚师，荆则海云师，楚之南则重巽师。师之言存，则佛之道不远矣。惠诚师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郑中书（郑中书，不详其人。以时考之，当是郑也。《旧史·传》：宪宗即位，迁中书舍人，俄拜中书侍郎，与杜黄裳同秉国政。）洎孟常州。（孟简，字几道。元和中拜谏议大夫，以幸直出为常州刺史。晚路殊躁急，佞佛过甚，为时所诮。尝与刘伯刍、归登、萧仁免，译次梵音。）中书见上人，执经而师受，且曰：“于中道吾得以益达。”常州之言曰：“从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师友命之。今连帅中丞公，（柳公绰，拜御史中丞，李吉甫当国，出为湖南观察使。）具舟来迎，饰馆而俟，欲其道之行于远也，夫岂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严重，中书之辩博，常州之敏达，且犹宗重其道

，况若吾之昧者乎！

夫众人之和，（胡卧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竟”，一作“竞”。）其士汪汪也，（“士”，一作“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于远者，（一作“焉”字，一作“大遂”，一作“大行乎远”。）是行有之，则和焉者，将若群蛰之有雷，（《月令》：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群”，一作“居”。）不可止也。于是书以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浩初，龙安海禅师弟子也。陈长方曰：“子厚作序皆平平，惟送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乃柳州时作。）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訾，音紫，毁也。）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础为湖南从事，元和六年请告省其父东都。）退之又寓书罪余，（时退之官东都，今《韩集》逸此书矣。）且曰：“见《送元生序》，（谓《送元十八山人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然，（“”，一作“■ A 2 8”。）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扬子曰：“庄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是扬子尝取之矣。“皆”，一作“亦”。）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史记》：飞廉生恶来，多力。李奇注《汉书》云：跖，秦之大盗也。）而贱季札、由余乎？（季札，吴王阖庐之少子。《汉书·邹阳传》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由余，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韞，音蕴。）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爱”，一作“受”。）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组，绶属，所以系印。轧，乙黠切。）则舍是其焉从？（焉，于虔切。）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

今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其亦远矣。

李生础与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视何如也。

○送元南游序（并引）刘禹锡

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

可尽心尔。繇是在席砚者，多旁行四句之书；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

（《高僧传》：佛陀耶舍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时人号曰赤髭毗耶沙。又释昙始足白于面，虽跋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咸称白足和尚。）深入智地，静通还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内视胸中，犹煎炼然。开士元，姓陶氏，本丹阳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资。于毗尼禅那，极细牢之义，于中后日，习总持之门。妙音奋迅，愿力昭答，雅闻予事佛而佞，亟来相从。或问师隳形之自，对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积四十年，身羸老将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涿，今痛防墓之未迁。涂刍莫备，薪火恐灭，（庄子老聃死云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诸相皆离，此心长悬。虽万姓归佛，尽为释种，如河入海，无复水名。然具一切智者，岂遗百行；求无量义者，宁容断思。今闻南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调，而希其末光。无容至前，有足悲者。”予闻是说已，力不足而悲有余，因为诗以送之，庶几践霜露者聆之有恻。诗曰：

宝书翻译学初成，振锡如飞白足轻。彭泽因家凡几世？灵山预会是前生。传灯已悟无为理，濡露犹怀罔极情。从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愿解珠璎。

○送元师序（，古老切。韩本《送玄举师归幽泉寺序》在此下，序云：“元持刘禹锡诗引来，今故附禹锡诗引于此篇前”。禹锡与公，永贞元年同贬员外司马，刘为朗州，公为永州。此序永州作也。次前篇，当元和六年。）

中山刘禹锡，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实，未尝言，言未尝不讎。（讎，犹中也。）元师居武陵（武陵，鼎州。）有年数矣。与刘游久且昵。持其诗与引而来，（刘梦得与公永贞元年同贬员外司马，刘朗州，公永州，元时自朗来永。昵，音匿。）余视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为知而言也信矣。

余观世之为释者，（“世”字，或作“近世”二字。）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衣粗而食菲，（粗，七胡切。）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无”下，有“他”字。）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讎者。（慢，武半切。讎，徒旦切。讎，纵意。《庄子》：天知予僻陋慢讎。一无“世之”二字。）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

元陶氏子。（元，本丹阳人。）其上为通侯，（通侯，本彻侯，避武帝讳改为通侯。陶侃事晋，封长沙郡公，是为通侯也。）为高士，（侃曾孙潜，东晋末弃官不仕。）为儒先生。（一无“生”字，一本“生”作“贤”。要之儒先为正，汉有邓先是已。）资其儒，（“资”，一作“见”。）故不敢忘孝；迹其高，故为释；承其侯，故能与达者游。其来而从吾也，观其为人，益见

刘之明且信，故又与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游序（在永州作。）

佛之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为经，翼而成之者为论，其流而来者，（谓流入中国也。）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则备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般，波末切。若，而也切。）经之大（“经”，一作“道”。）莫极乎“涅槃”。（涅槃，乃结切。《涅槃经》云：昔佛示灭于双林树下，入般涅槃，为母摩耶夫人说法。）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

吾琛则不然，观经得“般若”之义，读论悦“三观”之理，（观，古玩切。《圆觉经》云：三种净观，一云色、受、想，乃观此三空，名之三观。）昼夜服习而身行之。有来求者，则为讲说。从而化者，皆知佛之为大，法之为广，菩萨大士之为雄，修而行者之为空，（“行”，一作“得”。）荡而无者之为碍。夫然，则与夫增上慢者异矣。异乎是而免斯名者，吾无有也。将以广其道而被于远，故好游。自京师而来，又南出乎桂林，（桂林，即桂州。）未知其极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为之言。

○送文郁师序（文郁师，公之族。序云：“挟海溯江，独行山水间。”盖公时在永州而师来也。“序”，一作“引”。）

柳氏以文雅高于前代，近岁颇乏其人，百年间无为书命者。登礼部科，数年乃一人。后学小童，以文儒自业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师者，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其为有意乎文儒事矣。（“事”，一作“士”。）又遁而之释，背笈篋，（笈，及业切，负书箱。）怀笔牋，（牋，书版也。）挟海溯江，独行山水间。然模状物态，搜伺隐巢。（与“隙”同，巢，厄塞也。）登高远望，凄怆超忽，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己则被缁艾，（缁艾，衣如艾色也。）茹蒿芹，志终其驱。吾诚怪而讥焉。对曰：“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女加、女居二切。《楚词》注：扰乱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尔。”终不可变化。

吾思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入朝受憎媚讪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师者，其可讪而黜耶？用是不复讥其行，返退而自讥。于其辞而去也，则书以畀之。

○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作之年月未详。）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刚狷以离偶，（狷，古显、古县二切。）纾舒以纵独，其状类

不一，（或有“也”字。）而皆童发毁服以游于世，其孰能知之！

今所谓玄举者，其视瞻容体，未必尽思迹佛，而持诗句以来求余，夫岂耻制于世而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独而迹狎则怨，志远而形羁则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闲其志而由其道，以遁而乐，足以去二患，舍是又何为耶？既曰为予来，故于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上人归淮南覲省序（序云：“退使孺子执简而序之”，与前《送杨郎中使还汴州序》称童孺同意。员外郎刘公，其名未详。“”，一本作“”。）

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上人穷讨秘义，发明上乘，奉威仪三千，虽造次必备。尝以此道宣于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悦其风而爱其赐，攀慈航望彼岸者，盖千百计。天子闻之，征至阙下，御大明秘殿以问焉。导扬本教，颇甚称旨。京师士众，方且翹然仰大云之泽，以植德本，（《佛经》曰：慈意妙大云。）而上人不胜顾复之恩，（《诗》：顾我复我。）退怀省侍之礼，恳迫上乞，遂无以夺。由是杖锡东顾，振衣晨征。

右司员外郎刘公，深明世典，通达释教，与上人为方外游。始荣其至，今惜其去，于是合郎署之友，诗以赋之。退使孺子执简而序之，因系其辞曰：

上人专于律行，恒久弥固，其仪刑后学者欤？诲于生灵，触类蒙福，其积众德者欤？覲于高堂，视远如迩，其本孝敬者欤？若然者，是将心归空无，舍筏登地，固何从而识之乎？古之赠礼，必以轻先重，故郑商之犒先乘韦，（《左传》僖三十三年：秦人袭郑，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注：乘四韦，先韦乃入牛。古者将献遗于人，必有以先之。）鲁侯之赠后吴鼎。（《左传》鲁襄公十九年：诸侯盟于督扬，晋人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赠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注：寿梦，吴子乘也，献鼎于鲁，因以为名。）今饯诗之重，皆众吴鼎也。（“众”，一作“后”。）故乘韦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礼而不敢让焉。

●卷二十六·记官署

○监祭使壁记（注具本篇。）

《礼·檀弓》曰：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馀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馀也。（《檀弓》上篇之文。礼谓俎豆牲牢之属。）是必礼与敬皆足，而后祭之义行焉。

《周礼》：祭仆视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诛其不敬者。（《周礼》：祭仆

掌受命于王，以氏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纠百官之戒具。既祭，率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劳之，诛其不敬者。戒具，牲物。）汉以侍御史监祠。（《汉·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一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之。）《唐开元礼》：（明皇开元中，张说以《显庆礼》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萧嵩等撰定，号《大唐开元礼》。）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监视，祠官有不如仪者以闻。（《旧史·职官志》：监察御史监祭礼，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新史·志》云：监察御史莅宴射习射及大祠中祠，视不如仪者以闻。）其刻印移书，则曰监祭使。宝应中，（肃宗上元二年，改元宝应。）尤异其礼，更号祠祭使，俄复其初。（兴元元年号监祭使。）又制，凡供祠之吏，虽当斋戒，得以决罚，由是礼与敬无不足者。

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示有尊也，不肃则无以教敬；事于宗庙，示广孝也，不肃则无以教爱；事于有功烈者，示报德也，（《礼记》：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不肃则无以劝善。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将有事焉，则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书以来告，然后颁于有司，以谨百事。太常修其礼，光禄合其物，（《唐·志》：光禄卿一人，凡祭祀省牲饔濯溉。）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阅焉。御史会公卿有司，执简而临之，（《左氏》云：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简，谓简策。）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粢盛，音咨成。）必实于庖厨；钟鼓笙竽琴瑟戛击之乐，（《书》：戛击鸣球。注：戛击，即，所以止乐。戛，讫黠切。韩本无“笙竽”二字。） и ね 缀兆之数，（《释名》：所以悬鼓者，横曰 и ，纵曰 ね 。《礼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缀，谓舞者行列相连缀也。兆，谓位外之营兆也。 и ね ，音笄巨。）必具于庭内；樽彝洗（洗，音雷薛。）俎豆之器，（郁鬯樽，又玉爵名，音盞，音贾，音驾。）必于坛堂之上。奉奠之士，赞礼之童，乐工舞师泊执役而卫者，（“役”，一作“殳”。）咸引数其实，（“引数”，一本作“列若”。）设朴于堂下，以修官刑。（《书》：鞭作官刑。）而群吏莫敢不备物；罗奏牋于几上，以严天宪，而众官莫敢不尽诚。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阶之上，以待卒事。其礼之周旋，乐之节奏，必周知之，退而视其燔燎瘞埋，（瘞，亦埋也。燔，音烦。燎，音了。瘞，于例切。）终之以敬也。居常则饬四方祀贡之物，（饬，整也。《周礼》：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注：祀贡，牺牲包茅之属。）以时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缮理，牛羊毛涤之节，（《周礼》：凡阳祀，用 も 牲毛之。阴祀，用 黝 牲毛之。望祀，各以方之色牲毛之。毛之，取纯毛

也。《礼记》：帝牛必在涤三月，稷牛唯具。涤，牢中所搜除处也。）三宫御廩之实，（《谷梁传》桓十四年：甸粟，而纳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师，掌田之官。三宫，三夫人。）毕备而听命焉。

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旧史》：贞元十九年十一月，监察御史崔入台近不练故事，违式，流崖州。十二月，监察御史韩愈、李方叔皆得罪。）予班在三人之下，进而领焉。明年，中山刘禹锡（禹锡亦拜监察御史。）始复旧制。由礼与敬以临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时者，必复于上，革而正之。于是始为记，求簿书，得为是职者若干人书焉。

○四门助教厅壁记（四门学者，始于后魏时。以周人四郊之制辽远，故置四门。而唐又合之于太学。至是柳立、武儒衡、欧阳詹为之。按韩文有《欧阳生哀词》，序云：“贞元十五年冬，詹为国子四门助教。”则记之作，当在十五、六年间也。）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养国老，教胄子。《祭统》曰：天子设四学。盖其制也。（《礼记·祭义》：天子设四学。注：四学，谓四郊之虞庠。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书》：命夔典乐教胄子。胄子，国子也。今云“祭统”，误。）《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夕入西学，暮入北学。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东汉·志》：蔡邕《明堂论》云：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配上帝者也。谨承天随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故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云云。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学事通合之义也。）《大戴礼·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以贵仁，入南学以贵信，入西学以贵德，入北学以贵爵。（“贵”，一作“尊”。《大戴礼·保傅篇》曰：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贾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贾谊举《大戴礼·保傅篇》：帝入学之教于时政书曰：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宫也，学礼曰云云。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故曰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参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极，其建置之道弘也。

后魏太和中，立学于四门，置助教二十人。（《北史·刘芳传》：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古之四学，本在四郊，至是以其辽远，故始置于四门。）隋氏始隶于国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学，又省至三人。员位弥简，其官尤难，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旧史

·志》：四门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门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为生者。）及庶士、庶人之子为俊士者，（《旧史》又云：若庶人之子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学。通四经业成，上于尚书吏部试登第者，加阶放选也。）使执其业而居其次，就师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职，佐博士以掌鼓篋夏楚之政令。（《学记》：入学鼓篋，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鼓篋，击鼓警众，乃发篋出所治经业。夏，贾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朴捩犯礼者，夏，古雅切。）令分其人（一本无“令”字。）而教育之，其有通经力学者，必于岁之杪，升于礼部，听简试焉。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之流，固不得临于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贺秘书由是为博士，（《旧史》：贺知章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改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归散骑由是为左拾遗。（归崇敬，天宝中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迁四门博士。有诏举才可宰百里者，复策高等，授左拾遗。德宗时，迁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旧制以拾遗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实者居于其位。

贞元中，王化既成，经籍少间，有司命太学之官，颇以为易。专名誉、好文章者，咸耻为学官。至是，河东柳立始以前进士（贞元十年，立中进士。）求署兹职，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继之。是岁为四门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师以为异。余与立同祖于方舆公，（方舆公，讳僧习，后魏时为扬州大中正、尚书右丞。方舆公盖公之八世祖。一本无“于方舆公”四字。）与武公同升于礼部，（贞元九年，公与儒衡同举进士，一本“武公”作“武君”。）与欧阳生同志于文。四门助教署未尝纪前人名氏，余故为之记，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县丞厅壁记（武功县，属京兆。序言贞元十五年丞厅壁坏，官署旧记皆逸。后三年，陈南仲居是官，乃因其族子存持地图求为记，盖十八年也。公时为蓝田尉。）

《殷颂》曰：“邦畿千里。”（《商颂·玄鸟》之文。）周制，千里之内曰甸服。（《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谷梁》谓之寰内诸侯，为王内臣，（《谷梁传》隐元年：祭伯来。寰内诸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师部二十有三县，（唐之京师，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阳，而汉之长安也。唐属关内道。云京兆尹理京师，在隋时，领大兴、长安、新丰、渭南、郑、华阴、蓝田、、、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泾阳、云阳、三原、宜君、同官、华原、富平、万年、高陵二十二县。唐初，改为雍州，而县之废置亦不一。）幅员之广，其犹古也。（《诗·商颂》：幅员既长。注：幅，广也。员，均也。）县吏之长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唐制，畿县丞二人，正八品下。）盖丞

述六职以辅其令也。秦、汉有丞相，（《汉·表》：丞相，秦官，有左右。高祖置一丞相，后更名相国。）今尚书有左右丞，（唐制：尚书省，令一员，左右丞各一员。）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达天下之县。政有小大，其旨同也。

武功为甸内大县，按其图，古后稷封有畝之地。（畝，后稷所封之地，《周纪》所谓“封弃于郃”是也。畝，与郃同，音胎。）秦作四十一县，畝、美阳、武功各异，至是合焉。（《汉·志》：右扶风有畝、美阳、武功三县。至是合而为一，故武功为甸内县，最大。）盖尝为稷州，已而复县。（武德三年，以武功、好、扶风四县置稷州。盖因后稷所封为名。贞观元年，州废，县皆属京兆。天授中，复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废如初。）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坟衍之大；（《周礼》：大司徒辨其山陵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注：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土曰衍。）其植物丰畅茂遂，有丕藿菽之宜。（《诗·生民》：之荏菽，荏菽旆旆。又曰：诞降嘉种，维维丕。注：荏菽，戎豆。黑黍。丕，一稔二米。音巨。丕，音丕。藿，胡各切。）其人善树。（《孟子》：后稷树五谷。）其俗有礼让，宜乎其《大雅》之遗烈焉。（上所云丕藿菽，见《诗·生民》。《生民》，《大雅》之文也。）

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旧记，壁坏文逸，而未克继之者。后三年，而颍川陈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号为简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图以来谒余为记。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陈生以简靖辅其理，斯固难矣。汉高帝尝诏天下，凡以战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七”，一作“士”。）令丞与抗礼，故为吏益难。（汉高五年，诏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五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谓之七大夫。公乘，爵第八。）今天子崇武念功，与汉初相类，分禁旅以守县，道武功为多。陈生为丞于是，而又职盗贼。其为理无败事，吾庸可度哉！（一作“吾庸可以度哉”。）为之记云。

○县新食堂记（水曲曰，山曲曰。县属凤翔府。音舟。音室。）

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县内之右，始会食也。

自兵兴以来，西郊捍戎，（唐自天宝乱后，兵政紊荡。肃宗时，京畿之西，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畿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此公谓“西郊捍戎”者也。）县为军垒二十有六年，（肃宗乾元元年，至德宗建中四年，为二十六年。是岁李希烈反。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师，德宗如奉天。西郊之屯，至是去矣。）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栋宇倾圮，又十有九年。（自建中四年至贞元十七年，为十九年。）不克以居。由是县之联事，（《周礼》：祭祀之联事。宾客之联事。联事，谓通职也。）离散而

不属，（之欲切，连也。）凡其官僚，罕或覩见。及是，主簿某病之。于是且掌功役之任，（“功”，一作“工”。）俾复其邑居。廩库既成，学校既修，取其馀财，以构斯堂。其上栋（《易》：上栋下宇，以避风雨。）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严，（周，谓四周。）列楹齐同。其饰之文质，阶之高下，视邑之大小与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乐。既成，得羨财，可以为食本，月权其赢，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后，始正位秩之叙；礼仪笑语，讲议往复，始会政事之要；筵席肃庄，樽俎静嘉，（一作“筵豆静嘉”。）燔炮烹<食任>，（炮，与い同。<食任>，与饪同。）益以酒醴，始获僚友之乐。

卒事而退，举欣欣焉，曰：惟礼食之来古也，（《晋语》：悼公使魏绛反役，与之礼食。）今京师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联属，（一本无“联”字。）则宜统会以齐之也。向之离而今之合，其得失也远甚。我是以肃焉而庄，ㄅ焉而和，群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饱之谓，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后。乃列其事来告，使余书之。

○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贞元二十年作。）

古者，交政于四方谓之使。今之制，受命临戎，（一本无“戎”字。）职无所统属者，亦谓之使。凡使之号，盖专焉而行其道者也。开元以来，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唐初，诸使未尝加御史之名，自明皇开元以来，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时，置东都畿观察，而以留台御史中丞为之。建中间，又以御史中丞一员为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为使者不一。尝自开元初考之，至贞元二十年间，其有兼中丞为节度使者，曰杨国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琬，曰卢群。有为节度观察处置使者，曰萧华。有为团练观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为节度观察使者，曰张献恭。有为观察使者，曰杜亚，曰卫晏，曰杨瑛。有为都团练使者，曰吴希光，曰张。有为经略使者，曰戴叔伦，曰张正元。有为册南诏使者，曰袁滋。有为节度留后者，曰田悦。明皇幸蜀，有为置顿阁道使者，曰韦谔，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为中丞出为使者，或疏决囚徒，或赈恤水旱，或黜陟官吏。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为节度，或为转运度支盐铁，或为防御诸使。）其使绝域，统兵戎，按州部，专货食，而柔远人，（一本“而”下有“能”字。）固王略，（《左传》：侵败王略。略，封境也。）齐风俗，和关石。大者戡复于内，（戡，音堪。）拓定于外。（拓，音托。）皆得以庄其威，张其声，其用远矣。假是名以莅厥职，而尊严若是，况乎总宪度于朝端，树风声于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一无“以”字

。)

武公以厚德在位，（贞元二十年，武元衡迁御史中丞，时以详整称重。）甚宜其官。视其署，有记诸使中丞者而多阙漏，于是求其故于诏制，而又质于史氏，增益备具，遂命其属书之。（公时为监察御史，故云其属。）且曰：由其号（“号”，一作“名”。）而观其实，后之居于斯者，有以敬于事。

○馆驿使壁记（唐都长安，属关内道，管州三十七，县百三十五。华、同、凤翔、、坊、商在京畿之四维，洋虽属山南道，而与京兆接，故关驿在焉。《新史·百官志》：驾部掌传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今记所载驿凡四十七，盖邦畿之内者也。大历以来，始命御史为之使，而印未刻。至是韩泰始铸印，而公为之记。次前篇，亦贞元二十年作也。）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毕”，一作“必”。）奉贡输赋，修职于王都者，入于近关，（一作“入覲于阙”。）则皆重足错毂，（错，交错。重，平声。）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征，召也。）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王制》云：千里曰甸服。）而后按行成列，（行，乎刚切。）以就诸侯之馆。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

自万年至于渭南，（万年、渭南，皆属京兆府。）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用《周官》文法。潼关在华州华阴。）自华而北界于栌阳，（栌阳，属华州。）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蓝田，（灊水出蓝田谷，西北入于渭。蓝田，京兆府县。）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长安属京兆府。初属京兆，后属凤翔府。）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一无“而”字。）至于好，（武功、好，皆京兆府县。，音止。）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渭水出京兆。华原，京兆府县。）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咸阳、奉天，皆京兆府县。）其驿六，其蔽曰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周语》：司里不授馆。）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传吏，谓驿吏。古者，出入关皆合符而去。）县吏执牒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周礼》：有寓望。注：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无旷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传馆。其饮饩饩，（饩，于据切，燕食也。）咸出于丰给；缮完筑复，必归于整顿。列其田租，布其货利，权其入而用其积，（一作“列其货利权入”。）于是有出纳奇赢之数，勾会考校之政。

大历十四年，始命御史为之使，（大历十四年，两京以御史一人知驿，号馆驿使。）俾考其成，以质于尚书。季月之晦，必合其簿书，以视其等列，而校其信宿，（一作“校之绝句”。）必称其制。有不当者，反之于官。尸其事者有劳焉，（一无“者”字。）则复于天子而优升之。劳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调之数，又其次犹异其考绩。官有不职，则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万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

先是假废官之印而用之，贞元十九年，南阳韩泰告于上，（泰，字安平，贞元二十年，与公同为监察御史。）始铸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当斯职，未尝有记之者。追而求之，盖数岁而往则失之矣。今余为之记，遂以韩氏为首。且曰修其职，故首之也。

○岭南节度飨军堂记（一本有“使”字。公时为永州司马，记是时作。）

唐制，岭南为五府，（五府，谓广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岭南节度治广州。）府部州以十数。（部，犹管也。）其大小之戎，（大戎小戎，皆兵车也。《诗》：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又曰：小戎在戈收，五梁舟。元戎所乘之车，谓之大戎。从后行者，谓之小戎。）号令之用，（号令，一作“名”字。）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流求、诃陵二国，皆南番。）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二国名，见《西汉》。）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岭南节度兼押蕃舶使。舶，音白，大舟也。）内之幅员万里，（幅员，注见前。）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左传》僖二十七年：作执秩以正其官。执秩，主爵秩之名。《吴语》曰：拥铎拱稽。注云：拱，执也。稽，计兵名籍也。一本作“以就执秩拱玉稽”。）外之羁属数万里，（“外”下，一有“境”字，谓所管羁糜州。）以译言贄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合”下，一有“外”字。）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周官》五礼，吉、凶、宾、军、嘉。）宜无与校大。且宾有牲牢饗飨，（《诗》：虽有牲牢饗飨，不肯用也。注：牛羊豕为牲。系养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飨。一曰饗，熟食也。飨，馈饷也。）嘉乐好礼，（《左传》：嘉乐不野合。）以同远合疏；军有犒馈宴飨，劳旋勤归，（《诗》：《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以群力一心。于是治也，闾阶序，（，闾也。《尔雅》：十门谓之闾，东西墙谓之序。，音阡。十，即巷字。）不可与他邦类，必厚栋大梁。（一作{亡木}，屋栋。）夷庭高门，然后可以上充于揖让，下周于步武。

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广州，（元和四年，马总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八年，自桂管观察使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且专二使，增德

以来远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飨宴合乐，从其丰盈。先是为堂于治城西北陬，（子侯切，隅也。）其位，公北向，宾众南向，（一作“公北向面宾，众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视泉池于其东。隅奥庠侧，（《尔雅》：西南隅谓之奥。）庭庑下陋，（一作“漏”。）日未及晡，（日加申时曰晡。晡，音逋。一作“昃”。）则赫炎当目，汗眩更起，而礼莫克终。故凡大宴飨、大宾旅，则寓于外垒，仪形不称。公于是始斥其制，为堂南面，横八楹，从十楹，向之宴位，化为东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观以游目，偶亭以展声，弥望极顾，莫究其往。泉池之旧，增浚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问工焉取，则师舆是供；（舆，众也。）问役焉取，则蛮隶是征；问材焉取，则隙宇是迁。或益其阙，伐山浮海，农贾拱手，张目视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飨于新堂。幢牙茸纛，（幢，幡。牙，旗纛，古用犁牛尾，今军中大皂旗名纛。幢，传江切。）金节析羽，（《周礼》：山国用虎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旆旗^上，（《周礼》：军吏载旗，百官载^上。又曰：熊虎为旗，鸟隼为^上，全羽为^上，析羽为旌。^上，音遂。“旆”，一作“^上”。）咸饰于下。鼓以{弁鼓}晋，（{弁鼓}，音坟。）金以铎铙。（《周礼·夏官》：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鼓人》曰：以贲鼓鼓军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注：大鼓谓之贲，长八尺。晋鼓长六尺六寸。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以止击鼓。）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郡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衣，（卉，皆蛮夷所服。《书》：岛夷卉服。卉，草也。，毡类，织毛为之。盖西胡毳布，若今及氍毹皆是。，音计。）胡夷蛮，（，音诞，南方夷曰。）睢盱就列者，（睢盱，张目貌。《字林》：睢，仰目。盱，张目。睢，火佳切。）千人以上。鼎体节，（，盛羹之器。体，谓全体。节，谓支节。，音刑。）燔炮炙，（，大脔也。炙，炙肉。侧吏切。炙，之夜切。）羽鳞狸互之物，沉泛醜盎之齐，（《周礼》：酒正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沉齐。注云：泛者，泛泛然。盎，犹翁也，成而翁翁然。醜者，色红赤。又云：沉者，成而滓沉。醜，他礼切。齐，才诣切。）均饩于卒士。兴王之舞，（谓《七德舞》、《九功舞》之类。）服夷之伎，（唐有西凉伎、天竺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之类。）击吹鼓之音，（，先结切。亦作“戛”。吹，去声。）飞腾幻怪之容，（幻怪，如鱼龙曼延之戏。“幻”，一作“眩”。）寰观于远迩。礼成乐遍，以叙而贺，且曰：“是邦临护之大，五人合之，（岭南节度兼五府讨击使。）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备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众。旷于往初，肇自今兹，大和有人，以观远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

华元，名大夫也，杀羊而御者不及；（《左传》宣二年：宋华元御郑。将

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霍去病，良将军也，余肉而士有饥色。

（汉霍去病为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色。）犹克称能，以垂到今。矧兹具美，其道不废，愿访于金石，（“访”，一作“勒”。）以永示后祀。遂相与来告，且乞辞。某让不获，乃刻于兹石云。（一无“云”字。）

○宁进奏院记（作之年月，具见本篇。）

凡诸侯述职之礼，（《孟子》：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覲为修容之地，（《周礼》：春见曰朝，秋见曰覲。修容，谓修其仪容也。）会计为交政之所。（《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王制》：方伯为朝天子者，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视元士。注：给斋戒自洁清之用，浴用汤，沐用潘。）其在汉制，则皆互阨以奉朝请。（汉法，诸侯春见曰朝，秋见曰请。《文帝纪》云：至互阨而议之。颜师古注云：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曰互阨。丁礼切，与“邸”同，至也。）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大历十二年五月，诸道互阨移在上都者，改为进奏院，吏曰留后。）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诗》：率由旧章。章，典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载，（《书》：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德宗大历十四年即位，至贞元五年，十一载。）悼边氓之未，恶凶虜之犹阻，博求群臣，以朗宁王张公为能。（贞元四年，吐蕃三万骑寇泾、等州。七月，授河中节度使浑宁庆副元帅，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检校刑部尚书兼州刺史、宁节度观察使，代韩游瑰。史不载献甫封朗宁王。）俾其建节剖符，守股肱之郡，（汉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统爪牙之职，（《诗》：祈父予王之爪牙。）董制三军，抚柔万人。乃新斯院，弘我旧规。（一作“制”。）高其闾，（《左传》襄三十一年：高其闾。）壮其门闾。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贡职，至忠也。执忠与敬，臣道毕矣。公尝鸣佩执玉，展礼天朝。又尝伐叛获丑，献功魏阙。（四年九月，吐蕃寇宁州，献甫率众御之，斩首百馀级。）其余归时事，修常职，宾属受辞而来使，旅贲奉章而上谒。（《周礼》：旅贲氏，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下及奔走之臣，传遽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大凡展采于中都，率由是焉。故领斯院者，必获历闾阖，（《楚辞》：排闾阖而望予。薛综注《西京赋》：紫微宫门，名曰闾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关而不间，（《楚辞》云：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注：天门九重，使虎豹执其关闭。）辕门十舍而如近，斯乃军府之要枢，（一作“会

”。) 宁之能政也。

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肃，宏略特出，大志高迈。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怀；设险西陲，（一作“捍敌西陲”。）而戎虏伏息。（献甫至镇，断山为堑，选岩要地筑烽堡。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镇屯兵，诏可。寻又遣兵马使魏光逐吐蕃，筑盐、夏二城，虏众畏，不敢入寇。）茂功溢于太常，（“茂”，一作“戎”。）盛烈动于人听，则斯院之设，乃他政之末者也。赞公于他政之末，故词不周德；称公于天子之都，故礼不称位，斯古道也。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东柳宗元为记。

○兴州江运记（事具本篇。）

御史大夫严公，（贞元十五年，以兴州刺史严砺兼御史大夫，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砺本梓州盐亭县人。）牧于梁（《书》：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即唐山南西道。）五年。（自贞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为五年。）嗣天子（贞元二十一年，顺宗即位，改元永贞。）举周、汉进律增秩之典，（“举”，一作“用”。《王制》：诸有功于民者加地进律。《汉书·循吏传》：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以亲诸侯。谓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礼部尚书。（新旧《传》皆不载加礼部尚书。）是年四月，使中谒者（《汉书·百官表》：谒者掌宾赞受事。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阉人为之。）来锡公命。（《左传》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宾僚吏属，将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门，（“公”，一作“于”。）舞跃欢呼，愿建碑纪德，垂亿万祀。公固不许，而相与怨咨，（“而”字上有“退”字。）遑遑如不饮食。于是西鄙之人，（“西”，一作“四”。）密以公刊山导江之事，（“密”，一作“私”。或无“公”字。）愿刻岩石。曰：维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兴州。兴州之西为戎居，岁备亭障，实以精卒。以道之险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无“患之”二字。）曰：“吾尝为兴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无“土”字。）吾能知之。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郎到切。）穷冬雨雪，（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踣，音匍，僵也。藉，慈夜切。《汉书》：相枕藉死。在下曰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藁，填谷委山；马牛群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乞军夫毕力，（乞军，音运，野馈也。）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若是者，绵三百里而馀。自长举之西，（“之”，一作“而”。）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军府之币，以备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又切。）由是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馨兮切。）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畚锸之下

，（畚，音本。锸，侧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兴州长举县，元和中，节度使严砺自县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醢以碎之，通沟以馈成州戍兵。）乃辟乃垦，乃宣乃理。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杀，所界切，衰小之也。）厥功既成，咸如其素。于是决去壅土，疏导江涛，万夫呼，莫不如志。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澹为安流。（“澹”，一作“淡”。）徒讴歌，（《诗》：徒楫之，众也。）枕卧而至，戍人无虞，专力待寇。

惟我公之功，畴可侔也！而无以酬德，致其大愿，又不可得命。（一无“可”字。）矧公之始来，属当恶岁，府庾甚虚，器备甚殫，（音单。）饥馑昏札，（《左传》昭十九年：札瘥夭昏。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徙充路。赖公节用爱人，克安而生，老穷有养，幼乳以遂，不问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铸，库有利兵；公命屯田，师有余粮；（一本自“师有余粮”下无四十字，便与“杠梁以成”相接。）选徒练旅，有众孔武；平刑议狱，有众不黷；（音读。）增石为防，膏我稻粱；岁无凶灾，家有积仓；传馆是饰，（传，直恋切。）旅忘其归；杠梁以成，（“杠”，一作“虹”。）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帅士而为之，不出四方之力，（“方”，一作“人”。）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职官，（“且”字下，一有“非”字。）故不能具举。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让，敦尚儒学，挹损贵位，率忠与仁，以厚其诚。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坚勇，不俟终日，其兴功济物宜如此其大也。

昔之为国者，惟水事为重。故有障大泽，（《左传》昭元年：台骀宣汾、洮，障大泽，颛帝嘉之，封诸汾川。）勤其官而受封国者矣。（一作“焉”。《礼记》：冥勤其官而水死。）西门遗利，史起兴叹。（《史记》：西门豹为邺令，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汉书·沟洫志》：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恶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起为邺令。）白圭壑邻，孟子不与。（《孟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公能夷险休劳，以惠万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盖也。是用假辞谒工，勒而存之，用永宪于后祀。

○全义县复北门记（全义，本名临源，大历四年更名，属桂州。集有《送卢遵序》云：“以余弃于南服，来从余五年矣。”盖遵游桂在元和四年，其为全义，四年后也。）

贤者之兴，而愚者之废，废而复之为是，循而习之为非。（一作“贤之兴而愚之废，复之为是，循之为非”。）恒人犹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复其事必由乎贤者，推是类以从于政，其事可少哉？

贤莫大于成功，愚莫大于■A 4 7且诬。（■A 4 7，音吝。）桂之中岭而邑者曰全义，卫公城之，南越以平。卢遵为全义，（卢遵，涿人，公之内弟也。）视其城，塞北门，凿他雉以出。问之，其门人（一无“门”字。）曰：“余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于令，故塞之。’或曰：‘以宾旅之多，有惧竭其饷馈者，欲回其途，故塞之。’”（一本回字下作“去声”二字。）遵曰：“是非■A 4 7且诬欤？贤者之作，思利乎人。（“思”下，一有“以”字。）反是，罪也。余其复之。”

询于群吏，（一有“群”字。）吏叶厥谋；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欢舞里闾。居者思正其家，行者乐出其途。由道废邪，（一作“由是道以废邪”。）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为之记云。

●卷二十七·记亭池

○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一本无“杨中丞”三字。永贞元年，公谪永州司马，过潭而作。）

弘农公刺潭三年，（杨凭，字嗣仁，虢州弘农人。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因东泉为池，环之九里。（或作“三里”。）丘陵林麓距其涯，（丘，土之高者。林属于山为麓。大陆曰阜，大阜曰陵。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互岛渚洲交其中。（互，小渚。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岛。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小洲曰渚。互，音迟，与“坻”同。）其岸之突出者，水萦之若焉。（，如环而缺。）池之胜于是为最。公曰：“是非离世乐道者不宜有此。”卒授宾客之选者，谯国戴氏曰简。（《晋史》：戴逵，谯国人。简，其裔也。）为堂而居之。（“而”下一有“令”字。）堂成而胜益奇，望之若连舳縻舰，（音槛，舳，船后持棹处。舰，今战船也。一本“舳”作“舰”，“舰”作“舳”。）与波上下。就之颠倒万物，辽廓眇忽。树之松柏杉楮，（音诸，杉、楮，皆木名。楮似桤，叶冬不凋落。）被之菱芡芙蕖，（菱，芡也。）郁然而阴，粲然而荣。凡观望浮游之美，专于戴氏矣。

戴氏尝以文行，累为连率所宾礼，（谓为方镇所辟也。）贡之泽宫，（《礼记·射义》：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注：泽，泽宫。）而志不愿仕。与人交，取其退让，受诸侯之宠，不以自大，其离世欤？好孔氏书，旁及庄、文，（谓《庄子》《文子》也，《汉书·艺文志》：《文子》

》九篇。注：老子弟子。）莫不总统。以至虚为极，得受益之道，（《书》：谦受益。）其乐道欤？贤者之举也必以类。当弘农公之选，而专兹地之胜，岂易而得哉！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矣。（矣，明矣。《礼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戴氏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摅幽发粹，（摅，抽居切。）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既硕其内，又扬于时，吾惧其离世之志不果矣。

君子谓弘农公刺潭得其政，为东池得其胜，授之得其人，岂非动而时中者欤！于戴氏堂也，见公之德，不可以不记。（一有“之”字。）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公刺柳时为桂州裴中丞行立作。訾，姓也，音紫，又即移切。一无“裴中丞”三字。《姓苑》曰，訾，今齐人，本姓蔡氏。《汉元帝功臣表》有楼虚侯訾顺。）

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至若不骛远，（骛，音务，驰也。）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署之左曰漓水，（署，州署也。漓水出零陵。漓，音离。）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峽南之山川，（峽，渠妙切。越人谓山锐而高曰峽。）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裴行立，元和十二年徙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富且庶。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公既施庆于下，（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春正月，赦天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观望悠长，（“悠”，一作“攸”。）悼前之遗。于是厚货居氓，移于闲壤，伐恶木，弗可奥草，（弗可，扶勿切，斫也。）前指后画，心舒目行。忽然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庄子》：乘云气，御飞龙。）万山面内，重江束隘，（鸟懈切，亦作“厄”。）联岚含辉，（岚，卢含切。）旋视具宜，（“具”，一作“其”。）常所未睹，■A9然■A9见，（“■A9”，与“互”同。）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乃经工化材，考极相方。（《周礼》：夜考诸极星。）南为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司马相如赋：步阁周流。步阁者，言其下可以行步，即今之步廊。“阁”，与“檐”同。）周若一舍。北有崇轩，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闲馆。比舟为梁，（比，联也。）与波降。（“”，一作“升”。）苞漓山，涵龙宫，（“涵”，一作“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亭”，一作“廷”。）日出扶桑，（《淮南子》：日出于谷，拂于扶桑。扶桑，东夷地名。）云飞苍梧，（在今梧州。）海霞岛雾，来助游物。其隙则抗月槛于回溪，出风榭于

篁中。昼极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颢气回合，（班固《西都赋》：鲜颢气之清英。颢，音浩，白也。）遽然万变，若与安期、羨门（安期、羨门，古仙人也。《列仙传》曰：安期生，琅琊阜乡人。《史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羨门。）接于物外。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

既成以燕，欢极而贺。咸曰：昔之遗胜概者，必于深山穷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后得以为己功，未有直治城，挟，（音环溃，市墙曰，市门曰。）车舆步骑，朝过夕视，讫千百年，莫或异顾，一旦得之，遂出于他邦，虽博物辩口，莫能举其上者。然则人之心目，其果有辽绝特殊而不可至者耶？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瑰，一作环。环，姑回切。观，音灌。）非是洲之旷，不足以极视；非公之鉴，不能以独得。噫！造物者之设是久矣，而尽之于今，余其可以无藉乎！（“藉”，或作“籍”。籍，谓记也。）

○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

冬十月，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因高丘之阻以面势，（面势，谓方面形势，事本《周礼》。）无薄栌节之华。（薄，柱也。栌，柱上附也。《语》：山节藻。注：节者，而。刻镂为山。者，梁上楹，画为藻文。薄，音薄。栌，音卢。，音拙。）不斫椽，不翦茨，不列墙，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昭其俭也。（《左传》桓二年，臧哀伯之辞。）

是山然起于莽苍之中，（《庄子·逍遥游篇》：适莽苍者三飧而返。莽苍，草野之色。并作上声。，慈恤切，谓突出也。）驰奔云矗，（初六切，直也。）亘数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绉绣错。盖天钟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国语》：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无常，故曰荒服。言此以见邕州遐远。）俗参夷徼，（音叫，境也。）周王之马迹不至，（谓周穆王驾八骏之乘，肆意远游，宿于昆仑之阿，宾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而不至此也。《左传》昭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谢公之履齿不及，（《南史》：谢灵运登蹶，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岩径萧条，登探者以为叹。

岁在辛卯，（元和六年。）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公从兄名宽，字存谅。公尝有祭文，云“从事诸侯，假于郡藩”，即谓此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尝徘徊此山，以寄胜概。乃乃涂，（《书》：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茨。，音泊。仰涂也。）作我攸宇，于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风止雨收，烟霞澄鲜，辄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椒，山颠也。“椒”，一作“极”。）于是手

挥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八极万类，揽不盈掌。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王羲之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自为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是亭也，僻介闽岭，佳境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堙，（一作堙。）是贻林涧之愧。故志之。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一无“韦使君”三字。公贬永州十年，其州刺史见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韦公，见《贺改元表》。二、三年，刺史冯公，见《修净土院记》。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见《南池宴集序》及《墓志》。后又有崔简者，未上，以罪去。见《简墓志》等文。十年，刺史崔能，见《湘源二妃庙碑》、《万石亭记》。所谓韦公，盖在七、八年间者也。见《上岭南郑相公启》及《黄溪祈雨》诗。）

将为穹谷甚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沟涧壑，凌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九疑，山名。在零陵。麓，山足也。）其始度土者，（《书》：惟荒度土功。）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于”，一作“乎”。）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浏，音浏，音溜。水清貌。）既焚既酺，（山宜切。）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馀。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迢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谿门之外。（《汉书》：陈胜攻陈，守丞与战谿门中。谿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也。楼亦名谿，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谿。）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屋漏，（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一作“措诸壁遍”。）以为二千石楷法。

○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公，名能。公尝作《湘源二妃庙碑》，云“州

刺史御史中丞崔公”，即此。）来莅永州。闲日，登城北墉，（“闲”，一作“百”。墉，垣也。）临于荒野翳之隙，（，与“丛”同，聚也。）见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胜。步自西门，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侧以入。（“侧”，一作“仄”。）绵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虚加切。）搜其根则蹄股交峙，（“股”，一作“肱”。）环行卒愕，（上七没切。）疑若搏噬。于是剝辟朽壤，翦焚榛，（于废切，与秽同，荒芜也。）决浚沟，导伏流，散为疏林，洄为清池。寥廓泓澗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浊，效奇于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掖，肘掖，臂下也。）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绝，沉于渊源，莫究其极。自下而望，则合乎攒峦，（“攒”，当作“厓”，厓，小山貌。峦，小山而锐也。厓，在官切。）与山无穷。

明日，州邑耄老，（年八十曰耄。）杂然而至，曰：“吾侪生是州，是野，眉齿鲩。（，黑白杂也。《诗》：黄发鲩齿。注：鲩齿寿征。鲩，音倪。齿落更生细者。）未尝知此。岂天坠地出，设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欤？”既贺而请名。公曰：“是石之数，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万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岂专状物而已哉！公尝六为二千石，既盈其数。（“盈”，一作“赢”。）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绩未洽于人。敢颂休声，祝于明神。（“祝”下，一有“公”字。）汉之三公，秩号万石，（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我公之德，宜受兹锡。汉有礼臣，惟万石君。（孝景时，以石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且号奋为万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闺门。道合于古，佑之自天。（《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野夫献辞，公寿万年。”

宗元尝以笺奏隶尚书，敢专笔削，以附零陵故事。时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记。

○零陵三亭记（一有“薛令作”三字。零陵，永州县。集有《送薛存义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考，要皆在永州作。）

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馀，然后理达而事成。

零陵县东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涂，（《诗》：彼汾沮洳。沮洳，陷湿地也。沮，将预切。洳，人恕切。）群畜食焉，墙藩以蔽之，为县者积数十人，莫知发视。河东薛存义，以吏能闻荆、楚间，潭部举之，（潭部，谓湖南观察使。）假湘源令。（湘源县，属永州。）会零陵政赋扰，民讼于牧，推能济弊，来莅兹邑。遁逃复还，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辨，音瓣。

）宿蠹藏奸，披露首服。（首，音狩。）民既卒税，相与欢归道途，迎贺里闾。门不施胥吏之席，耳不闻鼓之召。（《周礼》：以鼓鼓役事。，音皋，大鼓也。一本作鼓，徒宗切，鼓声也。）鸡豚糗醕，（糗，丘救、去九二切，熬米麦也。醕，司吕切，漉酒也。）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仿焉。然而未尝以剧自挠，山水鸟鱼之乐，澹然自若也。（澹，音淡。）乃发墙藩，驱群畜，决疏沮洳，搜剔山麓，（音鹿。）万石如林，积坳为池。（坳，于交切，时窳下也。）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峰，珑灵萧条，（珑，音笼。灵，即玲。音零。）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鱼乐广闲，鸟慕静深，别孕巢穴，沉浮啸萃，不畜而富。伐木坠江，流于邑门。陶土以埴，亦在署侧。人无劳力，工得以利。（“工”，一作“土”。）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巅，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饗，于恭切，熟食也。）列置备具，宾以燕好，旅以馆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为首。

在昔裨谿谋野而获，（《左传》襄三十一年：裨谿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谿，郑大夫也。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则必使乘车以适野，谋作盟会之辞。谿，音忱。）宓子弹琴而理。（宓不齐，字子贱，为单父宰。鸣琴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为单父，戴星而入，以身亲之，单父亦治。子贱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劳，任人者逸。”宓，音伏。）乱虑滞志，无所容入。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继是者咸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卷二十八·记祠庙

○零陵郡复乳穴记（题作“零陵”，字之误也。据《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钟乳“连之人告尽者五年”，而题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载连州连山郡贡钟乳。《本草》唐注亦载其次出连州，未尝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简，连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题亦从而差耳。题以《连山郡复乳穴记》，则于文为合。）

石钟乳，饵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产焉，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以贡，则买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邦人悦是祥也，杂然谣曰：“氓之熙熙，崔公之来。公化所彻，土石蒙烈。以为不信，起视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恶知所谓祥耶？向吾以刺史之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货也，吾是以病而给焉。（给，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洁，先赖而后力，（赖，利也。）欺诬屏息，信顺休洽，吾以是诚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冰雪之所储，豺虎之所庐。由而入者，触

昏雾，龙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绳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今而乃诚，（一本作“今令人而乃诚”。）吾告故也。何祥之为！”

士闻之曰：“谣者之祥也，乃其所谓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谓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诚乎物而信乎道，人乐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为政也，而独非祥也欤！”

○道州毁鼻亭神记（一本“毁”作“斥”。《道州图经》曰“昔舜封象有鼻国”，即其地。按集有《道州文宣王庙记》，薛伯高以十年二月用牲币于庙，而此云九年来刺道州“既底于理”，似非始至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召，其曰“某谪永州”，记必将召时作。）

鼻亭神，象祠也。（《昌邑王贺传》云：舜封象于有鼻。注：在零陵，今此是也。“鼻”，与“庠”同。）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

元和九年，河东薛公（伯高也。）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秽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罢人，（罢，音疲。）去乱即治，变呻为谣，若痿而起，（《汉书》：如痿人不忘起。痿，于危、人佳二切，风痺病。）若蒙而，（蒙，音蒙，力小切。）腾踊相视，欢爱克顺。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风，披地图，得是祠。骇曰：“象之道，以为子则傲，以为弟则贼，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实理，（《孟子》：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以恶德而专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于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于江。（主，谓神主。）公又惧楚俗之尚鬼而难谕也，（一无“尚”字，一无于江以下至谕也十四字。）乃遍告于人曰：“吾闻‘鬼神不歆非类’，（《左传》僖十年，晋狐突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歆，飨也。）又曰‘淫祀无福’。（《礼》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专土疆、督货贿而已也。盖将教孝悌，（“教”，一作“崇”。）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肃信让，（“肃”，一作“庸”。）以顺于道。吾之斥是祠，（祠下有也字。）以明教也。苟离于正，虽千载之违，吾得而更之，况今兹乎？苟有不善，（一无“有”字。）虽异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谕，相与歌曰：“我有老，公燠其肌。（燠，于六切。）我有病癘，（音隆。）公起其羸。髻童之へ，（髻，音茗。）公实智之。鰥孤孔艰，公实遂之。孰尊恶德？远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岁之冥，公辟其户。我子洎孙，延世有慕。”

宗元时谪永州，迓公之邦。闻其歌诗，以为古道罕用，赖公而存，斥一祠

而二教兴焉。明罚行于鬼神，（一无“明”字。）愷悌达于蛮夷，（一无“愷”字。）不唯禁淫祀、黜非类而已。愿为记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永州龙兴寺东北陬（子侯切，隅也。）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甃而起者，（甃，蒲历切，瓠甃也。）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锺者尽死。（锺，则洽切。）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禘几。（音几。《吕氏春秋》云：荆人鬼，越人禘几。禘几，鬼俗也。《列子》：“楚人鬼，越人禘几”。注曰：信鬼神与禘几祥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

《史记·天官书》及《汉·志》有地长之占，而亡其说。（《史记·天官书》载，水澹泽竭地长。《西汉·天文志》所载一同。实不原其说。长，臻两切。）甘茂盟息壤，（《甘茂传》：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与之盟。《索隐》曰：《山海经》启筮云：玄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或是此也。）盖其地有是类也。昔之异书，有记洪水滔天，玄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杀玄于羽郊，（事出《淮南子》。玄，与鯀同。）其言不经见。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岂帝之所爱耶？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则彼持锺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

余恐学者之至于斯，征是言，而唯异书之信，故记于堂上。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公谪永州十年，凡为记序其年月有不可得而考者，此其一也。）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廖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垤，蚁封也。）伏灌莽，（《诗》：集于灌木。灌木丛生。莽，宿草也。莽，莫补切。）迫遽回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瞰，苦浪切。）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石，（，与“丛”同，聚也。）穹若洞谷，翳若林麓，（翳，翁孔切。）不可病其邃也。

今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龕，音堪。）余得而合焉，（“合”，一作“发”。）以属于堂之北陲。（属，之欲切，连也。北陲，谓北边也。）凡坳洼坻岸之状，（洼，清水也。坻，小渚。洼，鸟瓜切。坳，于交切。坻，陈尼切。）无废其故。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便冉之植，（便，音骈，木似豫章。）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俯入绿縹，幽荫荟蔚。（荟，音桧。）步武错迕，（阮古切，过也。）不知所出。温风不烁，（式灼切。）清气自至。水亭a室，（a，胡夹切，隘也。“水”，一作“小”。）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

噫！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则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伊鸟切。）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协韵，音户。）大和不迁，兹丘之巔。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集中《西山宴游记》云：“因坐法华西亭。”时元和四年九月，则此记当在前作。）

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觉照，照居寺西庑下。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筱，（粗曰薪，细曰蒸。《书》：筱既敷。筱，小竹。，大竹。筱，音小，竹箭。，徒党切。）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照谓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众山之会，果去是，其见远矣。”遂命仆人持刀斧，群而翦焉。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而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永贞元年十一月，贬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一无“乎”字。）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或异照之居于斯，而不蚤为是也。余谓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观于空色之实，而游乎物之终始。其照也逾寂，其觉也逾有。然则向之碍之者为果碍耶？今之辟之者为果辟耶？彼所谓觉而照者，吾讵知其不由是道也？岂若吾族之挈挈于通塞有无之方（“塞”下一有“乎”字。）以自狭耶？或曰：然则宜书之。乃书于石。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记作于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时。）

永贞年，（永贞元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公时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出为邵州，（九月，贬邵州刺史。）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之西，属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临群木之杪，无不矚焉。（一本无下有“所”字。）不徙席，不运几，而得大观。夫室，向者之室也；席与几，向者之处也。向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性岂群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遂书为二：其一志诸户外，其一以贻巽上人焉。

○柳州复大云寺记（元和十二年作。）

越人信祥而易杀，（祥，谓祥怪。）傲化而仁面仁。（仁面，音面，背也

。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汉武帝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鸡卜。李奇曰：持鸡骨卜，如鼠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飨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一作“可用入焉”。）有以佐教化。

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云在水南。（武后天授元年七月，有东魏国寺僧法明等十人，伪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水北环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云寺焚而不复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归，复立神而杀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隐远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辟之广大，逵达横术，（九达谓之逵。邑中道曰术。

《月令》曰：审端经术。术，音遂。）北属之江。告于大府，（大府，谓观察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门，以字揭之。立东西序，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一无其字。）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畦，菜畦也。“圃”，一作“囿”。）田若干塍。（音乘，稻中畦。）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坚。后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复就。

○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一作“巽上人修净土院记”，记云：“今刺史冯公作大门”。冯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记当在是时作。）

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音笃，天竺国一名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释迦牟尼者，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去声。）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晋时庐山远法师，（谓慧远也。）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夕大师（夕，语岂切。）著《释净土十疑论》，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至（职日切。）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馀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巽上人，名重巽。）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绩二大士之像，（绩

，胡对切。）缙盖幢幡，（缙，疾陵切。）以成就之。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水中大。）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永州铁炉步志（附志云：“余乘舟来，居九年。”此当作于元和八年。古者姓氏，特以别生分类，贤否之泾渭，初不由此。尊尚姓氏，始于魏之太和。齐据河北，推重崔、卢。梁、陈在江南，首先王、谢。至江东士人，争尚阀阅，卖婚求财，汨丧廉耻。唐家一统，当一洗而新之，奈何文皇帝以陇西旧族矜夸其臣，以房、魏之贤，英公之功，且区区结婚于山东之世家。贞观之世，冠冕高下，虽稍序定，然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李义府耻其家无名，复从而紊乱。黜陟废置，皆不由于贤否，但以姓氏升降去留，定为荣辱。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民俗安知礼义忠信为何物耶？子厚悯时俗之未革，故以子孙冒昧者，取况于铁炉步之失实，诚有功于名教欤！）

江之浒，（谓江滨。）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吴人呼水际为步。韩文《罗池庙碑》云：步有新船。若瓜步之类是也。）永州北郭有步，曰铁炉步。余乘舟来，居九年，往来求其所以为铁炉者无有。问之人，曰：“盖尝有锻者居，（锻，都玩切。小冶也，一本“锻”下有“铁”字。）其人去而炉毁者不知年矣，独有其号冒而存。”

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独怪是？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位与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犹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号有以异于兹步者乎？向使有闻兹步之号，而不足釜、钱、刀者，（《左传》：筐釜之器。注：有足曰，无足曰釜。《诗·臣工》：〈厂寺〉乃钱。《周礼》：锻氏为器，注：钱，田器。刀，兵器也。，斫刀。，奇岂二音。钱，音翦。，音博。，肤甫二音。）怀价而来，能有得其欲乎？则求位与德于彼，其不可得亦犹是也。位存焉而德无有，犹不足大其门，然世且乐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独怪于是？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一，（音戮。）斯可以甚惧。若求兹步之实，而不得釜、钱、刀者，则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惊于是，末矣。”

余以为古有太史，观民风，采民言。（《礼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汉时亦分八使，周适四方。巡行风俗，观采方言。）若是者，则有得矣。嘉其言可采，书以为志。

●卷二十九·记山水

○游黄溪记

（自《游黄溪》至《小石城山》，为记凡九，皆记永州山水之胜。年月或记或不记，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晋，西适邕，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汉书·西南夷传》：南夷君以十数，夜郎最双。此下凡用滇最大，邛都最大，徙都冉𠄎最大，公文势本此。邵太史曰：子厚此记。）环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浯，音吾。水名浯溪，在湘水南，北汇于湘。元结之曰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於泂泉，（○泂，音双，水名。泂朱，奔湍也。一作“南至于龙东门”。）东至于黄溪东屯，（徒门切，一无“黄溪”二字。）其间乐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百，一作里。）至黄神祠。（一无神祠二字。）祠之上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叶骈植。（一无如字。）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一无小字。）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论语。深则厉。浅则揭。注：以衣涉水为厉。揭，揭衣也。○揭，丘列切。）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尽，溪水积焉。（“积”，一作“即”。）黛蓄膏𠄎亭，（黛，画眉也。𠄎亭，水止也。）来若白虹，（“来”，一作“采”。）沈沈无声，（沈沈，一作“沈之”。）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楚、越之人，数鱼以尾，不以头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颞颌。（颞，颐下也，，齿根肉也。○颞，胡来、古海二争。颌，户感切，又音含。，鱼斤切。，音谔。）其下大石杂列，（“杂”，一作“离”。）可坐饮食。有鸟赤首鸟翼，大如鹤，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状，石益瘦，水鸣皆锵然。（○锵，七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汉书》：王莽自谓黄、虞之后，姚、妘、东、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藉于秩宗，以为宗室。黄神王姓，盖取诸此。）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𠄎焉。”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莽号其女定安公太后为黄皇室主，绝之於汉。）黄与王声相迳，而又有本，其所以传言者益验。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庄子》：畏垒之民，欲俎豆予贤人之间。俎豆，谓礼之为主。）为立祠。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无和八年五朋十六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妈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隤人，（隤，音戮。）居是州，恒惴惴栗。其巢也，（○“巢”，与“隙”同。）则施施而行，（○施如字，行貌，又音怡。）漫漫而游。（○漫，莫半切。）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幽泉怪石，无还不到。

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一本无“以卧”二字。）卧而梦。（一无“卧而梦”三字。）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态”，一作“胜”。）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朋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法华，寺名。）望西山，始指异之。（“指”，一作“抵”。）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廿伐}。（符废切。草叶多也。）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游。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含岈，山深之状。洼，水也，也。○岈，火加切。洼，乌瓜切。）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T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外”，一作“水”。）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娄为类，（《方言》：冢，或谓之培。关而东，小冢谓之娄。○培，薄口切。娄，力口切。）悠悠科与颢气俱，（○颢，音浩。）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冥”，一作“俱”，又作“与物不异”。）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於是首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无和四年也。

○钴牟母潭记（○钴，音古。牟母字，诸韵皆无从“母”者。《唐韵》作“牟莽”。下注云：钴牟莽，也。“牟母”，疑是“牟莽”，莫浦、莫朗二切。并注云钴，牟莽也。钴牟莽乃鼎具。据《小丘记》云：得西山后八日，又得钴牟母潭，则此记在前记后作，亦元和四年文云，下二记当继此也。）

钴牟母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势益暴，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沫，音末。水沫也。）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馀，有树环焉，有泉悬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丘异切。）一旦款门来告曰：（款，叩也。）“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贸，音茂，交易也。）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於高者而坠之潭，（一无“者”字，一无“而”字。）有声᳚众然。（᳚众，在公切，水会也。）尤与中秋观月为宜，於以见天之高，气之回。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钴牟母潭西小丘记（注见前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牟母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而”，一作“之”。）为鱼梁。梁之上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才，（“状”，一作“壮”。）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金，山险貌。○，音钦。与钦同。累，力追切。）若牛马之

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铲，音产。诸韵玉篇皆无此字，义当作，平也。）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头。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支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一本，兽下有“鱼鳖”字。）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滢滢，水回也。）悠然而虚者与神谋，（一作“悠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渊、镐、杜，（○，音户。）则贵游之士（一无“之士”二字。）争卖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无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是”，一作“晨”。）书於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篁，竹田也，一曰竹石。）闻水声，（“闻”，一作“间”，绝句。）如鸣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坻、屿，皆小洲也。）为甚为岩。（○甚，五男、苦男切。）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礼游鱼，类若乘空”。）日光下澈，（音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亾尔远逝，（○亾，昌六切。）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斗，谓北斗。《史记》：枉夫，类流星，蛇行而苍黑。）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龚古，（“龚”，一作“袭”。）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崔简之子也。）

○袁家渴记（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记，皆同时作，《石渠记》所谓“惜其未始有传焉”，故累记其所属遣之其人者也。《石渠记》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则四记可以类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牟母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大历元年，元结以此岩东向，故名之曰朝阳。）水行，至茱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支流者为“渴”。（“支”，一作“反”。）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高”，一作“西”。）下与百家

漈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有“石”字。）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音历，石也。）其树多枫冉石楠，（○冉，如占切。石楠，亦木名。）便楮樟柚，（便木似豫章。柚，橘类也。○便，毗连切。楮，音诸。柚，余救切。）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合欢，草名。）葛水石。（○葛，音交葛。犹交加也。）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卅勃}香气。（东坡曰：子厚记云：“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卅勃}芎气。”子厚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蓊{卅勃}，草茂貌。○蓊，乌公为乌孔二切。{卅勃}，音勃。）冲涛旋濑，退贮谷，摇葳蕤，（○葳，音威。蕤，儒佳切，草木华盛貌。）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尽，（贾逵云：八寸曰咫。）或倍尽，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鲜，苔藓也。）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尽，清深多鱼。（《尔雅》：，黑兹。郭注：即白。○，音条，又直留切。）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酏而盈。（○酏，山宜切。）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为底，（他本或无“一”字，或无“巨”字。）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阍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蹠而往，（○揭，丘列切，音憩，褰衣也。）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错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一无“意”字。）与石渠同。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濈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丽之形，（睥睨，通作“埤霓”。《庄子》云：梁丽可以冲城。梁丽，屋栋。丽，与丽同。○睥，匹计切。睨，五计切。丽，音丽。睥睨，或从土。《广韵》引《博雅》：埤，土墙。《集韵》“城上垣”。杜预注《左传》，又作僻倪，音义同。丽，一音礼，司马云，小舡也。）其旁出堡坞，（安石切，小障也。堡，小城也。）有若门焉。穷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者。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东亭记（元和十年正月，公自永州召至京师。三月，复出刺柳州。此记作於刺柳州日，篇末自可见。）

出州南谯门，（谯，城上楼也。）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际垂杨（垂杨，地名也。）传置，（○传，音转。传置，谓驿也，）东曰东馆。其内草木猥奥，有崖谷，倾亚缺圯。（部鄙切。“亚”一作“凸”。）豕得以为圉，蛇得以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弗弔蠲疏，（○弗弔，音指。疏，音疏。）树以竹箭松桧（丑成切。）桂桧柏杉。易为堂亭，（○易，以豉切。）峭为杠梁。（《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杠梁，皆桥也。○杠，音江，林间横木。）下上徊翔，前出两翼。凭空拒江，（“凭”，一作“冯”。）江化为湖。众山横环，阔泚婴湾。（○，音聊，与{山}同。泚，伊盈切。水绝远貌。湾，乌环切，一本，“”作“崦”。）当邑居之剧，而忘乎人间，斯亦奇矣。乃取馆之北宇，右辟之以为夕室；取传置之东宇，左辟之以为朝室；又北辟之以为阴室；作屋於北牖下以为阳室；作斯亭于中以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阴室以违温风焉，阳室以违凄风焉。若无寒暑也，则朝夕复其号。既成，作石于中室，书以告后之人，庶勿坏。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记。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记不书其年月，然当与前记先后作。公刺柳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浚水南山石间。今从大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东西皆水汇。（音溃。水回合也。）北有双山，夹道嶄然，（○嶄，⊕咸、仕咸二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东流入于浚水。浚水因是北而东，尽大壁下。其壁曰龙壁。其下多秀石，可砚。南绝水，有山无麓，广百寻，高五丈，下上若一

，曰甑山。（○甑，子孕切。）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驾鹤山，壮耸环立，古州治负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类屏者，（○屏，蒲并切。）曰屏山，其西曰姥山，（○姥，莫补切。）皆独立不倚。北沈淶水濑下。（“沈”，一作“流”。）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茄，音加。荷茎，一本作“茄房”。）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东西九十尽，南北少半。东登入小穴，常有四尽，（六尽为寻，倍寻曰常。）则廓然甚大。无穷，正黑。烛之，高仅见其宇，皆流石怪状。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临大野，飞鸟皆视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明切，又音平。博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怪，多楮，（楮，河柳。郭璞云：今河旁赤茎小杨。楮，木名。○楮，丑呈切。楮，音诸。）多之竹，（，竹名，节间相去数尽。○，音云。，都郎切。）多橐吾。其鸟，多秭归。（○秭，音子，又咨李切。秭归，或作“子规”。）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森，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在多秭露。西有穴，类仙弈。入其穴，东出，其西北灵泉在东趾下，有麓环之。泉大类穀雷鸣，西奔二十尽，有洄，在石涧，（洄，回流也。）因伏无所见，多绿青之鱼，多石鲫，（“多”，一作“及”。）多。雷山，两崖皆东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也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祷用俎鱼、豆彘、形、（，脯也。）糝余、（○糝，音所，又音胥，祭神灶。余字，诸韵皆从“禾”，音徒，音土。沛国呼稻曰余。）阴酒，（一作“酒阴”。）虔则应。（公集有《雷塘祷雨文》。）在立鱼南，其间多美山，无名而深。峨山在野中，无麓，峨水出焉，东流入于淶水。

●卷三十·书明谤责躬

○寄许京兆孟容书（许孟容，字公范。元和初，再迁尚书右丞、京兆尹。公谪永州已五年，与京兆书，望其与之地为地，一除罪籍耳。时当在元和四年云。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跃恍惚，（失意也。）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悸，心动也。）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召重忧，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痞，部鄙切，腹中结痛。）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一作“肉”。）非独瘴疠为也。忽捧教命，（“捧”，一作“奉”。）乃知幸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没，（《左传》成十年，晋侯梦疾为二竖子，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谓连心之脂膏。肓，心下鬲上。○肓，音荒。）复

起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_レ，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塞_〇，（_〇，不安貌。_{〇〇}，五结切。，音兀。一作“末路厄塞_〇”。）凡事壅隔，（一作“事既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繆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_ウ。（音读。）以此大罪之外，_レ互诃万端，（_〇_レ互，与“诋”同。）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尽”，一作“便”。）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牒。此人虽万被诛戮，不足塞责，而岂有赏哉？（一无“岂有赏哉”四字。）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分毫事，（一作“无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一无“更”字。）以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盛，不谖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无“得之”二字，一无“求”字。）又何怪也？

宗元於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七日，公母卢史卒。）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豕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_〇獠，音潦，夷名。）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_〇怛，当割切。）心肠沸热。（“肠”，一作“骨”。）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陬”，一作“隅”，无“少”字及“女子”字。）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罪大”，一作“罪人”。）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当”，一作“常”。）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然（一作“_レ栗々然”，或“_レ懔懔然”。）欷惻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悯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无“所”字。）无异子北为主，独托村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闾，主守者固以益怠。昼夜哀愤，惧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身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气儿马医，弗敢辱也，必下车而揖之。《孟子》：胁户诏笑，病于夏畦。夏畦，夏月治畦之人。_〇畦，音携。）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_一。（音戮。）复何敢更望大君子抚慰收恤，尚置人数中耶！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洗

沐盥漱，（○盥，音管，又古玩切。）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以至此也。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一本作“被谤”，无“议”字。）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汉书》，人或毁直不疑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问，曰：“我乃无兄。”终不自明。）娶孤女云挝妇翁者；（《后汉·第五伦》：建武二十九年，从淮阳王朝京师，帝戏谓伦曰：“闻卿为吏，妇翁，宁有之邪？”伦曰：“臣三娶妻，皆无父。”○挝，陟瓜切。）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籍。（一作“册”。）管仲遇盗，升为功臣；（《礼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游辟也可人也。”注云：言此人可也。）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今已无古人之实，（一“为”字。）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汉书》：直不疑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刘宽下车，归牛乡人。（《东汉》：刘宽，字文饶，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牛者愧而送还。）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郑詹束縛於晋，终以无死；（《国语》：文公伐郑，欲得詹而师还。郑人以詹与晋，晋人将烹之，詹据鼎耳而疾号，乃命弗杀，厚为礼而归之。）钟仪南音，卒获反国；（《左传》：成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乐操土音，不忘旧也，君动归之。”公从之，使归求成。南音，楚声。）步向囚虏，自期必免；（《左传》，襄王二十一年，栾盈出奔楚。晋囚叔向，乐王鲋风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范痤骑危，（○痤，才戈切。骑，音奇。危，栋上也。）以生易死；（《史记·魏世家》：赵使人谓魏王：“为我杀范痤，吾献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与王地，则奈何？”王出之。）蒯通据鼎耳，（○蒯，苦怪切。）为齐上客；（高帝诛韩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和吠非其主。”上乃赦之。据鼎耳，言将烹也。至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请通为客。）张苍、韩信伏斧，（○，音质。铁钁甚也。）终取将相；（《西汉》：张苍从沛公攻南阳，当斩，解衣伏质，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斩，后至孝文时为相。韩信亡楚归汉，为连敖，坐法学斩，适见滕公。公奇其言，释勿斩。其后拜大将。）邹阳狱中，以书自活；（《西汉》：邹阳从梁孝王

游，羊胜，公孙诡等疾阳，恶之。孝王怒，下阳吏。阳从狱中上书奏王，出之。贾生斥逐，复召宣室；（《西汉》：贾谊，洛阳人。绛、灌之属害之，出为长沙王传。岁余，文帝思谊，徵之，入见宣室。）倪宽摈死，（《新唐书》作“摈厄”。）后至御大夫；（《西汉》：倪宽为廷尉文学卒史，以儒生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其后议封禅事，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西汉》：董仲舒，广川人。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焉。於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刘向，字子政，事宣帝，为谏大夫，献言黄金可成。上领典尚方铸作事，后不验，下吏当死。上奇其才，得逾冬令以减死论。）此皆瑰伟传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卜匡怯_彳典_彳忍，（○卜匡，音匡，怯也。_彳典_彳忍，音腆忍，垢_彳蜀也。《楚辞》：切典_彳忍之流俗。）下才末技，又婴恐惧痼病，（一作“病痼”。）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贤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贵於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缕，（○，力禾切。缕，音吕，好视也，一曰委曲。当从尔，俗作“尔”，非。）神志荒耗，前后遗忘，（音妄。《汉书·杨惲传》：以陪辅朝廷之遗忘。作平声。）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滞，（，一作触。）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士”，一作“上”。）亦不堪当世用矣！伏惟兴衰无用之地，垂德於不报之报，但以存通家宗礼为念，（一无“存”字。）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莹域，（一无“虽”字。）退托先人之庐，以尽馀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乎，如得甘寝，（“甘”，与“酣”同，出《庄子》。）无复恨矣！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无任晷恋之至！（一本“恋”亦作“晷”。）不宣。宗元再拜。

○与杨京兆凭书（杨凭拜京兆尹，与李夷简素有隙。李因劾凭江西奸贼，宪宗贬为临贺悻，时元和四年也。公尝遗凭子诲之书云：“今日有北人来，示将籍田劾，是举数十年之坠典，必有大恩泽。丈人之冤闻於朝，今是举也必复大任。”此亦云“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考《宪宗纪》，元和五年，诏以来嵎籍田，则此书必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献书丈人座前：（○丈人字，俗以为妇翁答，然字则远矣。大抵亦尊者之称。《吴越春秋》载伍子胥谓渔父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雍，壮厉感发，（“壮”，一作“庄”，）铺陈广大。上言推延贤隽之道，难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丧顿瘁，无以守宗族复田亩为念，忧悯备极。不唯其亲密旧故是与，复有（一作“是乃为若

”。)公言显赏,许某素尚,(“许”,一作“取”。)而激其忠诚者。

(“忠”,一作“中”。)是用踊跃敬惧,类响时所被简牍,万万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献左右。

大凡举之道,古人之所谓难者,(“古”下,一无“人”字。)其虽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难,言之难,听信之难。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乐言之者,有无之而工言之者,有无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虽舜犹难於知之。(见《书·皋陶谟》。)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史记》: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语》: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子羽,乃澹台灭明也。)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汉光武,冯衍不用;(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论功当封,将召见之。为令狐略等谗之,竟不获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纬为令史。(《晋·史载记》:尹纬,天水人。先为秦吏部令史,后事姚萇为佐命元功。萇既败蔡坚,遣用尹说坚求禅代,坚问纬曰:卿於朕何可官?纬曰:“尚书令史。”坚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其亡也不亦宜乎!”王景略,猛字。)是皆终日号鸣大吒,(吒,陟驾切,叹也。)而卒莫之省。无之而工言者,贼也。赵括得以代廉颇,(《史记·赵奢传》,赵孝成王使廉颇将兵拒秦,秦遣间言曰:“秦之所患,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王以括代颇,括之母谏王:“括徒能读父书,而父子异心。”王不听,果败。)马谡得以惑孔明也。(《蜀志》:马谡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谓亮曰:“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亮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战于街亭,为张所破。○谡,音缩。)今之若此类者,不乏於世。将相大臣闻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无之而不言者,土木类也,周仁以重臣二千石,(西汉,周仁。武帝立,以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许靖以人誉而致三公。(“致”下,一有“位”字,先主围成都,许靖逾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谓公为贱贤也。”於是靖为司徒。)近世尤好此类,以为长者,最得宠。(《史记》,灌夫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见武安传。)夫言朴愚无患者,(萧何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无害,谓不刻害也。)其於田野乡闾为匹夫,虽称为长者可也。自抱关击柝以往,(《孟子》:恶乎宜乎,抱关击柝。柝,他各切。夜所击之木也。)则必敬其事,(《论语》: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愈上则及物者愈大,何事无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长者,可以为大官。”类非古之所谓长者也,则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岩廊之上,(○揭,去谒切,举也。)蒙以绂冕,翼以徒隶,而趋走其左右,(一无“而”字。)岂有补於万民之

劳苦哉！圣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不”字下，一有“尽”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难。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刃”，“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则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章。是将曰：“彼诚知士欤？知文欤？”疑之而未重，一间也。又曰：“彼无乃私好欤？交以利欤？”二间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我哉？”（○，渠记切。毒也。）兹弗吾事。”三间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难。言而有是患，故曰听信之难。唯明者为能得其所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听，一不至则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听之难，而不务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虽无有司，而士可以显，则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预备而熟讲之，卒然君有问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无所以应之，则大臣之道阙，故不可惮烦。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操”，一作“探”。）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屈，屈原。马，司马迁。○屈，其勿切。）希王、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累，万迫切。）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无所取信，杰然特异者，乃见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大历九年，凭中进士；十三年，凝中进士；十二年，凌中进十。皆有名，时号三杨。）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凌子，元和二年中进士。敬之，字茂孝，尝为《华山赋》示韩愈，愈称之。）敬之，希屈、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於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一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尔！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一无“乙”、“第”二字。）至尚书郎，专百家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一无“知”字。）去年吴武陵来，（武陵，元和二年中进士，三年谪永州。）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十数篇书。（一无“书”字。）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然彼古人亦人耳，（一无“古人”字。）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言今。（一本，二“以”字并作“与”。）桓谭亦云：亲见扬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传其书？（《扬雄赞》：桓谭曰：“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犹为今之人，（一有“笑”字。）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当世，而荣於后世也。若吴子之文，非丈

人无以知之。独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学，无以尽训诂风雅之道，以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败，不能远骋高厉，与诸生摩九霄，抚四海，夸耀於后之人矣。（一作“世人”。）何也？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一无“来”字。）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毛毛然（一无“然”字。○毛，音冒，目少睛。）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沮”，一作“怛”。霾，音埋，风雨土也。《诗》：终风且霾。）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一本无“又”字。）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天”，一作“大”。）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於笔砚，（“意”，一作“志”。）自苦，（○，丘八切，与“吉”同。坚也，突也，石状，一云口骨切，劳极貌，又健作貌。）以危伤败之魂哉？

中心之悃悃郁结，（○悃，口本切，诚也。悃，平力切，纆致密也。）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许京兆，孟容。）不能重烦於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悃栗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至”，一作“止”。）宗元无似，亦尝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岂愚蒙独出数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过矣，宠已厚矣。夫知足与知止异，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复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如其不至，则故无憾，进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公娶凝女，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寡居十馀年。尝有一男子，（一本无“一”字。）然无一日之命，（杨氏孕而不育。）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一作“祀”。）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闾，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竞於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厌，弃也。）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伏惟以此为念。流涕顿颡，（写曩切。）布之座右，（一作“下”。）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与裴埒书（裴埒，董之弟，字行具此书，唯不详其爵位。公时在永，其书曰“河北之师，当已平奚虜吉语矣”。考其时，盖当吐突承璀诛王承宗之时，事在元和四年，书必此年作。）应叔十四兄足下：比得书示勤勤，不以仆罪过为大故，有动止相悯者，仆望已矣。世所共弃，惟应叔辈一二公独未耳。

（一作“独未下耳”。）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贤幸乃一售，不得者张排才良，（《书》：人乃可张为幻。张，欺诈也。○，音。才良，胡根切，一本作恨，见《汉书·灌夫传》。）仆可出而辩之哉！性又倨里，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悉，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一无“耳”字。）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尝自明。今亦久矣，而嗔骂者尚不肯已，坚然相白者无数人。

圣上日兴太平之理，不贡不王者悉以诛讨，而制度大立，长使仆辈为匪人耶？其终无以见明，而不得击坏鼓腹乐尧、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天下熙熙”，见《史记·货殖传》。）而独呻吟者四五人，何其优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邹子尚能耻之，（刘向《别录》云：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吹律而温气至，五谷生，今名黍谷。）今若应叔辈知我，岂下邹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师，当已平奚虜，闻吉语矣。（时吐突承璀计镇冀王承宗。镇冀自李宾臣，本范阳内属奚。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虜。）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流言飞文，出《刘向传》。）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数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谓仆为明时异物，死不慨矣。

金州考绩已久，独蔑然不迁者何耶？十二兄宜当更转右职。十四兄尝得数书，无恙。（馀亮切，忧也。一无“尝得”二字。）兄顾惟仆之穷途，得无意乎？北当大守，人愈平和，惟楚南极海，玄冥所不统，炎昏多疾，气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记一，舍忧卜栗，则怠而睡耳。偶书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与萧翰林仁免书（一作“勉”。《新唐史》，萧仁免书在许孟容书前。按仁免本传，贞元中及第，又以贤良方正对策异等，拜右拾遗。元和六年，召为翰林学士，凡三年，进知制诰。公在永州，此书当在仁免学翰林时作。）

思谦兄足下：昨祁县王师范过永州，为仆言得张左司书，道思谦蹇然有当官之心，乃诚助太平者也。仆闻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说，仆岂不素知耶？所喜者耳与心叶，果於不谬焉尔。（子京《新唐史》自思谦兄止焉尔并删去。）

仆不幸，（《唐史》删“不幸”二字。）响者进当○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门哉。（《唐史》删“乃”字。○岌，鱼及切。“门”，一作“间”，下无“哉”字。）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於内，则孰能了仆於冥冥之间哉？（《史》删则字之字。）然仆当时年三十三，（永元贞年。）甚少。

（《唐史》删甚少字。）自御史裹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娼嫉，（○冒，音冒。）其可得乎？（《唐史》删其字。）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声”，一作“名”。）世之怒仆宜也。（《唐史》自凡人止宜也并删去。）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唐史》删又字。）辱在附会。圣朝弘大，（“弘”，一作“宽”。）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唐史》删能字。）谤语转侈，噉噉噉噉，（噉，虚骄切。噉，音敖。）渐成怪民。（“民”，一作“人”。）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讎人之心，（“詈”，一作“言”，“讎”，一作“仇”。）日为新奇，务相喜可，（“喜”，一作“悦”。）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唐史》删而字。）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今，过大恩甚，乃以至此。（《唐史》自伏自止致此并删去。）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唐史》删六七二字及已字。）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唐史》删则字。）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为罪。兄知之勿为他人言也。（《唐史》自兄字至也字删去。）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毛重迫，（驰伪切，足肿也。重，上声。）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疒参>慄，（○<疒参>，山锦切，寒病，一作“惨”，七感切。慄，来感切。阴寒貌，薄寒中人，见《楚辞》。）毛萧条，瞿然（○瞿，音句。）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人”下，有“也”字。）楚、越间声音特异，舌ㄋ讠（《孟子》：南蛮舌之人。○，音决。鸟名，即也。ㄋ，音卓。）今听之怡然不怪，（“怡”，一作“恬”。）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晓晓，（许尧切。）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后兴。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说长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周易·困卦》。（《唐史》删周字。）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唐史》删也字。）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默，（○，音阴，不能言也。）思与木石为徒，（《唐史》删思字。）不复致意。

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者独沦陷如此，（《唐史》删独字。）岂非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余（《唐史》删余字。）独喜思谦这徒，遭时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裾，弥蔽切。）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诚如此。（《唐史》自独喜至如此并删去。）然居理平之世，（高宗讳治避为理。）终身为顽人之类

，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倘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馀润，（是时吐突承璀讨王承宗，公有望於贼平，庆宥及罪谪耳。）虽朽腐败，（○，牙割、牙结二切，伐木馀也。“”，一作“株”。）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菌，九陨切。）一释废廛，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一廛，二亩半也，一家之居也。）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采取，（木铎者，金铃木舌。武事振金铎，文事振木铎，以徇於道路。）献之法官，（法官，路寝正殿也。）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之人矣。（《唐史》删之字。）此在望外，然终欲为兄一言焉。（《唐史》自此在止言焉删去。）宗元再拜。

○与李翰林建书（按建本传，贞元中，补校书郎。德宗思得文学者，或以建闻。帝问左右，宰相郑馀庆曰：“臣为吏部时，当补校书八人，他皆藉贵势以请，建独无有。”帝喜，擢左拾遗翰林学士。此书在永时作也。书云前过三十七年，当在元和四年。）

杓直足下：（建，字杓直，逊之弟也。○杓，音标。）州传遽至，（○传，云声，驿也。）得足下书，又於梦得处（梦得，刘禹锡字。）得足下前次一书，意皆勤厚。庄周言，逃蓬ワ者，（○ワ，徒吊切。）闻人足音，则跫然喜。（《庄子》：逃虚空者，藜ワ柱乎<鼠生>鼯之径，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跫，巨恭切，喜貌，本注云人行貌。）仆在蛮夷在，比得足下二书，及致乐饵，喜复何言！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馀甘，破决壅隔大过，（“隔”，一作“塞”。）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音战，寒动也。）坐则髀Φ。（○髀，部礼切，股也。Φ，卑利切，足气不生也，湿病。）所欲者补氯丰血，一筋骨，辅心力，有与此宜者，更致数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

永州於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蝮蛇，细颈大头焦尾，色如绶文，文间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针，大者长七八尺，一名反鼻。虺，色如土，俗呼土虺。○虺，许伟切。蝮，芳六切。）

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诗》：为鬼为蜮。蜮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亦谓之短狐，即射工也，亦名水弩。）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羽鬼切。一作“疣”。）时到幽树好石，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周礼》：三罚而归于圜土。注，圜土，狱城也。）

一遇和景，（一有“出”字。）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六尺曰寻。）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明时百姓，皆获欢乐；仆士人，颇识古今理道，独怆怆如此。诚不足为理世下执事，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得，窃自悼也。

仆曩时所犯，足下适在禁中，时建为翰林学士。备观本末，不复一一言之。今仆癯残顽鄙，不死幸甚。苟为尧人，（避民为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为量移官，差轻罪累，即便耕田芝麻，取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孙，以供力役，时时作文，以咏太平。摧伤之馀，气力可想。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三”，或作“四”。）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审矣。杓直以为诚然乎？

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贫者士之常，（《列子》：荣启期曰：“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仆，（○煦，吁句、况羽二切。）仆岂敢众人待常州耶！若众人，（一作“若即人”。）即不复煦仆矣。然常州未尝有书遗仆，仆安敢先焉？裴应叔、萧思谦（裴垕、萧仁免也。）仆各有书，足下求取观之，相戒勿示人。敦诗在近地，（敦诗，崔群。）简人事，今不能致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勉尽志虑，（或误作“免尽”，非。）辅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与顾十郎书（观集中《送苑论序》，谓初与论同荐于京师。是岁小司徒顾公守春官之缺，而权择士之柄。明年春，同权衡之下，并就重轻之试。顾公，盖少连也。今以门生具官致书於顾君，意者必少连子也。《少连传》云：始少连携少子师闵奔行在，有诏同止翰林院。则顾氏子岂师闵耶？“十郎”，一本作“十一郎”。公时谪永州作。）

四月五日，（一作“月日”。）门生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致书十郎执事：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趋以进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则恶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难也。大抵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𧈧𧈧起起，（○𧈧，吁句切，吹也。起，千馀切，赳赳也。）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势异，则雷灭飙逝，（飙，卑遥切。）不为门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惧，恐世人之非己也，（一作“世之人”。）则矫於中以貌於外，其实亦莫能至焉。然则当其时而确固自守，蓄力秉志，不为响者之态，则於势之异也固有望焉。

大凡以文出门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贞元九年、十年，顾少连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取进士六十人，诸科十九人。）执事试追状其态，则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间招众口飞语，哗然张者，岂他人耶？夫固出自门下。赖中山刘禹锡等，（禹锡，贞元九年中第。）遑遑惕忧，无日不在信臣之门，以务白大德。顺宗时，显赠荣谥，扬于天官，敷于天下，以为亲戚门生光宠。（少连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敬，则谥赠之荣亦诸门生之力欤。）不意巢

々者，（《晋书·习临齿传》：巢々常流，碌碌凡士。○巢，音琐，当作琐。琐，碎也。）复以病执事，此诚私心痛之，堙郁汹涌，不知所发，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节宏议，以立於当世，卒就废逐，居穷厄，又不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进退无以异於众人。不克显明门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则既乖谬於时，离散摈抑，（○摈，必刃切。）而无所施用。长为孤囚，不能自明。恐执事终以不知其始（“始”下，一有“之”字。）偃蹇退匿者，将以有为也；犹流於响时求进者之言，而下情无以通，盛德无以酬，用为大恨，固尝不欲言之。今惧老死瘴土，（一有“中”字。）而他人无以辨其志，故为执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论语》：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倘或万万有一可冀，（一本作“几”，与“冀”通。）复得处人间，则斯言几乎践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书不能既。（一作“就”。）宗元谨再拜。

●卷三十一·书

○与韩愈史官书（《韩文公集》中，不见与公论史书，惟有《答刘秀才书》，其言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公此书皆与韩公辨，以为不然。观韩与刘秀才书，则公所以答之之意昭然矣。韩元和八年六月为史馆修撰，此书云正月，其作於九年之春欤？退之《答刘秀才论史书》，见《韩文》外集第二卷。

正月二十一日，（元和九年。）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水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汉书》作“故”，令史之属。应劭云：掌故事。“固”字一本作“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於道者，（“於”下，一有“有”字。）不若是。（“不”下，一有“宜”字。）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寿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录也？（一无者字。）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利”。（则，一作必。）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共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

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东、宋、蔡、齐、楚者，其时暗，（一无“暗”字。）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时诸侯不能以也。”以，一作用。）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史佚，谓周太史也。）虽纪言书事，犹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赤，一作诛。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谋反，族诛。）司马迁独天子喜怒，（司马迁盛言李陵。武帝以迁欲沮贰师，下之蚕室。）班固不检下，（汉和帝永元初，洛阳令种竞以事捕固，固死狱中。）崔浩沽其直以半暴虏，（崔浩事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族诛。）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礼记》：子夏哭其子而丧其明。）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丰年文武士殉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磊，鲁猥切。）决必沈没，且乎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行，胡浪切。《论语》：行行如也。注：刚强之貌。）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诱，一作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悻逸事书（公自状公段秀实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包袱太，此又与韩昌黎书，使书之勿坠。时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传，皆取公所为状具载之。《赞》又载公所上史馆状中语，曰：“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耶。”其益於名师多矣。）

退之馆下：前者书进退之力史事，（即谓前书。）奉答诚中吾病，若疑不得实未即籍者，（籍，谓记录。“者”字，一作“有诸”。）诸皆是也。（皆，一作诚。）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见遇。窃自冠好注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元和九年，御史中丞崔能来莅永州。）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

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难在军中，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纪，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也。（《论语》：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谅，信也。）

太史迁死，（一无“太”字。）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太史迁言荆轲徵夏无且，（《史记·荆轲赞》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且，即余切。）言大将军徵苏建，（《卫将军列传》：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无称焉。”）言留侯徵画容貌。（《张良赞》：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春秋传》所谓传信传者，（《梁传》：庄七年，著以传著，疑以传疑。）虽孔子亦犹是也。窃自以为信且著。其逸事有状。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一本“论九六书”在后。《刘梦得集》有《与董生言易》、《辨易九六论》二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刊六，何也？世之儒曰：“吾闻诸孔颖达云，阳尊得兼乎阴，阴不得兼乎阳也。”他日，与董生言及《易》，生曰：“吾闻诸毕中和云：“举老而称也。”因举揲著变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阴老阳之数，以明二篇之策。复取《左氏》、《国语》昔人之筮以为证。且曰：余与董生九六之义，信与理会为不诬矣。又於《左氏》二书参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攘臂於其间，曰：“生之名孰与颖达著邪！而才孰与元凯贤邪？历载旷日，未尝有闻人用是说者。虽余愤然用口舌争，特貌从者十一二焉。余独悲而志之，以俟夫后觉。此梦得所言《易》大概也。）

见与董生论《周易》九六义，取老而变，以为毕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说，（董生言本毕中和，中和本其师，师之学本一行。）异孔颖达《疏》，而以为新奇。彼毕子、董子何肤末於学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韩氏、孔氏说，而果以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

韩氏（谓韩康伯。）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则是取其遇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则是取其遇揲四分而六也，孔颖达等作《正义》，论云：九六有二义。其一者曰：“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其二者曰：“老阳数九，老阴数六。”二者皆变用，《周易》以变者占。”郑玄注《易》，亦称以变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阳九、老阴六者，九遇揲得老阳，六遇揲得老阴。此具在《正义·乾篇》中，周简子之说亦若此，而又详备。何毕子董子之不视其书，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究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

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观之，则见毕子、董子肤末於学而遽云云也。

足下所为书，非元凯兼三《易》者则诺。若曰孰与颖达著，则此说乃颖达说也，非一行僧、毕子、董子能有异者也。（异下一有“说”字。）无乃即其谬而承之者欤？观足下出入筮数，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谨之勿遽。宗元白。

○答刘禹锡天论书（一本，《答刘禹锡天论》在前。○公尝作《天说》，禹锡以为未尽，作《天论》以辨之。公反覆以书问辨。观禹锡《天论》，参以书意，则其义自昭然。馀详解在禹锡《天论及公天说》下。见十六卷。）

宗元白：发书得《天论》三篇，以仆所为《天说》为未究，欲毕其言。始得之，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开下，一有“明”字。）及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其归要曰：非天预夫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谆谆佐吾言，而曰有以异，不识何以为异也。

子之所以为异者，岂不以赞天之能生植也欤？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赞而显。且子以天之生植也，为天耶？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为为人，则吾愈不识也。若果以为自生而植，则彼自生而植耳，何以异天果之自为果。

（鲁果切。有核曰果，无核曰。）痲痺之自为痲痺，草木之自为草木耶？是非为谋明矣，犹天之不谋乎人也。（乎，一作於。）彼不我谋，而何为务胜之耶？子所谓交胜者，若天恒为恶，（“若”下，一有“知”字。）人恒为善，人胜天则善者行。是又过德乎人，过罪乎大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梦得《论》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是判天与人为四而言之者也。余则曰：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辞，枝叶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

又子之喻乎旅者，（“又”下，一有“曰”字。）皆人也，而一曰天胜焉，一曰人胜焉，何哉？苍苍之先者，力胜也；（苍苍，一作莽苍。）邑郭之先者，智胜也。虞、芮，力穷也，匡、宋，籍穷也。是非（一有“之”字。）存亡，皆未见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说，要以乱为天理、理为人理耶？谬矣。若操舟之言人与天者，愚民恒说耳。幽、厉之云为上帝者，无所归怨之辞尔，（一有皆字。）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无羨言侈论，（○羨，涎面切。馀也。）以益其枝叶，姑务本之为得，不亦裕乎？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无饶州论春秋书

辱复书，教以《报张生书》及《答衢州书》言《春秋》，此诚世所希闻，兄之学为不负孔氏矣。

往年曾记裴封叔宅，（封叔名董。）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ゾ一义，（事见《左传》僖三十三年。）常讽习之。又闻韩宣英及亡友吕和叔辈言他义，（胥山沈公谓当去“亡友”二字，迁在“吕和叔”上，今从之。盖韩宣项，元和十年自饶州司马召回，与公例出为汀州刺史也。宣英，名晔。吕和叔，名温，元和六年八月卒，公有谏。）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韩安平处，（安平，名泰。）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陆质，一名淳，尝著《春秋微指》二篇、《集注》二篇。）恒愿扫於陆先生之门。及先生为给事中，（贞元二十年二月，以质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未及讲讨，会先生病，时闻要论，尝以易教诲见宠。不幸先生疾弥甚，（贞元二十年九月，质卒，门人私谥曰文通先生，公尝有《墓表》。）宗元又出邵州，（九月，公出刺邵州。）乃大乖谬，不克卒业。复於以凌生处，（凌准，字宗一，元和三年卒。公有《志》。）尽得《宗指》、《辩疑》、《集注》等一通。（质又有《春秋辩疑》七篇。）伏而读之，於“纪侯大去其国”，（事见《左传》庄四年。）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音灼，齐地名。事见《左传》庄二年。）见圣人立孝经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事见《左传》宣十一年。）见圣人褒贬予夺，唯当之所在，所谓瑕瑜不掩也。（《礼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瑕，音遐。瑜，音俞。）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数十年，则不得是学矣。今后之，不为不遇也。

兄书中所陈，皆孔氏大趣，无得逾焉。其言书荀息，贬立卓之意也。（《左传》，僖公十年《经》书“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晋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齐。前年献公卒，里克弑奚齐。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弑，而荀息死之。）顷尝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务正义，弃重耳於外而专其宠，孔子同於仇、牧孔父为之辞。（《左传》桓公二年《经》书“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庄公十二年《经》书“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与前书里克事书法皆同。）今兄言贬息，大善。息固当贬也，然则《春秋》与仇、孔辞不异，仇、孔亦有贬欤？宗元尝著《非国语》六十余篇，其一篇为息发也，今录以往，可知愚之所谓者乎？《微指》中明“郑人来渝平”，（事见《左传》隐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后绝，固先同后异者也。今检此前无与郑同之文，后无与郑异之据，独疑此一义，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当指教焉。（“指”下，一有“而”字。）往年又闻和叔言兄

论楚商臣一义，（事见《左传》文元年。）虽啖、赵、陆氏，（啖氏，助也。赵氏，匡也。○啖，音淡。）皆所未及，请具录，当疏《微指》下，以传末学。萧、张前书，亦请见及。至之日，勒为一卷，以垂将来。

宗元始至是州，作《陆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定宣英读之。（时晔为饶州刺史。）《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赞也；若赞焉，必同於孔、跖优劣之说，故直举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为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公尝为之谏。此书作於六年前。）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其或切於事，则苛峭刻，（○峭，七肖切。，下革切。）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计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直。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一於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ㄣ，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救，一作究。）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难明而习俗之不可变也，如其知我者困谁欤？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后之来者，则吾未之见，其可忽耶？故思欲尽其瑕，（卢对切。）以别白中正。（一无“别”字。）度成吾书者，非化光而谁？辄令往一通，（一作“今往一通”，一作“今辄往一通”。）惟少留视役虑，以卒相之也。

往时致用作《孟子评》，（李景俭，字致用。）有韦词者（词，亦字致用。）告余曰：吾以致用书示路子，路子曰：‘善则善矣，然昔人为书者，岂若是摭前人耶？’”韦子贤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盖求诸中而表乎世为尔。”今余为是书，（余，一作吾。）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犹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众，则余之望乎世也愈狭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慙焉！（○慙，惭也。女六切。）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厉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濮阳吴君足下：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

。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於今，则宜垂於后。言而不文则泥，（乃计切。）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元和三年，武陵谪永州，与公文字往来为多。）然后有助多之道。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炯，古迥切。明也。）仰视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轶如此之才，（○轶，夷秩切。）每以师道命仆，仆滋不敢。每为一书，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若《非国语》之说，仆病之久，尝难言於世俗。今因其闲也而书之，恒恐后世之知言者用是诟病，（○诟，古候切。）狐疑犹豫，（○犹，去声。）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为当，仆然后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仆无闻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寅蛭然，（寅，与蚓同。○蛭，音质，水虫也。）虽鸣其音声，谁为听之？（为，一作或。）独赖世之知言者为淮；（一无“独”字。）其不知言而罪我者，（一无“其”字。）吾不有也。仆又安敢期如汉时列官以立学，故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爱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篋牒，此在明圣人之道，微足下仆又何托焉？不悉。宗元顿首。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一本此书在《论九六书》前。）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书，甚善，（吕恭，字敬叔，一名宗礼。）诸所称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庐父墓者（恭为桂管防御副使。）所得石书，模其文示余，云若将闻於上，余故恐而疑焉。仆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牒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又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弟之精敏通达，夫岂不究於此！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晋怀帝年号。）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又言植松鸟擢之怪，（擢，一作摧。）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经，难信。或者得无奸为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树之”，而君子以为议。（《礼记》：国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反坏树之哉。”）况庐而居者，其足尚之哉？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音辟。罪也。）故立

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於庭；而矫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为利乎？夫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レ过。（○レ，陟革切，又他历切。）恐伤於教也。然使伪可为而利可冒，则教益坏。若然者，勿与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以大夫之政良，（大夫，桂管观察。）而吾子赞焉，（恭尝以监察御史参江南西道军事。时韦丹为观察使。）固无阙遗矣。作东郭，改市口，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土、大木、（，音暨。）陶甄、梓匠之工备，孽火不得作；（韦丹观察江南西道，教人为瓦屋，别置南北市营。退之志丹墓备书之。公之所云，亦此事也。）化堕窳之俗，（○窳，以主切。亦堕也。器空中病也。）绝偷浮之源，而条桑、浴种、（《诗》：蚕月条桑。注：条桑，披落之采其叶也。《礼记·祭义》：大昕之朝，奉种浴于川。）深耕、易耨之力用，宽徭、啬货、均赋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虑善善之过而莫之省，诚恣之道少损，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想默己其事，无出所置书，幸甚。宗元白。

○与友人论为文书（一作《答友人求文章书》。）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此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钻，徂官切。）颇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共高朗。（一作明。）探其深蹟，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

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人励，元可精竭虑者，（○元可，五官切。）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馀谁不欲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於万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众臾，奖欢也。《前汉·衡山王传》：候星气者，日夜纵臾王谋反事。注：纵臾，勉强也。○纵，子勇切。臾，音勇。）踟躅而不进，（○踟，直炙切。躅，除玉切。）力戚势穷。（戚，子六切。迫也。与蹙同。）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虐今者，（虐，一作陋。）比肩叠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才，一作子。）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者哉！固有文不传於后祀，声遂绝於天下者矣。故在之愈难。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徼，古尧切。

）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论语》：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退发囊笥，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於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滞而不往也。今往仆所著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也。击辕拊缶，（《汉书·杨恽传》：仰天拊缶而歌呜呜。）必有所择，顾鉴视其如何耳，（一无“其”字。）还以一字示褒贬焉。

◎卷三十二·书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考《新、旧史》，元姓不见其为饶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尝为饶州刺史，而时不可考，元和间，惟有元稹，而传不载其为饶州。公此书所与元饶州，未详其人。刘禹锡集中亦有《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大率其意与公此书同，）

奉书，辱示以政理之说及刘梦得书，往复甚善。类非今之长人者之志。

（长，辰两切。）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然则蒙者固难晓，必劳申谕，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贫病者，（一无“病”字，一无“贫”字。）而不益富者税，此诚当也。（“也”，一作“是”。）乘理政之后，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后，其可尔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货以求于吏。（货，音髡。）所谓有贫之实，（“谓”下，一有“则”字。）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赢，音盈。）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横，去声。）兄若所遇如是，则将信其故乎？是不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固必问其实。问其实，则贫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赋矣，安得持一定之谕哉！若曰止免贫者而富者不问，则侥幸者众，皆挟重利以邀，贫者犹若不免焉。若曰检富者惧不得实，而不可增焉，则贫者亦不得实，不可免矣。若皆得实而故纵以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捃，俱运切。）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一无“然”字。）非唯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一无“之”字，“劳”作“勤”。）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一无所字。）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

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大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兄云惧富人流为工商浮窳，（音庾。）盖甚急而不均，则有此尔。若富者虽益赋，而其实输当其十一，犹足安其堵，虽驱之不肯易也。检之逾精，则下逾巧。诚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产为征，故有“杀畜伐木”之说。今若非市井之征，则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问，推以诚质，示以恩惠，严责吏以法，如所陈一社一村之制，递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实？不得其实，则一社一村之制（一无一社二字。）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须一定制，而后兄之说乃得行焉。蒙之所见，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谁耶？理欤，弊欤？理，则其说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说其在可用之数乎？

因南人来，重晓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议，愿同梦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饶之理，小也，不足费其虑。无所论刺，故独举均赋之事，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不习吏职而强言之，宜为长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则无以来至当之言，盖明而教之，君子所以开后学也。

又闻兄之莅政三日，举韩宣英以代己。（永贞元年十一月，贬韩晔为饶州司马，亦坐王叔文之党也。晔，字宣英。）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宜当贤者类举。今负罪屏弃，凡人不敢称道其善，又况闻之于大君以二千石荐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于直道，斯古人之所难，而兄行之。宗元与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驰者也，兄一举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见叔向。（《左传》：襄二十一年，晋囚叔向。祁大夫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一本作“过大矣”。）书虽多，言不足导意，故止于此。不宣。宗元再拜。

○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饶，当作连。饶州讳简，字子敬，公之姊夫。先刺连州，后移永，未上而卒于元和七年。公尝为作《权厝志》。又有《祭简文》，云“悍石是饵，元精以渝”，是简卒以钟乳败也。此书多作于七年之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钟乳非良，闻子敬所饵与此类，（“类”下，一有异字。）又闻子敬时愤闷动作，（愤，古对切。心乱也。）宜以为未得其粹美，而为粗矿惨悍所中，（矿，古猛切，铜铁朴石也。惨，七感切。据此文言钟乳粗矿惨悍。疑“惨”当作“燥”字。）惧伤子敬醇懿，仍习谬误，故勤勤以云也。再获书辞，辱征引地理证验，多过数百言，以为土之所出乃良，无不可者。是将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谓其咸无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于土，然即其类也，而有居山之阴阳，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钟乳直产于石，石之精粗疏密，寻尺特异。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

高下不可知，则其依而产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则油然而清，炯然而辉，（炯，古茗切。光也。）其窍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荣华温柔，其气宣流，生胃通肠，寿善康宁，心平意舒，其乐愉愉。由其粗疏而下者，则奔突结涩，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类死灰，淹不发，（，音悴。）丛齿积，（力对切。）重浊顽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郁，泄火生风，戟喉痒肺，幽关不聪，心烦喜怒，肝举气刚，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为此也。幸子敬饵之近不至于是，故可止御也。

必若土之出无不可者，则东南之竹箭，（《尔雅》：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虽旁岐揉曲，皆可以贯犀革；（贯，穿也。犀、革皆以为甲。）北山之木，虽离奇液瞞，（《汉书》：蟠木根柢，轮离奇。注：委曲盘戾也。《庄子》：以为门户则液瞞。注：液，津也。瞞，谓脂出然也。奇，音羈。瞞，谟官切。或从木，母奔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观，（古玩切。）航千仞之渊；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左传》：昭四年，晋大夫司马侯之言。）凡其大耳短尸，（音尸，项也。）拘挛挛跌，（，足跌也，曲脚也。跌，差跌也。蜿，於远切。跌，徒结切。）薄蹄而曳者，（《易》曰：坎于马也，为薄蹄，为曳。）皆可以胜百钧。（胜，举也。三十斤曰钧。）驰千里；雍之块璞，（匹角切。）皆可以备砥砺；（《书》：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球琳琅。注：球琳，玉名。琅，石而似珠。砥砺，即砺砥丹。注：砥，细于砺，皆磨石也。《禹贡》：荆州，砺砥丹。非雍州也。）徐之粪壤，皆可以封太社；（《书》：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荆之茅，皆可以缩酒；（《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包匭菁茅。注：茅以缩酒。）九江之元龟，皆可以卜；（《禹贡》：荆州，九江纳锡大龟。）泗滨之石，皆可以击考，（《禹贡》：徐州，泗滨浮磬。）若是而不大谬者少矣。其在人也，则鲁之晨饮其羊，（《家语》：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及孔子为政，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关毂而果轮者，（《礼记》：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其杖关毂而果轮者。关，穿也。果，回也。谓作轮之人，以扶病之杖，关穿车毂中，而回转其轮。果，音祸。）皆可以为师儒；（孔子，鲁人也，故言之。）卢之沽名者，皆可以为太医；（《扬子》：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西子之里，恶而宾者，（宾，音宾。蹙也。按韵无此宾字，《玉篇》作裨巾切，恨张目也。眉蹙乃是颦字，音频。当考。）皆可以当侯王；（《庄子》：西施病心而宾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宾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闲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山西之冒没轻佻，（音逸。贪也。）沓贪而忍者，（《汉书》：秦、汉以来，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见《

赵充国赞》。）皆可以凿凶门。（《淮南子》：国有难，君召将，亲授以钺，凿凶门而出。）制阨外；（《汉书》：冯唐曰：上古王者遣将，跪而推毂，曰：“阨以外将军制之。”）山东之稚朴鄙。（，语骇切。）力农桑，啖枣栗者，（山东有枣栗之饶。）皆可以谋谟于庙堂之上。若是则反伦悖道甚矣，何以异于是物哉？

是故《经》中言丹砂者，（《经》，谓《本草》云。）以类芙蓉而有光；（唐注《本草》云：光明砂，生石龕内，似芙蓉。破之如云母，光明照彻。在龕中石台上。）言当归者，以类马尾蚕首；（《本草》有云：当归有二种：细叶者名蚕头当归，大叶者名马尾当归。蚕头者世不复用。）言人参者，以人形；（《本草》云：人参如人形者有神。）黄芩以腐肠；（陶隐居云：黄芩，圆者名子芩，破者名宿芩，其内皆烂，故曰腐肠。）附子八角；（陶隐居云：附子，以八月上旬采八角者良。）甘遂赤肤。（陶隐居云：甘遂出中山，赤皮者胜，白皮者下。）类不可悉数。若果土宜乃善，则云生某所，不当又云某者良也。又《经》注曰：始兴为上，次乃广、连。（《本草》云：钟乳第一始兴，其次广、连、澧、朗、郴等州。）则不必服，正为始兴也。（“则”下，一有“连”字。）今再三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寿，非以知药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饵，不必利己，姑务胜人而夸辩博，素不望此于子敬，其不然明矣，故毕其说。（简始以文雅清秀见称，后饵玉石，药易且乱，故不承于初。自连移永，得罪贬州。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书月日而不年，然观其书辞云“罪大摈弃”，盖当在永州时作。）

奉二月九日书，所以抚教甚具，无以加焉。丈人用文雅，从知己，日以大府之政。（君巢时为幕府从事。）甚适。东西来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为倡焉。”（一作“首”。）敢再拜称贺。

宗元以罪大摈废，（摈，必刃切。）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墨索，（《易》：系用徽纆墨。徽、纆墨，皆绳也。纆墨，音墨。一本作“徽纆墨”。）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彳，丑亦切。亍，音触。《说文》：步止也。《选》：彳亍中辍。）拳拘而不能肆，槁然若，（音藁。伐木余也。）又然若璞。（又，徒回切。璞，块也。普角切。）其形固若是，则其中者可得矣，然犹未尝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瞿者，（司马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瞿，非帝王之仙意，乃奏《大人赋》。瞿，权居切。瘠也。）以为寿且神，其道若与尧、舜、孔子似不相类焉，何哉？又曰：饵药可以久寿，将分以见与，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子”，一作“人”。）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

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老，其道寿矣。今夫山泽之瞿，于我无有焉。视世之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固无能动其肺肝焉。昧昧而趋，屯屯而居，（屯，音淳。一云屯当作𠂔屯，徒昆切。《楚辞》：中闷瞿之𠂔屯𠂔屯。注：忧也。）浩然若有余，掘草烹石，（石，谓药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高明之图哉？

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𠂔，用是奔窜禁錮，为世之所诟病。（诟，古候切。）凡所设施，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楚辞》：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不宣。宗元再拜。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愚溪作于元和之五年，吴武陵谪来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书云：愚溪之游间一日，武陵先作书。则此书当在五年后作。公又有《同武陵送李睦州诗序》，睦州，亦永之迁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与邑中可与游者游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欢。坐者咸望兄不能俱。（元和二年，睦州为李所诬，斥南海上，更赦，量移永州。）以为兄由服气以来，貌加老，而心少欢愉，不若前去年时。既言，皆沮然ツ睐。（ツ睐，斜视也。睐，目瞳子不正。ツ，莫见切。睐，落代切。）思有以己兄用斯术，而未得路。一无路字。间一日，濮阳吴武陵最轻健，先作书，道天地、日月、黄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状。出千余字，颇甚快辩。伏睹兄貌笑口顺而神不偕来，及食时，窃睨和糲燥湿，（糲，女救切。顺也。）与啖饮多寡犹自若。是兄阳德其言，而阴黜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诸侯然，负固怙力。（《周礼》：负固不服则侵之。负，恃也。固，险也。）敌至则诺，去则肆，是不可变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则宜济师，今吴子之师已遭诺而退矣。愚敢厉锐擗坚。（坚，谓坚甲。擗，音患。）鸣钟鼓以进，决于城下，惟兄明听之。

兄凡服气之大不可者，吴子已悉陈矣。悉陈而不变者无他，以服气书多美言，以为得恒久大利，则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从他人苦言哉？今愚甚呐，（与“讷”同。）不能多言。大凡服气之可不死欤，不可欤？寿欤，夭欤？康宁欤，疾病欤？（“病”，一作“疴”。）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两事已所经见者类之，以明兄所信书必无可利用。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庄子》：无硕师而能言。硕，大也。）而偶传其谱，读其

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以逮夜，（，音交。i 尧，馨么切。）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惭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已”，一作“少”。）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一无“国”字。作工）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为服气者，果谁师耶？始者独见兄传得气书于卢遵所，（遵，公之舅弟。）伏读三两日，遂用之；其次得气诀于李计所，又参取而大施行焉。是书是诀，遵与计皆不能知，然则兄之所以学者无硕师矣，是与向之两事者无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遗契者，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矣。”（出《列子·说符篇》。注：遗，弃也。齿，谓刻处似齿。）兄之术，或者其类是欤？

兄之不信，今使号于天下曰：“孰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不欲者右袒。”（《汉书》：周勃入北军，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注：袒，脱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谓止偏脱其一耳。）则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则又号曰：“孰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则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则又以是号于兄之宗族，皆左袒矣；（一本族下有则字。）号姻娅则左袒矣；（号下有于字，则下有皆字。《诗》：琐琐姻娅。《尔雅》云：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两婿相谓为娅。）入而号之闺门之内子姓亲昵，则子姓亲昵皆左袒矣；下之号于臧获仆妾，（《方言》：燕、齐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则臧获仆妾皆左袒矣；出而号于素为将率胥吏者。（“率”，一作“卒”。）则将率胥吏皆左袒矣；则又之天下号曰：“孰为李睦州仇者，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则凡兄之仇者皆右袒矣。然则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无“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娅欲久存其戚，闺门之内子姓亲昵欲久存其恩，臧获仆妾欲久存其生，将率胥吏欲久存其势，仇欲速去其害。（文势机轴，从《战国策》邹忌谓其妻妾与客，我孰与城北徐公美数语来。）兄之为是术，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惧，而欲兄速去者独喜。兄为而不已，则是背亲而与仇。夫背亲而与仇，不及中人者皆知其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懍，音廩。）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声。）使仇者失望而栗，亲者得欲而。则愚愿椎肥牛、击大豕、群羊，以为兄饩；（许既切。）穷陇西之麦、殫江南之稻，以为兄寿。盐东海之水以为咸，醢敖仓之粟以为酸，极五味之适，致五藏之

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潘切。）醉饱讴歌，愉恠欣欢，流声誉于无穷，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与去味以即淡，去乐以即愁，悴悴然肤日皴，（侧救切。）肌日虚，守无所师之术，尊不可传之书，悲所爱而庆所憎，徒曰我能坚壁拒境，以为强大，是岂所谓强而大也哉？无任疑惧之甚。谨再拜。（谨一作某。）

●卷三十三·书

○与杨诲之书（一云“与杨诲之再说车敦勉用和书”。诲之。凭之子也。公集有与凭书。此元和五年作。）

足下幼时，（公杨氏婿，故识诲之幼时。）未有以异于众童，仆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卿杨凭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乃见足下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永贞元年九月，公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过潭州，见诲之。）知舜之陶器不苦窳为信然。（《史记》：舜陶河滨，器皆不苦窳。窳，音庾。病也。）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孟子》：舜之子亦不肖。）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则足下本有异质，而开发之不早耳。然开发之要在陶煦，（呼句切。温也。）然后不失其道。则足下亦教谕之至，固其进如此也，自今者再见足下，文益奇，艺益工，而气质不更于潭州时，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然而显然翹然，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敌仇，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爱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说》在集中。）可详观之。车之说，其有益乎行于世也。

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侔也。（公有题《毛颖传》。）及贺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元和四年七月，凭自京兆尹贬临贺尉。）此言皆不欲出于世者，足下默观之，藏焉，无或传焉，吾望之至也。

今日有北人来，示将籍田敕。（按《宪宗纪》：元和五年十月，诏以来年正月十六日东郊籍田。）是举数十年之坠典，必有大恩泽。丈人之冤闻于朝，（先是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凭为江西观察使时赃罪，以是贬。）今是举也，必复大任，丑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贺甚贺！仆罪大不得与于恩泽，然其喜不减之足下者，（“然”下，无“其”字，“减”下，无“之”字。）何也？喜圣朝举数十年坠典，太平之路果辟，（音辟。）则吾之昧昧之罪。（“吾”下，无“之”字。）亦将有时而明也。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一无吾字。）足下过今年，当侍从北下，仆得扫溪上，设肴酒，以俟趋拜。足下发南州，当先示仆，得与猎夫渔老，上下水陆，择

味以给膳羞，虽不得久，亦一时之大愿也。过是无可道。

福来辞行急，（福来，悔之之隶。）不可留。言不尽所发，不具。宗元顿首。

○与杨诲之第二书（一云“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此元和六年作。）

张操来，致足下四月十八日书，始复去年十一月书，（复前书也。）言《说车》之说及亲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于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岁时而乃克也？（一无“而”字。）徒亲戚，不过欲其勤读书，决科求仕，不为大过，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则忧，忧则思复之；（“思”，一作“冀”。）复之而又不更则悲，悲则怜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尧、舜、孔子所传者而往责焉者哉？徒相知，则思责以尧、舜、孔子所传者，就其道，施于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则疑，疑则思复之，复之而又不更，则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忧悲且怜之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于足下固具是二道，（公娶凭弟凝之女。）虽百复之亦将不已，况一二敢怠于言乎？

仆之言车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说曰“柔外刚中”，子何取于车之疏耶？果为车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弊车；（“弊”，一作“败”。）果为人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恒人。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记·中庸》曰：君子而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必曰外恒柔，则遭夹谷武子之台。（《左传》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相。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齐侯闻之，遽避之。又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及为蹇蹇匪躬，（《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以革君心之非。（《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庄以莅乎人，（《语》：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君子其不克欤？中恒刚，则当下气怡色，（《礼记》：子事父母，妇事舅姑，下气怡声。）济济切切。（《礼记·祭义》：子之言祭，济济漆漆然。今子之祭，无济济漆漆，何也？注：漆漆，读如“朋友切切”。济济、切切，皆容貌。）哀矜、淑问之事，（《书》：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诗》：淑问如皋陶。）君子其卒病欤？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号非也。（号，名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忧且疑也。

今将申告子以古圣人之道：“（圣，一作“贤”。）《书》之言尧，曰

“允恭克让”；言舜，曰“温恭允塞”；禹闻善言则拜；（出《孟子》。）汤乃改过不吝；（与吝同。）高宗曰，启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诗·大明》之文。翼翼，恭谨貌。）日昃不暇食，（《书》：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坐以待旦；（《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诛纣，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宁”；（《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非武王也。）周公践天子之位，捉发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则自尧、舜以下，与子果异类耶？乐放弛而愁检局，虽圣人与子同。圣人能求诸中，以厉乎己，久则安乐之矣，子则肆之。其所以异乎圣者，（一作“圣人者”。）在是决也。若果以圣与我异类，则自尧、舜以下，皆宜纵目骞鼻，（纵目，谓非横目。鼻，谓鼻向上。“”，即“仰”字。又五刚切。）四手八足，鳞毛羽鬣，飞走变化，然后乃可。苟不为是，则亦人耳，而子举将外之耶？若然者，圣自圣，贤自贤，众人自众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语立道理，千百年天下传道之？是皆无益于世，（一有“间”字。）独遗好事者藻绩文字，以矜世取誉，圣人不足重也。（“重”，一作“道”。）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则子果不能为中人以上耶？吾之忧且疑者以此。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今子年有几？自度果能不逾矩乎？而遽乐于纵也！传说曰：“惟狂克念作圣。”（《书·多方》之辞，非传说之言也。）今夫狙猴之处山，叫呼跳梁，其轻躁狠戾异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则定坐求食，唯人之为制。其或仇人得之，加鞭，狎而扰焉，跪起趋走，咸能为人所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顿，（掣，尺列切。）踣弊自绝，（踣，满北切，仆也）故吾信夫狂之为圣也。（一无“故”字。）今子有贤人之资，反不肯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无下三字。）舍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凡吾之致书，为《说车》，皆圣道也。今子曰：“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呜呼！吾车之说，果不能为圣道耶？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吾岂教子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车说之不详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谓圣道，抑以吾为与世同波，工为翦翦拘拘者？（一无“者”字。）以是教己，固迷吾文，而悬定吾意，甚不然也。圣人不以人废言。吾虽少时与世同波，然未尝翦翦拘拘也

。又子自言“处众中T侧扰攘，欲弃去不敢，犹勉强与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为车之说耶？（一无“克”字。）忍污杂嚣哗，尚可恭其体貌，（“可”，一作“能”。）逊其言辞，何故不可吾之说？吾未尝为佞且伪，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一作“及乎生人”。）如斯而已矣。尧、舜之让，禹、汤、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宁，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尝纵心，彼七八圣人者所为若是，岂恒愧于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作“支”。）茫洋而后言，偃蹇而后行，道人是非，不顾齿类，人皆心非之，曰“是礼不足者”，甚且见骂。如是而心反不愧耶？圣人之礼让，其且为伪乎？为佞乎？

今子又以行险为车之罪。夫车之为道，岂乐行于险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险，期勿败而已耳。（一作“矣”。）夫君子亦然，不求险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礼记·中庸》之文。）不幸而及于危乱，期勿祸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为己任，（《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觉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孟子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管仲浴以伯济天下，（“”，通作“衅”。《国语》：齐桓公使人请管仲于鲁，比至，三衅三浴之。注云：以香涂身曰衅。《论语》：管仲相桓公，伯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仁之。（《论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今子之书数千言，（“子”下一无“之”字，）皆未及此，则学古道，为古辞。ㄥ然而措于世，其卒果何为乎？是之不为，而甘罗、终军以为慕，弃大而录小，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钓奇，苟求知于後世，以圣人之道为不若二子，仆以为过矣。彼甘罗者，左右反覆，得利弃信，使秦背燕之亲己而反与赵合，以致危于燕。（《史记》：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时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甘罗使赵，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入质秦欤？”曰：“闻之。”曰：“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燕太子丹入秦，张唐相燕者，燕、秦不相欺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割五城以广河间。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天下以是益知秦无礼不信，视函谷关若虎豹之窟，罗之徒实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欤？彼终军者，（《汉书》：终军，字子云，济南人，武帝时为谏议大夫。）诞譎险薄，（譎，古穴切。）不能以道匡汉主好战之志，视天下之劳，若观蚁之移穴，玩而不戚；人之死于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谏而又耸踊之。（纵踊，奖劝也。）己则决起奋怒，掉强越，挟淫夫，以媒老妇，（初，南越文王遣其太子

婴齐入宿卫，取邯郸之氏女，生子兴。文王卒，婴齐立。婴齐卒，兴立，尊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元鼎四年，武帝使少季往谕兴，令入朝，比内诸侯，而令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决。少季往，复与太后私通。国人多不附太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攻杀兴、太后及军等。）欲蛊夺人之国，智不能断，而俱死焉。是无异卢狗之遇噬，（卢，田犬。《诗》有《卢令》是也。冀、陇间谓使犬曰噬。《左传》宣二年，公噬夫葵，音叟。）呀呀而走，不顾险阻，唯噬者之从，何无己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钓奇欤？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一孔下无“氏”字。）曾不得与于琴张、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琴张，琴牢也。）是固不宜以为的也。

且吾子之要于世者，处耶，出耶？主上以明圣，（一作“圣明”。一无“以”字。）进有道，兴大化，枯槁伏匿縲锢之士，（縲，伦迫切。）皆思踊跃洗沐，期辅尧、舜。万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艺达于邦家，为大官，以立于天下。吾子虽欲为处，何可得也？则固出而已矣。将出于世而仕，（一无“而仕”二字。）未二十而任其心，吾为子不取也。冯妇好搏虎，卒为善士；（《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周处狂横，一旦改节，（《晋书》：周处，字子隐，义兴人，纵情肆欲，州里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谓父老曰：“何苦不乐？”父老曰：“三害未除。”处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额虎，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蛟，励志好学，志存义烈克己。期年，州府交辟。）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恶佞之尤，而不悦于恭耳。观过而知仁，弥见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独外之圆耳。屈子曰：“怨于羹者而吹齏。”（屈原《九章》：怨于羹者而吹齏兮，何不变此之志也。）吾子其类是欤？佞之恶而恭反得罪。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山虽高，水虽下，其为险而害也，要之不异。足下当取吾《说车》申而复之，非为佞而利于险也明矣。吾子恶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圆告子，则圆之为号，固子之所宜甚恶。方于恭也，又将千百焉。（“千”，一作“十”。）然吾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屈原《卜居》：突梯滑稽。王逸云：转随俗也。）以矜利乎己者也。（“矜”，一作“务”。）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而恶之也？

吾年十七（贞元五年，公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贞元九年，公中进士第。）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二年，公年二十四。）二年乃得仕。（贞元十四年，公得集贤正字。）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一无老子二字。）“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至”，一作“到”。）早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今足下未为仆向所陈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与仆少时何异？然循吾向所陈者而由之，然后知难耳。今吾先尽陈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讪辱，被称号，已不信于世，而后知慕中道，费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尔而不已也。子其详之熟之，无徒为烦言往复，幸甚！

又所言书意有不可者，令仆专专为掩匿覆盖之，慎勿与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与子往复，皆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则子当自求暴扬之，（一无“扬”字。）使人皆得刺列，（一无“得”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后道可显达也。（一无“可”字。）今乃专欲覆盖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为也。士传言，庶人谤于道，（《左传》襄十四年所载师旷之言。）子产之乡校不毁，（《左传》襄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独何如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又何盖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

足下所为书，言文章极正，其辞奥雅，后来之驰于是道者，吾子且为蒲捎、是，（《史记》：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号蒲捎。《汉书》：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食以是。孟康云：骏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捎，所交切。是，音决题。）何可当也？其说韩愈处甚好。其他但用《庄子》、《国语》文字太多，反累正气，果能遗是，则大善矣。

忧悯废锄，悼籍田之罢，（元和五年十一月九日，敕罢来岁籍田。）意思恳恳，诚爱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为欣且戚耶？但当把锄荷锄，（一本作“”，同“锄”也。）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巢（与“隙”同。）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亦足老死无戚戚者。时时读书

，不忘圣人之道，己不能用，有我信者，则以告之。朝廷更宰相来，（元和六年正月，以李吉甫为相。）政令益修。丈人日夕还北阙，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当尽吾说。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贡士沈起书（沈不详其何所人，所谓见于兴化里，当是贞元末年在京时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无恙。苍头至，（《萧望之传》：出入从苍头庐儿。颜师古曰：官府给贱役者也。）得所来问，志气盈牖，博我以风赋比兴之旨。（《论语》：谓“博我以文”也。一有“甚厚”二字。）仆之朴专鲁，（朴，音朴，语骇切。）而当惠施、钟期之位。（《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钟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汤汤乎。”子期死，伯牙遂绝弦，以世无知言也。）深自慙也。（慙，女六切。）又览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璧之宝甚厚。仆之狭隘蚩鄙，而膺东阿、昭明之任，（《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初封东阿王。左太冲《魏都赋》：才若东阿。昭明，谓梁昭明太子统，梁武帝之子，尝集《文选》三十卷。东阿、昭明，皆善论文。）又自惧也。乌可取识者欢笑，以为知己羞？进越高视，仆所不敢。然特枉将命，猥承厚赐，岂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谨以所示，布露于闻人，罗列乎坐隅，（“乎”，一作“于”。）使识者动目，闻者倾耳，几于万一，用以为报也。

嗟乎！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礼记》：天下有道，行有枝叶；天下无道，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慨，口盖切。）间岁兴化里萧氏之庐，睹足下《咏怀》五篇，仆乃拊掌惬意，吟玩为娱。告之能者，诚亦响应。今乃有五十篇之赠，其数相什，（与“十”同。）其功相百。览者叹息，谓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赐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荣盛时。若夫古今相变之道，质文相生之本，高下丰约之所自，长短小大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讯焉？

来使告遽，不获申尽，辄奉草具，以备还答。不悉。宗元白。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王参元，史不得而祥。书云“吴武陵谪永”，在元和四年。此书当四年后永州作。）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左传》：其可吊也而又贺之。公采其语。）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一无“泯焉”字。）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足下勤奉养，宁朝夕，唯恬安无事是望也。（“望”下，一无“也”字。）乃今有焚炆赫烈之虞，（炆，音漾。暴也。）以震惊左右，（一无“骇”字

。而脂膏 $\dot{\text{y}}$ $\dot{\text{y}}$ 随之具。（ $\dot{\text{y}}$ 、 $\dot{\text{y}}$ 随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见《礼记·内则篇》。 $\dot{\text{y}}$ ，息有切。 $\dot{\text{y}}$ 随，息委切。）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衣服歌谣草木之怪谓之妖，禽兽虫蝗之怪谓之孽。孽，鱼列切。）有群小之愠，（《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无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嗤，音蚩。）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身”，一作“己”。）非特负足下也。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天下之郁塞。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几道，名简。）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汤皿}，（音荡。“天”，一作“大”。）凡众之疑虑，（“疑”，一作“所”。）举为灰埃。黔其庐，（黔，音钤。）赭其垣，（“赭”，一作“赫”。）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显白而不污。（“可”下，一有“以”字。）其实出矣，是祝融回录之相吾子也。（《左传》：昭二十九年，颛顼氏有子黎，为祝融，是为火正。又十八年，禳火于玄冥、回录。注：回录，火神。）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一无“相”字。）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许稷切。）发策决科者，（《扬子》：须以发策决科。汉之明经，必为问难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之，随其所取得而释之。故云。）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于兹吾有望乎尔！（一作“于子”。）是以终乃大喜也。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左传》昭十八年：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亡也。）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元和二年，参元中第。“更”下一无“以”字。）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

足下前章要仆文章古书，（一本，“文章”二字作“学”字。）极不忘，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吴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为《醉赋》及《对问》，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一无亦字。）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来，致书访死生。不悉。宗元白。

●卷三十四·书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城字亢宗，自谏议大夫迁国子司业，以事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诣阙请留之，公遗诸生书，勉励其志。时公作集贤正字云。）

二十六日，（贞元十四年九月也。）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牋，（《说文》：牋，书版也。长一尺，故云尺牋。）太学诸生足下：始朝廷用谏议大夫阳公为司业，（《阳城传》：德宗召城为谏议大夫。及裴延龄诬逐陆贽、张滂、李充等，城乃约拾遗王仲舒，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且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迁国子司业。）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兹四祀而已，诏书出为道州。（贞元十四年，太学生薛约言事得罪，谪连州，城送之郊外。帝恶城党有罪，出为道州刺史。）仆时通籍光范门，（通籍者，按《汉书》注，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按省相应乃得入，是为通籍。）就职书府，闻之悒然不喜。非特为诸生戚戚也，乃仆亦失其师表，而莫有所矜式焉。（一有“既”字。）而署吏有传致诏草者，仆得观之。盖主上知阳公甚熟，嘉美显宠，勤至备厚，乃知欲烦阳公宣风裔土，（一无“知”字。）覃布美化于黎献也。遂宽然少喜，如获慰荐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圣不讳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论列大体，闻于下执事，冀少见采取，而还阳公之南也。翌日，退自书府，就车于司马门外，闻之于抱关掌管者，道诸生爱慕阳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顿首西阙下，恳悃至愿乞留如故者百数十人。（城之出，太学诸生何蕃、李儆、王鲁卿、李谭等二百人，顿首阙下，请留城。守阙下数日，为吏遮抑不得上。）辄用抚手喜甚，震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仆尝读李元礼、（李元礼，李膺也。传云：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嵇叔夜传，（《晋书》：嵇叔夜名康，坐吕安事，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不许。）观其言太学生徒仰阙赴诉者，仆谓讫千百年不可睹闻，乃今日闻而睹之，诚诸生见赐甚盛。

於戏！（音乌希。）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窳，音庾。）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左传》：文十八年，毁信废忠，崇饰恶言。）有凌傲长上而谗骂有司者。（《汉书》：立而谗语。谗，苏内切。责让也。）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仆匈骇怛悸。（仆匈，许勇、虚容二切。怛，当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沓沓也。（《孟子》：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沓，徒合切。与沓同。）遂退托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顾

，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乖刺欤？（刺，卢达切。）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导训，（渐，子廉切。渍，疾智切。）明效所致乎？未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矣。

於戏！阳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伪，（一无“并”字。）来者不拒。曩闻有狂惑小生，（谓薛约也。）依托门下，或乃飞文陈愚，丑行无赖，而论者以为言，谓阳公过于纳污，（《左传》：川泽纳污。）无人师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党狂狷，（《论语》：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狷，古显切，又古县切。）南郭献讥；（《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材，是以杂也。”）曾参徒七十二人，致祸负刍；（《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左右曰：“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孟轲馆齐，从者窃屨。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屨于牖上，馆人求之不得。或曰：“若是乎从者之也。”曰：“子以是为窃屨来欤？”曰：“殆非也。”）彼一圣两贤人，继为大儒，然犹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见《论语·子张》篇。）俞、扁之门。（俞跗、扁鹊，皆良医也。）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风，仰而尊之，贪冒苟进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恶，虽微师尹之位，而人实具瞻焉。与其宣风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远近，又可量哉！诸生之言非独为己也，于国体实甚宜，愿诸生勿得私之。（一无“得”字。）想复再上，故少佐笔端耳。勸此良志。（勸，音旭。）俾为史者有以纪述也。努力多贺。（努，奴古切，勉也。）柳宗元白。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立，史无传。《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孙。不书爵位。观其求师好学之志，公答以数千言，尽以平生为文真诀告之，必当时佳士也。书中谓“余居南中九年”，此书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韦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录于有司，当在此书后作。中立于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出《怀沙赋》。）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楼曰：此子厚薄处。）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呶，尼交切。）早暮弗吾耳，（弗，音佛。戾也。）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愤，（乎外切。）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荐，也。）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怵然。（《孟子》：怵然为间。怵，音武。改容也。）京兆尹郑叔则（贞元初，郑叔则为京兆尹。五年二月，贬永州刺史。）怫然曳笏却立，（怫，音佛。）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谏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良々，（音朗，又音郎。火明貌，一本作“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掉，徒吊切。）惧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妙切。）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

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太史公，谓司马迁也。梁刘勰《辨骚》云：唐韩、柳为后世辞宗，未尝极道原，而间见于诗文若书。愈《进学解》云：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是以原介庄周、司马迁之间也。宗元与韦中立《书》曰：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亦以其辞配庄、老、太史，与愈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一作“复白”。）

○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公尝有《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即公瑾也。序所谓“从计京师，受丙科之荐，献艺春卿，当三黜之辱”，与书所谓“深寡和之愤，积无徒之叹”之意同。书当在序之前。贞元十七八年尉蓝田时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时所枉文章，讽读累日，辱致来简，受赐无量。然窃观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岂非深寡和之愤，（宋玉《对楚王问》：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积无徒之叹，怀不能已，赴诉于仆乎？如仆尚何为者哉！且士之求售于有司，或以文进，或以行达者，称之不患无成。足下之文，左冯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笔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颖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礼记》：孔子少居鲁，衣逢掖之衣。注：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禅衣也。）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誉不久矣，又何戚焉？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荐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为天子者，荐之于天；诸侯得宜为诸侯者，荐之于王；大夫得宜为大夫者，荐之于君；士得宜为士者，荐之于有司。荐于天，尧、舜是也；（《孟子》：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荐于王，周公之徒是也；荐于君，鲍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说苑》：子贡问孔子：“今之人臣孰贤？”孔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吾闻鲍叔之进管仲，子皮之进子产，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荐于有司而专其美者，则仆未之闻也，是诚难矣。古犹难之，而况今乎？独不得与足下偕生中古之间，进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虽王林国、韩长孺复生，（《说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对曰：“卫灵公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

”韩安国字长孺，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于梁举壶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不能为足下抗手而进，以取一笑，矧仆之齷齪者哉！（齷，音渥。齪，侧角切。小节也，《史记》作握，《前汉》作握齿。注，局狭也。）若将致仆于奔走先后之地（《诗》：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后。先后，并去声。）而役使之，则勉充雅素，不敢告惫。（步拜切。）

呜呼！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汨没至今，自视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诚明，达德行，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次之未能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退乃侘侘于下列，（侘侘，无见貌。失道貌。《礼记》：治国而无礼，犹瞽者之无目。侘，音枲，又丑良切。）占占于末位。（占，他协切。）偃仰骄矜，道人短长，不亦冒先圣之诛乎？固吾不得已耳，树势使然也。（一无“使”字。）谷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过也。”（《谷梁传》昭十九年之文。）盖举知扬善，圣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继其声者，吾敢阙焉！其余去就之说，则足下观时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公尝有《答韦中立书》、《答袁君陈书》，与此书意皆合。大抵皆避为师之名，而不敢当。集又有《送严公贶下第序》，厚舆岂即公贶耶？答韦书在元和八年，则此书又在后云。）

二十五日某白，冯翊严生足下：得生书，言为师之说，怪仆所作《师友箴》（见集中。）与《答韦中立书》，欲变仆不为师之志，而屈己为弟子。（“屈”上，一有“而”字。）凡仆所为二文，其卒果不异，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仆聊歌以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栗栗不敢暇，又不敢自谓有可师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为薄世笑骂，仆脆怯，尤不足当也。内不足为，外不足当，众口虽恳恳见迫，其若吾子何？实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详读之，仆见解不出此。

吾子所云仲尼之说，岂易耶？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斯则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左传》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公伤股。二十三年五月卒，伤于泓故也。）仲尼岂易言耶？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目闭口耶！

敬叔吾所信爱，（吕恭，字敬叔。）今不得见其人，又不敢废其言。（一作“又敢废其言哉。”）吾子文甚畅远，恢恢乎其辟大路将疾驰也。攻其车

，肥其马，长其，（音策。）调其六辔，（《诗》：六辔在手。注：驷马六辔。）中道之行大都，舍是又奚师欤？亟谋于知道者而考诸古，师不乏矣。幸而亟来，（亟，丘异切。）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袁君，集不他见。以书考之，时在永与韦严书相后云。）

秀才足下：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之。（，渠记切。教也。）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其大说具《答韦中立书》，今以往，可观之。

秀才貌甚坚，辞甚强，仆自始覩，固奇秀才，及见两文，愈益奇。虽在京都，日数十人到门者，谁出秀才右耶？前已毕秀才可为成人，（“毕”，一作“必”。）仆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牖哉！（《论语》：互乡难与言，童子见。“何”下一有“辱”字。）秋风益高，（“风”，一作“色”。）暑气益衰，可偶居卒谈。秀才时见咨，（“咨”，一作“客”。）仆有诸内者不敢爱惜。（一无“惜”字。）

大都（一有“为”字。）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一无“取”字。）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讨”下，一有“可”字。）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异书。（“於”一作“于”。）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恚然尔，（“恚”，一作“勃”。）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殍，彼表切。）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不具。宗元白。（一本，无“不具”字。）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退之书不见于集，而其略粗见于此。韦珩，夏卿之侄，正卿之子。夏卿，史有传。正卿，附见于传。珩，载于《年表》，公谓马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而扬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逊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诗，在别卷。据书云，封示退之书，此当与论史书相后先，元和八九年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书，云欲推避仆以文墨事，且以励足下。若退之之才，过仆数等，尚不宜推避于仆，非其实可知，（一无“可知”二字。）固相假借为

之辞耳。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扬雄赞》：以为经莫大于《易》，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词莫丽于相如，作《四赋》。而此云《四愁赋》，后人妄加之也。一作《四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之遣言措意，（“之”，一作“文”。）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一作“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来尚不宜推避，而况仆耶？彼好奖人善，以为不屈己，善不可奖，故慊慊云尔也。（慊，音歉。恨也。一无“也”字。）足下幸勿信之。

且足下志气高，好读《南》、《北》史书，通国朝事，穿穴（一作“牢笼”。）古今，后来无能和。（一作“加”。）而仆稚，（语骇切。）卒无所为，但赅赅文墨笔砚浅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励仆，而反以仆励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当世事以固当，（丁浪切。一无“以”字。）虽仆亦知无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一无“者”字。）不患不显，（贞元二十一年，珩中进士第。）患道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不宜。宗元顿首再拜。

○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廖生书欲求公为序，其端见于此。公既许之，故集有《送诗人廖有方序》，见别卷。书在永州时作。）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书，知欲仆为序。然吾为文，非苟然易也。于秀才，则吾不敢爱。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锢，益为轻薄小儿哗器，群朋增饰无状，当途人率谓仆垢污重厚，举将去而远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无乃未得向时之益，而受后事之累，吾是以惧。浩然盛服而与负涂者处，（《易·睽》：见豕负涂。涂，谓泥涂也。）而又何赖焉？然观秀才勤恳，意甚久远，不为顷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则吾曷敢以让？当为秀才言之。然而无显出于今之世，视不为流俗所扇动者，乃以示之。既无以累秀才，亦不增仆之诟骂也，计无宜于此。若果能是，则吾之荒言出矣。（元和十一年，有方中进士第，改名游卿。）宗元白。

○答贡士萧纂欲相师书（一云《求为师书》。萧生不详其何许人。书云始退迹野庐，必未尉蓝田时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负戴经籍，退迹野庐，块守蒙陋，坐自壅塞。（“壅”，一作“拥”。）不意足下曲见记忆，远辱书讯，贶以高文，开其知思。

（二字并去声。）而又超仆以宗师之位，贷仆以丘山之号，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过厚也。

前时获足下《灌钟城铭》，窃用唱导于闻人，仆常赧然，（赧，乃板切。）羞其僭逾。今览足下尺牍，殷勤备厚，似欲仆赞誉者，此固所愿也。详视所

赋，旷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词采之蔚然乎！鼓行于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举以见投，为赐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谓宜，顾视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芜秽，甚非所宜，仆不敢闻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崔黯，《新史》有传，宁季弟密之孙也，后擢进士第。一本作崔剪。剪，《新史》、《旧史》皆无传。此书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书，谓字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之道，谓适道也。）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遁密以为能，（遁，音酋。）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也。

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癖，音僻。腹病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砭咸攻熨，（砭，彼验切，以石刺病也。砭咸，与针同。熨，火熨也。）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潜块积瘕，（居牙切。久病也。腹中病也。）中子之内藏，（中藏，并去声。）恬而不悟，可怜哉！其卒与我何异？均之二病，书字益下，（“字”，一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则子之病又益笃，甚矣，子癖于伎也。

吾尝见病心腹人，有思土炭、嗜酸咸者，（，徒滥切，与“啖”同。）不得则大戚。其亲爱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与之。（东坡《醉墨堂》诗云：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观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虽未得亲爱吾子，然亦重来意之勤，有不忍矣。诚欲分吾土炭酸咸，吾不敢爱，但远言其证不可也，俟面乃悉陈吾状。未相见，且试求良医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则及物之道，专而易通。若积结既定，医无所能已，幸期相见时，吾决分子其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吴秀才，当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书及文章，类前时所辱远甚，多贺多贺。秀才志为文章，又在族父处，（族父，言武陵。一曰：族父，公自言其族父也。岂吴生随柳公绰在湖南耶？其时元和七年也。一无“多贺”二字，并无“又在族父处”五字。）早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虽间不奉对，苟文益日新，则若亟见矣。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秀才诚

欲令吾俯乎？则莫若增重其文。今观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铢两，吾固伏膺而俯矣。（《礼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谓奉持之也。一无“膺”字。）愈重，则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则吾首惧至地耳，又何间疏之患乎？还答不悉。宗元白。

○复杜温夫书（一云“复杜温夫所用乎欤耶哉已耳焉也八字书”。温夫集不他见。按韩愈以元和十四年谪潮州，书中及之，此书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两月来，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仆以不对答引誉者。（望，怨也。）然仆诚过也。而生与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书频，吾不对答引誉，宜可自反。而来征不肯相见，（“肯”，一作“日”。）亟拜亟问，（亟，丘异切）其得终无辞乎？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语人必于其伦，（伦，类也。出《礼记》。）生以直躬见抵，（《论语》：吾党有直躬者。直躬，谓直道也。）宜无所谏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一本，“吾”下又有“吾”字。）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京，寻复谪柳州刺史。）今而去我，道连（元和十年三月，以刘禹锡为连州刺史。）而谒于潮，（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贬潮州刺史。）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伦迫切。）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辩生之才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庚桑子言藿鹄卵者，（《庄子》：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藿，豆藿中大青虫。越鸡，水鸡。“”，一作“鸡”。）吾取焉。道连而谒于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为十数文，即务往京师，急日月，犯风雨，走谒门户，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来柳，自柳将道连而谒于潮，途远而深矣，（“途”下一有“愈”字。）则其志果有异乎？又状貌嶷然类丈夫，（“嶷”，鄂力切。）视端形直，心无岐径，其质气诚可也，独要谨充之尔。谨充之，则非吾独能，生勿怨。（“生”下一有“宜”字。）亟之二邦以取法，时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诲之也者，是亦教诲而已矣。”宗元白。

○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新史·夷简传》：元和十三年，召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书当是在柳州时作。）

月日，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谨再拜献书于相公阁下：宗元闻有行三涂之艰，（一有“难”字。）而坠千仞之下者，（《左传》昭四年，晋司马侯曰：“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终南，九州之险也。”杜氏注云：三涂，在河南陆浑县南。）仰望于道，号以求出。过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顾。就令哀而顾之者，不过攀木俯首，深宾太息，（宾，毗真切，又音宾。张目也。恨视也。）良久而去耳，其卒无可奈何。然其人犹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乌获者，（乌获，秦武王时有力人也。）持长纆千寻，（纆，古杏切。汲井绳也。）徐而过焉，其力足为也，其器足施也，号之而不顾，顾而曰不能力，则其人知必死于大壑矣。何也？是时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后知命之穷，势之极，其卒呼愤自毙，（音弊。）不复望于上矣。

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蹶殒坠，（蹶，职利切。殒，羽敏切。）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永贞元年至是元和十三年，为十四年矣。）其不顾而去与顾而深宾者，俱不乏焉。然犹仰首伸吭，（下浪、居郎二切。咽也。）张目而视曰：庶几乎其有异俗之心，非常之力，当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踏毙无复振矣，伏惟动心焉。

宗元得罪之由，致谤之自，以阁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辞，只益为黷。伏惟念坠者之至穷，锡乌获之余力，舒千寻之纆，垂千仞之艰，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号而望者得毕其诚，无使呼愤自毙，没有余恨，则士之死于门下者宜无先焉。生之通塞，决在此举，无任战汗陨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卷三十五·启

○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一本无“广州”字。宗儒，字秉文，邓州穰人，按《新史》，未尝为广州节度使。此启云“天罚深重”，当元和初公丧母之时。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护赵昌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则此启当是与昌。然公《送赵大秀才序》亦云，尚书“由交、广为荆州”，必有所据也。）

某启。某天罚深重，余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公母卢氏卒于永州。）沉窞俟罪，朝不图夕，伏谒无路，不任荒恋之诚。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贞元十九年闰十二月，以公为监察御史。）尚书与杜司空（杜黄裳也。）先赐临顾，光耀里闾，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顷以党与进退，投窞零陵，囚系所迫，不得归奉松贾。（古雅切。）哀荒穷毒，人理所极，亲故遗忘，（音望。）况于他人。朝夕之急，乞粥难继，（乞，诸延切。亦作“{衍食}”。）宗

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视累息，已逾岁月。

伏以尚书德量弘纳，义风远扬，收抚之恩，始於枯朽，敢以余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见哀，使得存济，荒恳，（，音娄，恭谨貌。一曰勤也。）叩颡南望。窃以动心于无情之地，施惠于不报之人，古烈尚难，况在今日？而率然干冒，决不自疑者，盖以闻风之日久，向德之诚至，振高义于流俗之外，合大度于古人之中，独有望于阁下而已，非敢以寻常祈向之礼，当大贤匍匐之仁。（《诗》：匍匐救之。匍，音扶，又音蒲。匐，音伏，又蒲墨切。）夙夜忖度，果于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纸惶恐，不胜战越，谨启。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元衡，字伯苍。宪宗即位，蜀新定，诏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启云“伏匿岭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启：某愚陋狂简，不知周防，失于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岭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飞魄，幸蒙在宥，（《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在宥，谓宽宥也。）得自循省。岂敢彻闻于廊庙之上，见志于樽俎之际，以求必于万一者哉！

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易·坤卦》之辞。）广博渊泉之量。（《礼记》：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不遗垢污，先赐荣示。奉读流涕，以惧以悲，屏营舞跃，（屏营，恐惧之貌。屏，步丁切。）不敢宁处。是将收孟明于三败，（《左传》僖三十三年，秦缪公使孟明视将兵伐郑，至滑，孟明曰：“郑有备矣。”灭滑而还。晋人兴师，败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帅师伐晋，报雕之役。战于彭衙，孟明败绩。缪公犹用孟明，增修国政。次年，孟明伐晋，缪公遂伯西戎。）责曹刿未于一举。（《史记》：曹刿，鲁人也。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庄公十三年，与齐桓公盟于柯。刿执匕首劫桓公，曰：“齐强鲁弱，大国侵鲁，亦以甚矣！”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左传》作曹刿。刿，莫佩切。）俾折肋腩脚之伦。（《邹阳书》：司马喜腩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肋折齿于魏，卒为应侯。腩，音牝，刖刑也。肋，迄业切。）得自拂饰，以期效命于鞭策之下，此诚大君子并容广览、弃瑕录用之道也。自顾孱钝，（孱，助山切。）无以克堪，祇受大赐，岂任负戴？精诚之至，炯然如日。（炯，古迥切。）拜伏无路，不胜惶惕！轻冒威重，战汗交深。

○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元和六年四月，以户部侍郎李夷简检校礼部尚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启云襄州，即此时也。公在永州。）

某启，当州（谓永州也。）员外司马李幼清传示尚书委曲，（委曲，书也。）特赐记忆，过蒙存问。捧读喜惧，浪然涕流，（浪，音郎。）庆幸之深，出自望外。

伏惟尚书鸚立朝端，风行天下，入统邦宪，出分主忧，控此上游，（上游，犹言重地也。见《汉书·项羽传》。）式是南服。（《诗》：式是南服。式，法式也。）凡海内奔走之士，思欲修容于辕门之外，（季孙之母死，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弗纳，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注云：修容，更庄饰也。辕门，以车为门。）蹶履于油幢之前，（幢，麾也。蹶，音聂。）譬之涉蓬瀛，（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莱、瀛洲，皆神仙所居。）登昆阆，（昆仑、阆风，二山名。《十洲记》，昆仑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阆风巔。一角正西北，名玄圃堂。一角正东，名昆仑宫。阆，音浪。）不可得而进也。

某负罪沦伏，声销迹灭，固世俗之所弃，亲友之所遗，敢希大贤，曲见存念。是以展转歔，（音虚希。）昼咏宵兴，愿为厮役，以报恩遇。瞻仰霄汉，邈然无由。网罗未解，纵羽翼而何施？囊槛方坚，虽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跃恳恋之至。谨奉启起居，轻黷威严，倍增战越。

○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宗儒履历，已具注前启。作之时日，当先后也。符载，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许。）

某启：伏闻以武都符载为记室，天下立志之士，杂然相顾，继以叹息，知为善者得其归向，流言者有所间执。（《左传》：顾以间执谗慝之口。）直道之所行，义风之所扬，堂堂焉实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艺术志气，为时闻人，才位未会，盘桓固久，中间因缘，陷在危邦，与时偃仰，不废其道，（韦皋镇蜀，以载为支使。刘辟时为仓曹参军。载为辟真赞，略云：“行义则固，辅仁乃通。它年良覲，麟阁之中。”及皋卒，辟擅总留务，载亦在幕中。”辟败，载素服请罪，高崇文以其赞有“行义”、“辅仁”之语，礼而释之。）而为见忌嫉者横致唇吻。房给事以高节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议自任，辨之于外。然犹小人浮议，困在交戟。（《刘向传》：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注：交戟，谓宿卫者。与此意同。）凡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联壤接，而惑于腾沸，环视相让，莫敢先举。及受署之日，则皆开口垂臂，怅望悼悔，譬之求珠于海，而径寸先得。（《广雅》云：有大珠径寸，几围二寸已上。）则众皆怏然罢去，知奇宝之有所归也。

呜呼！巧言难明，下流多讪，（一作谤。司马迁《书》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气，则何望焉！瞻望清风，若在天外，无任感激欣跃之至。轻黷陈贺，不胜战越。不宣。谨启。

○与邕州李域中丞论陆卓启（公集中有《邕州李中丞墓志》，然非域也，陆卓事亦不之见。）

某启：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报，奖善而不为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励颓俗，诚大君子所蓄积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其素所蓄积也。）窃见

故招讨判官、试右卫胄曹参军陆卓，生禀清操，长于吏理，累仕所至，（“至”，一作“隶”。）必获休声，（“获”，一作“有”。）再举府曹，绩用茂著。顷以狂贼李元庆劫取留后，擅树凶徒，构灾扇祸，期在旦夕，一夫见刃，莫为己用。而卓以此时特立不惧，终翦强暴，以宁师人。既而不幸，婴疾物故，不获一日趋事，以受其职，有功未报，有善未录。

伏承阁下言论之余，每所嗟异，优给家属，恩礼特殊，行道之人，皆所钦伏。倘录其事迹，奏一赠官，使怀愤之魂知感恩于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于门庭，足以劝奖三军，（诸葛孔明《出师表》：奖帅三军。）岂止光荣一族。伏惟不弃狂瞽，特赐裁量。幸甚幸甚！

某与卓未尝相识，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轻黷威严，伏增战悚。谨启。

○谢李中丞安抚崔简戚属启（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启》三，此卷有其二，后卷有一。公在永州，正隶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属”，盖其所部，明矣。公作《崔简墓志》，卒在元和七年正月。书又当前云。）

某启：伏见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简以前任赃罪，决一百，长流州。（简，字子敬，公之姊夫。元和初，为连州刺史，徙永州，未至永而连之人诉简，御史按章具狱，坐流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简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与驱使。

伏惟中丞以直清去败政，以恻隐抚穷人。罪迹暴著，则按之以至公；家属流离，则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适于中。威怀并行，仁义齐立。绳愆纠缪。（《书·堯命》之辞。）列郡肃澄清之风；匡困资无，阖境知噢咻之德。

（噢，威遇切，又音郁。咻，吁尤切，又音煦。《左传》作燠休。注：痛念之声。）凡在巡属，庆惧交深。

伏见崔简儿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简之所犯，首末知之。盖以风毒所加，渐成狂易，（音亦。简饵五石，病疡且乱。）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为赃贿，卒无储蓄，得罪之日，（《简权厝志》云：坐流州，幼弟讼于朝，天子黜连帅，罢御史，云云。连帅，即此中丞。）百口熬然，叫号羸顿，不知所赴。倘非至仁厚德，深加悯恤，则流散转死，期在须臾。某幸被縲囚，（縲，伦迫切。）久沐恩造，至于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终，感惧无地。谨勒祇承人沈澹，奉启陈谢，下情轻黷。（一本作渎。）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启（即前启李中丞也。公谪在永，故以廩食告之。又在前书之前也。一无“干廩食”三字。）

某启：某尝读列子书，有言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穷，君不好士（若，一作居。）使之然乎？”子阳于是以君命输粟于

列子，列子不受。（《列子·说符》之文。）固常高其志。又读孟子书，言诸侯之于士曰，使之穷于吾地则之，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圣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异以洁白其德，取食于诸侯不以为非。断而言之，则列子独任之士，唯己一毛之为爱，（《孟子》：扬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故遁以自免；孟子兼爱之士，唯利万物之为谋，故当而不辞。

今宗元处则无列子之道，出则无孟子之谋，穷则去让而自求，（定公《谷梁传》，求者请也。古之人重请，何重乎请，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也，则是舍其所以为人也。二字本此。）至则捧受而不惭，（“不”，一作“无”。）斯固为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财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答武帝之策。）是皆诟耻之大者，而无所避之，何也？以为士则黜辱，为农则斥远，无伎不可以为工，无货不可以为商，抱大罪，处穷徼，（音叫。）以当恶岁而无廩食，又不自列于阁下，则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待”，一作“侍”，又转作“示”。）伏惟览子阳孟子之说，以垂德惠，无使惶惶然控于他邦，（《诗》：控於大邦。注：控，引也。笺云：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国之诸侯。）重为董生所笑，则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卢遵，公之内弟也。公尝有序送遵游桂州，在元和四年，当与此书同时作。）

凡士之当显宠贵剧，则其受赐于人也，无德心焉，何也？彼将曰，吾势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报也必细。居穷厄困辱，则感慨捧戴，万万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报也必巨，审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务其巨以遗其细，则功业光乎当时，声名流乎无穷，其所以激之于中者异也。

若宗元者，可谓穷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憔悴旷野，独赖大君子以明智垂仁，问讯如平生，光耀囚锢，若被文绣。呜呼！世之知止足者鲜矣。既受厚遇，则又有不已之求，以黜阁下之严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阁下留意裁择，幸甚幸甚。

伏以外族积德儒厚，以为家风。周、齐之间，兄弟三人，咸为帝者师，（解在二十四卷《送内弟卢遵序》。）孝仁之誉，高于他门。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为文士所纪述。相国彭城公尝号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类，则其后咸宜硕大光宠，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丧沦落，莫有达者，岂与善之道。（《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无可取耶？独内弟卢遵，其行类诸父，静专温雅，好礼而信，饰以文墨，达于政事。今所以闻于阁下者，无忤于心，无愧于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不求达仕、务显名，而又难乎其进也。窃高阁下之举贤容众，故愿委心焉。则施泽于遵，过于厚赐小人也远矣。以今日之形势，而不废其言，（《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使遵

也有籍名于天官，（天官，谓吏部。）获禄食以奉养，用成其志，一举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谓〕务其巨者乎？伏惟试详择焉。言而无实，罪也。其敢逃大谴？（一本止作“言而无实，罪其敢逃。”）进退恐惧，不知所裁。不宣。谨启。

●卷三十六·启

○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时年十八。权德舆，《史》有传。初，德宗闻其才，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贞元中，知礼部贡举，真拜侍郎，凡三岁，甄品详谛，所得士相继为公卿宰相。取明经，初不限员。《史》所载如此。韩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诗》云：“昨闻诏书下，权公作邦桢，丈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以此观之，则德舆之在当时，诚多士之龙门也。公上书，求驰声成名之资基，宜矣。）

补阙执事：宗元闻之，重远轻迹，贱视贵听，所由古矣。窃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进，拜揖长者，自于幼年。是以俊造之末迹，（，初救切。）厕牒计之下列，（厕，初吏切。）贾艺求售，（贾，音古。）阨无善价。（阨，苦壁、苦觅二切。）载文笔而都儒林者，匪亲乃旧，率皆携抚相示，谈笑见昵，（尼质切。）喔咿逡巡，（《楚辞》：宁喔咿喁而。於祗切。逡，七伦切。）为达者嗤。（音蚩。）无乃睹其朴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长耶？将行不拔异，操不砥砺，学不该广，文不炳耀，实可鄙而薄耶？今鸳鹭充朝，而独干执事者，特以顾下念旧，收接儒素，异乎他人耳。敢问厥由，庶几告之，俾识去就，幸甚幸甚。

今将慷慨激昂，奋攘布衣，纵谈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门，抵掌峨弁，（弁，冠也。）厚自润泽。进越无恧，污达者之视听，狂狷愚妄，固不可为也。复欲免默惕息，叠足蹋翼，拜祈公侯之阍，跪邀贤达之车，竦魂栗股，兢格危惧，荣者倦之，弥忿厥心，又不可为也。若慎守其常，确执厥中，固其所矣。则又色平气柔，言讷性鲁，无特达之节，无推择之行。（《汉书》：以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琐琐碌碌，（音禄。《晋书》：琐琐常人，碌碌凡士。）一孺子耳。孰谓其可进？孰谓其可退？抑又闻之，不鼓踊无以超泥涂，不曲促无以由险艰，不守常无以处明分，不执中无以趋夷轨。今则鼓踊乎？曲促乎？守其常而执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

进退无倚，宵不遑寐，乃访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补阙权君，著名逾纪，行为高，言为人信，力学文，（，以冉切。）时侪称雄。（侪，床皆切。）子亟拜之，足以发扬。”对曰：“衷燕石而履玄圃，（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桐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宝。周客观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甃不殊。”《十洲记》：昆仑山有玄圃台。衷，怀也。《葛仙公传

》：昆仑，一名曰玄圃。《尔雅》：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墟弋琳琅焉。）带鱼目而游涨海，（《文选》卢谌《赠刘琨诗序》云：所谓咸池酬于北里，夜光报于鱼目。注：夜光，宝珠也。鱼目，乱真珠也。言琨能酬诗，是以宝珠而报鱼目也。《雒书》云：秦失金镜，鱼目入珠。）祇取诮耳，曷予补乎？”其人曰：“迹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礼必报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则必勸励尔行，辉耀尔能。言为建瓴，（《汉·高纪》：田肯贺上曰：“陛下治秦中，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建，音谿。瓴，音零。）晨发夕被，声驰而响溢，风振而草靡。可使尺泽之鲋，（研奚切。刺鱼也。郭璞云，似鲋四足。）奋鳞而纵海，密网之鸟，举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为终身之遇乎？曷不举驰声之资，挈成名之基，授之权君，然后退行守常执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为色取象恭，（《论语》：色取仁而行违。《书》：象恭滔天。象，貌也。）大贤所饫；（依据切。）朝造夕谒，大贤所倦。性颇疏野，窃又不能，是以有今兹之问，仰惟览其鄙心而去就之。洁诚斋虑，不胜至愿。谨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新史·年表》：崔同尝为大理少卿，崔锐尝为大理少卿，然皆不见于传。公此书盖未中博学宏词时作尔。）

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举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感知而已。故不叩而响，不介而合，则其举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辽阔千祀，何为乎今之世哉！

若宗元者，智不能经大务、断大事，非有恢杰之才；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虽或力于文学，勤勤恳恳于岁时，然而未能极圣人之规矩，恢作者之闻见，劳费翰墨，徒尔拖逢掖、（掖音亦。逢，大也。掖，袂也。）曳大带，游于朋齿，且有愧色，岂有能乎哉？阁下何见待之厚也。始者自谓抱无用之文，戴不肖之容，虽振身泥尘，仰希云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视内顾，搔首绝望，（“搔”，与“俯”同。）甘以没没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琐琐之著述，幸得流于衽席，接在视听，阁下乃谓可以蹈远大之途，及制作之门，决然而不疑，介然而独德，是何收采之特达，而顾念之勤备乎？且阁下知其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质之细大，心之贤不肖，阁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济拔，斯盖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者也。然则亟来而求者，诚下科也。

宗元向以应博学宏词之举，会阁下辱临考第，司其升降。当此之时，意谓运合事并，适丁厥时，其私心日以自负也。无何，阁下以鯤鳞之势，不容尺泽，悠尔而自放，廓然而高迈，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诚当也，使

古之知己犹在，岂若是求多乎哉！夫仕进之路，昔者窃闻于师矣。太上有专达之能，（《周礼》：小事则专达。）乘时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左传》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会有表。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注云：著定，朝内外列位常处，谓之表著。表者，野会设表以为位。）而取将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积能累劳，不由乎举甲乙、历科第，登乎表著之列，显其名焉。又其次，则曰吾未尝举甲乙也，未尝历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举是科也，然后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务其往，则曰：举天下而好之，吾何为独不然？由是观之，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左传》：争寻常以尽其民。）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然而至于感知之道，则细大一矣，成败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然则幸成其身者，固末节也。盖不知来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达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贤达之遇，审矣。

伏以阁下德足以仪世，才足以辅圣，文足以当宗师之位，学足以冠儒术之首，诚为贤达之表也。顾视下辈，（下辈字，出《灌夫传》：荐宠下辈。）岂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朴野昧劣，进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于义，而必以文字求达，不可以言乎才；秉翰执简，败北而归，不可以言乎文；登场应对，刺繆经旨，（刺，力葛切。乖刺也。）不可以言乎学，固非特达之器也。忖省陋质，岂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稊累高鉴，喜惧交争，不克宁居。窃感苟如实出己之德，（《左传》成三年，荀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填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善视之，如实出己。，音贝。）敢希豫让国士遇我之报。（《史记》：豫让事智伯，赵襄子灭智伯，豫让欲刺襄子，曰：“智伯国士遇我，故我国士报之。”）伏候门屏，敢俟招纳。谨奉启以代投刺之礼，伏惟以知己之道终抚荐焉。不宣，宗元谨启。

○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诗》：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公所作《唐雅》，见第一卷。）

宗元启：伏以周、汉二宣中兴之业，歌于《大雅》，载于史官。然而申、甫作辅，（《诗》：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申谓申伯，甫谓甫侯。）方、召专淮夷之功。（方，谓方叔；召，谓召虎也。《诗·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又曰：方叔元老，克庄其猷。）魏、邴谋谟，（魏、邴，谓魏相、邴吉也。）辛、赵致罕羌之绩。（辛、赵，谓辛武贤、

赵充国，同为破羌将军，有平先零之功。）文武所注，中外莫同。

伏惟相公天授皇家，圣贤克合，谋协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赵之事。东取淮右，（谓平吴元济也。）北服恒阳。（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献德、棣二州，遣子入侍。恒阳，谓恒州也。）略不代出，功无与让。故天下文士，皆愿秉笔牍，勤思虑，以赞述洪烈，阐扬大勋。宗元虽败辱斥逐，守在蛮裔，（时公为柳州刺史。）犹欲振发枯槁，决疏潢污，（潢，音黄。）罄效蚩鄙，少佐毫发。谨撰《平淮夷雅》二篇，（一曰《皇武》，为晋公作；一曰《方城》，为李作。）恐惧不敢进献，私愿彻声闻于下执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战交积，无任踊跃屏营之至。不宣。宗元谨启。

○上襄阳李仆射献唐雅诗启（，字元直。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诏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使，赐爵凉国公。山南东道，其镇在襄阳。）

宗元启：昔周宣中兴，得贤臣召虎，师出江、汉，以平淮夷。故其诗曰：“江、汉之浒（音虎。谓江岸也。）王命召虎。”（召穆公名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已上并《诗·江汉》之文。）以明虎者召公之孙，（《世本》云：虎，康公十六世孙。）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兴，而得阁下，亦出江、汉，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即之父。）其事正类。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说，以布天下，以施后代，岂圣唐之文雅，独后于周室哉？

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谨撰《平淮夷雅》二篇，斋沐上献。诚丑言淫声，不足以当金石，庶继代洪烈，稗官里人（《汉·艺文志》：小说家流，出于稗官。注云：稗官，小官也。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师古曰：稗，音卍稗之稗。《国语》：为里人所命次。注：里，宰也。稗，旁卦切。）得采而歌之，不胜愤踊之至。轻黷威严，战越交深。谨启。

○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吉甫罢相，为淮南节度使，公时在永州，上此启。扬州，即谓淮南。）

宗元启：始阁下为尚书郎，（贞元初，吉甫为尚书屯田、驾部二员外郎。）荐宠下辈，（注见前。）士之显于门闾者以十数，而某尚幼，不得与于厮役。及阁下遭谗妒，在外十余年，（贞元七年四月，陆贽为相，出吉甫明州刺史，历忠、郴、饶三州。）又不得效薄伎于前，以希一字之褒贬。公道之行也，阁下乃始为赞书训辞，擅文雅于朝，以宗天下。（永贞元年八月，以吉甫为

考功郎中、知制诰。十二月，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而某又以此时去表著之位，（野会则有表，朝会则有著位也。）受放逐之罚（永贞元年九月，公自礼部员外郎责刺邵州。未至，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员外置。）荐仍囚錮，视日请命。（命，谓死命也。）进退违背，思欲一日伏在门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没，卒无以知于门下，冥冥长怀，魂魄幽愤。故敢及其能言，贡书编文，冒昧严威，以毕其志，伏惟观览焉，幸甚幸甚。

阁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报，（报，谓报本反始。）则天神降，地出；用之经邦，则百货殖，万物成；用之文教，则经术兴行；用之武事，则暴乱翦灭。依倚而冒荣者尽去，幽隐而怀道者毕出，然后中分主忧，以临东诸侯，（元和三年九月，罢为淮南节度使。）而天下无患。盛德大业，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废錮滨死，而犹欲致其志焉。阁下倘以一言而扬举之，则毕命荒裔，固不恨矣。谨以杂文十首上献。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去就乖野，不胜大惧，谨启。

○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

宗元启：六月二十九日，（元和五年。）衡州刺史吕温道过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录狂瞽，收抚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进越之罪。感深益惧，喜极增悲，五情交战，不知所措。

宗元性质庸塞，行能无取，著书每成于废疾，（《郑玄别传》云：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牟咸《膏肓》，起《废疾》云。）进德且乏其馨香。（《书》：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常愿操医门，（《庄子》：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国有瘳乎？又：良医之门，不弃众疾。，音遂。）掬溜兰室，（《家语》：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良辰不与，夙志多违。昨者踊跃残魂，奋扬蓄念，激以死灰之气。（汉韩安国云：“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陈其弊{帚}之辞，（曹子建书云：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帚}”，与“帚”同。）致之烟霄，分绝流眄。今则垂露在手，清风入怀，华袞滥褒于赭衣，（范甯《谷梁序》云：一字之褒，宠逾华袞之赠。赭衣，罪人之衣。颜师古云：罪犯则衣赭衣。《贾山传》：赭衣半道。）龙门俯收于井。（龙门，河流所下之口，在今绛州龙门县。辛氏《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井，坏井也。《庄子》：井之蛙，休于缺之崖。，苦览切。）藻镜洞开，而秋毫在照；（藻，谓文藻也。）文律傍畅，而寒谷生辉。（寒谷生辉，借邹子吹律之义，见上注。）化幽郁之志，若覩清明；换兢危之心，如承抚荐，非常之幸，岂独此生？伏以淮海剧九天之遥，（《淮南子》：何谓九天？中

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潇湘参百越之俗。倾心积念，长悬星汉之上；流形委骨，永伦魑魅之群。（魑，抽支切。魅，音寐。）何以报恩？唯当结草。（结草事出《左氏传》。）无任喜惧感恋之至。

○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赵宗儒，字秉文，邓州穰人。元和三年，自东都留守迁荆南节度使。公前后与宗儒启凡三。）

宗元启：往者尝侍坐于崔比部，（比部名鹏，字元翰。）闻其言曰：“今之为文，莫有居赵司勋右者。”（宗儒，贞元中自翰林学士再迁司勋员外郎。）自是恒欲饰其所论著，荐之阁下，病其未就，将进且退者殆十数焉。幸以废逐伏匿，获伸其业，类于响者，若有可观。然又以罪恶显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于阁下，则固昧昧徒生于世矣。谨献杂文十首。倘还以数字，定其是非，使得存于世，则虽生与蛮夷居，魂与魑魅游，所不辞也。轻渎威重，伏增战惶。谨启。（“战惶”，一作“战灼”。）

○上严东川寄剑门铭启（严砺，字元明，震之从祖弟也，元和元年，刘辟反，自山南西道节度使讨辟，以储备有素，检校尚书左仆射，节度东川。公作铭以纪其事。详注《剑门铭》。）

宗元启：伏惟仆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义平国难，而剑门用兵之事，最为天下倡首。取其险固，为我要冲，（砺与高崇文同征刘辟，拔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因分守险阻，溃其腹心。）王师得以由其门而入，彷徨布，（布，散也。徉，音羊。，户故切。）遂无留滞。是阁下之勋力，宜著于万祀而不已也。

宗元负罪俟命，晷刻观望，道里深远，不得悉闻当时之威声。然而窃以累受顾念，踊跃盛德，恐没身炎瘴，卒无以少报于阁下。是以昼夜卜 匈 卜 匈，（许拱切。）不克自宁。今身虽败弃，庶几其文犹或传于世，又焉知非因阁下之功烈，所以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谨撰《剑门铭》一首，惶恐献上。诚无以称宏大之略，亦足以发平生之心。不胜惭惧战越之至。

○上江陵严司空献所著文启（严绶，华州华阴人，挺之从孙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检校司空，出为荆南节度、观察、度支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启：伏念往岁司空由尚书郎出贰太原，（贞元中，绶自刑部员外郎为太原少尹，寻加北都副留守，又加行军司马。）宗元获于天长（天长，驿名。）专用候谒，伏蒙叙以世旧，许造门阑。自后司空累膺宠荣，位极公辅。（绶累迁尚书右仆射，检校司空。）宗元得罪朝列，窜身湘南。（湘南谓永州。）霄汉益高，泥尘永弃，瞻仰辽绝，陈露无由。司空统临旧荆，控制南服，道路非远，德化所覃，是敢奋起幽沦，仰希光耀。伏惟悯怜孤贱，特赐抚存，则

縲继之辱，有望蠲除，鸣吠之能，犹希效用。谨献杂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贬，终身之幸，无以加焉。轻黷威严，伏增战越。

○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宪宗初，以郑同平章事。继出为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

宗元启：伏见与当州韦使君书，（韦使君，永州刺史。）猥赐存问，惊悼惧，交动于中。循念竟日，若无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复阙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时元和七年也。）兢愧吊影，追咎既往，自以终身沉废，无迹自明，不意相国垂愍，特记名姓。守{穴夭}奥者。（一作奥{穴夭}）。{穴夭}，音要。）忽仰希于白日；负泥涂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畅目，不知所喻。伏以圣人之道，与其进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饰文字，洗涤心神，致之门下，祇俟严命。伏惟收抚奖励，以成其终。谨献杂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无任踊跃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即湖南李中丞也，与前卷二启同其人。此启又与前卷启中之意同。）

宗元启：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栗，犹未能去之。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因取笔以书，纫韦而编，（纫，女陈切。结也。）略成数卷。伏念阁下以文章升大僚，统方隅，而宗元幸缘罪辜，得与编人齿于部内，（永州在湖南管内。）不以此时露其所为，以希大君子顾视，则为陋劣而自弃也。敢饰近文，及在京师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倘或以为有可采者，当缮录其余，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谨启。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为桂管观察使，故以《桂州訾家州亭记》属公。公至是移书献记，当在十二年后柳州时所作。訾，即移切。又音紫。）

右伏奉处分令撰《訾家洲亭记》。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而猥顾鄙陋，使为之记。伏受严命，不敢固让，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窃复详忖，进退若坠。久稽篆刻，则有违慢之辜；速课空薄，又见疏芜之累。

■ A 2 0 期废事。（“■ A 2 0”，与“愆”同。）尤所战栗。谨修撰讫，（记在集中。）上献。退自，（音局脊。）不知所裁。无任陨越惶恐之至。

○上河阳乌尚书启（一本题云“上河阳乌尚书重胤欲献文启”。）

宗元启：伏以尚书以硕德伟才，代著勋烈。（重胤父承比，事平庐军有功。）两河定乱，（重胤少为潞州牙将，兼左司马。节度使卢从史奉诏讨王承宗

，阴与贼连。吐突承璀将图之，以告重胤。元和五年四月，重胤缚从史以献。帐下士持兵合欢，重胤叱曰：“天子有命，从者赏，违者斩。”士敛手还部，无敢动。）三城建功，（宪宗嘉重胤功，擢帅河阳。河阳有三城，故曰河阳三城节度使。元和九年，帝讨淮蔡，诏重胤以兵压贼境。）鼎彝竹帛，未足云纪，进临汝上，控制东方，（元和九年闰八月，以重胤为汝州刺史，充河阳、淮、汝节度使，徙治汝州。）隐然长城，朝野倚赖。宗元虽屏弃遐壤，而饱闻德声。所恨不获亲执鞭弭，（《左传》僖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曰：“左执鞭弭，右属。”《尔雅》：弓有缘者为弓，无者为弭。缘，骨饰首末。）以备戎伍，夙夜踊跃，不克宁居。伏以威棱所加，狂狡已震，（狂狡，谓吴元济也。）莫大之绩，重复增崇。小子久以文字进身，尝好古人事业，专当具笔札，拂缣缃，（缣，音兼。缃，音相。）赞扬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汉，恋慕交深。冒黷威严，伏增战越。

●卷三十七·表庆贺

○礼部为百官上尊号表（尊号，古所无有。自唐高宗始称天皇，中宗称应天，至明皇，遂有开元圣文神武之号，自是以为法。肃宗即位次年正月，遂加册号。代宗即位次年七月，群臣遂上尊号。至德宗即位次年正月，即上尊号。至宪宗立于永贞元年八月，礼部百官当复遵此议。公是时尚为礼部员外郎，故预作此表。然公是年九月黜为邵州刺史，继贬永州司马。至元和三年，宪宗方上尊号。）

臣某言：伏以圣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恳诚，献尊号，安敢为佞，礼在其中。一则以告天地神，二则以奉宗庙社稷，三则以安华夏蛮貊，巍巍大称，其可废乎？臣等诚欢诚望，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协周文之孝德，（《礼记》：“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云云，是其孝德也。）齐大禹之约身，（孔子言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是其约也。）弘帝尧之法天，（《论语》：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过殷汤之解网。（《史记》：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未逾周月，四海将致于时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于再造。然神人之愿，仪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谓未尽善者，以为帝德广运而尊号犹缺。郊庙备礼而祝嘏无词，（嘏，古雅切。受福曰嘏。）凡百兢怀，华夷属望。

臣谨按昔皋陶之颂舜，伊尹之颂汤，皆臣子至公，面扬君父，以敷于当代，以播于无穷，夫岂饰哉！率由事实，帝王尊号盖渐于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烈文，（《诗》：烈文辟公。）时当大和，尊号表德，耳目所接，简牘斯存。稽之于前典则如彼，考之于圣朝则又如此。（一无“则”字。）今龟筮习吉

，《《书》：龟筮协从，卜不习吉。注云：习，固也。）元正戒期，当品物维新之时，乃皇天大礼之日。陛下郊天地，飨宗祧，（音挑。还祖庙也。）阴阳协和，动植物畅，不建至尊之称，（尺证切。）恐违列圣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陈闻，请上徽号。伏惟陛下小谦让之节，安延企之情，特诏名儒礼官，百僚庶尹，详明故实，议崇圣德，则人望允厌，神心获安。山川效灵，光赞无疆之寿；祝史陈信，（《左传》昭二十年，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国宠荣，备位班列，无任恳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陈丹恳，谨献鸿名，天意未从，（“意”，一作“心”。）陨越无措。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谨按：尧曰“咨尔舜”，舜曰“格尔禹”，汤曰“吾自甚武”，自号曰武王。（出《史记》。）则尧、舜、禹、汤皆当时王者之号也。考皇帝之故实，征往圣之宪章，允协礼经，焕乎图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让，约己谦尊，参天两地之功，（《易》：参天两地而倚数。）为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孝经》：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置而不论。至哉王言，非群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为尊号者，所以类上帝，（《书》：肆类于上帝。类，祭名。）飨祖宗，万人所称，百蛮所仰，表圣德于率土，播天声于无疆。臣下请之之谓礼，帝王承之之谓孝，孝大于让，礼先于谦，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废也？

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五始者，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汉书·王褒传》又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一岁之首；春者，四时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礼者，立极之首。今天地交泰，俯临元辰，正始之美，正当其运。陛下确违群愿，固守谦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图，卜回惶无措，上冒严宪，敢逃厚责。伏乞俯垂天听，察纳微诚，诏礼官议臣所请，揆日推礼，（《诗》：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择也。）虔奉鸿休，尽敬于此。犹恐天光未照，三献无征，彷徨阙庭，伏待斧。无任耸望之至。

○礼部贺册尊号表（一本无礼部字。古今序中皆题云《礼部贺册尊号表》，非也。宪宗元和三年，初加尊号“睿圣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公是时已为柳州刺史，表疏可见非礼部表也。当题云：《柳州贺册尊号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号。）陛下膺受尊号，率土臣子，庆无穷。臣闻立极之大，四海无以报神功；配天之尊，万物不能崇圣德。唯有徽号，是彰中兴，所以上探天心，下极人欲。

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统承千载，光被六幽，蠹贼尽除，（蠹贼，并食苗虫。蠹，音矛。）福应皆集。有首有趾，咸识太平。勋臣增爵禄之荣，戎士加赏延之宠，片善必录，微功尽升。独惟圣谟，事绝酬答，万国缺望，（缺望，怨望也。缺，古穴、窥睡二切。）百功怨思。（“百功”，合作“百工”。）是以启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历凝命，实曰圣文；和众定功，时惟神武；运行有法天之用，变化乃应道之方。鬼神协谋，夷夏同志，大礼既建，鸿恩遂行。欢呼远匝于九围，（一作币。帝命式于九围。）渗漉普周于八裔，（渗，所禁、所锦二切。漉，音鹿。）庆超遂古，美冠将来。

臣获守蛮荒（公时为柳州刺史。）远承大典。潢污比陋，河清幸遂于千年；（《文选·运命论》：黄河清而圣人生。注：黄河千年一清。）尘壤均微，山呼愿同于万岁。（汉武帝元封元年，礼祭中岳太室，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无任屏营之至。

○为京兆府请复尊号表三首（此为德宗作也。下《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二首皆同。盖公为蓝田尉时作。）

臣某言：某月日诸县耆老某等若干人诣臣陈状，辞意迫切，以陛下尊号未复，请诣阙上表者。人心已郁，安可久违；天意实勤，谅难固拒。抚状感悦，深契微诚。臣某诚恳诚迫，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圣神之功，贯于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群臣上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兴元元年正月癸酉朔，诏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盛德愈大，而谦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号未复。遂使神缺望，（缺，音决。）人庶怨思。（一作“深”。）沐浴鸿泽者，敢怀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寝食之适。负愧怀愤，万方一心，日日以冀，（一作“日月”。）遂淹星岁。况今地不爱宝，（《礼记》：地不爱其宝。）致百谷之丰穰；天惟降衷，（《书》：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善也。）呈众瑞而繁委。污莱瘠鹵之地，（鹵，咸地。）混成大田；（《诗》：大田多稼。）草木虫兽之微，（一作“鸟兽”，一作“虫鱼”。）化为神贶。万灵垂鉴，昭然甚明。此而不从，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怀，（一作“夷夏怀柔”。）昭然长春，（“昭”，一作“煦”。）乐以终日。（“以”，一作“只”。）是以耆老等深感圣育，踊跃不宁，上奉天恩，知惧。

（音局脊。）顿颡阙下，（“顿”，一作“启”。）愿复鸿名，不谋而同，无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赞以诱其衷，列圣垂灵以悟其意。臣以为陛下当敬于斯旨，不可忽也。

臣又伏以陛下赏功与能，举贤出滞，小言不废，片善是褒。岂可使臣子之

效，虽微而必旌；君父之德，尽美而无称！凡在覆载，（一有“孰不兢惧”四字。）不胜恳祷惶恐之至。（“惶恐”，一作“恐惧”，一作“恐悚”。）谨封耆老等状，奉表昧死陈请以闻。谨言。

○第二表（一本云，此第二表阙。此表乃下《为耆老等请复尊号第三表》也。）

京兆府长安县耆老臣石灵等言：（“灵”，一作山，徒滥切。）伏奉墨诏，批臣所请复尊号（一作“批答臣等”云云。）未蒙允许者。捧对惶遽，不知所裁。天实命之，于臣何有！臣等诚恳诚惧，顿首顿首。

臣闻圣君以奉天为心，不以执谦为德；以顺人为大，不以崇让为优。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诚，犹怀谦让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归。且百祥荐臻，特表昊穹之卷；五谷蕃熟，用彰后土之勤。亿兆嗷嗷，吁天请命，（《书》：无辜吁天。注：吁，呼也。）上下交应，幽明同心。举而违之，臣所未识，况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达上玄，以丰臣之衣食；道跻寿域，以延臣之岁年。沐浴皇风，二十余载，儿童感化，鳏寡知恩。故臣等出乡之时，欢呼遍野，闾里勉臣以不进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归。唯竭血诚，退无面目，便当陨首阙下，终不徒还。伏惟陛下照臣恳迫之情，（一作“诚”。）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胜呜咽惭恨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并皆发丹诚，（一无“皆”字。）将贯白日，请复徽号，以光圣谟。臣以其恳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陈请，备述微诚。伏奉墨诏批答未蒙允许者，众心尚阻，天意未从，恳迫逾深，兢惶无措。

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谦，化成弥损。虽江海善下，（《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每应朝宗之心，（《书》：江、汉朝宗于海。）而日月居高，久称照临之位。况复上承天命，下睹人诚，若然辞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参造化，政体乾坤，万邦宅心，百灵效职，此圣之至也。明并两曜，信如四时，先天不违，穷神知化，此神之极也。道德纯备，礼乐兴行，宸翰动于三光，睿藻穷于六义，（《诗序》：故诗有六义焉。）此文之备也。五兵不试，（《周礼》：司兵掌五兵。注云：戈、殳、戟、酋矛、夷矛。不试，不用也。）七德咸宣，（《左传》宣十二年：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七德，我无一焉。）殊方者知归，负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黄龙皓兔，甘露庆云，神禾嘉瓜，祥莲瑞木，万物畅遂，百谷茂滋，此天之至灵也。黎老班白，伏守阙庭，鰥嫠童幼，（嫠，力之切。谓无夫也。）谣歌道路，此人之至诚也。有其德而无其号，拒乎天而违乎人，虽陛下谦让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贱志难明，微诚莫达，戴天

弥惧，履地益惭，不任恳迫屏营之至。伏愿早建大号，以称天人之心。谨再奉表昧死陈请以闻。

○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一本题云二首。即以前《为京兆府请复尊号第二表》为次篇。）

京兆府长安县耆老臣石灵等言：（“灵”，一作山，一作臣某等。）臣伏以陛下尊号未复一十九年，（时贞元十八年，德宗兴元元年，去圣神文武号，至是一十九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一作“盛德弥光，大化益被”。）加以休征咸集，福应具臻，至于今岁，纷纶尤盛。风雨必顺，生长以时，五稼尽登，万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于斯，天不可违，时不可弃。臣等恳诚迫，顿首顿首。

臣闻恩深必报，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无上；以陛下四海之大，报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圣理，阙然未复，谁所敢安？臣心则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体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诚。今即万祥应期，百神奉职，飞走之物皆已效灵，草木之类咸能应圣。天命降于上，人诚发于中，此而可辞，孰云有奉？况复野多滞穗，（《诗》：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亩有余粮，足食之庆，充溢于京坻，（直饥切。俗作“互”，小丘也。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场也。梁宋间蚍蜉犁鼠之场谓之坻。《诗》：曾孙之庾，如坻如京。）阜财之谣，欢呼于道路。尽非人力，皆是天成。神之望既勤，遐迩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尽”，一作“咸”。）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鸿名而未睹，恳倒之至，夙夜不宁。谨诣光顺门，昧死请复“圣神文武”之号，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内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胜恳倒迫切之至。谨奉表以闻。

○礼部为文武百寮请听政表三首（此为顺宗作也。德宗崩，顺宗即位，百寮请听政。公是时为礼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闻大道必体于至公，大孝莫高于善继。（《礼记》：善继人之志。）上观列圣，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礼文，仰承大事，严奉宗庙，慰安元元。然后德教惟新，邦家永固。

伏惟皇帝陛下寝苫泣血，（苫，草也，居丧以为覆席。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顺宗即位。）号慕无时，贯於神明，动于天地。未临庶政，犹徇至诚，凡在人臣，孰不哀惧。伏惟先圣遗旨，俾陛下抑哀而听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惧死，辄布恳词，期于必从，以慰寰宇。且王业至重，军国方殷，一日万机，不可暂阙。伏愿追遵顾命，蹈履成规，恢王者华夷之望，顺上帝乃眷之怀。臣等不胜哀迫诚恳之至。

○第二表（晏之献本，据《文苑英华》，此表乃是林逢《请听政第三表》。别有子厚第二表，今载于后。）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执哀过毁，上惟九庙之重，下念万务之殷，故遗诏丁宁，俾遵旧典。今百辟卿士，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固陈诚请，犹未允从，内外忧惶，莫知所出。臣闻大者之本，继志为难；酌礼之情，得中为贵。是以哀迷期数，哭泣有常。俯而就之，（《礼记·檀弓上》：贤者可使俯而就之。）圣人所重；知难继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君子不为。伏愿少抑哀怀，仰遵理命，以副神之望，以安亿兆之心。光祖业于无穷，流德化于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此《文苑英华》所载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闻圣凡殊途，邦家异礼。故王者舍己从物，用身许天，虽居达丧，（孔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通，达也。）犹以事夺。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铸鼎，仙等御龙，（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者七十余人，名其处曰“鼎湖”。）万姓长号，九有望。陛下以聪明睿圣，嗣守宝图，爰及宅忧，（《书》：王宅忧谅阴三祀。宅，居也。）迨兹累日。而孝思罔极，（《诗》：永言孝思。又曰：昊天罔极。）尚辍乃欢之言；（《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言乃欢。）庶政未，颇阙如丝之命。（《礼记》：王言如丝。）臣等尝览载籍，粗知丧纪，若成周《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历代犹遵；西汉诏音，（汉文帝将崩，有遗诏以令天下，以日易月。一本云“西汉遗诏”。）前王所奉。我国家以孝理天下，文明应期，上用此法，胥以传授。盖事归至当，则不可不遵，礼贵从宜，（《礼记》：礼从宜。）则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陈愚恳，轻渎宸严，冀遂血诚，俯亲国政。而陛下执丧逾切，听理未闻，亿兆嗷嗷，不知所诉。臣以为天子之孝，在于保安社稷，司牧黎民，功超百王，庆流万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节，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群情，务成谦德。伏愿以遗诏为念，夺在疚之怀，就临轩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万机至重，遗旨难违，再献表章，上尘旒。旒，谓冕旒。谓斧。精诚徒竭，天意未回，内外惶惶，人神企望。臣闻王者之孝，异于匹夫，礼不相沿，道资适变。当承平之代，故殷帝宅忧而不言；遇有事之时，则周王未葬而誓众。（周王，谓武王也。）况今戎车犹驾，边候多虞，两河之寇盗难除，百姓之疮痍未合。乱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诚宜抑其至性，以副群心，成先帝之大功，继中兴之盛业。岂可寝苦啜泣。（《诗》：啜

其泣矣。)庶政阙然?九庙之灵何报,万方之望何塞?臣等职参枢近,诚切邦家,若陛下未忍临轩,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不胜哀迫恳切之至。

○贺践祚表(此表,顺宗即位之日,公代一节镇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严公弼至,(严公弼,山南西道节度使震之子,贞元五年中第。)奉某月日敕书慰谕。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册,允升宝位,(贞元廿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顺宗即位。)凡在群生,孰不庆幸。臣某诚欢诚,顿首顿首。

臣闻天地泰而圣人出,雷雨解而品物荣。(解,乎买切。)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叶重光,宗庙辅其德。殷宗龚默,再开成汤之业;汉文聪明,克承高祖之绪。陛下重离出曜,体乾继统,主鬯彰孝恭之美,抚军著神武之功。(《左传》:行曰抚军,守曰监国。)钦奉遗训,(“奉”,一作“承”。)永保鸿业。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迩之地,睹日月之继明。则四维之外,八极之表,人神胥悦,草木皆春,煦妪生成,(以气曰煦,以体曰妪。煦呼句印。妪,於武切。)不失覆载。况臣谬膺藩守,累受国恩。爰自出身,洎乎领镇,沐浴圣泽,优游昌时,不获睹阙庭之礼,展臣庶之分。戴天贺圣,倍万恒情。

○礼部贺改永贞元年表(此宪宗即位改元表也。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八月,立皇太子为皇帝,是为宪宗,改元永贞。公是时为礼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诰,今月九日册皇帝,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自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应犯死罪特降从流,流已下递降一等者。(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顺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辛丑,诰改元永贞元年。)宝命方始,圣历用彰,载宣临照之明,遂施涣汗之泽。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以重光下济,积庆旁行,汉祖推奉教之尊,(汉高帝六年五月丙午诏曰: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朕被坚执锐,平暴乱,立诸侯,皆太公教诲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文王遂无忧之志。(《礼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正名纪历,(“名”,一作“明”。)表运行于万方;宥过轻刑,流汪于四海。(,音穉。)欢呼蹈,遐迩攸同。臣某等亲奉圣谟,仰承大化,踊跃之至,倍万恒情。无任蹈舞欣庆之至。

○礼部太上皇诰宜令皇帝即位贺表(顺宗立皇太子为皇帝,自称曰太上皇。皇帝即宪宗也。公在礼部作此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顺宗本纪》：永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宝图，丕承鸿业，溥天率土，庆跃难胜。臣某等诚喜诚，顿首顿首。

臣闻皇建其极，存诸大训，帝出于《震》，著在《易经》。继明以照于四方，（《易》：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重熙以临于万国。动植物汇，永赖昭苏，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获备班列，亲仰圣明，踊跃之诚，倍万恒品。无任跃喜庆之至。

○礼部贺立皇太子表（公为礼部郎官时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广陵郡王宜册为皇太子，改名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广陵王淳为太子，改名纯，即宪宗也。）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者，天序有奉，皇图载宁，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臣闻《尚书》载“以贞”之文，（《书》：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汉史传早建之义，（汉文帝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不唯立爱，（《书》：立爱惟亲。）其在继明。（“其”，一作“期”。注见前。）陛下奉率前规，敷扬盛典，顾兹守器之重，（《易》：守器者莫若长子。）爰正承华之位。（承华，太子宫名。）尊义方之教，（《左传》：爱子，教之以义方。“尊”，一作“遵”。）载锡嘉名；（《离骚》：皇览揆予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此谓改名为纯也。）崇建树之礼，式光典命。以长而立，（《左传》：立嫡以长不以贤。）自符于慎择；必子之选，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摇，王业弥固。此皆宗社垂祉，启佑皇心，乾坤合谋，保安圣运，足以播休气于四海，洽大和于万灵，食毛含齿，所同欢庆。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跃之诚，倍百恒品。无任庆感悦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礼部贺皇太子册礼毕德音表（公为礼部郎官时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册礼云毕，思与万方，同其惠泽者。（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诏曰：册礼云毕，感庆交怀，思与万方同其惠泽。赦京城系囚，大辟降从流，流已下减一等。）盛典斯举，鸿恩遂行，凡在率土，不胜跃。臣某等诚喜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统。建天下之本，宗庙以安；致万国之贞，兆人攸赖。典册既备，庆泽载流。既广爱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缓刑而囹圄知感，进勋而嗣续增荣。（诏云：文武常参并州府县官子为父后者，赐勋两转。）崇教谕之方，忠良是举；（诏云：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选师传以翼辅之，法于训辞而行其典礼。左右前后，罔匪正人，是以教谕而成德也。给事中陆质、中书舍人崔枢，积学懿文，守经据古，夙夜讲习，庶叶于中，并充皇太

子侍读。)严赞襄之礼, (“襄”, 一作“相”。)赐与有加。旌孝悌以厚于人伦, (诏云: 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 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礼之日, 则屏翳收迹, (屏翳, 云师也。)太阳宣精。用彰出震之休, (《易》帝出乎震。)更表重离之曜。神化旁畅, 皇风远扬, 自华及夷, 异俗同庆。臣等谬参著定, (著定, 位序也。)倍百恒情。无任欢庆踊跃之至。

○为王京兆皇帝即位礼毕贺表(王京兆名权。贞元二十一年二月, 自鸿胪卿为京兆尹。宪宗即位, 公为代作贺表。下又有代作贺表, 凡五首。)

臣某等言: 臣闻大人继明, 百神所以受职; 天子有道, (《左传》: 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万国由是承风。伏以皇帝陛下纘圣垂休, 顺时御极, 负而外朝夷夏, (《礼记·明堂位》: 天子负斧南面而立。注云: 负, 背也。户牖间也。隐岂切。)践祚而统和天人。(班固《东都赋》: 灵台明堂, 统和天人。)幽明感通。遐迩昭泰, 遂使祥光下烛, 嘉气旁通, 周王谢流火之符, (《书》: 周武王渡孟津, 白鱼入于王舟, 有火复于王屋, 流而为乌。)《鲁史》愧书云之典, (《左传》僖五年, 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 为备故也。)食毛含齿, (食毛者, 食土之毛也。)欢无穷。臣某等幸睹昌时, 获奉大庆, 踊跃之至, 倍万恒情。无任蹈舞欣跃之至。

○代韦中丞贺元和大赦表(宪宗即位之明年, 改元大赦。公到永之初, 与刺史韦君作也。公在永凡十年, 历刺史者六人, 韦其姓者二, 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 伏奉正月二日制, 大赦天下, 永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阳既升, 煦育资始, 霈泽斯降, 膏润无遗。臣某诚庆诚贺, 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 孝理弘阐, 纪元示布和之令, (《周礼》: 正月之吉, 始和, 布政于邦国都鄙。)肆眚见恤人之心。(《书》: 眚灾肆赦。《左传》庄二十二年正月, 肆大眚。)旷然涤瑕, 得以迁善, 焕发大号, 申明旧章。农有薄征, (《周礼》: 薄征缓刑, 施舍已责。)市无强价。(《左传》“价”作“贾”, 贾, 买也。)勋勤是录, 爵秩以班。宠宁间于幽明, 泽必周于夷夏, 近甸轻榷酤之入, 远人忘水旱之灾。既行庆于官僚, 亦推恩于天属, 诸生喜黉塾之广, 庶老加絮帛之优。量入所以备凶, 兴廉期于变俗。爰褒有客。(《诗·周颂·有客》, 谓二王之后为客。)尊贤之典惟新; 载奉素王, 宗予之道斯在。(《礼户·檀弓》: 孔子曰: “天下孰能宗予。”)纶言一降, 庶政毕行, 怀生之伦, 感悦无量。臣某等守在遐远, 亲奉诏条, 踊跃之诚, 倍百恒品。无任感恩舞屏营之至。

○礼部贺册太上皇后表(永贞元年八月, 顺宗立皇太子为皇帝, 自称太上

皇。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今表所贺即此也。董氏册太上德妃，《本纪》不载。公时尚在礼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诰，良娣王氏册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册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备礼册命者。（永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诰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宫，雅修彤管之规，克佩姆师之训。自服勤苹藻，祇奉宗祧，令范益彰，母仪斯著。宜正长秋之位，以明继体之尊。良媛董氏，备位后庭，素称淑慎，进升号位，礼亦宜之。良娣可册为太上皇后，良媛宜册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备礼，择日册命。娣，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媛，于眷切。

）母仪有光，坤道克顺，阴教方行于万国，内理克和于六宫。（《周礼·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礼记》：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一本“克”字作“已”。）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对若天休，奉扬睿旨，长秋既登其正位，（长秋，皇后宫名。）榆狄亦被于恩光。（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衣、榆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奉养见三朝之安，（《礼记》：文王之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周旋有四星之辅。（《史记·天官书》：后宫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岂独配乾称大。（一本作“大”。）助日为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仪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踊跃无地。无任蹈舞欣喜之至。

○礼部贺太上皇后册毕贺表

臣某等言：今日日太上皇后册礼云毕，率土臣妾，庆无穷。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嫔之至德，（《书》，厘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嫔，妇也。）嗣周母之徽音。（《诗》：大姒嗣徽音。徽，美也。）表率六宫，明彰万国。陛下克修理本，以畅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伦识尊亲之大。岂惟妇顺斯备，（《礼记》：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者也。）阴礼用修，足以播正始于王风，（《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一本作“国风”。）致时雍于帝典。臣某等谬尘荣位，获睹盛仪，踊跃之诚，倍百恒品。（“百”，一作“万”。）

○贺皇太子笺（皇太子，宪宗也。时公尚在南宫，代一藩臣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书，（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卯，立广陵王为皇太子。）殿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宫，（青宫，东宫也。《神异经》曰：东方有宫，青

石为墙，高三仞，门有银榜，以青石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温文光三善之名，（《礼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其一，知父子之礼；其二，知君臣之义；其三，知长幼之节。）继照协重离之庆。（《易》：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万叶固本，群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况某夙蒙期奖，职在藩方，欢之诚，倍万恒品。

○御史台贺嘉禾表（公贞元十九年尚为监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迁礼部员外郎，当是为御史时作也。）

臣某言：今日日宰臣以幽州（一有“华州”字。）所进《嘉禾图》各一轴（幽州节度使刘济所进。）示百僚者。伏以嘉谷顺成，灵贶昭格，天人合应，遐迩同风。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睿谋广运，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图应圣。灵岳不愆于赞，（灵岳，谓北岳也。）燕谷用遂于生成。（刘向《别录》曰：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百谷生。今名为黍谷。）丰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泽；（《书》：朔南暨声教。）休嘉克协，见天地之同和。六穗惭称于汉臣，（司马相如《封禅书》：导一茎六穗于庖。注：导，择也。一茎六穗，谓嘉禾之米，于庖厨以供祭祀也。）异亩耻书于周典，（《书》：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自中形外，均庆同欢。臣某谬职宪司，获睹休瑞，无任跃之至。

○礼部贺嘉禾及芝草表（公为礼部员外郎时作。时贞元二十一年。史不书。）

臣某等言：伏见今日某日内出剑南所进《嘉禾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所进。）及陕州所进紫芝草（虢陕观察使崔宗所进。）示百寮者。珍图焕开，瑞彩交映，遐迩偕至，福应攸同。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缉熙至道，保合大和，（《易》：保合大和。）天惟发祥，（《诗》：长发其祥。）地不爱宝，嘉禾擢质，灵草抽英。献于王庭，唐叔惭同颖之异；（见上注。）荐诸郊庙，《班史》谢连叶之奇。（《汉书·武帝纪》：甘泉宫生芝草，九茎连叶。乃作《芝房之歌》，以荐郊庙。）既呈之祥，（《诗》：黍稷，鱼纪、鱼力二切，盛貌。）更睹煌煌之秀。丰年斯著，圣寿用彰，饮和之人，欢无极。臣某等优游至化，披玩殊姿，庆之诚，倍百恒品。

○京兆府贺嘉瓜白兔连理棠树等表（当是贞元十八年，公在蓝田县尉时作。史不书。）

臣某言：今日日，中使王自宁出徐州刺史张所进《嘉瓜图》（贞元十六年六月，以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子为徐州刺史、节度观察留后。）及白兔儿一

，并出陈、许等州观察使上官说所进许州《连理棠树图》（贞元十五年八月，以上官说为陈、许等州观察使。）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书》：作善降之百祥。）惟圣钦承，用膺多福。臣某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应，图物献瑞，周于远方。神瓜合形，式表绵绵之庆；（《诗》：绵绵瓜瓞。）异棠连质，用彰烨烨之荣。（烨，音叶。“荣”字一作“休”。）况金风发祥，白兔来扰，（扰，驯也。）告有秋之嘉应，著成岁于神功。杂珥纷纶，（珥，音沓。）如山斯委。人尽登于寿域，物咸畅于薰风。况臣特感深恩，欣逢众瑞，踊跃之至，倍万恒情。

○礼部贺甘露表（已下四表，皆公贞元二十一年二月迁礼部员外郎掌尚书笺表时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宁至，伏奉宣圣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树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时，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见降未止者。玄化升闻，灵贶昭答，必呈尤毕之应，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渗漉之泽。（司马相如《封禅颂》：滋液渗漉，何生不育。渗漉，谓润泽下究也。）大和潜达，瑞克彰，发于天霄，特降宫树。朝光初烛，方湛湛而不希；（《诗》：湛湛露斯，匪阳不希。）畏景转炎，更而未已。（《诗》：零露。）缀叶而珠玑积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袭椒兰，味兼饴醴。（饴，音怡。饴也。）然则零其庭而著异，（扬雄云：昔二帝三王，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有甘露零其庭。）纪于年以标奇，（汉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宫，大赦。于是以纪其年。）徒矜往辰，孰并兹日。况树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号，所以著芳风之远播，期圣寿于无疆。事绝古今，庆传遐迩。臣谬承渥泽，获睹殊祥，跃之诚，倍万恒品。

○礼部贺白龙并青莲花合欢莲子黄瓜等表（或注云“京兆”，恐非是。）

臣某言：伏见今日，内出沧洲所进《白龙见图》，又出西内定礼池中青莲花，并神龙寺前合欢莲子示百寮。二十三日，又出盐州所进《合欢黄瓜图》者。二气交泰，万国同和，动植思协于殊祥，遐迩毕呈其嘉应，披图按牒，圣理彰明。臣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以天道非远，睿感必通，迭瑞重祥，累集宫禁，池莲表异，灵化非常。敷彼青光，征佛书而尤绝；成其嘉实，验祥经而甚稀。积庆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龙腾白质，乘秋果应于金行；瓜合黄中，表圣更彰于土德。远通边徼，（边徼，谓沧盐也。）近出苑园，（谓定礼池也。）合庆同欢，周于亿兆。况复邦畿之内，雨霁必时，宿麦大穰，嘉谷滋茂，和风孕育，灵气陶蒸。是皆发自帝心，达于天意，周流升降，成此岁功，惠彼群生，自为嘉瑞。臣某深惟

多幸，获遇斯时，观灵贶之备臻，知人和之溥洽。无任庆跃蹈之至。

○礼部贺白鹊表

臣某言：伏奉进旨宣示前件白鹊者。霜毛皎洁，玉羽鲜明，色实殊常，性惟驯狎。臣闻圣王之德，无所不至，有感则应，无幽不通。伏惟陛下恩沾动植，仁洽飞翔，故得兹禽，呈休效质。伏以白者正色，实表金方，鹊以知来，（《淮南子》：乾鹊知来而不知往。）式彰寇服。用符归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阶。臣职参禁垣，获睹嘉瑞，无任庆之至。

○礼部贺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内出浙东观察使贾全（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贾全为浙东观察使。）所进越州山阴县移风乡百姓王献朝园内《产嘉瓜二实同蒂图》示百寮者。宝祚惟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顺宗即位。）嘉瑞来应，式彰圣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缉熙庶类，德馨上达，（《书》：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化旁行。嘉瓜发祥，来自侯服。质惟同蒂，见车书之永均；地则移风，知化育之方始。虽七月而食，豳土歌王业之难；（《诗·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又《大戴礼》：五月治瓜，七月食瓜。）五色称珍，东陵咏嘉宾之会，（汉邵平故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长安城东，瓜美，世号东陵瓜。阮嗣宗诗：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未闻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圣运，亲仰珍图，跃之诚，倍百恒品。无任庆悦之至。

○为王京兆贺嘉莲表（王京兆，权也。已见上贺《皇帝即位表》题注。公尚为礼部员外郎时作，永贞元年也。是年九月，公出刺邵州，十一月，权亦贬矣。）

臣某言：今日某时，中使某奉宣圣旨，出西内神龙寺前水渠内《合欢莲花图》一轴示百寮者。祥图焕开，异彩交映，赞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欢，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道协重华，（《书》：重华协于帝。）庆传种德。（《书》：皋陶迈种德。李氏，皋陶之后，故云。）陶阴阳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庆每见于天心，发祥必自于禁掖。是使双华擢秀，连蒂垂芳，香激大王之风，（宋玉云：此独大王之雄风也。）影耀天泉之水。（沈约《宋书》：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渊池二莲同干。）焕开宫沼，旁映给园，（谓给孤独园，指言神龙寺也。）灵贶应期，天龙护圣。宝历超于小劫，神功允洽于大千。臣某获睹升平，滥居荣宠，闻瑞应而称庆，仰绩事而增欢。（《论语》：绘事后素。

“绘”或作“绩”。)无任蹈喜跃之至。

○为王京兆贺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进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内无雨，即须祈祷，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违，神必有据，密云与纶言继发，时雨将天泽并流。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忧切蒸黎，虑深稼穡，思彼未兆，防于无形。渗漉每出于湛恩，变化亦随于广运。宸衷暂惕，已矫御天之龙；（《易》：时乘六龙以御天。）圣谟既宣，遂洽漏泉之泽。（吾丘寿王曰：“德泽上昭，天下漏泉。”）山周布，（山。上徒感切，山音队。黑云也。）霏微四施，黍稷尽成，公私皆及。（《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欢呼，见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动仰皇灵，渥泽徒加，涓滴无助。无任感悦屏营之至。

○王京兆贺雨表二

臣某言：伏见今月二十四日，时雨溥降。伏以圣心积念，天意遽回，移造化之玄功，革阴阳之常数。臣某诚庆诚，顿首顿首。

皇帝陛下仁育苍生，恩同赤子。自顷天雨未降，时稼或愆，贬食斋戒，至诚幽达。又虑宿麦无备，播种失时，出于宸衷，特令赈贷。睿谟潜运，甘雨遂周。布垂阴，（司马相如《封禅书》：匪惟雨之，又润泽之；匪唯偏我，汜布之。布，布遍也。）随圣泽而俱远；滂沱积润，与恩波而共深。臣某才术无闻，谬司邦甸，生成必资于帝力，进退何补于天工。沐浴大和，惭荷无极，无任庆跃屏营之至。

○王京兆贺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进旨，缘自春来少雨，宜即差官精诚祈祷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灵迹，其日云阴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

伏惟皇帝陛下言为神化，动合天心，未成旱之虞，已积忧勤之虑。众灵受职，荟蔚且跻于南山，（《诗》：荟兮蔚兮，南山朝齐。荟，乌外切。蔚，於贵切。）百谷仰荣，（《左传》：犹百谷之仰膏雨也。）滂霈遂沾于东作。睿谟朝降，膏泽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识阴阳之不测。然则周王徒勤于方社，（《诗》：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谓有事于山川也。一本作“方岳”。）殷帝虚美于桑林。（《吕氏春秋》：昔殷汤克夏，五年不雨。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发，割其爪，以为牺，用祈福于上帝。）岂若无灾而早图，未祷而先应。化超前圣，道贯重玄，遍野同欢，倾都相庆。臣之欣跃，倍万恒情。

○王京兆贺雨表四

臣某言：臣于三月二十九日奉进旨于诸灵迹处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

。臣闻惟圣有作，先天不违，发令而祥风已兴。（《班固传》云：习习祥风，祁祁甘雨。）致诚而玄液旋被。臣某诚欢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侧身防患，道迈周王，（《诗·江汉》：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尽力勤人，功超夏后。（《论语》：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圣谟广运，驱百灵以从风；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泽。（五稼，五谷也。）油云四合，（《孟子》：天油然作云。）膏雨溥周，（《诗》：黍苗，阴雨膏之。）农壤遂一于肥饶，（丘交切。与“尧”同。“农壤”，一作“丰穰”。）渗漉尽沾于遐迩。蒸黎咏德，知必自于圣心；草木欣荣，如有感于皇化。有年之庆，实在于斯。臣以无能，谬领京邑，上劳宸虑，运此岁功。无任喜惧屏营之至。

○贺亲自祈雨有应表五（或亦以为代王京兆。然观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员外郎韩述状报，必代外州刺史所上。在永时代人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员外郎韩述状报，以时雨未降，亲自于龙堂祈祷，有灵禽群翔，自成行列，如随威凤。（汉宣帝神爵元年，诏曰：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晋灼曰：威凤，凤之有威仪者。）以翼龙舟，其日降雨者。

伏以时或愆阳，（《左传》：冬无愆阳，夏无伏阴。）岁之常候，式当圣日，无害丰年。陛下敦本务农，忧人闵雨，宸虑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鸟迎舟，掩商羊之舞；（《家语》：齐有一足之鸟，舒翅而跳。齐侯遣使访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昔童谣云：天将大雨，商羊鼓舞。其应至矣，将有水灾。”）仙云覆水，协从龙之征。（《易》：云从龙，风从虎。）初泛洒于上宫，遂滂霈于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靡不硕茂。殷后徒勤于自翦，（见上注。）周公空愧于舞雩。（《周礼·春官》：女巫掌岁旱则舞雩。）臣下庸虚，谬司垣翰，有年之庆，惟圣之功。臣不任（云云。）

●卷三十八·表

○为裴中丞贺克东平赦表（裴中丞，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也。）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荡平，褒功宥罪，布告遐迩者。（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其节度使李师道以降。诏天下系囚死罪降从流，流已下放。）臣闻肃杀之后，每致阳和；雷霆既施，必闻膏泽。伏惟陛下体乾刚以运行，协坤元之翕。（《易》：至哉坤元。又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百灵受职，六合从风。（天地四方曰六合。）阻兵怙乱者，（《左氏传》云：州吁阻兵而安忍。阻，恃也。）必就梟擒；怀忠抱义者，无不甄录。（甄，居延切。陶甄也。）激其效顺，特加旄节之荣；（是月，以悟为义成军节度使。）宠以元功，遂兼鼎铉之任。（癸丑，魏博

节度使田弘正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正亦讨师道者，故有是命。

《易》曰：鼎玉铉。铉，胡犬切。扛鼎耳也。）戎行穷赏赍之重，（行，胡刚切。）死事极褒恤之优，劫胁之役尽除，聚敛之名皆去。伤痍受煦，老疾加恩，丰财已复其征徭，（复其征徭，谓复除徭役也。）赐种更盈于种种。（《诗》：黍稷种。先种后熟曰种，后种先熟曰种，音童。，音陆。）严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义烈之家，物无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诗》：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汉帝惭恺悌之风，太平之德，斯为至盛。（一作“太平之业既崇，中兴之德斯至”。）然则虞巡可复，告成将庆于岱宗；（《书》：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岱宗在兖州，而兖属淄青，今兖州既复，故及之。）汉典方行。（汉武帝元封元年，登封太山，应劭云：功成治定，告成于天。汉典谓此也。）讲礼再荣于阙里。（汉章帝元和二年，东巡守，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兖州，鲁地。）臣谬膺重寄，获睹大和，蹈之诚，倍万恒品。谨已施行郡邑，宣示军戎，莫不动地欢呼，若醉千钟之酒；（孔融《与魏武书》曰：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腾天鼓舞，如闻九奏之音。（《周礼·锺师》注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秦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鹜夏。是为九奏。《史记》，钧天广乐，九奏万舞。）无任庆贺踊跃之至。

○柳州贺破东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观察使牒。（桂管观察使牒也，）李师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广运，唐命惟新，（《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霾^a廓清，（《诗》，终风且霾。终风且^a。霾，雨土。^a，阴而风也。霾，音埋，又莫拜切。^a，音翳。）天地贞观，（《易》：天地之道，贞观者也。）率土臣庶，庆无涯。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五行传》云：凡六之作。说曰：气之相伤谓之。六，六事之也。，音戾。俗作汙尔。）天降宝运，时归太平。自克夏擒吴。（夏，谓夏绥银节度使杨惠琳。吴，谓镇海节度使李。）剪蜀平蔡，（蜀，谓西川节度留后刘辟。蔡，谓淮西节度吴元济。）殊类稽颡，群疑革心。唯此凶妖，尚闻悖慢，庭议既得，庙谟必臧。（“谟”，一作“谋”。）旌旗烛耀于洪河，金鼓震惊于灵岳。（灵岳，太山。）郢城自溃，宁同莒、鲁之争；（《左传》昭元年，莒鲁争郢，为日久矣。二十九年十月，郢溃。子厚盖谓师道初治郢州城堑，修守备，而其将刘悟，乃与诸军卷旗束甲，还取郢州，以求效顺故也。）齐地悉平，无俟耿、陈之战。（汉光武初兴，时长安政乱，张步起琅邪。五年，帝乃遣耿率刘歆陈俊二将军讨之，战於临

淄，步众大败，步乃斩苏茂以降。复引兵至城阳，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琅邪、临淄，即青、沂海二州之属邑也。）五兵永戢，（《周礼》：司兵掌五兵五盾。）七德无亏，（《左传》：武有七德，我无一焉。）含生比尧、舜之仁，（董仲舒《策》：尧、舜行德，则民仁寿。）率土陋成、康之俗。（晏本更有“伏以舜念克勤，禹思受益。无疆惟恤，既闻致理之方；靡不有初，愿献持盈之诫”六句。）介丘雾息，已望翠华之来；（介丘，太山。《选·南都赋》：望翠华之葳蕤。注：翠华，车盖也。）沂水风生，更起舞雩之咏。（沂水，属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也。《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千岁之统，（司马迁《自序》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太山，而余不得从行。）实在于斯，臣守在蛮荒，获承大庆，蹈之至，倍万恒情。

○代裴中丞贺分淄青为三道节度表

臣某言：伏见某月日制，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令分师道所管十二州为三道。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近，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使之适均，以郛、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兗、海、沂、密为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蛇豕之穴，（《左传》：吴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忽为乐郊，（《诗》：适彼乐郊。）氛之余，尽成和气。

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开宝历，复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东，不违于指顾；我疆我理，（《诗》：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咸得其区分。山川备临制之形，道途适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诗》：俾侯于鲁，大启尔宇。）赐履以宁。（《左传》僖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异青、兗之封，爰从古制；解曹、卫之地，实契雅谋。（《左传》僖二十八年，晋文公分曹卫之地以畀宋人。一作“新谋”）车甲永藏，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寿之期。农事载盛于耨芟，儒风重兴于俎豆。足使季札观鲁，更陈南之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见舞象Ω南者，曰：“美哉！犹有憾。”按注云：南，以舞也，文王之乐。此言鲁地自是有礼之可观也。）山甫徂齐，复正东方之赋。（《诗·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注：东方，齐也。盖去薄姑而迁于临淄。临淄，已见上注。）臣总戎远地，不获陪贺阙庭。（云云。）

○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表（《新、旧史》皆云擢群为左拾遗，而诸本皆题云右拾遗，未知孰是。据《窦群传》，韦夏卿为京兆尹时荐群。《夏卿传》，先为吏部侍郎，后转京兆尹太子宾客以至于卒。恐不当作韦侍郎，公

时为集贤正字。)

臣某伏见今月日制，除布衣窦群右拾遗者。（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以处士隐于毗陵，苏州刺史韦夏卿荐之朝，并表其所为书数十篇，不召。贞元十六年十一月，夏卿为京兆尹，复言之。十八年三月，召群为左拾遗。按《群传》云：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盖自大历十四年己未，至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为二十年。）臣闻直道之行，（《论语》：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四方向德，逸人是举，天下归心。（《论语》：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臣伏以窦群肥遁居贞，（《易》：肥遁无不利。又曰：遁，亨，小利贞。肥，优也。）包蒙养正，（《易》：包蒙吉。又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学术精果，操行坚明，赞咏道真，以求其志。臣顷守藩服，（谓在苏州。）特所委知，及归朝廷，辄有闻荐。庶逃窃位之责。（孔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以塞旷官之尤。（《书》：无旷庶官。旷，废也。）岂谓天听曲从，瞽言无废，况谏诤之职，政化是参。擢於布衣，久无其比，周行庆。（《诗》：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周行，列位也。）林藪震惊。晦迹宁虑于遗贤，怀才尽思于展效。臣以性本庸疏，动无裨益，唯思进拔，以报恩荣。区区恳诚，实贯金石。言而不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微臣敢窃于荐雄；（《扬雄传赞》：雄年四十余，自蜀来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吏，荐雄待诏。）德必有邻，（《论语》：德不孤，必有邻。）圣代式光于尊隗。（《史记》：燕昭王欲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诚欲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代”，一作“政”。）自群受命，冀复面陈，迫以疾病，接于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无任喜跃屏营之至。

○为樊左丞让官表（樊左丞，或作韦左丞，其名字年月未详，然当在京师时作。附次贞元十五、六年之文后。）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书左丞。宠命俯临，惭颜自失。泛大鲸之海，但觉魂摇，戴巨鳌之山，（《列子》：渤海之东，有无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常随潮波上下，带恐流于西极，乃命禺叡，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动。）未如恩重。

臣闻尚书百揆，翊亮万机，故天上尊北斗中枢，（天上，作太上。）陛下有南宫左辖。（李固《策》曰：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左辖，即左丞。）晋升孔坦，谅直当时；（孔坦，字君平。咸和初，为尚书左丞，深为台中之所敬惮。卒赠光禄勋，谥曰简谅。

）汉拜杨乔，闲练故事。（后汉杨乔，桓帝时为尚书，后以党锢坐狱。窦武上疏曰：“尚书郎杨乔等，文质彬彬，建明国典。陛下乃委任近习，专任饕餮，宜以次贬黜，信任忠良。”于是帝意稍解。）庶得百僚有惮于会府，诸侯取法于京师。臣实讷叟才，（讷叟，先乌切。小也。《礼记》：足以讷叟闻。）谬登清贯。握兰起草，（《汉官仪》：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直于建礼门内，怀香握兰，趋走于丹墀。）昔紊朝经；剖竹颁条，（汉文帝初与郡守为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故云剖竹。又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诏六条察州。）近贻人瘼。备历中外，无闻声彩。版图再缉，贡赋未均于九州；（谓为户部尚书。）铜印更操，威仪不检于三署。（蔡质《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署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又汉中郎将分掌三署郎，有议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比二百石。）次郎补阙，岂易其人？圣主求才，宜难此受。窃谓旁求俊，（《书》：旁求俊，启迪後人。）侧访瑰奇，（瑰，古回切。）必使德合准绳，言成纲纪，兴化致理，时无间言。况安上必在于荐贤，危身莫逾于旷职。倘蒙垂收紫涣，（旧传武都紫泥用封玺，故诏有紫泥之名。今阶州故武都山水皆赤，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当是用为印色耳。涣者，取《易》“涣汗其大号”之意。今本作“紫绶”，非。）俯矜丹诚，愚臣保陈力之言，（孔子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圣鉴有责成之地。无任冒惶悚之极。（，他典切。）谨诣朝堂，奉表陈让以闻。臣所让人，别状封进。

○为王户部荐李谅表（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职如故，表是时作。）

臣某言：臣闻知贤必进，忠臣之大方；择善而居，（一作“举”。）明主之要道。况臣特受恩遇，超绝古今，报国之诚，寤寐深切。（“深”，一作“斯”。）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张羽仪，弘辅治化。（“治”，一作“理”。）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窃见新授某官李谅，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强以有礼，敏而甚文，（“敏”，一作“干”。）求之后来，略无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以叔文为度支、盐铁副使。）以谅为巡官，未及荐闻，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谅实国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谏官，使备献纳，冀它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则圣朝无乏士之名，微臣缓蔽贤之罚。（汉武帝诏：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无任诚恳屏营之至。

○为户部王叔文陈情表（叔文本传，言叔文母死，匿丧不发，置酒翰林，自称亲疾病，今当请急。左右窃语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将何为？”此

表即为叔文请急也。)

臣某言：臣母刘氏，今月十三日，（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忽患风发动，（“”，一作“暗”。）状候非常，今虽似退，犹甚虚忡。（都活切。）惊惶忧苦，不知所图。臣唯一身，更无兄弟，侍疾尝药，难阙须臾。伏乞圣恩，停臣所职。今臣见在家扶侍，其官吏等并已发遣讫。

臣以庸微，特承顾遇，拔自卑品，委以剧司。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诚至恳，天卷所知。岂虑未效涓尘，遽迫方寸，（蜀先主南奔，诸葛亮、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伯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乱矣。”）以开塞重轻之务，（谓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焦劳忧灼之怀，虽欲徇公，无由枉志。况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许国诚切于死生，报亲忍忘于顾复？（《诗》：顾我复我。）进退穷蹙，昧死上陈。候母刘氏疾小瘳，冀微臣弩蹇再效。（一本无此两句。）无任惶惧恳倒呜咽之至。（是月丁巳，叔文以母丧去位。）

○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按史：贞元十年，黄洞首领黄少卿攻邕管等州，经略使孙公器请发岭南兵讨之，德宗不许。元和间，曰黄承庆，曰黄少度，曰黄昌沔昌，皆迭起为患。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与容管经略使阳争欲攻讨，宪宗许之，实元和十四年也，表是时作。《新史·行立传》谓黄家洞贼叛，行立讨平之。而《资治通鉴》则曰行立、竟无功。其抵牾如此。韩文公尝有《论黄家贼事宜状》，其别白利害，正罪裴阳之轻用兵，诚得之矣。）

臣某（云云：）既日奏事官米兰回伏奉手诏（云云）者。（元和十四年，诏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讨黄洞蛮黄少卿。）臣闻肤革即平，虽疥癬而必去；（《国语》：伍胥谏吴王夫差曰：“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癬也。”）豺狼已毙，在狐鼠而宜除。（《汉书·孙宝传》：侯文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臣某。（中谢。）

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宁下土，凶渠尽殄，威武载扬。蠢尔腥膻，尚闻凌暴，灵旗斜指，（汉武帝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铜兽俯临。（汉文帝二年，初与郡国为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三军知必胜之方，万姓喜永清之路，（《书》曰：永清四海。）微臣忝司戎律，亲列颜行，（《汉·严助传》：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注云：颜行，犹雁行，在前行，故曰颜也。行，户郎切。）蹶伏波之旧规，（汉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击交趾贼徵侧等。）乘下濑之故事。（汉武征南越、东瓯，有伏波、楼船、下濑、横海之号。元鼎五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

湟水。甲为下濂将军，下苍梧。服虔曰：甲，故越人归汉者也。臣瓚曰：濂，湍也，吴、越谓之濂。桂阳、苍梧皆隶岭南，所谓黄贼，正为患于岭南耳。尽瘁事国，（《诗》：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期毕命于戈矛；不宿于家，思奋身于原野。即以今日某时出师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垒陷坚，（《左传》宣十二年：楚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注云：摩，近也。）荡清海隅，永息边徼。（吉吊切，境也。）窃以材非充国，敢自赞于无逾；（汉神爵元年，西羌犯塞，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御史大夫邴吉问谁可将者。充国曰：“无逾于老臣者矣。”）志慕孟公，庶追纵于不伐。（《论语》：孟之反不伐，奔而殿。注：鲁大夫孟之侧与齐战，军大败。不自伐其功，故独殿后也。）谬承重委，寤寐兢惶。无任感恩陨越之至。

○为裴中丞举人自代伐黄贼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风姿详雅，谦虚内敏，筹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后历郡掾，深负政声。惠爱在人，奸邪屏息，勤劳已著，蛊无伦。（蛊，事也。《易》：父之蛊。）今黄贼尚据荒陬，犬巢未覆，倘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扫荡氛。（子鸩切。妖气也。）廓清海滨，窃惟斯人，雅堪厥职。（云云。）

○为崔中丞请朝觐表（代桂管观察崔咏作也。或本以为崔能，非是。据《能传》，元和六年，为黔中观察使。长庆四年，为岭南节度使。初不为临桂，而长庆初，则公已死矣。当是崔咏无疑。元和十一年作也。）

臣历刺三州，（咏累迁邓州刺史咏）连总二府，（《旧史》：宪宗元和五年八月，以邓州刺史崔咏为邕管经略使。八年十二月，复自邕管移桂管。）外任逾纪，入覲无阶，就日望云，魂飞心注。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覆载无私，迩遐同致，复升平之故事，继前圣之高踪，中外践更，出入迭用。臣以虚薄，叨受恩荣，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传曰：朝不废朝，暮不废夕。）天威咫尺，（《左传》僖九年：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孔曰：“天子以伯舅耄老，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诚寤寐而无违；云汉昭回，（《诗》：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宁，（朗宁，邕州。）封章累上，及移临桂，（临桂，桂州。）星纪屡周。（下卷有《代上中书门下状》云：理戎典郡，十有四年。顷在邕州，累陈诚恳。又云：自领桂管，又逾再周。即谓此也。盖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为再周矣。）微衷尚隔于戴盆，（《司马迁书》云：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积望徒悬于窥管，（《庄子》：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东方朔传》：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葵藿之诚弥切，犬马之恋逾深。人欲天从，于兹未验，下情上达，终冀不诬。敢黷宸严

，罄陈丹恳。伏乞赐臣除替，许至阙庭，厕蹈舞于群僚，备班行于散地，足趋中禁，目睹大明。俾成九族之荣，以尽百生之幸。非敢窃国宾五献之礼，希康侯三接之恩，（《易》：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一覲龙颜，万死为足。无任恳迫激切之至。（至十一年，方以裴行立代咏为桂管观察使。）

○代柳公绰谢上任表（公绰，字起之，京兆华原人，史有传。元和六年作。）

肃恭休命，晨夜趋程，祇荷宠私，不遑寝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讫。（宪宗元和六年六月，公绰自御史中丞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

臣闻古之制爵禄者，爵以居有德，禄以养有功。臣本书生，（贞元元年四月，公绰再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官不期达，值某皇帝，（睿圣文武皇帝。）文明抚运，大阐玄猷，搜采众材，幸忝甄录。（甄，居延切。察也。）历践中外，星霜屡移，曾无涓尘，上答鸿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顾无绥馭之能，谬忝澄清之寄，（公绰先为西川节度判官，召为吏部郎中，逾月拜御史中丞。今又兼中丞，为观察，故云。）将何以敷宣皇泽，普谕天慈？唯当察慝以为防，视俗而为教，蠲除细故，务安黎猷，庶几清静无扰，以慰远人。臣不胜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襄州谢上任表（，陇右临洮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吴元济。十一月。有诏进检校尚书右仆射，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然襄州与岭表辽绝，而公自柳州为作谢上表，恐非公之文。）

捧对丝纶，（《礼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慚悸无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贱琐材，智略无取，幸赖先臣绪业，（即西平王晟之子。晟有大功于唐。）累忝国恩。天泽曲流，遂司节制，（元和十一年十二月，自宫苑闲廐使，拜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充随唐邓节度使。）寄深分阃，任重专征。顾无将领之才，谬处众人之上。岂谓宸私轸念，仁育为心，霈泽无涯，德音屡降，士众感悦，咸思竭忠，遂得潜师，暗入贼境，不意凶渠就戮。此皆圣谟，岂敢叨天以为己力？（《左传》僖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仰荷殊造，重于丘山。臣以月日上讫。谨当敷宣皇化，普谕圣慈，绥抚三军，安百姓。冀以尘露，上答鸿私。臣（云云。）

○代节使谢迁镇表（节使不可考，表谓“率励远人”。此在永州作，次元和九年文后。）

鸿私曲临，独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谬膺仕进，虽

竭尽弩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宦达？某宗皇帝（德宗。）不以臣儒术浅薄，超授礼官，寻迁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顺宗。）不遗臣小善，擢处谏曹，叨承厚恩，备职藩翰。顾惟琐劣，多惭负恩。伏遇陛下（宪宗。）德绍唐、虞，无私庶政。臣尸素岁久，谴谪宜加，岂冀褒升，更迁重镇？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献替之荣，将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当务修农稼，率励远人，锄其奸慝，以副勤恤。无任（云云。）

○为刘同州谢上表（刘同州未详。德宗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州刺史、坊丹延节度使。岂即此人耶？当在京师时作，次贞元十六年文后。）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御、营田、长春宫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讫。臣初奉纶言，震无极，及临所部，惊惧逾深。投躯莫报于乾坤，陈力无裨于造化。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出自诸生，不习为吏，有忸匡懦之质，（忸匡，音匡。懦，弱也。）无区处之能。托忸匡儒门，乏仲弓南面之德；（《论语》：雍也可使南面。雍，字仲弓。）委身郎署，阙冯唐论将之对。（《汉书》：冯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吾每饮食，未尝不在钜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齐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云云。）尝惧叨冒清列，芜秽圣朝。岂意天听忽临，鸿恩荐及，八命作牧，（《周礼》：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一麾出守。（颜延之《五君咏》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琐，所宜膺据。况冯翊密迩王都，古称三辅，（汉世左冯翊、右扶风、京兆，谓之三辅。冯翊，即同州郡名。）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宫室之制，（同州防御、长春宫使，同州刺史领之。）皆公卿将相出入由之。仰征甲令，（《汉书·吴芮赞》：著于甲令而称忠也。注：甲者，令篇之次也。）俯窥图记，无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轻，不知所效。庶当刻精运力，（一本作“元司精毕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恺悌。以日击月。倘或有成，庶几之心，懔懔增惕。徒望云而就日，（《史记》：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喜近帝乡；（《后汉》：南阳帝乡，多近亲。）将击壤以成风，共歌尧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诚。无任悃恳屏营之至。

○代裴行立谢移镇表（行立移镇，在公卒后，表盖他人之文，误编在此。）

星言即驾，（《诗》：星言夙驾。）便道之藩，祇荷宠荣，不敢宁息。臣某爰自弱龄，即忝推择，阶缘试吏，累忝清资。先圣以臣粗知兵要，俾统师徒

。交蛮匕扰，黄贼不驯，奉诏俾臣，扑灭氛。（元和八年八月。以蕲州刺史裴行立为安南都护。安南，汉交趾郡也。十二年，迁桂管观察使。十四年，令行立讨黄少卿。）士众贾勇，（《左氏传》：高固曰：“欲勇者贾予余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时，得立微效。岂谓时多疫疠，不副忧勤。知臣特深，复洗瑕责。夙夜感戴。捐躯有期；徒增愤勇，力未从愿。微臣不幸，衅故重重，泣血摧肝，载崩载咽。陛下龙兴御极，（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宪宗崩。闰月丙午，穆宗即位。）寰海永清，道畅八埏，（地有八埏。八埏，八际也。相如《封禅书》曰：上畅九垓，下溯八埏。埏，音延。）威加九域，鸿和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过膺抽擢。（是岁二月，行立自桂管复徙安南。）况臣比临此镇，备更夷险，故材旧壤，宛在目前。（盖言前为安南经略，今复为都护也。）虽则殊乡，还同衣锦。量巨鳌之力，未足负恩；犹蚊蚋之微，焉能报德！将何以宣扬圣造，抚慰疲羸？唯当遵守诏条，贬弃奸慝，平匀徭赋，示以义方；持清静以临人，守无私以奉国；重修前志，再砺戈矛，展駉骀之效，申鹰犬之用。庶荒陬夷獠，尽沐皇风；率土生灵，备闻斯庆。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韦永州谢上表（公谪佐永州，州刺史之见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韦公，见《贺改元表》二；三年，刺史冯公，见《修净土院记》；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见《南池宴集序》及《墓后志》；又有刺史崔简，未上，被罪，见《简墓志》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即此所谓韦永州也。表云“旷牧守于再秋”，正言简以罪去后无其人耳。表当作于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书，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讫。（“州”，一作“任”。）受命若惊，临职弥惧。

臣以无能，累更事任，神州赤县，（《史记》：邹衍：“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神、赤，皆美言之。）实所备尝，过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谓圣恩推择，滥驾朱轮。（《汉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两朱幡。）禄秩徒增，讵施乳哺之惠；服命虚受，宁兴襦之谣？况此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陆贾使南越，南越王尉佗结箕倨见贾。，即“椎”。结，即“髻”。古字通用耳。）可垦乃石田之余。（《左传》哀十一年：子胥曰：“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之。”）旷牧守于再秋，弥骄犷俗；（犷，古猛切。）代征赋于三郡，重困疲人。分灾本出于一时，（《左传》：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积弊遂逾于十稔。抚安未易，知法出而奸生。（董仲舒《策》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子育诚难，惧力劳而功寡。夙夜忧切，不敢遑宁。庶

当宣布天慈，奉扬神化。以日系月，倘或有成，少裨恺悌之风，用答生成之造。无任感恩陨越之至。

○谢除柳州刺史表（诸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讫。”惟《通鉴》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长历乙酉为十四日，此云十三日，字误。）

早以文律，参于士林，德宗选于众流，擢列御史。（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陛下嗣登宝位，微臣官在礼司。（宪宗即位时，为礼部郎官。）百寮称贺，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祸诬，圣恩弘贷，谪在善地。累更大赦，获奉诏追，违离十年，一见宫阙。亲受朝命，牧人远方，渐轻不宥之辜，特奉分忧之寄。铭心镂骨，无报上天，谨当宣布诏条，竭尽弩蹇，皇风不异于遐迹，圣泽无间于华夷，庶答鸿私，以塞余罪。（云云。）

○柳州谢上表（贞元中代人作。此表恐伪。）

臣某言：伏奉诏书，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讫。

臣前岁以久停官秩，去年蒙圣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趋赴京师。（公为柳州，正月己召至京师，三月方出。表谓“蒙恩除替”，乃在去年，非公作明矣。）以旧疾所婴，弥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归途。襄阳节度使于v，（贞元十四年九月，以v为襄阳节度使。）与臣早岁同官，见臣当暑在道，恳留在馆，寻假职名。意欲厚臣，非臣所愿。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已洽于区中；忧济之勤，心每遍于天下。常以万邦共理，必藉于循良；一物不遗，尚延于愚藐。（莫角切。远也。，病也。“”，一作“痛”。）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抚临。（是月，宪宗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夙夜经行，尽除兵器，贼徒识恩，党种归义，炎荒之俗，靡不底宁。（仲武至安南，杨清距境不纳。清用刑惨虐，其下离心，仲武遣人说其酋豪，数月间，降者相继，得兵七千余人。）后改镇容州，（长庆二年十一月，以仲武为容管经略使。）勋效弥显，澄清庶类，迈德前修，深负能名，合迁重镇。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回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饰能。庶微臣免尸禄之忧，某获无私之举。

○奏荐从事表

某绩茂戎轩，才优管记。操刀必割，（《贾谊传》：日中必{火}，操刀必割。）岂谢犀？（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其锋，越砥斂其Φ。水断蛟龙，陆犀革。王粲《刀铭》云：陆犀兕，水截鲸鲵。）落笔不休，（傅毅，字武仲，为文下笔不休。）宁惭倚马？（《世说》：桓宣武北征，袁虎从行，时被责免。会草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李白《与韩荆州书》：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况早登科选

，夙洽时谭。匪惟词艺双美，抑亦器能多适。比于流辈，颇为滞淹。辄敢荐陈，伏希奖录。

○代广南节度使谢出镇表（《郑传》：初拜中书侍郎、加集贤殿大学士，转门下侍郎。宪宗初，励精求理，与杜黄裳同当国柄。黄裳多所关决，首建议诛惠琳，斩刘辟，及它制置。谦默多无所事，由是出为岭南节度观察使、广州刺史。）

鸿霈曲临，惶骇交集，捧对纶，（音緋。）不知所图。

臣闻萧、曹佐汉，六合为家；、望匡周，万方同轨。（《记》曰：书同文，车同轨。）臣幸以刍贱，累忝殊荣。天德荐临，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圣，增日月之光，俾凶渠剿绝，（《书》：天用剿绝其命。剿，子小切。）人用康宁。实由臣不称职，使此艰患。（“使”，一作“役”。）《伐檀》兴议，（《诗·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耳。）负乘招讥，（《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斯夺之矣。）常怀覆卮束之虞，（《易》：鼎折足，覆公卮束。卮束，鼎实也。卮束，音速。）敢望专征之寄。（元和四年二月。罢为太子宾客。五年二月，除岭南。）

献俘未远，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无任。（云云。）

为杨湖南谢设表（德宗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杨凭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癸亥，宴群臣于马山池，上赋《九日赐宴诗》六韵，赐之敕设。岂亦此时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长乐驿设者。恩荣特殊，宴饮斯及，顾兹厚礼，猥集微躬。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臣以多幸，属此昌时，任重方隅，职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诗》：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餐”，一作“𩚑食”。）知无肉食之谋，（《左传》庄十年：齐师伐我，庄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以忧以惶，寤寐无措。岂谓鸿恩继至，丰膳爰来，陆海兼陈，（陆海，即水陆也。）饴醴皆设。（饴，米蘖煎也。醴，酒名。饴，音怡。一作“酒”。）庶当奉扬圣泽，覃布远人，流恺悌于皇风，均乳哺于赤子。少陈微效，上答殊私。无任感恩欣跃之至。

○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武元衡，贞元二十年迁御史中丞。公集有《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曰“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职”。遂命其属书之。明年二月，公已迁礼部，元衡亦罢为右庶子。此表当在二十年夏作。）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樱桃若干者。天眷特深，时珍荐降，宠惊里巷，恩溢圆方。（圆方。谓俎豆。）臣某诚喜诚惧，顿首顿首。

伏以含桃之羞，时令攸贵，（《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况今采因御苑，分自天厨。使发九霄，集繁星而积耀；味调六气，承湛露而不。（《诗》：湛湛露斯，匪阳不，乾也。）盈眦而外被恩光，（眦，疾智、才诣二切。目也。）适口而中含渥泽。顾惭素食，（《诗》：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弥切自公，（《诗》：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岂图君子所先，遂厌小人之腹。（《左传》昭二十八年：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无任。（云云。）

○谢赐时服表（此表代人作。当是在京师时也。）

祇荷宠私，启处无地。（《诗》：不遑启处。）臣久忝朝行，历职无效，荏苒星纪，偷荣岁时。不能少益圣猷，以副深奇，致使贼遗君父，（《后汉》耿征张步，帝在鲁，闻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副将陈俊谓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曰：“乘輿且到，臣子当击牛酺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耶？”）艰难未息，合处严宪，以正国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广地载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绂，重剧丘山。捧戴以入闺门，空知夕惕，（《易》：夕惕若厉。）裁缝而为衣服，固可昼行。（项羽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内省疲弩，将何答效。

○谢赐端午绫帛衣服表（公在柳州。亦代它人作，）

纶言曲临，宠服荐至。跪捧殊锡，庆耀交并。臣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贶，荣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惭荷。朱明启节，（《尔雅》：夏为朱明。）御府赐衣，沐圣泽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鹤龟齐寿。驰心向阙。影望天，惭分五岭之忧，（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岭。五岭者，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名，则自五焉。）莫副九重之诏。臣无任。（云云。）

●卷三十九·奏状

○为广南郑相公奏百姓产三男状（郑相公，郑也。元和五年出为广南，九年为工部尚书。此状当六七年作。）

右臣所部贞节坊百姓某妻产三男者。臣详究往例，实谓休征。（《洪范》：曰休征。征，验也。）已量事给绢三十疋，充其乳养者。

伏以陛下勤恤黎元，感通天地，灵心昭答，景福已兴。（《诗》：介尔景福。介，大也。）方使亿兆繁滋，区夏充刃，（音刃。满也。）故表祥于字育，是启运于升平。事杳化源，庆延邦本，鳞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维，尝叨枢近，私贺之至！

○为薛中丞浙东奏五色云状（元和三年正月，以湖南观察薛苹为浙东观察。韩文。元和十二年，薛戎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未详孰是

。此状当在柳州作。然两地相去辽绝，亦可疑云。）

右臣得管内台州奏，（浙东管越、睦、衢、台、明、处、温七州。）月日五色云见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睹，已具奏闻，并写图奉进者。

伏以景云上瑞，（景云，庆云也。孙氏《瑞应图》曰：景云者，太平之应也。一曰庆云。）王者祉符，（“祉”，一作“祲”。）焕彩彰之在天，知圣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诗》：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注》：截，整齐也。）道洽无垠。承天地之贞明，（《易》：天地之道，贞明者也。）导阴阳之和气。遂使纷纷郁郁，（《史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是谓卿云。）自东而徂西；若烟非烟，一旬而再至。征诸古谍，（音牒。）事罕前闻。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简册。

○为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贼事宜状（裴中丞，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也。前卷有《代表裴中丞谢讨黄贼表》。）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严训过，（谓过桂州。）称押衙谭叔向等与黄家贼五千余人，谋为翻动，虽已诛斩，犹未清宁。当时差本道同十将某至邕管界首宾州以来，迎探事宜，兼为声援。昨得十四日状，并严训状报同，其黄家贼并已退散，各归洞穴讫。

伏以鼠窃狗偷，非足为患。陛下威灵远被，神化旁行，遂使奸猾之谋，（“猾”，一作“狡”。）先期而自露；回邪之党，不戮而尽夷。伏恐飞章已达，吉语未闻，尚轸天心，犹烦庙算。臣谬居方镇，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让监察御史状（公拜监察御史里行，诸本于此状首尾或载名衔，无“里行”字，后人妄削之耳。）

右臣伏准名例律，诸官与父祖讳同者，不合冒荣居之。（《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节文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免所居官。）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礼律之制，所不敢逾，臣不胜进退惶恐之至。谨诣光顺门奉状以闻，伏听敕旨。贞元十九年闰十月日，承议郎新除监察御史臣柳宗元奏。（一本无“承议郎”止“宗元”十三字，只作“具位臣某奏”。又一本“议”作“奉”。）

奉敕新除监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礼，二名不偏讳，不合辞让。年月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佑宣。

○为京兆府昭应等九县诉夏苗旱损状（或曰：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时京兆尹李实也。然史传谓“关中大歉，而实为政猛，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其说恐未必然。按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鸿胪卿王权为京兆尹。此状诉夏苗旱损，而首云“谬领京畿，已逾两月”，疑与此合耳。）

右臣谬领京畿，已逾两月，政术无取，诚恳莫申，遂使雨泽愆时，田苗微损，夙夜兢惧，寝食靡遑。今长安一十四县，（当作二十四县。）并准常年例全征。（“并”，一作“皆”。）其昭应等九县，臣各得状，并令详审，各绝隐欺，谨具别状封进。臣当府夏税，通计约二十九万石已上，据所损矜免，只当三万石有余。恤人则深，减数非广。伏以圣慈弘贷，悯念蒸黎，臣忝职司，不敢不奏。无任惭惧之至。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为南承嗣请从军状故某官赠某官南霁云男某官承嗣（一作“故某官赠某官某乙男某乙”。按承嗣以元和元年谪永，至三年量移澧州，集有《送承嗣序》，王承宗事在四年，此状必四年以后作。）

右臣亡父至德之岁，死节睢阳，（至德二载十月，安禄山陷睢阳，霁云死之。）陛下每降鸿恩，必加褒宠。（霁云初赠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臣自七岁，即忝班荣，（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垂五十年。常居禄秩，再守遐郡，（历刺施、涪二州。）绩用无成，终貽官谤，甘就严谴。（承嗣为涪州，刘辟反。承嗣以无备谪永州。集有《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云：始由施州为涪州，捍蜀道寇。敌畏不敢犯。然而刀笔之吏，以簿书计校盈缩，受谴兹郡。盖谓永州也。）无以负荷先志，（《左传》：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荷，音河。）报效殊私，以惭以惧，陨越无地。

伏见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负恩干纪，命将徂征，（元和四年十月，制削夺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官爵，以神策左军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讨王承宗。）雷霆所加，殄灭在近。臣窃不自揆，思竭忠诚，（“诚”，一作“效”。）愿预一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锋触刃，摩垒搴旗，冀获尽于微诚，倘不坠于遗烈。踊跃之至，夙夜不宁。敢希皇明，俯鉴丹恳。

臣闻周官考艺，国子置车甲之司；（《王制》：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甲车。）汉道推恩，孤儿备羽林之用。（事详注《南府君睢阳庙碑》及《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内。）千秋思奋于事越，（《汉·南越传》：粤至武帝时，独其相吕嘉不欲附从。韩千秋奋曰：“以区区粤，又有王应，独相嘉为害，愿得勇士三百人，必斩嘉以报。”）仲孺期死于奔吴，（《史记》：灌夫，字仲孺。张孟尝为颍阴侯灌婴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吴、楚反，灌何为将军，属太尉，请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孟年老，死吴军中。夫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仇。”夫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驰入吴军。）义激君亲，名高竹帛。臣虽无似，有慕昔人，虽身涂草野，死而不朽。披肝沥血，昧死上陈。无任恳迫忠愤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进农书状（《农书》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敕，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所司进《农书》，永以为恒式

者。臣伏以平秩东作，《虞书》立制；匕载南亩，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时以授人，尽地力而丰食。（“而”，一作“于”。）自陛下惟新令节，益励农功，既立典于可传，每陈书而作则。耕凿之利，敷帝力于嘉谟；稼穡之难，动天心于睿览。勤劳率下，超迈古先。凡在率土，不胜幸甚。前件《农书》，谨函封进。谨奏。

○代人进瓷器状（瓷，才资切。陶器之致坚者。公集有《元饶州书》，在元和八年。饶州尝贡瓷器，此必为元作也。）

瓷器若干事。（一无此句。）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埏，和土也。埴，黏土也。《老子》：埏埴以为器。埏，式延切。）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音愈，病也。舜陶河滨，器不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贾谊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称土之德。

（土，瓦器也，以盛羹。《韩非子》曰：尧、舜饭土留，啜土。又《司马迁传》：尧、舜饭土簋，工土。音刑。）器惭瑚琏，（力展切。瑚琏，祭宗庙之器。夏曰瑚，殷曰琏。）贡异丹。（《书》：砺砥丹。音奴。）既尚质而为先，（《礼记》：器用陶匏。尚质也。）亦当无而有用。（《老子》：当其无有器之。）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

○柳州举监察御史柳汉自代状（公元和十年三月，出为柳州，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后作。）

右伏准从前赦文，（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敕。）常参官上后，（上三日后。）举一人自代者。伏见前件官，颇有才行，长于政术，久历岭南使职。臣之所知，敢举自代。无任恳迫之至。

○上户部状（元注云：左降官员外置同正员俸料，旧用户部省员缺官钱充，今请改授正官，占缺不用上件钱，每年约计数万贯。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责之人，都不厘务，户部钱是准敕收贮，不合别支。又所授员外官，亦非旧制。宗元在永州日，见百姓庄宅公验，有司户李邕判给处，足明皆是正官。今请悉依故事为准，并废员外所置。凡在贬黜，授以正员，责其成功，俾无虚授。贮钱既免，支用加数，足应军须，实冀货不滥分，官无旷职。谨状。

○柳州上本府状（元注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一日身死，莫诚禁在龙城县。准律，以它物殴伤二十日保辜内死者，依杀人论。本府，谓桂管观察府也。）

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已帖县准牒待秋分后举处分讫。（“举”，一作“与”。）伏以中丞（谓裴行立。）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属吏所见，皆许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虑。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

物。救兄有急难之戚，（《诗》：兄弟急难。）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亦可哀矜。断手方迫于深哀，（汉王修谏袁谭曰：“兄弟左右手也。将斗而断其右手，可乎？”）周身不遑于远虑。（周，防也。）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书》：罪疑惟轻。）况俟期尚远，禀命不遥。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幸全微命，以慰远黎。则必阖境荷慈育之恩，岂惟一夫受生成之赐。傥以律文难变，使牒已行，则伏望此状便令废格。（音阁。）轻肆尘黷，惶战交深。谨录状上，奉听处分。

○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裴中丞，行立也。次前《谢表》作。）

当管奉诏，（当管，桂管。）与诸管齐进，（诸管，谓容管、邕管、广南等路。）诛讨邕管草贼黄少卿。汉军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马数及军将若干，前牒奉处分。

窃以天启昌期，大功毕集，神开兴运，微恶尽除。黄少卿等历稔逋诛，举宗肆暴，（注见前表。）恃狡兔之穴，（《战国策》：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窟，穴也。）与伏偷安；（王文考《鲁灵光殿赋》曰：狡兔与伏于付侧。与，徂顽、庄缘二切。）凭孽狐之丘，（《庄子》：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孽，妖孽。祥，怪也。）跳踉见怪。（跳，音迢。踉，音良，走也。）以为威弧不射，（《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天网可逃。（《老子》：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诛锄。敌国尽在于舟中，（《史记》：吴起谓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还师已期于席上。（赵充国上屯田十二事，其一事曰：治隍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谓宜投戈顿颡，面缚乞身，（《左传》僖六年：许男面缚衔璧。面缚者，谓缚手于后，唯见其面。）归郡邑于王官，效黎献于天吏。（《书》：黎献，黎民之贤者。又曰：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而乃缮兵补卒，增垒闭途，正当天讨之辰，（《书》：天讨有罪。）更积鬼诛之罪。（《庄子》：为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诛之。）众轻斗蚁，（晋殷仲堪父尝患耳聪，闻床下蚁动，谓之牛斗。）勇劣怒蛙。（《韩非子》云：越王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乃为之轼。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事亦见《吴越春秋》。）纡缟当强弩之初，（《韩安国传》：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缟，素也。）孤豚僨肥牛之下。（《左传》昭公十三年：牛虽瘠，僨于豚上。僨，仆也。僨，佛问切，又音愤。）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虚见辱于齐斧；（《易·旅卦》：旅于处，得其资斧。子夏传及众家并作“齐斧”。张轨云：齐斧，盖黄钺斧也。张晏云：整齐也。齐，侧皆切。）突梯鼠首，滥欲寄于

旄头。（旄头，胡星也。天子前驱。）剿绝有时，（《书》：天用剿绝其命。剿，子小切。）不索何获？（《左传》：吴光云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

某（行立。）拱稽致命，（《吴语》：拥铎拱稽。注云：拱，持也。稽，戟也。或云：稽，计兵名籍。）执锐忘生。（被坚执锐。锐，兵也。）车甲既备于小戎，（《诗·秦风》：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注云：小戎，兵车也。）鲸鲵岂逃于诛戮！（《左传》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鲸鲵，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窃观上略，（兵法有上中下三略。）总制中权。（“制”，一作“帅”。《左传》宣十二年：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权，谋也。中权者，谓中军制谋。）战士义激于身心，列校势成于臂指。蹶张之技，（《汉·申屠嘉传》：申屠嘉以材官蹶张，从高祖击项羽。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师古曰：弩以手张之曰擘张，以足踏曰蹶张。蹶，音厥。）尽出于山林；拔距之材，（《汉·甘延寿传》：投石拔距，绝于等伦。颜师古曰：拔距者，有人连坐相把据地距以为坚，而能拔取之。）遍征于川洞。（南夷皆居洞穴，故曰川洞。）赏悬香饵，（《黄石公记》曰：芳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师律。（《易》：师出以律。律，法也。）投躯不愆于羽檄，（汉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注：檄，木简，长尺二寸。用征召，急则插以鸟羽，示急也。）足惟俟于牙璋。（《周礼·典瑞》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注：牙璋，象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也。，举踵也。，去智切。）

今月某日，奏事官米兰回捧受诏命，神飞首勇，足蹈心驰，欢声洽于万夫，胜气横于千里。国容不入，（《司马法》曰：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屣且及于寝门；（《左传》宣十四年：楚使申舟聘于齐。及宋，宋人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屣及于室皇，剑及于寝门之外。室皇。寝门阙也。）家事勿关，土已填于左阖。（《国语》：勾越伐吴。入命夫人，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阖左阖，填之以土。）即以月日全军出次，（《左传》庄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分道并进，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贞直冠时，清明格物，（《礼记》：清明在躬。又曰：致知在格物。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全体许国，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也。）为日固久。容府杨中丞（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阳。本误作“杨”耳。）以义烈为己任，勋袭太常；（太常，以纪成绩。）安南李中丞（御史中丞安南都护李象古。）以英武为家风，（象古，嗣曹王皋之子。）业传彝器。（彝，谓宗彝。）并膺邦寄，克达皇威。南则浮海济师，共集

堂堂之阵；（《孙子》：勿击堂堂之阵。）东则横江誓众，用成善善之功。

（《孙子》：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诗·缁衣》：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公此语，义取《孙子》，而句取《缁衣》。）以此鼓行，坐观尽敌。刑惟勿喜，诛有可哀。征侧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马援传》：交趾女子征侧及征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南击之。军至浪泊上与贼战，遂大破之。援追征侧等，斩其首，传洛阳。）吕嘉之威行五岭，终摧下濊之师。（汉武帝时，南越王愿欲内附，独其相吕嘉建德反。朝廷于是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及归义粤侯二人为下濊将军，共讨之。嘉遂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寻复追斩之。南粤乃平。见《南粤传》。）嗟此陋微，自贻擒灭，勉成良画，速致殊勋。虽荒徼之地，固不劳于有征；而升平之年，将自此而何事。书之竹帛，实谓扬名。事须移牒邻管，以成犄角。（《左传》：譬诸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掎之。）举牒者。

○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一作“贺中书门下”，下同。次前《柳州贺破东平表》作。）

右今月三日，（元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得知进奏官某报前件，贼以前月九日（二月九日斩李师道。）克就梟戮者。

伏以天启圣期，神资良弼，（《书》：梦帝赉予良弼。）必有惩讨，以致升平。蠢尔凶渠，（《诗》：蠢尔蛮荆。蠢尔，动貌。）敢行悖乱，缔交于雷霆之下，（缔，音帝，结也。时宪宗讨吴元济，李师道、王承宗阴党援，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效逆于化育之辰，逞豺声以欺天，（《左传》：蜂目而豺声，忍人也。）恣狼心而犯上。（《左传》：狼子野心。）嘉谟克协，威命旁行，破竹宁比其发机，（杜预伐吴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走丸未喻于乘胜。（《孙子序》：如丸之走盘。）浊河清济，（浊河，黄河。）曾无沟洫之虞；大岷琅邪，（刘裕伐南燕慕容超，公孙五楼请据大岷，超不从，遂败。河、济、大岷、琅邪皆淄、青间山水名。岷，胡典切。）不闻崖岸之阻。天兵四合，贼众屡摧。然后赦劫胁之辜，许其归复；宽诖误之典，（《汉·文帝纪》：济北王反，诖误吏民。诖，古卖切。）期以抚循。外怛皇威，中感圣德，虽在梟镜，（《郊祀志》：古者天子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孟康曰：梟，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梟，竖尧切。）岂不知归。是以未极诛锄，遽闻内溃。鲸鲵已戮，见东海之无波；氛尽消，（，音戾。）仰太阳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阴阳。一德方继于《尚书》，（《书》：咸有一德。）降神自同于周《雅》。（《诗》：维岳降神，生甫及申。）遂使垂白遗老，再逢大宝之安；（“大宝”，一作“天宝”。）绅诸生，远期贞观之理。

某特承朝奖，谬列藩臣，常以突刃触锋，未为效节，膏原润草，岂足酬恩，寤寐抚心，不遑宁处。今则削平之际，惭无尺寸之功；开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宠。无任愤激屏营之至。舞欢庆，倍百恒情。

○贺平淄青后肆赦状（注见上。）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一本云二十二日。）以淄、青削平，庆赐大洽，率土之内，跃无穷。

伏以周灭三监，俱明诛放之罚；（《书》：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汉书·地理志》：周既灭殷，分其地为三国，《诗·风》邶、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汉平七国，更严斩杀之科。（《景帝纪》：七国反，太尉周亚夫、将军窦婴将兵击破之。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等皆自杀。六月，诏曰：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未有翦覆凶渠，抚存疑类，威暂行而德洽，诛才及而恩加。操兵者悉获归休，秉耒者更闻优复。与之种食，分以货财，疾苦尽除，鰥孤咸育。葬战死之骨，增以赏延；怜刃伤之肌，存其廩给。涤山川之旧污，申节义之余冤。功多受三事之荣，（《诗》：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注云：三事，谓三公也。元和十四年二月丁巳，斩李师道。壬戌，田弘正奏捷到。癸酉，加弘正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故云。）节著有十连之宠，（《礼记》：十国以为连，连有帅。是月庚午，以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为义成军节度使，故云。）较然逆顺，益以彰明。和气远周，罢七旬之干羽；（《书》：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仁风溥畅，收六月之车徒。（《诗》：六月栖栖，戎车既飭。）寰海永康，夷夏均庆。

某忝司戎旅，获奉升平，当伊尹无耻之辰，（《书》：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为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见咎繇惟轻之德。（《书》：罪疑惟轻。）跃之至，倍万恒情。无任庆贺之至。

○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一作“使”。注见前卷《贺分淄青三道表》。）

右某伏见某月日制，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户部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并分师道地。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近，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兗、海、沂、密为一道。）

害气尽除，和风溥畅。（一作“远畅”。）裂壤既分其形胜，经野必正其提封，（《周礼》：体国经野。注云：经，谓为之里数。）河、济异宜，（《书》：济、河惟兗州。）海、岱殊服。（《书》：海、岱惟青州。）八命作牧

，（《周礼》：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无闻威福之源；十国为连，（见前篇注。）已肃澄清之政。鼠无夜动，（《左传》襄二十三年：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变好音，（《诗》：翩彼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惠泽岂俟于崇朝，仁化宁期于必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遂使琅邪即墨，田生无虑其异谋；（汉高祖六年，田肯贺上曰：“齐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非亲王子弟莫可王齐者。）聊、摄、姑、尤，晏子但闻其善祝。（《左传》昭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之诅？”聊、摄，齐西界也。平原聊城市东北有摄城。姑、尤，齐东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阳郡南入海。）

恭以相公谟参禹绩，（《诗》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制出萧规，（《扬子》：萧也规，曹也随。）光辅圣神，永康黎献。某获逢开泰，忝守方隅，跃之诚，倍百恒品。

○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裴中丞，行立。裴相，度。亦次《表》作。）

右伏以逆贼李师道克就梟擒，已具中书门下状贺讫。某忝居末属，（行立与度同族。）特受深恩，踊跃不宁，辄复披露。窃以自古中兴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运。故申、甫、方、召，（邵，当作召。谓申伯、尹吉甫、方叔、召虎。）成宣王复古之勋；（《诗·车攻》，宣王复古也。）吴、邓、寇、耿，（谓吴汉、邓禹、寇恂、耿恂。一作“寇、邓、耿、吴”。）致光武配天之业。此皆上下齐志，中外悉心。虽成功则多，而陈力甚易。岂若阁下挺拔英气，迈越常流，独契圣谟，以昌鸿业。庙略初定，异议纷然，诋讪盈朝，萋斐成市。（《诗》：萋兮斐兮，成是贝锦。）阁下秉心不惑，定命弥坚。（《诗》：| 谟定命。）讨淮右之凶，则下车而授首；（淮右，谓吴元济。）服恒阳之虏，则驰使而革心。（恒阳，谓王承宗。度在淮西，布衣柏耆以策说度曰：“元济就擒，王承宗破胆矣。愿得书往说之，可不烦兵而服。”度遣之。承宗惧，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况师道恶稔祸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诬。天兵四临，所至皆捷。次又舍其将校，许以归还，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镜怀仁。（梟、镜，注已见上。）自致诛夷，以成开泰，万方有庆，四海无虞，遂令率土之人，尽识太平之理。盛德大业，振古莫俦。然则布政明堂，勒功东岳，光垂后祀，辉映前王。神化永属于圣君，崇勋实归于宗袞。庆贺之至，倍万恒情。

○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韩本标曰：“赵本与上裴相状合为一篇”。次前《谢讨贼表》作。）

某材质无堪，授任非次。当有事之日，忠恳莫施；遇成功之辰，惭愤空积。陈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终赐展效。

今者中华宁谧，异类服从，唯此南方，尚余寇孽。伏以黄少卿等，凭培娄以自固，（自关而东，小冢谓之培娄。又云：小阜也。培，薄口切。娄，郎口切。）合脆以为强。（，寸卧切，斩刍也。脆，此芮切，易断也。一曰“”当作“讠”，七戈切。《选》：禀质<讠>脆。《广雅曰》：<讠>，亦脆也。）劫胁使臣，侵暴列郡。虽狐鼠之陋，无足示威，而蜂蚕之微，（蚕，丑迈切。）犹能害物。必资翦伐，方致和平。庶尽弩蹇之劳，以答恩荣之重。抚心踊跃，夙夜不宁，私布丹诚，敢期明鉴。无任感激屏营之至。

○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覲状（中丞，崔咏。一本作“上宰相状”。次前《请朝覲表》作。）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恋阙廷，神魂飞越。顷在邕州，（注见前表。）累陈诚恳，谬尸进律之宠，（《礼记》：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未遂执之愿。（《左传》：朝聘有圭。《诗》：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相公膺贤辅圣，大叙彝伦，（《书》：彝伦攸叙。）中外之臣，出入更践。某自领桂管，（元和八年十二月，咏迁桂管。）又逾再周。（注并见前。）企鸾鹭于紫霄，独无羽翼；仰星辰于黄道，（《浑天图》：天有黄赤二道。《礼记》疏：日月四时游于黄道，其方不同。）徒竭丹诚。（“丹”一作“精”。）况正月会朝，远夷皆至，六岁来见，要服有期。（《书》：六年，五服一朝。《国语》：要服者贡。注云：要服，六岁一见。）岂使班超之望长悬，（《东汉·班超传》：超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归。十二年上疏曰：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首丘依风之思哉！）子牟之恋空积。（《庄子》：魏公子牟曰：“身居江湖之上，心驰乎魏阙之下。”）伏乞特申微愿，录受冗员，征故事而不遗，揆夙志而斯毕。入天子之国，愿附礼于小侯；拜丞相之车，（袁盎为吴相，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敢希荣于下客。（“下”，一作“上”。）无任恳祷屏营之至。轻渎威重，战汗伏深。谨状。（一本止于“下客”，无后数句。）

○为南承嗣上中书门下乞两河效用状（次前《请从军状》作。）

右伏以越败夫差，多会稽纳宦之子；（《越语》：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注云：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之。）赵摧栗腹，即长平死事之孤。（《赵世家》：武成王十五年，燕王喜使丞相栗腹约欢于赵。还报燕王曰：“赵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燕师至赵，廉颇逆击之，破杀栗腹。）何者？义烈之余，色气猛厉，上将效于国用，下欲济其家声，所以愤激

凄怆，常思致命者也。

某先父死难睢阳，（事见集中《南霁云庙碑》。）事存简册，累降优诏，荣及子孙。爰自乡强乡保，超升品秩，（注：见前《状》。）肉食廩给，未尝暂停。顷守涪州。属西蜀遘逆。（永贞元年八月，剑南度支副使刘辟自为节度留后。）将致死命，以尽夙心。寝戈尝胆，志愿未究。会刀笔之吏，置以深文，（事见集中《送南涪州序》。）首级之差，（冯唐对文帝曰：“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今复谁辩？薏苡之谤，（马援征交趾，常饵薏苡，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光武大怒。）不能自明，犹赖旧勋，谪居乐土。（时承嗣谪永州。）食人力之粟，守无事之官，拳拳血诚，无所陈露。伏见明制兴师，讨伐恒、冀，（注见前状。）蔑尔小丑。尚欲逋诛。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愿得身当一队，（李陵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恳，申幽明之冤痛，抚剑心往，发言涕零。

尝闻汉法，有奋击匈奴者，诸侯不得拥遏。又况丞相总军国之重，定廊庙之谋，固当弘奖，无所弃捐。伏乞哀悯收抚，以成其心。无任恳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书门下举柳汉自代状（与前《举监察御史柳汉自代表》同作。

）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敕，常参官授上后，三日内举一人以自代。便具所举人兼状上中书门下者。今奏请前件官自代，谨连状。

○为长安等县耆寿诣相府乞奏复尊号状（注已具三十七卷《请复尊号表》。）

长安县耆寿某乙若干人。（一本无上文。）右某等伏以生长明时，游泳皇泽，鼓腹且知于帝力，食毛敢忘于君恩。（《左传》：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窃见近者祥瑞所陈，周于百郡，丰稔之报，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灵，诞告嘉应，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鸿名未举，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纯仁，（煦，吁具切。温也。）成此老，生既无补，死而何求！唯愿上闻帝阍，复建尊号，用彰圣德，以报皇慈。披露血诚，伏守天阙，糜躯碎骨，犹生之年。谨以今日诣光顺门辄进表乞。（“表”，一作奏。）

伏惟相公赞翊明主，（“赞翊”，一作“协赞”。）共致太平，而使名号尚郁，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窃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际，开陈其要，俾下情允达，大愿克从，退就泉壤，乐而无恨。轻黷相国，伏待典刑。谨状。

○为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复尊号状（此当在前《状》前作。）

长安县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上本无上文。）右某等幸以羸老，获睹升平，蹈舞薰风，讴歌寿域。譬之草木，何以报天？寤寐焦劳，不知所措。

伏见圣君临御，玄化升闻，瑞应匝于万方，（匝，作答切。与“币”同。）丰报穷于四海。神注意，天地倾心，觉悟生人，必有为者。（一作“必将有为”。）盖以挹损徽号，近二十年，（兴元元年罢尊号。）盛德益光，大名未复，致远迩积虑，幽明愤怀。故自古以来，嘉瑞之至，未有如今岁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恳诚，勤勤相符，正在于此。某等眷恋明时，朝夕是切，唯愿早复大号，以契天心。庶得圣政益光，鸿化弥远，少遂踊跃之甚。今请诣光顺门进表，昧死上陈。

伏以侍郎（贞元十七年十月，以吏部侍郎韦夏卿为京兆尹。）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倘遂收采愚虑，致贡天庭，俾草莱微诚，得达万乘，非所敢望，惶惧伏深。谨状。

●卷四十·祭文

○祭杨凭詹事文（凭，字虚受，一字嗣仁。弘农人。公娶杨凝女，为凭从子婿。据杨氏志，父礼部郎中凝，则子厚凝婿也。然杨凝墓碣曰：若宗元者，以姻旧获爱，若凝婿不应曰姻旧。杨氏志恐误以凭为凝。此文元和十二年柳州作。）

年月子婿（一本有“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某”一十五字。）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卿云轮，（《史记·天官书》：郁郁纷纷，萧索轮，是谓庆云。庆云，即卿云，盖五色云也。）天汉昭回，（《诗》：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昭回，明也。）自然物外，宁杂尘埃？公禀闲气，（闲，居菟切。）心灵洞开，翱翔自得，谁屑群猜？（屑，顾也。）孝友忠信，（凭工文词，尚气节，与母弟凝、凌相友爱。）闻于九垓，（垓，重也，天有九重。）ゼ华发藻，（ゼ，抽知切，又音离。张也。）其动如雷。世荣甲科，（大历九年，凭举进士甲科。）亦务显处，（“务”，一作“矜”。）公之俊德，有而不顾。御史之选，朝之所注，公勤于养，投劾引去。（凭累事节度府，召为监察御史，不乐检束，辄自免去。）时任方隅，威刑是务，公施其惠，（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出为湖南观察使。永贞元年十月，迁江西。）亦莫有■A 4 8。（五故切。逆也。与“迕”同。）京兆之难，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贞元二十二年二月，京兆尹李实贬通州长史，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公捍其强，仁及童孺，（元和四年，凭自江西入为京兆尹。）左迁而出，拥道牵慕。道峻多谤，德优见憎，烦言既诋，（《左传》：嘖有烦言。）倚法斯绳。（《书》：无倚法

以削。凭与御史中丞李夷简素有隙。是岁七月，夷简劾凭江西奸赃及它不法。诏刑部尚书李、大理卿赵昌即台参讯。时凭治第永宁里，功役丛烦，又幽妓妾于永乐别舍，谤议颇々，故夷简藉之痛摘发，欲抵以死。既置对，未得状，即逮捕故官属推掇，籍凭家赀。翰林学士李绛奏：“凭所坐脏，不当同逆人法。”乃止。宪宗以凭治京兆有绩，丁卯，但贬贺州临贺尉。）南过九疑，（九疑，山名，在永州界。谓谪临贺。）东逾秣陵，（秣陵，江宁。谓自临贺徙杭州长史也。）颠沛三载，天书乃征。入傅王国，（自杭州入为王傅。）嘉声聿兴，詹事东宫，（自王傅徙太子詹事。）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则弥励，颀颀今古，（飞而上曰颀，飞而下曰颀。）优游德艺。实期发，再光文陛，谁谓昊天，遽兹降厉。（厉，恶也。《诗》：降此大厉。）呜呼哀哉！

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史记·外戚世家》：或不能成子姓。注：谓赵飞燕等。杨氏无子，故云。）早丧淑人。（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公之夫人杨氏卒，年二十二。）恩礼斯重，眷抚惟新，绸缪其志，实敬实勤。迨今挈然，十月八祀，（自贞元十五年己卯，至元和十二年丁酉，为十八年。）家缺主妇，身迁万里。谤言未明，黜伏逾纪，（十二年曰纪。）德辉间绝，音尘莫俟。岁首发函，视远如迩，虽当沉痼，心术犹治。抚膺顿首，流泣瞪视，（瞪，丈证切。直视。）既歛而还，莫传音旨。乡风长恻，于兹已矣。呜呼哀哉！

承讣之始，卜兆既逾，载驰斯文，出拜路隅。哀从海乙，（视裔切。）礼致皇都，寸诚相续，终岁不渝。天道悠远，人世多虞，寄心双表，（表，谓墓阙。）长恨囚拘。呜呼哀哉！

○祭穆质给事文（质，河内人。秘书监宁之子。一作《祭穆抚州文》。据传：质自给事中出为开州，卒。然此文谓“黜刺南荒，义言盈口”；又云：“王命南下，郡符东剖。留滞湮沦，殫此遐寿。”必是自开移抚，未及行而卒耳。此文柳州作，岂质元和十二三年间，方自开迁抚故耶？）

昭祭于给事五丈之灵。自古直道，鲜不颠危，祸之重轻，则系盛衰。矫矫明灵，克丁圣时，（“丁”，一作“生”。）形躯获宥，三黜无亏。（《论语》：孔子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贤良发策，始振其仪，天子动容，敬我直辞。（贞元元年九月，德宗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问以天旱。质言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擢第三等。）载之册府，命以谏司，（质以制举，自畿尉擢左补阙。）抗奸替否，与正为期。奏书百上，知无不为，谁谓刘、贾，（刘向、贾谊。）英风莫追？给事黄门，奉职枢机，封还付外，动获其宜，无旷尔位，惟公在斯。（质累迁给事中，政事得失，未尝不尽言。元和初，盐铁、转运诸院擅系囚，笞掠严楚，人

多死。质奏请与州县参决，自是不冤。王承宗反，用内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四年十月，质与度支使李元素极言其不可。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马使，帝颇不悦，以质为太子左庶子。）达道之行，实惟交友，患难相死，其废自久。公实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气。不改其守。黜刺南荒，（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杨凭贬临贺尉，质坐与凭善，贬开州刺史。）义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陨首。邈矣高标，谁嗣于后？王命南下，郡符东剖，（见题注。）留滞湮沦，殀此遐寿。呜呼哀哉！

公之伯仲，信惟先执，（穆质、穆员、穆赏，皆见于公之《先友碑阴记》。）感激之风，道同义立。中司守直，奸权是袭，致之徽纆墨，（音墨。索也。《易》：系用徽纆墨。）诬以贿入。琐琐其徒，榜讯愈急，（赞，字相明，累擢侍御史，分司东都。陕虢观察使卢岳妻分财不及妾子，妾诉之，赞鞠其事，御史中丞卢仝召欲重妾罪，赞持平不许。仝召与宰相窦参共诬赞受金，捕送狱。侍御史杜伦希其意，锻炼甚急。榜，音彭。讯，音信。）诏下三司，议于洛邑。噫我先君，邦宪是辑，平反群枉，（反，孕袁切。《汉书》平反注：幡罪人辞使从轻也。）大忤三揖。（《左传》襄三年：三揖在下。注：卿大夫士。）危法旋加，谰言俄及，左官夔国，（赞弟赏诣阙，挝登闻鼓讼冤，诏三司使柳镇、李勣、杨覆治，无之。然犹出为郴州刺史。镇亦坐贬夔州司马。）义夫掩泣。邪臣既黜，乃进其级，（贞元八年，窦参贬，召质为刑部郎中。）端于庶僚，直声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遗则，公在郎位，再罹摈抑。时忝宪司，窃分枉直，抗词犯长，有志无力。惟韩洎刘，（谓监察御史韩泰、刘禹锡也。）同愤臆，道之不行。衔愧罔极。公在左掖，议登秋官，先定于志，将发其难。决白无状，以申祸端，秉心撰词，义不可干。（谓将白公之枉。）会逢友累，（谓其坐杨凭迁斥。）曾莫自安，感于褚中，（褚，展吕切。絮装衣也。事见《左传》成公三年。）有涕洟澜。呜呼哀哉！

寿宫久翳，狼荒万里，礼不可违，诚不可弭。抽哀泄愤，舒文致美，愿溯海风，以穷洛。清明如在，神鉴何已，呜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吕衡州温文（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东人。温之生平，公尝为之谏，极所称道，盖不独见之此文也。作之年月具本篇。）

维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遣书吏同曹、（同曹，人名，为曹吏。）家人襄儿，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吕八兄化光之灵。

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厉，恶也。）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吾固知苍苍之无信，（《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莫莫之无神，今于

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

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溫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為文章，勇于藝能，咸有所祖。）而官止刺一州，（元和三年十月，貶溫均州刺史。議者不厭，再貶道州刺史。五年，移守衡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修”，一作“循”。）好仁義以速咎者耶？

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裕乎古不必諧于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于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溫在衡州，治有善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欤？所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于時，使斯人徒，（一無“徒”字。）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六年八月，溫卒于衡州。十二月十四日，藁葬江陵。）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

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風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字未詳。作之年月具本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五月甲戌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贄、（穆質，誤作“贄”字。）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泰，字安平。）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傳正，字西老，貞元十年舉進士。）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里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里行李程等，（程，字表臣。）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

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一本作“節”。）擢于天枝，（中丞，宗室。）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迹內史，（右內史，今鳳翔府。）參其軍

事，自下靡可上，（《汉书·赞》：贾山自下靡可上。孟康曰：靡可，谓割切之也。靡可，音磨。）直词屡至。于后受邑，历抚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咏呻，（咏呻，歌咏。）复从京邑，辟署司录，振其纲条，端我甸服，（甸服，谓畿甸也。）黠吏屏气，贪官窒欲。（《易》：君子以惩忿窒欲。）赫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赋以修，国用是经。实抗其长，以奉准程。（准程，法令。）校其簿书，无失奇赢。（奇，音羈，与畸同，残田也。赢，音盈。）进为正郎，勾会是专。（会，古外切。总合也。）乃刺于商，（出为商州刺史。）虎节登山。（《周礼》：山国用虎节。）化脊为沃，（脊，音脊。薄土也。）致夷于艰，道途讴歌，有诏征还。丞我御史，（自商州召为御史中丞。）执其宪矩，纠逖之志，直清是举，慎择寮史，必薪之楚。（《诗》：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注云：楚，杂薪之中，尤翘翘者。）终始七载，不忘祇勤，事无观瞻，道有屈伸，皂囊密启，（见上“屡皂其囊”注。）忠恳屡陈。令望逾重，名卿是属。拖绅遽闻，（《论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拖，徒可切。）卷衣已复。（复，招魂也。《礼·丧大记》曰：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世妇以袿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才卷衣投于前。）礼备赠，（《谷梁传》隐元年：乘马曰。一曰赠，一作赙。《公羊》曰：车马曰，财货曰赙。注：符遇切。皆助生送死之礼。，方凤切。）恩加命服。窀穸有时，（窀，株伦切。穸，音夕。窀，厚也。穸，夜也。《左传》：窀穸之事。注：犹长夜也。）岁月逾蹙。

播等猥备官属，况当荐延，承其规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远则累年。咸承至公，官守获全。故事尽在，遗风蔼然。俯仰庭除，顾慕潺。（潺，⊙山切。，音爰。）致诚一觞，拜诀堂筵。呜呼哀哉！

○为韦京兆祭杜河中文（注具本篇。）

维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韦夏卿，（夏卿，字云客，京兆万年人。贞元十七年十月，自吏部侍郎为京兆尹。）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节度赠礼部尚书杜公之灵。（贞元十五年十二月，以同州刺史杜确为河中尹、河中晋绛观察使。）自古谋帅，恒在诸儒，晋登却，亦以《诗》、《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却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钺之臣，率由武夫。时惟明灵，道冠学徒，天子有命，总其戎车。何以邦之？维绛及蒲。（即谓河中。）有山有河，殿此大都。耀昌时，（，音混。耀，音耀。）振宣后学，命服之盛，光于列岳。谓保丰福，永縻王爵，寿如何期，神不可度。呜呼哀哉！

大历之岁，诏征茂才，时忝同道，（一作“科”。）俱起草莱。怀策既陈

，纶言焕开，考第居甲，（大历二年，夏卿与弟正卿及确，同举贤良方正高弟。）自天昭回。分命邦畿。（夏卿为高陵主簿。）步武获陪，同志为友，星霜屡回。长我十年，礼宜兄事，周游欢洽，莫不如志。于后多幸，谬列周行，（户刚切。《诗》：彼周行。注：行，列也，置周之列位。笺：谓朝廷臣也。《左传》襄十五年注：周，遍也，言遍于列位。“周”，一作“同”。）又同制书，并命文昌。及余稍迁，吏部为郎，公属中兵，此焉分行。（夏卿为吏部员外郎。确为兵部员外郎。）再获联事，东西相望，（音忘。）出处同道，乐惟其常。（“惟”，一作“谨”。）后余出刺，九载南服，（夏卿自给事中出为常、苏二州刺史，前后九年。）公自左辅，遂膺推毂。（左辅，谓同州。自同帅河中，故云遂膺推毂也。冯唐曰：“王者遣将，跪而推毂。”）我勤魏阙，（“勤”，一作“覲”。）爰总九流。（贞元十六年，夏卿为吏部侍郎。九流，谓九品也。）谁谓河广？愿言莫由。（《诗》：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言自京至河中甚近，欲往而不能也。）烹鱼之问，往复相寿，（《文选》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惠好斯厚，惟以绸缪。余弟宗卿，获茝仁字，命佐廉问，（宗卿为河中从事。）忘其愚鲁。（《论语》：柴也愚，参也鲁。）假以羽翼，俾之騫翥，（章恕切。飞举也。）惠文峨峨，（惠文，冠也。《汉·张敞传》：秦时法吏，冠柱后惠文。峨峨，高貌。）赤绂在股。（《诗》作“芾”。《小雅》：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注云：芾，赤韦为之，古蔽膝之象也。）荣映斯极，从容何补？承庆惟深，报恩无所。呜呼哀哉！

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赠，尚书礼殷。（殷，盛也。）四方兴嗟，况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礼仪毕陈，敬荐行潦，（《左传》：潢污潦之水，可荐于鬼神。）泄哀兹辰。呜呼哀哉！

○为韦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考之史传未详。惟摭诸表系，有崔隐甫之孙溉者一人为太常少卿，当即此也。贞元十八年作。）

维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韦夏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灵。

惟灵率是良志，蹈其吉德，（《左传》：孝敬忠信为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学殖。孔氏之训，专其传释，黄、老之言，探乎幽赜。六书奥秘，（《周礼》：五曰六书。六书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会意，四曰假借，五曰形声，六曰转注。）是究是索，叩尔玄关，保其真宅。艺成行备，披云骋迹，康庄未穷，（康庄，大道也。《尔雅》：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史记》：有康庄之衢。）汜已极。（汜，日入之处。《淮南子》：沦于谷，是谓定昏。汜已极，言将死也。《楚词·天问》：出自汤谷，次于汜。注云：汜，水

涯。言出东方汤谷之中，暮入西极水之涯也。汜，音蒙似。）呜呼哀哉！

夙岁同道，从容洛师，（谓在东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驾嵩、少，（嵩高、少室，二山名。在河南府登封县。）沂舟、伊，（《书》：伊、洛、、涧。伊、，二水名。在河南府河南县，皆本洛州也。）笑咏周星，（周星，谓十二年也。《左传》：一星终矣。）其乐熙熙。丹青何望，青云可期，洛中十友，谈者荣之。（据《夏卿传》：始在东都，倾心辟士，颇得才彦，其后多至卿相，世谓之知人。）惟郑洎齐，各登鼎司，（郑余庆、齐映，并仕至宰相。）或丧或存，山川是违。△我夫子，宜相清时，命之不遐，孰不凄悲？呜呼哀哉！

往佐居守，（谓佐东都留守。）及尔同寮，笑傲交欢，（“遨”，一作“傲”。）匪夕则朝。入同其室，（一作“入有同室”。）出联其镳，投文报章，既歌且谣。及我为郎，优游吏部，（夏卿自长安令入为吏部员外郎。）公为御史，持宪天路。文陛徐趋，眷恋相顾，欢爱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迈，（迈，往也。《诗》“从公于迈。”）历刺东吴，（夏卿自给事中出刺常、苏二州。）离忧十年，（离忧，谓离别之忧。夏卿在二州凡九年。）复会名都。余为侍郎，铨总攸居，（夏卿自苏州召为吏部侍郎。铨，谓诠次也。）实得茂彦，奉其规模，联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贞元十七年十月，以夏卿为京兆尹。）公亚奉常，（谓为太常少卿。）步武相望，佩玉以锵。谓保愉乐，长此翱翔，抱疾几何？忽焉其亡。呜呼痛哉！

原念往昔，爱均骨肉，我有书笥，盈君尺牍。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兴哀，匍匐往哭。（《诗》：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抚筵一呼，心焉摧剥，（普木切。）日月逾迈，（《书》：日月逾迈，若弗云来。）佳城遽卜。（《西京杂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素车千里，逶迤山谷，（透。於危切。迤，音夷。委曲也。）晦尔精灵，藏之斧屋。（《礼记》：孔子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吾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注：斧形旁杀刃上而长。）呜呼哀哉！丹旌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尔冥冥。敬陈酌，（《诗》：酌彼行潦。注云：，远也。行潦，流潦，水之薄者。远酌取之。）以告明灵，临觞永恸，庶写哀诚。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为李京兆祭杨凝郎中文（时为蓝田尉作。）

维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四月辛巳朔，某日，检校工部尚书、京兆尹、司农卿李实，（贞元十五年三月，以司农卿李实为京兆尹。）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杨公之灵。（杨凝，字茂功，弘农人。是岁正月卒。公尝为《凝墓碣》。）

惟灵清标霜洁，馨德兰薰，（馨德，《书》所谓明德惟馨。）冲和茂著，孝友彰闻。发洪绪，激扬清芬，（芬，谓芬芳。）思侔德祖。（杨修，字德祖。思，苏恣切。）学绍子云。莹彼灵府，彬其英文，吐论冠时，舒华轶群。百氏之奥，一言可分，旁贯释、老，岂伊典、坟？谓蹶公相，赞扬圣君，高山安仰？（《诗》：高山仰止。《礼记》：夫子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壤乎？哲人其萎乎？”子贡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逝水ㄣㄣ。（《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呜呼哀哉！

唯是伯仲，并为士则，（凝兄凭、弟凌，皆有名于时。《陈碑》云：言为世范，行为士则。）连擢首科，（大历九年，凭中进士第一。十三年，凝中第一。）迭居显职。公之懿美，发自朋僚，播于四方，令闻克昭。炯然独识，卓尔孤标，翼翼其容，羽仪清朝。载笔东掖。动无不纪，（《礼记》：史载笔，士载言。东掖，谓为起居郎。《礼记》又曰：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凝为右史，书事不回，故云动无不纪。）起草南宫，时论增美。（迁尚书司封员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事连权右，斥退勿惮，直声彰闻。）大梁有艰，天子是使，（贞元十二年八月，凝自右司郎中、检校吏部郎中，为宣武军节度判官。是时，宣武帅李万荣卒，其子乃擅领军务，故云大梁有艰。）密勿之谋，（《诗》：密勿从事，不敢告劳。）唯道是履。复归郎署，（一作“归复郎署”。）职兹中兵，（十八年，凝起家为兵部郎中。）简稽无挠，（《周礼》：以八式经邦治，二曰听师田以简稽。《遂人》云：稽其人民，简其兵器。简稽士卒兵器簿书。简，犹阅也。稽，犹计也，合也。合计其士之卒伍，阅其兵器，为之要簿也。）以考其成。英风未摅，沉ㄣ遽婴，熟云积善，降以促龄。昔岁江表，获同宴语，（嗣曹王皋为江西观察使，以实为判官。）谬为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凝之兄凭。）复惠德音，优游多暇，眷眄逾深。（眄。音面。）情言盈耳，尺素相寻，冀兹竞爽，（《左传》：二惠竞爽。）耀儒林。及此凋落，祇摧我心。呜呼哀哉！

遣车就引，（《礼记》：遣车视牢具。视牢具者，言遣车多少，各如遣奠所包牲体之数也。又见集《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注。遣，去声。）哀挽先路，迅风凄悲，颓景幽暮。倾都殄瘁，（《诗》：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挥涕相顾，矧兹故人，谁任痛慕！潢污一觞，讵写平素？尚飨。

○为安南杨侍御祭张都护文（张都护，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张舟也。公尝为之志，所载与此文皆合。杨侍御未详。）

维年月日，故吏某职官某，敬祭于故都护、御史中丞张公之灵。交州之大，南极天际，禹绩无施，（禹绩，谓禹治水之功。）秦强莫制，或宾或叛，越

自汉世。（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置交趾郡。）圣唐宣风，初鲜宁岁，稍臣卉服，（《书》：岛夷卉服。卉服，以草木为衣。）渐化椎髻，卒为华人，流我恺悌。士燮之理，（《吴志》：士燮，字彦威，汉末为交趾太守，在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惟公克继，勤劳远图，敷赞嘉惠。铜柱南表，前功载修，（事见舟《墓志》。）空道北出，（《张骞传》云：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空，孔也。）式遏蛮陬。（将侯切，聚居也。）梯航连连，旌旆悠悠，辐凑都会，（辐，音福。凑，千侯切。）皇威以流。方荷天宠，宜公宜侯，声驰帝乡，魄降炎州。呜呼哀哉！

公昔试吏，（谓舟初为蕲州蕲春县主簿时也。）时推清能。公昔乘轺，（轺，音摇，使者车。谓舟以左领军卫兵曹为安南经略巡官也。）人知准绳，鰥嫠以安，征赋用登。柱史稍迁，（谓舟三历御史。）郎曹继升，（谓舟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程功佐理，海裔斯澄。（谓转礼部郎中，为安南副都护，充经略副使。）乃纪南方，专任是凭，（谓迁检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护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也。）礼分五玉，（《书》：修五礼五玉。五玉，谓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分，赐也。）恩锡百朋。（《诗》：锡我百朋。笺云：古者货贝，五贝为朋。百朋，言得禄之多。）开府辟掾，群英攸属，顾兹陋微，敢厕甄录。（甄，稽延切。）既受筐篚，载加命服，赐有楚冠，用惭豸角。（胡广曰：《左传》有“南冠而縻者”，则楚冠也。或谓之獬豸冠，一曰柱后惠文冠，执法者服之。《续汉志》云：獬豸，神羊，能别曲直，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视险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宦，（伯氏，谓侍御之兄也。）爰滞中途，流连隐忧，言念涕濡，子侄莫在，使命顿殊。（“命”，一作“令”。）兢魂吊影，敢废斯须，情留江徼，（音叫。）梦结天隅。恩切有裕，义乖从役，顾慕长恻，展转增惕。膂力犹在，（膂，音吕，脊骨也。字或从肉，此宜作旅。《诗》：旅力方刚。注：旅，众也。）中肠屡激，方俟销忧，永期投迹。谦德不福，（《易》：鬼神害盈而福谦。言舟有谦德而神不福也。）法星降灾。（法星，荧惑。）庭悬遽彻，（《礼记》：大夫无故不彻悬。注云：悬，乐器钟磬之属。《正义》曰：无灾变则不去乐也。）巧讷爰来。（巧，音日。驿传也。）抚躬益恨，循顾增哀，瞻容莫及，报德何阶？青车北轅，（青，载柩之车盖。大夫以布，士以苇席。青，七见切。）申奠克谐，望拜徒至，音尘永乖。南州斗酒，（《后汉·桥玄传》：曹操祭玄墓文曰：斗酒只鸡，过相沃酹。）庶写幽怀！

○祭万年裴令文（万年令裴莹。公尝为《莹墓碣》云：元和十二年七月卒。文必是时作。）

惟灵孝友之性，实惟天与，饰以儒书，洽其誉处。（《诗》：是以有誉处兮。注云：远国之君，称扬德美，使声誉常处于天子也。）枵然其量，（“枵”，当作“号”。《庄子》：非不号然大也。号然，虚大貌。枵，许骄切。）廓尔其宇，人以义来，我以身许。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鲜拒。贤于博弈，（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董喜博弈，故云。）媚兹燕语，或泛或沉，两得其所。考礼成文，坠章克举，展乐承职，音官式序。（事并见《董墓碣》。）既联奏复，（奏复，谓集礼。）亦图 \perp ね，（图，画也。 \perp ね，所以悬钟磬者，横曰 \perp ，植曰ね。 \perp ，思允切。ね，其吕切。）播在奉常，永传仪矩。脱略细微，傲忽烦言，坦然自居，无顾仇怨。（于元切。《文选》：空负百年怨。）卒成官谤，莫究祸源，坐黜中徙，再期腾蹇。（音轩，飞貌，下从鸟。）孰云蓄愤，遽此归魂。（并见《墓碣》。）呜呼哀哉！

世称姻党，鲜克终吉，唯我与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嫔于君室，（《董墓碣》云：后夫人柳氏。）上顺尊卑，下欢俦匹。致其孝敬，式是仁恤，爰友童孩，处心勿失。君之仲季，（董兄弟四人：坚、董、埴、埒。）茂于文术，游艺相从，操觚散帙。（操，平声。觚，音孤。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书，犹今之简。）顾余蹇劣，厕迹奔逸，二纪于今，交情若一。屡闻凋缺，互见迁黜，契阔伶俜，（契，诘结切。契阔，勤苦也。伶，音零。俜，普丁切，行不正貌。一云：犹零丁也，流落貌。）分形间质。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时不我谋，于焉斯毕。营营卫尉，（卫尉，董之兄弟。）独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萧索。呜呼哀哉！

闻疾驰简，其命未返，翩其诂书，来自番禺。（番、禺，二山名，在南海，今广州。与循为近。番，音潘，禺，音鱼，又鱼容切。）块守穷荒，山夔与居，（山夔，兽名，如龙而一足。《国语》：木石之怪夔魍魉，越人谓之山豸，人面猴身，能言独足。）有眉不申，有志不舒。况逢零悴，当此囚拘，拊膺长恸，长恸何如？（一作“天道何如”。）菲礼无取，沉哀有余。呜呼哀哉！

○祭吕敬叔文（吕敬叔，名恭，公尝为《吕侍御恭墓志》，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公所以重惜之也。）

维年月日朔，（当是朔日。）友人从内兄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吕敬叔之魂。呜呼！鞠躬历聘，（《论语》：入公门，鞠躬如也。历聘，谓历聘诸侯之国。）或以不答，屠渔乖离，（谓太公也。《楚词》：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注云：太公屠于朝歌，钓于渭滨，文王举以为师。）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见遗，往来逢迎，今古参差

。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诚与物，退受其疵。智谋宏长，辩论恢奇，岩峨博大，（“岩”，一作“巍”。）与世异姿。何付之器。而蹶于时？（蹶，知利切。合也。）尝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耆其力，（《诗》：耆定尔功。耆，音指。）以达皇威。边鄙不靖，俾供輿师，（《左传》：无令輿师，陷入君地。輿，众也。）诸侯顺道，戎貊咸宜。（事见墓志。）今其没矣，哀志之违，知之无补，世又罕知。呜呼哀哉！

昔与子游，尚疑其志，及观其长，诚任其事。日异其能，岁增其智，进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弃。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游人间，余二十年。摈辱非耻，升扬非贤，一贯于道，无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迁，言而见信，貌阻心传。我黜终世，子夭于前，徒称子志，谁信我言？与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恭兄温字化光，）志同义比。（《论语》：义之与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元和六年八月，温卒于衡州，年四十有一。）子仕方初，百年有几？如何默默，去我遄已！（遄，淳沿切。往来数也。）有稚之妻，有弱之子，（并见《墓志》。）海𠄎东周，（海𠄎，谓循州。东周，谓洛阳。言恭死，其妻子以柩如洛阳，附葬于大墓。𠄎，而宣切。）号哭万里。葬纆引之行，（《记》，葬引至于恒。注：在棺曰，行道曰引。引、纆引同音。）获出于此，爰陈酒肉，式嘉且旨。读兹哀辞，以奠而誄，呜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飨。

○祭崔君敏文（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公尝为之志。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文是时作。）

夫产昆仑者难为玉，（《尔雅》：西方之美者，有昆仑墟之ギ琳琅焉。）植邓林者难为木。（《列子》：夸父道渴而死，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公以令望，显于华族。艺邃六书，（六书，见上祭崔少卿文注。）学该七录。（梁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字士宗，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伎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耽此黄、老，（耽，丁酣切。）恬于宠辱。入补黑衣，（谓敏以千牛备身佐环卫也。《战国策》：左师触龙言于赵太后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出参甸服。（敏更、三原、蓝田尉，三邑皆属京兆，故云甸服。）纪纲淮海，政令惟肃。（事具墓志。《书》曰：淮海惟扬州。纪纲即谓录事参军也。）宰制岳滨，周于仁育。（谓敏为许州临颖、汝州龙兴令。）储闱典议，直清攸属。（之欲切。自扬州入为太子司议郎。典，即司也。《书》曰：直哉惟清。）久次推能，二州继牧。（谓为归州刺史，迁永州。）至于是邦，率由旧俗，和易勿亟，优游自足。既有少吏

，勤于庶狱，妖诬殄除，淫祠翦覆。（事祥见志。）出令三岁，人无怨，进律未行，（《礼记·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律，法也。）归神何速？

某咸以罪戾，（“咸”，一作“顷”。）谪兹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鸣銮适野，（銮，铃也。鸣銮，谓驱马而銮鸣。）泛沿湘，（首，船名。其首画，因以为称。沿，顺流也。，倪益切，亦作“鸬”字。）广筵命乐，华烛飞觞。高歌屡舞，（《诗》：屡舞亶亶。）终以无荒，（《诗》：好乐无荒。）纷虑斯屏，忧怀暂忘。良时不再，斯乐难常，今其奈何？顾慕感伤。呜呼！室有迭去，川无息流，追怀曩辰，若梦游。奠彻中寝，（彻，去也。中寝，路寝也。）魂迁乘舟，（谓迁神于舟，归葬故里。）邦人永思，匍匐隐忧。况我怀德，心焉若抽，洁诚可鉴，苹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公尝作《段弘古墓志》，载之《外集》。云段以元和九年卒于桂州，其丧来永。此文必过永时作。）

世病乎直，人悦其和，行而不容，虽圣奈何？提其信义，谁与同波？以终，（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苦行切。）坚不可磨。（孔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游得其仁，友择其益，始如可进，终会于厄。（事见《志》中。）精诚介然，将贯金石，追恩怀旧，兴词愤激。

君昔来辱，（谓初过永州。）备闻嘉言，宵会北堂，昼宴南轩。去适于越，（谓往容州。）不日其旋，载除我居，望尔北辕。今者之来，丹有翩，兹英志，限此中年。呜呼哀哉！

居实斯贫，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易》：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之，吉无不利。）道途之资，敢废于旧，志君之行，铭石斯授。（并见公所志铭。）有洁其觞，有楚其豆，庶鉴于诚，临兹飨侑。

○哭张后余辞（此篇一本在“祭李中明”文后。作之年月未详。辞谓“既得进士明年卒”，当在京师时。附次贞元十八年文。）

后余常山张氏，孝其家，忠其友，为经术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颇弟畜之。与之居，终日冲然，（冲，和也。持，中也。）忘其有，人与之言，铿尔而厉，（厉，严正也。铿，兵耕切。）辩而归乎中。凡人有道而不显于世，则曰非其世也，（一无“则曰”二字。）道而得乎世，然而不显，则曰命。（“然而”，一作“然犹”。）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与貌，后余之性可谓良矣，其貌可谓肃矣。（一无“可谓肃矣”。）博实弘裕，宜为大官老，求其所以夭贱，无可得焉。既得进士，（元和二年，中进士第。）明年，疽发髀卒。（髀，音陞。股也。）

后余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杀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

杀，恒在善人，而佑不肖。庄周之说，以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张君岂天所谓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论之适也。吾谓善与恶、夭与寿、贵与贱，异道而出者也，无取喜怒于其中。道之出者多，（一作“道之出其离焉者固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难贵且寿也。后余母老而丧良子，东西行者，（一无“行”字。）助之哭焉，况其知者耶？然后余不与谄冒者同贵，不与悖乱者同寿，归洁乎身，（《孟子》：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闻道而死，（《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虽勿哭焉可也。呜呼！向使（一本无“向”字。）其闻道而且贵且寿，则其显庸也远矣，又乌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辞。

嗟嗟张君！善不必寿，惟道之闻，一日为老。人皆反是，百稔犹幼，（百稔，百岁也。）子之优游，是亦黄。（《诗》：内尊事黄。黄，老者之称。）嗟嗟张君！宠不必贵，尊严为人，早服高位。淫谀肆欲，银艾沦弃，（银，银印。艾，艾绶。言虽服银艾，犹为沦弃也。）子之崇高，无愧三事。吾见皤皤而童，（皤，老人白貌。皤，博禾切。）赫赫而辱，进襦于几杖。负泥涂于冕服，己虽有余，人视不足。子之迹不混乎其间者幸也，宜贺而吊，宜歌而哭，吾其过乎？与其宠而加贵，善而加寿，道施于人，庆及其母，（一作“于母”。）从容邦家，乐我朋友，岂不光裕显大欤？而不克也。则吊而哭者，其无过乎？呜呼！

○祭李中明文（李行敏，字中明，赵郡赞皇人。一本此篇在“哭张后余辞”前。公尝答韦中立书云：来南六七年，二年冬大雪。文谓水之绵绵山万层兮，又淫以雨雪。此必在永时作也。）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灵。夫子之道，邈以恒兮。（恒，胡登切。）夫子之志，励以兢兮。求中慊末，如履冰兮。敦仁以孝，实兮。（《书》：克谐以孝，孝貌。）唯毁死亏礼，其他莫惩兮。（《左传》襄三十一年：公薨，立公子野为嗣，九月癸巳卒，毁也。注：过哀毁瘠以致灭性。一本作“帷毁无亏，礼莫惩兮”。韩“死”作“无”，余并同。）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俞岁长，行若登兮。外温其颜，内类直绳兮。谩言来加，不遽陵兮。举世群非，自视弘兮。庶优游于道，大赉是承兮。（《论语》：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掩冤舒抑，与类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祸仍兮？岂韬忠哀信，（“哀”，一作“里”。“哀信”，又作“履谊”，又作“履信”。）鬼所憎兮？将教言吾欺，终不可征兮，（征，考也，成也。）吾方期子于暮，冀有兴兮。今而弃余，志若崩兮。若将援而上，（援，于涓切。）丧厥肱兮。怛其陨心，交背膺兮。

水之绵绵，山万层兮。又淫以雨雪，纡委困兮。（困，绮兢切。蹭，子登

切。石貌。)互鸕夜啼，(《庄子》：互鸕夜撮蚤，察豪末；昼出瞑目而不见丘山。鸕与鸕留，二鸟名，皆恶鸟也。互，与鸕同，鸕属。鸕，音休。)群暝凝兮。魂鬼以行，(“鬼”，一作“思”。)中道克兮。(克，鬼出貌。，力升切，又鲁蹬切。克，巨兴切。《唐韵》：其矜切。又，克克，欲死貌。其极切。)魑魅呵，(魅，音寐。魑，鬼属。魅，老精物。呵，与诃同，责也。)曷可凭兮。聊致吾慎，(“慎”，当作“愤”。)斯言孰称兮。

○杨氏子承之哀辞(考之表系，杨凭子侄皆以“之”字命名，曰浑之，曰后之，曰敬之是也。独未详承之所出，然必凭诸侄耳。辞谓“世父孔艰兮，湘水滔滔”。据《水经》，冯水出临贺，下注湘水。此必元和四五年凭谪临贺时作。)

杨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左传》：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士俞月，外姻至。)解人柳宗元。(公娶杨凝女，而承之，凝诸子也。)为之恸且出涕。噫！是子也，气淳以愿，志专以勤，确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辞赋书论，其言甚伟，余方爱之，谓可以为器者，故不知恸且出涕，况其亲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类，精粗纷，(，杂也。一作“精粗乱。”)贤愚混同，或远而合，或亲而殊，然则虽人(一作“圣人”)亲戚，亦将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杨氏子者，其亲戚皆贤，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号之声，无为也。用是为之辞，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葆，守也。)承贞则，懿文章兮好循直。诚耿介兮又绰宽，学之勤兮行弥专。质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厉兮驰圣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远兮足先穷。有母敷敷兮，(敷，音叫。)有弟哀号；世父孔悲兮，(父之兄弟，先生为世父，后生为叔父。孔，甚也。世父当是杨凭。)湘水滔滔。去昭旷兮沉幽冥，魂冥冥兮竟难托。(“难”。一作“谁”。)死者静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忧。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动吾神，(“吾耳”，一作“于身”。)谁使子兮淑且仁？呜呼已乎不可追，终怨苦兮徒何为！(“徒”，一作“独”。)

●卷四十一·祭文

○舜庙祈晴文(《史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是为零陵。零陵，永州治也。公在永州代其州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书》：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说文》云：林属于山为麓。)帝在玠，七政以齐。(《书》：在玠玉衡，以齐七政。注云：在，察也。玠、衡，王者正天文之器。七政，日月五星。)九泽既陂，锡禹玄圭，(《禹贡》

：九泽，谓九州之泽。陂，障也。又曰：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注云：禹功加于四海，故尧锡之玄圭以彰闻之。）至德神化，后谁与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跻，此焉告终，（见题注。）宜福遗黎。庙貌如在，精诚不睽。今阳德愆候，有泚凄凄，（《诗·大田》：有泚凄凄。泚，云兴貌。）降是水潦，混为涂泥。岸有善崩，（《史记·河渠书》：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注云：善崩，喜崩也。）流或断堤，泛滥畴隄，陂又圃畦。恒雨获戾，（陂，读与“坡”同。）循咎增凄，忍兹嘉生，（《楚语》：神降之嘉生。注云：嘉生，善物。）均彼蓬藜？敢望诛黑戾，（《淮南子》：黑戾神虬，潜泉中而居，天将雨则跃。戾，音戾。一本作“仑”。）才失阴（《春秋元命包》云：虹，阴阳之精。又《月令章句》云：阴阳不和，即生此气。见有青赤色，常依阴云而昼见于日冲。才失，击也。才失，音秩。）式乾后土，（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兮得乾。）以廓天倪。（字出《庄子》。）粢盛不害，（桓六年《左传》：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余粮可栖，（栖，犹委也。）或簸或溲，（《诗·生民》：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之浮浮。叟叟，声也。）为酒为■ A 5 0。（即醢字。）牟仓々笙鏞，（《书》：笙鏞以间，鸟兽跄跄。）坎坎鼓鼙，（坎坎，鼓声。鼙，小鼓也。）百代祀德，（《左氏传》曰：盛德必百世祀。）心不携。（携，贰也。）岂触苹藻，征诸涧溪？（《左传》：涧溪沼之毛，苹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帝其听之，无作神羞！

○雷塘祷雨文（公集有《弟宗直殡志》，谓元和十年十月，公至柳州数日，同其弟宗直谒雨雷塘，故有此文。或载之于韩《集》，非是。事见志中。）

惟神之居，为坎为雷，（坎，北方。震，东方。雷，即震也。震为雷。）专此二象。（一作“状”。）宅于岩隈。风马云车，（“马”，一作“”。）肃焉徘徊，（“焉”，一作“然”。）能泽地产，（“泽”，润泽也。《周礼》：以地产作阴德。泽，一作“宅”。）以祛人灾。（“祛”，一作“才失”。）神惟智知，（一作“诚为致敬”。）我以诚往。（“我”，一作“敬”。）钦兹有灵，爰以庙飨。（“飨”，一作“享”。一本，“神惟智知”二句在此下。）苟失其应，人将安仰？（“将”。一作“神”。）岁既旱，（，音罕，又音汉，乾也。）害兹生长，敢用昭告，期于兮。（兮，犹冥漠也。《说文》：知声虫。兮，黑乙切。又许讫切。，音享。）某自朝受命，（“朝”，一作“从”。）临兹裔壤。莅政方初，（或作“一方”。）庶无淫枉。廉洁自持，忠信是仗。（“是”，一作“犹”。）苟有获戾，神其可罔

！擢擢嘉生，（嘉生，见上注。）惟天之养。岂使粢盛，夷于草莽！腾波通气，（《易》：山泽通气。）出地奋响。（《易》：雷出地奋豫。）钦若成功，（“成”，一作“神”。）惟神是奖。

○祭纛文（元和十四年，裴中丞行立讨黄贼时，公代之作。纛，音道，又音毒。）

维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纛，羽葆幢也，军行则有之。纛，以旄牛尾为之，在左马首。）惟昔泮有大特，（泮，音丰。）化为巨梓，秦人凭神，乃建茸头，（《史记》：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列异传》曰：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不胜。或堕地发解，被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头骑以先驱。与公所记，少有不同，未知孰是。旄头，即纛也。《汉官仪》曰：旧选羽林为旄头，被发先驱，盖起于此。茸，谓茸，乱也。）是为兵主，用以行师。汉宗蚩尤，（《史记》：高帝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亦作灵旗。（《史记》：汉武帝为伐南越，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太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既类既，（《诗·皇矣》曰：是类是，是致是附。《礼·王制》曰：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于所征之地。类，祭天。，师祭也。音骂。）指于有罪，北面诏盟，抗侯以射。（《诗》：宾之初筵，大侯既抗。注：抗，举也。举鹄而栖之于侯也。）虽有古典，今弃不用，惟兹之制，神实守祀。有蠢黄孽，（蠢，动也。黄，谓黄少卿。孽，妖孽也。）保固虐人。（固，险固也。）俾兹太平，犹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也。）董众抚师。（董，督也。）秉羽先刃，（《庄子》：叔孙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或云：羽，た也。）出用兹日，敢修外事，（《礼记》：外事以刚日。外事，即谓兵事。）爰荐求牛。（《周礼·牛人》：祭祀供其享牛求牛。求牛者，祷祀求福之牛。）庶无留行，以殄有罪，国有祀典，属于神明。伤夷大命，（伤夷大命，谓死也。）无敢私顾，惟克胜敌，以全天兵。去兹蠹{贼虫}，（《诗》：去其螟，及其蠹贼。《尔雅》云：食苗心曰螟，食叶曰，食节曰蠹，食根曰蠹。皆食禾之虫也。蠹，音矛。{贼虫}，音贼。）达我涵育，收厥[W231]圉，（[W231]，奴隶。《左氏传》：马有圉，牛有牧。圉，养马者也。）役于校人。（《周礼》：校人掌王之马政，言收黄孽以养马者也。）海隅黎献，永底于理。无或顿刃，（顿，徒困切，《左传》襄公五年，甲兵不顿。注：顿，壤也。）以为神耻。急急如律令。

○牙文（与前篇同作。）

维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于军牙之神。（，师祭也。《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彖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起兵。又《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精。凡始竖牙，必以刚日。刚日者，谓上克也。兵牙之日，吉气来应，大胜之征。）秦定百越，（《史记》：秦始皇三十三年，取百越之地，以为南海、桂林、象郡。）汉开九郡。（《汉书》：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自兹编列，同于诸华。天宝兆乱，北方荐役，惟是南方，（方，一作“荒”。）久稽讨伐。藩蛮怙险，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齐人。黄姓陋孽，（孽，鱼列切，“{薛虫}”，通用。）实恣盗暴，僮壮杀老，掠使臣，（，古“夺”字。）梟视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诗》：景命有仆。明命也。）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齐、鲁谊殄，（或作“青、齐既殄”。《书》：我乃劓殄灭之。绝也。齐、鲁，谓东平李师道。一作“齐、青”。）赵、魏显化。（“显”，或作“亦”。赵，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归于有司。魏，谓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归于有司。故云显化。）溥天之下，咸顺帝理。唯是琐眇，（小貌。）尚恣昏顽，致天震怒，命底于罚。（《书》：底商之罚。底，致也。）官臣某（“官”，一作“守”。襄十八年《左传》：官臣偃实先后之。注云：官臣，守官之臣也。）钦率邦典，统戎于征。（于，往也。）惟尔有神，懋扬乃职。敢告无纵诡类，（《诗》：无纵诡随。诡类，谓凶丑。）无刘我徒。（刘，克也，杀也。）鍤刃锋锷，（鍤，《说文》：矢末也。锷，剑也。鍤，作木切。）毕集于凶躬；铠甲干盾，（铠，可亥切，亦甲也。盾，亦干也。）咸完于义躯。焚炆荡沃，往如行虚。俾人怀于安，以靖离之隅，（离，南方之卦。）在是举也。往，钦哉！无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公集有《井铭》，必同时也。）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玄，幽也。）演为人用，（演，溢也。《国语》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不穷之养，（《易·井》彖曰：井养而不穷也。）功齐乳_彡重。（_彡重，睹勇切，又多贡切，乳汗也。）惟古有制，八家所共。（《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是八家共一井也。）是邦阙焉，官守斯恐。蕴利滋久，灵则深，爰告有神，惟测我心。卜兹利兆，于彼城阴，神斯有仁，是鉴是临。惟昔善崩，（善崩，见上注。）今则坚好，惟昔递石，（“递”，一作“匝”。）今则顺道。终古所无，聿从心祷，非神是与，人力焉保？发自玄冥，（水神号曰玄冥。）成于富媪。（《礼乐志》：后土富媪。张晏注云：媪，老母称也。坤为母，故称媪。）克长厥灵，不爱其宝。敬修报礼，式荐苹藻。

○门文（《周礼·鬯人》：门用瓢赆。注云：谓营赞所祭。门，国门也。《春秋传》曰：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之。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不时，于是乎之。《礼记》：雩ガ，祭水旱也。ガ，音咏。）

ガ于城门之神。惟神配阴含德，司其翕辟，能收水，（，音戾，妖也。）以佑成绩。淫雨斯降，害于麦。（《左传》：天作淫雨，害于粢盛。，亦麦也。）野夫兴忧，官守增惕。诸阴既闭，（《汉书》：董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休征未获，（《洪范》：八庶征，曰休征。）敬用瓢齐，（事见题注。瓢齐者，谓取甘瓠割去柢以齐为尊。瓢，婢遥切。齐，在西切，或音咨。）以展周索。（定四年《左传》：疆以周索。索，法也。）纳其云气，复我川泽。惟神是依，式伫来格。

○祭六伯母文（清河令从裕子二人：察躬为德清令，某为临邛令。六伯母，临邛之夫人李氏也。）

维贞元十七年，岁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侄男华州华阴县主簿，（公叔父四，居其次。）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灵。伏惟天锡寿考，（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李氏卒，年八十一。）神资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长慈幼，宗姻仰则，不偕贵位。（“偕”，一作“阶”。）孰不凄恻？呜呼哀哉！

移天夙丧，丁此闵凶，（移天，谓夫也。言临邛令早卒。《左传》云：少遭闵凶。）主器继天，莫承于宗。（《易》：主器者莫若长子。李氏子终于宣州旌德尉。）懿彼贤女，（“懿”，一作“粲”。）孝诚自中，温温良人，竟扬德风。承顺必敬，滑甘则丰，致养有荣，其道克终。（李氏三女，皆得良婿。陇西李伯和为杨子丞，太原王紆为右补阙，颍川陈萇为校书郎、渭南尉。贞元十六年，王氏女定省扶侍，自扬州至于京师，道路遇疾，遂馆于陈氏。以诸婿之良，诸女之养，无不得志焉。）天祸弊族，远承哀讎，缠牵官事，（“缠”，一作“仕”，一作“纆墨”。）奔哭无路。亦既请告，聿来京师，以号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凋落，（郑玄注《礼记》：姓，子姓也，谓众孙。）宗门日衰，托于外姻，陈此灵仪。（李氏卒于平康里陈氏之第。自小敛至于大敛，二婿实参主之。有孙二人，长曰曹郎，奉之以而正于位。）幼女号恋，（幼女，即陈萇之室也。）誓言固之，仁贤见容，曲遂其私。内顾孱眇，祇益摧悲，诚愧于人，岂曰得宜。今岁调选，获参士林，主其簿书，于华之阴。受禄虽微，莫遂曩心。夙驾东征，（谓将往于华阴也。）祖将临。（，音跋，道祭也。）朔望是违，哀怀岂任？呜呼哀哉！

○祭独孤氏丈母文（注具本篇，）

维年月日，（元和年。）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独孤氏丈母之灵。惟灵育德涵仁，克生贤子，生而不淑，未壮而死。（独孤申叔，字子重。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卒，年二十七。）名播九围，（九围，九州。）望高群士，虽微禄位，人羨其美。在抱无孙，（《汉书》：于今抱孙焉。）承家乏祀，孝女良婿，式遵燕喜。（《诗》：鲁侯燕喜。）某曩与子重，道契义均，知心为贵，实在斯人。奉养宜继，将致其勤，（公言将致其勤于独孤母也。）竟罹祸谪，逾纪漂沦。（公谪永、柳二州，自贞元乙酉谪官，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为一纪矣。）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荣末路，私愿获陈。遽此承讣，天乎不仁？呜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独。今兹玄室，孝道当复。（言申叔将孝于地下也。）神感昭融，不疾而速，灵识逾，承欢载穆。式致其安，宁填其毒！愿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从兄文（公从兄名宽，字存谅。唐济、房、兰、廓四州刺史楷，生夏县令绎，绎生司议郎遗爱，遗爱生御史开。开葬邓州。生宽。公尝作《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即宽也。）

呜呼！我姓婣媯，（扬雄《赋》：有周氏之婣媯。注云：婣媯，连也。婣，音婣。媯，于连切。）由古而蕃，锺鼎世绍，圭茅并分。至于有国，爵列加尊，联事尚书，十有八人。中遭诸武，抑压仇冤，踣弊不振，（踣，蒲北切。）数逾百年。近者纷纷，稍出能贤，族属丕耀，（丕，与“旌”同。旌，旗也。耀，与“曜”同，照耀光也。）期复于前。君修其辞，楚越犹传。从事诸侯，假乎郡藩。（假乎，疑作“假守”。）人谣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并见《墓志》。）兴起之望，是越是愆。岁首去我，将滨海亶，留游欢娱，涉月弥旬。夜膏炬，昼凌风烟，理策岖，（岖，高险貌。岖，音区。音钦。）靡舟潺。（潺，流水貌。上㊦山切，下于权切。）将辞又醉，既往而旋。今者之来，徒御凄然，垂帷，（，蚩占切，垂貌。又衣蔽前也。）飞翻翻。升拜无形，合哭谁闻？（“合”，一作“洽”。）逝归从，于邓之原。铭墓有词，发我狂言，祇陈其悲，匪暇于文。觞有旨酒，豆有豸屯肩，（豸屯，音豚。《礼记》：晏子豚肩不掩豆。）伊奠之菲，而诚孔繁。灵耶罔邪？有涕涟涟。

○祭弟宗直文（公同祖弟宗直，字正夫。集有《志宗直殡》云，元和十年七月卒。祭文亦同是时作。）

维年月日。（维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灵。吾门凋丧，岁月已久，（“已”，一作“自”。）但见祸谪，未闻昌延，使尔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为单孑，（一作“各有单

绪”。) 卜造卜造早夭，(卜造，七到切。) 汝又继终，两房祭祀，今已无主。吾又未有男子，尔曹则虽有如无。一门嗣续，不绝如线。仁义正直，天竟不知，理极道乖，无所告诉。

汝生有志气，好善嫉邪，勤学成癖，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禄命尽。

(并见墓志，一作“年过三十，不挂命书”。) 苍天苍天，岂有真宰？如汝德业，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谤年深，使汝负才自弃。志愿不就，罪非他人，死丧之中，益复为愧。汝墨法绝代，知音尚稀，(一本云“识者尚希”。) 及所著文，不令沉没，吾皆收录，以授知音。《文类》之功，更亦广布，使传于世人，(并见《墓志》。) 以慰汝灵。知在永州，私有孕妇，吾专优恤，以俟其期。男为小宗，女亦当爱，延子长大，必使有归。抚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万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来此伴吾。到未数日，白云小差，雷塘灵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觉，便为古人。(见志。) 茫茫上天，岂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饰以殡乡引，(注见上《祭吕敬叔文》。) 寄于高原。死生同归，誓不相弃，庶几有灵，知我哀恳。

○祭姊夫崔使君简文(简，字子敬，博陵安平人，中书令仁师五世孙。娶柳氏，公之伯姊也。公集有《永州刺史流配州崔君权厝志》，即简志也。元和七年作。)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灵。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于初。誉动京邑，(事具志中。) 施于方隅，密勿书奏，元侯是俞。(《诗》：密勿从事。密勿书奏。即谓为掌书记。俞，允也。) 蜀寇内侮，祸联羌{髟矛}。(音矛。) 君出显画，披攘其徒，南平剑门，西获戎俘。(《书》曰：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注云：羌在西蜀，{髟矛}在巴，皆夷狄名。) 超受刑曹，留总南都，移刺连州，下民其苏。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饵，元精以渝。雷谤爰兴，按验增诬，始虽进律，终以论辜。(以上并见墓志。) 溟海浩浩，而君是逾；嵩山茫茫，(“嵩山”，当作“崇山”。《书》曰：放兜于崇山。在州界。) 而君是居。厥弟抗愤，叫于康衢，(四达为衢，五达为康，六达为庄。) 天子悯焉，讯以文书。御史既斥，连帅是除，期复中壤，遽沦别区。(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死于州。) 丧还大浸，又溺二孤，(《庄子》：大浸稽天而不没。大浸，谓涨潦也。) 痛毒荐仍，振古所无。何谪于天，降此翦屠？柩不及归，寓葬荒墟，(简柩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元藁葬于社之北四百步。) 将葺将就，誓还里闾。呜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仪先亏，父训又失。■ A 5 2 ■ A 5 2 相视，(■ A 5 2，渠营切，忧也。与“”同。) 抚掉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与君，年殊志匹，书咨夕讨，期正文律。实契师友，岂伊亲昵，谁谓斯人，变易成疾。良志莫践

，乖离永诀，呜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东，殡乡引以出，斧屋爰封。（殡乡引、斧屋，注并见上。）神非久留，息驾于中，书石为志，世德斯崇。（见题注。）手以酌，（，音拘，挹也，酌也。）涕出焉穷！

○又祭崔简旅榱归上都文（据简元和七年藁葬于永，公谓三年将复故葬。自七年至十年为三年，然公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谓“我生而留”，则当是九年作。一本无“旅榱归上都”字。）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分而頽，（分，扶吻切。）或确而。（确，音恚，山多大石也。，昨没切，又昨律切。）阴流泄漏，汙没渝溢。（《尔雅》：泉一见一否为汙。汙，思廉切。）硕鼠大蚁，傍穿侧出，亏疏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乡，式坚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与友，躁戾佻险，（佻，音超，俞也。）儿申欺苟，（儿，音闪，暂视也。申，书刃切，张目。）脞贱暗{勿目}，（脞，坐果切。{勿目}，古文“忽”字。）轻^妄走，（^，音银。）不思己类，好是群丑。不如君之乡，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子姓，见前注。）具是舟，（，音预，舁车也。）宁君之神。去尔夷方，返尔故邻，（简归葬长安少陵北。）奕奕其归，宜乐且欣。君死而还，我生而留，远矣殊世，曷从之游？酌觞于座，与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崔氏外甥，即简之子处道、守讷也。奉简丧，逾海水，遇暴风溺死，详见上注。一本作《崔君筵侧祭二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韦六、小卿之魂。（一本，无此上文。）呜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谓吉其终，道克就兮。胡典而丧？（典，主也。）离厥咎兮。蹈道而违，死谁兮？岂汝之昧，不能究兮？将夺之鉴，使昏兮？（，武赋切，与“雾”同。）反复揽予，哀何救兮？骨肉无从，魂焉覩兮？庶几来归，以侑兮。（，熟食。食余曰，言祭简之余以祭二甥也。）酒实于觞，肉盈豆兮。岂伊异人？余所授兮。来耶否耶？歆气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崔氏，即简之女，讳媛，嫁朗州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元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卒。公集有志。）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灵。（一作“维年月日，叔舅宗元以酒肉之奠，祭于蔡氏妇崔氏二十六娘子之灵”。）凡我诸甥，惟尔为首，甥于我氏，（“甥”，一作生。）恩顾弥厚。惠明贞淑，仁爱孝友，女德之全，素风斯守，播于族属，芬馨自久。（“芬”，一作“”。）恭惟伯姊，（崔氏之母，子厚姊也。）道茂行高，上承下训，克敬能劳。夙有仪则，刑于汝曹，虽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诲我，周流辩论，有疑必果。恒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祸！汝及诸弟，流离莫从，幸获我依，以慰困穷。

归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荣寿，遽罹灾凶。呜呼哀哉！

汝自艰酷，二弟继终，海门之哀，今古罕同。骈也英文，敷畅洽通，实期振耀，弘我儒风。又兹夭阏，（夭，于表切。阏，音遏。《庄子》：莫之夭阏。此谓崔氏二子溺死，骈亦死也。）神理何蒙？盛德余庆，宜福其丰，胡然降戾，惟祸之逢。呜呼哀哉！

前岁诏追，廷授远牧，（元和十年三月十三日，以公为柳州刺史。）武陵便道，往来信宿，（武陵，朗州。去柳最近。）幸兹再见，缓我心曲。犹且轻别，瞻程务速，孰知自此，遂间幽躅？（躅，除玉切。）临视无路，溯风恸哭，怛焉自中，如刃之触。邛阜有位，（墓在北邙山南，洛水东。）青乌载卜，（《相冢书》曰：青乌子称，山三重相连，名莲华山，葬出二千石。）道途尚艰，岁月逾蹙。方俟归纆引，（棺索也。）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复。呜呼哀哉！

○祭外甥崔骈文（骈，疑是处道、守讷之昆弟。此在永时作。）

祭于卿郎之魂。呜呼！天■A 4 7灵奇，（■A 4 7，音吝。）取不可贪，既睿又力，神谁以堪？汝不是思，而纵其志。盗其管，褻其篋匱，抽深抉密，担重揭贵。（“担”，都甘切。或作，蚩占切。重或平声。揭，丘桀切。举也，负也。）守吏失职，诉帝行事。果殄尔躬，以宁其位，岂不信耶？不然，无鬼诛之行，（鬼诛字出《庄子》，见上注。）而中道夭死；有拔萃之材，而三见废委。仁充其躯，毒中骨髓，其何以为累也？

兄弟逾十，我出惟八，（《左传》成十四年：我之自出。注：外甥也。谓柳氏所生八子。）既孤数祀，中分存没。我为汝舅，汝为我甥，求仁具得，为艺继成。天下莫伦，古罕并行，人而思之，几不欲生，呜呼哀哉！（一本无“哀哉”字。）既致其爱，祇极其哀，秦、越万里，（秦，长安。）心魂徘徊。念与汝别，桓公之台，顾余犹壮，视尔如孩。戏抽佛，（与“策”同。）前次淹隈，（淹隈，水曲也。淹，徒何切。隈，乌回切。）笑颌即路，鸣鞘不回。（鞘，音筲，鞭也。）岂云古今，自此而乖！孰为鬼神，忍是阴诛？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谒医问巫，卒以幽昧。葬之东野，谁谁会？（《谷梁传》：车马曰。）既虞以奠，（虞，祭名。《礼记》：岂若速反而虞乎？疏曰：葬既已竟，神灵须安，岂若速反虞祭安神乎？）谁主谁酹？孤魂冥冥，何托何逝？呜呼哀哉！刑曹继之，以病告余，衔忧驱使，裹药操书。虽惊状剧，犹恃神扶，岂知所赖，终以误吾。我自得罪，无望还都。想尔新墓，少陵之隅，何时归，圯土下呼。（圯，被美切，毁也。）渍泪彻圻，以沾以涂，此心未慊，祇益摧纾。累见于梦，宁知有无？寄之哀辞，惟俎及壶。呜呼哀哉！

●卷四十二·古今诗

○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刘二十八，禹锡也。初与共同为监察御史，故曰院长。张员外，署也。贞元十九年，与韩吏部、李方叔三人为幸臣所谗，俱为县令南方，后至澧州刺史。公此诗贞元二十一年贬永州司马后作也。）

弱岁游玄圃，（东方朔《十洲记》曰：昆仑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台。弱岁，谓弱冠也。增城、悬圃、阊风，昆仑之山三重也。县圃出美玉，以喻京城多贤才也。）先容幸弃瑕。（《汉·邹阳传》：以左右先为之容也。容，文采也。《礼记》：瑜不掩瑕。）名劳长者记，（陈平门多长者车。）文许后生夸。翼尝披隼，（《庄子》曰：斥，小鸟也。《说文》云：隼，祝鸠也。《传》云：披隼翼。，音晏。隼，息尹切。）蓬心类倚麻。（《庄子》：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注云：蓬非直达者也。《荀子·劝学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继酬天禄署，（天禄，阁名。汉世以藏秘书。天禄，兽也，因以为名。张署贞元中举进士博学宏词，为校书郎。公亦为集贤殿正字。酬，当作讎，谓校讎也。扬雄校讎天禄阁。）俱尉甸侯家。（甸侯，谓甸服、侯服也。署为京兆武功尉，公亦为蓝田悬尉。）宪府初收迹。（《晋书》：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又御史所居之地，汉谓之御史府。署至武功，拜监察御史。公亦自集贤殿正字为监察御史。）丹墀共拜嘉。（张衡《西京赋》：青琐丹墀。注：丹墀，阶也，以丹涂之。《左传》云：敢不拜嘉。）分行参瑞兽，（参，间也。瑞兽，獬豸。）传点乱宫鸦。执简宁循枉，（《左传》：齐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简，谓简策。任为御史中丞，弹曹景宗，亦云：谨奉白简。又崔篆《御史箴》曰：简上霜凝。盖御史劾奏以简也。）持书每去邪。（汉有治书侍御史，后曰持书。《后汉书》：蔡邕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持书，亦御史职也。）鸾凰标魏阙，（《周礼》：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郑司农注云：象魏，阙也。《庄子》：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熊武负崇牙。（《诗》：设业设㮮，崇牙树羽。注：崇牙上饰。《周礼》：者以为笋㮮，注：，虎属，唐讳虎，改作武。）辨色宜相顾，倾心自不哗。金炉仄流月，紫殿启晨<赤>。（<赤>，赤色，谓晓起日光射殿宇也。《汉纪》云：神光降集紫殿。言金炉之仄，如流月之状；紫殿之启，如晨<赤>之色。<赤>，音遐。自“弱岁游玄圃”至此，皆叙其与张历仕及同为御史之意。）未竟迁乔木。（未竟，未终也。《诗》曰：迁于乔木。）俄成失路嗟。（贞元十九年，署自监察御史贬为郴州临武县令。）还如渡辽水，（李白诗：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更似谪长沙。（汉贾谊事文帝，为绛、灌、冯敬之属妒害之，谪长沙王太傅。）别怨秦城暮

，（言别于长安。）途穷越岭斜。（越岭，即谓郴州。）讼庭闲枳棘，（後汉仇香为考城主簿，县令王涣谓曰：“枳棘非鸾凰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候吏逐麋。（，音加，牝鹿。麋，音眉。一作の，の，居云切，獐也。）三载皇恩畅，千年圣历遐。（张自贞元十九年癸未贬官，至元和元年乙酉宪宗即位，为三年矣，故云。）朝宗延架海，（“朝宗”字见《禹贡》。驾海，犹航海也。）师役罢梁泚差。（泚差，水名。庄四年《左传》：楚令尹斗祁除道梁泚差，营军临随。梁泚差，作桥于泚差水上。泚差，侧加切。）京邑搜贞干，（署自临武量移江陵掾，自江陵掾入为京兆府司录参军。）南宮步渥洼。（署自司录迁尚书刑部员外郎。汉武帝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因以名马。洼，音蛙。）世推材是梓，（梓，良木。《书》：若作梓材。一本作“是杼”。）人仰骥中骅。（骅谓骅骝，骏马也。）刺苗人地，仍逾赣石崖。（署自员外出为虔州刺史，虔属江南道，古三苗之地。赣，县名，属虔州。有章、贡二水合流，有三百里赣石。赣，音紺。）礼容垂毕奉，（《诗》：毕奉容刀。毕，佩刀下饰。奉，上饰。毕，音必。奉，莫孔切。一作并奉，玉也。并，必郢切。）戎备响锻。（《说文》云：锻，头铠也。，音鸦。锻，音遐。）宠即郎官旧，威从太守加。（张以刑曹为郡守。）建翻鸞鸟，（《周礼·司常》云：州里建。又云：鸟隼为。剥鸟皮毛置之竿头为之也。鸞鸟，即谓鸟隼也。署为州刺史，故建；。音余。）负弩绕文蛇。（《汉书》：司马相如奉使西南夷，至蜀，县令负弩矢先驱。文蛇，谓画为蛇文也。）册府荣八命，（八，一作三。《周礼·宗伯》：以九仪正邦国，八命作牧。注：谓侯伯有功者，加命得专征伐于诸侯。郑司农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中闱盛六珈。（《诗》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珈，妇人首饰之盛者也。韩吏部作《张公墓志》云：娶河东柳氏子。则公盖与张为亲，故言及中闱也。珈，音加。闱，一作闱字。）肯随胡质矫，（《晋阳秋》曰：胡质为荆州刺史，其子威自京都来省之。告归，质赐其绢一疋，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以为汝资耳。”其父子清慎如此。）方恶马融奢。（后汉马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为南郡太守，大将军梁冀奏融在郡贪浊，免官。）褒德符新换，（汉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今郡守多用分符、合符事，谓此。署自虔州迁澧州刺史，故曰“符新换”。）怀仁道并遮。（寇恂尝为颍川太守，后从车驾击颍川贼，既平，百姓遮道曰：“愿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谓署赴澧州，虔人怀其仁惠，遮道留之。）俗嫌龙节晚，（《周礼·掌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

为之。使节者，卿大夫聘于天子诸侯，行道所执之信也。）朝讶介圭賒。（《诗》：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介圭，大圭也。賒，远也。言其入覲之晚。）禹贡输苞匭，（《禹贡》：苞匭菁茅。苞，橘柚也。匭，匣也。荆州所贡。澧属山南道，即荆州之地。）周官赋秉𦍋。（《周礼·秋官·掌客》：凡诸侯之礼，上公，车米氏生牢，牢十车，车秉有五{数}。车禾氏死牢，牢十车，车三𦍋。注引《聘礼》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数}，十{数}曰秉。秉有五{数}，则二十四斛也。四秉曰，十曰，十曰𦍋。每车三𦍋，则三十。𦍋，宅加切。）雄风吞七泽，（《楚词》：宋玉曰：“此特大王之雄风也。”司马相如《子虚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曰云梦。）异产控三巴。（《华阳国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于巴，故汉末益州牧刘璋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胸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巴遂分矣。璋复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郡，徙庞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又乐史《寰宇记》于《渝州记》云：阆、白二水东西流，三曲如“巴”字，是谓三巴。其说不同。然诗意则谓张所治澧州属山南东道，而刘璋所分三巴之地，属山南西道及剑南道，山南、剑南二道相接，故曰控三巴也。）即事观农稼，因时展物华。秋原被兰叶，春渚涨桃花。令肃军无扰，程悬市禁贯。（程，法也。贯，音奢，贷也。）不应虞竭泽，（《史记》：孔子曰：“竭泽涸鱼，则蛟龙不合阴阳。”虞，防也。）宁复叹栖苴。（《诗》：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注云：苴，水中浮草。言天下之人，如旱岁之草，皆枯槁无润泽，如树上之栖苴。苴，㊦加切，今作“{卅租}”字。）蹠躩驹先驾，（蹠躩，马行貌。《说文》云：驹，厩御。蹠，音牒。躩，音燮。驹，音邹。）笼铜鼓报衙。（笼铜，鼓声。）染毫东国素，（韦诞：非纨素不下笔。素，帛也。）濡印锦溪砂。（砂，丹砂也。《本草》：丹砂多出蛮洞锦州界。）货积舟难泊，人归山倍畲。（畲，音除，火种田也。）吴俞工折柳。（《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俞。宋玉《招魂》云：吴俞蔡讴，秦大吕。古乐府有《折杨柳》曲。桓伊善笛，撰《折杨柳》，尤为奇妙，后人不能尽传其指诀。俞音俞。）楚舞旧传芭。（《文选》：越艳楚舞。后汉傅毅《舞赋》云：宋玉曰：《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艺。《楚辞·礼魂》曰：盛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芭，巫者所持香草。）隐几松为曲。（《孟子》：隐几而卧。隐，据也。松为曲者，以松为曲几。隐，於靳切。）倾樽石作。（《礼记》：樽而杯饮。凿地曰，石作者，以石为樽也。，音蛙。今作“お”字。）寒初荣橘柚。（橘小者曰柚。）夏首荐枇杷，祀变荆巫祷，（《史记·封禅书》：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盖荆楚之俗好巫也。）风移鲁妇ㄩ。（《礼记·檀弓》：鲁妇人之ㄩ而吊也，自败于台骀始也。鲁襄公四年《左传》：邾人伐鲁，臧纆救

曾卽，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ㄩ，鲁于是乎始ㄩ。《说文》云：ㄩ，丧髻也。ㄩ，侧瓜切。）已闻施恺悌，还睹正奇■A 1 2。（《周礼》：比长各掌其比之治，视有罪奇■A 1 2则相及。注：■A 1 2，犹恶也。音邪。自“未竟迁乔乐”至此，皆叙张出为南方令及改刺二州之意。）慕友惭连璧。（《晋书》：夏侯湛幼有盛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言姻喜附葭。（《汉书·中山靖王传》：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颜师古曰：葭，芦也。莩者，其中白皮至薄者也。张婿于柳氏，见前“中闱盛六珈”注。）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恒折。（陶潜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逢人手尽叉。（《马援传》曰：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委咋舌叉手从戮乎。）敢辞亲耻污，唯恐长疵痂。（痂，古牙切。病也。）善幻迷冰火。（幻，怪也。《列子》：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幻，胡办切。）《齐谐》笑柏涂。（《庄子》：《齐谐》者，志怪者也。注云：齐国俳谐之书。《东方朔传》：时有幸倡郭舍人问朔隐语，有曰“老柏涂”。朔曰：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涂者，渐沮径也。涂，音荼。）东门牛屡饭。（王逸《楚辞注》云：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贾齐东门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饭牛，叩角而商歌。桓公闻之，知其贤，举为客卿。出《淮南子》。）中散虱空爬。（晋嵇康为中散大夫，山涛为吏部郎，举康自代。康遗涛《绝交书》曰：性复多虱，爬搔无已。）逸戏看猿斗，殊音辨马挝。（马挝，马也。《左传》：绕朝赠士会以策。注，挝也。挝，张瓜切。）渚行狐作孽。（孽，妖孽，《说文》：鱼兽虫蝗之怪谓之孽。《庄子》：孽狐为之祥。孽，鱼列切。）林宿鸟为差。（差，音嗟。本作瘥，病也。）同病忧能老，新声厉似夸。（夸，苦瓜切。好貌。）岂知千刃坠，只为一毫差。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亚司。（自亚司，自刎也，见《吴语》。亚司，音鸦。）贮悉听夜雨，隔泪数残葩。梟族音常聒，（梟，坚尧切，妖鸟也。）豺群喙竞呀。（呀，虚牙切。张口貌。一本“喙”作“啄”。）岸芦翻毒蜃，奚竹斗狂麻。（麻牛，兽名。重千斤，出巴中。奚，音奚。）野鹜行看弋，江鱼或共才叉。瘴氛恒积润，（氛，祥气。）讹火亟生。（讹火，野火也。，虚加切，火气。）耳静烦喧蚁。（《晋·殷仲堪传》：父师尝患耳聪，闻床下蚁动，谓之牛斗。）魂惊怯怒蛙。（《韩非子》：越王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乃为之式。从者曰：“奚欤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风枝散陈叶，霜蔓纒延寒瓜。（“纒延”，一作“缒”。）雾密前山桂，冰枯曲沼{卅遐}。（{卅遐}，荷叶。《尔雅》：芙渠，其叶{卅遐}。{卅遐}，音遐。）思乡比庄舄，（《史记·陈轸传》：越人庄舄仕楚执圭，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人，今仕楚执圭，富贵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

彼思越则越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遁世遇畦夸。（《北史·隐逸传》：畦夸，赵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畦，息随切。“遇”，一作“慕”。）渔舍茨荒章，（茨，覆也。）村桥卧古槎。（槎，⊕加切，水中浮木。）御寒衾用。（《说文》云：，西胡毳布，盖毡类也，织毛为之。，音计。）挹水勺仍椰。（挹，酌也。《异物志》云：椰子，木名，出交州。树高五六丈，无枝条，其叶如东蒲，背面相似。在其上，实如瓠，横破之可作碗。或微长如括蒔子，从破之可为爵。椰，于遮切。）窗蠹惟潜蝎，薨涎竞缀蜗。（薨，莫耕切。屋栋。）引泉开故窦，护药插新笆。（笆，音巴，竹篱也。）树怪花因榭，（木榭花，南方所有，多生于古树朽壤中。榭，胡谷切。）虫怜目待虾。（《岭表录异》：海镜，蟹为腹。水母，暇为目。水母者，闽人谓之蛇。浑然凝洁，大如覆帽，腹如悬絮，有口而无目。常有虾随之，食其涎，浮涎水上。人或取之，则然而没。乃虾有所见耳。）骤歌喉易嘎，（嘎，声败也。《老子》曰：号而不嘎。所嫁、於介二切。）饶醉鼻成<皮>。（<皮>，音查，鼻上疮也。）曳捶牵羸马，（捶，即也。）垂蓑牧艾豸。（《左氏传》：盍归吾艾豸。豸，音加，豕也。）已看能类鳖，（《尔雅》：鳖三足曰能。能，奴来切。）犹讶雉为华。（华，音华。鸟名，似雉。）谁采中原菽，（《诗》：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徒巾下泽车。（《周礼》有《巾车》。《陶渊明词》：或命中车。《马援传》曰：吾从弟少游，尝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馭款马。”注：车人为车，行泽者欲短轂，短轂则利也。）俚儿供苦笋，伧父馈酸。（伧父，楚人别种也。又《晋阳秋》有云：楚人谓中国人为伧。，果也。《说文》云：似梨而酢。伧，士行切。，音查。）劝策扶危杖，邀持当酒茶。道流征袂豆褐，禅客会袈裟。香饭舂菰米，（菰，草名。《广雅》云：蒋菰，其米谓之雕胡，可炊以为饭。菰，音孤。）珍蔬折五茄。（五茄，药名。《本草》云：叶可作蔬菜食。补注，《笔墨闲录》云：子厚长韵，属对最精。如以“死地”对“生涯”，“中原菽”对“下泽车”，“右言”对“左辖”，皆的对。至于“香饭炊菰米，珍蔬折五茄”，假“菰”为孤独之“孤”，以对“五”也。）方期饮甘露。（《宋录》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济设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更欲吸流霞。（《抱朴子》：项曼都修道山中，忽游紫府，饮流霞一杯。忽思家，为上帝所斥，河东呼为斥仙人。）屋鼠从穿穴，林狙任攫。（狙，七余切。猿狙也。）春衫裁白，朝帽挂乌纱。屡叹恢恢网，（《老子》：天网恢恢。恢，音魁。）频摇肃肃。（，亦网也。《诗》：肃肃兔。）衰荣困莢，（《帝王世纪》曰：尧时有草，夹阶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落一莢，月小则余一莢，王者以是占历，名曰莢。）盈缺

几虾蟆。（《礼记·礼运》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经通义》曰：月中有兔与蟾蜍。蟾蜍，即虾蟆也。）路识沟边柳，城闻陇上笳。（笳，谓卷芦叶吹之。）共思捐处，（《楚辞·湘君》篇曰：捐余兮江中，遗余兮澧浦。王逸注云：屈原既放逐，常思念君，设欲远去，犹捐置于水涯，冀君求己，示有还意。澧浦，今澧州也。署为其州刺史，故及之。）千骑拥青绶。（绶，绶也。东郭先生拜二千石，佩青绶，出宫门，行谢主人。绶，古华切。自“慕友惭联璧”至此，皆自叙其贬黜之意。）

○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弘农公，杨凭也，字虚受，一字嗣仁，虢州弘农人。先是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凭前为江西观察贪污僭侈，贬临贺尉。其后自外入为

王傅。公是时为永州司马，作诗以献之。）

知命儒为贵，时中圣所臧。（《礼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臧，善也。）处心齐宠辱，遇事任行藏。关识新安地，（《汉·武帝纪》：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应劭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封传临晋乡。（《杨氏谱》：杨朗为秦将，有功，封临晋君。临晋县属河中府。）挺生推豹蔚，（《易》：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貌。）遐步仰龙骧。（《魏书》：陈琳曰：“今将军龙骧虎步，高下在心。”骧，跃也。）有千寻竦，精闻百炼钢。（钢，坚铁也。《文选》：谁知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茂功期舜、禹。（《书》：时乃功，懋哉。“懋”，与“茂”同。）高韵状羲、黄。（“状”，一作“上”，又作“才失”。）足逸诗书囿，锋摇翰墨场。雅歌张仲德，（《诗》：侯谁在矣，张仲孝友。）颂祝鲁侯昌。（《鲁颂》四篇，皆颂僖公也，其《必宫》云：俾尔炽而昌。俾尔昌而炽。俾尔昌而大。）宪府初腾价，（贞元中，凭为监察御史，故云。）神州转耀。（神州，谓京师也。）右言盈简策，（起居舍人一曰右史，即《礼记》所谓“言则右史书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此言凭尝为起居舍人也。）左辖备条纲。（唐制，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通判都省事。左司员外，掌副左丞所管诸司事者也。故亦称左辖。此谓凭尝为左司员外郎也。）响切晨趋佩，烟浓近侍香。司仪六礼洽，（《周礼》：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此谓凭尝为礼部郎中。）论将七兵扬。（《周礼》：司徒掌五兵。至魏，置五兵尚书，谓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为五。晋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後魏遂为七兵尚书。此谓凭尝为兵部郎中

。) 合乐来仪凤， (《书》：箫韵九成，凤凰来仪。仪，匹也。) 尊祠重饩羊。 (《论语》：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二句皆以谓凭尝为太常少卿。) 卿材优柱石， (襄二十六年《左传》：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 公器擅岩廓。 (见《汉书》。晋灼曰：岩廓，岩峻之廓。) 峻节临衡峤。 (贞元十八年九月，凭自太常少卿为湖南观察使。衡峤，衡山也。) 和风满豫章。 (永贞元年十一月，凭自湖南迁江西观察使。江西观察使治洪州。) 人归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汉书·季布传》：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尔。) 细故谁留念？烦言肯过防。 (《左传》：啧有烦言。) 璧非真盗客， (《史记》：张仪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 金有误持郎。 (《史记》：直不疑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凭性素简傲，接下脱略，人多怨之。及历二镇，尤事奢侈。) 龟虎休前寄， (龟，印也。卫宏《汉旧仪》：列侯、丞相、将军，皆黄金印、龟钮。中二千石，亦银印、龟钮。虎，符也。汉文帝初与郡守为铜虎符。曰“休前寄”者，谓凭解江西观察使。) 貂蝉冠旧行。 (貂蝉，冠也。晋太始中，通直散骑常侍亦武冠。右貂蝉二句，谓凭元和初解江西观察使，召还为左散骑常侍也。) 训刑方命吕， (谓凭自散骑为刑部侍郎也。《周书·吕刑》：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理剧复推张。 (谓凭元和四年自刑部为京兆尹也。张谓张敞，汉宣帝时为京兆尹。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入守者皆以罪过罢，唯赵广汉及敞为久任。) 直用明销恶，还将道胜刚。敬逾齐国社， (《史记》：汉石庆为齐相，齐国慕其家行，大治，为立石相社。) 恩比《召南》棠。 (《诗·甘棠》，盖国人被其德，故思其人而爱其树也。) 希怨犹逢怒， (《论语》：怨是用希。《诗》：逢彼之怒。谓凭虽能希怨，而犹不免逢人之怒。) 多容竞忤强。火炎侵琬琰， (《书》：火炎昆冈。琬琰，圭名也。) 鹰击谬鸾凰。 (言凭误遭弹击也。凭为京尹，其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简奏凭前在江西日赃罪及他不法事。诏刑部尚书李、大理卿赵昌即台参讯，贬临贺尉。先是夷简自御史出，官在巡属，凭颇疏纵，不顾接之，夷简切齿。及凭归朝，修第于永宁里，功作并兴，又广畜妓妾于永乐里之别宅。谤议颇人，故夷简举劾，将欲杀之。及下狱，置对数日，未得其事。夷简持之益急，上闻之，且贬焉。) 刻木终难对， (《汉书·路温舒传》：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颜师古注曰：画狱木吏尚不入对，况真实乎。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士有画地为牢誓不入，刻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焚芝未改芳。 (《抱朴子》曰：虑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 远迁逾桂岭。 (谓凭自京尹贬临贺尉也)

。临贺属贺州，隶广南道。桂岭，贺州山名。）中徙滞余杭，（谓凭继徙余杭长史也。杭州，为余杭郡。）顾土虽怀赵，（《史记》，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本赵将故也。）知天讷畏匡。（《论语》：子畏于匡。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嫌《齐物》诞，（《庄子》有《齐物篇》。）骚爱《远游》伤。（《楚词》有《远游章》。）丽泽周群品，（《易》：丽泽兑。注：丽，犹连也。泽，谓德泽。）重明照万方。

（《易》：重明以丽乎正。篇首题云“三岁复为大僚”。盖凭自元和四年己丑贬，至七年壬辰为三岁。是岁立遂王宥为皇太子，肆赦。故此又有“重明照万方”之句。）斗间收紫气，（《晋书》：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吴平之后，紫气愈明。豫章人雷焕曰：“此实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在豫章丰城。”焕为丰城令，掘狱中，果得双剑。）台上挂清光。（清光，镜也。）福为深仁集，妖从盛德禳。秦民啼吠亩，（谓秦民思之也。）周士舞康庄。（康庄，大道。《尔雅》：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采绶还垂艾，（晋灼注《汉书》：“绶”。，草名，出琅邪平昌县。似艾，可染绿，因以为绶名。又据焦贛《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绶也。）华簪更截肪。（魏文帝《与钟繇书》曰：窃见玉书，称美玉白如截肪。谓以玉为簪也。肪，音方。）高居迁鼎邑，（《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迁鼎邑”，即谓洛阳也。）遥傅好书王。（《史记》：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谊傅之。又《汉书》：景帝子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故得书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二句谓凭自杭州召还，迁诸王傅，居洛阳也。集有《祭凭文》云：“入傅王国，嘉声聿兴。”谓此。）碧树环金谷，（《晋书》：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丹霞映上阳。（上阳，宫名。）留欢唱容与，要醉对清凉。（谓凭为王傅，“留欢”、“要醉”，与之为好也。）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渊龙过许劭，冰鲤吊王祥。（公自注云：许侍郎尹河南，许司业分司东都，王舍人居忧在洛，皆弘农公平生亲友。后汉许邵，汝南平舆人。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此喻许孟容及许司业也。《晋书》：王祥性至孝。后母朱氏，尝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割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以归。此以谓王仲舒也。）玉漏天门静，（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云：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左为昼，右为夜。）铜驼御路荒。（华延隼《洛阳记》曰：两铜驼在宫之南街，东西相同，高九尺，洛阳谓之铜驼陌。又据《笔墨闲录》云：此对妙同于老杜矣。）涧秋潏潏，（《书》：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潏，力验切。潏，音艳。水动貌。）嵩少暮微茫。（戴延之《西征记》曰：嵩山，其东谓太室，西谓少

室。嵩，其总名，即中岳也，在洛州界。）遵渚徒云乐，（《诗》：鸿飞遵渚。注云：鸿，大鸟，不宜与鳧之属飞而遵渚。以谓周公今与凡人处东都之邑，失其所也。凭今亦居东都，故公又引此诗以喻之。）冲天自不遑。（淳于髡说齐威王曰：“国中有大鸟，三年不飞又不鸣。”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降神终入辅，（《诗》：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种德会明易爻。（《书》：皋陶迈种德。又曰：明明扬侧陋。“扬”，亦作易爻。）独弃佗人国，（佗人，注见前诗。）难窥夫子墙。（《论语》：夫子之墙数仞。）通家殊孔李，（后汉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敕外非通家不得白。融造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见之，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先君孔子与公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旧好即潘杨。（潘岳《怀旧赋》曰：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始见知名，遂申之以姻好。杨君名肇，以女妻岳。公娶凭弟凝之女，故及之。）世议排张挚，（《史记》：张挚，字长公，释之之子，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时情弃仲翔。（《吴志》：虞翻，字仲翔，孙权以为骑都尉。数犯颜谏诤，权不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阳县尉。）不言纆继枉，（《论语》：虽在纆继之中，非其罪也。）徒恨乡墨牵长。（乡墨牵长，出《战国策》。一本以“牵”为“徽”，非。）贾赋愁单阙，（贾谊贬长沙，作《赋》曰：单阙之岁，集予舍。单阙，太岁在卯也。阙，乌曷切。）邹书怯大梁。（邹阳事梁孝王，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梁王立出之。）炯心那自是？昭世懒佯狂。（《史记》：箕子乃佯狂为奴。）鸣玉机全息，（玉，谓佩也。）怀沙事不忘。（屈原既放逐，乃作《怀沙》之赋，自投汨罗而死。）恋恩何敢死？垂泪对清湘。（公在永州，州有湘水。自“独弃佗人国”已下，皆公自叙己意。）

○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并序裴韶州，名字未详。题云曹长，必尝与公同在礼部者。吕道州名温，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自御史知杂贬均州刺史，再贬道州刺史。公此诗永州作。《笔墨闲录》云：《酬韶州裴使君二十韵》尤见奇险之功，盖“山”字不比“遐”字之多也。）

韶州幸以诗见及，往复奇丽，邈不可慕，用韵尤为高绝，余因拾其余韵酬焉。凡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声律言数如之。

金马尝齐入，（汉武时，有东门京者，善相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于鲁班门外，因号曰金马门，贤才待诏于此。）铜鱼亦共颁。（《唐·志》云

：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颁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易守令则给之。共颁，言温与裴同出为刺史也。）疑山看积翠，（疑山，谓九疑山也。在道州。）浈水想澄湾。（浈，水名。《说文》：水出南海龙川，西入漓。在今韶州界。湾，水曲也。浈，涉盈切。）标榜同惊俗，（《后汉书》：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注云：标榜，犹相称扬也。）清明两照奸。乘轺参孔仅，（公自注曰：韶州尝随潘户部出征赋。《汉书·食货志》：孔仅，南阳大冶。武帝时，郑当时进言之，为大农丞。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以户部侍郎潘孟阳为度支盐铁副使，以裴为属。孔仅以喻孟阳也。）按节服侯豸册。（公自注云：道州昔使绝域，遂无猾夏之虞。按节，持节也。节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髦牛尾为毛三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汉书·匈奴传》：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豸册号呼韩邪单于。贞元二十年五月，以史馆修撰秘书监张荐入为吐蕃吊祭使，以温为副。豸册，所奸切。）贾傅辞宁切，（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以文吊屈原。）虞童发未{髟般}。（虞童，虞翻也。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不过翻，翻追与之书，客奇之。{髟般}，音班。发半白也。）秉心方的的，腾口任颜颜。（韩子云：其斗颜颜。颜，音颜。争貌。）圣理高悬象，（《易》：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爰书降罚鍰。（《史记》：张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注云：爰，换也。谓以文书代换其口词。《书》：其罚百鍰。注云：六两曰鍰。鍰，黄铁也，一曰钱也。谓温得罪贬斥。）德风流海外，和气满人寰。御魅恩犹贷，（《左传》：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恩犹代”，公自言虽被窜谪，犹未至死，是为宽贷也。）思贤泪自潜。（思贤，谓思裴吕也。《诗》：潜然出涕。潜，所班切。泪流貌。）存亡均寂寞，零落间鰥。（，独也。《孟子》：老而无妻曰鰥。，渠云切。鰥，姑顽切。）夙志随忧尽，残饥触瘴■A 5 3。（■A 5 3，五还切，瘴也。）月光摇浅濼，（“月”，一作“日”。）风韵碎枯菅。（菅，茅也。）海俗衣犹卉，（《书》：岛夷卉服，注：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南方布名。）山夷髻不鬢。（鬢，谓曲发为髻也。）泥沙潜虺蜮，（《诗》：为鬼为蜮。蜮，水弩。）榛莽斗豺豸曼。（豸曼，音蛮。狼属，似狸。）循省诚知惧，安排祇自卜闲。（《说文》云：卜闲，愉也。卜闲，音闲。）食贫甘莽卤，（《诗》：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被褐谢斓よ。（斓よ，色不纯貌。《后汉书》：“衣裳阑班，语言侏离”是也。斓，逋闲切，よ，离闲切。）远物裁青，（，居丽切，织毛为之。）时珍饌白鹇。长捐楚客，（见前诗注。）未赐大夫环。（《说文》云：环，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环。宣二年《谷梁传》注：礼三谏不听则去，待放于境。三年，君赐之环则还，赐之则往。《荀子》：召人以瑗，绝人以，反绝以环。注亦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

之则绝。) 异政徒云仰，高纵不可攀。空劳慰鷓卒，妍唱剧妖嫵。(妖嫵，谓闲雅。嫵，音闲。)

○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娄秀才，图南也，侍中师德之后。集有送其之淮南序。二诗与序，当同时作。)

远弃甘幽独，(公自言得罪迁斥也。) 谁言值故人？好音怜铍羽，(《诗》：载好其音。又：怀我好音。铍，残也。《选》：铍翻由时至。好音以喻图南，铍羽以自喻。铍，音杀。又所介切。) 濡沫慰穷鳞。(《庄子》：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 困志情惟旧，(“困”，一作“同”。) 相知乐更新。(《楚辞·九歌》：乐莫乐兮新相知。) 浪游轻费日，醉舞讵伤春？风月欢宁间，星霜分益亲。已将名是患，还用道为邻。机事齐飘瓦，(《庄子》：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又曰：虽有伎心，不怨飘瓦。) 嫌猜比拾尘。

(《家语》：孔子穷于陈、蔡之间，颜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见回攫甑中饭而食之。饭熟，进孔子。孔子曰：“今梦见先君，食洁欲馈。”回曰：“不可。向者食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以目不足信而恃矣。”煤，烟尘也。因拾烟尘，孔子疑惑也。) 高冠余肯赋。(《楚词》：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之陆离。) 长铗子忘贫。(《史记》：冯谖闻孟尝君好士，蹶屣而归之。孟尝置传舍，十日，问传舍长曰：“客何为？”长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缞。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铗，古协切。) δ晚惊移律，(δ晚，日失。δ，音宛。) 睽携忽此辰。开颜时不再，绊足去何因？(绊，音半，羁绊也。) 海上销魂别，(江淹《赋》：黯然销魂，惟别而已。) 天边吊影身。只应西涧水，(西涧，永州水名。) 寂寞但垂纶。

○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

客有故园思，(客谓秀才图南也。) 潇湘生夜愁。(萧、湘，二水名，在永州界。) 病依居士室，(维摩居士丈室。) 梦绕羽人丘。(《楚词·远游》云：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注云：《山海经》曰：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人得道身生羽毛也。丹丘，昼夜常明。) 味道怜知止，(《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曙，音树。“署”同。) 门掩候虫秋。(张文潜尝论公此联为集中第一。洪驹父则云：明月江山夜，候虫天地秋，最为奇警。) 谬委双金重，(《文选·拟四愁》曰：美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 难征杂酬。(《诗》：知子之好之，杂以报之。注：杂佩，珩、璜、琚、、冲牙之属。) 碧霄无枉路，(“枉”，一作“往”。孙曰：枉路，犹径路也。) 徒此助离忧。

○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武陵，永州流人，来永州在元和三年。公有此赠

，下又有《简武陵诗》。）

稍稍雨侵竹，翻翻鹊惊丛。美人隔湘浦，（美人，谓吴武陵。）一夕生秋风。积雾杳难极，沧波浩无穷。相思岂云远，即席莫与同。若人抱奇音，朱弦为枯桐。（《礼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朱弦，谓以朱丝为絃玄也。《楚词》：为瑟兮交鼓。为，急张也。枯桐，谓瑟也。为，古邓切。亦作絃亘。）清商激《西颢》，泛滟凌长空。自得本无作，天成谅非功。希声大朴，（《老子》：大音希声。）聋俗何由聪！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眼》云：子厚《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一段至诚洁清之意，参然在前。“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真妄以喻佛理，言行以尽熏修，外此亦无词矣。“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盖远胜“竹迳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予家旧有大松，偶见露洗而雾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后知此语能传造化之妙。“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盖言因指而见月，遗经而得道，于是终焉。其本末立意遣词，可谓曲尽其妙，无毫发遗憾耳。）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西域有贝多树，国人以其叶写经。）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遗”，一作“遣”。）缮性何由熟？（《庄子》：缮性于俗。注云：缮，治也。）道人庭宇静，（道人，即谓超师。）苔色连深竹。（《笔墨闲录》云：山谷学徒笔此诗于扇，作“翠色连深竹”。“翠色”语好，而“苔色”义是。）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诗》：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赠江华长老（江华，道州县名。）

老僧道机熟，默语心皆寂。去岁别舂陵，沿流此投迹。（道州，即古舂陵。）室空无侍者，巾屦唯挂壁。一饭不愿余，跏趺便终夕。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满庭芳草积。

○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巽上人，重巽也，时居永州龙兴寺。此诗公在永州作。）

芳丛翳湘竹，（芳丛，茶树也。）零露凝清华。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掇，丁活切，采也。）蒸烟俯石濑，（濑，音赖。水流石上也。“石”，一作“古”。）咫尺凌丹崖。圆方丽奇色，圭璧无纤瑕。（“璧”，一作“玉”。）呼儿爨金鼎，余馥延幽遐。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维摩诘经》：时化菩萨以满钵饭与维摩诘，饭香普薰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时维摩诘语舍利弗等，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味饭。大悲所薰，无以限量食之，使不消也。）咄此蓬瀛侣，（蓬莱、方丈、瀛

洲，海中三神山。蓬瀛侣，谓仙人也。）无乃贵流霞。（流霞事见前第一诗注矣。）

○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吴武陵，公前有诗赠之矣。集又有《小丘记》云：李深源、元克己同游。深源、克己，李卿、元侍御也。时在元和四年九月。此诗有“朔云”、“穷秋”之语，意亦是时作矣。）

理世固轻士，弃捐湘之湄。阳光竟四溟，（阳光，谓日。竟，满也。“竟”，一作“竞”。）敲石安所施？（敲石，击石出火也。《选》潘安仁诗：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飙。敲，口交切。飙，音标。）铩羽集枯，低昂互鸣悲。朔云吐风寒，寂历穷秋时。君子尚容与，小人守兢危。惨凄日相视，离忧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谅徒为！惜无协律者，窃眇弦吾诗。（窃眇，琴声。）

○界围岩水帘（公自永州召还，经岩下作。《笔墨闲录》云：此诗奇丽工壮，始言水帘之状，但发二语云“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简而工矣。）

界围汇湘曲。（汇，胡对切，又上声，回也。）青壁环澄流。（《选·琴赋》：丹崖险，青壁万寻。）悬泉粲成帘，罗注无时休。韵磬叩疑碧，锵锵彻岩幽。丹霞冠其巅，想像凌虚游。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言水帘之状，如冕旒之垂。）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楚词》屈原《远游章》：仍羽人于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诏释縲囚。（元和十年，诏追公等赴上都。）采真诚眷恋，（《庄子》：古者谓是采真之游。）许国无淹留。再来寄幽梦，遗贮催行舟。

○古东门行（鲍明远乐府诗尝有《东门行》。东门，谓长安城门也。观诗意，盖以讽当时盗

杀武元衡事。元衡为相，宅在京师静安里。元和十年六月，将朝，出里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散走，遂遇害。详本篇注。）

汉家三十六将军，（汉景帝三年，七国反。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东方雷动横阵云。（《史记·天官书》：阵云如立垣。先是王承宗拒命，上怒，削其官爵，讨之。会淄青、卢龙数表请赦，乃诏浣雪，畀以故地。及元济反，承宗与李师道上书请宥，使人白事中书，元衡叱去。承宗怒，与师道谋杀元衡。故此诗首引七国事，谓元衡之变亦起于削地也。）鸡鸣函谷客如雾，（《史记》：孟尝君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秦追至，客有为鸡鸣而鸡尽鸣，遂得出。函谷，秦关也。）貌同心异不可数。赤丸夜语飞电光，（《前汉·尹赏传》：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赃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徼巡司隶眠如羊。（《汉·百官表》：中尉掌徼巡。注云：徼

，遮徼。司隶，谓司隶校尉，掌察三辅徼巡。司隶不举职而眠如羊，故不知有变。四皓谓“太子将兵，无异以羊将狼。”盖弱不能以敌强，况又眠耶？此谓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尽，贼乘暗呼曰：“灭烛！”射杀元衡，而逻司传噪，莫知主名也。“眠”，一作“眼”，一作“很”，皆非是。）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贾谊传》：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冯敬，无择子，名忠直，为御史大夫，奏淮南厉王诛之。《通俗文》曰，匕首，剑属。此谓贼始一呼，而徒御格斗不胜，皆骇走，遂害元衡也。）凶徒侧耳潜愜心，悍臣破胆皆吐口。魏王卧内藏兵符，（《史记》：魏安厘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实持两端。王弟信陵君无忌之客侯生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臣客朱亥，力士，可与俱。晋鄙不听，可使击杀之。”）子西掩袂真无辜。（《左传》哀十六年，白公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此谓盗杀武元衡，而朝堂不知也。）羌胡毂下一朝起，（司马相如谏疏曰：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敌国舟中非所拟。（吴起谏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安陵谁辨削砺功？（《史记·袁盎传》：梁孝王欲求为嗣，袁盎进说，其后语塞。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安陵郭门外。《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王使人杀盎刺之。刺者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砺工，工曰：“梁孝王子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功”，当作“工”。）韩国讷明深井里？（《史记·刺客传》：聂政，河内轵县深井里人。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请政为之报仇。政刺杀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韩取尸暴于市而问，莫知谁子。其姊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在，自刑以绝从，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尸旁。此谓当时元衡为贼所杀，初不知主名，吏卒不敢穷捕。后下诏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而王士则、王士平始以贼闻也。）绝襄断骨那下补，（秦、晋谓肌曰襄，“下”字一作“可”，“可”，一作“暇”。襄音穰。或作“燕”，《唐韵》作“咽”，项也。）万金宠赠不如土。

○寄韦珩（珩，正卿之子。集有《答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初拜柳州出东郊，道旁相送皆贤豪。回眸炫晃别群玉，（群玉，群贤也。）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漓水，水名。出阳海山，即桂江也。兰麻，山名，在今桂州理定县，今本“麻兰”恐误，漓，音离。）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包鼓手所操。

（笼铜，鼓声。包，音肤，击鼓杖也。）奇疮钉骨状如箭，（“奇”，一作“剜”。）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谓霍乱。）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泫节泪盈颠毛。（泫节泪，水流貌。《国语》：班序颠毛，以为民统纪。注云：颠，顶。毛，发也。泫节，则瑟切。泪，越笔切。）君今又窜逐，（，口黠切，又口骨切。《尔雅》：固也，石坚也。）辞赋已复穷诗骚。神兵庙略频破虏，（时用兵讨淮蔡，故云。）四溟不日清风涛。圣恩傥忽念行苇，十年践踏久已劳。（《诗》：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注云：行，道也。公得罪至是十余年矣。）幸因解网入鸟兽，（《史记》：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庄子》曰：入鸟不乱群，入兽不乱行。）毕命江海终游遨。愿言未果身益老，起望东北心滔滔。（东北，珩所谪处。）

○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尚书，名於陵，字达夫，元和十一年四月，自户部侍郎判度支贬郴州刺史，坐供军有阙也。先是贞元中，李吉甫为郴州刺史，有《北楼诗十韵》，至是于陵和之，公亦和焉。郴，音琛。）

郡楼有遗唱，新和敌南金。（《选》诗：美人赠我绿绮琴，何以报之双南金。南金，良金也。）境以道情得，人期幽梦寻。层轩隔炎暑，迴野恣窥临。凤去徽音续，（徽，美也。）芝焚芳意深。（芝焚，见上《献弘农公诗》注。所谓凤去，以比吉甫，芝焚，以比杨尚书也。）游鳞出陷浦，唳鹤绕仙岑。风起三湘浪，云生万里阴。宏规齐德宇，丽藻竞词林。静契分忧术，闲同迟客心。（迟，除吏切。待也。）骅骝当远步，莫相侵。（《离骚》曰：恐鶉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鶉”，一作“”。 “”，一曰“杜鹃”，常以立夏鸣，鸣则众芳皆歇。张平子《思玄赋》云：恃已知而华予兮，鸣而不芳。谓恃己之芳华，冀时知我，而之鸣，使众草不芳，犹谗邪所蔽不得进也。，音题。又火系切。，古穴切。）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父吟》。（陆士衡《杂拟诗》：齐僮《梁父吟》。注：《梁父吟》，乐府曲名也。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杨尚书寄郴笔知是小生本样令更商榷使其功辄献长句

截玉锥作妙形，（截玉锥，谓锥之可截玉者。，音纤，利也。）贮云含雾到南溟。尚书旧用裁天诏，（本注：汉以尚书郎作诏文。《汉官仪》曰：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夜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内使新将写《道经》。（《晋书》：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山阴有道士好养鹅，羲之往观，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曲艺岂能裨损益，（曲艺，小艺，谓书学也。）微辞只欲播芳馨。（芳馨，谓杨

尚书治行。)桂阳卿月光辉遍，毫末应传顾兔灵。(《楚词》：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顾，望也。诗意谓此笔当是顾兔之毫。)

○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江”字，一本作“注”。)

圣代提封尽海𡵚，(《汉书·食货志》：提封万井。李奇注曰：提，举也。举四封之内也。海𡵚者，海边地。𡵚，而缘切。)狼荒犹得纪山川。(狼荒，荒远之境。)《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晋书》：周处有《风土记》十卷。)椎髻老人难借问，(《前汉书·西南夷传》：自滇以北，此皆椎髻。注：谓髻如椎之形也。椎，直追切。)黄茆深峒敢留连?(峒，山穴也。下有《柳州峒氓》诗，盖柳州之民多有居岩峒间者。)南宫有意求遗俗，(南宫，南省也。)试检《周书·王会篇》。(周武王时，远国归款，周史集其事为《王会篇》。见今《汲冢周书》第五十九篇。)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浩初，潭州人，龙安海禅师弟子，自临贺至柳州谒公。集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诗及《送浩初序》。)

海畔尖山似剑，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曰：退之诗：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子厚诗：海畔尖山似剑，秋来处处割愁肠。陆道士云：二公当时不相计，会好做成一属对。子瞻为之对曰：系懣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山。又曰：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诵子厚诗，知海山多奇峰也。)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

发春念长违，中夏欣再睹。(公元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召还，过岩下，故云“发春念长违”。是年三月，出刺柳州，五月复经从，故云“中夏欣再睹”。)是时植物秀，杳若临玄圃。(东方朔《十洲记》：昆仑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台。层城、闾风、玄圃皆在昆仑。)阳讶垂冰，(，许骄切。热气出貌。)白日惊雷雨。笙簧潭际起，鸛鹤云间舞。(《诗》：鸛鸣于垤。鸛鹤，水鸟，皆见此水帘而舞。鸛，古玩切。)古苔凝青枝，阴草湿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沉珠渊，(的，白貌，班孟坚《东都赋》：贱奇丽而不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的，丁历切。，音历。)锵鸣捐佩浦。(《楚词》：捐余佩兮澧浦。)幽岩画屏倚，新月玉钩吐。夜凉星满川，忽疑眠洞府。(一本作“恍惚迷洞府”。)

○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自此篇下至《灞亭上》诗，皆元和十年北还道中作。)

每忆纤鳞游尺泽，翻愁弱羽上丹青。岸傍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

○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五峰，紫盖、天柱、芙蓉、石廪、祝融等。孔安国《尚书注》：鸿雁之属，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赋》曰：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汨罗遇风（《说文》云：长沙汨罗渊，屈平所沉之水。汨，莫历切。）

南来不作楚臣悲，（屈原投汨罗而死。公方召回，故云“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楚词·招魂》曰：魂兮来归，入修门些。注云：修门，郢城门。）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窦常，字中行，元和七年冬，自水部员外郎为朗州刺史。先是刘禹锡与公同贬，今例召至京师，常有此寄，公因酬赠。吕本有“因以奉呈”四字。）

投荒垂一纪，（公自永贞元年谪永州司马，至是元和十年为十一年，故云“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而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情如苏武归。（苏武使匈奴，留十九年不遣，至昭帝立，乃得归。）赐环留逸响，（赐环，见上《酬裴韶州诗》注。）五马助征。（《墨客挥犀》云：世谓太守为五马，或云《诗》曰：“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故云。或曰：古乘驷马车，至汉太守出，则增一马，见《汉官仪》也。又《古今风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控之，故永嘉有五马坊。《古乐府》：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五马，言常也。、骖，旁马也。助征，即谓促其行骑。音非。）不羨衡阳雁，春来前后飞。

○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

无限居人送独醒，（《楚词》：屈原曰：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庾子山《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也。长亭短亭，传舍也。）荆州不遇高阳侣，（《汉书》：酈食其曰：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一夜春寒满下厅。（下厅，犹下舍也。）

○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汉阳，在唐属郢州。）

驱车方向阙，回首一临川。多垒非余耻，（《礼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无谋终自怜。乱松知野寺，余雪记山田。惆怅樵渔事，今还又落然。

○题淳于（刘禹锡）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善谗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驿在襄州之南，即淳于髡放鹄之所，今讹为善谗驿。）

水上鹄已去，（《史记》：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造诈成词，往见楚王曰：“齐王使臣来献鹄，过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而死，恐人议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杀。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楚王曰：“齐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亭中鸟又鸣。（《史记》又曰：齐威王喜隐，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辞因使楚重，（见上注。）名为救齐成。（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髡之赵求救。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荒垆遽千古，羽觞难再倾。（宋玉《招魂》：瑶浆蜜酌实羽觞。注：觞，酒器也。插羽于其上。）刘伶今日意，（刘伶以譬禹锡。）异代是同声。（《易》：同声相应。）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水在京城之左。此将入京时作也。灞，音霸。）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李西川荐琴石（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为西川节度使。荐，藉也。）

远师迥忌鼓鸣琴，（《史记·田敬仲世家》：“迥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去和《南风》愜舜心。（《家语》：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文中子》曰：子骤而歌《南风》。钓者云：噫！非今日事也。其有虞氏之心乎。）从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徽音，美音也。）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吕温卒。元侍御名稹，是时稹自东台监察御史，贬江陵士曹参军。或云李、元二侍御，即前李深源、元克己也。）

衡岳新摧天柱峰，（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诸峰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憔悴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上古以竹简写书。《后汉·吴传》，父恢欲杀青简写经书。注云：杀青简者，以火炙简令汗，盖取其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之汗简。）不使功名上景钟。（《周礼》：鳧氏为钟，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景钟，大钟也。襄十九年《左传》，季武子“作林钟而铭鲁功”是也。）三亩空留悬磬室，（僖二十六年《左传

》：齐侯谓展喜曰：室如悬罄。）九原犹寄若堂封。（《礼记·檀弓》：文子曰：“武也得从先大夫于九原。”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又夫子曰：“吾见封之有若堂者矣。”注：封，筑土为垄，堂形，四方而高。）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魏志》：陈登，字元龙，为广陵太守，年三十九卒。后许汜、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曰：“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此也。”时李、元二侍御皆在江陵，故用此事。）

○刘二十八诗

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望绝士林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朔方徙岁行将满，欲为君刊第二碑。

○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杨侍郎，名於陵。）

贞一来时送彩笺，（彩笺，即杨侍郎戏赠之什也。）一行归雁慰惊弦。（一行归雁，以况南来诸宾。惊弦，言初自迁谪而归。）翰林寂寞谁为主，（潘岳诗：如彼翰林鸟，双飞一朝只。翰林，鸟栖之林。）鸣凤应须早上天。（鸣凤，以喻杨侍郎，言早上天为翰林众鸟之主。）

○六言

一生判却归休，谓著南冠到头。（《左传》：有南冠而縶者谁欤。南冠，楚冠也。坡翁尝用此。）冶长虽解纆绁，（《论语》：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纆绁之中，非其罪也。）无由得见东周。（见，犹至也。东周，洛阳也。言不得至洛阳也。）

○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赋诗（公赴柳州道中作，盖有自况之意。援，音爰，篱也。）

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刘梦得集》，有《重至衡阳伤柳仪曹》诗，引云：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予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歿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诗云：忆昔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元和乙未，即十年也。）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元和十年二月，公召至京师，三月，出为柳州刺史。）伏波故道风烟在，（《汉武帝纪》：南越相吕嘉反，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公适柳，刘适连，皆过桂岭而去。故所经乃伏波故道。《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翁仲遗墟草树平。（《魏志》

：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水经注》：高平南千秋亭坛庙之东，枕道有两石翁仲，南北相对。此言翁仲，谓墓前石人也。）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再授连州至衡阳酬赠别（公前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此梦得所以酬之。）刘梦得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汉书》：黄霸为颍川太守，征守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乏军兴，有诏归颍川太守官。梦得初贬连州，今又出刺连州，故曰重临。）三黜名惭柳士师。（《论语》：柳下惠为士师，三黜。禹锡初贬连州刺史，再贬朗州司马，又除连州，是为三黜耳。）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桂江，即汉时号漓水，在柳州城外。连山，即连州。）相望长吟有所思。（《选》诗有《君子有所思》篇。）

○重别梦得（此公再与梦得别诗。）

二十年来万事同，（贞元九年，公与禹锡同举进士，其后出处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答（此梦得答公前诗。）刘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并耕也。）黄发相看万事休。

○三赠刘员外（此公复赠梦得。）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岐别，（一作“临湘别”。）何年待汝归。

○答（此梦得答公前诗。）刘梦得

年方伯玉早，（蘧瑗，字伯玉。《庄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恨比《四愁》多。（张衡出为河间相，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诗见《文选》。）会待休车骑，（《文选》谢《休沐重还道中诗》曰：还邛歌赋似，休汝车骑非。）相随出罗。（《礼记·王制》：鸩化为鹰，然后设罗。注：，小网。）

○再上湘江（湘水出零陵阳海山，至巴丘入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

○青水驿丛竹天水赵云（吕本云作公。）余手种一十二茎（别本此诗次《善谿驿》后。）

檐下疏篁十二茎，襄阳从事寄幽情。（襄阳从事，即谓天水赵也。）只应更使伶伦见，写尽雌雄双凤鸣。（《汉书·律历志》：黄帝使伶伦取竹《谷

，制十二，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其雌鸣亦六。）

○长沙驿前南楼感旧（公自注云：昔与德公别于此。）

海鹤一为别。（海鹤，以譬德公。）存亡三十秋。（贞元初至此。）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

○桂州北望秦驿手开竹迳至钓矶留待徐容州（《旧史》：元和十年，以长安令徐俊为容管经略使。公是年三月出为柳州，而徐之除在公后。故公先至桂州，留诗以待之。）

幽径为谁开？美人城北来。（美人，谓徐容州。）王程倘余暇，（王程，王事也。）一上子陵台。（《后汉》：严光，字子陵，隐于钓台。今严州，後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永贞元年，公与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皆以附王叔文贬，号八司马。凌准、执谊皆卒贬所，异先用。余四人，元和十年与公皆例召至京师，又皆出为刺史。公为柳州，泰为漳州，晔为汀州，禹锡为连州，谏为封州。公六月到柳州，此诗是年夏所寄也。）

城上高楼接大荒，（《山海经》有《大荒经》。）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芙蓉，荷花。，式冉切。）密雨斜侵薜荔墙。（《楚辞》：贯薜荔之落蕊。注云：薜荔，香草也，缘木而生。薜，莆计切。荔，郎计切。）岭树重遮千里月，（“月”，一作“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司马迁《与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刘仁闲云：一本作“云去如千里马，江流曲似九回肠。”未知孰是。）共来百越文身地，（《庄子》：越人断发文身。《越世家》：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绝孤城千万峰，（《越绝》，书名。言越之绝境。）空斋不语坐高舂。（《淮南子》曰：经于泉隅，是谓高舂；损于连石，是谓小舂。高舂，日晏也。《淮南子·天文训》曰：日出于易谷，至于渊隅，是谓高舂。注：渊隅，地名。高舂，时加戌民碓舂时也。）印文生绿经旬合，砚匣留尘尽日封。（“留”，吕本作“流”。）梅岭寒烟藏翡翠，（梅岭，今大庾岭是也。）桂江秋水露禺黼。（《楚词·大招》曰：禺黼短狐，王虺騫只。《说文》云：状如犁牛。禺，音娱，鱼皮有文。黼，音庸，鱼名。）丈人本自忘机事，（《庄子》：汉阴丈人曰：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为想年来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峨山，山名，见公柳州山水诸记。一本作“岷山”，非是。）

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

○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临蒸且莫叹炎方，（临蒸，衡州县名，后改为衡阳。）为报秋来雁几行。
林邑东回山似戟，（林邑，汉象林县，马援铸铜柱处。）南下水如汤。（，系船戈也。《华阳国志》云：楚顷襄王时，遣庄乔伐夜郎，至且兰，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船处，乃改其名曰。《史记》云：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蒹葭淅沥含秋雾，（《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陆机《草木疏》云：蒹，水草。葭，芦苇。）橘柚玲珑透夕阳。非是白苹州畔客，（《南史》：柳惲为吴兴太守，尝为《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苹，落日江南春。）还将远意问潇湘。

○答刘连州邦字（连州刺史刘禹锡。）

连璧本难双，（潘岳、夏侯湛，号为连璧。详见上诗注。）分符刺小邦。
崩云下漓水，（漓水出零陵。）劈箭上浔江。（柳州州治，在浔江北。）负弩啼寒，（《汉·司马相如传》：县令负弩矢先驱。，兽名，似猿。，鼠属，善旋。，余救切。）鸣包惊夜豸。纟。（包，击鼓杖。《说文》云：豸纟，犬多毛也。包，音肤。豸纟，音。）遥怜郡山好，谢守但临窗。

○岭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
射工巧伺游人影，（《博物志》：江南有射工虫，长一二寸，有弩形，气射人，不治则杀人。《毛诗》：为鬼为蜮。陆机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将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浊，然后入。又《春秋》庄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飓母偏惊旅客船。（《岭表志》云：南海秋风云物有晕如虹者，谓之飓母，必有飓风。《岭南录异记》云：岭峽夏秋雄风曰飓，发日，午至夜半止，仆屋僵树，屋瓦若飞蝶。累年一发，或一岁再三。飓，音具。）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楚人谓竹皮曰箬，可以茨舟。峒，山穴也。箬，而灼切。）绿荷包饭趁虚人。（岭南人呼市为虚。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故谓之虚。出《青箱纪录》。）鹅毛御腊缝山，（邕管溪洞，不产丝纊，民多以木绵、茆花、鹅毛为被，家家养鹅，二月至十月擘取贞毳，积以御寒。，居例切。）鸡骨占年拜水神。（《汉书·郊祀志》：粤祠鸡卜自此始。李奇曰：持鸡骨如鼠卜。）愁向公庭问重译，（《前汉·纪》：越裳氏重译献白雉。译，音亦。）欲投章甫作文身。（《礼记·儒行》：孔子居鲁，冠章甫之冠。《庄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酬徐二中丞普宁郡内池馆即事见寄（徐中丞，即前《望秦驿》诗云徐容州者也。按《地理志》，容州普宁郡防御经略。而徐俊为容管经略，当是俊也。然题云“中丞”，考之史不载。）

鸿念旧行，（鸿，公自喻。）虚馆对芳塘。（“芳”，一作“方”。）落日明朱槛，繁花照羽觞。（羽觞，见上诗注。）泉归沧海近，树入楚山长。荣贱俱为累，相期在故乡。

○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二首（郡内，谓柳州也）

芳朽自为别，（朽，枯也。别，异也。言芳朽各异耳。）无心乃玄功。（玄功，天功。）夭夭日放花，（《诗》：桃之夭夭。）荣耀将安穷？青松遗涧底，（《文选》古诗：离离山上苗，郁郁涧底松。）擢莳兹庭中。（莳，时吏切，别种也。）积雪表明秀，寒花助葱茏。（葱茏，翠色。茏，力工切。）幽贞夙有慕，（《易》：幽人贞吉。《文选》颜延年诗：幼壮困孤介，末暮谢幽贞。谓幽静贞吉之道也。夙，素也。）持以延清风。

无能常闭阁，偶以静见名。奇姿来远山，（奇姿，谓所栽松。）忽似人家生。劲色不改旧，芳心与谁荣？喧卑岂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韵动竽瑟，谐此风中声。

○种柳戏题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定九年《左传》：思其人犹爱其树。）惭无惠化传。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艺苑雌黄》云：闽广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叶落尽》诗云：“榕叶满庭莺乱啼。”坡诗“卧闻榕叶响长廊”，又云“即今榕叶下亭皋”，即此木也。其木大而多阴，可蔽百牛，故字书有“宽庇广容”之说。）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岭物录异》：榕树，叶如冬青，秋冬不凋，根须缭绕，枝干屈盘。）

○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仙人山，在柳州。）

珠树玲珑隔翠微，（珠树，亦言树木之美耳。）病来方外事多违。（方外，谓游方之外。）仙山不属分符客，一任凌空锡杖飞。

○雨中赠仙人山贾山人（贾山人，即前贾鹏也。此山在柳州。）

寒江夜雨声潺潺，（㊦山切，流水声。）晓云遮尽仙人山。遥知玄豹在深处，（《列女传》：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雾雨十日不下食。）下笑羈絆泥涂间。

○别舍弟宗一（公之从兄弟见于集者，有宗一、宗玄、宗直。）

零落残魂倍黯然，（江淹赋曰：黯然销魂，唯别而已。）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荆郢，宗一将游之处。）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书并附当州生黄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郴州侍郎，杨於陵也。韶州，即周二十二丈。）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马行貌。）梦喜三刀近，（《晋书》：王为广汉太守，梦悬三刀于其屋梁上，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曰：“三刀为州字，明府其临州乎？”）书嫌五载违。凝情江月落，属思岭云飞。会入司徒府，还邀周掾归。（后汉袁安为司徒，辟周荣为掾。）

○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公自注云：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二月三十日。按《晋书》：王羲之字逸少，咸康中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庾翼为安西将军。《因话录》云：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以此观之，盖有之矣。公与梦得闻问最数，殷贤戏题其书后，故举庾翼事为寄。盖刘家子弟当有学其书者。孟、仑二童必梦得之子。殷贤虽不能详，亦必梦得家子弟也。）

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王僧虔论书云：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曰：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叱之。后山亦尝用此事作诗云：不解征西诸子弟，却怜野鹜厌家鸡。）

○酬家鸡之赠（此梦得酬公前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诗也。）刘梦得日日临池弄小雏，（喻孟、仑也。）还思写论付官奴。（褚遂良撰《右军书目》正书五卷，第一《乐毅论》四十四行，书赐官奴。行书五十八卷，其第十九有与官奴小女书。官奴，羲之女。是时柳未有子，故梦得以此戏之。）柳家新样元和脚，（柳公权，元和间有书名。“元和脚”者，指公权也。补注：《复斋漫录》云：梦得此句，人竟不晓。高子勉举以问山谷，山谷曰：取其制字之新。昔元丰中，晁无咎诗文极有声，陈无己戏之曰：闻道新词能入样，相州红芡颍鄂州花。盖相州芡颍鄂州花也。则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其亦类此。）且尽姜芽敛手徒。

○重赠二首（此篇公答禹锡前所酬诗也。）

闻道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汉书》：刘向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

，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晋史》：谢安问王献之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庄子》：西施病心而宾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其心而宾其里。里之富人见之，闭门而不出。宾，扶真切，蹙也。）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班固《西都赋》：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

○答前篇（此梦得答公前诗也。）刘梦得

小儿弄笔不能嗔，不壁书窗且赏勤。（羲之为会稽内史，子敬七八岁，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二字，观者如堵。不壁事本此，不，乌卧切。）闻彼梦熊犹未兆，（《诗》：维熊维罴，男子之祥。）女中谁是卫夫人？（卫夫人，名铄，字茂猗，隶书尤善。右军少师之，在书法入妙品。按公墓志云：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盖生于元和十一年。此诗作于周六未生时，柳未有子，故梦得又戏之以卫夫人也。）

○答后篇（刘梦得）

昔日慵工记姓名，（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远劳辛苦写《西京》。（谓写班固《西都赋》也。）近来渐有临池兴，（临池事见上。）为报元常欲抗行。（王右军云：“吾书比之钟繇，当抗行。比张芝，犹雁行也。”繇，字元常。）

○叠前（公又答梦得前所答二诗也。吕、韩本叠前作“重答”。）

小学新翻墨沼波，羨君琼树散枝柯。（琼树枝柯，意以喻梦得子弟。）在家弄土唯娇女，（左思《娇女》诗曰：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握笔刊彤管，篆刻未期益。执书爱绀素，诵习矜所获。）空觉庭前鸟迹多。（苍颉观鸟迹，因而遂滋，则谓之字。诗意谓小女学书，其纸散落庭中，觉鸟迹之多也。）

○叠后

事业无成耻艺成，（《礼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南宫起草旧连名。（公与梦得尝同为礼部员外郎。）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晋书》：卫为尚书令，与尚书郎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时”字，一本作“初”。）

○铜鱼使赴都寄亲友（公自注云：岭南支郡无纲官，考典帐典等，悉附都府至京。柳州作。）

行尽关山万里余，到时间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铜鱼使，（《礼记·王制》

注：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国事附于大国。唐武德初，改太守为刺史，加号为使持节，而实无节，但颁铜鱼而已。）此后无因寄远书。

○韩漳州书报彻上人亡因寄二绝（韩漳州，名泰。灵彻，字澄源，会稽人。贞元中游京师，名振辇下。缁流疾之，造飞语，因得罪，贬汀州。会赦归东越，吴、楚间诸侯多宾礼招延之。）

早岁京华听越吟，（越吟事始见上注。刘梦得尝为《灵彻文集序》，纪其行曰：好篇什，从越客严维学为诗。）闻君江海分逾深。他时若写兰亭会，莫画高僧支道林。（王羲之为会稽内史，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兰亭在会稽山阴县。兰亭修禊，遁与焉，故后人写《修禊图》，遁亦在其列。）

频把琼书出袖中，（《选》诗：置之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独吟遗句立秋风。（遗句，谓灵彻诗。）桂江日夜流千里，挥泪何时到甬东。（甬东，地名，在会稽句章县东海洲中。）

○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

手种黄甘二百株，春秋新叶遍城隅。（“新”，一本作“枝”。）方同楚客怜皇树，（《楚词》，屈原《橘颂》：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注云：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异于众木。来服习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材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不学荆门利木奴。（襄阳李衡，种柑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止一匹绢，亦可足用尔。”吴末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闻彻上人亡寄侍郎杨丈（彻上人，灵彻也。见上《韩漳州报彻上人亡》诗题注。杨侍郎，於陵也。）

东越高僧还姓汤，（《文选》，惠休上人姓汤。今灵彻亦姓汤，故云还姓汤也。）几时琼触鸣。空花一散不知处，谁采金英与侍郎。（休上人赠鲍照侍郎诗曰：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金玉杯，低采还自荣。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

○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吕衡州，名温。集有《吕衡州诔》云：元和六年八月卒。段九秀才，弘古也。《吕衡州集》亦有《赠段九秀才》诗。公集又有《祭段弘古文》及《墓志》，亦云与吕温游，一本止题作段秀才云。）

交侣平生意最亲，衡阳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见三行字，（《选》诗：“置之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拭泪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亲故

林邑山联瘴海秋，水向郡前流。（林邑、，并见上注。）劳君远问龙城地，（龙城，柳州郡名。）正北三千到锦州。（锦州，属江南西道，至长安三千五百里。）

○种木榭花

上苑年年重物华，飘零今日在天涯。只应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榭花。

○摘樱桃赠元居士时在望仙亭南楼与朱道士同处（韩、吕、谢本“时在”已下，并作小字注写。）

海上朱樱赠所思，（《古乐府》有《君子有所思》篇。）楼居况是望仙时。（《史记·封禅书》：公孙卿曰：“仙人好楼居。”“是”吕作“植”。）蓬莱羽客如相访，（蓬莱、方丈、瀛洲，海中三山，仙人居之。）不是偷桃一小儿。（《汉武帝内传》：帝好长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宫。有顷，索桃七枚，以四枚与帝，自食三枚。时东方朔从殿东厢朱鸟牖中窥母，母谓帝曰：“此窥牖儿尝三来偷吾桃者。”《汉武故事》又云：东都郡献短人。帝呼东方朔，朔至，短人相朔，谓上曰：“西王母种桃，三千年一着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言仙人若访元、朱二士，见此樱桃，固非如东方朔偷桃者也。）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象县，柳州县名。）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柳惲诗：汀洲采白苹。）

●卷四十三·古今诗

○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集有《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云：寺居永州，地最高。）

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愿言怀名缙，东峰旦夕仰。始欣云雨霁，尤悦草木长。道同有爱弟，（爱弟，公之弟也。）披拂恣心赏。松溪{穴叫}{穴条}入，（{穴叫}{穴条}，深邃貌。《诗》作“窈窕”。{穴叫}，胡了切。{穴条}，他吊切。）石栈夤缘上。萝葛绵层薨，（萝，女萝，今兔丝是也。薨，谟耕切，屋栋。“葛”一作“莛”，音鸟。《诗》：莛与女萝。）莓苔侵标榜。密林互对耸，绝壁俨双敞。蜃峭出蒙笼，墟临泚养。（，高峻貌。泚养，水貌。为检切，胡广切，泚养，余两切。又古文漾字。）稍疑地脉断，悠若天梯往。结构罩群崖，回环驱万象。小劫不逾瞬，（《维摩经》：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即演七日为劫。又云：世尊世界名大庄严劫曰庄严，佛寿二十小劫。）大千若在掌。（《维摩经》又云：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

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喧烦困
蠖螻，（蠖螻，小虫也。蠖，音蔑。螻，母总切。）疲魍魎。（魍，音罔。魎，
音两。）寸进谅何营，寻直非所枉。（《孟子》：枉尺直寻者，以利言也。）
探奇极遥瞩，穷妙阅清响。理会方在今，神开庶殊曩。兹游苟不嗣，浩气竟
谁养？道异诚所希，名宾匪余仗。超摅藉外奖，免默有内朗。鉴尔揖古风，
（“鉴”，一作“铿”。）终焉乃吾党。潜躯委纆锁，（班固《自叙》曰：
贯仁义之羈絆，系系利名之纆锁。纆，音姜，马羈也。）高步谢尘央。（央，
倚朗切，亦尘也。）蓄志徒为劳，追踪将焉仿？淹留值颓暮，眷恋睇遐壤，
映日雁联轩，翻云波泱泱。（泱泱，大水貌，泱，于党切，泱，莫朗切。）
殊风纷已萃，乡路悠且广。羈木畏漂浮，离旌倦摇荡。昔人叹违志，出处今
已两。何用期所归，浮图有遗像。幽蹊不盈尺，虚室有函丈。（《礼记》：席
间函丈。函，犹容也。）微言信可传，申旦稽吾颡。（申旦，谓旦暮也。）

○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永泰元年，元结自道州以事至永州，爱其郭
中有水石之异，泊舟寻之，得岩与洞，以其东向，遂以朝阳命名焉。西亭，即
法华寺西亭。按《始得西山宴游记》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华西亭。
诗是时作。）

谪弃殊隐沦。（桓谭《新论》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隐沦。）
登陟非远郊。所怀缓伊郁，讵欲肩夷巢？（伯夷、巢父，皆遁世者。）高岩
瞰清江，幽窟潜神蛟。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攒，徂丸切。）西亭构其
巔。（巔，音颠。）反宇临呀<广孝>。（呀，张口貌。<广孝>，宫室高貌。呀，
虚加切。<广孝>，虚交切。他本或作“呀哮”。）背瞻星辰兴，下见云雨交。
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诗》：苞匭菁茆。荫菁茆，谓为此西亭也。）
羈贯去江介，（昭十九年，《谷梁传》：羈贯成童。注：羈贯，谓交午翦发
以为饰。“贯”，与“”同。《西都赋》：与江介之湫湄。江介，江之左也。）
世仕尚函崱。（《西都赋》：左据函谷二崱之间。函，函谷关。崱，山名也。
今俗呼为土崱、石崱，在虢州界。）故墅即泮川，（泮，长安水名，《诗》
所谓泮水东注者也。）数亩均肥饶。台馆集荒丘，（“集”一作“葺”。）池
塘疏沉坳。（坳，於交切。地不平也。）会有圭组恋，遂贻山林嘲。（《北山
移文》：南岳献嘲。）薄躯信无庸，琐屑剧斗筲。（《论语》：斗筲之人，何
足算也。）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巢牖悬萧蛸。（《东山》
诗注云：萧蛸，长也。疏云，河内人谓之喜母，俗云喜子是也。）所赖山水客，
扁舟柱长梢。（梢，船尾木。）挹流敌清觞，掇野代嘉肴。适道有高言，取
乐非弦匏。逍遥屏幽昧，澹薄辞喧呶。（呶，女交切。）晨鸡不余欺，风雨闻
。（《诗》：风雨潇潇，鸡鸣。音胶。）再期永日闲，提挈移中庖。

○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九域志》，潇水湘水，在祁阳，皆永州县。此馆当在永州也。）

九疑浚倾奔，（九疑，山名在永州界。）临源委萦回。（临源岭，名九疑临源，潇湘所出。）会合属空旷，（会合，谓合流于湘口馆也。）泓澄停风雷。高馆轩霞表，危楼临山隈。兹辰始霁，（，清也。与“澄”同。）纤云尽褰开。天秋日正中，水碧无尘埃。杳杳渔父吟，叫叫羈鸿哀。境胜岂不豫，虑分固难裁。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归流驶且广，（驶，音史，疾也。）泛舟绝沿洄。

○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香零山，在永州。）

隐忧倦永夜，凌雾临江津。猿鸣稍已疏，登石娱清沦。日出洲渚静，澄明晶无垠。（晶，精光也。）浮晖翻高禽，沉景照文鳞。双江汇西奔，诡怪潜坤珍。孤山乃北，（孤山，谓香零山。“”，当作“峙”字。）森爽凄灵神。洄潭或动容，岛屿疑摇振。陶埴兹择土，（埴，谓土黏，可作瓦器。）蒲鱼相与邻。信美非所安，（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羈心屡逡巡。乡结良可解，纾郁亦已伸。（“已”，一作“以”。）高歌返故室，自讫罔非所欣。（讫罔，音网。）

○南涧中题（公永州诸记，自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袁家渴，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穷，为石涧。石涧在南。集又有《石涧记》，即此诗所题者也。补注：《笔墨闲录》云：《南涧》诗平淡有天工，在《与崔策登西山》诗上，奇语故也。）

秋气集南间，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诗》：河水清且沦漪。注云：小风水成文转如轮，其状漪然也。）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东坡尝题此诗后云，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纾徐，大率类此。又云：柳仪曹《南涧》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仪曹何忧之深也。）

○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在永州作。）

志适不期贵，道存岂偷生？久忘上封事，（《汉·光武纪》：诏百寮并上封事。注云：宣帝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复笑升天行。（《古乐府》有《升天行》，谓学仙也。）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史记·苏秦传》：心摇摇然如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岁月杀忧栗，慵疏寡将迎。追游疑所爱，（“疑”，一作“款”。）且复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长乌遂遐征。磴回茂树断，（磴，丁邓切，磴道也。）景晏寒川明。旷望少行人，时

闻田鹤鸣。（《诗》：鹤鸣于埳。注：鹤，致雨之鸟。）风篁冒水远，（“冒”，一作“映”。）霜稻侵山平。稍与人事间，益知身世轻。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乔木馀故国，（“馀”，一作“望”，《孟子》：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愿言果丹诚。四支反田亩，释志东皋耕。（隋末，王绩字无功，至唐贞观中，为大乐丞，挂冠归田，葛巾联牛，躬耕东皋。每著书，自称东皋子。见吕才《东皋子集序》。“释志”，一本作“泽志”。）

○与崔策登西山（策，字字符，集有《送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废居八年，崔子幸来覲余。诗盖是时作。）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驰景泛颓波，遥风递寒杪。（音小，竹名，可以为箭也。）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生同胥靡遗，（《庄子》：胥靡登高而不惧，遗死生也。）寿等彭铿夭。（彭祖，姓，名铿，寿八百岁。）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

○构法华寺西亭（集有《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云：余时谪为永州司马外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

窞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西垂下斗绝，欲似窥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横断山。割如判清浊，飘若升云间。远岫攒众顶，（攒，徂丸切，聚也。）澄江抱清湾。夕照临轩墀，（“照”，一作“阳”。）栖鸟当我还。菡萏溢嘉色，遗清斑。（，竹名。《异物志》曰，生于水边，长数丈，围一尺五六寸，一节相去六七尺或一丈。庐陵界有之，始兴以南又多。，音云。，音当，“清”，一作“渍”。）神舒屏羈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闲。

○夏夜苦热登西楼

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褰衣。山泽凝暑气，星汉甚光辉。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风威。探汤汲阴井，（《论语》：见不善如探汤。）炀灶开重扉。（《庄子》：炀者避灶。）凭栏久徨，流汗不可挥。莫辨亭毒意，仰诉与玃。（《笔墨闲录》曰：此以刺当时之政也。）谅非姑射子，静胜安能希？（《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热。希，望也。《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射音亦。）

○觉衰

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左传》：卢蒲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种种，发短也。种，音踵。）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时春向暮，桃李生繁阴。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庄子》曰：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诗云：“岷凶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刘辟也。又云：“喘虜亦已麈”，二年诛浙西李也。浙西平在十二月，而此诗有“秋月高”之语，其三年秋欤？）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游遨。中为吏役牵，十祀空お劳。（お，音渊，又音绢，忿也，忧悒也。）外曲徇尘辙，私心寄英髦。进乏廊庙器，退非乡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责将安逃？屯难果见凌，剥丧宜所遭。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谓永州也。）放情咏《离骚》。（屈原《离骚》也。《贾谊传》曰：离，遭也。忧勤曰骚。遭忧而作是辞。）再怀曩岁期，容与驰轻舳。（音刀，小舟也。）虚馆背山郭，前轩面江皋。重叠间浦溆，（“浦溆”出《楚辞》。溆，音叙，水浦也。）迢迢驱岩{山敖}。（音敖，山多小石也。）积翠浮澹滟，始疑负灵鳌。（《楚辞·天问》：鳌戴山，何以安之？）丛林留冲飏，石砾迎飞涛。旷朗天景霁，樵苏远相号。（樵，取薪也。苏，取草也。《汉书》：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左太冲《魏都赋》：樵苏往而无忌。）澄潭涌沉鸥，半壁跳悬猱。（奴刀切，猴属。）鹿鸣验食野，（《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鱼乐知观濠。（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孤赏诚所悼，暂欣良足褒。留连俯楳檻，（楳，窗楳。檻，阑也。）注我壶中醪。朵颐进芰实，（《易》：观我朵颐。朵颐，爵也。芰，奇寄切，菱也。）擢手持蟹螯。（《晋书·毕卓传》：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炊稻视爨鼎，鲜闻操刀。（“闻”，一作“闵”。）野蔬盈顷筐，（《诗》：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顷筐，畚属，易盈之器。）颇杂池沼P。（《左氏》：涧溪沼之毛，P，草也。P，音毛，又去声。）缅慕鼓翁，啸咏哺其糟。（《楚辞·渔父》章：屈原曰：“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渔父曰：“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尤？”屈原曰云云。渔父莞尔而笑，鼓而去。鼓柁者，叩船鸣也。，楫也。，音曳。）退想於陵子，三咽资李膮。（《孟子》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处于於陵，三日不食。井上有李，膮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也。膮，虫名，音曹。）斯道难为偕，沉忧安所韬？曲渚怨鸿鹄，（怨，哀鸣也。）环洲兰{卅皋}。（音高，葛之白花也。）暮景回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远火明连艘。（音

骚，船之总名也。)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高。敛袂戒还徒，善游矜所操。

(《列子》曰：吾尝济乎觴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耶？”曰：“善游者数能”。)趣浅戢长，(戢，敛也。)乘深屏轻篙。旷望援深竿，哀歌叩鸣槽。(才荣切，船也。)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翱。淹泊遂所止，野风自<风蚤>々。(苏曹切。)涧急惊鳞奔，蹊荒饥兽嗥。入门守拘縶，凄戚憎郁陶。慕士情未忘，怀人首徒搔。内顾乃无有，德甚鸿毛。(《诗》：德如毛。，轻也。)名窃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坊记》：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食，谓禄也。)问牛悲衅钟，(齐宣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曰：“将以衅钟。”衅者，杀牲以血涂其衅隙。)说彘惊临牢。(《庄子》：祝宗人玄端以临牢，说彘曰：“汝奚恶死，吾将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斋，藉白茆，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则汝为之乎？”为彘谋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错之牢之中。”说，音税。)永遁刀笔吏，(《曹参传》：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师古曰：刀所以削书。古者用简牒，故吏皆以刀笔自随。)宁期簿书曹？中兴遂群物，裂壤分。(《左传》：右属。，盛弓矢之器。，居言切。，音皋。)岷凶既云捕，(岷，蜀山名。谓元和元年十月刘辟伏诛。)吴虏亦已麇。(谓二年十一月李伏诛。《霍去病传》：合短兵，麇兰皋下。师古曰：麇，谓苦击而多杀也。麇，于刀切。)御盛方、虎，(方叔、召虎，周宣王二臣名。)谟明富伊、咎。(谓伊尹、皋陶也。“咎”，与“皋”同。)披山穷木禾，(《山海经》云：昆仑山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郭璞云：木禾，馨类者也。)驾海逾蟠桃。(《史记》：东至于蟠木。注：《海外经》曰：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重来越裳雉，(周成王时，越裳氏献白雉，重九译而至。)再返西旅獒。(《书》：西旅献獒。)左右抗槐棘，(《周礼》：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纵横罗雁羔。(《周礼》：卿执羔，大夫执雁。)三辟咸肆宥，(《左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肆宥，赦也。《春秋》“肆大眚”是也。)众生均覆焘。(徒刀切，协韵。)安得奉皇灵，在宥解天。(《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又曰：解其天，堕其天。，音叨。)归诚慰松梓，陈力开蓬蒿，卜室有杜，(汉宣帝尤乐杜、之间。杜、，长安上邑。，音户。)名田占泮滂。(泮水出南。滂水出北。公与许孟容书云：“先墓在城南。”又“城西有数顷田。”其此耶？滂，音劳。)溪近馀基，(溪，在凤翔界。)阿城连故濠。(一作“壕”。)螟蛉愿亲燎，(《诗》：去其螟，及其蝥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荼堇甘自薶。(《诗》：周原无无，荼荼如飴。荼、堇，草名。薶，除草也。薶

，呼豪切。)饥食期农耕，寒衣俟蚕缲，及足为温，(甯戚歌曰：“短布单衣，才至。”，胫骨，或曰肋也。，音吁。)满腹宁复饕？(《庄子》：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饕，贪财也。饕，音叨。)安将蒯及菅。(《左传》云：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蒯，古怪切。菅，音奸。)谁慕梁与膏？戈林驱雀，渔泽从酋。(酋，鱼名，饮而不食。酋，音囚。，音刀。)观象嘉素履，(《易·履卦》：素履，往无咎。)陈诗谢干旄。(《诗》：干旄，美好善也。)方托麋鹿群，敢同骐骥槽？处贱无溷浊，固穷匪淫卜 滔。(《书》：无即卜 滔淫。卜 滔，慢也。)踉跄辞束缚，悦怿换煎熬。登年徒负版，(《语》：式负版者。注：负版者，持邦国之图籍。)兴役趋伐。(《周礼》：以鼓鼓役事。，音皋。大鼓也，长丈五尺。)目眩绝浑浑，耳喧息嘈嘈。(音曹，《广雅》云：嘈，卉声也。)兹焉毕馀命，富贵非吾曹。长沙哀纠纆墨，(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作《赋》曰：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墨。)汉阴嗤桔槔。(《庄子》：南游于楚，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曰：“有械于此，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而笑曰：“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苟伸击壤情，(《逸士传》曰：尧时有壤父，击于康衢。王充《论衡》曰：尧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尧何力于我也？”)机事息秋毫。(《庄子》：汉阴丈人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海雾多蓊郁，越风饶腥臊。宁唯迫魑魅，所惧齐。(本注：“”，与“蒿”同，《礼记》：蒿凄怆。注云：气也。，音勋。，悲娇切。)知怀褚中，(《左氏传》：知在楚，郑贾人有欲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知善视之，如实出己。知，音作智莺。)范叔恋终袍。(《史记》：范雎，字叔，变姓名入秦为相。魏须贾使秦，雎敝衣见贾，贾取一终袍赐之。及见，雎数其罪，王曰：“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终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终，音题。)伊人不可期，(伊人，谓褚中、终袍者。)慷慨徒怆怆。(《诗》：无思远人，劳心怆怆。怆怆，忧心貌。)

○韦道安(公尝为《韦道安传》，集载其题而亡其文今观此诗，则公所以为之传者，亦必指是事无疑也。)

道安本儒士，颇擅弓剑名。二十游太行，暮闻号哭声。疾驱前致问，有叟垂华缨。(《说文》云：缨，冠系也。)言“我故刺史，失职还西京。偶为群盗得，毫缕无余赢。货财足非吝，二女皆娉婷。(娉婷，并平声。)苍皇见驱逐，谁识死与生？便当此殒命，休复事晨征”。一闻激高义，眦裂肝胆横。挂弓问所往，し捷超峥嵘。(し，善走。峥嵘，山峻貌。し，音乔。“し”，一作“趋”。)见盗寒间阴，罗列方忿争。一矢毙酋帅，馀党号且惊。麾令递束

缚，纆墨索相拄撑。（纆墨，黑索。）彼姝久褫魄，（《诗》：彼姝者子。谓二女也。张平子《西京赋》：夺气褫魄。褫，惊也。褫，音雉。）刃下俟诛刑。却立不亲授，（《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谕以从父行。据收自担肩，转道趋前程。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纷交零。顿首愿归货，纳女称舅甥。（甥，婿也。《孟子》：“帝馆甥于贰室”是也。）道安奋衣去，义重利固轻。师婚古所病，（桓六年《左传》：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忽辞。及其败戎师也，又请妻之。忽曰：“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婚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合姓非用兵。来事儒术，十载所能逞。（“十”，一作“千”。“逞”，一作“呈”。）慷慨张徐州，（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朱邸扬前旌。（《选》：朱邸方开。注：朱户。）投躯获所愿，前马出王城。（贞元十三年十月，建封来朝，道安从之。）辕门立奇士，（《项籍传》：羽见诸侯，将入辕门。张晏曰：军行以车为陈，辕相向为门。颜师古曰：《周礼·掌舍》：王行则设车宫辕门也。）淮水秋风生。君侯既即世，（十六年六月，建封卒。）麾下相欹倾。（《项籍传》：戏下骑从者八百余人。师古曰：戏，大将之旗也。麾，许宜切，又许为切。《汉书》通以戏为旌麾，指麾字。）立孤抗王命，钟鼓四野鸣。横溃非所壅，逆节非所婴。举头自引刃，顾义谁顾形。（是月，军中立建封子为兵马留后。观诗意，建封死，军乱，立为留后，而道安自杀。）烈士不忘死，（“忘”，一作“妄”。）所死在忠贞。咄嗟徇权子，翦习犹趋荣。我歌非悼死，所悼时世情！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凌准，字宗一，杭州富阳人。永贞元年十一月，谪连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元和三年卒。注详于志矣。）

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才难不其然，（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卒与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周官》：凌人为掌冰之官。后因以为氏。）吴世夸雄姿。（《吴志》：凌统，字公绩，事孙权为偏将军。二子列、封。）寂寞富春水，（寂寞，谓统后无其人也。富春，晋世改曰富阳。“寞”，一作“寥”。）英气方在斯。（在斯，谓在准也。“方在斯”，一作“何凋衰也”。）六学诚一贯，（六学，六艺也。）精义穷发挥。（《易·系》：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又曰：发挥於刚柔而生爻。）著书逾十年，幽蹟靡不推。（蹟，深也。志云：著《后汉春秋》三十馀万言，又著《六经解围人文集》。）天庭高文，万字若波驰。（准年三十，以书干丞相，丞相以闻。试其文，日万言，擢为崇文馆校书郎。）记室征西府，宏谋耀其奇。（建中初，准以金吾兵曹为宁节度使掌书记。泾原之乱，以谋画佐节度使韩游瑰，尝有大功。）轩下东越，列郡苏疲羸。（轩，轻车。宁府丧，准罢职为浙东观察判官，抚循疲人

，按验污吏，吏人敬爱。东越，即谓浙东也。，音由。）宛宛凌江羽，来栖翰林枝。（准在浙东，治名闻于上，召为翰林学士。）孝文留弓箭，中外方危疑。抗声促遗诏，定命由陈辞。（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迺臣议秘五日乃下遗诏，准独抗危辞以语同列王伾、王叔文，画其不可者十七八，乃以旦日发丧。）徒隶肃曹官，（“曹”，一作“都”。）征赋参有司。（准自翰林参度支，调发出纳，奸利衰止。）出守乌江浒，（永贞元年九月，准坐王叔文党，出为和州刺史。乌江，即和州也。浒，水涯。）老迁湟水湄。（准由和州降连州司马。湟水，连州也。“老”，一作“左”。）高堂倾故国，葬祭限囚羈。仲叔继幽沦，狂叫唯童儿。（高堂，北堂也。准母卒于家，准不得归。二弟继死。准二子曰夷仲、永仲。）一门既无主，焉用徒生为！举声但呼天，孰知神者谁？泣尽目无见，（准母死哭泣，遂丧其明。）肾伤足不持。溘死委炎荒，（溘，渴答切，奄忽也。）臧获守灵帷。平生负国谴，（“负”，一作“罹”。）骸骨非敢私。盖棺未塞责，（刘毅云：丈夫儿踪迹，不可寻常使混群小中，盖棺事方定矣。）孤凝寒竅。（音思，轻风也。《选》，音ゼ。）念昔始相遇，腑肠为君知。（“腑”，一作“肺”。）进身齐选择，失路同瑕疵。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灭名竟不试，（“竟”，今本作“竞”，误。）世义安可支！（“义”，一作“议”。）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我歌诚自恻，非独为君悲！

○旦携谢山人至愚池（《愚溪诗序》云溪有愚池，即此也。）

新沐换轻帻，（《楚词，渔父》篇：新沐者必弹冠。）晓池风露清。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机心付当路，（《庄子》：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孟子》：夫子当路于齐。）聊适羲皇情。（陶渊明高卧北窗，自号羲皇上人。）

○独觉

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良游怨迟暮，末事惊纷扰。为问经世心，（“世”，一作“济”。）古人谁尽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土膏释原野，（《国语》：阳气俱蒸，土膏其动。膏，土润也。）百蛰竞所营。（蛰，直立切，藏也。《庄子》：蛰虫始作。）缀景未及郊，（“缀”，一作“掇”。）穡人先偶耕。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农事诚素务，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

○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

响溪石。（榜，孔孟切，进船也。一作“旁”，池畔也，蒲浪切。）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夏初雨后寻愚溪（观公前后诸诗序，溪居之胜可见矣。公歿未几，而故址废焉。《刘梦得集》有《伤愚溪》诗三首，其引云：“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茆树蔬，为沼，为台榭，目曰愚溪。子厚歿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附于后。）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伤愚溪三首（刘禹锡）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其二

草圣数行留断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历出樵车。

○其三

柳门竹巷依然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

○入黄溪闻猿（黄溪在永州。下有《从韦使君黄溪祈雨》诗，此篇岂亦其时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时永州刺史韦中丞。《黄溪记》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即此也。祠所从来，记具之矣。）

骄阳愆岁事，良牧念畲。（《易》曰：不耕获，不畲。《诗》注：田一岁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列骑低残月，鸣笳度碧虚。稍穷樵客路，遥驻野人居。谷口寒流净，丛祠古木疏。（《史记》：吴广之次近所傍丛祠中。张晏云：丛，鬼所凭焉。）焚香秋雾湿，奠玉晓光初。巫言报，（，出《礼记》。，思乙切，又许旋切。，音享，又音向。）精诚礼物馀。惠风仍偃草，灵雨会随车。（《诗》：灵雨既零。《注》曰：灵，善也。《后汉》：郑弘为淮阴太守，政不烦苛。天旱行春，随车致雨。）俟罪非真吏，（贾谊谪长沙王太傅，为赋吊屈原，其词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公为永州员外司马，故曰“非真吏”。）翻惭奉简书。（《诗》：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谓韦使君之召。）

○郊居岁暮

屏居负山郭，岁暮惊离索。野迥樵唱来，庭空烧烬落。世纷因事远，心赏

随年薄。默默谅何为，徒成今与昨。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至”，一作“达”。）寂寞将何言？

○零陵春望（零陵，永州郡名。）

平野春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岫嵒岑。（岫，古右切。嵒，九后切，又音矩缕。衡山别名。）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舜崩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中丞崔公，永州刺史也。）

寓居湘岸四无邻，世网难婴每自珍。（《选》：世网婴我身。）蒟药闲庭延国老，（《本草》，甘草名国老，谓其于诸药众中为君也。）开樽虚室值贤人。（《魏志·徐邈传》：鲜于辅云：醉客谓酒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泉回浅石依高柳，迳转垂藤间绿筠。闻道偏为五禽戏，（后汉华佗言：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凤。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当导引。）出门鸥鸟更相亲。（《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往而不止。）

○夏昼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隐机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渡头水落村迳成，撩乱浮槎在高树。（槎，㊦加切，水中浮木。）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洪驹父诗话》云：东坡曰：郑谷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子厚云：“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信有格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

○冉溪（冉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易其名为愚溪。）

少时陈力希公侯，（《论语》：陈力就列。）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跌，徒结切，失足也。）壮心瓦解空縲囚。（《汉书》：徐乐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縲囚于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后汉》：樊重字君云，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重封寿张侯，谥曰敬。）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得酒字。集有《法华寺西亭夜饮诗序》，此其诗也。序见二十四卷。）

树夕阳亭，（树，取诸经中树给孤独园者也。）共倾三昧酒。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笔墨闲录》云：“平野青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岫嵒岑”；又云，“菡萏溢嘉色，遗清斑”；又，“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其句律全似谢临川。）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戏题石门长老东轩（前有《法华寺石门精室》诗，又《法华寺西亭记》云，“有僧曰觉照”，岂即此长老耶？）

石门长老身如梦，旃檀成林手所种。（旃檀，香名。）坐来念念非昔人，万遍莲花为谁用？如今七十自忘机，贪爱都忘筋力微。莫向东轩春野望，花开日出雉皆飞。（《古乐府》有《雉朝飞操》，吴兢《古题解》云：牧犊子所作也。牧犊子年七十，无妻，出野见雉雄雌相随，因援琴而歌以自伤。长老亦年七十，公岂以是戏之耶？）

○茆檐下始栽竹

瘴茆葺为宇，溽暑恒侵肌。适有重追疾，（成六年《左传》：有沉溺重追之疾。追，直类切，足肿也。）蒸郁宁所宜？东邻幸导我，树竹邀凉飏。欣然惬吾志，荷锄西岩垂。楚壤多怪石，垦凿力已疲。江风忽云暮，舆曳还相追。萧瑟过极浦，旖旎附幽墀。（旖旎，旌旗从风貌。旖，音倚。旎，乃倚切。）贞根期永固，（“期”，一作“既”。）贻尔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宁复持？（诸葛亮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清泠集浓露，枕簟凄已知。网虫依密叶，（《选》沈休文诗：网虫垂户织，夕鸟傍檐飞。“网”，一作“细”。）晓禽栖迥枝。岂伊纷嚣间，重以心虑怡？嘉尔亭亭质，（“嘉”，一作“喜”。）自远弃幽期。（“弃”，一作“契”。）不见野蔓草，（《诗》：野有蔓草。）蓊蔚有华姿。凉无凌寒色，（一作“云气”。）岂与青山辞？

○种仙灵毗（药名，《本草》所谓淫羊霍者是也。）

穷陋阙自养，疴气剧嚣烦。（疴，谓疾疫。）隆冬乏霜霰，（先见切，稷雪也。）日夕南风温。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门有野田吏，慰我飘零魂。“及言有灵药，近在湘西原。（湘西原，永州地。）服之不盈旬，蹙薛皆腾蹇。（蹙薛，跛也。《说文》云：旋行貌。字出《庄子》，云“蹙薛为仁”。腾

蹇，犹飞腾也。蹇，蒲结切。薛，音薛。）笑前即吏，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英，华也。翹，高貌。）晨起自采曝，杵臼通夜喧。灵和理内藏，攻疾贵自源。壅覆逃积雾，伸舒委余暄。奇功苟可征，宁复资兰荪？（音孙，香草也。亦作荪。）我闻畸人术。（《庄子》：子贡问孔子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谓不耦于人，阙于礼教也。又云：奇异也。畸，居宜切。）一气中夜存。（《孟子》：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能令深深息，呼吸还归跟。（《庄子》：其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以踵。跟，踵也。跟，音根。一作“根”。）疏放固难效，且以药餌论。痿者不忘起，（《韩王信传》：如痿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视。痿，儒佳切。风痺病也。）穷者宁复言？神哉辅吾足，幸及儿女奔。

○种

守闲事服餌，采东山阿。东山幽且阻，疲い烦经过。（い，乃结切。）戒徒灵根，（，陟玉切。斫也。）封植天和。违尔涧底石，彻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国语》：土膏其动。膏，润泽之气。）松露坠繁柯。南东自成亩，（《诗》：南东其亩。）缭绕纷相罗。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气多。离忧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叶，宁虑瘵与瘥？（瘵瘥，病也。瘵，侧界切。瘥，才何切。）留连树蕙辞，（《楚词》，屈原《离骚经》：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婉婉采薇歌。（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

（《庄子》：与道同波。）单豹且理内，高门复如何？（《庄子》：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婴孩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单，音善。）

○种白荷（白荷，莼苴也。春初生叶，似甘蕉，根似姜而肥，其根茎堪为菹，治蛊毒。，人羊切。）

皿虫化为疠，（昭元年《左传》：於文，皿虫为蛊。注云：皿，器也。器受虫害者为蛊。）夷俗多所神。衒猜每腊毒，（《国语》：嗜味厚腊毒。腊，干肉。）谋富不为仁。（《孟子》：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蔬果自远至，杯酒盈肆陈。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华洁事外饰，尤病中州人。钱刀恐贾害，（《汉书·食货志》：王莽造大钱并契刀、错刀。钱名为刀，以其利于民也。贾，音古。）饥至益逡巡。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氏”，一作“民”，误。《本草》：白荷图经引《周礼》庶氏以嘉草除毒蛊，宗慆以嘉草即荷是也。《本草》：性好阴，在木下生者尤美。）攻衺会事久泯。（《周礼》：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衺会之，嘉草攻之。

衽会，古外切，又音会。泯，音民。《山海经》：空桑之山，西望泯泽。）炎帝垂灵编，（今《本草》也。按《本草》，白荷主中蛊。注云：中蛊者服其汁并卧其叶，即呼蛊主姓名。）言此殊足珍。崎岖乃有得，托以全余身。纷敷碧树阴，眄睐心所亲。（眄，音〈麦丐〉。睐，洛代切。）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远意驻蓬瀛。（蓬莱、瀛洲，海中山名。此海石榴也，故有蓬瀛之句。）月寒空阶曙，幽梦采云生。粪壤擢珠树，（《列子》：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珠之树丛生。《博物志》：三珠树生赤水之上。）莓笞插琼英。（《诗》：尚之以琼英乎而。注云：石似玉者，此言琼英，则琼玉之英华也。）芳根颜色，徂岁为谁荣？

○戏题阶前芍药

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孤赏白日暮，暄风动摇频。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愿致溱洧赠，（《诗》：溱与洧方涣涣兮，维士与女，伊共相谑，赠之以芍药。洧，荣美切。）悠悠南国人。

○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

几年封植爱芳丛，韶艳朱颜竟不同。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木对衰翁。

○植灵寿木。（《汉书》：孔光，平帝时为太师，赐灵寿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灵寿，木名。师古曰：木似竹，有枝节，长不过八九尺，围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须削治。）

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前趋问长老，重复欣嘉名，蹇连易衰朽，（《易》：往蹇来连。连，力善切。难也。）方刚谢经营。（《诗》：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敢期齿杖赐，（《周礼》：共王之齿杖。注云：王所以赐老者之杖。）聊且移孤茎。丛萼中竞秀，分房外舒英。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安能事翦伐，（《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持用资徒行。（《论语》：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精舍，谓永州龙兴寺也。公至永州时，即居此寺。后四五年，则居愚溪矣。）

谪官去南裔，（裔，边也。“官”，一作“宦”。）清湘绕灵岳。（灵岳，谓衡山也。）晨登兼葭岸，霜景霁纷浊。离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烟烬，（火耕，即畚田也。《汉·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应劭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芟去，复下水灌，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薪采久摧剥。道旁且不愿，岑岭况悠邈。倾筐壅故坏，栖息期鸾。（鸾与也。，仕角切。）路远清凉宫，（“路远”，一作“远植”。

）一雨悟无学。（“雨悟”。一作“悟两”，月中名广寒清虚之府。清凉宫，指月而言也。谓月中有仙桂而清凉，此桂树得一雨而沾泽之，则亦敷荣矣，何用学月中耶？）南人始珍重，（“始”，一作“喜”。）微我谁先觉？芳意不可传，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丽影别寒水，芳委前轩。芰荷谅难杂，反此生高原。（此诗所谓木芙蓉，则今之拒霜花，生于岸际，非《楚词》所谓芙蓉也，故云“芰荷谅难杂，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欲为万里赠，（“赠”字，本陆凯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南中荣橘柚（谢玄晖诗云：南中荣橘柚，宁知鸿雁飞。）

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楚词》，屈原《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曰：南国，谓江南也。橘受命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永州在唐属江南道，故云。）密林耀朱绿，晚岁有馀芳。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熊与湘，二山名。）

○红蕉（《广志》曰：芭蕉，一曰芭菹，或曰甘蕉。）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以兹正阳色，（“阳”，一作“阴”。）窈窕凌清霜。远物世所重，旅人心独伤。回晖眺林际，戚戚无遗芳。（“戚戚”，一作べべ。）

○巽公院五咏（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龙兴寺。集有《送巽上人序》。补注《笔墨闲录》云：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知也。）

○净土堂

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沦溺”，一作“论极”。）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华堂”，一作“龙华”。）图像焕且繁。清泠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

○曲讲堂

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一作“与谁”）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

○禅堂

发地结菁茆。（《书》：包匭菁茆。此云“结菁茆”，谓以菁茆茨屋。）团团抱虚白。（《庄子》：虚室生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笔墨闲录》云：此联不观名篇，知是禅室也。）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然喧中寂。（，音杳，深也。）心境本同如，“境”，一作“镜”。）鸟飞无遗迹。

○芙蓉亭

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清香晨风远，澹彩寒露浓。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尝闻色空喻，（《多心经》云。）造物谁为工？留连秋月晏，“月”，一作“日”。）迢递来山钟。

○苦竹桥

危桥属幽径，“桥”，一作“梁”。）缭绕穿疏林。“疏”，一作“空”。）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萧萧吟。差池下烟日，嘲哲鸣山禽。（嘲，陟交切。哲，陟辖切。一本作“嘶”。）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

○梅雨（《四时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江东呼为黄梅雨。《笔墨闲录》云：“此诗不减老杜。”）

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庄子》：越鸡不能伏鹄卵。越鸡，小鸡。）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陆士衡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谢诗云：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

○零陵早春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

○田家三首（邵武本作春怀故园。《笔墨闲录》云：《田家诗》“鸡鸣村巷白”云云，绝有渊明风味。）

蓐食徇所务，（《左氏》：秣马蓐食。蓐食，晨炊。蓐，音辱。）驱牛向东阡。（阡，谓阡陌。南北曰阡，东西曰陌。）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徭役”，一作“淫侈”。徭，音摇。）聊就空自眠。“自”，一作“舍”。）子孙日以长，世世还复然。○其二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寂”，一作“析”。）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少”，一作“日”。“恕”，作“问”。）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此”，一作“今”。）唯恐踵前迹。○其三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绿”，一作“绿”。）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与粥。（与，诸延切。）

○行路难三首（三诗意皆有所讽，上篇谓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终天年。盖自谓也。中篇谓人才众多，则国家不能爱养，逮天下多事，则狼顾而叹无可才。盖言同辈诸公一时贬黜之意也。下篇谓物适其时，则无有不贵，及时异事迁，则贵者反贱。盖言其前日居朝行而今日贬黜之意也。当是贬永州后作。）

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于隅谷之际。注曰：隅谷虞渊，日所入处。）跳踉北海超昆仑。（跳，徒凋切。踉，吕唐切。）披霄决汉出沆漭，（沆，下党切。漭，母党切。）瞥裂左右遗星辰。（杜子美云：千骑常瞥裂。瞥，匹蔑切。）须臾力尽道渴死，（夸父渴欲饮，走饮河渭。河渭不足，将北走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狐鼠蜂蚁争噬吞。（“蜂”，一作“蝼”。）北方人长九寸，（《列子》：东北极有人，名人，长九寸。《山海经》曰：东海之外，有小人国，名人，疾郢切，又音争。《广韵》音停。）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一作“喽啾”。）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睢，许规切。盱，音吁。一作“天志”，一作“矢志”，一作“志大”。）坐使儿女相悲怜。○其二

虞衡斤斧罗千山，（《周礼》：虞衡作山泽之材。注云：虞衡，掌山林之官。掌山泽者谓之虞，掌川林者谓之衡。《周礼》又云：山虞掌山泽之禁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工命采斫戈与椽。（戈，音弋。“戈与”，一作“戕为”。）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鞅，牛羈也。）万围千寻妨道路，（围，绕也。）东西蹶倒山火焚。遗余毫末不见保，躡蹠间壑何当存？（躡，音吝。蹠，音历。）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孝豁空岩峦。（孝，许交切。诸韵无从山旁者，唯《集韵》有“孝”字云。〈广孝〉豁，宫殿高貌。）柏梁天灾武库火，（汉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柏梁台灾。晋惠帝元康五年闰十月，武库火。累代异宝，一时荡尽。《左传》：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匠石狼顾相愁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其三

飞雪断道冰成梁，侯家炽炭雕玉房。（雕玉房，以雕玉饰房也。）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踞争低昂。（古者屑炭和作兽形。龙虎熊豹，皆言炭之形也。蹲，音存。踞，直炙切。）攒峦丛射朱光，（，五各切。）丹霞翠雾飘奇香。美人四向回明，（，耳珠。）雪山冰谷太阳。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双燕栖

虹梁。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庄子》：心若死灰。韩安国曰：死灰独不然乎？《左传》：辰为商星参为晋星，参商相去之远也。扬子曰：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王志长《杂诗》：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当”，一作“常”。集注：东坡云：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梁简文帝《答湘南王献簟书》云：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谓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间，杜子美有《桃竹杖歌》。《诗话》云：余按唐万年尉段公路《北户录》云：琼州红藤簟，《方言》谓之笙，或曰，亦曰行唐。沈约奏弹歙令仲文秀恣横云：令吏输六尺笙四十领。何东坡忘此耶？又左思太冲《吴都赋》云：桃笙象簟，韬于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吴人谓簟为笙。刘梦得亦有诗云：蕙风香麈尾，月露濡桃笙。葵扇，出《晋·谢安传》：安乡人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

○闻籍田有感（元和五年十月，宪宗诏来年正月十六日东郊籍田，敕有司修撰仪注。）

天田不日降皇舆，（张衡《东京赋》云：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楚词》：恐皇舆之败绩。皇舆，天子车也。）留滞长沙岁又除。（贾谊贬长沙王傅，公以谊况己也。）宣室无由问厘事，（后岁余，文帝思贾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厘，音禧。祭余肉也。）周南何处托成书？（司马迁《自叙》：太史公留滞周南，执迁手泣曰：“今天子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汝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元和五年十月，宪宗诏来年正月十六日东郊籍田，敕有司修撰仪注。公自言留滞永州，如太史公，不得从行。）

○乌词（一作《跛乌词》。），举一足也。此词及下《笼鹰》、《放鹧鸪》，皆以自况。，音企。《山海经》云：有踵国人，行脚不着地，如人之足。乌，病一足，而行也。作跛非。）

城上日出群乌飞，鸦鸦争赴朝阳枝。（鸦鸦，乌声。《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朝阳，日初出处。）刷毛伸翼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落魄，不检也，又不得志貌。魄，音托，又旁各切。）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尔令尔疾。（《五经通义》、《春秋元命苞》皆云：日中有三足乌。）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汉书》：黄霸为颍川太守，尝欲有所伺察，择长年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翘肖独足下丛薄，（《庄子》：肖翘之物。独足，一足也。）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扬子：鹪鹏冲天，不在六翮乎？）踣身失势不得高。支离无趾犹自免。（《庄子》：支离疏者。上有大役

，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生。又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见仲尼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努力低飞逃后患。

○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秋风曰凄风。淅沥，风声。）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断，霹雳掣电捎平冈。（傅玄《蜀都赋》曰：鹰则流星曜景，奔电飞光。掣，音彻。）砉然劲翮翦荆棘，（砉然，羽翮之声。《庄子》：砉然响然。砉，呼切。）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月令》，季夏之月，上润溽暑。）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孟秋之月，凉风至，则鹰乃祭鸟也。）拔去万累云间翔。（“累”，一作“里”。）

○放鹧鸪词

楚越有鸟甘且腴，嘲嘲自名为鹧鸪。（鹧鸪，鸟名。出南越。其鸣自呼，南飞不北。）徇媒得食不复虑，（媒，谓所以致鹧鸪者。）机械潜发罹{孚}。（，音嗟。{孚}，音孚，网也。）羽毛摧折触笼，（偶许切。）烟火煽赫惊庖厨。鼎前芍药调五味，（司马相如赋：芍药之和，具而后御。芍药，香药。）膳夫攘腕左右视。齐王不忍觳觫牛，（《孟子》：齐宣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曰：“将以衅钟。”王曰：“吾不忍其觳觫。”）简子亦放邯郸鸪。（《列子》：邯郸之民献鸪于简子，简子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孔丛子》亦曰：“元日有人献鸪于简子，简子厚赏之，而放其鸪。”邯郸，赵地。）二子得意犹念此，（“二子”，他本作“二君”，或又作“二臣”。）况我万里为孤囚？破笼展翅当远去，同类相呼莫相顾。（《笔墨闲录》云：盖以自况其欲远俦类也。）

○龟背戏（其制不可详，观诗意，乃亦博棋之类尔。状如龟背，因以为名。）

长安新技出宫掖，喧喧初遍王侯宅。玉盘滴沥黄金钱，皎如文龟丽秋天。（丽，著也。《易》云：月日丽乎天。）八方定位开神卦，六甲离离齐上下。投变转动玄机卑，星流霞破相参差。四分五裂势未已，出无入有谁能知？乍惊散漫无处所，须臾罗列已如故。徒言万事有盈虚，终朝一掷知胜负。（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修门象棋不复贵，（《楚词·招魂》章：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又云：{卅昆}蔽象棋，有六博些。注：修门，郢城门。）魏宫妆奁世所弃。（《世说》：弹棋始自魏宫内妆奁之戏，文帝于此技特妙，能用巾角拂之。）岂如瑞质耀奇文，愿持千岁寿吾君。（《史记》：龟千年游

莲叶之上。) 庙堂巾笥非余慕，(《庄子》：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钱刀儿女徒纷纷。(钱刀，见上《白荷》诗注。)

○闻黄鹂(黄鹂，即仓庚也。一名搏黍。)

倦闻子规朝暮声，(子规，即鹧鸪。) 不意忽有黄鹂鸣。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苕溪诗话》云：感物怀土，不尽之意备见于此两句中，不在多也。一本，“意生”作“草绿”。) 目极千里无山河，(一本，“目极”作“故园”。) 麦芒际天摇青波。王畿优本少赋役，务闲酒熟饶经过。此时晴烟最深处，舍南巷北遥相语。翻日迴度昆明飞，(昆明，池名。) 凌风邪看细柳翥。(章恕切。飞举也。) 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伧，助耕切。楚人别种。) 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诗》：维桑与梓。) 闭声回翅归务速，西林紫椹行当熟。(《说文》：椹，桑实也。《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椹，食荏切。)

○浑鸿臚宅闻歌效白。(《白》，古歌词名。起于吴地，疑为吴曲。)

翠帷双卷出倾城，(《汉书》：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龙剑破匣霜月明。(龙泉、太阿，皆剑名也。晋雷焕得宝剑，入水，化为龙而去。) 朱唇掩抑悄无声，金簧玉磬宫中生。(笙有十三簧，象凤之身。《吕氏春秋》曰：尧命夔拊石击石，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 下沉秋火激太清，天高地迴凝日晶。羽觞荡漾何事倾？(宋玉《招魂》：瑶浆蜜勺实羽觞。)

○杨白花(《南史》：杨白花，武都仇池人。少有勇才，容貌瑰伟，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惧祸，会父大眼卒，白花拥部曲南奔于梁。太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花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蹄歌之，声甚凄断。杨白花位至太子左卫率。《许彦周诗话》曰：子厚乐府《杨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

杨白花，风吹渡江水。坐令宫树无颜色，摇荡春光千万里。茫茫晓日下长秋。(长秋，皇后宫。) 哀歌未断城鸦起。

○渔翁(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

渔翁夜傍西岩宿，(集中有《西山宴游记》。) 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㒼乃一声山水绿。(山谷尝书元次山《㒼乃曲》云，㒼，乌好切。乃，音霭。湘中棹歌声。子厚《渔父》词有“㒼乃一声山水绿”之句，误书“㒼欠”，后生多承误，妄用之，可笑。《苕溪渔隐》曰：按《元次山集》《㒼乃曲》注云：㒼，音袄。乃，音霭。棹船之声。《洪驹父诗话》，谓㒼，音霭。乃，音袄。遂反其音，是不曾看《次山集》及《山谷碑》而妄为之音耳。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陶渊明《归去来词》：云无心而出岫。)

○饮酒(《笔墨闲录》曰：《饮酒》诗绝似渊明。)

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酌先酒，(本注云：始为酒者也。酌，音未。先，息见切。)遗我驱忧烦。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集有《与杨海之书》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此云“南郭门”，亦永州也。)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彼哉晋楚富，(《孟子》：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此道未必存。

○读书

幽沉谢世事，^レ免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各舒散，(缥，疋沼切。帛青白色。本作“缥帙各散后”。)前后互相逾。(“前后”一作“得失”。)瘴^レ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集有《与许京兆书》云：“往时读书，自以不至底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即此所谓“彻卷兀若无”者。)竟夕谁与言？(“竟”字，今本多误作“竞”。)但与竹素俱。(《选》张景阳《杂诗》：游思竹素园，注：竹素，皆古人所用书，文言“游思”，古人典籍也。)倦极更倒卧，(“更”，一作“便”。)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礼记》：君子欠伸撰杖屦。)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

○感遇二首(永州作。)

西陆动凉气，(昭四年《左传》：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觐而出之。陆，道也。)惊鸟号北林。栖息岂殊性，集枯安可任！(《晋语》云：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集”，一作“荣”。)鸿鹄去不返，勾吴阻且深。(《吴越春秋》，太伯逃之荆蛮，号为勾吴。“吴”，或作昊。)徒嗟日沉湎，丸鼓惊奇音。(《汉书·史丹传》：元帝留好音乐，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レ铜丸以^レ鼓，声中严鼓之节。)东海久摇荡，南风已^レ。 (七林切。马行疾。)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阴。(《诗》，^レ彼小星。太阴，月也。)众情嗜奸利，居货捐千金。(《史记·吕不韦传》：奇货可居。)危根一以振，齐斧来相寻。(《汉书》引《易》：丧其齐斧。齐斧，利斧。齐，侧皆切。)揽衣中夜起。(揽，音览。一作{临手}。)感物涕盈襟。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其二

旭日照寒野。兴斯起蒿莱。（《诗》：弁彼兴斯，归飞提提。注云，兴，卑居。鸟鸦也，小而多群，腹下白。兴，音豫。）啁啾有馀乐，飞舞西陵隈，回风旦夕至，（《尔雅》：回风曰飘。）零叶委陈ほ。（音垓。）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

○咏史

燕有黄金台，（《上谷郡图经》曰：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远致望诸君。（望诸君，乐毅也。）兼兼事强怨。（《晋语》：兼兼之德，不足就也。兼兼之食，不足狃也。注云，兼兼，犹小小。兼，音歉。）三岁有奇勋。（《史记》：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乐毅为魏使燕，因委质为臣。昭王以毅为上将军伐齐，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悠哉辟疆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谷坐高焚。（昭王卒，子王惠立。齐田单纵反间于燕曰：“齐之所忌，唯患他将之来。”惠王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毅畏诛，遂西降赵。赵封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高，呼尧切。）致令委金石，谁顾蠢蠕群。（蠢，尺尹切。蠕，而尹切。）风波潜构，（，许勿切。）遗恨意纷纭。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

○咏三良（文六年《左传》：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车咸虎为殉，皆秦之良也。《诗·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疏云：《秦本纪》云，穆公卒，葬于雍，从死者百七十人。然则死者多矣。主伤善人，故言哀三良也。）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鼎列，鼎足而列也。）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汉书·霍光传》：赐光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故曰黄肠。）殉死礼所非，（《礼记》：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陈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况乃用其良？（东坡作《秦穆公墓》篇则云：“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犹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云云。）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宣十五年《左传》：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其子颀必嫁是。疾病，则必以为殉。及卒，颀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彼狂，谓穆公子康公也。一作，“彼康”。）

○咏荆轲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燕太子丹谓其太傅鞠武曰：“且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图之。”鞠武乃荐田光于太子。光言荆轲可用。）千金奉短计

，（一本，“计”作“策”。）匕首荆卿趋。（荆轲曰：“樊将军，秦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献秦王，秦王必悦，臣乃得有以报。”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装为遣荆轲。）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荆轲将入秦，至易水之上，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荆轲斩樊于期之首，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以入于秦。）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正”，一作“匹”。）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赳赳。长虹吐白日，（《汉书》：邹阳曰：“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苍卒反受诛。（“反”，一作“乃”。秦王见燕使者咸阳宫，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才甚之。秦王惊，自引起，轲逐秦王。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秦王拔剑斩之，断其右股，于是左右前斩轲。）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荆轲既死，秦王大怒，诏王翦伐燕，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追尤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诚杀丹献之秦王，秦兵必解。其后秦将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斩丹献之。后五年，秦卒灭燕。）夷城芟七族，（邹阳又云，荆轲才甚七族，要离燔妻子。）台观皆焚污。（“焚”，一作“湮”。）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曹沫事见《佩韦赋》注。）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太史公曰：“世言荆轲伤秦王，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且，子余切。）

○掩役夫张进骸（《诗眼》云：公《哭吕衡州》诗，足以发明吕温之俊伟；《哭凌员外》诗，书尽凌准平生；《掩役夫张进骸》，既尽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笔力规模，不减庄周、左丘明。）

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偶来纷喜怒，奄忽已复辞。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一朝纆息定，（《丧大记》：属纆以俟绝气。纆，今之新绵，易动摇，置之口鼻之上，以为候。）枯朽无妍媸。生平勤皂枥，M秣不告疲。

（“M”，一作“”。《诗》：乘马在厩，M之秣之。）既死给椁，（《高祖纪》：士卒从军者为。服虔曰：音卫。应劭曰：小棺也。今谓之椁。旧本皆作“彗椁”。彗，乃车轴头也，非是。）葬之东山基。奈何值崩湍，荡析临路垂。然暴百骸，（，古尧切，髑髅貌。“骸”，一作“体”。）散乱不复支。从者幸告余，（从，才用切。）卷之涓然悲。猫虎获迎祭，（《礼记》：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犬马有盖帷。（《礼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伫立唁尔魂，岂复识此为

？畚鍤载埋瘞，（于计切。亦埋也。）沟渎护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掩骼著春令，（《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骼，各百切。）兹焉适其时。及物非吾辈，（一作“事”。）聊且顾尔私。

○省试观庆云图诗（晏元献家本有此诗，今附于此。公贞元五年举进士登第，此诗九年所作也。）

设色初成象，卿云示国都。（卿云，一曰庆云。见《西京杂记》。）九天开秘祉，百辟赞嘉谟。抱日依龙袞，非烟近御炉。（《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是谓庆云。又《瑞应图》曰：非气非烟，五色氛氲，谓之庆云。）高标连汗漫，向望接虚无。裂素荣光发，舒华瑞色敷。恒将配尧德，（《史记》称尧曰：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垂庆代《河图》。

○春怀故园

九扈鸣已晚，（昭十七年《左传》：郟子曰：少昊之立，九扈为九农正。《说文》曰：九扈，农桑候鸟。扈民无淫者也。春扈分盾，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棘扈窃丹，行扈，宵扈喷喷，桑扈窃脂，老扈。崔豹《古今注》云：春扈氏趣民耕种，夏扈趣民耘除，秋扈趣民收敛，冬扈趣民盖藏，棘扈掌民百药，行扈昼为民驱鸟，宵扈夜为民除兽，桑扈为蚕驱雀，老扈趣民收麦。扈，一作。）楚乡农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园人。（於陵子辞卿相而桔槔灌园。戴宏为河间相，自免归而灌蔬，以经教授。向秀与吕安灌园山阳，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范丹学通三经，尝自赁灌园。）

●卷四十四·非国语上

○非国语序（集中有与吕道州书论《非国语》云：“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又与吴武陵书云：“若《非国语》之说，仆病之久，尝难言于世俗，今因其闲也而书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书。”书当元和三四年间，公时在永州作。其间载《国语》断截不可考，辄附益之，庶其理易见焉。）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扬子》，参差不齐，一概诸圣。注云：一以圣人之道概平之。）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一作“是不知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非国语上（三十一篇。）

○灭密（此已下《周语》。）

恭王游于泾上，（“恭王”，诸本皆作“昭王”，以《国语》诸本考之

，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后，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国语》之叙亦止自穆王以来，则为恭王无疑矣。恭，《史记》作共。）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众以美物归汝，何德以堪之？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非曰：康公之母诚贤耶？则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惧之以数？且以德大而后堪，则纳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则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灭密征之，无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云云。）将何以求福用人？”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藉，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藉田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流于彘，藉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故虢文公谏之。文王母弟虢仲虢叔，始封于虢，文公盖其后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亩者，礼之饰也。其道若曰：吾犹耕云尔。（一作“吾犹耕乎云尔”。）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庙。则存其礼诚善矣。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殫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左传》，启蛰而郊。注云，启蛰，建寅之月。）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猥大也得其耘，（《汉书》，江皋河滨，虽有恶种，无不猥大。猥，盛也。）实之坚好也得其获，（《诗》：既坚既好，不稂不莠。）京庾得其贮，（《诗》：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京，高丘也。“京庾”，一作“尔庾”。）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推，进也，《礼记》：天子三推。推，徒回切。）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彼之不图，而曰我特以是劝，则固不可。今为书者曰：“将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德”，一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乐以死也。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又曰“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周大夫也。）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自“天地之气”已下新附。）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尔雅》：鼎款足者谓之鬲。款

足，曲脚也。鬲，音育。）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糜，烂也。）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圃者之为也，（一本云“是特老妇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倪，端倪。）阴阳之无穷，以E洞葛乎其中，（E，音汞，诸韵皆胡洞切，并云水银也，无别义。今独孤及《观海诗》：E洞吞百谷。杜子美诗：E洞不可掇。杜诗中用E洞不一。《淮南子》，E蒙鸿洞，莫知其门。许慎注：E，读如项羽之“项”。鸿，读如子赣之“赣”。洞，读如同游之“同”。今按唐人用“E洞”二字，若出于《淮南子》，音合依本处注。葛，音胶葛。）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无取乎尔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农于藉，搜于农隙，耨获亦于藉，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嗣。”（一作“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国语》无“废”字。料，数也。自“民不可料”至“无以赋令”，新附。）

非曰：吾尝言，圣人之道，（“言”，一作“闻”。）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一作“罔不拒”。）仲山氏果以职有所协，（协，合也。）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纛也，姑云尔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恶事为哉？（示少，示以寡也。恶事，厌恶政事，不能修之之意。）况为大妄以诿乎后嗣！（《贾谊传》：尚有可诿者。《胡建传》：执事以诿上。诿，累也。诿，女恚切。）惑于神怪愚诬之说，而以是征幽之废灭，则是幽之悖乱不足以取灭，而料民者以祸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是乎？盖左氏之嗜诬斯人也已！何取乎尔也？

○神降于莘（莘，虢地。）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实临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神壹，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逢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今虢少荒，其亡乎

！”王曰：“吾其若之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胄见，神之见也，不过其物。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狸姓，丹朱之裔。谓神不歆非类，故帅以往。旧本止载“有神降于莘，使帅狸姓以献焉”两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见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征乎？彼鸣乎莘者，以蒿凄怆。（，音薰，香气。蒿凄怆，见《礼记》。）妖之浅者也。天子以是问，卿以是言，则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时日，莽浪无状，而寓之丹朱。（莽浪，无根源也。并如字。）则又以房后之恶德与丹朱协，而凭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临周之子孙，于是遂师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尧临人以五，今其胄见，（胄，后也。）虢之亡，不过五年。斯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

○聘鲁

定王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几何？”对曰：“东门之位不若叔孙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早世，犹可，若登年以载其毒，必亡。”（登年，多历年也。载，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发币于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载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恶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时之早暮耶？设令时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寿夭耶？若二君而寿，三君而夭，则登年载毒之数如之何而准？

○叔孙侨如

简王八年，鲁成公来朝，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见王孙说，与之语。（王孙说，周大夫也。）说言于王曰：“鲁叔孙之来也，必有异焉。其享觐之币薄而言谄，殆请之也。若请之，必欲赐也。鲁执政唯强，故不忤焉，而后遣之。且其状方上而锐下，宜触冒人，王其勿赐。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也。”（自“简王”至“来朝”，自“鲁叔孙来”至“后遣之”皆新附。）

非曰：诸侯之来，王有赐予，非以货其人也，以礼其国也。苟叔孙之来，不度于礼，不仪于物，则罪也。王而刑之，谁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赐，未足以惩夫贪陵者也，不若与之。今使王逆诈诸侯而蔑其卿，苟兴怨于鲁，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恶叔孙者，泰侈贪陵则可矣，方上而锐下，非所以得罪于天子。

○郟至（郟，亦作“”。郟，乞逆切。）

晋既克楚于鄢，使郟至告庆于周。（“告庆”，旧本作“献捷”。）未将事，王叔简公饮之酒，相说也。明日，王叔子誉诸朝。郟至见邵桓公，与之语。邵公以告单襄公曰：“王叔子誉温季，以为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郟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王叔欲郟至，能勿从乎？”郟至归，明年死难。及伯舆之狱，王叔陈生出奔晋。（自“晋克楚”至“可以树”，新附。）

非曰：单子罪郟至之伐当矣。因以列数舍郑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为奸，则是后之人乘其败追合之也。（邵公初告单襄公，谓“郟至曰：‘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襄公曰：“且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有三奸以求替其上，远于德政矣。”公谓三奸之说，自至死难后，后人追合之也。）左氏在《晋语》言免胄之事，则曰：“勇以知礼。”于此焉而异，吾何取乎？（《晋语》：厉公六年，鄢之战，至以韦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见王必下奔。退战，王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韦之跗注，君子也。属见不谷而下，无乃伤乎？”至甲冑而见客，免胄而听命，曰：“君子之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间蒙甲冑，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君子曰：“勇而知礼。”公谓左丘明前日既载其三奸之事，而于此所书又如此，固已自异也。）郟氏诚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强不能制，遭晋厉之淫暴，谗嬖窃构以利其室，卒及于祸。吾尝怜焉。今夫执笔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恶以播于后世，然则有大恶幸而得终者，则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终曰：“王叔欲郟至，能勿从乎？”斯固不足讥也已。

○柯陵之会（柯陵，郑西地名。）

柯陵之会，（《春秋》鲁成公十七年书：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单，音善。）晋郟见，其语犯；（，音倚，又音奇。）郟见，其语迂；（，嗤周切。）郟至见，其语伐；齐国佐见，其语尽。鲁成公见，言及晋难及郟之谮。单子曰：“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郟其当之乎？”鲁侯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晋侯爽二，吾是以云。（视与步也。）今郟伯之语犯，叔迂，季伐。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其谁能忍之？虽齐国子亦

将与焉。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招，音摇。）怨之本也。”简王十二年，晋杀三郟。十三年，晋侯弑。齐人杀国武子。（自“鲁侯曰”至“能忍之”，自“立于淫乱”至“国武子”，皆新附。）

非曰：是五子者，虽皆见杀，非单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诸侯，人之大事，于是乎观存亡。若是，则单子果巫史矣。视远步高、犯、迂、伐、尽者，皆必乎死也，则宜死者众矣！夫以语之迂而曰宜死，则单子之语，迂之大者，独无谄邪？

○晋孙周

晋孙谈之子周适周。单襄公以告顷公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国语》注：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旧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数之常也。（云云。）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黑，曰：‘使有晋国，三而畀之孙。’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晋襄公曰，此其孙也，而今德孝恭，非此而谁？必早善晋子，其当之也。”顷公许诺。（自“晋孙谈”至“适周”，自“将得晋国”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归”至“许诺”，皆新附。）

非曰：单子数晋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数，岂德义之言耶，又征卦、梦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谷洛斗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谷、洛，二水名也。斗者，两水激，有似于斗也。）王欲壅之，太子晋谏。（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谷、洛之说，与三川震同。天将毁王宫而勿壅，则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国？壅之诚是也。彼小子之讖尧讖尧者，又足记耶？王室之乱且卑，在德，而又奚谷、洛之斗而征之也？

○大钱

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

非曰：古今之言泉币者多矣。（钱者，金币之名。古曰泉，后转曰钱。）是不可一贯，以其时之升降轻重也。币轻则物价腾踊，物价腾踊则农无所售

，皆害也。就而言之，孰为利？曰：币重则利。曰：奈害农何？曰：赋不以钱，而制其布帛之数，则农不害；以钱，则多出布帛而贾，则害矣。今夫病大钱者，吾不知周之时何如哉？其曰“召灾”，则未之闻也。左氏又于《内传》曰：“王其心疾死乎？”其为书皆类此矣。

○无射

王将铸无射，单襄公曰：“不可。”（据《国语》，乃单穆公。）

非曰：钟之大不和于律，乐之所无用，则王妄作矣。单子词曰：“口内味，耳内声，（内，诺答切。）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愿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左传》昭十六年，子产曰：“狱之放纷。”）而伶州鸠，（伶，司乐官。州鸠，其名也。）又曰：“乐以殖财。”又曰：“离人怒神。”呜呼！是何取于钟之备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风易俗则何如？曰：圣人既理定，知风俗和恒而由吾教，于是乎作乐以象之。后之学者述焉，则移风易俗之象可见，非乐能移风易俗也。曰：乐之不能化人也，则圣人何作焉？曰：乐之来，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圣人作也，圣人以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圣人饰乎乐也。所以明乎物无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与人同乐，则王矣。”吾独以孟子为知乐。

○律

王问律于伶州鸠，对曰。（云云。）

非曰：律者，乐之本也，而气达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鸠之辞曰：“律吕不易，无奸物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吾无取乎尔。又曰：“姬氏出自天鼋，大姜之侄（徒结切，又直质切。）所凭神也。岁在周之分野。月在农祥，后稷之所经纬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为诬圣人亦大矣。（《国语》云：王问七律者何？州鸠曰：我姬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注：天鼋，即玄枵星，齐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后，齐女也，故言出自天鼋。岁星在鹑火。鹑火，周之分野也。辰马，房心星也，房星晨正而农事起，故谓之农祥。稷播百谷，故农祥后稷之经纬。谓武王欲合是五位：岁、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凭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经纬而用之。公非之以为诬。）又曰：“王以夷则毕陈，黄钟布戎，太簇布令，无射布宪，施舍于百姓。”吾知其来之自矣

，《《语》又云，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是《大武》之声也。州鸠之愚，信其传，而以为武用律也。孔子语宾牟贾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则是《大武》之象也。“致右宪左”，“久立于缀”，皆《大武》之形也。夷则、黄钟、太簇、无射，《大武》之律变也。（宪，按记读为轩。）

○城成周

刘文公与莒弘（莒，音长。）欲城成周，告晋。魏献子为政，将合诸侯。卫彪见单穆公曰：“莒弘其不没乎！莒叔必速及，魏子亦将及焉。若得天福，其当身乎？，若刘氏，则子孙实有祸。”是岁，魏献子焚死。二十八年，杀莒弘。及定王，刘氏亡。（在敬王十年。刘文公，王卿士。莒弘，周大夫莒叔也。卫彪，卫大夫也。魏献子，晋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天所坏之说，吾友化光铭城周，（《吕温集》有《古东周城铭》。）其后牛思黯作《颂忠》，（一作《讼忠》。）莒弘之忠悉矣，学者求焉。若夫“当身”“速及”之说，巫之无恒者之言也，追为之耳。（吾友化光，吕温也。温，字和叔，一字数光。思黯，牛僧孺之字也。化光《古东周城铭》并序云：鲁昭公三十二年，莒叔合诸侯之大夫城成周。卫彪曰：“天之所坏，不可支也，莒弘违天，必受其咎。”异岁，周人杀莒弘，左氏明证以为世规，俾持颠之臣沮其胜气，非所以励尊王、垂大训也。予经其地而作是铭。铭曰：文、武受命，肇兴西土，周公作洛，始会风雨。居中本正，拓关开祚，盛则骏奔，衰则夹辅。平王东迁，九鼎已轻，二伯之后，时无义声。大夫莒弘，言抗其倾，坐致诸侯，廓崇王城。虽微远猷，实被令名，宜福而祸，何伤于明？立臣之本，委质定分，为仁不卜，临义不问。无天无神，唯道是信。国危必扶，国威必振。求而不获，乃以死殉。兴亡治乱，在德非运。罪之违天，不可以训。升虚览古，慨然遐愤。勒名颓隅，以劝大顺。）

○问战（此已下《鲁语》。）

长勺之役，曹刿（姑卫切。）问所以战于严公。（避庄讳为严。）公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断之。”刿曰：“可以一战。”（严公，《国语》作庄公。）

非曰：刿之问洎严公之对，皆庶乎知战之本矣。而曰夫“神求优裕于飨”，“不优，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斗二国之存亡，以决民命，不务乎实，而神道焉是问，则事机殆矣。既问公之言狱也，（既“问”，一作“闻”。

）则率然曰“可以一战”，亦问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怀诸侯。（“问略”。一作“阔略”，一作“略之尤公也，苟公之德可以怀诸侯”。）而不事乎战则已耳；既至于战矣，徒以断狱为战之具，则吾未之信也。刳之辞宜曰：君之臣谋而可制敌者谁也？将而死国难者几何人？（难，乃旦切。）士卒之熟练者众寡？器械之坚利者何若？趋地形得上游以延敌者何所？然后可以言战。若独用公之言而恃以战，则其不误国之社稷无几矣。申包胥之言战得之，语在《吴篇》中。（子厚非鲁公君臣不知治人，而求卜于神，是矣，谓断狱为不足以战，则未必然。倭者怒于一笑而齐侯辱，御者忿于一羹而华元败，赦食马者足以出秦缪公，遗翳桑者足以救赵宣子，事以一端起，则言亦因之。使治狱者不由公道，戮及非辜，怨结士卒，一战取衄，安知无如羊斟之类乎？东莱吕伯恭曰：子羔为卫政，别人之足。卫乱，子羔走郭门，刳者守门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刳者曰：“吾亲刳子之足，此乃子报我之时也，何足逃我？”刳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后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子羔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犹报之若是，况庄公君临一国，狱必以情，人之思报，岂子羔比耶？宗元乃曰，“以断狱为战之具，吾未之信”，历举将臣、士卒、地形之属，宗元之言，皆所谓战，而非所以战也。）

○跻僖公

夏父弗忌为宗，，将跻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其葬也，焚，烟彻其上。（弗忌，鲁大夫。宗，宗伯，掌国祭祀之礼也。蒸，祭也，跻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于闵公之上也，谓明者为昭，其次为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听。柳下惠以为必有殃，而其言近诬，故公谓非所宜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师所宜云者，诬吾祖矣。

○莒仆

莒太子仆杀纪公，（纪公生仆及季佗，既立仆，而又爱季佗而黜仆，故弑之。）以其宝来奔。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明日，有司复命，公诘之，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里革对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窃宝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藏奸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里革，鲁大夫克也，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仆人以入谏之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仆人将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释是而勿诛，则无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则何如？

○仲孙它（徒何切。）

季文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云云。）文子以告孟献子，孟献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马饥不过稂莠。（季文子，季孙行父也，相鲁宣公、成公。仲孙它，孟献子之子子服它也。布八十缕为升。）

非曰：它可谓能改过矣。然而父在焉，而俭侈专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也，居然而用之，未适乎中庸也已。

○贲羊（贲，音坟。）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问仲尼曰：“吾穿井获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闻者，羊也。”

非曰：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孔氏恶能穷物怪之形也？是必诬圣人矣。史之记地坼犬出者有之矣。（《晋·五行志》：隆安初，辅国将军孙无终家于暨阳，地中闻犬子声，寻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养之，皆死，后无终为桓玄所灭。）近世京兆杜济穿井获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为龙。

○骨节专车苦矢

吴伐越，隳会稽，（“隳”，《国语》作“堕”。）获骨节专车。吴子使好来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骨一节，其长专车。专，擅也。）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苦，音户。）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肃慎，北夷之国，石中矢镞也。自“吴子”已下新附，，乃乎切。）

非曰：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盍亦征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辩大骨、石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圣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轻币（《齐语》。）

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罢，音疲。）缕綦以为奉，（注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缕綦，以缕织綦，不用丝，取易共也。）鹿皮四个。（《国语》作“分”，诸本皆作“个”。）诸侯之使，垂橐而入，载而归。（，苦陨切。自“天下”至“归己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吊天下之败，卫诸侯之地，贪强忌服，戎狄缩匿；君得以有其国，人得以安其堵，虽受赋于诸侯，乐而归之矣，又奚控焉？悉国之货

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则区区齐人，恶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国，劳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于天下，又奚仁义之有？予以谓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谓”，一作“为”。桓公之不王而伯，惟其假仁义之名，其实则为利耳。考《管子》之书，若通鱼盐；若赋金铁；若作钱币；若杀商贾；欲实京，则式璧也；欲倾鲁、梁，则服绋也；欲致诸侯之宝，则多具石璧也；欲下代王之众，则贵买狐白也。朝夕汲汲，惟利为谋。其用厚礼以交诸侯，盖市四邻之欢心，亦伪而不诚也。子厚乃以为公之仁义，必无利交之事，子厚固诚齐人乎？）

○卜（此已下《晋语》。）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非恒用而征信矣。尔后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征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

○郭偃（与前伐骊戎事相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门也。（口以纪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谗口之乱，不过三五。”（少则三，若多则五也。）

非曰：举斯言而观之，则愚诬可见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弃命不敬；作令不孝；间父之爱而嘉其赐，有不忠焉；废人以自成，有不贞焉。”（申生，晋献公太子也。献公将黜之而立奚齐，诸臣使图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于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辞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东山，（献公十七年。太子，申生也，献公欲黜之，欲使为此行而观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不战而反，我罪兹厚；我战虽死，犹有名焉。”果战，败翟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自“公使太子”至“果战”新附。）

非曰：古之所谓善深谋，居乎亲戚辅佐之位，则纳君于道；否则继之以死，唯己之义所在莫之失之谓也。今狐突，以位，则戎御也；以亲，则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尝不从，睹其将败而杜其门，则奸矣！而曰“善深谋”，则无以劝乎事君也已。丕郑曰：“君为我心。”里克曰：“中立。”（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中立其免乎。”详见《晋语》。）晋无良臣

，故申生终以不免。

○虢梦

虢公梦在庙，有神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觉，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适晋。（自“公觉”至“知之”新附。）

非曰：虢，小国也而泰，以招大国之怒，政荒人乱，亡夏阳而不惧，而犹用兵穷武以增其仇怨，所谓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恶在乎梦也？舟之侨诚贤者欤？则观其政可以去焉。由梦而去，则吾笑之矣。

○童谣

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谣无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会，献公将如会，（鲁僖公九年，齐桓公盟诸侯于葵丘。）遇宰周公，曰：“君可无会也。夫齐侯将施惠出责，是之不果，而暇晋是皇。”公乃还。宰孔曰：“晋侯将死矣。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渊，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上违，违去也。其违，违道也。）是岁，献公卒。（自“君可无会”至“是皇”，自“景霍”至“惧之”新附。）

非曰：凡诸侯之会霸主，小国，则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国，则宜观乎义，义在焉则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还晋侯也，曰“而暇晋是皇”，则非吾所陈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则是恃乎力而不务乎义，非中国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为书者又从而征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杀奚齐，（晋献公宠骀姬，既杀太子申生而立奚齐，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献公卒，里克欲杀奚齐而逆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问臣于我，我对以忠贞。”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自“既杀”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为言，中也；“贞”之为言，正也。息之所以为者有是夫？间君之惑，排长嗣而拥非正，其于中正也远矣。或曰：“夫已死之不爱，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经于沟渎者举为忠贞也欤？”或者：“左氏、谷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则为信可乎？”曰：“又

不可。不得中正而复其言，乱也，恶得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类耶？”曰：“不类，则如《春秋》何？”曰：“春秋之类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书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庄公十二年，书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书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与其进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许止也，隐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左氏》云：许悼公疟。五月，饮太子之药而卒。太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其类荀息也亦然，皆非圣人之情也。枉许止以惩不子之祸，进荀息以甚苟免之恶，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惩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谓信道哉！”（公集中有《与元饶州论春秋书》，亦及《春秋》书荀息之事，云“某尝著《非国语》六十余篇，其一篇为息发也，今录以往”。即此也，书意皆与此篇同。）

●卷四十五·非国语下

◎非国语下（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杀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屠岸夷，晋大夫也。）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絳吊重耳曰：“时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为重耳谋者，亦迂矣。国虚而不知入，以纵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几丧。徒为多言，无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贤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犹可终也；兄而贤者，又何栗焉？（“栗”一作“怯”。）使晋国不顺而多败，百姓之不蒙福，兄弟为豺狼以相避于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侘侘焉游诸侯，（侘，丑良切。）阴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独何心欤？仅能入，而国以霸，斯福偶然耳，（“偶”，一作“祸”。）非计之得也。若重耳早从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则国可以无向者之祸，而兄弟之爱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有“足”字。）以为诸侯之孝，又何戮笑于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为惠公。惠公之恶，后篇可见矣。）

○舆人诵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赂。舆人诵之曰：“（云云。）得之而狃，（音纽。）终逢其咎；丧田不怨，祸乱其兴。”既，里、ぶ死，（ぶ，音丕。一云“死祸”。）公隕于韩。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祸福之门也。”

非曰：惠公、里、ぶ之为也，则宜咎祸及之矣，又何以神众口哉？其曰

“祸福之门”，则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自死}达于外。（“{自死}”，与“臭”同。）国人颂之曰：“（云云。）岁之二七，其靡有征兮。（一作“无有征者”。）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抚国家，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于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霸于诸侯，其光耿于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与“狄”同。耿，犹照也。耿，古迥切，与“炯”同。）

非曰：众人者言政之善恶，则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数与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为之，未必偃能征之也，况以是故发耶！（“是”，一作“臭”。）

○杀里克

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过杀社稷之镇。”（芮，冀芮也。镇者，重也。）郭偃闻之曰：“不谋而谏者，冀芮也，不图而杀者，君也。不谋而谏不忠，不图而杀不祥。不忠受君之罚，不祥罹天之祸。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文公杀怀公于高梁。秦人杀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杀克也，其不祥宜大于惠公。而异其辞，以配君罚天祸，皆所谓迁就而附益之者也。

○获晋侯

秦穆公归，至于王城，（晋惠公五年，秦帅师伐晋，获晋侯以归。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谋曰：“杀晋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与复之，孰利？”公子鞮曰：“杀之利。”（鞮，丁立切。）公孙枝曰：“不可。”公子鞮曰：“吾将以重耳代之。晋君之无道莫不闻，重耳之仁莫不知。杀无道，立有道，仁也。”公孙枝曰：“耻一国之士，又曰‘余纳有道以临汝’，无乃不可乎？不若以归，要晋国之成，复其君而质其嫡子，（质，脂利切。）使父子代处秦，国可以无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纳有道以临汝”，何故不可？鞮之言杀之也，则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则义而顺。当是时，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则大国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执晋侯，以告于王曰：“晋夷吾之无道莫不闻，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顺，既讨而执之矣。”于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诸侯曰：“吾讨恶而进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将达公道于天下。”则天下诸侯无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严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一本作“慕”字。）周室虽卑，犹是王命，命穆公以为侯伯，则谁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耻”，一作“集”。）弃

至公之道。（一作“至公大中之道”。）而不知求，姑欲离人父子，而要河东之赂。（是役也，秦取晋河东之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务小、违义从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庆郑

丁丑，斩庆郑，乃入绛。（初，秦侵晋，晋师溃，惠公号庆郑曰：“载我。”庆郑曰：“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君遂止于秦。秦既归惠公，惠公归，故斩之。止，获也。）

非曰：庆郑误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蛾谓庆郑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将来，子何俟？”庆郑曰：“君若来，将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欲舍之，惠公不可。）则获其用亦大矣。晋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诛焉？

○乞食于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将适齐，行过五鹿，（五鹿，卫邑。）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获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国语》作“民”。）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后之好事者为之。若五鹿之人献块，十二年以有卫土，则涓人畴枕楚子以块，（《吴语》：楚灵王彷徨于山林之中，乃见其涓人畴，王枕其股以寝于地。王寐，畴枕王以块而去之。）后十二年其复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独载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怀嬴

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晋文公重耳过秦，而秦归之女也。怀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质于秦，逃归而立为怀公，故曰怀嬴。）

非曰：重耳之受怀嬴，不得已也。其志将以守宗庙社稷，阻焉，则惧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为权可也。秦伯以大国行仁义交诸侯，而乃行非礼以强乎人，岂习西戎之遗风欤？

○筮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虽在外，晋国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内，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强族皆启之，而又筮焉是问，则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载焉！

○董因

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云云。）

非曰：晋侯之入，取于人事备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实沈之说赘矣。（大梁、大火，实沈，皆星名也。）

○命官

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韩，实掌近官。（十一族，晋之旧姓近官朝廷者。）诸姬之良，掌其中官。（诸姬，同姓。中官，内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远官，县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将行霸，而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举族以命乎远近，则陋矣。若将军、大夫必出旧族，或无可焉，犹用之耶？必不出乎异族，或有可焉，犹弃之耶？则晋国之政可见矣。

○仓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晋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郑。王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陘、⊙、攢、茅之田。阳人不服，公围之，将残其民。仓葛呼曰：“君补王阙，以顺礼也。阳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将残之，无乃非礼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补”以下，新附。）

非曰：于《周语》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异其文，抑有异旨耶？其无乎，则耄者乎？

○观状

文公诛观状以伐郑。郑人以名宝行成，公弗许。郑人以瞻与晋。（瞻，郑卿叔詹伯也。）晋人将烹之，瞻曰：“天降祸郑，使淫观状，弃礼遗亲。”（云云。晋文公过曹，曹共公不礼焉。闻其骈胁，欲观其状。则观状是曹，非郑也。而注云：郑复效曹观公骈胁之状，故伐之。是又从而为之辞也，此公所以非之。）

非曰：观晋侯之状者，曹也。今于郑胡言之，则是多为诬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说者云“郑效曹也”，是乃私为之辞，不足以盖其误。

○救饥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奚独救饥耶？其言则远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岁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其曰“藏出如入”则可矣，（郑又云：“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而致之言若是远焉，何哉？或曰：“时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邮，子何远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时恒也，恒固在久。若为一切之信，则所谓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则可也，而以为救饥之道，则未

尽乎术。

○赵宣子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献子”，诸本多误作“宣子”。）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宣子，赵衰之子宣孟盾也。韩献子，韩厥也。干行，犯其军列也。赵孟，即宣子。一作“宣子执而戮之”，据《国语》，献子是。）

非曰：赵宣子不怒韩献子而又褒其能也，诚当。然而使人以其乘车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轻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获是讨也？孟子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是所谓无辜也欤？或曰：“戮，辱也，非必为死。”曰：虽就为辱，犹不可以为君子之道。舍是其无以观乎？吾惧司马之以死讨也。

○伐宋

宋人杀昭公，赵宣子请师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

非曰：盟主之讨杀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则吾焉知其好恶而暇征之耶？古之杀夺有大于宋人者，而寿考佚乐不可胜道，天之诛何如也？宣子之事则是矣，而其言无可使用者。

○⊙（旧本此篇“贤可书乎”之后，有“今左氏多为文辞”一节，尝怪其意不相属。以别本考，乃脱《祈死》、《长鱼矫》二篇。而“左氏多为文辞”者，乃公非《长鱼矫》后辞也。益此二篇，然后公六十七篇文方足矣。）

灵公虐，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力士也。贼，杀也。）晨往，则寝门辟矣，盛服将朝，早而假寐。退而叹曰：“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触庭之槐而死。

非曰：之死善矣。然而赵宣子为政之良，谏君之直，其为社稷之卫也久矣，胡不闻之，乃以假寐为贤耶？不知其大而贤其小欤！（一有“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则固以杀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见赦，而以小敬免也。固贼之悔过者，贤可书乎？（一本其下更有二十六字云：“今左氏多为文辞以著其言而征其效，若曰矫知机者然，则惑甚也。”）

○祈死

及自鄢，范文子请其宗祝曰：“君骄泰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为我祈死，先难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骄”而下，新附，范文子，范燮也。鄢之役，晋伐郑，楚救之，大夫欲战，文子不欲。栾武不听，遂与战，大胜之。此文子自鄢归，惧难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长短而在宗祝，则谁不择良宗祝而祈寿焉？文子祈死而得，亦

妄之大者。

○长鱼矫

长鱼矫既杀三，乃胁栾、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对曰：“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御宄以德，御奸以刑。今治政而内乱，不可谓德；除鲋而避强，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宄并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厉公杀。（自“对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至、也。栾，栾书。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厉公，乱君也；矫，乱臣也。假如杀栾书、中行偃，则厉公之敌益众，其尤可尽乎？今左氏多为文辞，以著其言而征其效，若曰矫知几者然，则惑甚也。

○戮仆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自“晋悼”至“司马”，新附。扬干，悼公弟也。）

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一无“贵”字，一无“公子贵”三字，而作两“贡”字，非是。）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当作“止”，止，执也。）

○叔鱼生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云云。）必以贿死。”杨食我生，（食，音异。我，音俄。）叔向之母闻其号也，曰：“终灭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犹不足以言其祸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声，以命其死亡，则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则知之未必贤也。是不足书以示后世。

○逐栾盈

平公六年，箕遗及黄渊、嘉父作乱，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贼。（云云。）阳毕曰：“君抡贤人之后。（抡，择也。）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云云。去，羌吕切。）使祁午、阳毕适曲沃，逐栾盈。（箕遗、黄渊、嘉父，皆晋大夫，栾盈之党。栾盈，之子，书之孙也。栾书，厉公十年弑厉公，即立悼公，故阳毕以盈为乱国者之后而去之。毕者，大夫也。）

非曰：当其时不能讨，后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无所获其罪。阳毕以其父杀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乱也。且君将惧祸惩乱耶？则增其德而修其政，贼斯顺矣。反是，顺斯贼矣，况其胤之无罪乎

？

○新声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

非曰：耳之于声也，犹口之余味也。苟说新味，亦将卑乎？乐之说，吾于《无射》既言之矣。

○射（射，食亦切，，于谏切。）

平公射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于颜，乃趣舍之。

（自“昔吾先君”至“杀之”，新附。叔向，羊舌也。趣，音娶。）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则从其言，斯杀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谕，胡乃反征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谏己也。

○赵文子

秦后子来奔，赵文子曰：“公子辱于敝邑，必避不道也？”对曰：“有焉。”文子曰：“犹可以久乎？”对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鲜不五稔。”文子视日，曰：“朝不及夕，谁能俟五？”后子曰：“赵孟将死矣。怠偷甚矣。

（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与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恶，则不幸及之，偷不与也。左氏于《内传》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医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自“平公”至“视之”，自“文子曰君其几何”已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诊视攻燹之专，而苟及国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诚不足闻也。其言晋君曰：“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凡医之所取，在荣卫合脉理也，然则诸侯服，则荣卫离、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则荣卫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黄熊

晋侯梦黄熊入于寝门，子产曰：“玄殛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云云。）

非曰：玄之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为熊也。熊之说，好事者为之。凡人

之疾，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罔不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韩宣子忧贫

韩宣子忧贫，叔向贺之曰：“栾武子无一卒之田，（云云，上大夫一卒之田。）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云云。）宜及于难，而赖武子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离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贫之可以安，则诚然；其言栾书之德，则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谓行刑耶？（谓栾书杀厉公也。）前之言曰：栾书“杀厉公以厚其家”，今而曰：“无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栾氏之诬晋国久矣”，用书之罪以逐盈，今而曰：“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则吾恶乎信？且人之善恶，咸系其先人，已无可力者，以是存乎简策，是替教也！

○围鼓

中行穆子（中行穆子，荀吴也。）帅师伐翟，围鼓。鼓人或请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奸之大者也。”（自“以城来”以下，新附。鼓，白翟别邑。）

非曰：城之畔而归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爱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爱死者，与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是焉知非向之二者耶？

○具敖

范献子聘于鲁。（范献子，士鞅也。）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曰：“不为具、敖乎？”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公名具，伯禽之曾孙。武公名敖，献公之子。）献子归，曰：“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也。”

非曰：诸侯之讳，国有数十焉，尚不行于其国，他国之大夫名之，无惭焉可也。鲁有大夫公孙敖，鲁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下邑，晋之邑也。）董安于多。简子赏之，辞曰：“（云云。）今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汝，是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释之。（战功曰多，安于，赵简子家臣。）

非曰，功之受赏也，可传继之道也。君子虽不欲，亦必将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洁也，则受赏者必耻。受赏者耻，则立功者怠，国斯弱矣。君子之为也，动以谋国。吾固不悦董子之洁也。其言若怗焉，则滋不可。（怗，徒对、杜

罪二切。)

○祝融（已下《郑语》。）

史伯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孙。陆终第一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也。夏衰，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大彭，陆终第三子，曰，为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豕韦，彭姓之别封豕韦彭者也。商衰，二国相继为商伯。）当周未有，融之兴者，其在非姓乎？”（非，音弭，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为高辛”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已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左氏》：“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注：幕，舜之先，与《国语》不同。《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生物。”注：虞幕，舜后。虞，思也。协，和也。）而其后卒以殄灭，武王继之以陈，覆坠之不暇。尧之时，祝融无闻焉。祝融之后，昆吾、大彭、豕韦，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于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则尧、舜反不足耶？故凡言盛之及后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于必弊者也。（《国语》与坊本“殆于共弊”。）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云云。）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伺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申、缙、西戎方强，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也。缙，姒姓。申之与国也。西戎亦党于申。王，幽王也。自“今王”已下，新附。缙，慈陵切。）

非曰：史伯以幽王弃高明显昭，而好谗慝暗昧，近顽^レ穷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缙，于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祸，是好怪者之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已下《楚语》。芰，音枝，菱也。一作“艾”，非是。）

屈到嗜芰。（屈，居勿切。）将死，戒其宗老曰：（家臣曰老。宗老，为宗人者。）“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去，羌吕切。）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笱豆脯醢，则上下共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屈到，楚卿。屈建，到之子。自“国君”已下，新附。）

非曰，门内之理恩掩义。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荐不为愆义。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吾未敢贤乎尔也。苟荐其羊馈，而进芟于筮，是固不为非。《礼》之言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无思乎？且曰违而道，吾以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对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气纵则底，（底，著也。）底则滞，滞久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对，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对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则可也；自“息民”以下，咸无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飧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为宝也几何矣？”对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自“聘于晋”至“观射父”，新附。）

非曰：圉之言楚国之宝，使知君子之贵于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则何如哉？诚倚相之道若此，则覩之妄者，（女巫曰覩。）又何以为宝？非可以夸于敌国。

○伍员（《吴语》。员，音云。）

伍员伏剑而死。（鲁哀十一年死。伍员，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员，事吴王夫差。夫差起师以伐越王勾践，勾践起师逆之，夫差将许越成，申胥谏之，不听。夫差乃大戒师伐齐。申胥又谏曰：“昔天以越授吴，而王弗受。今伐齐，越人恐来袭我。”不听，遂伐齐，败齐师于艾陵。既胜，乃讯申胥。申胥释剑而对曰：“员不忍称疾辟易，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员请先死。”遂自杀。其后越果灭吴。）

非曰：伍子胥者，非吴之匿亲也。其始交阖闾以道，故由其谋。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见进则谗者胜，国无可救者。于是焉去之可也。出则以孥累于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则员者果很人也欤？

柳先生曰：“宋、卫、秦，皆诸侯之豪杰也。左氏忽弃不录其语，其谬耶？（谬耶，一作“何也”。）吴、越之事无他焉，举一国足以尽之，而反分为二篇，务以相乘，凡其繁芜曼衍者甚众，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语。凡读吾书者，可以类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

（“杂盖”字一本作“反”。）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

，则知文者可不慎耶？呜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凡六十七篇。（东坡报江季恭书云：《非国语》，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论耳。子厚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也。至于《时令》、《断刑》、《贞符》皆非是，予谓学者不可不知。）

●外集卷上·赋文志

○披沙拣金赋（求宝之道，同乎选才。刘义庆《世说》：陆士衡文如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又见钟嵘《诗品》。公外集赋三首，皆贞元五年以后举进士时作。）

沙之为物兮，视污若浮，金之为宝兮，耻居下流。沉其质兮，五才或阙，（《左氏》：天生五才，民并用之，阙一不可。）耀其光兮，六府以修。（《书》：六府孔修。）然则抱成器之珍，必将有待，当慎择之日，则又何求？配圭璋而取贵，岂泥滓而为俦！（滓，壮仕切。）披而择之，斯焉见宝。荡浸淫而顾眄，指炫晃而探讨。（炫，荧绢切。晃，户广切。探，音贪。）动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缁，（《论语》：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缁，墨色。）既坚且好。（《诗》：既坚既好。）潜虽伏矣，（《诗》：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获则取之。翻混混之浊质，见熠熠之殊姿。（熠，弋入切。）久暗未彰，固亦将君是望；（《左氏》：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先迷后得，（《易》：先迷，后得主利。）孰谓弃予如遗！（《诗》：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其隐也，则杂昏昏，沦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尘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则散弈弈，动融融，焕美质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

倘俯拾而不弃，谅致美于无穷。欲盖而彰，（出《春秋左氏传》序。）将炯尔而见素；不索何获，（昭二十七年《左氏》：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遂昭然而发蒙。观其振拔污涂，积以锱铢，碎清光而竞出，耀直质而特殊。锥处囊而纤光乍比，（赵平原君曰：“贤者之处世也，譬如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剑拭土而异彩相符。（雷焕得丰城剑，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剑并土与张华。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土，报雷焕书兼华阴土一斤致焕，焕将拭剑，转精明也。）用之则行，斯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说乎！

岂独媚旭日以晶荧，带长川之清浅。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云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歧昌即咏；陆文可侔，（陆机事见题注。）而昭明是选。（梁昭明太子集《文选》。）若然者，可以议披沙之所托，明拣金之所裁。良工何远，善价爰来。拂以增光，宁谢满ぶ之学；（汉韦贤曰：遗子黄金满ぶ，不如教子一经。）汰之愈朗，讵惭掷地之才。（晋孙绰字兴公，作《天台山赋》，示范荣期曰：“此赋掷地，必为金声也。”）客有希采掇于求宝之际，庶斯文之在哉！

○迎长日赋（三王迎日，礼用夏郊。出《礼·郊特牲》。天子适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注云：《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分，分而日长也。故赋谓“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飨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策，蓍也。）寅方肇建，俟启蛰以展仪。（桓九年《左传》：凡祀，启蛰而郊。启蛰，谓建寅之月。）卯位将初，爰用牲而协吉。送烈烈之凝气，（《诗》：仲冬送烈烈。）导迟迟之阳律。（《诗》：春日迟迟。）犹分可爱之辉。（文九年。《左传》：贾季曰：赵衰，冬之日。赵盾，夏之日。注云：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式伫寅宾之质。（《书》：寅宾出日。注云：寅敬宾导秩序也。）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时，（《论语》：行夏之时。）契惟精而惟一。职在冯相，（《礼·春官·冯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序。）事传《小正》。（《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注云：得夏四时之书。其书存者有《小正》。）符上春以备仪，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谓之迎。时也淑景初延，幽阳潜启。当四时之首位，用三代之达礼。探赜索隐，得郊祀之元辰；极往知来，正邦家之大体。事冠前古，仪标后王。皮弁乍临，（《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尊上也。）土圭之影犹积；（《周礼》：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泰坛既罢，（《礼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玉漏之声渐长。（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曰：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变熙熙之纯曜，流杲杲之晴光。（《诗》：杲杲出日。）璧影始融，丽景才凝于城阙；轮形尚疾，斜晖未驻于康庄。是知迎长日之仪，实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阳事之所用。

故可以知上下之际，见天人之交，动浮光于俎豆，散微照于苞茅。周流金石，晖照陶匏。（《礼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异乎天纪不修，（《书》：亡扰天纪。）秦伯尚矜其泰畴；（以《秦本纪》及《封禅书》考之，秦襄公作西，祠白帝。至文公作，宣公作密，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下祭炎帝，献公作畦，祀白帝。皆未尝立泰。至汉武元鼎中始立泰，祠太一，则泰乃汉立也，赋云“秦矜泰”恐误。）日官失职，（《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晋侯徒继乎夏郊。（《左传》：昭公七年，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曰：“寡君疾今三月矣，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于以迎之，则无为者。委照将久，岂三舍之足凭；（《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战，酣

，日暮，援戈挥之，日反三舍。）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汉书》：文帝时，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乃更以十七年为元年。《风俗通》曰：成帝问刘向：“俗说文帝及后征到期不得立，日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自然应以繁祉，锡之纯嘏。（《诗》：天锡公纯嘏。）礼仪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礼，与天地相参。应戩谷之宜。（《诗》，俾尔戩谷。）受之千亿；奉郊祀之报，至于再三。然则迎长日恭祀事，并虞夏而何惭！

○记里鼓赋（圣人立制，智者研精。题见《晋书·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马，制如司南车。又见葛洪所集《西京杂记》。崔豹《古今注》曰：大章车，所以识道里也，起于西京，亦曰记里车。车上有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尚方故事，有作车法。）

异哉鼓之设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礼于时行即行，赞盛容而立之斯立。观其象，可以守威仪之三千；（《礼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节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贾捐之传》：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配和鸾以入用，（桓二年，《左传》：锡鸾和铃，昭其声也。注云：铃在马额，鸾在镳，和在衡。）并司南而为急。（取车制如司南之义，详见题注。）若乃郊荐之仪既陈，封禪之礼攸执，经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礼容是集。施五击于华山之野，知雾气已笼；用百发乎南山之阳，（《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识雷声所及。先圣有作，后王式遵。启玄机以求旧，运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兹木偶，应异迷途之人。齐步武而无佚，差远近而有伦。遵大路，罔愆乎礼典；听希声，（《老子》：大音希声。）克正于时巡。虽道有环回，地分险易，固善应而莫实，谅知几而有为。（于伪切。）载考载击，所辨于长亭短亭；（庾子山《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无智。（《世说》：魏武帝过曹娥碑，碑背上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齏臼。”杨修便解，魏武行三十里方悟。魏武叹曰：我才不如卿。有智无智，较三十里。）观其妙矣，孰测其微细？观其微矣，（《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讵知其启闭！音不衰而得度，响其镗而有制。（镗，音汤。《诗》曰：击鼓其镗。）于以翊龙御，于以引天旋。异铜浑之仪，亦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黄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设，极深之几是研。（《易》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鄙繁音之坎坎，（坎坎，鼓声。《诗》，坎其击鼓，宛丘之下。）陋促节之阗阗。妙出人谋，思由神假。时然后击，赞赏典于今兹；动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启圣。我后得以昭文物，展声明，不■于素，（■A 2 0，音愆。）可举而行。宜乎骋墨妙

，呈笔精，固敢先三雅而献赋，庶将开万国之颂声。

○吾子

曰：“吾子来也，以有余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无忠而忠见，无孝而孝闻，曷若使不见而忠，无闻而孝，肃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浑然矣乎！”

○刘叟传

鲁有刘叟者，尝以御龙术进于鲁公。（云云。）刘叟曰：“岁不雨，无以出终无以入。民枯然视天，卿士大夫绝智，谋山川、祷神以祈，咸不应。臣投是龙于尺地之内，不逾晷，雷孚上下，雷孚东西，于是先之以风，腾之以云，从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国足之，欲天下足之。”鲁公曰：“斯龙也其神乎？是则寡人之国非敢用。”刘叟曰：“臣闻避风雨，御寒暑，当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后求，曷若未至而先备。”于是鲁公止刘叟而内龙。明年，果大旱，命刘叟出龙，果大雨。

○河间传

河间，淫妇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称。始妇人居戚里，（前汉，《万石君传》注：于上有姻戚者，则皆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有贤操。（七到切。节操也。）自未嫁，固已恶群戚之乱乱，羞与为类，独深居为翦制缕结。既嫁，不及其舅，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其族类丑行者谋曰：“若河间何？”其甚者曰：“必坏之。”乃谋以车众造门，（造，七到切，至也。）邀之邀嬉，且美其辞曰：“自吾里有河间，戚里之人日夜为飭厉，一有小不善，唯恐闻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为礼节，愿朝夕望若仪状以自惕也。”河间固谢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辞来，以一接新妇来为得师，何拒之坚也？”辞曰：“闻妇人之道，以贞顺静专为礼。若夫矜车服，耀首饰，族出欢闹，以饮食观游，非妇人宜也。”姑强之，乃从之游。过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图，有国工吴叟始图东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观。观已，延及客位，具食帷床之侧。闻男子者，（，口溉切。逆气。）河间惊，跣走出，召从者驰车归。泣数日，愈自闭，不与众戚通。戚里乃更来谢曰：“河间之遽也，犹以前故，得无罪吾属耶？向之者，为膳奴耳。”曰：“数人笑于门，如是何耶？”群戚闻且退。

期年，乃敢复召，邀于姑，必致之，与偕行，遂入■ A 5 4 岂州西浮图两池间。（■ A 5 4，《篇》、《韵》无此字，未详。岂，或口溉、柯开二切。江南人呼梯为■ A 5 4，按《集韵》，沂祈二音，曲岸也，又鱼开切，修长也。《前汉·相如传》：“临曲江之岂州兮。”注：曲，岸头也。巨衣切。）叩槛出鱼鳖食之，河间为一笑，众乃欢。俄而，又引至食所，空无帷幕，廊庑廓

然，河间乃肯入。先，壁群恶少于北牖下，降帘，使女子为秦声，倨坐观之。有顷，壁者出宿选貌美阴大者主河间。乃便抱持河间。河间号且泣，婢夹持之，或谕以利，或骂且笑之。河间窃顾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弗然，意不能无动，力稍纵，主者幸一遂焉。因拥致之房，河间收泣甚适，自庆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其类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驾车相戒归，河间曰：“吾不归矣，必与是人俱死。”群戚反大闷，不得已，俱宿焉。夫骑来迎，莫得见，左右力制，明日乃肯归。持淫夫大泣，啮臂相与盟而后就车。

既归，不忍视其夫，闭目曰：“吾病。”与之百物，卒不食。饵以善药，挥去。心怦怦（披耕切，心急貌。）恒若危柱之弦。夫来，辄大骂，终不一开目，愈益恶之，夫不胜其忧。数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药饵能已，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间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悦其心，度无不为。时上恶夜祠甚，夫无所避，既张具，（张，音帐。）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诅，上下吏讯验，笞杀之。将死，犹曰：“吾负夫人！吾负夫人！”河间大喜，不为服，辟门召所与淫者，保逐为荒淫。（保，力果切。）

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犹不嫌。（苦簞切。）又为酒垆西南隅，已居楼上，微观之，凿小门，以女侍饵焉。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犹日呻呼懵懵以为不足。（懵，音蒙。又母总、弥登、母亘三切。）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自是虽戚里为邪行者，闻河间之名，则掩鼻戚皆不欲道也。（戚，与蹇同，促也，急也。，音遏，鼻也。）

柳先生曰：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讎，不忍一视其面，卒计以杀之，无须臾之戚。则凡以怀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师墓志（郭师，时之善箏者，故以是称焉。公时在柳州，《刘梦得集》有与公书云：“发书，得《箏郭师墓志》一篇，以为其工独得于天姿，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绎，学者无能知。”又云：“郭师与不可传者死矣，弦张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闻。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郁也，岂独为郭师发耶？想足下因仆书，重有慨耳。”盖睹郭师之事，观公之文而有感也。）

郭师名无名，无字。父爽，云中大将。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阮弦《箏赋》曰：箏长六尺以应律，弦十有二象十二时，柱高三寸象三才。《唐史

·音乐志》云：箏本秦声也。制与瑟同而弦少。案：京房造五音准，唯此瑟十三弦，此乃箏也。今雅乐清乐箏并十有二弦，他乐皆十有三弦。郭师所能者，盖十三弦者也。）其为事天姿独得，推七律三十五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于焕切。旧作“紧”，胥山沈公谓当作“”。《仪礼》曰：钩中指，结于，掌后节中也。又音牵，音慳。击也牵也。）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屈，一作“抑”，知，一作“如”。）学者无能知。自去乳，不近荤肉，以是慕浮图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缁入代清凉山，（代，谓代州。）又南来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无抚弄。

吴王宙刺复州，（太宗子吴王恪、恪子琨、琨子、子，子宙，皆嗣为王。）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号知声音，蹈以为神奇。会宙贬贺州，遂以来。性爱酒，不能已，因纵发为黄老术。薛道州伯高抵宙以书，必致之，至与坐起。伯高，褒斜人也，嗜其音，至善处，辄自为击节。教阍管谨视出入。饵灰柏，不食谷。三年，变服遁逃九疑丛祠中，（《史记》，神之依丛木者，谓之“丛祠”。）披取之益善，亲遇，终不屑。卒乘暴雨入小船，下岫嶙山，（岫嶙，山名。嶙，力主反。）求道，会欧阳师死，不果受。张诚副岭南，又强与偕。诚死，至是抵余。时已得骨髓病，日犹鼓音四五行。居数日，益笃。既病，自为歌。死三日，葬州北岗西。志其词曰：

云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与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元和十二年季秋也。）月阙其团于是始。（谓九月十六日也。）心为浮图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赵秀才群墓志

婴、白死信孤乃立，（《史记·赵世家》曰：“晋至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婴曰：“朔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后果生男。屠岸贾索之，婴与杵臼谋，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负而匿。诸将遂索杵臼杀之。程婴与赵氏真孤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于是召赵孤及程婴，复与赵田邑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袭，祖某父某仕相及。（一本，止作“祖仕相及”。一作考某。）嗟然秀才胡？体貌之恭艺始习。娶于赤水礼犹执，南浮合浦遽远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庚寅，元和五年。）问年二纪益以十。

（年三十四也。）仆夫返柩当启蛰，（《左氏》：启蛰而郊。启蛰，建寅之月，盖正月也。）潇湘之交瘞原隰。稚妻号叫幼女泣，和者凄歔行路悒。追初悯天铭兹什。

○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公集有《与李睦州书》，名字皆不得而详。然公

志及其私，必与公相厚者。元和五年，公时与李俱在永州，故云卒于湘水之东。志是时作也。《汉书》：齐悼惠王，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颜师古曰：谓与旁通者。其云外妇，本此。）

氏曰马，字曰淑，生广陵。（扬州。）母曰刘，客倡也。淑之父曰总，既孕而卒，故淑为南康讴者。李君为睦州，诋狂寇见诬，左官为循州录，过而慕焉，（李为睦州刺史，元和二年，为李所诬，得罪，贬循州。）纳为外妇，偕窜南海上。及移永州，（更大赦，李量移永州。）州之骚人多李之旧，日载酒往焉。闻其操鸣弦为新声，抚节而歌，莫不感动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远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积疾卒于湘水之东，葬东岗之北垂，年二十四。铭曰：

容之丰兮艺之功，隐忧以舒和乐雍。佳冶雕殒逝安穷！谐鼓瑟兮湘之浒，（谓湘灵鼓瑟也。）嗣灵音兮永终古。（湘灵鼓瑟。今淑之死，能嗣其音也。）

●外集卷下·表启

○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六首（公正集中有《为京兆府请复尊号表》三，又有《为耆老请复尊号表》二，皆在贞元十九年间，盖为德宗复圣神文武之号作也。其事已详于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盖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窃观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司马相如曰：历选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鸿名而崇明号，或配其德，或昭其功，盖所以扬耿光，（《书》：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耿光，光明也。）彰淳懿而示远也。其有暗然不耀，后嗣何观？（《左传》：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蔽而不扬，群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统而临祚，承圣绪而受图，禀高明之姿于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礼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端教化之本，制刑礼之中，声震八区，威加六合。运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阴鹭之功，莫之能测，是用光膺圣神文武之号。（建中元年正月，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其后虽逢厄运。（兴元元年正月，以朱Γ之乱去尊号。）今睹昌期，诚我武之扫清，（《书》：我武惟扬。）犹自咎而抑损，同罪己之义，（《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明爱人之仁。群臣等上顺圣心，以成恭德，而退怀大惧，谓掩全功，五年于兹，（自兴元元年甲子，至贞元四年戊辰，为五年矣。）若坠冰谷。（贞元五年十月，百寮请复尊号，不允。）方今百职皆理，庶绩其凝，（《书·皋陶谟》。）人用咸和，（《书》：用咸和于万民。）俗惟丕变。陈师鞠旅，（兵法，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无犯塞之虞；画界封疆，（一本，“封疆”在“画界”上。）无专地之患。四海宁一，万类蕃滋，薄刑溢不冤之声，（《汉书》：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逋赋蒙勿

收之惠。（一本，“逋”作“通”。）西成有穰岁之报，南极见寿星之祥，灵贶屡加，天恩允答。岂宜固为非薄，（菲薄，见孔明《出师表》：不宜妄自菲薄。）以掩盛明？尊号之崇，原复如旧。况臣等亲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忧罪戾之将及。伏惟陛下复循旧典，俯徇群情，诚天地神内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无任屏营悃恳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诣朝堂上表，伏请复加尊号，奉被还旨，未遂恳诚，拳拳，不胜大愿。臣等伏以崇明号，昭盛德，爰自中古，实为上仪，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兹典礼。

伏惟皇帝陛下有广运之德，弘照微之仁，烛幽以明，威远以武。惠泽之被，诚浹洽于八方；（浹，即协切。）英声之扬，宜越轶于千古。（轶，徒结切。）而乃久为抑损，以守谦恭，事有旷而不遵，礼有缺而未备。臣等又以为不私与己，是谓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辞，有非之而莫敢隐，必推于物，而顺于人。既以徇于群心，又思叶于中典，此皆圣人之事也。且夫虚而失实，则夸耀而诬；质而不华，则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资于润饰，（昭十二年《左传》：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帝者务于恢崇。将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广大，（《易》：广大配天地。）耸远方之观听，兼前代之规模。然后表其全功，谓之尽善。不可以方当陛下临位，群臣在庭，而使鸿名不彰，盛典犹阙。既无以光昭众美，又无以丕承旧仪，则臣等蒙耻于今，获罪于后，实为大惧，敢忘尽规？尊号之崇，愿从群议。伏惟陛下俯回宸眷，察纳愚诚，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无任区区恳迫之至。谨昧死重诣朝堂，奉表固请以闻。臣等诚恳诚勤，顿首顿首，谨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请加尊号，实以功德俱茂，典礼宜崇，然而不能铺陈，无以动寤，（《汉书》：动寤万乘。）愚诚虽竭，天鉴未回。臣某等诚恐诚惧，顿首顿首。

臣等谨按《白虎通》曰：“号者，功之表也。”神农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兴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白虎通》云：正五行。）祝融绩三皇，（《白虎通》曰：谓之祝融何？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属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谓之祝融也。）人为之名，以美其事。其后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顺古道，虽损益咸异，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国之令典，采上古之遗文，察人心于讴谣，观天意于符瑞，敢以为请，累表陈诚。曩者运丁艰难，时或顺动，陛下思成汤之罪己。（《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念周宣之侧身，（《诗·云汉》宣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去

徽号而不称，垂炯戒而自儆。（炯，古迥切。）应天以德，示人以恭，闻于蛮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庙。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义而归仁；潜感陛下之诚，通灵而助顺。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职毕修，庶官以序，礼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内欢康。天下宁一，四人遵业，万类乐生，嘉应休征，神物灵贶，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辞之以仁寿未臻，至化犹郁，遂使德诚可纪，名号未崇。不告于明神，不示于殊俗，将何以知陛下之戡难？将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无以威于四方，上无以报于九庙，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追，烈祖之盛仪，废而不续，（“续”，一作“纒”，又作“绩”。）其不可二也。庶正群官，宗室支属，西土耆长，太学诸生，黄冠之伦，缙衣之侣，万众伏阙，弥旬织路。而乃不从人心，以违公议，其不可三也。守谦恭卑让之志，忽光大弘远之图，臣等诚虽至愚，以为大谬。伏以常久之德，贞夫一也；（《易》：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元始之义，善之长也；（《易》：元者，善之长也。）并包覆露，天之广大也；清静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称夫圣也；妙算之无方，不可以不称夫神也；行仁义，修典法，歌诗颂，考文章，不可以不称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边兵之整，禁卫以严，不可以不称夫武也，而合于唐尧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谨稽之乾符，叶于古典，侔德泽之广，配功业之崇，昧冒万死，伏请上尊号曰贞元大道圣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诚，发于交感，无以回日，其能动天。无任屏营恟息之至。谨复诣朝堂，奉表固请以闻。臣某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贞元五年。）九月，三度诣阙上表，（即前所上三表。）请复上尊号，恟息虽竭，精诚莫通。又惧于累尘圣听，是用中辍，大愿未毕，群心靡宁。臣某等诚勤诚恳，顿首顿首。

臣等生逢昌运，早列清朝，获睹文明，继迹圣俊。（“圣”，一作“贤”。）亦尝考前载于史氏，访遗仪于礼官，至于保鸿名尊号之荣，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为累代之成规，子孙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圣绪而临下，遵令典以制中，则亦俯从公卿大夫之请，光膺圣神文武之号。间者陛下以祸乱之故，特贬损以自儆，以从一时之宜，信为恭也。今乃欲遂变更而不复，以废先祖之典，则若专焉。岂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实以为惧，虽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

伏惟陛下因于忧劳，深自咎责，命祝史告于天地，陈圭币祠于祖宗，布于群臣，闻于兆庶。固能降开之福，致感悦之诚，咸和以叶心，尽瘁而毕力。弼成神造，康济艰难，寇逆扫除，暴强扰顺。侯卫奉守屏之职，夷狄为来庭之宾，兵戎不兴，边鄙不耸，文轨同于四海，贡赋修于九州。至若时候将愆，必惟

思而内省；皇情微轸，遂交感而潜通。阴阳和而风雨时，年谷熟而财用足，休祥数见，福应屡臻。此皆天地祖宗垂灵锡祉，以成陛下之志，明无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悦神心，增修盛仪，再加明号，（“明”，一作“名”。）崇昭报之礼，表恢复之功。而辞以仁寿未臻，至化犹郁，则若尚怀不足，以要天地祖宗，虽有固让之勤，而非重请之义。且夫号者其来尚矣，燧人、神农各旌其事，汤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独为辞让，以守谦冲，则皇王将有愧于前，祖宗将不悦于后，而帝德是非之辩，固有所归；国典异同之文，后难以守。且陛下本为炯诫，（炯，古迥切，一作“鉴诫”。）以示敬恭，诚谦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训而不敢不承，又谦德之大也。若乃守独善而遗公议，执小让而忽宏规，违臣庶之心，废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虽诚至愚，窃所不取。辄敢征之国典，酌于经义，取夫贞者事之干，元者善之长，以配圣谟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纪年之嘉名，遵旧号之美称，以如开元故事。谨冒万死，请上尊号曰贞元圣神文武皇帝。

伏惟陛下沛然回虑，俯徇群情，然后圣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后代得扬盛美而鉴至清，是群臣之愿也。不胜恳迫之至。谨奉表诣阙，固请以闻。臣等诚勤诚恳，顿首顿首。

○第五表

臣颀等言：（颀，于颀。）臣等伏以尊号未复，累具陈请，（“具”，一作“表”。）伏奉诏旨，固守谦恭。臣等上授天地神灵，次奉祖宗典法，列经义而顺古，因人心以从时。词繁而不能陈明，诚竭而未蒙察纳，德美盛而犹蔽，宪度缺而莫修，罪戾是忧，冰炭交集。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弥文而益彰。然则守谨而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朴而略礼，不如文明而化光。况于文质异时，而国家自有制度。岂直为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于规模，信为弘远。陛下嗣训先祖，贻谋后圣，当践修以纂承，宁变更而废坠？臣等又伏读诏书曰：“遐想哲王，则自燧人、神农、殷汤之时，有其事也。”又曰：“钦若典训，则自代宗、肃宗、玄宗而上，有其仪也。”又曰：“所诫者满，所尚者谦，守之以诚，期于终始。”臣等以为，去鸿名而贬损，谦之始也；遵旧典而奉承，谦之终也。造次而未尝违于礼，守之以诚也；敬恭而无或陷于专，所诫者满也。又曰：“虚美崇饰，所不敢当。”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动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难之武功，著于颂声，光于史氏。上有其实，无虚美之嫌；下尽其诚，非崇饰之伪。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携仆，（《书》：左右携仆。携仆者，谓左右携持器物之仆。）或从牧圉

，（僖二十八年《左传》：宁武子曰：“不有行者，谁牧圉？”注：牛曰牧，马曰圉。）或备持戈矛，盖有同力之诚，而无离德之间。今者四岳群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维，内及宗室，黄发耆老，青衿诸儒，或佥以同辞，或远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群材序进，百职交修，烽燧不惊，兵戎以息，钻凿不用，狱讼以衰，六气和而风雨时，五谷昌而仓廩实，庶政之康也。诚由教化，以致雍熙，自当冠于皇王，宁复谢于尧、禹？宜加明号，以表成功。陛下虽以为辞，臣等未知其说。

又伏奉诏旨，令臣等断表。伏以君亲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违陛下之诏。谨昧冒万死，伏请复上尊号如前。不胜惶惧恳迫之至。

○第六表（一本，以上六表在前集。）

臣颀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诏旨，加辞让愈固。臣等感谦冲于盛德，而私有旧典隳废之忧；惧烦渎于圣听，而内怀微诚恳迫之切。进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某等伏以为事贵举其中，立名恶浮于实。（他本无为立二字。）得其中，不宜变之而失正；有其实，不必避之以为恭。况于祖宗之矩矱，国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备，德博化光，辞取于贬损而自卑，朴略而太简者也？昔汉宣帝谓元帝曰：“我汉家亦自有制度。”（见《汉·元帝纪》。）诸葛孔明诫其主曰：“不宜妄自非薄。”前史载之详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为执小让之贤，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鸿名之敬，不足以补变法改作之专。陛下行之，将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历代承以圣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继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谓德之不嗣也；躬上圣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祸乱、制夷狄之武，（一无“有”字。）修礼乐、垂宪度之文，不可谓实之不孚也。比年以来，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无舞文，狱犴将空，梏不用，可谓人皆迁善，岂曰俗未胜残？然若辞之，所未寤也。况于尊号之美，陛下已受于初，去之即由于艰虞，复之宜因于康靖。徒示其罚，不旌其功，何以知区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庙之兴复？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遗仪耳。内之臣庶，跋履山川，思报主恩，誓雪国耻，亦欲摅其宿愤，表其成劳。陛下犹掩鸿名，罔穷其事，则此等如有未尽，不以为欢。倘陛下以自咎责之心，尚或未弭，则群臣不能匡辅之罪，（“匡”，一作“庄”。）亦当未除。将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将何以受陛下之爵赏？君犹含垢，臣以偷荣，群下之情，必深反侧。又无以示于万古，无以威于四夷，皆非远图，且乖大体。

臣等怀此数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谨昧冒万死，重违诏旨，伏请复上尊号，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无忝之言，（《诗》：无忝尔祖，聿修厥德

。) 顾屈己从人之义，再膺大典，俯徇群心，因来月谒太清宫太庙，郊祀上帝，（贞元六年十月，百僚请复尊号，上曰：“春夏亢旱，宿麦不登。朕精诚祈祷，获降甘雨。既致丰穰，告谢郊庙。倘因祀而受尊号，是有为为之。勿烦固请。”十一月庚午，祀南郊。）遂以告祠，实臣等之至诚，实臣等之厚幸。不胜惶惧恳迫之至。谨复诣朝堂，奉表固请以闻。

○及大会议户部尚书班宏又请改所上尊号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后表（宏，卫州汲人。贞元五年二月，自户部侍郎迁本部尚书。）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称夫圣也；妙算之无方而莫能测，不可以不称夫神也；行仁义，修典法，歌诗颂，考文章，不可以不称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边兵以整，禁卫以严，不可以不称夫武也，而合于唐尧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万物以生；推功不宰，而万化以成，合于《书》之“奉若天道”之义。臣等谨稽之乾符，叶于古典，侔德泽之广，配功业之崇，昧冒万死，伏请上尊号曰圣神文武奉道皇帝。（此是改第三表。）

○及大会议国子祭酒韩洄请历数近日征应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后表（贞元七年，以韩洄为国子祭酒。）

又伏见陛下以今年四月以来，方当雩祭之修，而有旱备之请。才愆期而未害于物，深轸念而将恤其人，气潜通而交感以和，泽旋流而滂霈思远。（“思”，本作“斯”。）由是风雨时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农功以成，年谷大熟。休祥数见，福应屡臻。仁木连理而垂阴，嘉禾同颖而挺秀。寿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獐凝彩而雪晖，苍乌取象于天色。将遍于郡国，相继于岁时。右具如表。

○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怀光谋反，贞元元年为其部将牛名俊斩首以献，则公之表，当是时作也。然公时年十三，不应有此文。中丞者，不详其人矣。文又阙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贼李怀光輿台末人，（《方言》：南楚凡骂庸贱曰台。）奚虏遗丑。（怀光，渤海人，丑类也。）备闻凶险之行，颇有残暴之名。陛下略其细微，假以符节，尽委朔方之地，（建中元年七月，以怀光为朔方节度使。）犹分禁卫之兵。（二年五月，诏怀光率神策及朔方军讨李惟岳。）不感殊私，乃怀异望。间者馈贡不入，王师问罪。寻令举军赴敌，而乃终岁无功。（时马燧、李抱真同讨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连兵救田悦。诏怀光统朔方兵一万三千同讨悦。怀光勇而无谋，为滔等所败。）泊驾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车驾至咸阳。戊申，幸奉天。）敕还旧镇，将扫猾夏之盗，因解奉天之围，（十一月，怀光引兵败朱Γ兵于醴泉。Γ闻之，惧，引兵归长安，由是奉天之围解。）岂伊人谋，盖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难，不省其由

，列为上公，命作元帅，及蹶寇滑，顿军咸阳。（阙。）

○为裴令公举裴冕表（大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公始生，当无此表。裴令公，盖裴遵庆也。按《冕传》云：大历中，郭子仪言于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驱驰灵武，有社稷勋。程元振忌其贤，遂加诬罔，海内冤之。”与此表合。然此表当为郭令公作，其云为裴令公，非也。又传云：时元载秉政，冕早所甄引，载德之。又贪其衰瘵，且下己，遂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逾月卒。据元载之诛，在大历十二年，而柳生于大历八年，是时方五岁，而此表文当在载未诛之前，时公未生。或谓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阳王居朔方，备礼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决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闻忠邪不可以并立，善恶不可以同道。吴任宰而伍胥诛夷，（吴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为太宰，尝以报越为志。二年，悉精兵以伐越，败越之夫椒。越王勾践使大夫种因太宰而行成。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不听，遂自杀，吴王以鸱夷盛其尸，投之于江。，普鄙切。）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屈原，名平，事楚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毁谮之，王乃疏原，原既放逐，遂投于汨罗江而死。）远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见澧州刺史裴冕忠肃，（一作“忠肃明允”，一作“明允忠肃”。）道高德厚，匪躬无忌，有蹇谤之风。（《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道佐先帝，（道，一作首。）驱驰灵武，赞云雷之业，成社稷之勋。（至德元载，玄宗幸蜀，至益昌，遥诏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以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是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事势，劝之朔方。七月，太子入灵武，冕与杜鸿渐、崔漪等劝进。甲子，以定策功，以冕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诬构，投谪荒裔，天下称冤。（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崩，以冕为山陵使，冕以幸臣李辅国权盛，将附之，乃表辅国亲昵术士中书舍人刘ビ充山陵判官。ビ坐法免，冕亦以议事与程元振相违，贬施州刺史，移澧州刺史。）空怀丑正之悲，莫雪增嫌之耻。今奸邪屏退，圣政大明。（广德元年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百度惟贞，（诸本作“大度”，误。）四门以穆。寰海之内，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闻至化。愿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处询谋之任，当燮理之权，必能协和万邦，致君尧舜。臣位兼将相，职忝股肱，思进贤杰，共熙帝载。（二年二月，以冕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充东都、河南、江南、淮南诸路转运使。）臣无任恳愿之至。

○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武元衡，字伯苍，贞元二十年迁御史中丞。公时为监察御史，乃其属也。正集有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此当次其后。）

臣某言：中使窦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天卷忽临，时珍俯及，捧戴惊，以喜以惶。臣以无能，谬司邦宪。大明首出，（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顺宗即位，《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得亲仰于云霄；渥泽遂行，忽先沾于草木。况兹灵味，成自遐方，照临而甲拆惟新，煦妪而芬芳可袭，调六气而成美，扶万寿以效珍。岂可贱微，膺此殊锡？衔恩敢同于尝酒，涤虑方切于饮冰。（《庄子》曰：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抚事循涯，陨越无地。臣不任感戴欣之至。

○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师道诛，东平尽平。时御史中丞裴行立为桂管观察使。）

臣某言：月日得进奏官状报，逆贼李师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庆无涯。臣闻负恩干纪者，鬼得而诛；（《庄子》：为不善乎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诛之。）犯顺穷凶者，天夺其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强使之，子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谿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不自妖孽，曷彰圣功？

伏惟陛下先天不违，与神合契，掩周宣中兴之业，陋汉光再造之勋。灵旗四临，氛？皆散，凡在臣庶，尽睹升平。伏以师道席父祖以作威，（大历中，以李正己为平卢、淄青节度使。传其子纳。师古，纳次子。）苞海岳而专禄，恃东秦十二之险，（汉高帝六年，田肯贺上曰：“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齐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百二者，谓秦地险固，二万人足以当诸侯百万人。十二者，谓二十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言齐虽固，不如秦二万乃当百万人。）诱临淄三七之兵，（《史记》：苏秦说齐宣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窃据一方，岁逾五纪。朝宗之地，旷若外区；（《禹贡》：海岱为青州。青州东北据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为徐州。东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此言东海为师道所据也。）封祀之山，隔成异域。（谓东封泰山也。在兖州。）累圣垂德，曾未悛心。（《书》：惟受罔有悛心。悛，改也。）余孽滔天，果闻折首。（《易》：有嘉折首，获匪其丑。）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将封；（《封禅书》：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后汉·志》曰：云云、亭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风俗通》曰：封泰山，封广二丈，高九尺，下有玉牒书。）辽海无虞，见石之已至。（《国语》：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

，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苦矢石，长尺有咫。矢镞也，以石为之。音奴。）此是陛下神筹独得，（“筹”，一作“算”。）庙略无遗，授任推尽力之威，纵舍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贯，龟筮必从，克成不战之功，遂洽无为之理。臣谬司戎旅，远守方隅，愧无横草之功，（汉终军当发使匈奴，军自请曰：“军无横草之功。”师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曰横草也。）坐见覆盂之泰。（东方朔《客难》：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蹈欢庆，倍万恒情。

○贺赦表（此谓顺宗时。盖当公之世，人主嗣位肆赦，惟顺宗一人耳。又云，“谬当任用，职在藩维”，此必代桂、广帅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庆，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某闻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继统，升日月以垂曜。群品资始，万方文明。

伏惟陛下嗣守鸿业，光膺骏命，淳化均于四序，大德合于二仪。保宁社稷，光宅区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俭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况乃顺时布政，乘春导和，敷作解之泽，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门广辟。而又洗涤幽絜，雷雨之施也；归还流窜，罗网之释也；移叙贬黜，覆载之仁也；蠲除逋债，政理之源也；褒宠勋贤，激劝之方也。废金宝之贡，有以彰俭德；搜遗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勋宿将，赏延子孙，庶尹卿士，荣周存歿，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德超虞、夏，道掩轩、项。必将平一殊俗，发挥大猷，亿万斯年，永荷天绪。

臣谬当任用，守职藩维，不获奔赴阙庭，亲睹盛礼。感悦欢，倍万恒情。

○贺皇太子笺（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既立，更名恒，宪宗第三子。）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光受徽号，（元和十四年七月，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率土臣子，欢无涯。

伏惟皇太子殿下丽正居中，辅成昌运，消伏孽，赞扬辉光。鸿名允升，大庆周洽，表文武之经纬，著天道之运行。瑞景照临，示重轮之发耀；（崔豹《古今注》曰：汉明帝为太子，乐人作四歌赞德，其二曰《月重轮》。）恩波下济，见少海之增澜。（《山海经》曰：无皋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公时在柳州，其年十月，卒于柳。）获闻盛礼，踊跃之至，倍万恒情。谨附笺贺。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贺裴桂州启（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为桂管观察使，在元和十三、四年间，时淮西已平，公前有《为贺淮西平赦表》，此岂赦后有所封赠，故公以启贺之欤？）

宗元启：伏承天恩，荣加宠赠，伏惟增感，庆罔极。某闻扬名以显，孔圣于是作经；（孔子曰：“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训。（《礼记》，曾子曰：“大孝尊亲。”）雨露敷泽，日月垂光，盛德果验于达人，（《左传》：昭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积善必征于余庆。（《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天下人子，羡慕无阶。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获奔走拜贺，无任展转惶灼之至。

○与卫淮南石琴荐启（卫淮南，次公也。以检校工部尚书为淮南节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后。传云：次公本善琴，方未显时，京兆尹李齐运使子与之游，请授之法，次公拒绝，因终身不复鼓琴。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则卫时尚鼓琴也。史传之载，过乎实矣。一作“状”，在前集。）

叠石琴荐一。（出当州龙壁滩下。）右件琴荐，躬往采获，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

伏惟卜下稟夔、旦之至德，蕴牙、旷之玄踪，人文合宫徵之深，国器专瑚琏之重。（《论语》：子谓子贡：“汝，器也，瑚琏也。”）艺深攫，（《史记·田完世家》：邹忌子曰：“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弦之愉者，政令也。”攫，厥缚切。弦，音释，舒也。）将成玉烛之调；（《尔雅》：四时和谓之玉烛。）思叶歌谣，足助薰风之化。（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愿以顽璞，上奉徽音，增响亮于五弦，应铿锵于六律。沉沦虽久，提拂未忘，倘垂不彻之恩，（《礼记》：士无故不彻琴瑟。）敢效弥坚之用。

○答郑员外贺启（一作“状”，在前集。）

李师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为平卢、淄青节度使。德宗建中二年七月卒，子纳领军务。贞元八年五月卒，子师古领留务。宪宗元和元年闰六月卒，弟师道领留务。是为三代受恩。）四凶负德。（四凶，即谓正己、纳、师古、师道。）圣朝含育，务在安人。不知覆载之宽弘，更纵豺狼之奸蠹。王师一发，凶首已来，万姓称欢，四方无事。（一本有“伏惟同增慰庆”六字。）

○答诸州贺启（一作“状”在前集。）

李师道累代负恩，不起悛革，余孽怙乱，（孽，鱼列切。本作“■ A 2 9”。）更肆猖狂。王师暂劳，已致梟戮，率土欢，庆贺难胜。太平之功，自此而毕。（一本有“劳致书问悚息增深”八字。）

●外集·补遗

○万年县丞柳君墓志（并序。《史·表》载：虬，后周中书侍郎美阳孝公，与志稍戾，岂史误耶？万年公，贞元十二年卒，是年葬，志是时作。）

惟贞元十二年龙集景子（景龙太岁也。）三月日，前万年县丞柳君，终于长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长子弘礼，承家当位，次曰传礼，幼曰好礼，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时定制，动合古道，三日而殓，三月而葬。（《礼记·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殓，三月而葬。）粤五月十九日甲子，克开长安县高阳原，于先莹，礼也。先时撰辰酌礼，（撰，择也。）称义备物，外姻毕至，（《左氏传》云：士逾月，外姻至。）宗人来会。从弟宗元受族属之教，泣涕濡翰，书辞纪行。曰：

君讳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鲁，后得柳姓。（《鲁世家》：孝公子展之孙，以王父字为谥，至展禽食采于柳下，因为氏。鲁为楚灭，柳氏入楚。楚为秦灭，柳氏迁晋之解县。故柳氏为河东解人。）七代祖虬，后魏中书令，封美阳公。（虬，字仲盘，西魏大统中，为中书侍郎。）四叶至皇考，皇朝散大夫，资阳令。祖初，延州司马。考颐，宣州宁国丞。济德克绍厥类，藏聪晦明，粹为淑和。少孤，季父建，（颐有三子：长曰元方，季即建。建为金部郎中。）抚字训道，通《左氏春秋》，贯历代史，旨画罗列，接在视听，嗜为文章，辞富理精。以门荫出身，调补宣州溧水尉。纲簿贡赋，入于天府，特授同州冯翊尉。改京兆府云阳主簿，转长安主簿，迁万年丞。端靖守贞，处剧不挠。秩满，居养，素食贫，常好竺乾之道，自振尘昏之外，（振，音展，极也。“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婴被沉疾，不克永寿。姻戚动怀，朋友道伤，僉曰：“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

君前娶河南独孤氏，左司郎中緇之女，（緇之子三人：、寂、密也。）无子，早世。继室以裴夫人，谏议大夫虬之女，（虬，河东人。代宗时，擢为谏议大夫。）阴教内则，著于闺闼，有女三人焉。呜呼，铭志之来古矣，是不可阙，遂勒玄石，措于阴堂。（阴堂，谓圻中也。）铭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曠耶？德而不寿，命既厄耶？松柏苍耶？不朽石耶？

○处士段弘古墓志（并序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时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在永州，故荐弘古于崔；迨其死，崔犹为经纪其丧，可谓贤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当其丧过永州时作，志亦作于是时也。）

段处士弘古，读纵横书，（《汉·志》：有纵横十二家。盖战国苏秦、张仪之书也。）刚峭少合，尤落，（落，大貌。《庄子》作为“瓠落”，意与

“落”同。)不事产。人或交之，度非义，辄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禄。尝以法家言，(《汉·志》有法家者流之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干，延以上座，将用之。会士干死，闻襄阳节度使于v爱人大言，遂干以兵画，一见喜甚。居月余，视v终不可与立功，又遁去。(v之字曰允元。贞元十四年九月，以v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陇西李景俭、(景俭之字曰致用。)东平吕温，(温之字曰化光。)高气节，尚道艺，闻其名，求见，大欢。留门下，或一岁，或半岁，与言，不知日出。温卒，(温卒于元和六年。)景俭逐，(元和三年十月，景俭贬黜为江陵户曹参军。)前右拾遗张宿(一作“道”。)与然诺，南见中山刘禹锡、河东柳宗元，二人者言于御史中丞崔公。公时降治永州，知其信贤，徼其去。(徼，音邀，通遮也。)又南抵好义容州扶风窦群，(是时元和八年四月，以群为容管经略使。)途过桂，桂守旧知君，拒不为礼。君愤怒，发病，不肯治，曰：“平生见大人，未尝相下。今穷于此，年加老，接接无所容入也，益困于俗笑，吾安用生为？埋道边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为出涕，命特赠赙，致其丧来永州，哭为祭之。与丧具道里费，归葬澧州安乡县黄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后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刘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铭曰：

廉不贪，直不倚。困者吾之，(困者，盖谓己及刘禹锡之属皆穷困也。)
)通者不以。(以，用也。言通达者则不用也。)不怨其蹶，卒以亢死。观游非类，有贱非鄙。何以葬之？黄山南趾。

○潞州兵马曹柳君墓志(志云贞元二十一年七月葬，志当是时作。)

柳氏子某为平陆丞，王父母之丧，寓于外，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阌乡。窆(《说文》：窆，葬下棺也。窆，保验切。)墨遇食，乃贻书其族尚书礼部员外郎宗元，使为其志。且曰：“吾之先，自魏已来，为宰相者累世。

(庆为魏之侍中。自后四世为宰相，)我高祖讳万齿，为伊阙令，袭其先河间郡公曾祖讳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泊于兵曹府君讳某，勤身惠志，好义能让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亲者睦。凡举明经者四，皆获美仕。初为陆浑主簿，次吴县尉，次上党丞，次潞州兵曹参军。其勾稽摘发，毗赞关决，无不胜职，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终于官次，殁于州若干里。会世多难，家又贫窶，故不及夫事。呜呼！我曾祖、王父葬于颍阳，我伯祖、叔祖泊伯父皆葬阌乡皇天原望寿里。颍阳北临涧，其地阴狭，岸又数坏，大惧不克久安神居。是以从他兆于兹，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将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尔也。

”于是删其书为文，置于邮中，俾移于石上。

○永州司功参军谭随亡母毛氏志文(年月志皆不载，据题云永州，公在永时作。)

毛氏夫人，父曰仪禹，丰州别驾。祖弘义，济州户曹。夫人归谭氏，曰损，为邓州司仓参军。损父昌，为常州录事参军。祖曰元爱，为左羽林大将军、弘农男。惟谭洎毛氏，于周咸为诸侯，谭入于莒，毛及魏为后族，千岁复合。

夫人生丈夫子曰随。随谨愿好礼。始克于裴、柳为姻。随娶裴氏，今中书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从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闻夫人之德，且曰随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训。则宜有以文其声诗，刻而措诸墓。夫人讳某，寿若干，某年月日终，某月日于此，志曰：

周之列国，谭子、毛伯。合是二姓，从其匹敌。夫人有训，乃策厥族。惟时善良，不享丰福。懿厥子姓，追号宪德。内言不出，孰表贞节。愿垂休铭，永志幽谷。

○上宰相启

宗元启：自古遭时立功，事或容易；至于今日，尤见其难。

伏惟相公秉钧见以觉群迷，杓持操以祛众惑，横议雷动，执心弥坚。虽石柱之当洪流，烛龙之照朔土，未足以为喻也。自天宝之乱，六十余年，侯伯多继代之人，卒伍有要君之志，累圣含育，未议削平。夙居相位，动逾百数，各务固守，以保安宁。藏疾日滋，稔祸弥长，四海之内，敢望清夷？阁下奋忠勇之诚，挺贞明之志，以中兴为己任，视群寇为私仇。五年之间，六合无事。不图至是，获睹太平。

某罪责未明，拘守荒服，庆徒至，称贺无阶。将尽力于缣纆由，冀流芳于遐迹。报效之至，舍此无由。无任感激欣跃之至。

宋乾道本《柳柳州外集》

○上裴桂州状

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

右宗元伏事旌恭守，条章安清，因酒喧呼，吐于和协，辄敢尘黷，惶惧伏深。伏蒙仁恩，特赐处置下情，不任悚戴屏营之至。限以守官，不获奔走拜谢，伏增战越。谨状。

同上

○送元师诗

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家山余五柳，人世遍千灯。莫让金钱施，无生道自弘。

同上

○永字八法颂

侧不愧卧，勒常患平。努过直而力败，宜峻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

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礫<走历>以开撑。

《全唐文》卷五八三

○扬子新注（五则）（《扬子》，汉扬雄所著《法言》也。序云：诸子各以其知舛驰，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圣人之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蒋之翘按：《法言》，东晋李轨已为之注，甚略。子厚删定，虽增释一二，而亦不能尽补其亡误。故宋咸云：中有义易决者反疏之理，尚秘者则虚焉，阙文者弗能正，讠为字者乃无辨，至于言不诘而事不属，议失旨而举失类，则其言无足取也。但以旧本所存，又果为子厚之笔，姑存之。乃或者谓昌黎旧有《论语笔解》，而集亦弗录，此注不可以已矣乎？盖《论语》诸解，大略亦见《韩集·遗文·答侯生书》中，故不赘。弗可例也。）

○学行篇

如将复驾其所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

注云：金口木舌，铎也。使诸儒驾孔子之说如木铎也。（铎所以宣教令者也。文事木铎，武事金铎。《法言》之意，犹言使诸儒扬宣之尔。）

○修身篇

荧魂旷枯，糟莩旷沈。ㄥ埴索涂，冥行而已矣。

注云：荧，明也。荧魂，司目之用者也。“糟”当为“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荧明，旷久则枯；精之轻浮，旷久则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废矣，以至于索涂冥行而已矣。（司马光曰：修身而不由圣人，则为弃人矣；视物而不见日月，则为弃目矣。）

又云：“糟”当为“精”，言盲蒙之患，神光久旷则枯，目精久旷则沈，于是以杖ㄥ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此即面墙之论。）

○孝至篇

勤劳则过于阿衡。

注云：阿衡之事，不可过也。过则反。（谓王莽。）

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

注云：扬子极阴阳之数，此言知汉祚之方半耳。（宋咸曰：柳子之论非也。盖子云观新莽之强篡而立，复暴桀如是，天下思汉未已，知刘氏之运未去，必有中兴而王者。言庶几乎近也。）

明蒋之翘本《柳河东集·遗文》

●附录

○旧唐书本传（刘句）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高祖朝宰相

。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想，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新唐书本传（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从曾祖为中书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时。父镇，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常闲行求养，后徙于吴。肃宗平贼，镇上书言事，擢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朔方府，三迁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贬夔州司马。还，终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行，胡浪切。）第进士、博学宏词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雅善萧子云，诒书言情。又诒京兆尹许孟容。然众畏其才高，惩刘复进。（“刘”，与“艾”同。）故无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为文，思益深。尝著书一篇，号《贞符》。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吝，作赋自傲，曰《惩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为母子永决。”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锡而自往播州。会大臣亦为禹锡请，因改连州。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佣，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已

钱助赎。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司马迁、崔る、蔡邕。）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

○柳子厚墓志铭（韩愈）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间，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侷，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

，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祭柳子厚文

维年月日，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灵。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缶尊}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天脱羈。玉佩琼琚，大放厥辞。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袖袖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彳扁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呜乎哀哉！尚飨。

○柳州罗池庙碑（韩愈）

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

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曰：“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则我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间，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或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

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

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

柳侯，河东人，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以笑。鹄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兮爱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亢充羨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后世。

○祭柳柳州文（皇甫）

呜呼柳州，秀气孤禀。弱冠游学，声华籍甚。肆意文章，秋涛瑞锦。吹回虫滥，王风凜凜。连收甲科，骤阅班品。青衿缙绅，属目敛衽。公卿之禄，若在仓廩。至骏难驭，太白易惨。华钟始撞，一顿声寝。梧山恨望，桂水愁饮。郁郁群议，悠悠积稔。竟奄荒獐，遂绝羈枕。

呜呼柳州，命实在天。贤不必贵，寿不必贤。虽圣与神，无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视咨嗟。归葬秦原，即路江皋。声容蔑然，相叹增劳。惟有令名，日远日高。式荐诚词，以佐羞醪。尚飨。

○祭柳员外文（刘禹锡）

维元和十五年岁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刘禹锡衔哀扶力，谨遣所使黄孟茺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灵。

呜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闻否？惟君平昔，聪明绝人；今虽化去，夫岂无物？意君所死，乃形质耳；魂气何托？听余哀词。呜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凶。未离所部，三使来吊。忧我衰病，谕以苦言。情深礼至，款密重复。期以中路，更申愿言。途次衡阳，云有柳使。谓复前约，忽承讣书。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泪迸落，魂魄震越。伸纸穷竟，得群遗书。绝弦之音，凄怆彻骨。初托遗嗣，知其不孤。末言归青，（青，音茜，载柩车。）从先域。凡此数事，职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远。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闻讣，必勇于义。已命所使，持书径行，友道尚终，当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安平、宣英，（韩泰，字安平。韩晔，字宣英。）会有还使。悉已如礼，形于具书。呜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从古所悲。不图此言，乃为君发。自君失意

，沉伏远郡。近遇国士，方伸眉头。亦见遗草，恭辞旧府。志气相感，必逾常伦。顾余负衅，营奉方重。犹冀前路，望君铭旌。古之达人，朋友则服。今有所厌，其礼莫申。朝晡临后，出就别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恸何极！（《礼记》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则不哭。）呜呼子厚，卿真死矣！终我此生，无相见矣！何人不达？使君终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宁忍此？知悲无益，奈恨无已。君之不闻，余心不理。含酸执笔，辄复中止。誓使周六，（子厚之子。）同于己子。魂兮来思，知我深旨。呜呼哀哉！尚飨。

○重祭柳员外文（刘禹锡）

呜呼，自君之没，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犹疑。今以丧来，使我临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赎，翻哀独生。呜呼！出人之才，竟无施为。炯炯之气，戢于一木。形与人等，今既如斯。识与人殊，今复何托？生有高名，没为众悲。异服同志，异音同叹。唯我之哭，非吊非伤。来与君言，不言成哭。千哀万恨，寄以一声。惟识真者，乃相知耳。庶几倘闻，君倘闻乎？呜呼痛哉！君有遗美，其事多梗。桂林旧府，感激主持。俾君内弟，得以义胜。平昔所念，今则无违。旅魂克归，崔生实主。幼稚在侧，故人抚之。敦诗、退之，各展其分。（崔群，字敦诗。韩愈，字退之。）安平来，礼成而归。其它赴告，咸复于素。一以诚告，君倘闻乎？呜呼痛哉！君为已矣，余为苟生。何以言别，长号数声。冀乎异日，展我哀诚。呜呼痛哉！尚飨。

○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刘禹锡）

呜呼！至人以在生为传舍，（传，音转，驿也。）以轩冕为倘来。达于理者，未尝惑此。昔余与君，谕之详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备。惟公特立秀出，几于全器。才之何丰，运之何否。大川未济，乃失巨鉴。长途始半，而丧良骥。绅之伦，孰不堕泪？昔者与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极。驰声日下，鹜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齐驱。携手书殿，分曹蓝曲。心志谐同，追欢相续。或秋月衔觞，或春日驰毂。旬服载期，同升宪府。察视之列，斯焉接武。君迁外郎，予侍内闱。出处虽间，音尘不亏。势变时移，遭罹多故。中复赐环，上京良遇。曾不逾月，君又即路。远持郡符，柳水之殳。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来夏口，忽复三年。离索则久，音觐屡传。筐盈草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扬差肩。（钟隶、索靖善书，班固、扬雄善文。）贾谊赋，屈原问天。自古有死，奚论后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回世路，奄忽下泉。呜呼哀哉！令妻蚤谢，稚子四岁。天丧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来自遐裔。闻君旅榭，既及岳阳。寝门一恸，贯裂衷肠。执紼礼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觞，莫克亲举。驰神假梦，冀动晤语。平生密怀，愿君遣吐。遗孤之才与不才

，敢同己子之相许。呜呼哀哉！尚飨。

○祭柳侯文（曹辅）

维绍圣二年岁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权提点广南西路刑狱公事兼本路劝农提举河渠公事、飞骑尉、借紫曹辅，谨以清酌时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灵文之祀。惟三元之默运兮，初浑沦而。惟万生之并鹜兮，悉坯陶乎一钧。物有大小之不齐兮，人亦智愚之莫伦。何夫子之毓质兮，独爽迈秀发而不群。其学也囊括今古而该百氏兮，或参之驳杂而取之粹纯。若大田之揪敛兮，莫知其千仓与万。其文也若秋涛之鼓雷风兮，汹涌澎湃而无垠。若八骏之骋通衢兮，王良执策而造父挟轮。老韩骇汗以缩手兮，翱丧气而噤唇。（韩愈、李翱、皇甫。）夫何天命之不畀兮？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怅远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兮，志郁郁而不伸。彼高爵厚禄以夸耀于一时之人兮，皆泯没而无闻。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远而弥新。柳江演漾以清Γ兮，鹅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于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怀仁。余幼服夫子之遗言兮，不足以追逸轨而袭游尘。刺岭峤之荒服兮，吊苍梧之愁云。奠桂酒之旨洁兮，荐兰肴之芬。物虽至薄兮，吾诚甚勤。呜其来享兮灵文。尚飨。

○祭柳侯文（黄翰）

世传不朽，文学辞章。惟公之文，驾韩蹴张。（韩愈、张籍。）雄深雅健，实比子长。（司马迁，字子长。）民思无尔，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龚述黄。（龚遂、黄霸。）深仁遗爱，实比甘棠。孔门四科，达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伟，议论慨慷。交口荐誉，名声益彰。要路立登，台省翱翔。擢列御史，拜尚书郎。时将大用，器博难量。譬如八骏，奔逸康庄。追风掣电，万里腾骧。亦如利器，镞耶干将。直视无前，其锋孰当。不慎交友，玷于韦王。（韦执谊、王叔文。）群飞刺天，谗口如簧。一斥不复，困于三湘。譬如鸾凤，不巢高冈。栖之枳棘，六翮摧伤。亦如巧匠，睥睨观旁。缩手袖间，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龙城虽远，（龙城，柳州也。）毋敢怠荒。动以礼法，率由典常。公无负租，私有积仓。居处有屋，济川有航。黄柑绿柳，至今满乡。修夫子庙，次治城隍。农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诵洋洋。生能泽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余年，血食不忘。翰幼学公文，久服余芳。遗风善政，凛若冰霜。日想英灵，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杂香。拜献芜词，公其来飨。

○祭柳侯文（许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称，仁深而年不长。敛此大惠，施于一方。终焉庙食，如古桐乡。（前汉循吏朱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桐乡吏，其民爱我

，必葬桐乡。”桐乡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绝。）虽去此几于千祀，而至今犹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顾取法于何有，赖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觞。神兮归来，鉴兹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记（汪藻）

先生以永贞元年冬，自尚书郎出为邵州刺史，道贬永州司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诏追赴都，复出为柳州刺史。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先生始居龙兴寺西序之下，间坐法华西亭，见西山爱之，命仆夫过潇水，翦榛芜，（他计切，芟草也。）搜奇选胜，自放于山水之间。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因结茅树蔬，为沼，为台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诗》于溪石之上。其谓之钴牟母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谓之南涧、朝阳岩、袁家渴（音褐。）茱江、百家濑者，溯潇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数里间，为先生杖屦徜徉之地。唯黄溪为最远，去郡城七十余里，游者未尝到，岂先生好奇如谢康乐，伐木开径，穷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数耶？（数，所角切。）绍兴十四年，予来零陵，距先生三百余年，求先生遗迹，如愚溪、钴牟母潭、南涧、朝阳岩之类皆在，独龙兴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芜不可复识。《八愚诗》石亦访之无有，黄溪则为峒獠侵耕，嶮危径塞，无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华寺故处。”而龙兴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欤？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汉唐。贾谊驰骋于孝文之初，时汉兴才三十余年耳。其谈治道，述骚辞，已追还三代之风如此，自是踵相蹶有之。末而至于刘向、扬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远故也。唐承贞观、开元习治之余，以文章显者，如陈子昂、萧颖士、李邕、燕、许之徒，（燕公张说，许公苏。）固不为无人。而东汉以来猥并之气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韩公之力欤？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韩柳而已，岂非盛哉！先生虽坐贞元党与刘梦得同，梦得会昌时犹尊显于朝，先生未及为时君所省，而遽歿于元和之世，事业遂不大见于时，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瑰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则予所谓幸不幸者岂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于学、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几，而莫之敢废，顾未有求其遗迹而纪之者。余于是采先生之集，与刘梦得之诗可见者，书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图志之末，庶几来者有考焉。

○柳先生年谱（文安礼）

柳氏之先，自黄帝历周鲁孝公子夷伯展孙无骇生禽，为鲁士师，谥曰惠。

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楚灭鲁，仕楚。秦并天下，柳氏迁于河东。秦末，柳下惠裔孙安，始居解县。安孙隗，汉齐相。六世孙丰，后汉光禄勋。六世孙轨，晋吏部尚书。生景猷，晋侍中。二子耆、纯。（耆号西眷，纯号东眷。）耆，汝南太守。二子恭、璩。恭，后魏河东郡守，南徙汝、颍，遂仕江表。曾孙缉，宋州别驾，宋安郡守。生僧习，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于后魏，为扬州大中正、尚书右丞、方与公。五子：、庆、虬、桧、。庆，后魏侍中、左仆射、平齐公。（于子厚为七代祖。）三子：机、旦、肃。旦，隋黄门侍郎、新城男。（于子厚为六代祖。）五子：燮、则、绰、楷、亨。则，隋左卫骑曹参军。生，唐中书令。（《新唐史·宰相世系表》云：字子燕。而《列传》则云字子邵。按子厚有《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云曾伯祖讳，字子燕。则当以《世系表》为正。然于侍御史为曾伯祖，则于子厚为高伯祖矣。而《新史·子厚传》及韩退之《子厚墓志》皆云曾伯祖，恐误。）楷，隋济、房、兰、廓四州刺史。（于子厚为五代祖。）三子：融、子敬、子夏。子夏，徐州长史。（于子厚为高祖。）

△大历八年癸丑

子厚生。代宗之十一年也。

△大历十一年丙辰

《集》有《先太夫人卢氏归志》，云：“宗元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即此年也。

△贞元元年乙丑

按《唐·本纪》：德宗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反。贞元元年八月甲戌，伏诛。是年有《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刘梦得作《集序》云：“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贞元五年己巳

《与杨诲之书》云：“吾年十七，求进士。”即此年也。有《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三首》。贞元六年庚午

是年有《与权补阙书》，注云：“时年十八。”《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三首》，又《大会议表二首》。（并见《外集》。）

△贞元八年壬申

是年，贡于京师。有《送苑论诗序》，云：“八年冬，余与马邑苑言扬联贡于京师。……是岁小司徒顾公守春官之缺，而权择士之柄。明年春，同趋权衡之下。并就重轻之试。……二月丙子。有司题甲乙之科，揭于南宫，余与兄又联登焉。”

△贞元九年癸酉

是年登进士第。《集》有《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云：“贞元九年，宗

元得进士第。上问有司曰：‘得无以朝士子冒进者乎？’有司以闻。上曰：‘是故抗奸臣寔参者邪？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是年，有《送苑论诗序》。

△贞元十二年丙子

按《唐史》言：“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其《与杨诲之书》云：“吾年二十四，求博学宏辞科。”即贞元十二年也。是岁，有《终南山祠堂碑》、《太白山祠堂碑》、《宁进奏院记》、《与大理崔少卿启》、《叔父殿中侍御史墓版文》、《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叔妣陆氏夫人迁志》、《万年县丞柳君墓志》、《监察御史周君墓表》。

△贞元十四年戊寅

《与杨诲之书》云：“二十四，求博学宏辞，二年乃得仕。”盖此年也。

△贞元十五年己卯

是年，有《柳常侍行状》、《亡妻弘农杨氏志》、《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与太学诸生书》。《书》之首云：“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则子厚是时盖在书府也。有《辩侵伐论》，注云：“在集贤院，为征天下兵讨淮西作。”

△贞元十六年庚辰

是年，有《贺嘉瓜白兔等表》、《温县主簿韩君墓志》、《伯祖妣李夫人墓志》、《亡姊裴氏夫人墓志》。

△贞元十七年辛巳

是年，有《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叔父祭六伯母文》、《亡姑陈氏夫人墓志》。

△贞元十八年壬午

是年，有《武功县丞厅壁记》、《县新食堂记》、《京兆府请复尊号表三首》、《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为京畿父老上宰相状》、《为京畿父老上尹状》、《亡友校书郎独孤君墓志》。

△贞元十九年癸未

是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刘梦得《集序》云：“十有九年，为材御史”是也。有《让监察御史状》、《补昔说》、《朝日说》、《为李京兆祭杨郎中文》、《兵部杨君墓碣》、《弘农令柳府君坟前石表》、《送文畅上人序》。

△贞元二十年甲申

是年，有《监祭使壁记》、《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祭李中丞文》、

《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

△永贞元年乙酉

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即位。三月癸巳，立广陵郡王为皇太子。有《贺立皇太子表》。八月庚子，立皇太子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有《百寮贺表》。辛丑，改元永贞。有《贺改元赦表》。乙巳，宪宗即位。有《即位礼毕贺表》、《贺册太上皇后及礼毕表》、《请听政表三首》。是年，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与萧侗免书》云：“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冒嫉，其可得乎？”盖是年子厚年三十三也。以王叔文党贬邵州刺史，又贬永州司马。有《陈给事行状》、《户部侍郎王公太夫人刘氏墓志》、《潞州兵曹柳君墓志》。

△元和元年丙戌

正月丁卯，大赦，改元。有《贺改元赦表》、《剑门铭》、《严东川启》、《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东明张先生墓志》、《陆文通先生墓表》、《连州司马凌君权厝志》、《哭连州凌司马诗》。

△元和二年丁亥

有《惩咎赋》、《送赵大秀才往江陵序》、《先太夫人卢氏归志》。

△元和三年戊子

有《贞符》、《非国语》、《与吕道州书》、《与王参元书》、《答吴武陵书》、《同吴秀才赠李睦州诗序》。《贞符》序言：“臣所贬州，有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而元和四年，有《与杨京兆书》云：“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则吴武陵之来永州，盖在是年也。有《龙安海禅师碑》、《凌君墓后志》、《送娄图南游淮南序》、《酬娄秀才早秋月夜病中见寄》、《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作》、《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特进南公睢阳庙碑》。

△元和四年己丑

是年，子厚年三十七，在永州。有与裴埵、萧侗、李建、杨京兆、许京兆等书，与萧书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与李书云：“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又云：“裴应叔、萧思谦，各有书，足下求取观之。”应叔，埵也。思谦，侗也。与杨京兆书云：“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大火所迫。”答许京兆书云：“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肯以书见及者。”则子厚自永贞元年贬，至是五年也。又有《为南承嗣请从军状》、《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寄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新作法华寺西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鉅母潭记》、《钴鉅母潭西小丘记》、《丘西小石潭记》、《小侄女子墓砖记》。

△元和五年庚寅

是年，有《与扬州李相公第二启》、《与杨诲之书》、《说车赠杨诲之》、《送从弟谋序》、《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赵秀才群墓志》、《下殇女子墓砖记》、《闻籍田有感诗》。

△元和六年辛卯

有《上西川武相公启》、《再与杨诲之书》、《为柳公绰谢上表》、《祭吕化光文》、《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诗》。

△元和七年壬辰

有《贺皇太子笺》、《上岭南郑相公启》、《弘农公左官三岁复为大僚献诗五十韵》、《送崔策序》、《武冈铭》、《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永州刺史崔君权厝志》、《祭崔使君文》。

△元和八年癸巳

有《逐毕方文》、《黄溪记》、《铁炉步志》、《答韦中立书》、《吕侍御墓志》、《祭吕敬叔文》。

△元和九年甲午

有《囚山赋》、《起废答》、《段太尉逸事状》、《与韩愈书》、《上河阳乌尚书启》、《斥鼻亭神记》、《文宣王道州庙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湘源二妃庙碑》、《处士段弘古墓志》、《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诗》、《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诗》、《汨罗遇风诗》、《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诗》、《界围岩水帘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诗》。

△元和十年乙未

有《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诗》，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又《酬窦员外见促行骑诗》云：“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盖子厚之贬，至是十一年也。退之《墓志》云：“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皆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重别梦得诗》、《三赠诗》、《再上湘江诗》。其《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而梦得《酬赠诗》云：“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盖梦得初贬连州，后赴召，例授播州。子厚以播地远，梦得亲老，欲拜疏以柳易播，会大臣亦有为梦得言者，遂改授连州，故《诗》有“重临”之语。子厚以是年三月徙柳州，六月到任。有《柳州谢上表》、《柳州举自代状》、《柳州上中书门下状》、《雷塘祷雨文》、《万石亭记》、《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志从父弟宗直殡》、《祭弟宗直文》、《先圣文宣王柳州庙碑》、《大鉴禅师碑》。大鉴者，佛氏之第六祖也。

东坡居士云：“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长老重辨师，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以谓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唐史》：元和中，马总自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徙桂管经略观察使。……以碑考之，盖自安南迁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误。”

△元和十一年丙申

有《井铭》、《祭井文》、《寄韦珩诗》、《别舍弟宗一诗》、《韩漳州书报彻上人亡因寄诗》、《闻彻上人亡寄杨侍郎丈诗》，按刘梦得《灵彻集序》云：“元和十一年，终于宣州开元寺。”即此年也。《别宗一诗》云：“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贞元年至是，十二年矣。

△元和十二年丁酉

有《代李朔襄州谢上表》、《复大云寺记》、《东亭记》、《祭杨詹事文》、《朗州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箏郭师墓志》。其志云：“丁酉之年秋既季。”即是年九月也。

△元和十三年戊戌

有《平淮夷雅》、《上裴门下启》、《上襄阳李仆射启》、《与邕管李中丞启》、《为裴中丞乞讨黄贼上裴相状》、《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上李夷简书》、《答杜温夫书》、《万年令裴府君墓碣》、《襄阳丞赵君墓志》。《上夷简书》云：“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乎大厄。穷蹶陨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十四年矣。”《献淮夷雅表》曰：“臣负罪窜伏，违尚书笺奏十有四年。”盖自始贬至今，十四年也。韩退之《罗池碑》云：“侯为州三年，……柳民既皆喜悦。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二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其与部将饮酒驿亭，盖此年也。

△元和十四年己亥

是年，李师道伏诛。有《贺破东平表》、《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贺东平赦表》、《贺分淄青为三道表》、《礼部贺册尊号表》、《为裴中丞谢讨黄贼表》、《答郑员外贺启》、《答诸州贺启》、《上中书门下状》、《上裴相状》、《上裴中丞状》、《警家洲亭记》、《韦夫人坟记》、《岭南盐铁李侍御墓志》、《邕管李中丞墓志》、《处士裴君墓志》、《试大理评事裴君墓志》、《秘书郎姜君墓志》。按《唐史·吴武陵传》云：“初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曰：‘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

，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耶？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武陵此书，盖在元和十一年。又三年，而子厚死矣。墓志云：“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明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

○柳文年谱后序

昔之论文者，或谓文章以气为主，或谓文穷而益工。先生与杨凭书亦曰：“凡为文，以神志为主。”又云：“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龄秀发，连中异科，继登台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为诗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之岁月，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也。绍兴五年六月甲子，知柳州军州事潞国文安礼序。

《柳集》久逸《年谱》，独存其序。广陵马君《谷涉江》购《韩谱》后未久，复收宋槧《柳集》残帙，其中年谱完好，乃诸本所无，因与《韩谱》同梓。是《谱》辨柳为柳子高伯祖，非曾伯祖，足订前贤之疏。又阳城自国子司业出刺道州，《唐史》无年月，《通鉴考异》据柳子所作《司业遗爱碣》，谓在贞元十四年，《谱》则以《遗爱碣》及《与太学诸生书》并系贞元十五年，与《通鉴》异。然谛观《碣》文，则《谱》为是也。《集》中《与太学诸生书》题下注“贞元十四年”，乃后人承《通鉴》之文而失之，当据《谱》厘正。至于《谱》文甚简，盖仿吕汲公《韩谱》体例，略具作者出处梗概，读者更详考之可也。雍正庚戌春日，长洲陈景云识。

○河东先生集序（刘禹锡）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扶问切。《群经音辩》：分，限也。）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初，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是岁，以疏雋少检获讪，出牧邵州。又谪佐永州。居十年，诏书征，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归。病且革，（音亟，急也。）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四十五通，行于世。子厚之丧，昌黎韩退之志其墓，且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视力切。）于文章少

所推让，亦以退之言为然。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暨，其冀切，及也。）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题柳柳州集后（司空图）

金之精粗，考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邪？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敌也。愚尝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为遒逸，非无意于渊密，盖或未遑耳。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岂相伤哉？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论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河东先生文集后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专雄歌诗，道未极其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仓没切。）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予少嗜观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得其正而传之，多从好事访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长，辄加注窜。遇行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赍韩以自随。（“赍”，或作“齐”，笺西切。）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外，文始几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获，则既已矣于怀。不图晚节，遂见其书，联为八九大编，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韩之钜文欤！书字甚朴，不类今迹。盖往昔之藏书也。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误，脱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靡可灭。（靡可，音“磨”。）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因按其旧，录为别本，与陇西李之才参读累月，详而后止。呜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不诬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圣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长后序。

○柳州旧本河东先生集后序

柳侯子厚，实唐巨儒。文章光艳，为万世法。是犹景星庆云之在天，无不

钦而仰之。粤惟柳州，乃侯旧治。其如生为利泽，歿为福寿，以遗此土之民者，可谓博厚无穷。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为集者，殆非钦侯英灵而慰侯惠爱，觐其颦笑降鉴而庙食于柳人也。绍兴载岁，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谒祠下。退而访侯遗文，则茫然无有，独得石刻三四，存于州治。自余虽诗章记事，所以藻饰柳邦者，亦蔑如尔，又安得所谓全文备集者哉！因喟叹久之，出旧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鸠良工，创刊此集。其编次首尾，门类后先，文理差舛，字画讹谬，无不毕理。且委僚属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对，眷眷相嘱焉。褫虽不才，实获蹊踪继轨于公之后尘，而喜公乐善之心，付托之语，乃督余工，助成一篲。岂惟不坠侯之伟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绍兴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权发遣柳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借紫金鱼袋李褫序。

○河东先生集题后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于乡人萧宪甫，云京师阎氏本；其一得之于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于临安富氏子，云连州本；其一得之于范才叔之家传旧本。阎氏本最善，为好事者窃去。晏氏本，盖衷甫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经校正篇次，大不类富氏连州本，朴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刘宾客序云，有退之之志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盖以退之重子厚叙之意云尔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窜字句以害义理者尚多。此类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为用也。然亦未敢以为全书，尚冀复得如阎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书。

○河东先生集记后

世所传昌黎文公文，虽屡经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误尚多有之，用为之训诂。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谓其参考互证，是正漫乙，若无遗者。余乡由绎既久，稽之史籍，盖亦有所未尽：《南岳律和尚碑》以广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开元为天宝，则时日差矣。窦群除左拾遗而《表》贺为右拾遗；连山复乳穴而《记》题为零陵郡，则名称差矣。《代令公举裴冕状》，时柳州盖未生；《贺册尊号表》，时已刺柳，而云礼部作。其他舛误，类是不一。用各疏于篇，视《文公集》益详。诸本所余，复编为一卷，附于《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识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瀚，临邛韩醇记。

○跋柳柳州集（陆游）

“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类于此。子京。”

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书，藏其从孙家。然所谓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务观校毕。

○郡斋读书志（晁公武）

《柳宗元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右唐柳宗元子厚也。后魏济阴公某之裔。贞元九年进士，中博学宏词科，授校书郎，终于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微。既窜斥，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悲恻。在柳州，进士走数千里从学，经指授者，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集中有《御史周君碣》，司马温公《考异》以此碣为周子谅碣，实开元二十五年，宗元作天宝时，误。按：子谅以弹牛仙客杖流州，死蓝田。《旧唐书·纪》、《牛仙客传》及《玄宗实录》皆载之，而此碣殊疏略。

○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

《柳柳州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唐礼部员外郎、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子厚撰。刘禹锡作序，言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或云，沈元用所传穆伯长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别录》一卷、（按《文献通考》作二卷。）《摭异》一卷、《音释》一卷、《附录》二卷、《事迹本末》一卷。方崧卿既刻《韩集》于南安军，其后江阴葛峤为守，复刊《柳集》以配之。《别录》而下，皆峤所裒集也。《别录》者，《龙城录》及《法言注》五则。《龙城》，近世人伪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姑苏郑定刊于嘉兴，以诸家所注，辑为一编。曰《集注》，曰《补注》，曰章，曰孙，曰韩，曰张，曰董氏，而皆不著其名。其曰重校，曰添注，则其所附益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

《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韩醇音释。醇字仲韶，临邛人，其始末未详。《宗元集》为刘禹锡所编，其后卷目增损，在宋时已有四本：一则三十三卷，为元符间京师开行本；一则曾丞相家本；一则晏元献家本；一则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云即禹锡原本。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禹锡作序，称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见行之卷数，亦未可知。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修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参校，独据此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者，别作《外集》二卷，附之于后，盖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为之笺注，又搜葺遗佚

，别成一卷，附于《外集》之末，权知珍州事王咨为之序。醇先作《韩集全解》，及是又注柳文，其书盖与张敦颐《韩柳音辩》同时并出，而详博实过之。魏仲举《五百家注》，亦多引其说。明唐覲《延州笔记》尝摘其注《南霁云碑》，不知“穴之奇”句，本潘岳《马督谏》。是诚一失，然不以害其全书也。

《增广注释音辩柳集》四十三卷旧本题宋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宗说，南城人，始末未详。敦颐有《六朝事迹》，已著录。纬字仲宝，云间人。据乾道三年吴郡陆之渊序，称为乙丑年甲科，官山广文，亦不知其终于何官也。之渊序，但题《柳文音义》。序中所述，亦仅及韩仿祝充《韩文音义》传柳氏《释音》，不及宗说与敦颐。书中所注，各以童云、张云、潘云别之，亦不似纬自撰之体例。盖宗说之注释、敦颐之音辩，本各自为书，坊贾合纬之《音义》，刊为一编，故书首不以《柳文音义》标目，而别题曰《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也。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为一，分类排次，已非刘禹锡所编之旧。而不收王牟至伪《龙城录》之类，则尚为谨严。其音释，虽随文诠释，无大考证，而于僻音难字，一一疏通，以云详博则不足，以云简明易晓，以省检阅篇韵之烦，则于读柳文者，亦不为无益矣。旧有明代刊本，颇多讹字。此本为麻沙小字版，尚不失其真云。

《五百家注音辩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附录》八卷宋魏仲举编。其版式广狭，字书肥瘠，与所刻《五百家注昌黎集》纤毫不爽，盖二集一时并出也。前有评论诂训诸儒姓氏，检核亦不足五百家。书中所引，仅有《集注》，有《补注》，有《音释》，有《解义》，及孙氏、童氏、张氏、韩氏诸解，此外罕所征引，又不及《韩集》之博。盖诸家论韩者多，论柳者较少，故所取不过如此。特姑以五百家之名，与《韩集》相配云尔。书后《外集》加封诰词之类，而《法言注》五则，亦在其中。又附以《龙城录》二卷，序传碑记共一卷，后序一卷。而《柳文纲目》，文安礼《年谱》，则俱冠之卷首。其中如《封建论》后附载程敦夫论一篇，又扬雄《酒箴》、李华《德铭》、屈原《天问》、刘禹锡《天论》之类，亦俱采掇附入。其体例与《韩集》稍异。虽编次丛杂，不无繁赘，而旁搜远引，宁冗毋漏，亦有足资考订者。且其本槧楔精工，在宋板中亦称善本。今流传五六百年，而纸墨如新，神明焕发，复得与《昌黎集注》先后同归秘府，有类乎珠还合浦，剑会延津，是尤可为宝贵矣。

○楹书隅录（杨绍和）

宋刊《添注重校音辩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二十四册、四函此本题《添注重校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按何

义门《读书记》云：“康熙丙戌，假吴子诚所收宋槧大字本《柳集》，缘失序文、目录，不知出于